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六十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60)

儒藏

B222
30
(60)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十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續） 清・王文誥 編撰 …… 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七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熙寧四年辛亥十一月三日、公游金山、訪寶覺、圓通二老。夜宿金山寺、望江中炬火、作詩。爲寶覺作眞贊。本集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云、望之儼然、即之也温。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翌日、自金山放船至焦山、遇中江長老、喜聞鄉語、作詩。詩案公後與金山寶覺圓通焦山綸老並有詩、蓋初識於此時、綸老當即中江僧也。渡潤州、登北固山、游甘露寺、庭下觀諸葛公所題很石及梁武鐵鏤李斯皇手植樹、作聊與廣武歎、不待雍門彈詩。至蘇州、游虎邱寺、觀王禹偁畫像。本集王元之畫像贊云、始余過蘇州虎邱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二十八日、到杭州、通判任、居於北廳。成化杭州府志、唐州治在鳳山柳浦西、即鳳凰山之右是也。唐光化三年、吳越王鏐以唐州治擴而大之、依山阜以爲宮室、名曰鎮海軍使院。宋自錢氏納土、即國爲州治。名勝志云、隱秀齋在府治通判北廳、蘇軾書。咸淳臨安志云、鳳凰亭在府治南通判北廳。詩案是時有兩通判、其一曾有開、故別有南廳而此則北廳也。據本集修廨宇狀、府寮所居、皆在州治、故邸分

出者也。沈立爲杭州守。（案）是時監司張靚、俞希旦、王廷老、察推穆仲節推李祕錢塘令周邠仁和令徐嚞。呂寺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地方騷然。公常因法以便民賴以少安。作初到杭州寄子由詩。十二月一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作詩。本集六一泉銘敘云予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子聞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案）年譜紀年錄載十一月到任本集無到任之日可考。獨此敘云到官三日至孤山是在到任之四日而詩題已作臘日矣。由此推之蓋以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任而以十二月一日至孤山也。游靈隱寺。答李杞再和孤山原韻。使者所至發摘官吏公以學官無吏責作戲子由詩。（案）此詩施註原編冬春之交查註合註仍之。今考詩有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民更鞭箠句以合除夕錄因之作又證以上文侍中權鹽書始知因決配鹽犯而發乃十二月作也。前註僅有烏臺詩案多配犯鹽一語未盡其實似覺詩爲太過矣。詳後除夜值都廳註。上天竺訪都師惠辯辯本集海月辯公真贊云都師總領要畧惠悅服予固喜從之游。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余方年壯氣甚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滿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僧正辯才。本集海月辯公真贊云錢塘佛者之

盛、蓋甲天下、故於、俏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弃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畧、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遍號爲僧官。

除夜直都廳。題。案古蹟考、盧白堂詩云、盧白堂在郡圖唐時建、後爲錢氏都會堂。又白居易盧白堂前衙散後更無一事到中心是唐爲聽事之所也。至趙抃守杭復有盧白堂詩、蓋宋已復其舊名。公值府事、當卽其處、後又云都廳也。

囚繫旨滿日暮不得返舍、題曰、閒詩。本集詩云、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爲貪謀。誰能暫縱遣閔默愧前修。又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云、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又上韓丞相論裁傷手實書云、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題窓是時鹽法極峻窮民犯鹽、例皆徒配。詩有營糧謀食之語、必讀公文方得此詩本旨。又此詩公已自編於元祐五年除夕三囘皆空和作之前、今仍錄於案以備事實云。

熙寧五年壬子、公年三十七。是年正月、命皇城司卒七千餘人巡察京城、謗議時政者。二月、蔡挺樞密副使。三月、京師置市易務、富弼致仕。四月、括開田、置弓箭手、以古渭砦爲安遠軍、命王韶行教閱法。五月、行保馬法。

正月、城外探春、作浪淘沙詞。本集城外探春調寄浪淘沙詞云、昨日出東城、試探春情。牆頭紅杏暗如傾。悵惘內羣芽艸卉未吐、早已回春。綺陌紋香塵雪霽、前村東君用意不辭辛。料想春光先到處、吹綻梅英。題窓此倅杭作、而年無所考、今首載於此云。

高麗入貢使者凌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帥臣、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

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聖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語錄本傳墓誌載倅杭事惟此條、而年月無考。今錄於是年之首云。）爲張次山題越州壽樂堂、餞送岑象求至梓州提舉任、並有詩。三月雨中游明慶寺、作賞牡丹詩。二十三日同沈立游吉祥寺、觀牡丹於守璘之圃。二十四日、立出所集牡丹記、公爲作敘。（本集牡丹記敘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守璘之園。園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柴綵盤以獻於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與瑩皃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剌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覩花之極盛、與州人、共游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於篇。）并作吉祥寺賞牡丹詩、和劉原父所寄諸作、游六和寺、送張吉甫赴閩漕、并記蘇子美金魚詩。（本集書蘇子美金魚詩云、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餌良久、

之乃署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和子由柳湖久涸得水開元寺山茶今歲獨開二詩。

欒城集宛邱二詠敘云、宛邱城西柳枝葉甚茂、亦數年不開。輒頃從子瞻游此、每以二物爲恨。去歲雨雪相仍、湖中春水忽生數尺。至二月中、山茶復開千餘朶、因作二詩奉寄。

四月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和蔡準邀作詩。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至餘杭宿法喜寺後綠野堂。

七日望吳興諸山、寄孫覺詩。

公後有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即此韻也、以是知此詩爲七月七日所作。

發臨安宿淨土寺。翌日自淨土步至功臣寺、因遊徑山、並有詩。自徑山歸、得呂穆仲詩。同宿望湖樓并作。夜泛西湖詩。法言作雪山於東軒、公過而愛之、爲題雪齋榜。

施注法惠院僧法言、字無擇、於所居東軒界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峰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公過而愛之、名曰雪齋。秦少游爲記、事詳卷十八雪齋題下。公後於黃州築雪堂、繪飛雪於四壁、蓋變言之法也。

爲蔡襄跋蔡襄帖。

本集題蔡君謨帖云、慈雅於孤山下、蓋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畧無在者。偶出蔡公書簡觀之、反覆悲歎。耆老彫喪、舉世所惜、慈雅之歎、蓋有以也。

題羊欣帖、寄

孫覺。本集題羊欣帖云、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公之子鍔以遺吳興太守孫莘老、使刻石置蜜妙亭中。頒刻王安石經義、列學官、寄劉恕書。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鸛、詩大小雅本是老鴉、似此類甚衆、大可痛歟。時熙寧初、王氏之學務爲穿鑿至此。註：此書本集不載、今補入之。王安石說覇字云、西在方域土役伐。或言覇從雨不從西也、即又奏易其井是者、日、如時雨之化耳。其所頒三經義大率類此。既列學官、而又朝更暮改、始無虛日。此下卷之監試官諸詩所以多微詞也。其後南宋學官雖禁絕不用、而此風不衰。有陸彥遠者、和霽字韻云、雖貧未肯氣如霓、人議其臾、則霄作消解、謂凡氣升此而消也。又有胡汲明者曰、吾適在谷室中、悟直字之說在隱可使十目視者直也。學字說三十年、今乃造此地。餘如王贍叔、晁子止、雖位居卿貳、而誦說日夕不輟。及病且死、猶擁被而指畫之也、可謂嗜痂者矣。

諭宗本住淨慈寺疏。本集杭州請圓照禪師疏云、大道無爲、人之假聞見、一毫頓悟、得之乃離聰明。徧次羣生、并歸眞諦。恭惟本師長老脫離常見、灑落孤風。其爲已也、如月行空、無跡可踐。其爲人也、如金入鎔、隨注皆圓。虛不滯於一方、豈肯違於衆欲。而況淨慈古刹、錢氏福田、代不乏傳、人所信向。閔矜善俗、公斷眞馭以來臨。聞隱慈心、願順羣誠之再請。註：圓照禪師宗本、即大本也。時法涌禪師善本方爲上座、公後有游淨慈寺諭宗本詩。逮公帥杭、則善本已繼法席、即小本也。

門下、公命與邁同學。

蘇過斜川集孫志康墓誌云、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贄所業以見、願留校經於門下、時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與余長兄游。既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

閔時孫立節出爲鎮江軍掌書記、

京口。元祐三年、公知貢舉、孫勰以黜繆登上第。其後遷崇南立節已卒、勰又欲相從於惠。公以其名盛爲書戒止之。若勰者其人亦可以見矣。餘詳卷三十總案孫勰登第條下。

聞終南趙宗有、字岸卒、咎張杲之書。

本集與監承事書云、示諭趙宗有化去久矣、爲豪俊爲誰乎。某日夜念歸蜀爾終一悵然。當時李岸彭年監宮、與之往還甚熟、斯人今亦不可得也。關中後來也。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沈里中。宜及今爲樂、異時一爲世所縻、求此閒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彭年讀之、蓋淚下而病廢故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爲之惘然也。閔監承事參以日念歸蜀及杲之異、時爲世所縻、論之則又去岐不甚遠之事、蓋倅杭時作也。自後本集不復再及終南二曲游事。今載此書、歸結鳳翔集各卷、誠不可少也。自法言以下七條、皆熙寧五年前後事、月日無考、並附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七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嘉祐五年庚子　是年八月、王韶復武勝軍、改爲鎮洮軍、尋升爲熙州。頒方田均稅法。十一月、章惇開梅山。十二月、陳升之樞密使。

八月、求雨于之惠山泉。往返寄詩、勸以詩酒自娛、並有詩。沈立邀游湖上、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固、寄爲詩以獻立、并和立詩。聞趙概訪歐陽修於汝陰、榜所居爲會老堂、相與唱和、公和修會老堂及寄概詩。本集代張方平撰趙康靖公神道碑云、公諱概、字叔平、河朔人、徙於宋之虞城。天聖五年擢進士、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加侍讀學士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擢御史中丞、樞密副使拜參知政事。皇嗣未立、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以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居潁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六年正月十五日、薨於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贈太師、謚康靖、葬宋城縣。開案文內載叔平保奏歐陽永叔及往訪汝

陰事、查註已載題下、今不錄。公監試於中和堂以其時所取文體甚陋、呈諸試官詩。本集送人敘云、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爲桓璧彝器、其可乎。與登望海樓作晚景詩。本集與范夢得書云某旬日來破差本州監試、得閒二十餘日、在中和堂觀乃得其詳。登望海樓作晚景詩。本集與范夢得書云某旬日來破差本州監試、得閒二十餘日、在中和堂中和堂相連、皆在州廨之內、鳳山之上也。其前後登望海樓詩、皆閣中所作。前試官考校、戲作。十七日榜出、再登望海樓、與試官兩人復留、和前詩。本集兩試官一爲劉摅、見卷十八送劉寺丞詩。十八日觀潮作、南柯子詞。本集八月十八日觀潮俗、仙人葬徐華。飛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頭來處渺天涯。雷轂夫差國、雲旗海上乘。潮寄南柯子詞云、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寫取餘聲歸向水仙祠。別陳襄自陳州來代、中和堂拒霜盛開、襄有詩呈公、並答詩。游梵天寺見守詮小詩、和韻聽惟賢琴、用歐陽修論琴詩之旨、作惟賢琴詩。本集此詩施註、原編罷杭倅後

查註合註皆從誤編入十二卷甲寅九月後今改編於此。蓋公爲是詩時、尚未聞歐陽永叔之訃也。**九月、聞歐陽修訃、哭於孤山惠勤之室、爲文祭之。**本集祭歐陽公文云、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鼈鼉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嗚呼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槐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答惠思詩。孔文仲過訪、復贈言。次韻朱壽昌求母五十年、得之蜀中作詩。**諸家李定與公初無隙、因王安石嗾謝景温劾公、司馬光奏、賢於李定不服母喪之禽獸、自是挾恨及公爲此詩、定遂肆禽獸之毒。元實開其端也。**十月赴湯村、開運鹽河。**休侯小雪句、以是知爲十月事也。**遂部役至鹽官、作歲呈同事兼寄陳襄詩。登慶善寺千佛**

閱、復游安國寺悟空塔、觀塔前古檜、僧爇所蓄白雞、並有詩。爲居則作大悲閣記。本集大悲閣記云、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徧。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於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十日、陳襄薦士於中和堂、賦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於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飛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云、無言不醜、無德不報、二子何以報公乎。游六和寺、沖師闢山泉爲水軒。十一月冬至日、獨游吉祥寺、並有詩。追憶歐陽修論琴詩事。本集歐陽公論琴詩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爲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爲恨。公將赴湖州相度隄岸、戲贈孫覺。東都事畧、孫覺知湖州松江隄爲民患、覺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爲良田。詩云、吳水患始於慶歷中、松江築挽路、建長橋、雖公私藉運稱便而水道由此艱噎。蘇、湖、常三州海口又沙湮日甚、故其患不支也。平此患必去

吳江土、遷沙上居民使水有所瀦然後疏三州海口、導之以行、患乃除耳。孫覺改隄乃一時權宜之策、僅可以禦小水。若長年淫雨則水高於隄矣、尚何木石之別乎。是時覺必上其議、故瀦使撤公相度、又必覆如覺議而後行也。何公知吳中水患實發端於此時。其後帥杭數州皆所部、而水菽日甚、因資訪公言菽傷執政亦多娼嫉者、遂格會賈易沮公言菽傷執政亦多娼嫉者、遂格不行、留爲民患、殆又數百餘年。如賈易者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餘詳卷

中作畫魚歌。鷗盦本集墨妙亭記云熙寧四年十一月、高公以十二月至湖州。**鴉種麥行。**鷗盦本集墨妙亭記云熙寧四年十一月、高作此詩。雖未註然必非城內作也、今改列於後。**至湖州、爲孫鑑作墨妙亭記。**鷗盦本集墨妙亭記云熙寧四年十一月、高公自註、湖州道中之。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個仆斷缺於荒陂野墓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閒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覺出黃庭堅詩文就質公始異之。**鷗盦本集與黃魯直書云、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耳。然異之。莘老言、此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和邵茂誠戲贈賈收、并和收吳中田婦歎詩。游道場山何山、至天慶觀孫覺所葺小園爲山宗說。**

題歸鴈亭。孫覺爲會公行觴政禁不言時事、並有詩。至秀州、贈錢顗并寄其弟惠山老錢顗席上題領巾詩。何遠春渚紀聞云、嘉興李巨山乃錢安道甥、詩郎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驚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語意此詩查註收入續採詩中、今載於案。過汎樂鄉、游報本禪院、遇鄉僧文及作詩。爲王頤作鳳咮硯銘。本集鳳咮硯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圃、山爲孤鳳翔且鳴。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璧澤而勤、治爲書硯美無有。至珍鷙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又書鳳味硯云、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鋼、鐵作硯至美、如有膏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閩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爲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咮、且又戲銘其底云。書花藥夫人宮詞。跋云、熙寧五年、奉詔定秦楚蜀三家所獻書可入館者令史李希顏料理之。中有蜀花藥夫人宮詞獨斥去不取。予觀其詞甚奇、與王建宮詞、張大雅之餘韻、沒其傳不可也。用錄其尤者、刻諸石俾識者覺之。陳師道後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青城人、以十色入蜀宮號花藥夫人。劝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文瑩湘山野錄云、王安國奉詔定蜀楚秦三家書可入三館者、花藥夫人手寫宮詞、定三家書者斥去之遂冷冷史郭祥繕寫入三館。既歸、口誦數篇、與荊公荊公明日在中書語及之而王禹玉馮當世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時。文瑩親於安國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錄其詞。

上鳳咮硯花藥宮詞二則、皆熙寧五年事、雖銘跋年月不詳、應附載於此。

詩觀金世雄所藏其父公輔遺教經石刻。本集跋錢君倚遺教經云、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爲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同之勢。

詩案錢世雄字濟明、晚號冰壑老人、家烏臺詩案收有議諷文字選人錢世雄罰銅二十斤、是元豐二年。濟明復爲選人矣。公赴杭其父君倚方爲廣陵帥、是時似已罷歸、非久卒矣。濟明乃與公終始之人、特表出之。餘詳卷十一總案爲作哀詞條下。

畫阿彌陀佛、施圓照、作頌。本集阿彌陀佛頌云、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賄、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獻頌。

上天竺題雪坡亭。臨淳臨安志云、上天竺講寺雪坡亭、東坡訪辨才法師、過雪霽、搆亭以紀其勝。

詩案辯才居上天竺、乃公倅杭時也。

少子過生。陸游老學庵筆記云、陶淵明游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宜之曰小斜川云、[閏]過字叔黨以是年壬子生、至宣和三年辛丑年五十。當宣和中、金賊未作、宋已亂甚、京東、河北路皆不通。過晚仕中山倅、爲羣盜所圍、慨然曰、寧有蘇內翰子從賊者乎。遽焉而化。事見王明清揮麈錄、而本傳不載、特附此以備考。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八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請罷熙寧六年癸丑、公年三十八。是年二月、王韶克河州、遂復洮、岷、疊岩等州。三月、親策進士、置經局、命王安石提舉、試明經諸科、並試明法注官。四月、置律學。文彥博罷。五月、遣熊本措置瀘州淯井鹽夷事。正月元日、次韻張先和七夕寄孫覺詩。九日、與美堂飲、酌歸、五鼓起閱文書。得鮮于侁所寄雜興作古意一首答之。十五日、祥符寺九曲觀燈、過可久房、蕭然無燈火、但聞蒼蔔餘香、留詩。二十一日、病後、陳襄邀往城外尋春、有餉官法酒者、約陳襄移廚湖上、初晴復雨、山色空濛、並記以詩。二十七日、行部富陽新城、李俶先行、留待於風水洞。公追至定山村、既見俶、有和風水洞諸詩。閏紀年錄、二十七日游風水洞、月望觀潮作詩、又再游風水洞作詩。又作李俶留待及和等詩八。李俶留待一首及和俶二首、其前後游風水洞二。首、皆佚去矣。此三首施註原編并載於此、即爲六年正月同時之作、本不誤。查註既仍原編、如不再註、最爲盡善。乃復引烏臺詩案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游風水洞而駁之云年譜

游風水洞乃六年事、詩案譜、當改正。今考年譜游風水洞、李侁相待、有詩題壁、明載七年、合註以其譌、遂有年譜不載六年、王註亦載七年之說、益滋謬轕。七年正月公在常、潤、豈能至風水洞作詩。此確爲六年作也。風水洞聞二禽作詩。外集風水洞聞二禽詩云、林外一聲青竹筍、坐間半醉白頭翁。春山最好不歸去、歡愧春禽解勸儂。此詩各註不載、查註改入續採詩中、祀年錄謂兩游風水洞作詩、皆缺此詩、是否在五首內、當再考。風水洞舊名恩德洞、白樂天有雲水埋藏恩德洞句可證。趙抃詩云、風穴有聲連水洞、聽風觀水暫潛身。杭州未入從容甚、且與南山作主人。獨游富陽普照寺、自普照游東西二巷、至妙莊觀、天聖中、道士發地得丹鼎銅盤琉璃盆、而盤鼎猶存、並有詩。二月早發新城、微雨初霽、道逢西嶺餉耕、欣然有作。及亭午、策馬溪邊山城在望、有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句。時晁君成爲令、蓋美之也。題屬道中、故就道中收煞耳。次敘井然、人所共曉。其摘出次首一聯、明以美晁中用官清民樂作骨、本屬常語、忽將戶喜脫胎、隨地點染、大遂不覺。此則魯直所謂自具華嚴手段、而終身心折者也。至查註、據方回瀛奎律髓改此詩爲晁君成和作、非不知其誤者、乃有意立異耳。今註已有駁正、今但論其詩旨如此。君成之子補之、始拜公於新城。本集晁君成詩集敘云、杭之新城令晁君成字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

及此者。其後君既沒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宋史、晁補之隨父官杭州、著七述以謁通判蘇軾、由是知名。咸淳臨安志、晁端友爲新城令、其子補之隨侍官所、東坡行縣、以文來謁、遂知之。箚案次年甲寅、公以捕蝗再至新城、補之和詩、有公來無與同念我百里遠句、則知初謁在此時也。黃魯直自云元祐初始拜子瞻都下、今用此例書之。

香子詞。本集過七里灘調寄行香子詞云、一葉舟輕、雙槳鴻驚。水天清、影湛波平。魚翻藻鑑、鷺點烟汀。過溪沙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箚當年嚴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虛名。但遠山長、雲山亂、曉山清。箚案

游龍山、期呂穆仲不至作詩。及穆仲至、遂同游靈化洞、徧歷幽勝而還作游靈化洞記。本集書游靈化洞事云、予始與曾元恕入靈化洞、迫於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險、故不果盡而還。及此與呂穆仲游、穆仲勇發過我、遂與客飲湖上、自孤山夜歸入城、過河塘、繁燈爛然、記以詩。與曾孝章日雪同此韻也。

相與至昔人之所未至、而驚世詭異之觀、有不可勝談者。余欲疏其一二以告來者、又恐爲造物者所愠。後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者、當自知之。

咸淳臨安志、靈化洞在郊壇天眞院山頂深百餘步、直下、闊十餘丈、有和靖東坡題名刻石。

寒食日、未明至湖上、陳襄、呉孫覺至、周邠、徐壽先在、作詩。（兩集）此詩本集編入詞類、調名瑞鷓鴣、王註施註並編入詩不知何所本也、今仍其舊

所贈韻、即送覺移知廬州。

三月吉、祥寺牡丹將落、而陳襄不至、爲詩以寄。明日、襄至、復和前詩。

襄始至杭、訪求民病、以修復李泌六井爲亟。至是工成、爲作錢塘六井記。（本集錢塘六井記云、潮水遡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於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屈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廢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

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於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使漸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汲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於石溝、注於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牆扃鐍、以謹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淺塘之民有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咸淳臨安志、六井記石刻舊在相國井亭上、熙寧七年、太常博士通判杭州蘇軾撰。記此記當爲六年作、或書於七年也。今據事載入六年爲當。

行部於潛、題刁璹野翁亭。游寂照寺、爲惠覺題綠筠軒、并作於潛女詩。至昌化、自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過臨安與蘇伾舉劇飲而歸、並有詩。寶山僧舍晝睡起、題壁上。游寶嚴院、清順新作垂雲亭、記以詩。五月十日、與呂穆仲、周邠、惠勤、惠恩、清順、可久、惟簡、義詮泛湖游北山、有作。會客有美堂、周邠有服不至、與數僧同泛湖中、聞堂上歌笑聲、邠有詩、答之。六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本集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云、始予未識歐公、則已

見其詩矣。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爲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余出倅錢塘、過汝陰見公、屢屬余致謝勤。到官、以臘日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寂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於孤山下、不復出游矣。又明年六月六日、偶至勤舍、出此詩、蓋公之眞迹、讀之流涕而勤。

請余題其後云。**作蒲傳正所藏燕肅山水跋。**本集跋蒲傳正燕公山水云、畫以人物爲神、花竹禽魚爲妙、宮室器用爲巧、山水爲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爲難。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清麗也。熙寧六年六月六日。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暴雨初晴樓上晚景及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游章絳石淙莊諸詩。公使迫落髮觀音座下、辭才爲祝之、取名竺僧。藥城集龍井辯才法師塔碑云、予兄子瞻、中子由、三年不能行、師請落髮摩頂祝之、某向與兒子竺字名迫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讓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子。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前、畧祝願過。**詩案**迫落髮據公詩乃四歲事、子由云三年者、謂已生三年尚不能行則亦四歲也。此碑子由撰文公。書石仍而不改可知其非誤矣。**贈上天竺辯才師。詩案**詩云我有長頭兒、角頗峙犀玉。四歲奔鹿。據公元豐八年乙丑自云迫十六歲及贈辯才詩、皆六年癸丑事也。施註原編此詩於守密卷中、自云疑倅杭

作。查註改編五年壬子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詩後、並誤。今改編六年癸丑、以符四歲之數。餘已詳見卷一總案。長子邁生條下。二十一日、與陳襄、蘇頌、孫奕、黃顯、曾孝章、蘇軾同游。熙寧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又云、題名、相傳禁時鐫去。今字畫朗然。此出後人重刻、昇以書法遠不逮龍華。

詩案 西湖志、龍泓洞有蘇頌熙寧壬子題名、頌以封還李定詞頭落職、坐廢者數年、故其時游觀於杭也。

孔延之罷越州、泊舟小堰門外、公往訪之、夜飲有美堂作、聯句詩。

詩案 公詩已佚、孔長源詩有天目遠隨雙鳳落、海門遙聳兩潮趨句。本集孔長源挽詞、小堰門頭柳繫船、吳山有美堂在吳山、長源守杭所作也。長源以熙寧五年十一月罷越州、其過杭當在六年、而無考、今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九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淸井鹽：當作「淸井監」，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五熙寧六年五月癸丑條。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纂卷十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嘉祐六年癸丑　是年七月、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鑄錢監。八月、復比閭族黨之法。九月、置兩浙和糴倉、立斂散法、又詔興水利。六月立秋日、同周邠、徐疇雨上天竺、作靈感觀音院禱雨文。本集禱雨天竺觀音文云、我大菩薩爲世導師、救危難於三塗、化清涼於五濁。比者官吏不德、刑政失中、故此驕陽、害我天物。具官某上承府檄、傍採民言、供奉安與、願登法座、伏願江海貢潤、龍天會朝、布爲三日之霖、過副一邦之望。宿於靈隱寺、作詩。七月、病中獨游淨慈寺、並有詩。五日、自長安堰還、過桐岐、泝泉諸詩。詩敍游佛日淨慧寺、憩榮長老方丈、作渥注桐者也。由是入山、路多松嵐竹蔭。凡五里至寺。寺有楞嚴壇、由寺西盤屋十里、越鵓山以達黃鶴山之脊。是日、顯而上、歷數十盤、有石壁削立空中、路遂絕。壁有腳印十餘步、正當創處、滑不可名狀。詰旦、舍輿迅而過。自此路益陡峻。又百丈、而渥注池、且在上方。欲覓徑以升、忽罡風長號而來、幾爲捲去、急趨下

以避之。所謂渥洼池者、竟未能至。惟見浙東諸郡隱躍蒼莽中、其下則長江一綫、西湖一掬、日色激射、爛如流金、靜練而已。遂自西蘆以下、凡度數陂嶺、漸見川腳有小屋數椽、松杉繞之。久乃折至其處、則黃龍菴也。菴後石厂磐礴、皆樵徑出大路、爲顯寧寺、寺爲苗劉廢逐康王所居處也。語自乾隆戊申正月經歷其地、茲以讀公蒼鬟迎送之句、宛然佛日道上不覺省念前游、眞再年如一夢耳。因附記於此云。嘉慶丁丑二月朔書於羊城古槎洲上韻山堂中。

二十日、至天竺惠辯、作挽詞。

本集海月辯公眞贊敘云、師臥疾、使人請余入山、適有事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已四日矣。遺言須余至乃闔棺趺坐如生、頂尚温也。語紫天竺事跡、惠辯化於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公遲四日始往、則七月二十日也。

游孤山、登柏堂竹閣、與陳襄自有美堂夜歸、并作有美堂暴雨詩。

八月十五日、觀潮、題詩安濟亭上、復作瑞鷓鴣詞。

本集觀潮調寄瑞鷓鴣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欲送潮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語紫是日似與陳襄同游、故落句及之耳。

再游風水洞、作臨江仙詞。

本集觀潮調寄臨江仙詞云、四大從來都是幻、此間風水何疑。故應爲我發新詩。幽花香澗谷、寒藻舞淪漪。偕與玉川生雨腋、天仙未必相思。還憑流水送人歸。扈顛餘落日、草露已沾衣。

舜舉迎見於太平寺、爲言前日入州被訓狐押出事、公以提點至臨安、蘇

烏臺詩案云、熙寧六年、因往諸縣提點到臨安

縣、有知縣大理寺丞蘇舜舉來本縣界外太平寺相接。軾與本入爲同年、自來相知。見軾復言、舜舉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軾問其故、舜舉言、我擘畫得人戶供通家業役鈔規例一本、甚簡。前日去呈本州、諸官皆不以爲然。呈轉運副使王廷老等、不喜、差急足押出城來。軾取其規例詳看、委是簡便、因問訓狐事、舜舉言、自來聞人說、以日入爲旦、日出爲夕。爭之不決、訴之鳳凰。至路次、逢一禽、謂燕曰、不須往訴、鳳凰在假。或云鳳凰渴睡、都是訓狐權攝。舜舉意以此譏笑王廷老等不知是非也。詩話葉祖洽狠傻喜諛附多詆誣賢者、是非顛倒、人目爲小訓狐。見於史家所載。此乃宋之俗諺。蓋唐書以鵂鶹聲爲訓狐也。

與周邠、李行中游徑山、弔錢王遺事、作將軍樹、鍋谿石鏡者詩。

游玲瓏山、觀九折巖、登三休亭、夜宿九仙無量院、聞山中歌錢王陌上花曲、爲感陌上花詞。

游東西巖、弔謝安遺跡。夜度竹林橋、暮山杳然。入海會寺、訪有明、洽於寺中、記以詩。詩話此詩有北渡飛橋踏彭蠡、高諸句、以是知入夜投寺、故宿寺中也。此詩之後、施註原編有海會寺清心堂一詩、乃公七年重到之作、詩意甚明。施註編六年游臨安一路詩、並未誤、獨此誤入此詩耳。查註既從誤編、復引本集熙寧甲寅跋、海會寺記、改爲熙寧六年、以符六年之游、而註其下。合諸縣、當從紀年錄列入七年。查氏改甲寅二字作六年、而移前後諸詩皆係之六年、不如施註之不細分年月爲得也。今考施註原編此卷起於追和子

由去歲試舉人洛下及立秋禱雨宿靈隱寺二題。考子由試洛乃五年事、是此卷施編起於六年秋前也。其後編至九日以後諸詩、止是終於六年九月之間也。下卷編雪後至臨平、過永樂、除夜野宿常州城外各詩及元日過丹陽之作、是六年之除夜七年之元日也。據此、則施註雖未細分年月、而年月皆可辨。查註仍之、未嘗變改。合註以其改甲寅二字之非、而謂前後諸詩皆誤六年、委爲查咎、是其意專主駁遂、致此卷詩懸宕、卒無所歸宿也。又考施註原編之前一卷、起於元日次韻張先正月九日二題、是上卷施編起於六年正月元日也。其後編於潛昌化各詩及臨安令同年劇飲之作、在五月十日題前、是皆六年四五月間詩也。查註仍之、亦未變改、且與此卷前後諸詩無涉也。合註以紀年錄之同年臨安令劇飲并所至諸縣自詩載在七年秋後、而因查註改六年二字之故、緊謂當列七年、是并施編前卷不誤之詩、坐查註之繇誤也。杭州外邑惟鹽官餘杭臨安富陽新城於潛昌化七邑、公在處有詩、或至數見、蓋通守行縣乃其專責又變法之際使者督迫不容不出也。在公以爲無益奔走適以擾民故往往發之於詩。有司之出、倅去倅來、並無一定、以一事而數至者有之、固徑熟而無詩可紀者有之、豈可限以游蹤。若紀年錄併入捕蝗之後、則謬甚矣。此兩年查註所本施編次敘并然不可輕議。唯海會寺清心堂詩乃七年重到之作、施查合三註皆失考。今但撤出此詩與查註跋語、類編七年行縣題中、則此兩年詩并後卷皆大定矣。餘詳卷十二總案清心堂條下。

含暉亭望海。至洞霄宮、與監宮蔡進、吳天常、樂富國聞人安道、俞康直、張昌

徑山道中、答周邠兼贈蘇堯舉詩。再游徑山、登凌霄峰、上

華爲林泉之游、題其處爲來鸞巖並寓於詩。九月初、自徑山歸。陳襄招飲介亭、公以病先起作詩。咸淳臨安志云、介亭在鳳凰山八盤嶺中置衙、最高處曰介亭。西湖游覽志云、殿前司爲親軍護衛之所、俗稱御教場者此也。自鳳凰山轉折陂嶺而上、別起高峯、其頂平衍如毬場。中十餘石矗起、如排牙然、亦稱排衙石。二山高下懸殊、並不附麗、北宋以前、槩謂之鳳凰山、蓋排衙石之上別無山名也。錢氏以唐州治爲邸而北宋復以邸爲州治、本在鳳凰山上、排衙石乃其後山也。康王播遷於此、復以州治爲行在、遂於上設殿前司營、以爲親軍護衛而排衙石始有御教場山之稱、與鳳凰山則判而爲兩矣。然其時亦如汴京建玉津園、未嘗於山巔校閱、故小說家又附會爲女校場、謂教宮人演武於此。彼有岳家游奕軍、韓蘄王背隗軍、皆自甘棄絕、豈能復爲係武介行於女子乎。又案陳襄和公介亭韻有山頭高會喜初涼、翠石排衙夾徑香句、是介亭在排衙石之確證。咸淳志不分晰御教場、而槩謂之鳳凰山、在咸淳時、其說混矣。以查註僅引咸淳志、未能詳悉故考而論之。

游金星洞、作銘。本集金星洞在鳳凰山介亭下、洞名相因皆此比。咸淳臨安志、金星洞凡名此得名。閻若璩此銘不詳何時作、今以地附載於此。

八日、公以病不赴重九陳襄會、作前韻詩。

九日、湖上尋臻閣黎、遂泛舟至惠勤院。舟中望

見有美堂上曾有開聚飲、以詩爲戲。復游諸佛舍、一日飲釅茶七盞、戲書惠勤院壁。[詩話總龜]公書壁詩有示病維摩原不病句、然則此瑟歌也。在鳳翔有不預重九會詩、茲復不預、皆有故而無由知者。公是日連作五詩至示病維摩止、與前一日所作之不赴重九詩、皆一氣聯屬、不可間斷。查註以補編之和魯元翰惠谷水團茶一詩夾雜其中、似未檢明各詩來歷。今仍撤出、別編於後云。時尋周邠、李行中不遇、周、李亦尋於湖上、且以詩來。十日、作和韻詩。杭州錄事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承勘夏沈、查冤獄罷官歸里、作詩送之。和魯有開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之作、并和周邠壽星院同餞有開詩、和陳襄過周邠夜飲、襄以詩責公屢不赴會、復和前詩。胡穆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疑其飲器、作和詩。時李師中自文登移守齊州、辟子由爲掌書記、子由至齊州。[藥城集]舜泉詩敘云、余游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求而得之。又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詩敘云、熙寧六年九月、天章閣待制李公自登州來守此邦、愛其山川泉石之勝、怡然有久留之意。明年二月、詔書移牧河閒、於是數與其僚燕於湖上、賦詩以別。從而作者三人、遂相與刻於石。詩有東來亦何恃、夫子此分符句。[話案]二敘與詩、可爲李師中辟子由

爲齊州掌書記之證。又送歷城令施辯湖重把舊樽罍。據輿地廣記云、濟南府大明湖一名西湖、以紀稱來守此邦甚混、併爲註明。又東都事畧、李師中字誠之、知秦州以屢言王韶西事、落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查註已引原文、合註併引宋史、續通鑑長編考正、並詳卷二十九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詞題下。今案欒城集燕別西湖詩後、接編送李誠之知瀛州詩、其詩云、憶惟西羌桀始建元戎蘇恩威炳朝日、號令靡秋草。功勳不容究、孤高易摧倒。歸來易三邦、但養胸中顥。寧知北邊將還須用耆老。詩中明言師中帥秦以屢議西事爲王安石呂惠卿謀孽衝替、故云功勳不容究、孤高易摧倒也。由是改知偏郡、自登州徙齊州、復帥瀛州、故云歸來易三郡、北將用耆老也。其燕別西湖詩亦有廟幄新謀帥、河閒最近湖句。據輿地廣記云、河閒府、隋唐曰瀛州。本集北海十二石記云、李天章爲登守。又登州遺直坊詩敘云、故太守李公諱師中、可與子由自登來守之說互證。然則師中罷秦帥後、實由登齊知瀛、而於此又頼濱遺老傳云、張方平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今考子由以熙寧三年庚戌春中三年、成資罷任、隨於是年九月爲齊州掌書記。至九年丙辰九月三年成資罷任、即以上書還京、十年丁巳四月從公至彭城、八月赴南京簽判任。越二年至元豐二年己未八月、公赴臺獄、子由乞納官贖兄罪、坐謫筠州。以上自熙寧庚戌計至元豐己未、凡足十年事、遺老傳僅云八年、已畧去二年矣。公與子由事在處關涉、而欒城集往往混誤、實爲本案之累。其陸續難辭者、若莫若熙寧丁巳二月公自齊赴河中、與子由相遇於道及入京、改差彭城四月、偕

赴任所八月別去一節諸說紛亂其中且不止樂城一集也今先定子由前後十年事竝爲閒架使無隨敢逐倒之患然後公之所至刪譌補闕不致礙手亦不至歧出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纂卷十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譜案熙寧六年癸丑是年九月、羅拯言兩浙、淮南東路栽傷乞行貸、詔、賜令本路計合修水利錢糧、募閑人興工、從之。賜兩浙、淮南東路常平米各五萬石、付轉運司、以賑饑民。章惇開梅山十一月、中太一宮成、親祀。十二月、詔在京納免行錢數。**譜案**是時沈括奉詔察訪兩浙故有是奏、而公爲漕司檄赴常、潤、亦以此也。至神宗諭括善遇蘇軾、而括乃求公手錄近詩一通、籤貼詆懟以進、亦此時事也。由是結成黨禍、流爲小人進取之術、此翻彼覆、以致兩宋皆亡。今已詳載後案、特標明於此、以爲消長進退之殷鑑云。十月、賀陳襄弟章生子。閏張先年八十五、買妾、襄詰作詩。游寶山廣嚴寺、書雙竹湛師房、并作寶山新開徑詩。和陳襄冬日牡丹、柳瑾喜雪及觀柳瑾草聖、李頎畫山詩。十一月、公赴常、潤賑饑、柳瑾往監靈仙觀、因附載以行。雪後至臨平、與柳瑾同至僧舍、見陳烈少府。發秀州、夜過永樂、至報本禪院、鄉僧文及時已臥病退院、爲慰藉久之。**譜案**公以熙寧五年十二月過永樂訪文長老、留詩至是六年十一月再訪、而文已臥病故詩

有往事過年、如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論句、蓋謂隔年之別、轉眼甚速、而不廣其一病至是又幸未死、得以重逢是文之病已不起矣。繼云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乃憐其同鄉老病、故復慰藉之也。繼又云、惟有孤棲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此蓋病深不能款語、故惟有舊時識客之鶴知欣長言耳。詩意如此、必非更越十七年始卒者。特論此詩以見後詩查註引載宋僧居簡北澗集之非。

訪錢顗於酒務、席上令歌者道服、並有詩。過金閶、王誨出示仁宗舊賜飛白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作

飛白記。本集仁宗皇帝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樸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騈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三年、若臣若子、固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無虎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馬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凡見此者、皆當瞿然而作、如望旌頭之鷹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誨、公是時官太常博士兼直史館、故云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此文可爲官階之證。熙寧末改官制以前、凡直三館者皆爲太史、例稱學士、承唐制也。十二月、至惠山

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有作并戲答錢道人詩。本集題云、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首斷故應無斷者、冰銷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竟似誰。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箚案**、此二詩、施註原編所有、查註合註仍之、紀昀曰、此是禪偈、不以詩論。今改載於案。**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作詩。**箚案、此題律詩二首、其一日行歌野哭兩堪悲、其二日南來三見歲云云、後云、僕時年三十九、潤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後二十年、在惠州守歲、錄付過。合註極辯交元日言之爲年三十九、計公自辛亥倅杭歷壬子而至癸丑三經除夕、此癸丑除夕所作、詩言甚明、不用辯也。又王註及續補遺載有七絕二首云、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牕春睡酣。爲報鄰雞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釣艇歸時菖葉雨、綠車鳴處棟花風。長江昔日經行地、盡在如今一夢中。前列長題、即惠州之跋語也。此乃作牘者錄呈以實公題、故詩語不合。王註據僞本收載入集而邵註採入續補遺中、其弊顯然可見。查註據何義門校本集跋語、絕其根株、是以乃錢塘關子容作、列入互見卷中、甚當。惟不知引本集跋語、絕其根株、是以啓合註之駁也。合註以太常博士釋寺官、此項官多矣、豈即公乎。又謂後詩是春深景物似前此、舟行過楚、即景懷舊之意。考治平三年六月、公奉詔赴闕喪歸蜀、其下淮湖江、在秋深之時。熙寧四年倅杭、其自楚揚渡江、已在冬中。前游僅此二次、並無春深舊景可懷也。凡查註駁刪他人之作、合註雖有未見非公詩而誤入他集之說、究以去之爲嚴潔。故本案於查註互見之卷、例弗辯也。獨此二絕、年譜誤會年三十九除夕潤州道上之語、遂有八年乙卯

年四十到密州任之謬斷、載入年譜爲據。邵註復引其說、以亂紀年錄甲寅十一月三日到任之不誤。此則於公後之到密年月殊有關涉、且於本集初至密州事跡全背不能已、於言也。故。於此二絕全文論之、使無所遁如此。熙寧七年甲寅、公年三十九。是年正月、吐蕃青宜結首領圍河州、景思立與戰於踏白城死之。三月、王韶軍寧河解河州圍、木征降。詔曰、朕涉道日淺、晻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菑者廣。詔有司損常饍、避正殿、罷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四月上以久旱嗟嘆、懇惻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今旱暵雖遠、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哉耳。頃方田制度。四月、鄭俠上流民圖、王安石罷知江寧府、韓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五月、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望詔求如司馬光、蘇軾、蘇轍輩置左右。有臣如此、陛下其捨諸。王安石甚惡其言、欲奪其待制、上未許。呂惠卿摘其語、激上怒、遂廢斥東都事畧、師中知亳州。言時政闕失。大臣稱薦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復置左右、迷眩和州圖練副使安置。前考子由詩敘、師中以七年二月赴灤州任、廢斥即在是年。時王安石罷相、長編。當云安石陰使惠卿激上怒。若謂安石欲奪待制、誤矣。**正月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有開并寄刀璹草堂詩。抵潤州、過藏春塢訪刀約和所作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詩。同柳瑾游鶴林招隱醉歸、詩呈刀約與刀約、柳瑾復作疊韻及柳瑾家宴、一甥閎鬬求筆跡言詩。**同柳氏二甥

求公筆跡二詩、施註原編夜至永樂文長老詩後、乃道至秀州作也。查註合註從誤。柳子玉名瑾、其子仲遠、公堂妹婿也。仲遠二子凱、闢、卽公之二甥也。公既在京口作子玉家宴詩、是子玉卽潤州人。查註以爲吳人、又以仲遠爲文遠、更誤。施註失考二甥卽子玉之孫、故於京口因改編家晏詩後。其後越二十九年、公病歸毘陵、過京口哭祭柳仲遠夫婦之墓。時二甥惟閎在、闢故久矣。千里來龍發端在是、故必理清其脈絡也。

重遇孫立節於京口。本集剛說云、孫君爲鎭江軍掌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遇吏如束溼、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

吳中。二月、遇於臨江、贈法通詩、并爲作跋。本集剛說云、孫君師子不悅屣場屋、今何爲乎。柳子玉云、不過似我能。因戲作此詩。熙寧七年二月日。

過廣施註原編此詩於和刁景純瑞香花詩前、本甚誤、而爲虎邱各詩、并此詩改置三四月之交、地在無錫蘇州之間。但是時柳子玉已赴靈仙、此卽查註考正而更定者、何由復還乎。合註從誤。今據公跋語改列二月。

柳瑾以詩邀刁約同遊金山、訪竇、圖通一老。閒廣公後自密州與寶覺書云、刁丈計自太平歸安勝、屢有書去、不知達否。因見道下裂。據此書、則景純必同游金山也。

與柳瑾飲於金山寺、題壁、并送柳瑾赴靈仙詩。

題監洞霄宮俞康直退圃逸堂、遯軒、遠樓四詠。再游鶴林招隱、題普慈

壁與劉恕期於京口、不及赴。蘇州王誨會寄和誨待燕觀燈詩。放舟焦山、書綸老壁、再游金山、作詩別寶覺圓通詩、再送柳璟作昭君怨詞。本集送別調寄昭君怨詞云、誰作桓伊三弄、驚破綠窗幽夢。祈月與愁烟滿江天、欲去又還不去、明日落花飛絮。送行舟、水東流紀年錄、金山送柳子玉作昭君怨。初游宜興、泛荊溪、至單錫家、獲中都公與蔣希魯謝啓。本集題伯父謝啓後云、天聖中法寬未有棚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乃以爲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其親昔啓事謝希魯者也。公沒後十三年、得之宜興人單君家、蓋希魯宜興人也。閻縣續城集伯父墓表、中都公卒於嘉祐七年壬寅、至是熙寧七年甲寅、爲十三年。按此跋是時已至宜興、故寄陳襄詩有陽羨溪頭米賤、及地偏俗儉與吾隣儕之句。其後卜居宜興、由是而計決矣。今載於寄陳襄詩前、既以釋詩、且因詩而知公得謝啓時也。三月、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陳襄詩。本集書李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閻縣紀年錄、二十九日過毘陵、跋李後主書。今以常、潤道中寄懷陳襄之詩、以合此記、乃三月盡至毘陵也。四月、寄和周邠杭州牡丹、即送赴闕

有感雪中行役作少年游詞。本集代人寄遠調寄少年游詞云、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見還家。對酒捲簾邀明月、風露透窗紗。恰是嫦娥憐雙燕、分明照畫梁斜。公以去年十一月發臨平、及是春盡、猶行役未歸、故託爲此詞耳。

月哭錢公輔弟其子世雄爲作哀詞。本集錢君倚哀詞云、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清頎、然而瘦兌。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把遺像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傍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遂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歎兮、吾不濟其有命。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史稱公輔少從胡瑗學、有名吳中、登甲科入爲知制誥。英宗即位、陳治平十議。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除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對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初與王安石、善及安石得志、輒排異已者。公輔言事數忤安石意、以是出知江寧、徙揚州、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此文傷其屈而不信、故多悲慨。三復其詞、如以七絃鼓天問之章也。臺獄起、入詩案。錢濟明坐詞鋤二十斤。然此文後皆成讖。公請老毘陵、濟明實終始之、初亦不料竟止於是也。前人未嘗發此、故載而論之。紀年錄、公詩有洞庭五月欲飛沙句、五月作錢公輔哀詞。

過無錫作水車詩。

據是可知常潤賑饑事竣歸舟已

在五月矣。王金閶、游虎邱寺、與劉述會於虎邱。王誨以齋素祈雨、不至。施註此詩乃規仗務廚傳燕公虎邱自以齋素不至而使家客爲代詩意顯然。其後赴密過蘇有問這回來不來者規仗使乞詞蓋是日必爲酒糾也。翌日飲於閶邱公顯家、購閒雨作、並有詩。閶窓是時旱蝗特甚雨不易得詩有已煩仙秋來行雨莫遣歌聲便駐雲今宵記取醒時節點滴空階獨自聞之句其爲旱久得雨可知。乃施註原編以齋素祈雨之題置此詩後查註合註皆從誤今更正。又案本集原題蘇州閶邱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今考此二詩其一乃歌唱方酣而雨作作詩故有已煩仙秋莫遣歌聲之句。其二云五紀歸來鬢未霜則全指閶邱也。且此二詩次敘井然皆一家言無兼及江君之事雖公詩不及題之作時有然皆因某和某之作借韻爲詩亦有詩不及人而神來意到其人斯在者欲人摹揣得之餘則無此例也。此作非題有譌即詩有佚今以專屬公顯公言其豪邁凡數見以是知必不誤也。贈懿卿作水龍吟詞。本集詠笛材詞敘云時太守閶邱公顯已致仕居姑蘇後房懿卿者甚有才色因賦此詞調寄水龍吟云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裏。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幸召秋多少。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綺牕學弄梁州初徧霓裳未了。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爲使君洗盡蠻風瘴雨作霜天曉。註閶邱公顯嘗守黃州據此詞則又嘗出守嶺南也。過吳江、戲題三賢畫像。抵秀州、再過永樂、至報本禪院、則文及已卒、爲詩悼之。註此詩云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

指頃去來今、盡言初見則老、再來則病、今則死矣。三過之事如此、而計其三過之日則一彈指間耳、正以傷其速也。與前詩憐其病甚、皆可合觀。施、福、並不誤。乃查註云、宋僧居簡三過堂記、公以熙寧五年倅杭、明年有事於潤、過焉。後六年、自徐移湖、再過、又老且病。又十年、自翰林學士知杭、又過、又死矣。據此則所作三詩相距十七八年、不應槩入倅杭卷中。姑從施舊存考。今考公以四年倅杭、而簡云五年。公以五年見文而簡云六年。其守湖也、公往哭陳舜俞之殯、或可附會過其地。其守杭也與張秉道、蘇堅諸人會於湖州去則秀不彼水而湖、均未至秀。簡所記皆謬、無論與詩意不合也。今刪去、駁正於此。

至臨平、游安平寺、題安平泉詩。

查爲仁蓮坡詩話云、東坡有題安平泉七律一首、集中失載。初白老人註蘇詩采入補遺、尋碑未得、作詩記事。仁和沈椒園侍御庭芳、執友麟洲子也、後過臨平、於山麓得碑、手拓以遺老人。詩安平泉詩、諸集不載、查註從咸淳臨安志收入卷內、十七續採編中。細玩此詩氣息、確爲公所作。且當日杭城猶苦斥滷、故有修復六井之事、而公之講求亦甚至。若此泉不脛而走者三十餘里、日以舟載、偏給城市、公豈獨不知之。況湯村臨平接壤、而湯村出口即安平寺。此路運河、皆公所開、其督役時、不飲此泉將焉取乎。外收之詩、不易入集、獨此詩無可致疑。今改編入集、補公游跡。第五年十月、湯村開河、至鹽官。六年七月、自長安堰回、游佛日寺。十月、自臨平至秀州。七年五月、自秀州再過臨平。此泉此寺并在河口、公屢經往返、到寺當非一次。況其開河之日、又朝斯夕斯者乎。此詩作於何時、誠難辨別。曩者鄉先生金農厲鶚探梅山中、時往來於泉之上、餘音未歇、而友人吳錫麒往繼前游、賦詩申旦、皆勝事也。乾隆戊申詰年二十有五矣、亦嘗入山選勝、爲星亭

紀游詩百數十篇。明年己酉、錫麒序而刊之。斯時放浪泉頭、尋碑而讀、每歎此山爲蔡京三窟、穢骨牀金、悉寄於此、而有司弗敢過問。似此碑之斧斤弗及、或亦賴此。所恨三十年來、如陵夢幻、更欲求其碑之有無題識歲月而茫然不可省憶、用是爲愧恨耳。今。願。其蓮坡之說亦附見云。嘉慶丁丑春日、并記於羊城古藥洲上仇仙巷中。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譜系熙寧七年甲寅

七月、詔河北兩路捕蝗。九月、蔡挺請置三十七將、河北絳爲提舉。王韶樞密副使。六月、自常、潤還過寶山、弔雲閣黎、題院壁。聞惠勤初罷僧職作詩。七月、宿靈隱寺、曉起登北高峰塔、記言誌。陳襄將罷任、宴僚佐於有美堂作虞美人詞。本集陳述古守杭已及瓜代、宴僚佐於有美堂因請試車蘇子瞻賦詞、作調寄虞美人詞云、湖山信是東南美、一望須千里、使君能得幾回來。便使樽前醉倒且徘徊。沙河塘裏燈初上、水調誰家唱。夜闌風靜欲歸時、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楊繪自應天來代作斥哀情詞。本集送述古迓元素、調寄訴衷情詞云、能詩先驅負弩何在、心已浙江西。花盡後、葉飛時、雨淒淒若爲情緒。更問新官、向舊官啼。與陳襄放舟湖上、燕於孤山竹閣、作江神子詞。本集孤山竹閣送述古、調寄江神子詞云、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紈、淚偷彈。且盡一杯收淚唱陽關。謾道帝城天樣遠、天易見、見君難。畫堂新締近孤山、曲闌干、爲誰安。飛絮落花春色裏、屬明年。欲棹小舟尋舊事、無處問、木蘭灘。本集湖上調寄菩薩蠻詞云、秋風湖上蒲帆急、雨中烟浦分攜泣。去住兩依依、別君須盡歸。今日謾留君、使君欲去還留住。

明朝愁殺人。樽前千點淚、灑向長河水。不用斂雙蛾、路人啼更多。又答薩駿詞云、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擬亂琵琶索。枕淚夢魂中、覺來眉暈重。畫堂堆燭淚、長笛吹新水。醉客各西東、應思陳孟公。**追送陳襄移守南都、別於臨平舟中、作南鄉子詞。**本集送述古調寄南鄉子詞云、回首亂山橫、不見居人只見城。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臨路晚風凄清。一枕初寒夢不成。今夜殘燈斜照處、笑笑秋雨晴時淚不晴。**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贈楊繪、作詩。十八日、江上觀潮、作南歌子詞。**本集八月十八日觀潮、用前韻、詞寄南歌子、詞云、苒苒中秋過、蕭蕭兩鬢華。寓身化世一塵沙。笑看潮來潮去了生涯。方士三山路、漁人一葉家。早知身世兩聲牙。好伴騎鯨公子、賦雄誇。**與楊繪、魯有開、陳舜俞游靈隱寺、題壁。**錢塘縣志、靈鷲寺題名云、熙寧七年、楊繪、魯有開、陳舜俞、蘇軾。**公以捕蝗至臨安、重過海會寺、作清心堂詩。**諸案此詩施註、諸詩、皆六年所作。若因查註改跋之、故槩以六年諸作指爲七年、則六年無一詩矣。今撤出此詩改編餘詩海會寺記條下。**浮雲嶺山行疲苶、寄子由詩。**本集密州到任上韓丞相論救傷蝗云、軾近在月下掩草木、過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之餘波及淮浙者耳。**二十五日、登靑牛嶺多福寺、題詩寺壁。**諸案咸淳

臨安志、青牛嶺在新城縣南新鄉、昔名寶福山、方丈有東坡題詩於壁。熙寧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餘詳題註。二十六日、至新城陳氏園、見補之來訪、答補之和南新道中詩。（語錄）青牛嶺距縣七十里公詩有十六日到新城也。其南新道中原作、本集不載。還至於潛、以梅堯臣詩中毛國華爲令捕蝗、戲以詩。（語錄）咸淳臨安志、熙寧七年八月、蘇文忠公同毛君寶、方君武訪參寥辨才、遂宿西菩山留題。今考題與詩皆不及參寥、公倘未知其人也。故詰以爲始見知於徐州、餘詳題註。九月、到州、得淨慈寺僧服生薑法。本集服生薑法云、予昔監都錢塘、游淨慈寺、泉中有僧號聰藥王、年八十餘、顏如渥丹、目光炯然、問其所能、蓋診脈知吉凶如智緣者。自言服生薑四十年、故不老云。朝雲來歸。（語錄）本集朝雲墓誌、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事公二十有三年、以紹聖三年丙子七月壬辰卒、年三十四。生於嘉祐八年癸亥、至寧七年甲寅來歸、纔十二齡也。妾人多疑其以歌者從公、輒作艷詞寄於夢幻、此不可以不正也。以上二條、附載於此。告下公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寵杭州通守任。（語錄）樂城集超然臺賦敘云、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得請高密。年譜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紀年錄云、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詩集敘云、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九月、移知密州。爲惠勤作詩敘。本集錢塘勤上人詩集敘云、予爲天下第一、

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游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有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詁案此文極詆安石之叛承叔勤所不與、然勤由是而足重矣。

爲明跋蔡襄海會寺記言已。

本集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云、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沒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想耳。詁案此跋即查註跋甲寅爲六年者、而甲寅則七年也。據跋、非寺中作、乃送有明歸徑山者、故後爲追憶之詞耳。

二十日、往別南北山道友。

年譜、辛未別天竺觀音詩敘云、予昔通守錢塘、移生以秋末去杭。詁案此詩與敘本集無考。

同楊繪、曾有開陳舜俞至下天竺題壁。

咸淳臨安志、下天竺題名云、楊

繪元素、曾有開元翰、陳舜俞令舉、蘇軾子瞻同游、熙寧七年九月二十日。謹案七年、謁作九年、今更正。楊繪別於中和堂、韻作勸金船詞。本集和元素韻自擺脫名勸金船詞云、無情流水多情客。勸君休辭却。這公道難得。曲水池上、小字更書年月。如對茂林修竹、似永和節。纖纖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樽前。莫怪歌聲咽。又還是輕別。此去翱翔遍賞玉堂金闕。欲問再來何歲、應有華髮。楊元素調寄南鄉子詞云、東武望餘杭、兩杳茫。何日功成名遂了、這鄉。醉笑陪公三萬場。不用訴離觴。痛飲從來別有腸。公既發、楊繪復遠送之。謹案是時元素今夜送歸燈火冷河塘。墮淚羊公、却姓楊。至湖、必有會勘之事也。而陳舜俞、張先皆從、遂同訪李常於沚州、劉述亦在座。張先賦六客詞。謹案周密齊東野語、熙豐歷六年、子瞻守中、吳玟爲吳興六。老之會主其事者則太守馬尋也。據此則子野、野六客之作、本於其父之六老。然吳興至今尚有六客堂而馬尋之會、遂爲六客所掩矣。李常生子方三日、作滅字木蘭花詞。云、曾客作此戲之調寄滅字木蘭花詞。云、花詞。本集過吳興李公擇生子三日會客作、維熊佳夢。舜氏老君曾抱送。壯氣橫秋、未滿三朝已食牛。犀錢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多謝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席上勸李常酒、再作南鄉子詞。本集席上勸公擇酒、調寄南鄉子詞云、不到謝公臺。明月清風好在。哉。舊日髯孫何處去、重來。短李風流更上才。秋色漸摧頹。滿院黃英映酒盃。看取桃花春二月、爭開。盡是劉郎去後栽。謹案詞

有舅孫知李句亦湖州作。記李常天柱寺分桃事。本集記李公擇天柱分桃云、李公擇與客游天柱寺、還迴司命祠下、道傍見一桃、爛熟可愛、當往來之衝、而不爲人之所得、疑其爲眞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衆以與公擇、公擇不可。時蘇、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二客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於食桃此事不可不識也。寄周邠書。本集與周開祖書云、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悵。爲李行中作醉眠亭詩。詩別楊繪作醉落魄詞。本集席上呈元素詞云、分攜如昨人生到處萍飄泊。偶然相聚還雜索。多病多愁須信從來錯。樽前一笑休辭却。天涯同是傷淪落。放山酒負平生約。西望峨嵋長羨歸飛鶴。遂與劉述、張先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張先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歌定風波令、有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句、坐客歡甚。

詩案 子野此曲即六客詞、作於湖州。越十五年、公出守杭州、有後六客詞。又云作於垂虹者、乃公游垂虹亭記兼敘之壯、當是子野復歌於垂虹也。詳卷二十一總案記垂虹亭條下。

十月、至金閶飲於王詵席上、時已三過蘇臺、詵令歌者求公詞、因作阮郎歸詞。本集蘇州席上作調寄阮郎歸詞云、一年三度過蘇臺。情人生眞可咍。他年桃李阿誰栽。劉郎雙鬢催。

詩案 詞云一年三度者、自六年十一月計至七年十月、爲一年、十月至一年三度也。蘇守令乞詞、事見紀年錄。贈篇

真何充。至常州、遇沈偕、聞司先生事、作詩。詰案本集書和司先生詩跋云、僕和此詩。後十六年、復過晉陵、見東老之子偕道其事、爲與偕相遇於錢塘。過京口、與胡宗愈、王存、孫洙、劉歆飲。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源相會、所至輒作劇飲笑樂。詰案胡宗愈字完夫、常州人。王存字正仲、京口人。元祐中、並官左丞。孫洙、揚州人。時方罷海州。游多景樓、作採桑子詞。本集潤州多景樓與孫巨源遇、調寄採桑子詞云、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樓中。樽酒相逢。樂事回頭一笑空。停杯且聽琵琶語、細撚輕攏。醉臉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紅。再作甘露寺聽彈箏詩。渡江、不及登金山、覺追餞於舟中。本集與寶覺書云、赴官迫於程限、不能纔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慚荷之懷、殆不可勝言。遂與孫洙同至揚州、與王居卿燕集平山堂、作和詩。過高郵、訪孫覺、得杜君懿所藏許敬宗硯。本集書許敬宗硯云、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亦有可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物。君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眞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其研、而不可。君懿既死、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作。沂乃以遺孫覺。覺老而得志。文過高郵、辛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爲。余以謂愴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況其硯。乃問辛老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

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眞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證處、終當合之。語第東都事畧、孫覺高郵人、由湖徙廬、以祖母亡解官。服除、知蘇州徙福、再徙徐。公赴密州日、正覺家居持服時也。逮公遷黃、覺已知徐州、本集與李昭玘書可據。至邵茂誠所居、敗幃瓦燈、塵埃蕭然、則其棺在焉。公入哭之、乃檢其遺稾、爲作詩集敘。本集邵茂誠詩集敘云、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音中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强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逾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之、豈非命也。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是以錄其文、哀而不忍、亦茂誠之意也。登海州觀山臨海石室奇勝、公喜、家往游。時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漢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本集與蔡景繁書云、朐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某嘗携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漢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自新篇、亦當破戒奉和也。其和詩有一聲冰鐵散嚴谷、海爲瀾翻松爲舞。江風海雨入牙頰、似聽石室胡琴語諸句、皆指此也。書與詩并作於黃州而公往游則起高密時也。與孫洙送別作更漏子詞。本集送孫洙赴高密詩自注云、洙善爲更漏子詞。巨源調寄

更漏子詞云、水涵空、山照市。西漢二疏鄉里。新白髮、舊黃金。故人恩已深。海東頭、山盡處。自古客槎來去。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歸。禾孫洙

贈運水李盛二著作詩。

公自註、巨源、豐八年、時巨源已故、與詞句不合也。

王安石爲呂惠卿所排、而曾布亦逐、爲詠王子

宜仁聖烈皇后閒見神宗法之不便、安石所

海州以此駁紀年錄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到密州任、尤謬。本集詞敘誤。合註謂永遇樂詞敘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登此樓懷巨源、作永遇樂詞誤甚。公重過海州在元祐二年、時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孫樓。詩施註謂後月三日到密州任、尤謬。本集詞敘誤。

涕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呂惠卿爲安石所知、驟引至執政、遂叛安石、苟可以中安石、無不爲也。會雱卒、安石力求去。九年、判江寧府、丐祠、以便相封舒國公、改封荊。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爲呂惠卿所誤。每歎曰、吾昔交游皆以國事相絕、甚自愧也。哲宗卽位、拜司空。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傅。紹聖初、謚曰文。配享神宗廟。政和三年、封舒王。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宮、天下號曰新義。晚歲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之、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儒傳註盡廢。又著日錄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范鎭、呂誨、蘇軾及一時之賢者、重爲毀詆、而安石不卹也。餘已詳載卷六總案內。

及薨、有詩。

東都事畧云、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熙寧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爲檢詳、遍集賢校理、方是時、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惠卿發之。王安石乞罷制舉、馮京曰、漢唐以來、豪傑多此塗

出、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制科遂罷。七年、爲翰林學士。時王安石因久旱去位、以執政薦惠卿、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惠卿既執政、恐安石復用、逐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可以陷安石者無所不爲。八年、安石復召爲相、罷知陳州。惠卿訟安石謀反、姦黨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哲宗即位、諫官蘇轍疏其姦、以爲惠卿辨詐姦凶、見利忘義。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惠卿指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徧。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搔動不安其生。旋又興起大獄、以脅士人、力陳邊事以中上意。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諫、初實由此。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惠卿發安石私書、有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先帝由是不悅安石。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閒。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此大慝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伏乞陛下將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紹聖初、知延安府。夏人舉國犯塞、惠卿修築米脂等砦。會破夏羌於大沙堆、拜保寧軍節度使。章惇既謫元祐臣僚、惠卿聞之、笑曰、章子厚得合死罪人、輒放之、其凶險如此。曾布字子宣、南豐人也。幼孤學於其兄鞏、舉進士。熙寧初、王安石薦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曾布也。拜翰林學士。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異論紛紛、始終以爲可行者、呂惠卿、曾布也。拜翰

林學士、兼三司使。七年、布論市易落職、出知饒州。復入翰林、遷戶部尚書。元祐初、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眞定河陽、青、瀛。哲宗親政、復入翰林、拜同知樞密院事。時章惇爲相斥逐元祐臣僚、士心不附。布說惇辟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悉羅致之。會哲宗升遐、欽聖獻肅皇后召宰執問誰可當立、惇有異議、布奏惟太后令。惇由是得罪、布拜右僕射。韓忠彥既爲左相、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崇寧、蔡京於是召用爲左丞。京與布異、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忽然爭辨爲御史所攻、責廉州司戶參軍。（閻若璩）王莽詩指王安石、董卓詩指呂惠卿、曾布已詳詩註中。據宋史、王安石未列姦臣傳、呂惠卿、曾布已列姦臣傳、諸註不載三姦事跡、於所載新法事皆雜亂無緒、全失體裁本。案包舉元祐紹聖、元符崇寧朝局翻復之事、至卷四十五案均應歸結。若謂專補諸註之闕此孩提之見矣。

幼子遠生、作虎兒詩。（閻若璩）

寅、因名虎兒、後改名遜。子由幼子遠生於甲

會遂瀕海行。

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深欲一往見之、然後赴任。濟南路由清河、而冬深即當凍合、須急去乃可行。又與緜舍弟在濟南、須

鞍無語往事千端。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閉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團欒。前紀年錄十月赴密州早行、馬上作沁園春詞。詩案公時由作。十一月三日、到密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昨奉勅差知密州軍事、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臣自離去闕廷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初識小人之情僞。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埃。請郡東方、攄琴上國。自惟何幸、動獲所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仗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紀年錄、七年十一月三日到任。詩案年譜謂乙卯到任、邵註謂年譜、紀年錄各以詩爲據、依合註謂紀年錄似誤、皆非是。查註以除夕詩爲到密確證、所見亦太低、均應駁正。

劉庭式爲通守、公甚器之。本集書劉庭式事云、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樂③[實]、[水]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卧]盻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卒娶盲女。盲女死於密、逾年而哀不哀、不背復娶。予曰、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思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賢也。今庭式亦庶幾卓行傳。時周革爲轉運使、劉庭式爲通判、趙晦之爲東武令。

二十四日、上皇哉乞量蠲秋稅狀。本集上韓丞相綜論哉傷手實書云、軾到郡二十餘日矣、京東

獨言蝗不爲哉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論之詳矣。諸案此書作於到郡二十餘日之後、所上章本集不載。書有量蠲秋稅、倚閣青苗之囑、或恐以重復檢按行下、爲本路所沮故急爲此書。是上章與書皆同日發去無可疑者也。韓絳字子華、宰相億之子、公之座主也。是年四月、王安石罷絳復相。明年八月、再罷絳、以附和安石取相位時論頗少之。然此書雖不盡納、亦未嘗無補也。今以其文繁緒雜、非詳究其故者未易了了、爲摘其要者、標以提綱、分列於後、并記於此。**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實。**諸案手實法行於是年秋後罷於明年十月、然富民多爲讎告破家、已無噍類矣。**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自擅造律也。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本集上文侍中彥博論强盜賞錢書云、比來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窺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勅並行。近者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棄官文書者皆科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彼旨。謹按律文、毀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衡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衡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載之所深不識也。諸案此書、其時司農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違背制勅律令者甚多、不僅行手實法擅造律也。公憤極而諍、確有所指、特具錄之、以見熙寧亂政、官乃不法如此。**因上宰相**

韓絳書、首論蝗蔽、當蠲秋稅、或倚閣青苗錢。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軾自入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災、甚者或言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草論之詳矣。願公少信其言、時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疏遠小臣、曉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廷平。若必不信、方且重煩按閱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詩書有近在錢塘之語、確爲本年事。到任所作。考以時事、必非臆底書也。

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來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炙無良者。是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賤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教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詩後與文侍中書云、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輒嘗論其不可、必告今太原、韓公。據此書、則手實之罷、民頗以少安。據此書、則手實之罷、實由於公而宋史本傳及墓誌皆失載、特表出之、以補傳誌之缺。

四極論手實之酷、并論方田均稅之患、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開告訐之門。而今之告訐之人、未有非凶炙無良者。是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賤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教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詩後與文侍中書云、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輒嘗論其不可、必告今太原、韓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頗以少安。據此書、則手實之罷、實由於公而宋史本傳及墓誌皆失載、特表出之、以補傳誌之缺。并論方田均稅之患、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方田均稅之人舉知。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法、成於期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始有所歸矣。怨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執

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澭懶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爲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

救之。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免役之法朝爲害不深者。輒以爲定簿當卽用五等古法補之。

其免役之法、請用五等古法補

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爲錢、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畧得其實。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爲至少之數以時估其下五等。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子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可盡數而已。第二等若下⑤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公自註云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也。語錄此乃因法便民之善政、非止抹正免役之法、賣欲

拔去手實之禍。其說行、則手實之法不罷而自罷也。原行差役、乃編戶自爲充役、積久弊重。王安石改爲免役、使執役之害以去。然行法之始、民執肯盡供其財產、分列五等、謂之丁產簿。其免役錢、則據定簿以納、使民不可遷避於等也。然民忽來者、且不可以恒產論。於是下賞告之令、有隱匿不盡者、人皆得告其實。既實、則告者分三之一。不實、則律之以杖。於是姦民率皆起而告訐、以賞重罰輕、可以倖得故也。其見告者既已破家而懼、告者則自尺椽寸土以至雞豚微物、無不抄括以作財產而高其納役之等、蓋至是而民困極矣。公所論則計其錢數而約其等、使自均之、官但得錢而已、不必爲之戶別也。其說行、手實之法盡拔、而官民已相安於無事。又恐其業典賣而役錢不除、故欲割役錢於契、以歸於得業者也。至元祐初、公不欲復差役者、意本諸此。蓋其時民已安於免役、不可更使執役、故但欲去免役之弊耳。司馬光甚不謂然、公遂不能竟其說也。

十二月、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本集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云、熙寧七年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强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絶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隋文帝以庸夫窮奢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

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猶賊得之以爲⑦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卽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餅竭則罄恥、唇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之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富者先破其、哉。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勅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鬬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餓。饑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黔黎恐餓、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哉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作鐵溝行贈喬敘雪後用禁體書北臺壁并和韻。本集書濟衆方後云、先朝値夷狄懷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於法令、則去苛慘尚寬簡。守令則進柔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

以廩悴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榷之令、用能導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慊然憂下民之疾疹、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太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冊、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之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莫或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板、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痾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歲一檢舉之、使無遺毀焉。

語案 仁宗崩於嘉祐癸卯至是熙寧甲寅凡十二年、必是書爲嘉祐末所頒、故云殆逾一紀也。

除夕、病中贈段繹之詩。

語案 此詩有龍鍾三十九、此邦聊假館句、故查註指以爲密州度歲確證也。今考論盜賊狀有蝗旱相仍、盜賊漸熾、自秋至冬、麥不入土明年春夏、忠甚於今等語、此十一月上蝗災狀之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二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靈：當作「霜」，見汲古閣本《東坡詞・沁園春》。

②何：此上當脱「此事」二字，見右引書。

③樂：當作「學」，見《蘇文忠公全集》卷六六《書劉庭式事》。

④時：當作「特」，見右引書卷四八《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⑤下：當作「干」，見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二。

⑥月：當作「十一月日」，見右引卷之三《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⑦爲：當爲衍文，見右引書卷三三。

仁和王文誥覓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詩案 熙寧八年乙卯、公年四十。是年正月、蔡挺馮京罷。二月、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月、吳充樞密使。閏四月、陳升之罷。八月、韓絳罷。十月、呂惠卿罷。彗出大赦天下。罷手實法。十二月、元絳參知政事。會孝寬簽書樞密院事。交趾陷欽廉白三州。命趙卨李憲討之。尋罷李憲。以郭逵爲宣撫使。而卨副之。**正月、喬敘和除夜贈段繹之韻、作疊和酢詩。** 詩案 此三詩、查註並編卷十二除夜贈段田詩後、又以爲甲寅十二月作、合註從誤。今改列於此。**寄題蘇州三瑞堂、答喬敘莫笑銀杯小詩。** 詩案 蘇州姚氏三瑞堂詩、查註已引本集與通長老書駁正。莫笑銀杯小一詩、亦誤分前卷之末。今改編送段屯田詩前、皆施註之舊也。**送段繹之并和并林館詩。十五日、作蝶戀花詞。** 本集密州上元調寄蝶戀花詞云、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相照、見人如畫。帳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風味應無價。寂寞山城人老也。擊鼓吹簫、作人農桑社。火冷燈稀霜露下。昏昏雪意雲垂野。**二十一日記夢、作江神子詞。** 本集江神子詞云、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粧。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詩案 詞註謂公悼亡之作、考通義君卒於治平二年乙巳、至

是歟。元豐八年乙丑、正十年也。紀年錄、二十日記夢作江神子詞。寄孫洙、作永遇樂詞。本集寄孫巨源調寄永遇樂詞云、長憶別時、景疏樓下、明月如水。美酒清歌、留連不住月隨人千里。別來三度孤光又滿、冷落共誰同醉。捲珠簾、淒然顧影、共伊到明無寐。今朝有客、來從淮上、能道使君深意。憑仗清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淚。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夜永雲華侵被。此時看回廊曉月、也應暗記。詩案此詞有別來三度孤光又滿句、乃與巨源相別三月、而客至東武爲道巨源寄語、故作此詞。時巨源以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召還、計其必已自淮入京、故又有西垣清禁及此時看回廊曉月等句、道其鎖宿之情事也。此詞作於乙丑正月、確不可易。施註於廣陵會三同舍孫巨源題下云、東坡與巨源既別於海州景疏樓、後登此樓、懷巨源作永遇樂詞、誤甚。今已刪此註、餘詳前案孫洙條下。三月、出城送客、步至溪上。詩案此詩有春來六十日句、據東都事畧、是年逢閏立春當在正月、是作此詩在三月中也。游盧山、周攬盧敖洞、飲酒臺、聖燈巖、三泉、障日峯、諸勝、並有詩。作同天節功德疏。本集疏云伏以乾之月、肇興出震之祥。恭惟皇帝陛下以堯舜生知之資、承祖宗積治之慶。大有上吉、天人之助已明。既醉太平、聖賢之福誠備。至於臣子之私願、是爲草木之微情。幸同海表之民、共擊封人之祝。詩案神宗生於仁宗慶歷八年戊子四月十日、既登位詔以是日爲同天節。宋興、郡縣皆建天慶觀、率以舊寺觀改充、有司祝聖處也。據此文則、年例並有之矣。時旱蝗相繼、四月初、言齋居疏食、禱於常山、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文云、惟吏與

神、其職注通。殄民廢職、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災、民其罔有孑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懍懍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於閏月、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克有常德、以名茲山。若曰歲大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我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凡吏之請於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有可以謁於帝者、宜無所不爲。尚饗。

歸時風色變、中路已覺商羊舞。夜牕騷騷鬧松竹、朝眸眩眩流鳧鷖。孔論盜賊上年十月十三日雨雪、公未到任。**十一日、寄劉述詩。**

烏臺詩案、熙寧八年四月十一日、作詩寄劉述。紀年錄作送劉述、誤。

郡多盜、惟剽無虛日。邁賞戈獲入用競勸、盜歛迹。

本集上文侍中彥博論强盜賞錢書云、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特好强劫。加以比歲薦饑、椎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邁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斂迹。準法、獲强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戕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盜、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爲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盜者舉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損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强盜者、爲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夫戕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有蹤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

爲度必不聞也故敢以告安撫司三班使臣捕逸盜入境悍卒凶暴以禁物誣居民鬬殺之驚潰爲亂民奔訴公不納投書於地潰卒定招出戮之。[附案]此條乃密州類載於此。今年月無考作孔長源挽詞寄呂穆仲和陳襄題張方平樂全堂懷晁端彥湖上並有詩。五月復旱公再禱於常山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神祝文云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獨不生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繼百里之外咻生如初豈神之能應於前不能應於後能邮其近不能邮其遠蓋吏不稱職政刑失中罹於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饑殍燭歲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矣今夏麥垂登而秋穀將槁若時賜霈澤驅蝗戕以完我西成之貲歲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附案]後以新廟落成始謝據會猶詞在十月中也。既禱立應乃新其廟。廟西南有泉折旋如車輪餘流溢於山下。乃琢石爲闌亭其上名曰零泉作零泉記。本集零泉記云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資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於山下。茲山

之所以能常其德也。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液。維水作聰、我民所喧。我歌雲漢、於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於中、何以籲神。神尸其貺、神其吐之。

六月、和劉敬、李常。詩案年譜熙寧八年、和李公擇詩。皆不及劉貢父一首。詩案六年九月、和劉貢父泰字韻詩。八年六月、和李公擇來字韻詩。查註謂和劉貢父詩亦八年所作、無疑。依施公自註有公擇來詩、道吳中饑苦之語。公擇以熙寧七年自鄂移湖、在任兩年、改齊、時尚在湖。二作既係同時、其和劉貢父詩亦八年所作、無疑。依施註俱編密州卷中。合註謂二詩相連、下首詩案既作八年、上首六年、當是刊誤。今考此二詩一題并作、仍當合編六月。餘詳卷十九總案勘詩條下。

論新法添差將官事。本集與滕元發書云、新法將官所管兵更不差出而本州武衞差在巡檢者千餘人。若抽還、則威勇忠果之類必填不足。已申安撫司去訖。爲論列也。

上都巡檢王述復父讎狀。本集與滕元發書云、向在密州有都巡檢王述、崇班者、以踰濫體量將王仲寶之孫、咸之子爲、盜賊李三所殺。述不肯發喪、手擒此賊、剉心祭其父、乃肯成服。僕具以此奏、其畧云、忠孝大節、踰濫武夫之小過、捨小臣子之大節、不錄大先王之政也。先帝爲特官其子瓊。

瑋武幹慷慨有父風、今在公部內、望與提拔。
翁拂亦一快辣將官也。（開案）以上二條類載。**七月、聞韓琦訃、爲文祭之。**本集
國韓令公文云、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仁宗龍飛公舉進
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
帝用不赦。授公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
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膝。公欲行
王政。羣后奏功。罔底於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
陵天下悸恫。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
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無事。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
遼是鄙。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
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宇宙復有之乎。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
行。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
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
哉。**與劉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作後杞菊賦。**本集後杞菊賦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
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常疑之以爲
士不過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嚙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
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
與通守劉君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問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
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榊太牢。前
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椐酒之不設、攬草木以
詫口。對案顰蹙、與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顧。怪先

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聽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詩繫公以嘉祐丁酉登朝、至是熙寧乙卯、正十九年也。

方春時、城西牡丹盛開、公以旱蝗齋素、不獲臨賞。九月、忽開一朵、雨中置酒會客、作雨中賦牡丹慢詞。紀年錄云、旱蝗齋素、方春牡丹盛開、不苟芳草、柳絮榆錢。閒道城西古寺、甲第名園。有國豔傾酒、天香染袂。爲我留連、清明過了、殘紅無處、對此淚灑樽前。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高會聊自娛、景滿簡不假餘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態、付與明年。

十月朔、成都會徵鹽官、作詩、并作江神子詞。本集祭常山文云、戰戰兢兢、如履冰淵。年往。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紀年錄云、冬、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和梅戶曹會獵鐵溝又作江神子。

十一月、葺園北舊臺、登眺、其上子由名其臺曰超

然、作超然臺賦。（築城集超然臺賦云、東海之濱、日氣所先。歸高臺之淩空兮、溢晨景之絜鮮。幸氣翳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開。舒煙鬱以延竚兮、放遠目於山川。倚軒楹以長嘯兮、訣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忽寄無盡於寥垠。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渺漫。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忽乎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崄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曛。嗟人生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喜火之焚煎。雖書日其猶未足兮、詠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跰躚。馬鄰鄰而號鳴兮、在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爲超然者邪。）公作超然臺記。（本集超然臺記云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底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齊俗儉陋、多務畜藏、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數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去荒穢、而植嘉木焉。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圃之北因城以爲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遠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遊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温、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攜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詩錄此記、公自云處之暮年、而子由超然臺賦敘亦有曰、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之語、是公葺臺時、

距到任將及一年也。建炎戊申維揚兵變。岸首頻回。鼙鼓成戶牖功無幾。放出江湖眼一開。景物爲公爭自致。登臨約我共追陪。自矜新作超然賦。更擬蘭臺誦快哉。檻前灘水去沄沄。洲渚蒼茫烟柳勻。萬里忽驚非故國。一樽聊復對行人。謝安未厭頻攜妓。汲黯猶須臥理民。試問沙鷗無處所。於今信性定非眞。

趙成伯來。

本集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云。尙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余其鄰邑人也。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而後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旣故人。而簡易疎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

再論京東河北榷鹽之書。上文彥博書。

本集上文侍中彥博論榷鹽書云。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兵仗獲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行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廒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

今執政所欲必行者、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開慶公初到密日所作**和翌公初到密見歌詞以詩見戲**開慶此詩施註原編罷密州後、章惇已罷三司使、是爲冬日所作。云會議經年、又書也。前載權鹽事、詳見此書中。**和章惇出守湖州**言事器查註改編作杭卷中、並誤。烏臺詩案載前和貢父秦字韻之當年十一月和此一首、今從合註改編。東都云、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熙寧初王安石秉政以惇編修三司條例、察訪荊湖用兵、於是溪洞拓境數百里。元豐五年、召爲門下侍郎。哲宗即位、遷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更革弊事、惇與宰相蔡確猶未去位。諫官蘇轍論其姦惡、惇知汝州、徙揚州、提舉洞霄宮。哲宗親政、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既相、引蔡卞爲右丞。惇卞執政凡元祐更張弊法、悉皆追復。用林希爲中書舍人、張商英等爲諫官、竄逐元祐臣僚於嶺海。又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日夜論劉摯梁燾王巖叟等謀廢立、恕造宣訓之語。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論其父功敎蔡確之子渭上文、及甫與邢恕私書事、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宣訓事、恕爲惇說云、司馬光亦疑宣仁后有廢立事、光遂追貶、竄、竄同時死於嶺南貶所。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起祔庭祕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初、神宗用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哲宗崩、充山陵使。至成泉大昇、壑陷於當宁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上意、專務懷柔夷狄、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至惇作相、以爲璧國棄地罪。其帥臣諸路皆進築新砦、取復故地、邊事復興、關中之民大困矣。惇性忮毒忍、於爲惡於是百姓歌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則安惇也。哲宗崩、

滓、逾宿而行、坐是責貶雷州司戶參軍、徙越州、改湖州、卒年七十一。**詩案**前註不載章惇事實殊失體裁今補載。

送趙晦之罷東武令歸海州又作減字木蘭花詞

本集送東武令趙晦之調寄減字木蘭花詞把盧名玷搢紳。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詩案**紀年錄載此詞於八年之末云送東武令趙晦之歸海州今從之。

作董儲書跋

本集跋董儲書云、董儲郎中、密州安邱人。能詩有名寶元慶歷間。其書尤工而人莫能知。僕以爲勝西臺也。

爲敏行撰成都大悲閣記

本集大悲閣記云、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加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莊嚴妙麗具慈愍性手。髹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詩案**公以至和三年乙未游成都。應舉至京及是熙寧八年乙卯凡二十一年。記當作也。紀年錄亦云是年作大悲閣記今附載案末。

和張先見寄詩爲王鞏作三槐堂銘

本集三槐堂銘敘云、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孰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歷事太祖太宗文武

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肇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祇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詁案　此文見於烏臺詩案、年月無考、今附載此案之末。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喙：當作「蝝」，見《東坡全集》卷九九《祭常山祝文》。

②定：當作「衆」，見右引書卷一三七《三槐堂銘》。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諸案熙寧九年丙辰公年四十一。是年正月、遣郭逵等擊交趾。八月、罷知江寧府吳充、王珪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十二月、遣內侍李憲措置邊事。**正月、遷祠部員外郎。**紀年錄公在密州、遷祠部員外郎、合註云、轉祠部員外郎、以磨勘也。見烏臺詩案。**公不能飲、策杖倚几、於傍觀醉笑、以撥悶滯、作詩。**編次此二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移編者也。施編密卷約畧登載、查註以此詩分出、八九兩年、甚當。惟嫌上卷和劉貢父、李公擇詩失改定耳。但上年逢閏立春、似在臘底。以卷中藉此題爲限界、故不可動也。**七日、文勛摹秦篆、刻石超然臺上。**本集刻秦篆記云、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海上、登琅琊臺、觀日出、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後、刻詔書其傍。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尤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其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

有君子得以覽觀焉。諭案紀年錄載正月七日書郡郡篆後，即此記也。其秦始二十八年壬午，計至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覆考無誤。**春夜文勛席上作蝶戀花詞。**本集密州春夜文安國席上調寄蝶戀花詞云，簾外東風交雨霰，簾裏佳人笑語如鶯燕。深惜今年正月暖，燈光酒色搖金盞。擁鼓漁陽撾未遍，舞褪瓊釵汗濕香羅軟。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詩未就冰生硯。**十五日，跋赤溪山主頌。**本集跋赤溪山主頌云，余得赤溪山主頌十一篇於其子祖問，其事於集全缺。熙寧九年正月望日。諭案赤溪山主趙棠，從潘益得道公得舍利於其子祖，作趙先生舍利記。祖即東武令晦之。**與竇從儉吏游息其中而弗居，作蓋公堂記。**本集蓋公堂記云，吾觀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鞭笞錢綠其民，可謂極矣。蓋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漏，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諭案熙寧行新法，小民脂膏，剝削殆盡，無異虎狼，秦之暴虐。秦既族滅，而宋亦將

由是敗亡。公欲與民休息、恨不在其位、無可挽救。又深歎所用宰相之均非其人、故於簫何、曹參之賢、則再三致意。其爲蓋公堂而云然者、公之寄慨也深矣。提刑李清臣行部至密、作唱和詩。清臣復作超然臺賦、公跋之、刻石臺上。本集書李邦直超然臺賦後云、世之所樂、吾亦樂之。子由其獨能免乎。以爲本集書李邦直超然臺賦後云、世之所樂吾亦樂之。子由其獨能免乎。以爲徹絃而聽鳴琴、却酒而御芳茶、猶未離乎聲味也。是故卽世之所樂而得超然、此古之達者所難。吾與子由、其敢謂能爾矣乎。以自儆云。三月三日、流觴於南禪小亭、作滿江紅詞。本集東武南城新隄固、連邦直之言、可謂善自持者矣、故刻於石以自儆云。三月三日、流觴於南禪小亭、作滿江紅詞。本集東武南城新隄固、連高阜、卧紅堆碧枝上殘花吹盡也、與君同寄滿江紅詞云、東武南城新隄固、連高阜、卧紅堆碧枝上殘花吹盡也、與君同寄滿江紅詞。

飲。喬敘將行、烹鵝鹿、出刀劒以飲客、并和趙成伯戲喬敘詩。五月、京東、河北旱、詔令有司致禱羣望、公奉詔禱於常山、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文云天子有命閔茲曠旱、俾我守臣、並走羣望。惟神聰明慈惠、求無不獲、既再禱矣、雖嘗一雨、不及膚寸。吏實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聖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饑羸之民、將轉於溝壑、其可不一救之。資神之罰、吏其敢辭。尚饗。既禱立應、乃上其事於朝。聞陳舜俞卜、公甚悼之。詩敘本集王中甫哀詞敘云、予與令舉交云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公以熙寧甲寅九月與陳令舉訪李公擇於湖州、至是熙寧丙辰五月、已越二年矣。其王中甫挽詞、前也。又後與周開祖書云令舉新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讀所示祭文、紀述畧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六月、因守居之北墉、踐城爲山、雜植松柏桃李、而搆堂其中、作山堂銘。本集山堂銘敘云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圮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爲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誰哀斯堅、士伯所儲。濆流發之、神以畀予。因無爲堂、踐城爲山。有喬蒼蒼、俯仰自年。和趙成伯捕蝗所宿、登常山絕頂廣麗亭、並有詩。趙杲卿家貧而好飲、爲

作薄薄酒。聞同年王介訃、作挽詞。七月五日、登超然臺、答趙成伯和詩。詔常山之神爲潤民侯。八月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神文云、比年以來、蝗旱相仍、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欽不待孰、秋田未終、引頴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荷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道之云遠、饑腸誰續。倚嗟我侯、靈應響速。帝用嘉之、惟新命服。而不獲厥愆、在僕。庶哀斯民、朝夕濡足。詩案告封之文尚在後、必侯命下故也。此乃已聞得請、適有禱致、故併以告耳。前文皆稱神、至是改稱爲侯蓋常山得列祀典、自公始矣。十五日、飲於超然臺上、聞孔宗翰方乞密、因和宗翰前過東武題壁詩。是夜歡飲達旦、兼懷子由、作水調歌頭詞。本集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水調歌頭詞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送碧香酒與趙晁、詩案公詩有碧香近出帝子家句。趙次公云、謂王駙馬家造碧香酒也。趙成伯往莒縣捕蝗、逾月而歸、復以一壺遺之、並有詩。九月九日、成伯母生日、作口號。本集趙倅成伯母生日口號并致語云、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願祝大千之遐算。慶婦姑之同日、雜茱萸以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資於陶母。但某叨居樂部、忝預年家。不度無

材上塵口號今。朝壽酒泛黃花、鬱鬱葱葱氣滿家。願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聞蘇潛聖訃、作挽詞。和晁端彥七月五日詩後是時公已聞改知河中之信今改編十月詳後公與周邠書中。晚登超然臺望月、作江神子詞。本集江神子詞云、前瞻馬耳九仙山。碧連天。晚雲閒。城上高臺、眞箇是超然。莫使忽忽雲雨散。今夜裏月嬋娟。小溪鷗鷺靜聯拳。去翩翩。點輕烟。人事淒涼迴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處垂柳下、矮槐前。詩案公和周邠寄雁蕩山圖詩自註已有將赴河中之語、而此詞尤有去意、信爲是年冬後所作。告封爵於常山、再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文云、熙寧九年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爲潤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於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爲虐也、三年於茲矣。東南至於江海、西北被於河漢、饑饉疾疫、靡有遺矣。訴之而不聞、求之而必獲、思我農夫而救其災、卓然有德而致之則爲榮、無功而享之則爲辱。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於四鄰、其受五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修其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尚饗。時子由罷齊州掌書記回京、上論時事書及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畫一狀。欒城集自齊州回論時事書云、臣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

九品賤官、始得登對論事。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民竊疑之。自頃歲以來、舛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煩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踊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誠與民一新罷此四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畫一狀云云、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蓰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二分、收富人併兼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繼以錢、豪鷄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出入閭里、不發動有違礙。故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以期會、有抵冒刑憲之憂也。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鄰里相保、結爲保①要、以皆繫而後已。一、議者又謂平時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負、均及同保。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致所有、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一、議者又

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國結伍保以寓軍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畊而後得食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今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閒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嘯聚攻劫州縣官吏蒙責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制市易之官以平貴賤令自制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巍巍盛朝何苦爲此況復小民好利爭取官債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刻民巨賈窺伺閒隙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廢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右臣所陳畫一事件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系望勢難久留而私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戇之人志在憂國甘誅戮幾誰具狀奏聞

詔察書有易貴輔相中外踊躍等語先

是熙寧七年甲寅四月、王安石罷相引呂惠卿爲參政。惠卿叛安石、曾布亦出。至九年丙辰十月、安石復相。十月、惠卿亦出。

子由適自齊州解還、因上此書。又書有抗論不合、外補七年等語。子由自熙寧三年庚戌出爲陳州學官、數至九年丙辰正七年也。其在齊成。貧得替、正在九十月間、與安石復罷之時相合、是此書上於九年十月審矣。齊至密甚近、其不赴公而息遽回京、且委家以去者、實由此故。蓋欲乘神宗厭棄安石之時、爲一擊必中之舉用意甚深。其奈王珪繼進、方事迎合、而神宗憚於改過又志在黷武乎。使當日竟用其言、不但宋社復安、而朋黨之禍無自興矣。

惜哉。子由以其言無補、自於頴濱遺老傳畧去、而東都事畧、宋史本傳因是失之。未經補載。然其忠藎之誠胡可沒也。特表出之、以正史傳之陋。子由既至京館於范景仁東齋。其雪中呈范景仁侍郎詩云、羈游亦何樂、幸此賢主人。東齋暖且深、高眠不知晨。後即在京所賦詩、皆可證。又據公自黃赴筠詩、是時運迹遠近、皆預留於齊、與其無家而容於范景仁者皆合。其因上書、倏然回京、情顯然矣。

常作李氏山房藏書記

本集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廣。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

十一月一日、爲李家

以爲記。詩案紀年錄、是年十一月朔、作李氏山房藏書記。爲韓忠彥作醉白堂記。本集醉白堂記云、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之歌。若有羨於樂天之詩、以爲醉白堂之記。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强健之時、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東都事畧云、忠彥字師朴、元祐中召爲戶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哲宗親政、言者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親政、言者亦多議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朝廷靜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徽宗即位、拜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左僕射。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則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

雪夜客飲於山堂作、周邠書。本集、周開祖書云、某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

告下、以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移知河中府。會天

山之景、何緣復有。奇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輒和兩首、取笑。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遺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十五日、命工摹陸探微畫師子於蓋公堂中、作畫讚。本集蓋公堂照壁畫讚云、陸探微畫師子、在潤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畱者。筆法奇古、絶不類近世。予爲甘露寺詩、有云破板陸生畫、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刋者也。熙寧九年暢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高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咸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二月上旬、孔宗翰來代、罷密州任、作畱別東武流杯亭泉釋迦院牡丹呈趙成伯諸詩。過安邱縣、訪董儲故居、見其子希甫、畱題屋壁。除夜大雪、止濰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四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請：此上當脱「狀」字，見《欒城集》卷三五《畫一狀》。

元豐元年戊午公年四十三

詩案

熙寧十年丁巳公年四十二是年二月王韶罷七月河決澶州曹村埽明年爲元豐

正月元日早晴發濰州中途雪復作有詩

高州道上大雪有懷東武園亭寄孔宗翰至青州與頓起題名古寺

去歲見之於青州即此時也

赴濟南李常以詩來迎答詩遲遠候見雪中隨至子由所居

本集將至筠詩云憶過濟南春未動三子出迎殘雪裏我時移守古河東赴河中故追憶如此也據此詩公住於子由家者月餘而子由則容於范景仁其欲乘機攻罷新法委家而去情益著矣此其平生一片心消歷汨沒於不可知者蓋七百四十有四年又復表著於世後有秉筆於前宋者能查照本案補其闕失是則重有望於後賢也熙慶己卯元日見大訛

李常邀游西湖折花爲會

寒食宴提刑口號云還把去年雨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

擇罷齋州至徐公爲此詞以宴公擇此二句乃公罷密過齊同游大明湖公

出其甥黃庭堅詩文求正公自是得其爲人

與黃魯直書云、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初遇吳復古、本集黃州與吳子野書云、濟南境上爲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又初至惠州與吳秀才書云、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近者南遷、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譜案後書公作於年五十九、是爲紹聖甲戌、逆數熙寧丁巳凡十八載、故云幾二十年、是濟南相遇爲初見矣。又欒城集在徐州有贈吳子野道人詩、詩有東州相逢眞邂逅、南國思歸又驚矯句。子野向從李師中、此爲師中守濟南時、子由送子野歸粵之作。據公書、自濟南境上別後、至黃州始通問、故有其間何所不有之語、是子野並未至徐州也。恐後有據欒城集誤編駁正於此。復古論出世間法、因作閒養生一篇。本集問養生云、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至和之極也。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何謂安、曰、吾嘗自卑山①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之至於怙侚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返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隱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以時省觀焉。前與吳秀才書又云、子野一見僕便論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鍊氣服藥爲士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譜案吳遠游字子惠、州潮陽人、秀才乃其子也。公遷鄱陽、與李常劇飲爲別。譜案公在徐州寄李公擇詩云、去年逾月

方出書爲君劇飲幾滿首。自註云去年留齊月餘。據此則二月初旬公尚在濟南自註甚明。

上巳郊祠、鮮于侁置飲新堂。時守州新堂元豐元年戊午公在徐州和鮮于子駿鄆州月夜詩云去歲游新堂春風雪消後。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胡蝶入衫袖。繁華眞一夢寂寞兩榮朽。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以上皆追述過鄆州子駿留飲新堂池上之事。公過其地正是年二月中也。

道出澶濮間、子由自京師來迎。案子由自上年十月進京上書寓范景仁東齋度歲有和景仁詩已論載卷十總案子由赴齊卷十四總案子由同京條下。又欒城集游景仁東園詩云新春甫驚蟄草木衆未知。眞輿出東郊輕裘試朝曦。鄰家並侯伯朱門掩芳菲。華堂絢金碧垂楊返照之。鄰城閉門早衆客紛將歸。徐行一日至何異已有之。鄆城據此詩東園距城稍遠故必窮日力游之。公至京寓此園中而詩言趨門歸去未卜清夜其園無主人可知。計公至濟南留月餘始發在二月下旬十間。子由聞耗出迎當亦在是時故相值於澶淵間也。今先以可據者再立案然後與鳥臺詩案紀年錄辯。

公相約赴河中、因同至京師。欒城集逍遙堂會宿詩敘云見若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案公至陳橋驛始聞命。改差彭城。其至京寓居范景仁東園作送景仁游洛中詩。子由有次韻之作。子由送蔣夔赴代州教授詩公亦有次韻之作。子由實從公至京況澶淵尚未聞命改差不應直接相從來徐之語。子由乃以

及四月始出情事、一槩畧去之矣。公自密至京數月情事、向以諸說轇轕混誤、遲至十數載始爲論定、亦甚僥矣。**抵陳橋驛、告下、以尚書祠部員郎直史館徙知徐州軍事。時不得入國門、寓居郊外范鎭東園。**本集與黎希聲書云、向自密將赴河中、至陳橋驛、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兒子娶婦、留城東景仁園中。又送魯元翰知衞州詩云、冗士無處著、寄身范公園。施註云、自密州移守河中、至京師改徐州、時有旨不許入國門、寓城外范蜀公園。又欒城集後自南京寄范景仁詩云、樊裘瘦馬不知路、獨向城西尋隱君。欣然爲我解東閣、明牕淨几舒華茵。春天雪花大如手、九衢斷絕愁四鄰。平明熟睡呼不覺、清詩涼酒時相親。我兄東來自東武、走馬出見黃河濱。及門却遣不得入、回顧欲行無人。東園桃李正欲發、開門借與子由此詩自敘由齊至京、停車輸。留連四日聽鶗鴂、匹馬一去奔走市門求寓不得。往見范景仁、留止東齋雪中唱和。及聞公來、走馬出見河上、至陳橋門爲門者所阻。寄寓東園至四月公始由水路赴徐。一切情事如續、特錄載以見駁正會宿詩敘及前立各案之不謬其及門却遣一事必新有編勅而公未及知、非因公發也。施註不難確考、而輒以不許了之混甚、今則不可得其故矣。**三月二日寒食、與王詵作北城之游、飲於四照亭上、作殘雪橋詞。**本集王都尉席上贈侍人調寄殘雪橋詞云、滿院桃花盡是於。中更一枝纖軟。仙家日月笑人間春晚。濃睡起驚飛亂紅千片。密意難窺羞容易見。平白地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司空自來見慣。又元豐己未徐州作書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游、走筆爲詩云、北城寒

食烟火微落花胡蝶作團飛。王孫出游樂忘歸門前驄馬紫金鞿。吹笙帳底烟霏霏行人舉頭誰敢睎。扣門狂客君不麾更遣傾城出翠帷。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烏臺詩案熙寧十年二月到京。三月初一日王詵送到簡帖約來日出城外四照亭中相見。次日軾與詵相見令姨媵六七人斟酒下食有倩奴問軾求曲子遂作洞仙歌一首喜長春一首與之。次日王詵送韓幹畫馬十二匹共六軸求軾題跋。詩案公所憶寒食北城之游即四照亭事也特錄詩以參考。且二日爲寒食則三日爲清明也檢本集無與倩奴洞仙歌喜長春詞惟殢人嬌一首雖爲比體究屬三春景狀今姑以此補之。

未見爲歧出也。三日清明貳小人眞閻事閒退豈公難一篇送范鎮往游嵩洛子由亦次韻送之。烏臺詩案熙寧十年二月三日范鎮往西京軾作詩送之云小人眞閻事閒退豈公難。以諷小人以小才而享大位。紀年錄二月三日作送范鎮游洛詩。詩案紀年錄月日本諸詩案並誤。詩案雖皆出公親筆但以辛亥倅杭迄於己未守湖九年之中所有詩文盡爲小人根追所作年月日於對簿之下豈無一二誤記。且南渡後臺吏挾眞本以至杭爲張浚等輩所分得至於轉輾傳鈔刊版又豈無一二月日錯誤。文義有誤易見詰。月日有誤難辨而此書月日獨多也。故查註每據詩案爲牢不可破。詰獨不然之惟取以無年月可考者以詩案爲補助。其有考而詩案異者不許其亂集與雜說各註等也。今據此詩有杖履攜兒去園亭借客看句是公已寓惠中。前考二月初間公尚在齊而子由以驚蟄日往游東園作詩公尚未至。更以本集寒食北城之游合詩案則清明在三月三日而驚蟄即在二月二三日間是其時子由尚未走馬黃河往迎公也。且會宿詩敎子由以二

月見公澶濮之間、今卽以二月一日爲澶濮相遇之日、而欲以二月三日寓園賦送行詩、其何能及。故詩案在不必信不必不信之間也。再據公答司馬光書、景仁以三月杪還京、則其去也當在三月初間。子由同日和韻送景仁游嵩洛詩、有得意忘春晚逢人語夜闌句、其去已在春晚、則又三月之確證也。詩案紀年錄二月三日信、爲三月三日之語。今更正。其答司馬光書詳見於後云。**鎭酌酒賦詩爲別、公和韻有臨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嶽句。歐陽奕來訪、夜語達旦、以保身遠禍爲勸。**本集祭歐陽仲純文云、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敎子也、時官我以保身遠禍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歐陽奕字仲純、修次子也。

王詵以韓幹牧馬圖求跋、爲作詩。聞任孜訃、作挽詞、記王安國夢靈芝宮事。本集王平甫夢靈芝宮記云、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徙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怳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訃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卜以錢、曰然。昔有人至海上、逢棼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室、樂天自爲詩以識其事、與平甫之夢實相似。蓋二人者皆天才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物理皆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書以慰其思。

諸案　此文王平甫卒於熙寧丁巳、公往弔其家、因

有此作。似去平甫之卒不久也。平甫屢以新法敝忽天下。力諫安石不聽。哭於影堂。又面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惠卿以鄭俠獄陷之。坐非毀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凡史家言大率如此。至平甫歸於臨川。柳從其兄於金陵。即不可知也。公是時未嘗過此二處。後八年始過金陵。又遇其子旂何處。雖不可知。而其家似尚在京師也。姑載於此。仍俟詳考。**送曾子開知衡州、和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詩。**諸本**蘇**、**樂**城集次韻范景仁丙辰除夜數首之前。有次韻蔣夔寒夜見過詩。其詩云。都城廣大漫如天。旅人騷屑誰與歡。叩門剝啄驚客至。吹火倉卒憐君寒。據此。則蔣夔時在京中。公與子由並有送蔣夔至代州詩。皆京中作也。**爲邁娶李若之爲治之病已

仁丈自洛還、伏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尋以出京無假、比到官、隨分紛冗、稽裁謝悚、作無已。某强顏苟祿忝竊、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爲國自重。謹啓。諾案此書、三月之末公尚在京、書不及報、則四月初間必成行矣、可與子由留連四月聽鵑句互證。**四月、與子由行過南都、謁張方平於樂全堂。**本集祭張文定公文云、十五年間、六過南都、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聘求不供。有契於心、如冰傾海、如橐鼓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諾案方平之沒、公在潁州舉哀薦福禪院有文。其後墓誌銘成、告於揚州。此則自揚召還過南都、祭於其家者也。以上文四聯總括十、五年中六過五見情事、故摘錄於此。方平以元祐六年辛未十二月二日薨、年八十五。由辛未逆數熙寧十年丁巳、爲十五年、年、七十一、此公第一次過南都時也。時方平爲留守、而子由方註官方平辟爲簽判、必此時定議、故子由自徐赴任。**爲方平作諫用兵書。**本集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云、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則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寇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則將帥堆衆、有政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吳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建元之間、蚩尤旗出、長與天等、

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沒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由此觀之、黷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識、從微至著、遂成屈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轍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橫禍於熙河、章惇浩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繫老弱、困弊賊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

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稍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凌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饑餒、流離破產、鬻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且使陛下將卒精强、府軍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七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爲社稷長久之計。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又張文定公墓誌銘云、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覆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開寶周益公陸放翁並見親筆疏草、周云、死見先帝有以藉口之語、雖成於坡手、而意旨必出於公。不然、何其危言至是。陸云、東坡此書、自與日月爭光。安道之爲人、不與所論非是。史稱神宗臨御日久、羣臣畏其

威嚴莫敢進規、正其時也。此豪如付他人、其誰敢上。安道犯顏極諫、喜怒不測、可謂之賢身事外乎。周說亦不必。此書既上、字字皆安道意、旨且已明載未憶及耳。

過宿州、和劉泖詩。二十一日、到徐州任、進謝上表。

本集謝表云、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已兢慙。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為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為異、蓋篤信其所聞。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烏臺詩案四月二十一日到徐州任。詩話本集到徐月日不載。

送交代江仲達少卿。詩話本集

詩題作仲達少卿、欒城集有徐州送江少卿詩、并有公來初無事、豐歲多牟麥。鈴閣度清風芳樽對佳客句、信前守為江仲達無疑也。查註引題跋之詩人戴仲達以擬之、此元祐間事、毫無根據。合註從誤、今刪。

和密州孔宗翰見邸家園題諸作。趙成伯見戲詩。胡允文子公達為獄官、允文罷屯田郎中任就養於徐、已老疾、公往視之。

本集祭胡執中郎中文云、又復七年、我守北徐。仁人雖疾當壽。詩話本集公在岐下、公達尚幼、公以鵷雛駿駒目之。而是時公達已仕、故復有雛駒之語。又熙寧四年辛亥與允文別於都門、至是十年丁巳、正七年也。公達後為岐州守、有政聲、為時所稱。

五月六日、讀司馬光所寄獨樂園記、作詩與書。

本集與司

馬温公嘗云、某再啟、超然之作、不惟不肖託附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州以爲不朽之美、然所以奬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侔江湖。爭訟寂然、盜賊哀少、聊可藏拙。但朋游懵絕、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也。閒居此書與前所載書同發、故云再啟也。紀年錄五月六日、作寄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

六月、寄和李清臣沂山祈雨有應詩。

烏臺詩案云、熙寧十年六月、李清臣因沂山禱雨有應、作詩寄軾。閒居清臣時尚未至徐州、樂城集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云、熙寧十年六月癸巳日、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告於漢高皇帝之神曰、今茲歲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瘁、蓺不償種。恃秋有成、庶幾無饑。菽粟滿野、雖暴雨有應、時未可覬。恤神舊自慈仁、掃滅强暴。雖宅關輔、實懷故鄉。俛仰千歲、遺語在聞。里告病、其有不鄙。驅除陰雲、導迎秋陽、神實能之。疏放流潦、改種秋豉、民實賚之。道民之言、徼神之福、吏實職之。苟克有應、敢忘其報。閒居徐沂按、壞而同時旱潦相反若此、可以鑑矣。

復從公入廟、觀試劒石、作銘。

樂城集試劒石銘敘云、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此帝之試劒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爲彭城守。爭轍實從入廟觀石、而爲之銘曰、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劒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山石爲剖。夜斷長蛇、旦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欻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頹仆。用巨物靈、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歸然斯石、不尚有舊。

與子由顧復同游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復與梁先、舒煥泛舟其中、

作詩。陳師仲來訪、顏復亟稱之。本集黃州與陳師仲主簿書云、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瑋、志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想彼此有以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胸中也。既而聞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游、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贈、讀之翛然已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謹案陳師仲、徐州人、謀葬其親貧不克舉、亦見子由欒城後集中。迨公遷黃、師仲爲杭州主簿爲公編述超然、黃樓二集也。公詩有註、自陳師仲始實開王百家之先者也。書久無考、用以張其人。

邀子由對臥南城亭上、有作和清臣子由唱和諸詩。欒城集原題云、李邦直見邀、終日對臥南城亭上。謹案李清臣、小人之尤者、自後爲胡越不復合矣。

爲顏復作其父太初詩敘。本集彙繹先生詩集、敘云、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上大夫游、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近貴草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曾人彙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藥石、必可以療飢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軾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四十七世孫云。

送復赴闕兼簡王鞏詩。七月、會宿逍遙堂、和子由詩。二十日、題僧寶索

詩帖。本集題七月二十日帖云、江左僧寶索靖七月二十日帖、僕亦以是日立山酌書五紙。細觀筆跡、與二妙爲三、每紙皆記年月、是歲熙寧十年也。

二十二日、爲王詵作寶繪堂記。本集寶繪堂記云、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八月四日、與子由同遊石經院、過雲龍山、訪張天驥、潘山王仲素、來遊彭城、並有詩。閻綠縠城集贈王景純寺丞詩、有潘山隱君七十四、彭城爲我住三日等句、以此知爲過客也。

十五日、同子由泛舟呂洪、作水調歌頭送別。本集與子由徐州中秋水調歌頭詞云、離別一何久。七度過中秋。去年東武今夕、明月不勝愁。豈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市、船上載涼州。吹助清賞鴻雁起汀洲。坐中客、誰②被紫綺裘。不爲人間冷夜清樽對客、明夜孤帆水驛、依舊照離憂。但恐同王粲、相對永登樓。

十六日、子由赴南京留守簽判任、作初別子由詩。閻綠本集與劉貢父、晁呈一笑。子由已赴南都、十六日行矣。所云王寺丞即仲素、其爲徐州所作書無疑也。查註云是秋至徐、合註云八月初相別、皆誤。

閻邱公縣過彭城、作浣溪紗詞。本集贈閻邱調寄浣溪紗詞云、一別姑蘇已四年。秋風南浦送歸船。畫簾重見水中仙。雁不須催我老、杏花依舊駐君顏。夜闌相對夢魂間。

王鞏廈約重九過訪、不至、以詩送梁交却寄、因和其

員。纔城集次韻王鞏見贈云、南都逢故人、共此一榻涼。初來卻疑夢、再見風
音脫本。彭城久相遲、官舍虛東屋。重陽試新釀、謂子當不遠。胡爲聽婦言、婉
孌自相逐。又次韻王鞏欲往徐州見子瞻以事不成行詩云、爲婦遲留應未
怪、還家倉卒定何營。本集張文定公墓誌銘云、文定公三次適右朝奉郎王鞏。
鞏王鞏爲張方平壻、故屢至南都據子由詩、鞏必爲家事所牽、故其婦促使還京、不及至徐也。時河決澶淵入巨野、
亡有僧應言建策、鑿清冷口、導積水由古廢河以入海。本集薦誠禪院五百
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惴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
冷口、導積水北入於古廢河、又北東入於海。吏方持其議言彊力辯口、恍然
論河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
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
掃③之乃八月十七日事、而子由以八月十六日去。其初發彭城寄子瞻詩云、秋
晴卷流潦、古汴日向乾。扁舟久不解、畏此行路難。是澶淵之決已有一月。餘、
而汴河且乾涸、必徐城初不虞水患也。又詩云、我昔去彭城、明日河流至。不
見五斗泥、但見三竿水。是子由去後水忽驟至、而遇於途也。二十一日、水及
城下、可謂倉卒之甚矣。城南兩山環繞而呂梁百步扼之、漲不能洩。九月、水高於城中、
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沈者三版。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衞羣作牢城之士築堤
九百八十四丈。堤成而水自東南隅來、遇堤而止。九日、邀仲伯達爲大水所

隔、和所寄詩。諸案呂梁仲屯田公屢有詩、前註名失考。今據烏臺詩案承受可疑也。無識諷文字有仲伯達公交游前無仲姓者、是屯田卽伯達、無李清臣以國史院編修召還、頗中集臺頭寺、分韻并寄孫洙詩。諸案李命在八月、聞命當在九月。烏臺詩案此詩九月作、施註十二月作、查註合註皆謂當九月作。今考詩意、實九月作。原編小誤。今改編九日邀仲屯田爲水所隔詩後。徐州自八月二十一日至九月、水方甚大、約清臣聞命公卽餞而爲詩。至其成行、當在十月間也。十月五日、水漸退。十三日、澶州大風、不終日而河復故道。作河復詩。本集墓誌銘云、河決曹村、泛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滙於城下、城不時浸。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履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大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堞。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廳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登望徠亭以觀水退、有言郡東北荊山下可以瀦水、往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卽宋司馬桓魋墓也。聞之、約詩、作挽詞。答孔宗翰求書與詩、并題顏樂亭詩。諸案顏樂亭詩敘乃孔周翰作於密

州者也。施註原編不載此詩，查註從續補遺改編公罷密過唐南和孔君亮詩後，而云因人移編，不喻其意。或偶疏君亮宗翰爲一人耳。然公南雄、密州無此神速之事。今改編於此，亦因公又知而詠之，必附載之義也。**十二月，作賀改元表。**本集表云：時和歲豐，鴻惟徵稱，獨冠前代。恭惟皇帝陛下，和布治法，底修事功，闢土而任三農，順時而佐五穀。天用眷祐，秋常大登，蜡通八方之神，民足四舖之養。非特乃順休命，著爲始年。臣等均被至恩，具瞻優詔，祇奉詔誥，更形頌言。非特康已類商王之福，行觀嗣歲復興周室之隆。詩箋公詩文中無序字，彌此方有之，今仍其舊。**記徐州殺狗公事。**本集記徐州殺狗云，今日廂界有殺狗公事，司法言，近勅書不禁殺狗，問其說云，禮鄉飲酒烹狗於東方，乃不禁。然則禮云，窖之牛角尺，亦不當禁殺牛乎。孔子曰，雖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忍食其肉，況可得而殺乎。詩箋粵中無不殺之狗，極深惻之而末如之何。外郎且食蜂子，遇盛饌則首出之。山中蜂房大數尺者，値數金，有以異事來告者，予曰古亦食之，見禮，內則不足爲怪也。有司有朱君者，市縣人，爲言樊噲故里至今以屠狗爲業，是亦樊俗之不可變者也。**書元弼所述謝中舍事。**本集記謝中舍詩云，元弼言去歲徐州作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作詩，勿詠落絮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自云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臣，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末終，花皆落云。**請築徐州外小**

城創石峴狀。謫黃公請築外小城并創石峴、乞於十二月畫旨、不報。明年再請改築木峴。此二狀本集不載、餘詳後案中。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五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卑山：當作「牢山」，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一五《問養生》。

②被：元延祐七年葉曾雲南阜草堂刻本《東坡樂府》卷上作「帔」。

③掃：當作「埽」。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六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譜案元豐元年戊午、公年四十三。是年正月元日起元豐元年集禧觀使、南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安石爲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知樞密院事、曾孝寬以父憂罷。四月、曹村決口塞、改新開、曹村埽曰靈平、進封靈津廟神濟夫人爲靈顯神妃。初決口屢塞不能經流、有小蛇出於上流夕沙渡河遂塞、故賜名埽曰靈平。一、正月、作祭老泉於黃文。本集祭老泉於黃文云熙寧七年、上再有事於南郊、告成之慶、覃及幽顯。我先君中允贈太常博士累贈都官員外郎。軾、轍當奔走兆域、以致天子之命。謹遣人賫告黃二軸集中外親、擇日焚納。西望隕涕之至。自註、元豐元年。一、作老泉於黃文可證。一、送李公恕、鄭僅詩二十四日、爲章傳案字賈夫、建州浦城人、宰相得象

徐作思堂記。本集思堂記云建安章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一、送李公恕、鄭僅詩。

之從子也。以得象蔭得官、復登進士第、擢知陳留縣、提舉陝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公爲作思堂記正質夫在京東時也。題下註

八境圖。章惇寄惠崔徽真、作詩。

題下註

思堂記爲據宋濂跋改編元祐二年、合註以爲當依查今改編於此。

與參寥飲、值移家、作徐州遺才、潘谷。

本集徐州蓮花扁銘敘云、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花漏世服其精。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國子博士傅君禓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題下註銘敘所云其詩題云與參寥飲傅國博家、即傅禓也。合註於題下。引此銘截去燕公數句、但云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曾孫、楷名失考、蓋誤以禓爲楊、并誤讀句法、而又以爲失考也。今已於題下更正。

還次於陳州、作報書。

本集與文與可書云、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即然廟堂誰爲郡公議者乎。老兄既不計較、但作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畧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爲學、想皆成就矣。題下註此書、乃與可與提轉不合、故罷洋州、且未有湖州之命、故有計當在即語。此書作於元豐元年戊午春中、則其時與可已至陳州、是冬爲子駿婦明年正月逝沒、蓋已不及赴湖也。又樂城集元祐七年再祭文與可文云、洋人病茶徐爲一宣抑志不伸、委化而遷。是與可在洋州因論茶事、與使者不合、解還而卒、與此書正合。蓋與可雖得湖州實未到官也。查註引與可年譜云、丁巳秋、任滿

文同自洋州解

還京。是時、正在陳州。**上梁木岷山狀、并致劉分書**本集與劉貢父書云、某曾肇晝作石岷畫旨。於十月丙申詔使、仍乞於十二月已前今已涉春、杳未聞耗。又聞有旨下淮南京東、起夫往澶州、其勢必無緣郡人夫可以見及、以此知石岷文字必不遂矣。今相度作木岷工費優減一半、用夫六千七百餘人糧四千三百餘碩錢一萬四千餘貫。雖非經久必安之策、亦足支持歲月。若此策又不行、則吾州之憂未可量矣。今寄奏檢一本奉呈、告貢父力言之、此事決不可緩。若更下所屬相度往反取旨、則無及矣。某豈曉土功水利者乎、職事所迫、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棄爲魚鼈也。語絮初奏石岷傳誌失載、貢父時爲國史院編修官、是年閏正月、故二月命下。**二月四日、降敕奬諭**。本集奬諭敕記云、敕蘇軾、省京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爲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行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徙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賜錢發粟、因改作徐州外小城、創木岷四、就城東門爲大樓、望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能厭水也**。本集范祖禹神宗實錄本傳不可坐、僕折之以蓋黃樓。**作奬諭敕記、刻石并作熙寧防河錄**。本集與相傳云、郡有廳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不可坐、僕折之以蓋黃樓。奬諭敕記云、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沈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

麗。一自新牆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本衙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人、水憩六。①自城中附城爲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俟可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私明年二月、在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赴夫四千二百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壹千歸成。水不復至。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畧、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勑勞。三版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爲私室之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臣敢不躬親奮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羅朽鈍少補絲毫。

謝奬諭表。

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今月四日、敕以臣去歲修城捍水、特賜奬諭者。

寒食日、李常來訪。公方出督城工、李留招以三絕、還作和詩、酬寒食宴提刑口號。三月

李常時由齊州東都事略、致語云、民長易失、四者本集寒食宴提刑口號

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其來乃罷齊州任赴提刑時也。

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況中年離合之感、止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賢者餘事。望之已詰於馮翊、胡翁子暫還於舍稱。知府學士才本天授學爲人師、事業存乎斯民文草蓋其餘事。望之已詰於馮翊、胡翁子暫還於舍稱。知府學士接好鄰邦、移書府。莫逆之契、義等於天倫。不腆之酸、意勤於地主。力講兩君之好、明無七字

之詩。欲使異時、傳爲盛事。雲間盡鼓鼙春浦、千騎尋芳戲馬臺。半道已逢山簡醉、萬人爭看謫仙來。淮西按部威尤凜、歷下懷仁首重回。還把去年留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詩案此詞已據查註編入四十六卷帖子詞後。考其語意確爲是年李公擇過徐州作也。仍錄載於此、以備事實。次日、約總案桓山條下。爲王迥賦芙蓉城觀周昉畫作續麗人行。李常飲過大風坐上賦戴花詩。酔於傅禓家、公偶以病不赴、有詩。時方春旱、城東二十里有石潭、與泗水通。覓虎頭潭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壽既應、赴潭謝雨、道中作浣溪紗詞。本集徐州石潭謝雨道上調寄浣溪紗詞。其一、照日深紅暖見魚。連溪綠暗晩藏烏。黃童白叟聚睢盱。麋鹿逢人雖未慣猿猱聞鼓不須呼。歸家說與採桑姑。其二、旋抹紅粧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相扶踏破蒨羅裙。老幼扶攜收麥社、烏鳶翔舞養神村。道逢醉叟臥黃昏。其三、麻葉層層綠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女絡絲娘。垂白杖藜攙醉眼、捋青撚麥軟饑腸。問言豆葉幾時黃。其四、萩萩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繅車。牛衣古柳賣黃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謾思家。敲門試問野人家。其五、軟草平莎過雨新。輕沙走馬路無塵。何時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蒿艾氣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詩案繹康熙字典音頃。爾雅翼、繹高四五尺、或六七尺、葉似苧而薄、如大麻子、今人績爲布。或作葛。唐本草作蒵、蒵一名白麻。和李常同過雲龍山居、賦詩爲

別并寄和孫覺詩。四月、上同天節進絹表。本集表云、伏以大人之德、莫得而名。萬壽之觴、無物可稱。前件絹土地所出、賦租之餘、敢輸向日之誠、少備充廷之末。**九日、作鮮于侁楚詞跋。**本集書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後云、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粲然如夏鑒彝罍罇舊器、盍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及其人於冥漠、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藍亦無足怪者。**元豐元年四月九日。十六日、作楊凝式書跋。**本集跋楊文公書云、楊公相去未久、而筆跡已難得。其爲人貴重如此、豈以斯人之風流不復見故耶。元豐戊午四月十六日題。**賀河平表。**本集賀表云、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閭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無後患、喜若再生。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究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湮。僥倖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神博施、神智無方。振古所能、皆天同慶。**觀秀才攜李公擇書相訪詩、自註云、秀嘗與家兄子瞻約秋後再游彭城。**樂城集次韻秦觀秀才攜李公擇書相訪詩、自註云、秦嘗與家兄子瞻約秋後再游彭城、此少游自徐赴京應舉。過宋、見子由、所贈詩。據此則少游到徐、當在夏初以後。施註原編公擇秦觀秀才詩於此、最爲確當。如再移前則三月李公擇爲徐守、而諸詩皆不及少游、是其時未至審矣。公擇既有書與子由、豈獨無書與公。是其

去後、遇於淮上、因攜書以至、又可知也。參寥到在九月王鞏去後、施註原編尚有一半不誤。查註據烏臺詩案改編、秦觀未到之前、則全誤矣。今已撤出、詳見後案。**黃庭堅自京上書、并以古風爲贄、作報書。**本集與黃魯直書云、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駸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知之者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加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眞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和贈嘉穀臥風雨詩。胡允文病亡、其子公達罷獄掾、扶櫬將歸、爲文祭之。**本集祭胡執中郎中文云、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仁、面相從之歡、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雛鵝、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徂華州、見君逆旅。淫雨彌旬、道涼沒車。他人爲泣、君樂有餘。其後七年、君掾計省。雖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復七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雛鶩而翔、駒亦千里。惟我與君、宛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岐、今存幾人。謂君仁人、雖疾當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執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百鍊之剛、日膾千牛。囫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問。送君一觴、永歸無恨。黃庭堅跋子瞻祭胡屯田文云、庭堅晚進、不及識執中公、而東坡之

文敘述自少迄老、言其事師取友、殊不草草。藏器待知、終不見用、可信其爲士君子也。元祐中、余歸妹於河南張塤、收和、執中公蓋塤之外祖也、故遂識執中公之子峴州太守公達。公達治郡、政雖嚴而不苛、事雖整而常暇、以是知東坡之所云孺子肖君、世有令聞、非虛語也。其曰百鍊之剛、日膾千牛、惜乎匣餘刃而不試也。天下嘗患才難、有之又未必用、可勝歎哉。義古所重、艱難方自茲。他年譜清德、仍復畀人知句、正送公達奉喪歸里作也。今依原編此詩次敘載祭文於前云。合註謂胡掾失考、非是。歸和

于佐鄆州新堂月夜送梁交赴莫州詩。并送公達詩。

諸案胡允文之卒、無歲月可考、而施註原編有胡掾詩、詩有節王元之畫像贊云、故翰林王公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本集有加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邱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紀年錄六月、題王禹偁碑陰。

格來謁、以扈鮮于佐、使辟之。

劉本集與鮮于子駿書云、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擧職也。且夕歸南康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爲時惜才也。諸案劉凝之父子、清節碩學、震耀一世。道原素佩弄王安石、出爲南康軍監酒、公尚在京。及倅杭時、通

書問。其後賑饑常、潤、與道原期於京口、則已罷監酒、因貧復游也。據此書、道原已故、惟凝之在、道純不得不來祿養也。然道原之學、皆道原之病。人有是病、雖千古以來、未易有見容於時者也。凝之既以是教其子、而道原復以是教其弟、欲不終於窮困、其可得乎。越兩載、子由過南康軍、拜凝之於牀下。及至筠、而凝之卒。爲作哀詞。逮公自海外歸、往視之、則道純亦故、惟道原之子義仲在、皆無後事詳卷四十五總案劉義仲條下。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中都公爲閬州、見其好學篤行、禮之甚厚、使備鄉舉。及登第、復以循吏勉之。公與子駿固厚、然必有如是淵源、而以道純爲託庶幾有以容之。亦見當日人事世路之險、有足慨也。**書賈祐論眞玉事。**本集書賈祐論眞玉云、步軍指揮使賈逵之子祐爲將官徐州、爲予言今世眞玉至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展而後成者、世以爲眞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問後苑老玉工亦莫知其是否。**王適初從公游、以子由女妻之。**本集王子立墓誌銘云、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是年秋冬、子由方嫁女於文氏。其王子立之娶、不詳何年。而子立乃子高之弟、以芙蓉城詩敘始識子高考之、蓋亦是年之事、而公爲遣嫁者也。明年、公移潁州、子立與其弟子敏皆從可以知其故矣。以上劉格、賈祐、王適三條、皆徐州事、年月無考、今附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六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校刊

校記

①此下據《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一《獎諭敕記》，有「先水未至，以薪芻土囊自城外塞之」，不當删略。

②千歸：當作「平埽」，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二《獎諭敕記》。

③及：當作「友」，見《蘇文忠公全集》卷六六《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是年九月、呂公著、薛向並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置大理獄。

七月、答仲伯達。

譜案　此作詩也。施註原編在前送胡掾之後、其誤查註仍之、而以夏秋分卷、則誤矣。今移此卷之首。

和子由送趙屼歸覲錢塘遂赴永嘉詩。

本集趙清獻公神道碑云、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屼通判溫州、從公游天台瓦、蕩吳越間、榮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屼復待公游杭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子二人長曰屼、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卽屼也。今所尚書考功員外郎。又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詩、有清獻先生無一錢、數應琴鶴是家傳句。

譜案　是時、乃元豐元年、趙抃再鎮浙西、屼乃自京赴溫侍便道省親、故題云歸覲錢塘、遂赴永嘉也。公題琴鶴圖時、屼已故。其景仁爲屼之字、又不問而知也。凡此本集甚明、何須訟蔓。乃查註務引丹淵集之於潛縣名屼字景仁、又閱神道碑屼當作屼、景仁乃屼字。於是合註謂丹淵集之於潛令本作屼不作屼、本作景山、不作景仁、以駁查註之誤。又云屼字、本集作屼、宋文鑑載神道碑作屼、究未知孰是。此皆與本集前後詩題及憲碑之不誤無涉。又施註云趙屼通判溫州雖不了了、亦可以釋永嘉矣。乃查註云東都事畧不及俟溫事、合註云續通鑑長編亦不載俟溫事、惟蓉塘詩話趙屼俟溫。然則兩

註皆考神道碑、只就岘岘岘岘諸字形滋其紛亂、而於碑文駁正。二十二日、爲范純粹作滕縣公堂記。本集滕縣公堂記云、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爲難治。庭宇陋甚、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爲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頎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齋。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事蘇軾記。又范文正公文集敘云、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諸案滕縣屬徐州。八月十一日、黃樓成。時三郡之士並舉於徐、頓起、孫勉爲考官、試之。諸案公中秋月詩云、頓起來徐試舉人。是頓起在徐院時、公亦不見也。又送孫勉詩云、親程三都士、玉石不能衡。欲知君得人、失者亦稱善。十二日、長孫簞生。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某甥有一孫、體甚碩重、決可以扶犁荷鋤。想公亦爲我喜也。八月十二日生、名楚老。遘往南京爲舍弟此月十一日嫁一女、與文與可子、呼去幹事。諸案本集墓誌作簞、樂城集墓誌作簞、必有一誤。據此書、子由嫁女當在九十月間、特附載以證與可之事。十五日、詠中秋月、復和子由中秋見寄。旁出異韻起孫勉泛舟呂

洪、答頓起詩。九月九日、大合樂於黃樓、以子由所作黃樓賦刻諸石。（樂城集黃樓賦）

云、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羣山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歸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翬翔、蔥蔚相重。激水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沒、橫煙漫漫、古汴入焉、滙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蕨空、之衝、府庫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爲囂城、乃大築其門、護以塼石。府有廢廳事、俗傳項籍所作、而非也。惡其淫名無實、毀之、取其材爲黃樓東門之上。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始余欲爲之記、而子由之賦已盡其畧矣、乃刻諸石。徐度却掃編云、徐州黃樓賦、坡自書。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有苗仲先者適爲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之、人聞石毀、鑒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攜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

詩。送頓起、孫勉、有贈。登黃樓、望王鞏、顏復泛月來歸、作詩。十七日、同張天驥、顏復、王鞏登雲龍山黃茆岡、題雲龍草堂石磬、和王鞏留別詩。（清集本集王定國詩敘云、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此定國在徐之踪迹也。）

參、自杭來訪、館於虛白堂、和參參

見贈并放魚詩。三十日、集三郡鄉舉、會於黃樓作鹿鳴燕詩敘。本集徐州鹿鳴燕賦詩敘

云余聞之、德行典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於黃樓、修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舞三、義取食苹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羣賢畢集、逸民來會。有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炙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洋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真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賦鹿鳴。十月、奏徐爲京東安危所寄、兵單俗悍、乞不禁利國監鐵、團冶戶爲徵、并移南京新招騎射指揮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自效。本集徐州上皇帝書云、元豐元年十月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罷。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皆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宜。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衝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騎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

飯水也。地宜宿①麥、一熟而飽數歲。其
其商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地、屯千人其
上、聚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
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
心、未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
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
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三千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
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
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
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心。使剽賊致死者十餘
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
許入河北、朝廷從之。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
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
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多
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疑久矣、
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札
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
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
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
東西路、畏饋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
徐之重。城下數里、頃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

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嘉之後、盜賊蜂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蔑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千仞天威、罪在不赦。[illegible]此文必取趙立傳讀之、始信其字字皆異時實效、無一賤語。若徒工修容飾貌之說者、不足與之當衙官矣。立以匹夫奮起徐楚、一死於義、再死於忠。當其檻盡矢絕奮臂而出、猶能使金人落膽。乃諸將擁重兵、當江淮之衝、皆縮手坐視、抗命不赴。趙鼎惟知以張浚爲奇貨、宜其一籌莫展也。

部送、清盜源而肅軍政。

書又云、京東盜賊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法、不敢貸貸亦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檔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能省錢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其年上、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

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異於西北五路兼唐法選士補牙職第其功閥朝廷褒尤異者擢之以收豪而資國用皆不報。**書又云、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得其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高夫、而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漢相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旌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郭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語案**此書凡三千七百言、而文繁事異、且所論尚不止此、非三覆之、不能詳也。今分節其要

者、別標大綱以明之、俾讀者知所考焉。公終以利國監無備、使治戶各以其長爲隊、習槍刃而月校之、充於官焉。詔案本集與章子厚書云徐州南北襟要、自昔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其金帛以賄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治夫數十人、持却刃槍、每月兩衙於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十二日、作日喻送客律。本集日喻云、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日之與燭、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篇、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過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與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紀年錄、是年十月十二日作。日喻。與舒煥、張天驥、參同游戲馬臺、賦四韻詩、兼簡顏復。詩施註此詩施註與贈參寥放魚二首並編九月十七日登雲龍山詩後時作也。今稍移於後云。并作夜過舒煥言志參寥甫至、而詩有冬合語、必非同時作也。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參寥子樓、翌日往訪其地、作永遇樂詞。本集徐州

夢覺登燕子樓調寄永遇樂詞云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剛捲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紈如三鼓錚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子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爲余浩歎。

和王廷老退居見寄。與參寥放舟洪下有懷王鞏作詩。編次於此。

十一月八日爲張天驥作放鶴亭記。本集放鶴亭記云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傾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詩。既去逾月之語因詩敘有定國

雪霧豬泉出城馬上賦。舒煥

并和舒煥所雪田叔通喜

雪、題宋迪畫瀟湘晚景詩。本集觀宋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名莊子祠堂記。本集莊子祠堂記云、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者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贈狄崇班季子詩。本集眉山遠景樓記云、今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十九日、公生朝、上薛向樞密書。周必大益公題跋云、薛恭敏公元豐元年

九月自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知定州召入西府蘇文忠公嘗與之論天下事今復貽書深切著明如此責善爲有加矣薛本以理財論兵進及政路首尾三年同列質以西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啟其端最後詔民蓄馬既奉行復欲反汗爲紓寬論罷開義能從不善能改未必不因蘇公之書比之忠告遂非者有間矣元祐間特被褒表豈無所自耶公作此時年四十三是日其生朝也身爲二千石士民嘗盈庭極陳國計其賢於人遠矣官本不載此書於集惜麻沙本及別集有之故人劉錡壽使君之子宗奭兄弟家藏真蹟慶元戊午七月旦以示前進士周某敬題其後

【簡案】此書本集不載惟代誌用兵書內有薛向橫山之謀一語此書不知何陳國計而切責之深以不見爲恨至麻沙別集既有傳本頗與同志者共訪之

【簡案】公詩有寒蔬病甲誰能採又和參寥山翁蕨鄉句信爲冬杪作

寄秦觀失解送參寥詩

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別後數辱書無便不一寄答惘惘之至參寥至頗聞動止爲慰然見解榜不見太虛所與之不妄矣諸事可問參寥而知僕去名字甚婉歎也參寥眞可人太虛所與之不妄矣諸事可問參寥而知僕去替不遠尚未知後任所在意欲東南一郡爾得之當遂相見

【簡案】公和參寥至徐并和放魚詩施註原編九日黃樓各詩後查註據烏臺詩案移編四月并置秦少游至徐之前合註已指註所編今據此書少游去久參寥始至而書作參寥臨去之日故有諸事可問參寥之語又有去替不遠之說是參寥到於九月王定國既去之後而去於冬杪也公後與參寥倡和諸作有夜寒入春等語而施註聚編十月十五日詩前謂其時參寥已去尤誤今以和參寥放魚二首仍照施註原編更正其他各詩別

爲改編。施查合三註、皆誤。聞歐陽奕訃、爲文祭之。本集祭歐陽仲純文云、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日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家、操行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話、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深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忽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雖不暮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詩云此文歐陽仲純父不畏不懼、而教之。如仲純之難行、蓋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於元豐戊午、與送歐陽推官詩公自註合、以月日無考、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七終

校記

①宿：當作「菽」，見《皇朝文鑑》卷五五所載本文。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繫】元豐二年己未、公年四十四。是年三月、自黃移汝。四月、過金陵。五月、至泗。六月、至揚。七月、至京。八月、入侍宮中。十月、出通判登州。十一月、改知登州。十二月、召還。

正月七日、獵城南、會者十八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韻并代將官曹勝詩。十五日、爲王素作眞。生集本。

王仲儀眞贊云、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公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紀年錄十五日、作王懿敏公眞贊。

和參寥淮上却寄。【繫】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移編上卷十月十五日詩前、誤、今改編於此。

觀臺頭寺月、與宋希元種松、石經院、送希元詩。晦日、與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肅、舒彥、舉適、游於泗水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以春水滿泗澤、夏雲多奇峰、爲韻、作遊桓山記。本集遊桓山記云、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日、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然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

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槨、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槨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過、王肅之子、王弼之子彥舉。代作**元戴曰**并言。勻**參月滕言義**并行新注言。本集與滕元發書云、某欲面見一言者、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論第元豐初政與熙寧異、蓋神宗已隨事救改、所不能決去者、青苗耳。可見元祐變法與熙寧改所不能決去者、青苗耳。可見元祐變法不同、公並無成見。使是時司馬光能爲此語、豈非有宋之幸。而兩公之先見、優於光也遠矣。公與元發嘗相約期以晚節報效神宗。觀此書、知其中心藏之已久、非元祐中始以推本先帝遺意、作立異之詞也。今以醫論熙寧首當醫病元豐首當醫藥。光居洛十五年、所與言者皆未經臨症之醫工、而欲以治癒損年久、補下兩壞之症、所主仍是初劑。又冀病者全生、此必無之事矣。

上乞醫療病囚狀。

本集乞醫療病囚狀云、元豐二年正月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狀奏、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因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積其冤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臣欲乞軍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以一周年爲界、最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賞錢、以免役寬剩

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俟罪人拒捕及鬬致死者不計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爲上等、失二爲中等、失三爲下等、失四以上爲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勾者聽。人給歷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闕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全活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矣。又與張嘉父書云、君爲獄吏、人命至重大。寒大暑因人求死不獲、及病者多爲吏卒所不視、有非病而致死者。僕爲郡守、未嘗不躬親按視、若能留意於此、遠到之福也。此狀無日可考、次於月末。其與張嘉父書、乃斴也。每見此書、竊深慨之、因并載於此、用廣仁人之政。

二月、盜竊利國監銅、沂民程棐往捕之。

本集與韋子厚書云、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刼利國監。又有閻温、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鳥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平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恥、汗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謬。方欲爲具始末奏上、而軾就逮、送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黄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

以畧言見望也。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徐、沂間人、聚勇如棄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奬、使皆歛鬭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棄必在京師矜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鎭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征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棄也。棄於越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帥爲不食言也。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聞

章惇時在參政、公以不能自言於朝、故以屬惇耳。

聞文同訃、爲文祭之。

本集祭文與可文云、從表弟蘇軾、致祭於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與可

詩、究屬牽混。惟施註云改湖州、未到郡卒、足以證諧之說也。作李常書。本集與李公擇書云、與可之亡、不事索然。而子由墳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賢而有文、久遠却不復憂、惟目下不可不助他爾。答黃庭堅和東武所作八字韻、月夜與張師厚、王適、王遹吹洞簫、飲酒杏花下、送師厚赴殿試詩。本集題文潞公送時郎中詩云、「從酺晝省、游戍守卿維。久淡於藩任、常分乃賡思。六條遵漢寄、千里奉已峻、拔薤化方施。吏服蒲鞭恥、童懷棗愧。察求民瘼寧、聞拾路遺責。躬還掩閤、察竹馬期不藏金似粟、傾降雨如絲。每見甘棠詠、惟聞蘭班詔。嘉客傳宜刊德政碑。姦邪隨草靡、權黠望風移。渤海繩皆治、更更襄帷好續循良傳、宜刊德政碑。姦邪隨草靡、權黠望風移。渤海繩皆治、蔡邕成及棊。佩牛登富庶、召虎變淳熙。雲路徵賢日、星郎拱極時。將升巖助、室暫輟阮咸麾。挽鄧舟停水、思何詠載岐。魚城初解印、鳳闕即移墀。曲榭青雲路、離筵白紵詞。琤簪榮別恨、金酒折芳枝。從此三巴俗、多吟薤苒詩。軾嘗得閭閻公之語矣、其雄才遠度、固非小子所能窺測。至於學問之富、自漢以來、出入馳驟、罷不究悉。雖篤學專門之師、莫能與之較。然世不以此稱公、豈勳德所掩覆故耶。今觀其幼時詩、精審研密、句句皆有所考、蓋其積之也久矣。元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書。三月寒食日、寄晝上說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游、走筆為贈。詩云、「菲句、乃寒食日寄晝上說、因憶京師寒食舊游而作詩也。今後詩觀之、公以三月罷徐州任明矣。施註原編正月晦日游桓山詩前、且註合註從誤。今改

編於後。

和田叔通部夫南京却寄。【施註】此二詩有深紅落盡火冷餳稀之語、是已過清明矣。施註原編桓山詩後、查註合註從之。【補】從誤又。年譜、三月移知湖州。紀年錄年表、二月移知湖州。合註從二月之說、與查註並誤。今改編寄王訢田叔通二題、駁正。年譜僅以三月二十七日作張氏園亭記爲據、其說本屬僞。倪則年譜得之矣。

登藏春閣、作浣溪紗詞。本集徐州藏春閣閒中、調寄浣溪紗詞云、漸愧今年二麥豐。千岐細浪舞晴空。化工餘力染天紅。歸去山翁因倒載、鬧街拍手笑兒童。甚時名作錦薰籠。【施註】此詞無年月可考、附編於此。

再和田叔通部夫還并和出觀石炭、答郡僚賀雨詩。告下、以詞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軍州事。留別田叔通、寇元弼、石坦夫、作江神子詞。本集恨別調寄江神子詞云、天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却匆匆。攜手佳人、和淚折殘紅。爲問東風餘幾許、春縱在、與誰同。隋隄三月水溶溶。背歸鴻。去吳中。回望彭城、清泗與淮通。寄我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施註】此詞乃三月罷徐州之明文、可見改編寄王訢和田國博二詩之不謬。紀年錄既以爲罷徐州作、又誤作二月自爲不盾、應駁正。

罷徐州任、往南都馬上走筆寄子由詩。十日抵南都、過宿方平樂全堂。【施案】此公第二次過南都也。合觀本集呂熙道、張氏園亭記、月日、當以三月十日至南都。

熙甯四年、知州事、兒告書及張氏園亭記云、余方守徐州、河灌東平、有僧應言以安。後二年、移守湖州、而書自郵來、見

薦誠院造鐵塔事。本集薦誠院羅漢記云、余方守徐州、河灌東平、有僧應言建策導積水、東平以安。後二年、移守湖州、而書自郵來、見

余於宋、曰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郵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者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鷹誠、歲度僧以守之。

訪呂熙道以病留半月。

本集與呂熙道書云、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閡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恩遽捨去、可勝歎耶。南都佳半月、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納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眞拙者之慶。閻案呂希道字景純、河東人、宰相夷簡之孫、翰林公綽之子。宋史、東都事畧皆無傳、此見施註送呂希道知和州題下、然不云希道守南都考。

二十四日、別子。

彙城集有題呂希道少卿松局圖詩、仕和、人日出徼詩前、爲同一年作。合觀此書正希道守南都時也、可補傳註之闕。

由舟行二十七日、至靈壁鎮、作張氏園亭記。

本集靈壁張氏園亭記云、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勌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翁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賓。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蔬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孰能蹈

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慘祿苟安之獘。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閻】此文乃三月所作、而李宜之提舉淮東常平回京、即從張碩取去、論奏以阿附臺諫者、附記於此。又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宿州靈壁縣張氏蘭皐園一石甚奇、所謂小蓬萊也。蘇子瞻愛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瀧然而醒。醉石醉則踞之、乃醒也。蔣頴叔過見之、復題云、荊溪居士暑中觀此爽然而涼。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皆刻之。其石後歸吳。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題其後云、禁中。

過泗州、題孫景山西軒。倉中訪劉季孫、戲贈一絕。

【閻】本集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云、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薪。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州。【閻】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此卷、今改載案內。

過張大亭、作詩言志。

【閻】張大亭字嘉父、吳興人。元豐八年、登進士第、公帥揚、有送張嘉父長官詩、此二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起知文忠和泗州過風詩後合。此註以爲淮揚赴登不由泗州、詩句亦似未的。

渡淮、贈孫景山、兼寄子由。三首

時游行處、閑月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潛才別

五年乃自徐州遷於湖、至商郵見太虛參寥、逢載與俱。辭才聞予至、欲留舟相過以結夏、永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

過揚州、方羊亭、佛。同張大亨游平山堂、作西江月詞。本集平山堂調寄西江月詞云、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欲問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父謂予曰、時送萬里、始欲仙去爾。是元豐己未、凡九年、詞云十年舉成數也。時鮮于侁自京東轉運使移知揚州、此燕集平山堂主人也。故廚傳皆集。張嘉父既在座、則其見公洞州有贈相從至揚、皆一時之事矣。

賀趙抃致仕遷三衢啓。本集賀趙大資啓云、還鄉綵衣、閭里相慶。竊謂富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爲、絕無可恨。方將深入不二、獨游無何。默追槩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軾荷知有素、貪祿忘歸。慕鶺鴒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爲莫罷。

放舟金山、方欲登岸、次舊韻、過大風、置金山兩日、作詩、渡京口、赴萬松岡、哭方

約墓爲文祭之。本集祭刁景純墓文云、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芊。尚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於門、抵掌笑語。豈其忽焉、歛茲一塊。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來。斗酒隻鷄、聊寫我哀。

與參寥、秦觀同游惠山、觀唐處士、王武陵寶墨、宋宿詩、皆和、并贈惠長鑑道人詩。十二日、作歐陽修家書跋。本集載歐陽公家書云、歐陽氏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効、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曾買一物、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貢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公跋云、凡人勉强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此歐陽文忠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元豐二年四月十二日、蘇軾題。

過吳江、與關彥長、徐安中會於垂虹亭、并和彥長送魚詩。至秀州、訪白牛村、哭陳舜俞之殯、爲文祭之。本集祭陳令舉文云、嗚呼哀哉。天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甲、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斯。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爲偶然而無意

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介舉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蕘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介舉別二年、而介舉沒。既沒三年、而予乃始一即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放翁題跋云、眞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辭指最哀、讀之使人感歎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雖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絕識、沈壓擯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肝心疑爲金石、精氣去爲神明、亦烏足怪。彼憒憒者、固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澤陸游謹書。又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云、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斥歸、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陸游識。

陳舜俞、乃仁宗朝制科十五人之一也。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抗行青苗法、上疏論奏且自劾、責監南康酒稅、放歸而卒。公於舜俞、實有同氣之傷。其在膠西、早欲作一哀辭、蓋難於其言、鬱而不發。至是出而哇之、故悉以付之天人一論也。舜俞、湖之烏程人、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公既親哭其殯、必繞道至秀矣。劉凝之名煥、道原之父、歸隱廬山。舜俞請南康與之相善、故有此圖。是時凝之尚在、次年子由過廬山、猶及見之也。今并載陸游跋、以補舜俞軼事。

二十一日、至湖州任、進謝上表。

本集謝上表云、臣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荷先帝之誤恩、擢眞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

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此。弄朝

二十二日、謁文宣王廟文。

本集祝文云。竊惟吏教令。論答此表乃倚正臣以爲愚、延安自偉大首先論奏者、并記於此云。三日、祇見於先聖。本集祝文云、軾猥以仁義爲本、教化爲急、故以視事之三日、祇見於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所從來尚矣。敢忘其舊。尚饗。

謁望文。

本集祝文云、竊惟以不肖、來長此邦。實於有神、分職幽明、謹以視事之三日、祇見於廟。惟神保祐斯民、俾風雨時若、疾癘屏息。吏既免罪、神亦不愧。尚饗。

五月五日、

偏遊飛英諸寺、作詩并記。

本集自記云、微雨止還作、小牕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十三日、錢氏園送劉摳赴餘姚、并作南歌子詞。

本集南歌子詞云、山雨瀟瀟過溪橋。劉倩小園幽榭枕嶺汀。門外月華如水、紈舟攜。苔岸霜花盡。江湖雪陣平。兩山遙指海門青。回首水雲何處、覓孤城。

端午、

作南柯子、集中作南歌子。

往弔張先所居、遺像存焉、爲文祭之。

本集祭張子野文云、子野中郎之靈曰、惟余子野、眞古愷悌。龐然老成、又敏且藝。清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生此而窮、鹽米不繼。歌自得、有酒輒詣。筑官於杭、始獲掩骭。歡欣忘年、脫畧時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蜕。堂有遺像、室無嗣裔。

題顏眞卿放生池碑。

本集題顏魯公放生

池碑云、湖州有顔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犬明天子之孝。問安侍饍、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竟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八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苟：當作「筍」，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一《靈壁張氏園亭記》。

②任：當作「仕」，見右引書卷四七《賀趙大資少保致仕啓》。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九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譜系元豐二年己未、是年五月、元絳罷、蔡確參知政事。六月、清汴成。七月、張方平以太子少師致仕。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明年、葬永昭陵。

五月、訪雪上道人不遇、李常憶彭門折花餽筍故事寄詩爲戲、并題王詵清虛堂詩。乘舟過賈收水閣、重遊道場何山。吳中仍歲饑疫、湖上僧舍不堪、獨淨慈本長老學者益盛、而表忠觀亦未成。錢自然道士來謁、並有詩。本集

表忠觀碑云、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朴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王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遙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閭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

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增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以付其墳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以時脩其祠宇、以稱朝廷、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拭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西湖志云、表忠觀碑在今錢王祠門內、碑列、都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事騎都尉蘇軾撰。嘉靖三十六年、杭州知府陳柯重摩立石。[案]紀年錄、熙寧十年十月作表忠觀碑。此乃碑中所載、趙抃上言年月、非誤文也。年月也。據金石粹編書於元豐元年八月今附載於此。**吳中梅雨既過、清風颯然、湖人謂之船梅風、因賦詩。六月、泛舟城南、會者五人、以人賦一字、得參。參觀往游何山、遂別公之越。**木集與秦少游書云、昨晚知從者當往何山、辱示、方悟分韻詩語益妙、得之殊喜。拙詩令兒子錄呈。又跋題名記云、自徐還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太虛、參寥又相

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余谷卒去郡、遂不復見。諸案參寥、少游去湖、無月日可考、據此書、則泛舟城南五人分韻之作、少游在焉、是二人以六月去湖也。

十三日、答周開祖所寄原韻與王適、王適遶城觀荷、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七月七日、作文與可畫簹谷偃竹記。

文與可偃竹記云、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鞋。久與可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鞋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萬丈與可

矣。并記於此。與胡祠部遊法華山、和前韻。贈賈收寄題超并衢州高齋詩。葉少蘊云、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既治第衢州、臨大溪、其旁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與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功德院、號餘慶。晚畧取肉及鮮脯於家、蓋不能終日食素。老兵供掃除之役、事已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旁、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頹面趨佛室。暮冬尚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余年二十一、嘗登高齋、尚髣髴其處。後見公客周越、道其詳、欣然慕之。送俞温甫和劉放賢樓卻寄詩。公倅杭日、沈括嘗求公手錄近詩一通、即錢貼以進、指爲謗訕、懿神宗雖不問、舉朝皆知。王鞏元祐補錄云、沈括素與蘇軾同在館閣、軾論事與時異、補外。括察訪兩浙、陞辭、神宗語括曰、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與軾論舊、求手錄近詩一通、歸即錢貼以進、云詞皆訕懟。軾聞之、復寄詩劉恕、戲曰、不憂進了也。其後李定、舒亶論軾詩置獄、實本於括云。元祐中、軾知杭州、括閒廢在潤、往來迎謁恭甚、軾益薄其爲人。閻案、欒城集爲兄下獄、上書云、向者曾經臣僚繳進陛下置而不問。所指即括。特并載於詩案之始、以證王鞏非誣之也。至是、向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摭公詩文表語、祖述沈括之謀、擊以聚冊以進。神宗欲申言者路、送御史臺根勘。烏臺詩案云、元豐二年六

月三十七日、權監察御史裏行何正臣劄子、知湖州軾謝上表、恩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軾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顏色。軾所為譏諷文字、傳於人者甚衆、今獨取鏤板而鬻於市者、進呈。七月二日、權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劄子、軾近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竭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誹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其尤甚者、至遠引衰漢梁寶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蝠爭晨昏之語、旁屬大臣而緣以指斥乘輿、可謂大不恭矣。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時、伏望付軾有司。至印行四冊、謹具進呈。國子博士李宜之狀、昨任提舉淮東常平、過宿州靈壁鎮、有張碩秀才、稱蘇軾與本家撰靈壁張氏園亭記、內稱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不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是教天下之人必無進之心、以亂取士之法。無爵君之義、虧大忠之節、顯涉譏諷、乞賜根勘。七月三日、權御史中丞李定劄子、知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軾先騰沮毀之論、陛下猶置之不問、容其改過。軾怙終不悔、其惡已著、一也。古人有言、曰教而不從、然後誅之。陛下所以依軾者、可謂盡矣、而狂悖之語日聞、二也。軾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所謂言偽而辨。當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頑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謂行僻而堅、先王之法當誅、三也。書刑故無小、軾讀史傳、豈不知事君有禮、訕上者誅。而敢肆其憤心、公為詆訾、而又應制舉對策、即已有厭奘更法之意。又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已、遂一切

毀之以爲非是、四也。而尙容於職位、傷教亂俗、莫甚於此。伏望斷自天衷、特行典憲。奉聖旨、批四狀并冊子、送御史臺根勘聞奏。諮案何正臣、宋史本傳作何正言、誤。本集作何正臣。欒城集有何正臣知梓州與詩案合。

二十八日、雲南詔

遣到湖追攝。續通鑑長編云、蘇軾事、詔知湖州差職員追攝。時定乞選官參治、乃能軾潮州、差職員追攝。而元祐初、以李定推治以聞。定乞選官參治、乃能軾潮州、差職員追攝。而元祐初、以李定推治以聞。

史臺選牒一員乘驛追攝、又責不管別致疏虞狀。其罷湖州朝旨、令差去官前往。本集乞郡狀云、臣懼禍乞出、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左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猶差悍吏皇遣、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年譜、七月二十八日、到湖追攝。八月十八日、下獄。

者雨泣。本集題楊朴妻詩云、眞宗東封還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行否。答、無有、惟臣妻一絕云、且休落托貪杯酒、更莫猶豫愛詠詩。今日據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命其子一官就養。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乃出。又上文潞公書云、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與備志云、皇甫傑至、知在告。與備志云、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

權州事、祖無頗等皆畏避、故皆驚散、獨王適王適不去、送於郊外、諮案傑通作遵。親其弟集王子立墓誌銘云、子立諱適、字遵道、吳興人。

進東南之士傅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先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掌書記陳師錫獨出餞之。宋史陳師錫傳、謫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法言適自杭來訪、倉卒爲別、至今耿耿。本集與言上人書云、吳交。道揚、佻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所往來書文、宜焚之。佻曰、欺友、吾不忍爲也。開寶寺熙寧四年、謝景温字之禍子駿已波及之。此而更出、尤人所難也。過平山堂下、見杜紙牕竹屋、悵然而行。本集與杜八月初就逮過揚、路由天長、過平山堂下、隔牆見君家紙牕竹屋依然、想見君黃冠草屨在藥塘基局間、而鄙夫方在縲紲、未知死生、慨然羨慕何止霄漢。過吳江岸記一詩。宋史陳師錫傳、謫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法言適自杭來訪、倉卒爲別、至今耿耿

有報上之心。但其性資疎率、闕於審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頃年以來、聞軾屢有封章、特爲陛下優容。四方聞之、莫不感歎。聖明寬大之德、而尤軾狂易輕發之性。今得罪必緣故態。但陛下於四海生靈、如天之無不覆冒、如地之無不持載。於一蘇軾、豈所好惡。伏惟英聖之主、固在廣收材能、使之以器。若不棄瑕舍垢、則人才有可惜者。自夫子刪詩、取諸諷刺、以爲言之者足以戒、故詩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語涉誹謗、不恭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唐韓愈上疏憲宗、以爲人主事佛則壽促、此言至不順憲宗、宗初大怒、而欲誅之、其後思之曰、愈亦是愛我。今軾但以文辭爲罪、非大過惡。臣恐付之陛牢、罪有不測。惟陛下聖度、免其禁繫、以全始終之昭。雖重加譴謫、敢不甘心。臣自忿朽質、上荷異恩。今伏在田廬、無復涓埃之補。竊慕祁奚雖老猶不忘公室而申請叔向之義、僭越上言、自干鼎鉞。鎮疏未見。本集范景仁墓誌銘云、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

子由乞納在身官贖兄罪、皆不報。

（欒城集）

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軾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奏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有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

惟兄弟之親、試來哀於陛下而已。臣不勝手足之情、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但得免下獄死爲幸。

題王鞏所寄張方平詩。烏臺詩案、元豐元年、張方平令王鞏將詩一卷來徐、全堂雜詠。軾作詩題卷末云少年有奇志、臨文但噫唁。因見學者雜引佛老異端之書、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變更荒廢、致風俗虛浮、學者誕妄、如蜩螗之紛亂、遂掩耳不欲論文也。

題王詵畫馬圖詩。烏臺詩案、熙寧十年、王詵送韓幹畫馬、求軾題跋、不合作詩、以與驥自比、譏諷執政大臣無能盡我之才、如王良之能御者、何必折傷下走之勇、嗣後絕無其人。

勘爲王詵書枚云求進用也。二十八日、勘和李清臣詩。烏臺詩案、熙寧十年、李清臣咨弟轍詩二首、軾和云、未許朱雲地下游、爲屢言新法不便、意至明之世、無誅戮之事、故言軾未許與游。八月二十八日、準問目。

九月三日、勘題司馬光獨樂園詩。烏臺詩案、熙寧十年、范鎮往西京、軾作詩寄題、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十年、司馬光在洛、真園名宿、樂軾作詩、不便、與軾意合、兒童走卒皆知姓氏、終議見在執政不得其人。光曾言新法不便、軾意至明之世、無誅戮之事、故言軾未許與游。八月二十八日、準問目。

勘送范鎮游洛中詩。烏臺詩案、熙寧十年、范鎮往西京、軾作詩云、小人眞當進用。光却瘖啞不言、意望依前攻擊。九月三日、準問目。

勘送錢藻知婺州詩。烏臺詩案、熙寧三年、作詩送錢藻言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爲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也。

勘和陳襄詩。

烏臺詩案、熙寧六年、僧寺開牡丹數朵、
議諷執政。大臣以比化工、但欲出新意、
肇書令小民不得舊閑也。勘送詣
倅杭州詩。烏臺詩案、熙寧三年、曾鞏遍判越州、軾作詩云、但苦世論險、貽耳
如蚓蝘。議諷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①議論褊險、貽喧加蚓蝘
之鳴、不足聽也。勘會系覺寺。烏臺詩案、熙寧五年、差往湖州、軾作詩云、君對青山議
一大益。雖不指時事、是亦軾意。十四日、勘和劉攽、李常詩。烏臺詩案、熙寧八年、軾和劉攽詩、以
言時事多不便、更不可說也。勘會劉摯詩。烏臺詩案、熙寧八年、軾和劉攽詩、以
議諷朝廷近日更立新事尤多也。和李常詩、以議諷朝廷減削公使錢太甚、
及造酒不得過百石、致絃管生衣、飢有塵埃、及言蝗蟲盜賊災傷饑饉之苦
也。九月十四日、準問目。勘會劉摯詩。烏臺詩案、贈劉摯詩云、遂與屈子鄰、摯以言新法
不便責降、舟
中作詩寄劉述云、君王有意誅騶虞。是時
勘舍劉述詩。烏臺詩案、熙寧八年、軾作詩寄劉述、君王有意征討西夏、
追使諸路檢點軍器、置二十七將官、將謂今上有意征討西夏、
以議諷朝廷遣。勘和劉忻詩。烏臺詩案、軾任杭州通判日、有劉忻寄詩、軾依
使張皇不便也。勘和答言詩。烏臺詩案、錢顗
捷徑以詩書爲逆旅、但爲印綬僇祿所誘、則假
經以進。小人之顧祿、如鴟鳶以腐鼠嚇鴻鵠也。六、勘討錢顗惠茶詩。烏臺詩
送茶與軾、軾與一詩、以譏世之小人、
劣小人體輕浮而性滯泥也。勘舊
者。張方平、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曾鞏、王
者。劉述、劉恕、錢顗、文字、列入承受無譏諷文字者。神宗極以舒

請詠爲過當、而公與王鞏并無譏諷詩、可見鞏小任意羅織、並無黑白重輕也。今但據此次敘摘載餘分詳詩註中。**死。公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授獄卒梁成、遺二詩。**陸游二老堂詩話云、蘇子容丞相尹開封、治陳世儒獄、言者誣以寬縱請求、是秋、亦自濠州擬赴臺獄。嘗賦詩十四篇、敘云、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其詩云、遥憐北戶吳興守、訴辱通宵不忍聞。孫升談圃云、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責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爲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苕溪叢話云、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墜龍知、有無議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能是也。獄吏爲之一笑。東都事畧云、方李定自鞫軾獄、勢不可尚。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十年所作文章、引援經史、隨問即答、無一字之差、眞天下奇才也。歎息久之。**簡案**合註云、葉夢得謂公與邁約、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送以魚。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偶送魚鮓、子瞻大駭、知不免、乃作二詩寄子由、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見詩、遂從寬釋。其說妄甚。此何等約、邁可忘之。以忠見罪、豈肯詭遇。歷守三郡、只裹一月糧詣獄、宿乏不至是也。詩案一事、兩宋雜說甚多、其他事亦多誣罔。夢得之母乃吳君成之女、實无答之。㑹也。小人往往自恥故必陷君子以小人之道。恐後有炫博者、率意增註、特載此條駁正爲例。**十月、出知、上。**烏臺詩案云、御史臺檢會冊子是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三卷、並錄付中書門下奏、據

審刑院尚書刑部狀、御史臺根勘到蘇軾供狀、歷仕舉主、陸詵舉臺閣清要任使、晁端彥舉外擢任使、潘良器向京並舉召還侍從、王居卿、李察並舉不次清要任使、陳薦蘇瀹舉外陟侍從、李清臣舉不次外擢任使、孔宗翰乞召還禁近、章粢乞召置侍從、葉康直乞顯用、李孝孫乞召還侍從、賈昌衡乞召還近侍款招、登科後入館多年、未甚進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見與軾不同、以此撰作詩賦文字議諷意圖衆人傳看、其人等與軾意相同、卽與朝廷新法不合、及多是不甚進用之人、軾所以將譏諷文字寄與。如與王詵往來詩賦作寶繪堂記、與李清臣寫超然臺記并詩、次韻章傳送劉述寄周邠諸詩、與子由詩、杭州觀潮五首、和黃庭堅古韻、與王汾作碑文、與劉攽通判倡和、與知湖州孫覺詩、送錢藻知婺州詩、次韻張方平詩、和李常寄字韻、爲王安上作公堂記、揚州贈劉摯孫洙詩次韻潛師放魚、知徐州作日喻一篇、爲錢公輔作寂歷軒記、與處繹先生作文集敘、和陳述古十月開牡丹四絕寄題司馬君實獨樂園、送曾鞏得燕字詩、湖州謝上表游杭州風水洞題詩、和劉恕三首、送蔡冠卿知饒州詩、爲章次山作寶墨堂記、送杜子方、陳珪、戚秉道詩、與王鞏作三槐堂記并眞贊、謝錢顗送茶一首、送范鎮往西京詩、祭常山作放鷹一首、後杞菊賦并引、同李杞因臘出游孤山作詩四首、徐州觀百步洪詩、張氏蘭皐園記。其餘委是忘記。軾有此罪狀、甘伏朝典。十五日、追交往承受詩文人數聞奏。恩逢豫中聞之諭曰、朕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甚喜、謂與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小人中傷之、攝至於詵、其過微矣。罰辰勢已

編云、是年十月庚戌、以太皇太后服藥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二十日、慈聖升遐、公以罪人不許成服作挽詞。○十一月、作御史臺榆槐柏竹詩。○三十日、獄上、差陳睦錄問。烏臺詩案云、十月十五日、奉御批、內外文武官與蘇軾交往若干人、聞奏。中書省劄子、王鞏、王詵、蘇轍、李清臣、高立、僧居則、僧道潛、張方平、田濟、黃庭堅、范鎮、司馬光、孫覺、李常、曾鞏、周邠、劉摯、吳琯、劉攽、陳襄、顏復、錢藻、盛僑、王汾、戚秉道、錢世雄、王安上、杜子方、陳珪、已上係收蘇軾有譏諷文字、不申繳入司。章傳、蘇舜舉、錢顗、蔡冠卿、呂仲甫、劉述、劉恕、李杞、李有聞、趙景、李孝孫、仲伯達、景端彥、沈立、文同、梁交、關景仁、張次山、徐汝爽、吳天常、劉瑾、李侃、晁端成、邵迎、陳章、楊介、刁約、姜承顏、張掞、李定、毛國華、劉勛、沈遘、許醇、黃顏、單錫、孔舜亮、歐陽修、焦千之、孫洙、岑象求、張先、陳烈、張吉甫、張景之、李宷、孫升、已上承受無議諷文字。御史臺根勘所以十一月三十日結案具狀申奏、差權發運三司度支副使陳睦錄問。**十二月、錄問無異、準法會赦當原於是舉小力爭乞不赦、并論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罪當誅、欲盡陷於法。**烏臺詩案云、御史根勘所以十一月三十日結案具狀申奏。差陳睦錄問別無翻異。準勅、作匿名文字嘲訕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情重者奏裁。準律、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據奏、蘇軾見任祠部員外郎、直史館、並歷太常博士、其蘇軾合追兩官、係情重及比附并、或以官、或以職。

續通鑑長編云、初、御史臺既以軾具獄上法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於是中丞李定言、軾起於草野、垢賤之餘、朝廷待以郎官館職、不爲不厚。所宜忠信正直、思所以報上之施、而乃怨未顯用、肆意縱言、譏諷時政。自熙寧以來、陛下所造法度、悉以爲非。古之議令者猶有死而無赦、況軾所著文字、訕上惑衆、豈徒議令之比。軾之姦慝、不誅何懲。今已具服。不罪之遠方、則亂俗、再使之從政、則壞法。伏乞特行廢絕、以釋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馴馬都尉王詵收受軾之怨望詆訕有軾言、不以上聞。詵乃陰通貨賂、密與燕游。至若蒼者、鄉連遊黨、已坐廢停。詵於此時、同罪論議而不自省懼、尙相關通、案詵受國厚恩、列在近戚、而明比匪人、志趣如此、原情議罪、實不容誅、乞不以赦論。又言、收受軾議諷朝政文字人、除王詵王鞏、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僑、周邠、輩固無足論、乃若方平與司馬光范鎭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等、蓋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而陛下所當以君臣之義望之者、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鈐轄久不決、會吳充、章惇爲解、而神宗亦憐之。呂本中雜說云、蘇子瞻自湖州以言語刺譏下御史獄、吳充方爲相、一日問上、魏武帝何如人。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動以堯舜爲法、而不能容一蒲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以堯舜爲法、而不能容一蘇軾、何也。上驚曰、朕無他意、止欲召他對獄、考覈是非爾、行將放出也。何遽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春渚紀聞載先生云、某初逮御史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閤而入、投簡於地、卽枕臥召他對獄、考覈是非爾、行將放出也。何遽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卽曰安心熟寢、乃挈簡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

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某起居狀。適某就寢鼻息如雷、即馳以報。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續通鑑長編云蘇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舉軾檜詩句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悼亦從解之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遂薄其罪。註引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其後禹玉既退子厚謂禹玉曰相公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語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諸本集公赴黃州後惇參大政、爲書勸慰其畧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而公亦有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之說具在報書中。是其時惇與公並未至田畫王安禮行狀載其入對神宗營解甚分馳也故其營解之說爲可信。

力等語美其事者無處無之而王俌撰安禮本傳獨不載此事何也。特附載於此以備考。

忽一日禁中特遣馮宗道覆案

獄遂定。孫升談圃云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閻孫君孚乃承受無談諷文字之人也。

二十九日公準

勅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續通鑑長編云詞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御史臺差人轉押前去。絳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詵追兩官勒停。著作佐郎簽書應天府判官蘇轍監筠州鹽酒稅務。正字王鞏監賓州鹽酒務。令開封府差人押出門趣赴任。太子少師致仕張

方平、知制誥李清臣罰銅三十斤。端明殿學士司馬光、戶部侍郎致仕范鎮、知開封府錢藻、知審官東院陳襄、京東轉運使劉攽、淮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常、知福州孫覺、知亳州曾鞏、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劉摯、著作佐郎黃庭堅、衛尉寺丞賊秉道、正字吳琯、知考城縣盛僑、知滕縣王安上、集賢縣令周邠、監仁和縣曁稅杜子方、監潤州酒稅顏復、選人陳珪、錢世雄、各罰銅二十斤。施註云、王註、英宗主婿、主薨、註徙均州。陸游二老堂詩話④云、元豐已未、東坡所供詩案、今已印行、所謂烏臺詩案是也。靖康丁未歲、臺吏隨駕挈眞案而藏之。後張丞相德遠爲全眞作墓誌、諸子以其半遺德遠充閣筆、其半猶存全眞家。予嘗借觀、皆坡親筆、凡有塗改、卽押字於下、而用臺印。閻詩中多有深文曲筆、非公自解、不能知其故者。自詩案流傳、而後昭然於後世、然則小人亦何苦爲此哉。蒙齋和前韻詩。閻詩本集謝表二十九日、準勅。年譜紀年錄亦作二十九日、信爲無誤。獨詩題作二十八日、而詩從各說部中採編入集、詩字既所傳異同不一、其題亦未見無誤。今并詩題改作二十九日。至翁方綱註、據斷無據補編之題亂不誤之正集也。又本集謝表二十八日以證查註之誤尤非是。石刻流傳甚多、僅可酌採以補缺遺、不當引以亂集也。

與王定國書云、在彭城作黃樓、今得黃州、欲換武遂作園練、皆先識。因來書及之、又得一笑也。再案本集狀云、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屢議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遣、如捕寇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

到獄、卽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勅、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以上可與前事互證、并載於此。

王詵勃停、王鞏謫監賓州鹽酒務、子由謫監筠州鹽酒務、令錢濛趣行。仲談云、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攜一子二臺卒、倍道疾馳。駙馬都尉王詵密遣人報蘇轍、乃亟走介往湖州報軾、而僎行如飛、不可及、至潤州、適以子病求醫、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詵案遵與僎通、皇甫僎卽皇甫遵也。舒亶所奏漏洩密命、當卽此事。又烏臺詩案各條其下、必載於詩下者、仍如王查各註入載。閒有應歸總案者、則移入案中。至公自就逮以及獄解、合註引載於年譜者尚不止此、而兩宋雜說尤繁。今本案所錄止此、後有珍惜此書者、幸善體此意、勿炫博以失實。顧註而不顧集、則所獲多矣。餘皆詔銅有差。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十六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譏：當作「議」，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四。

②陸游：當作「周必大」，《二老堂詩話》爲必大所著，傳本較多，此屬作者誤記。

③詞：當作「祠」，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一。

④陸游：當作「周必大」，參校記②。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

仁和王文誥覺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譜案元豐三年庚申、公年四十五。是年二月、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九月、改官制、馮京樞密副使、薛向罷。以王安石爲特進、改封荊國公。本集子姑神記云、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四日、至陳州、弔文同之喪、撫視諸孤、止於其家、以待子由。**譜案文與可沒於陳州、故其家在焉。月之四日公必到陳、待六日而子由始至、當必館於逸民也。時與可家貧甚、且將載喪歸蜀、子由則債負山積、方賴公以一官資之。至是兩公並謫均須播遷、而公之家累與王子立並寄於子由、無非捉襟露肘時矣。故必待子由至、一經紀之也。**始見文同飛白書、作贊。**本集文與可飛白贊云、嗚呼哀哉。與可以文章、可以藝。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得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蓋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譜案文與可以上年正月沒於陳州、猶未及葬、故其文如挽詞也。**十日、子由自南都來、面色清潤、目光炯然、公嘗云、子由必先我**

得道、蓋自此始矣。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子由昨日來陳相別、面色殊清爽、日常論者。但洗君有志節能力行耳。藥減腹圍隆隆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牌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平居服藥、秋冬病更劇云、予少而多病、夏則蒸而受之道士服氣法、行之期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閻若子由以熙寧庚戌爲導引之術、至是行之已十一年、宜其積於中而充於外、亦也。其法得於道士李若之而藥城集作李若。詩自註。十四日、與文逸民攜手河陽、指一詩。閻若文逸民乃與可之子、子由之壻也。復作夫子自逐客一篇、以別子由、遂行。閻若此詩題云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後題云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此公在陳之月日也。公既行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後題云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此公在陳之月日也。公既行子由般挈兩房家累、自南都登舟、泛汴淮出淮揚、過金陵瓜州。公泊家九江以待而自奉同安君至黃、乃辛勤累月始達復歸九江、自以其家由南康一路赴筠州貶所。筠即今之江西瑞州府也。時文氏諸孤亦載與可喪以行、故先後並至黃州、此皆在陳決計之事。取本集與章惇、朱壽昌書、及藥城集此路詩合觀則歷歷可辨。惜年譜紀年錄年表各註家皆未嘗知其事、致使黃州重見兩家出於艱難困頓之作、一若子由到黃游覽者然、痛癢不關、草草讀過、并公詩大敝顛倒、而茫然不覺矣。今先於此立案俾讀者知其衷緒而後臥游黃州子由龍過新息任伋所居、留詩以待其歸、遂渡淮至加祿鎮休馬逆旅、題壁

閒賞公詩後。發光山、游淨居寺。二十日、度關山、梅花盛開、有一夜東風破石裂、隨飛雪度關山句。諸案元豐四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以是知以是月二十日過關山也。過麻城萬松亭、見縣令張毅所植松多凋落、戲作種松詩。至故縣、遇張慤子召以來、不言亦不坐、但俛仰歎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作張先生詩。本集記張慤子云、黃州故縣張慤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士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二十五日、將赴岐亭、山上有白馬青蓋、疾馳來迎者、則岐下故人陳慥季常也。相從至其家、所謂靜春堂、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公聞之、爲留五日、作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詩。本集岐亭詩敘云、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馬寺、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又方山子傳云、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卷居蔬食、不與世相聞。予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有自得之意。又是年六月與季常書云、懸孤之日、當作賀詩。又會祭任師中文云、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祭於任大夫之靈曰、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諸案陳季常年長、故名列公前。元豐三

年庚申、年已五十、故云懸弧。生於天聖八年、至嘉祐八年癸卯、過於中下、年三十三、作傳乃明年事。傳云晚遊光黃、亦年逾五十之文也。查註合註觀季常爲孩提、故信作陳公弼傳補過之說、殊不知季常非一傳可紿也。此詩即岐亭五首之一、詩雖并編、案當分載、以記事跡。又詩有朝來靜巷中句。此靜巷居士、作此紀之。其詞云、細馬遠駄雙侍去、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爲家。誰知巴峽路、却見洛城花。面旋落英飛、玉蕊人開春日初斜。十年不見邱子自洛之蜀、有二侍女、戎裝駿馬、紫雲車。龍即新洞府、鉛鼎養丹砂。又後詩云、家有紅頰兒、能唱鴨頭綠。開門弄添丁、哇笑雜吼泣。又後書云、擇栝等三鳳毛爲學日益喜慰。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語窓以上、皆陳季常自得、無柳妗之說也。公在黃州、季常有妾、有子之證、且云妻子奴婢皆悼亡甚哀、見於公與憲序辰之書。其後在淮泗間寄吳德仁詩、始有河東獅吼之句、時柳故載載而公與德仁素不相識、即相戲耳、豈能遽及是乎。獅吼乃大雄喻法、非妗婦之實典。公薦朝雲也。王註柳妗乃王天常傳述之語、疏亦用獅子吼事、若作妗解、必不比朝雲、即作妗解、一註已足而查註洪容齋三筆、西清詩話、劉辰翁語、黃山谷簡紛紛此集。合註益以盧文弨引杜子美河東女兒句。公詩無女兒强作柳妗干證。黃山谷簡其集不載。若容齋三筆、率多譌誤。辰翁之說、則尤妄矣。宋人雜著、凡得一異說、祇識完人者、皆不論是非、隨聲附和、故本案增引僅取什一、而剛削舊註則甚多也。季常以垂暮之年、遭此謗誣、致使在紅氍毹上化爲年少日夕、蒙惡聲至無已時、何風俗之澆薄也。陸放翁詩云、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吾知爲此種傳奇者必無後矣。

再爲陳慥

題所蓄朱陳村嫁娶圖。語錄此詩施註原編未到黃州作、其爲過岐亭題可知。查註改編到黃之後、今註從誤、今更正。留宿禪智寺、僧皆出夜半雨作、偶記少過村院、見題壁詩有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句、作一詩。語錄程二日、公後赴岐亭、必宿於道中、而黃城附郭無禪智寺、計此詩施註原編信爲自岐亭至黃半道、止宿所作。查註改編初到黃州詩觀詩題以合原編、自黃州城至岐亭、計後今註從誤。蓋到黃過寺、即係出游近地、寺僧皆不在、必無夜宿之事、此可辨也。二月一日、到黃州貶所、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獻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勅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所訖者。伏念臣早緣科第、恍忝縉紳。親逢磨蝎之會、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宥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窮髮、議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作初到黃州詩。徐大受字君猷、東海人。弟大正字得之。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某始謫黃州、舉目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肉。時通守孟震、黃岡少府張舜臣、黃岡令何長官、黃岡主簿吳亮、麻城令許京、武昌令李觀、武昌主簿段瑩、監黃州鹽酒稅樂鄭元輿者、不詳何官。其後代徐大受爲守者楊君素、代孟震爲通守者張公

規、新黃陂令李籲、貢、周令周孝孫。以上並見本集詩文書跋中。寓定惠院閉門卻掃、本集黃州安國寺記云、二月至黃、舍館初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詩案此雖記安國寺語、而居黃濱易之意、已感寓於胸中。其作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權輿於此矣。隨僧蔬食、暇則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以自娛、本集與王定國書云、某寓一僧舍、隨僧蔬食。感恩念咎之外、厥心杜口、不曾看得人。所云出入、蓋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以自娛耳。詩案紀曉嵐評出獄詩云、此却少自省之意、晦翁譏之是也。其說管窺可笑。或扁舟草履、放權江上、自喜漸不爲人識。本集與李方叔書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罵、自喜漸不爲人識。作定惠院月夜出游安國寺尋春詩。公既居定惠、鄰於任公之亭、郡人復於亭西建師中菴、以待任公之來。欒城集師中菴記云、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嘗通守齊安而黃人思之不忘、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謫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菴、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元豐四年十二月日記。詩案此記師中卒於元豐四年三月、其建菴當在三年春中、公到黃不久事也。院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開竹籬閒飽食無事、輒散步逍遙其下、并和樂京野步詩。續通鑑長編云熙寧

四年十二月、京西轉運提舉常平倉司言、著作佐郎知長葛縣樂京稱、助役法不可久行、不肯管勾縣事、乞差官衝替。於是依奏施行。【編】史稱樂京奪官十年、始監黃州酒稅。據此則京亦初至黃也。**健爲王齊愈、齊萬兄弟寓居武昌、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來訪、是爲齊愈。公送至江上、徵以望之、未幾、齊愈亦至、遂相往還、遊於西山九曲之間。餘詳後條。二十六日、雨中熟睡、强起出門、還。是日雨霽、登四望亭、下至種魚塘、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作詩。寒食日、渡江至車湖、王齊愈、齊萬、醵飲、數日始歸。**【本集贈王文甫詩云、明朝寒食當過君、請殺耕牛壓私酒。又與秦少游書云、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陳慥書來、請公寄居武昌、謝却之。**【本集與陳季常書云、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爲、坐減牛費、此眞上策也。然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言者、何所不至。若大霈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爲深慮之。仍且密之爲上。】【編】黃州渡江三里、即武昌縣西山、乃附郭者也。但黃州在江北、與漢陽連界。武昌在江南、與鄂州與國連界。以宋時州軍考其地勢、武昌乃與國軍所部、故云居別路也。**三月、雨中**

牡丹盛開、樂京送酒、且以詩來。杜沂游武昌以醯醬花菁薤泉爲餉、並有詩。潘丙來訪、公亦屢過之丙蓋撫日不相從也其姪大臨卒以詩鳴。註黃州處士潘革、妻李氏、生三子、長曰鱣字昌言、元豐己未進士。次曰丙字彥明。三曰原字昌宗。鱣二子、曰大臨大觀丁卯老。即大臨字也。公與彥明遠往甚密、昌言、昌宗亦因以交公、而丁卯老卒爲聞人。王百家詩註、丁卯老其一也。據本集所作潘推官母挽詞、有杯棬慎作陶家客、紘誦嘗叨孟母鄰句、其家近東坡公因是搆得其地、并營雪堂。牢城失火、潘舉家奔避堂中、堂亦幾燬、其爲鄰近可知。公臨去以東坡託彥明葺治、未嘗廢也。是年六月、潘原買樸被收公與朱康叔書已言彥明密熟、故先據挽詞立案。諸註於潘子久不調句、其說紛如、實由未懂不調二字故也。詳詩註中。與丙渡樊口、飲酒店中。

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又東坡詩云、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春。又與潘彥明書云、酒坊果如意否。李常以詩來慰、作報書。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實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意、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屬兄之意爾。兄雖懷坎壞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詑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註公與子由詩云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其一生安身立命、在此十字。今讀此書、極不以公擇慰問爲然、

而反以規之。千載之下、猶見其生氣凜然也。然則公所答韋惇書、雖相好而非相知矣。

蒲韋春夏之交、鳴鳥百族、土人多以其聲之似者名之。四月、用梅堯臣禽言體作五禽言詩。（諸案）五禽言、施註原編子由去黃州後、即為六月作、與本詩、公居定惠日作也紀年錄載在三月、今改倣不合、查註合註從誤。此公由去黃州後、即為六月作、與本詩、公居定惠日作也紀年錄載在三月、今改倣不合、查註合註從誤。此編四月。陳君式來訂交曰、必造門。本集送陳君式詩跋云、子本不識陳君式、傾蓋如故。又祭陳君式文云、故致政大夫君式之孫、從政於黃、急吏緩民。君獨願交、日造我門。

鄂守朱壽昌時致餽遺、答書。本集與朱康叔書云、武昌傳到手教、繼辱惠使、感服併深。飾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游、恨不得倍從耳。雙壺珍貺、洗旅愁。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風土所致、今已復常矣。子由尚未到、眞寸步千里也。（諸案）康叔初來致問、乃四月中事、其後時有餽遺。如康叔者、匪特孝子、亦義士也。

為杜沂記其父君懿所蓄諸葛筆。本集書杜君懿藏諸葛筆云、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為宜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為盡力、常得其善筆。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宜州所得筆。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諸案）石刻郭畀天錫跋云、東坡先生中年愛用宣城諸葛豐雞毛筆、故字畫稍加肥壯。其說謬甚。據公此文、自熙寧庚申逆數二十五年為嘉祐丙申、公年二十一、正在京應秋試時也。用為試筆、必非雞毛所為、而中年之說亦誤。又在廣州記諸葛筆云、久在海外、舊所寶筆皆腐敗、至用雞毛

筆、拒手停劣。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難得耶。據公此記、卽中晚年亦不能用雞毛筆而諸葛筆并非雞毛筆。然郭說自古沿誤至今、耳食者多習其說、不可以不正也。**五月、文同要過黃州、再爲文祭之。**本集黃州再祭文與可文云、從表弟蘇軾昭告於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之靈。嗚呼哀哉。我官於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灌薰。墨學之多、厨如秋黃。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蔡我黍、今熟其饋。嗟離歌呼、得淳而醺。笑我皇獨違垢紛。俛仰三州、眷戀桑枌。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夫、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焄。君沒談笑、犬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盡此一觴、歸安於墳。嗚呼哀哉。又與朱康叔書云、與可船旦夕到此、爲之泫然。想公亦爾也。子由到此須留他住五七日、恐知之。**詩案**文逸民與子由先後到黃僅隔兩旬。其在陳宋竟不同發、可見其窘於擯遷、各不相顧之狀矣。**文逸民辭公、歸成都。**樂城集祭亡壻文逸民文云、元祐七年八月日、文逸民、秀才之靈。君少不羣、介然故文郎。逸民秀才之靈。君少不羣、介然故文郎逸民。秀才之靈。君少不羣、介然故文郎。逸民秀才之靈。君少不羣、介然故文郎。逸民秀才之靈。君少不羣、介然故文郎。逸民

力縱在君前、而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詳何指、豈季常晚遯光黃、尚有所事耶。抑別有寓言耶。**諸案**爲國鑄造不

寒溪、至西山寺、局攬吳王峴九曲亭、黃茅泉、盧洲、樊口諸勝。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爲深憾耳。又與杜道源書云、謫寄黃陂、隨、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迂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兩辱手書、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無適而不可。令子孟堅、必已得縣。**諸案**考杜沂卽杜道源、與公密熟、獨首至黃州探問其子孟堅後亦來見似官於武昌而不詳、見與杜孟堅書中。**江岸裂出古銅劒冶鑄精巧、鄭文得之、轉以遺公、作詩。**

舟、纔繞江淮。公聞將至黃州、詩以迎之。二十七日、舟次磁湖、遇大風不得進、

樂城集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日不得進答子瞻見寄詩云、黃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萬重。本集與秦少游書云、五月末舍弟來。**公曉至**

巴口迎之。二十九日、遷居臨皐亭、亭在回車院中、作還居詩。本集與章惇書云、鼓生平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僕人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又書云、舍弟自南都來、挈賤累、繚繞江淮百日、至此相敘旬日、卽赴任。碎累滿眼、比某尤爲貧困也。**諸案**公巴口迎子由詩、有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

必句、遷居臨皐亭詩、有全家占江驛句、皆家累之實事。其柯氏林公屢至其地必議而未遂也。施註失考子由詩編年、故誤以遷居臨皐亭詩編巴口迎子由詩前。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至回車院、即監司行館、爲三司按臨所居、故云江驛。在責官法不得居而公與朱康叔書云、已遷居江上臨皐亭、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似康叔爲關白使者、非徐君猷一人力也。其後蔡景繁按臨於其傍增築南堂以居公。年譜謂是春遷臨皐亭、施註謂郡人築南堂、皆誤。餘詳後案。

門洞開、林巒全入、當是時、若有所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公居亭中、酒酔飯飽、倚於九白雲左繞、清江右洄、重

臨皐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峩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問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六

月與子由渡樊口、同游武昌寒溪西山、至九曲廬亭、作樊山記。

本集樊山記云、自余所居臨皐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樊山。歲旱、潘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廬洲、孫仲謀訓江遇大風、俺師請所之、仲謀欲往廬洲、其僕谷利以刀擬俺師泊樊口、遂自樊口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九曲山。山頂即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蹟、使人悽然。

朱壽昌魏酒作幸書。

本集與朱康叔書云、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舍弟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珍惠雙壺、遂與子由屢

醉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人還上謝。
詩箋此書作於隆暑之時、乃六月上旬也　九日、子由赴筠州鹽酒務、因和
磁湖阻風韻以送之、遂渡彭郎、訪於王齊愈家。樂城集有子瞻相送至劉郎浦、汴王生家飲別詩、
又自黃州還江州詩云身浮一葉返溢城、淩犯風濤日夜行。把酒獨斟從睡
重、還家漸近覺身輕。岸回樊口依稀見、日出廬山紫翠橫。家在庾公樓下泊、
舟人遙指岸如赬。詩箋是時史夫人泊舟九江以待、蓋赴筠必由南康也。于
由既赴黃、王子立自應守舟、故有歸燕堂獨酌、還家漸近之語、情事瞭然也。查
註附編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詩、
於此合註從誤。今已別編、特駁正。
胡定之至、朱壽昌託致羊酒、子由已行。
本集與朱康叔書云、胡掾至、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
特有厚貺羊觴酒果、一捧領訖、但有慚作。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遞
與之。詩箋胡掾即岐亭監酒胡定之也、其家寄寓黃州、
陳慥將訪、公爲書招之。本集與陳季常書云、獲
幸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論、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佳否。何日決可
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臨皐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可畏。承天極相近、
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又書
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知果能命駕否。詩箋此書、
云、季常未嘗爲王公屈、今乃特欲爲
意季常從未入州、其爲元豐三年之書可知、則季常懸弧之歲
即在三年、是公年四十有五、而季常年
季常第一次過公也。
郡中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詩箋此詩、據上所引
公與季常書、當編六

月。施註原編初游武昌寒溪西山詩前、則子由未至、尚未遷居臨皐。一室可憩從者之語。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於此云。**潘原買樸被禁作朱壽昌書**。本集與朱康叔書云、舍弟已到官、聞筠州大水、城內丈餘、不知虛的也。少事不免上干、聞有潘原秀才、以買樸事被禁。某與其兄潘丙解元至熟、最有文行、原亦是佳士、有舉案望賜全庇。暑月得早出、爲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孝義名世、必能哀之。特舊干瀆不敢逃罪。**閻錢**。潘原字昌宗、公有與潘三失解飲酒詩、又使出錢五百以資楊嬰見醵錢帖。其父名革、元祐間嘗至京師、公以與鄧聖求諸人唱和西山詩冊、託革帶交王文甫、其書云、因潘二丈速行、奉數字納上、卽此人也。其母李氏、公有潘推官母挽詞。**七月、定惠院題師**。公詩有暗蛩泣夜永、唧唧自相弔、飲風蟬至潔、長吟不改調句、當爲七月以後作。施註原編五月十一日詩前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於此。**答法言書**。本集與言上人書云、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遠辱不遺。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眞、與武林舊游未易議優劣也。**八月六日夜潯方漲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與邁棹小舟至赤壁而還會辯才參寥遣人致問書以與之**。本集與參寥書云、子謫居黃州、辯才遠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之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緣以寄參寥、使以示辯

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題下公題秦太虛題名記與此書大略同。十五日作西江月詞。本集黃州中秋云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調寄西江月詞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然北望。馬處厚將赴賓州訪公臨皐作王霽書。本集與王定國者云。馬處厚行。曾奉書必達。題下各安。馬朝請過此議論脫然。必知所以待定國者。又書云。馬公過此。嘉便無好物寄去。收拾得茶少許。謾充信而已。又書云。馬處厚乃往書意處厚乃往知賓州者也。九日九日與徐大受飲酒輝樓作南鄉子詞。本集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調寄南鄉子詞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却戀頭。佳節若爲酬。但把清樽斷送秋。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題下公與王定國書云。重九登樓霞樓望君。淒然歌千秋歲。滿坐議與不識皆懷君。遂作詞云云。即此詞也。其兩處不同如此。今并記之。十五日讀戰國策書商君功罪。本集書商君功罪云。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貧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催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題下論策。此論專指王安石。而安石終宋之世。獨未受禍。亦見宋之屢弱而不振也。書序辰提舉江西常平將過黃州。

答書。本集與蹇授之書云、汴上一別、今幾年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可言。衝涉溝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閭之末、亦竊以爲寵。但罪廢之餘、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詩敘蹇序辰字授之、雙流人、公與季常皆鄉里也。史稱其父周輔於元豐初行淮湖兩廣鹽法、掊克斂民、授之提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累遷右司諫。元祐初、以父子稔惡降廣州判官。紹聖再起上言元祐黨人姦惡事、伏願選官編類、人爲一帙、永示懲戒。遂命與徐鐸編類、攟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禍無得脫者。遷禮部尚書。蔡京爲相、復拜刑禮二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以罪廢黜。考公黃州與授之書、以季常素與密熟、因是通問。然子由監筠州鹽酒務、正其專轄、斯不爲無補矣。本集無與授之詩、故前註不載其事、於熙豐紹聖小人爲不全、今特補載。

黃城逕江而西、斷崖壁立、有二鶻巢其上、遇風浪靜、輒縱櫂獵游、自徐公洞還、作游赤壁記。本集赤壁記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云卽周瑜破曹公處。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温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旣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張邦基墨莊漫錄云、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頗訪東坡遺跡。常登赤壁、而賦所謂棲鶻之危巢者、不復存矣。悼悵作詩而歸。有何謂斯舉者、猶及識東坡、因次韻獻子蒼云、兒時宗伯寄吳洲、諷誦遺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眞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巢傾常見水人猶惡、鶻有危巢孰肯留。珍重使君尋往事、西風悵望古城樓。**酷案**何謂當卽勝可之孫公爲其家書寒碧堂榜者也。朱子晦菴題跋云、

何斯舉親見前輩。是頓亦聞人也。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名、嘗游穎昌、從子由學、子由評其詩似儲光羲。政和初、賜進士除秘書正字。尋坐蘇氏曲學、謫監華州市易務。宣和中、召爲著作郎、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復坐蘇學罷去。張邦基謂靖康初知黃、當由蘇學禁弛故也。南渡後知江州卒。陸放翁周子充朱晦庵題跋子蒼詩文字跡頗多、其見重於時可知矣。

二十五日、讀國史補、書七

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路出唐李肇國史補歎其事與朱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寄朱壽昌。

本集書杜羔事云、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路出唐李肇國史補歎其事與朱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三餘自蜀復來、問狀答詩。本集與王元直書云、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君對坐莊門、不知當復有此日否。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王元直、眉之青神人、同安君弟也。已詳見卷一總案王元直條下。

十月、李常自舒州來訪、因共論秦觀、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語錄秦觀謁公之後、李公擇未嘗與公相偵、故此日必及之也。子正以是年九月卒於成都、公聞訃當在十月、此公擇過黃之時也。

詩以光州曹九章之子煥增於

子由。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所論曹光州親情與卑意會、已作書問子由、次第跋而望。始於友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語意公擇時爲淮南西路提刑、駐舒州、其以出按之便過公、必道經光州故九章求爲之介。合上二條觀之、其情顯然也。

與李常同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論菩薩泉之遺跡、李常請記之、作菩薩泉銘。本集菩薩泉銘敘云、陶侃爲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嵩嵋五臺所見。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西山寺、有泉出巖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爲銘。銘曰、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夕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尚有斯泉。

閒堂兄子正中舍訃、爲文祭之。本集祭堂兄子正文云、弟軾謹以家饌昭告於故子正中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內行修閨里之師。歷官十一、民到於今、涕泣懷思。篤生我兄、和優而敏。穆穆我兄、尊賢容衆、無適不宜。云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奈何。是宜壽考、與物皆歸。耕無期、斂不撫棺。葬不執紼。永恨何追。千里一樽、兄實臨我。尚聽勿辭。嗚呼哀哉。又曰、與王定國書云、八月中、喪一老乳母、復聞堂兄中舍卒於成都。又與秦少游書云、堂兄中舍、監成都楹

料、卒於任。據二書以合乳母任氏墓誌、乃知子正卒於元豐二年九月而公之聞訃、當在十月中也。撰乳母任氏墓誌二十四

日奉之責岡。本集乳母任氏墓誌銘敘云、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事先夫人二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潁、於黃之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黃之臨皐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於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柳眞齡以鐵柱杖遺公、相傳鐵鐲故物、作鐵柱杖詩**。閻若璩公與陳柳簿亦稱柳二、元祐中、見公於京師。合考河東柱杖眞齡信即其人。**十一月冬至日、謝客入天慶觀、燕坐其中**。本集與王定國書云、非久冬至、已借得天慶觀道堂三間、燕坐其中、謝客四十九日。雖不能如張公之不語、然亦常閉閣戶反視、想當有深益處。閻若璩此書與前報定國八月喪老乳母同日所作、皆爲元豐三年事。張公卽安道、定國之婦翁也。

答秦觀書。本集與秦少游書云、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軾寓居粗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賣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是醉醺。柑橘柿栗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

羊肉如此方、猪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富官數人皆家書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十二月十五日、淮南轉運司取勘徐州任不足以髣髴其爲人矣。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而足下終不棄絕、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虞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柳將又有取於此也。歲行盡矣、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十八日、作畫水記。

本集畫水記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江上醉人推罵數語、即在此書中摘出而紀年錄誤以爲與李端叔書今駁正。

此公與李方叔初通問書也。前載扁舟出、而紀年錄誤以爲與李端叔書今駁正。

本集畫水記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江上醉人推罵數語、即在此書中摘出而紀年錄誤以爲與李端叔書今駁正。

本集畫水記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矣。然其品格與印板水爭工、拙於毫釐間耳。近歲蒲永昇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曰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紀年錄、十二月十八日、書蒲永

昇水。開窗此文所記孫位孫知微各事、前已列入蜀事類中。二十四、作石氏畫苑記。本集石氏畫苑記云、眉山人故紫薇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過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洞人中耳目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二十五、作鳳咮硯銘。本集鳳咮硯銘敘云、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如玉。熙寧中、太原王顯以爲硯。余名之曰鳳咮。然其產不富、或以黯黮灘石爲之、狀酷類而多拙窳。時方爲易傳銘曰、陶土塗鑿山石。玄之壺、穎之賊。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爲誰出。二十六、寄滕元發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某廢閑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恐了得論語書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也。子由後有補論語說二十七章、時公已下世矣。書傳成於海南、蓋此書則經始於黃州也。餘見三江考條下。傳二十七、與清悟游直湖書。本集與清悟在陳歸聖家字余請攀歸聖例、每日持一兩紙與文甫言甚善。川僧後知狀。游歐陽院觀古編鐘。本集書黃州古編鐘云、黃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僧蓄一古編鐘、云得之耕者發其地、獲

四鐘、厭破其二、一爲鑄銅者取去、獨
龍然頗有古意、號不見韶濩之音、猶可
云余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
乃令作宮人裙銘曰、百疊蒲蒲風觫觫、
六銖縰縰雲輕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
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霞起。開此條本集又云、倅杭時所夢。又石刻云、
戢初自蜀應試京師、道過華陰宮、夢明皇令賦太真裙帶詞。今魯瞻潘邠老、
即百疊蒲蒲四句也、其不同如此、莫能定於一也。是歐陽修、蔡襄、書云、
唐末喪亂、人物凋落磨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法衰絕。加以
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眞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汨沒者。國初李建中號
爲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
者。獨蔡君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
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
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
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楊公書、過黃州、出以相示、偶爲評之。書清悟墨云、悟墨本集書清悟墨、
僧清悟過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人未甚貴之。余與王文甫各得十丸、
用海東羅文麥光紙作此大字數紙、堅勁異常、可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
此以不朽也。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爲渥子、殊
可用。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
作水精、東坡先生傳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脆也。定三江考邵博聞見後錄云、
曰、三江之解、古今
皆不明予以所見考
之。自豫章而下、入

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於江、江匯爲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俱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於今而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敘漢、三泠相入、江雖合而不能亂、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敘漢、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於今而

京口入海之江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

世謂先正論三江以味別、自孔子刪定書以來、學者不知也。又博考唐史高宗、問許敬宗、書稱浮於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言。敬宗曰、夏禹導沈水東流爲濟、入於河。今白漯至濟與濟而入河、水自此泯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泯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澄爲滎、東出於陶邱、又東會於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耳。詩案公一江三泠與鄭註一江三孔、合鄭言其體、公言其用。班固地理志、禹貢岷江至江都入海。中江既入合南北亦三孔也。自毛晃蔡沈開端、以范鎮奉合三江五湖並置四五十里地內而愚不知其不可容於是周官職方氏、班志揚州川諸說競起、皆任意割解經文、外亂節旨、雖其說與指南集傳小異、而陰用毛蔡三江連屬震澤而設則一。審考既入底定、有既澤既豬既道既從、與沮瀦各自爲水、書法可據凡。論者循其名而失其實、仍不出毛蔡範圍中。故前之主國語、吳越春秋、後之主職方、班志、皆誤。班志揚州川自註禹貢岷江異入也。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載、列子說符篇。孟子曰、禹惡旨酒、疏儀狄、絕旨酒。見於國策。旨酒非名泉、不成禹不味別、何由甘之。冬日飲湯、夏日飲水、三代所共、禹豈嘗而不知耶。公本孔孟立言而出者奴之、宋儒之陋習耳。蘇傳成於海南、而在黃與滕達道書載有并作書傳之文、其論卓錫泉已指彭蠡爲南江、是三江皆注極緊在處以氣通之、而東迤北匯、又古今不變可通可證。疏讀禹貢碎句、求合雜說而置禹貢段落次第於不問、由是轇轕也。自宋儒割取禹貢碎句、求合雜說而置禹貢段落次第於不問、由是轇轕

附三江續考。詩案

禹貢荆州揚州畫界甚明、九江三江皆注極緊在處以氣通之、而東迤北所定矣。以上六條附載。

莫辨、而異議紛起。然九江不明、則三江不著、如館錄禹貢荆揚之域、各作一條、不許移改地位任意指撞、只依禹貢立說、則九江定而三江亦定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义：當作「叉」，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一《答秦太虛》。下句「义」字亦當作「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寀圻覆校

詩紀元豐四年辛酉、公年四十六。是年正月、詔進士加律義改五路義勇爲保甲。馮京罷、張璪參知政事。九月、夏救米脂砦、鄜延經畧使种諤擊破之。种諤又敗夏人於無定州。十月、諤遣曲珍逼黑水路、遇夏人、又大破之、斬獲甚衆。正月、滕元發自池州徙安州、來訪。

樂城集池州蕭丞相樓詩自註云、池守滕元發時將解去。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別來忽復中夏、張奉議來、稍獲聞問。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見公之風度。[品窓]元發當以四年辛酉春初至黃、故書有別來忽復中夏及道其安州修葺府第之事、元豐三年庚申五月、子由過池州與滕元發會、始到黃谷。公書考之、元發當此辛酉五月書也。又元豐甲子與書有一別四年之語、其到於辛酉審矣。東都事畧、滕元發坐落職知池州、未行、改安州、可證其誤。

神降郭遵家、與潘丙往觀記何麗卿事。本集子姑神記

云、子始來黃州、進士潘丙謂子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於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喜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見也。已而尋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於郭氏。子往觀之、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公少留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

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子觀何氏子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又記問答云、某欲作一黃州百姓、可否。贈一絶曰、朝廷方欲强樓羅、肯使賢侯此地歌。只待修成雲路穩、皇書一紙下天河。又問子欲置一莊、不知如何、答曰、學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莊不得。

二十日、往岐亭、本集與楊元素書云、陳季常在州界百四十里。

潘丙古耕道郭遘送至女王城東禪莊院本集記黃烟故吳國云、詐日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圖經以爲俗謂之女王城、其說鄙野。而圖經以爲是乎。

二十一日、宿團風鎮。輿地廣記云、團風鎮在黃州城北。

二十二日、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陳慥。

三靜菴、勸慥止殺、作我喜鑑中蛤、閉口護殘汁詩。

岐亭詩敘云、明年正月復往見之。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爲殺戒。

遇王翊爲書救鹿事。本集書王翊救鹿云、岐亭此詩公併編岐亭五首之二、實此時作也。

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歐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瘡。翊發悟、以數千錢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人、乃嚼而吞之。自是斷葷肉、乃取而食之、棄其核。

齋居一食、不復殺生。記此記亦岐亭戒殺事、爲類編於此。本集

與陳慥行山中、得鹿夢羅漢、遂畫以歸。記應

夢羅漢云、僕往岐亭、宿於團風、夢一僧敗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以語陳慥季常、皆莫曉其故。與慥入山中、道左廟有古塑阿羅漢一軀、儀狀甚偉、而面目爲人所壞。僕尚未覺而慥忽悟曰、此豈夢中得乎。乃載以歸、使僧繼蓮治工完新、遂寘之安國院左龍右虎、蓋第五尊者也。**過古黃州、獲白陽鏡、背如刻玉光微小、黃道家聚形法也。**本集書鏡銘云、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鏡、周尺只有二寸、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明鏡、清如明、左龍右虎浦之、其字如椒大、雜篆隸、甚精妙。白陽、疑南陽白水之陽也。**二月、公居黃年餘、日以困匱、馬夢得爲請故營地數十畝、躬耕其中。地既久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未而歎、作東坡石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未而歎、作東坡詩。**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士林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與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詰於嘉慶四年己未三月一日、自南海溯灕江、訪桂林、探瀟水之源、順流至永、出瀟湘、登南嶽、過長沙、泛洞庭、偏觀岳鄂。以七月二十六日抵齊安、夜泊赤壁磯下。翌日登赤壁、望上爲公祠。祠依山爲高下、窈宛而幽邃、門屏刻王式丹手書赤壁賦一出欄外、則江山數百里間、蒼蒼明練、皆奔赴闕下。因沿江而至朝宗門。門之左崎江岸爲臨皐、入門而左繞歷閣閣至雪堂、堂三楹、塌其右、中有雪堂二字榜、字

古而劣、且失考訂。公原榜爲東坡雪堂也、餘無所見。惟宋牧仲泥像在右、朝衣冠坐榛莽中而已。黃城瞰江而跨谷、在處皆黃泥之坂。一入公文、便成幽勝。自臨皐至東坡、不及一里、故公得往來其間也。時方欲爲安國定惠之訪、會古欲何君候於武穴、德化范君期於廬山、並專使來迎榜人又以風告、遂悵然掛席、飲於何君者一日復乘風夜發、瞬息至九江、泊琵琶亭下。

三月、書鷄鳴歌。本集書雞鳴歌云、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反高下、如雞唱雞和。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鷁鵊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又應邵曰、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衞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歌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余今所聞、豈亦雞鳴之遺聲乎。土人謂之山歌云。

王適自筠來謁、同游武昌西山、酌蘆泉以送之、作詩。閻若璩樂城集送王適徐州赴舉詩、有送別江南春雨淫句。其後寄王適之作尚在後、蓋王適自徐州落解還至筠州、在元豐五年壬戌、而其有差入筠州試院唱詶諸詩、再後有余居高安三年之題、而迎赴湖州與公分散之後、至是不見已三年矣。五年還筠、適尚至黃、斷無四年不往見之理。公後自興國赴筠、會適自湖州赴舉、在元豐四年辛酉之春也。適自湖州歸徐、而相遇於塗、可見其往復必出於此塗也。查註誤編此詩於子由過黃時、今改編於此。

閏任伋訃、爲文祭之。本集祭任伋鈐轄文云、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餘年、公侯干城。卑鄙世故、練達物情。佐我治軍、已載。記此。

四月八日、飯僧於安國寺、作應夢羅漢記。安國寺、作應夢羅漢記。紀年錄、四月八日、飯僧於

既嚴且平。吏士肅然、時靡有爭。汴泗橫流、邨堞圮傾。風埃霧露、奔走經營。與其疾而歸猶莫敢寧。庵忽不救、聞者歎驚。子係如林、布褐藜羹。生知其勤、死知其誠。此陳季常訣與涕俱零。陳慥來自岐亭、詣余於臨汝、留二次過公也。王齊愈、齊萬來自黃湖、潘丙、古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元豐四年十二月日記。

耕道亦至、會於師中庵、再爲文祭之、

欒城集師中庵記云、子瞻以謫謫齊安、明年三月、師中汲於遂州郡人聞之、相道致祭於故瀘州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見之、遽沒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以降昔惟州民。旅哭於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天、自原自信。天莫爲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於九原。

詩案此文爲季常作也。

五日、過徐大受飲、作少年游詞。并作任伋挽詞。

秋諸題之後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

花釀酒天氣尚清和。好將沈醉酬佳節、十分歌。猷草烟深、訟庭人悄、無悅宴游過。

詩案此詞施註原編六年正月及初酒十分歌猷草烟深訟庭人悄無悅宴游過。

十一日、爲詹坰作六家書跋。

本集書唐氏六家書後云、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

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眞行、此大妄也。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眞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謂諫理固然也。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畧評之、而次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六月、彥正判官送古琴、適紀老自三衢至、令侍者快弄數曲、拂歷鏗人、作一偈問之。本集與彥正判官書云、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聖琴、遂蒙輟惠。拜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杜道見過、分其待者快作數曲、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問答之紀老卽海印禪師紀公、詳後註。時陳季常將至、公言有善琴者、當卽紀老與其徒也。

二十三日、陳慥來訪、會客有善琴者、出所蓄寶琴彈之、爲書琴事。本集記家藏雷琴云、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③雷家。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其下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雷家。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蕉葉然、聲欲出而隘、裂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

不傳之妙。又雜書琴曲賦季常云、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夜、造此聲。晉武帝太元中、瑯琊王輒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鳳將雛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是鳳將雛、則其來久矣。前漢歌者、車騎將軍沈充。阿子歌及歡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後人衍其聲爲此曲。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箜篌捷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故作此聲。懊儂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作。曲。團扇歌者、桓林舞而詳加之以桓公。莫舞者、今之桓林舞者、手接桓林反覆之。漢世惟有巾舞也。相傳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及。高祖且語莊云、公莫舞公。莫舞公宜渡河者、琴操有其聲、所從來已久。俗是吳舞也。晉俳歌云、岐陂白綃節節爲叢。吳音謂綃紵④紵者本吳地所出、宜池燕者、聲怨咽、或作闇怨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瑤偷啼自揾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低雲髻眉峯斂、暈嬌却恨元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陳季常處士自岐亭來訪子、攜精筆佳紙妙墨、求子書。角客有善琴者、求子所藏寶琴、彈之故所書皆琴事。語此陳季常第三次過公也。

七月二日、謝放罪表。

本集謝表云、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準准南轉運司牒奉聖旨、差官取勘臣前任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棐、令緝捕凶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準轉運司牒坐準尚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益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慤憐之數。

紀老將赴峨嵋、作一偈贈其行

本集送海印禪師偈敘云、海印禪師將赴峨嵋往別太子少保趙公

於三僊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某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某以井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乃知法界海惠照了萬殊大小縱橫不相礙磵。偈云、直從巴峽逢僧宴、道到東坡別紀公。當時半破峨嵋月、還在平羌江水中。請以此偈附於三詩之末。詩集本集趙清獻公神道碑、元豐七年復游杭州、以疾還潛八月薨。紀老往見時、方養老於高齋也。

九月十五日、與參飲江亭、酔甚、書鄭元輿絹紙。本集書鄭元輿絹紙云、僕謫居黃州、鄭元輿君乘亦官於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自故人孟陽酷好君書、爲子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舍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酔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詩箋鄭元輿、嘗爲侟、疑侟黃也。

九月二十二日、書歸去來集字詩。詩刻者凡六首、書於元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其見於石公歸去來集字詩卷四十三總集歸去來集字條下。詩箋本題作潘三合諸詩之末、此但記其書六首之歲月耳。

與潘原夫邨後飲酒、作詩。詩箋本題作潘三合人和陶集、似公在海南時自列於和陶卷之後者。今如查註仍編海南和陶之前註。

十月九日、孟震釃酒秋香亭、爲徐大受作定風波詞。本集定風波詞敘云、十月九日、孟亭之置

酒秋香亭、有拒霜獨向君猷而開坐客喜笑、以爲非使君莫可當此花、故作是詞云。兩兩輕紅半暈腮、依依獨爲使君回。若道無此意、何爲雙花不向別人開。但看低昂烟雨裏、不已。勸君休訴十分盃。更問樽前狂副使、來歲花開時節與誰來。二十日、書游吳江垂虹亭記。本集書游垂虹亭記云、吾昔自杭移守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畧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爾、千里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眞一夢也。元豐四年十月二十日黃州臨皐書。徐大受孟震皆不飲酒、戲以詩。二十一日、作飲酒說。本集飲酒說云、子雖飲酒不多、而日欲把盞爲樂、殆不可一日無此君。州釀既少、官酤又惡而貴、自酤則若硬不可向口、愧然而歎知窮人之所爲無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過口、何足追計。取能醉人、則吾酒何以佳爲、但客不喜爾。然客之喜怒、亦何與吾事哉。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書。二十二日、訪王齊愈於車湖、坐上得陳慥書、報种諤領兵深入西夏大捷、作詩與馬夢得飲於東禪莊院書盡東野詩。本集書孟東野詩云、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醉後誦孟東野詩、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書此以贈夢得。亦本集書馬夢得窮云、馬夢得與僕同歲未必笑得東坡也。

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卽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爲首。**赤壁懷古、作念奴嬌詞。**本集赤壁懷古、調寄念奴嬌詞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又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艣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十一月二日雨後微雪、徐大受攜酒臨皐、坐上作浣溪沙詞。**本集十一月二日雨後微雪、大守徐君猷攜酒見過、調寄浣溪沙詞云、覆塊青蓑未蘇。江南雲葉暗隨車。臨皐烟景世間無。雨脚斗來粘鬢濕、烟景世間無。雨脚斗來粘鬢濕、收簷斷綫雪林初。下瓦疎珠歸來冰顆亂粘鬚。**明日酒醒雪大作、和前韻二首。**本集明日酒醒雪大作、和前韻二首云、醉夢醺醺曉未蘇。門前轍亂使君車。扶頭一盞怎生無。廢圃寒蔬挑翠甲、小槽春酒凍真珠。清香細細嚼梅鬚。雪裏餐毡例姓蘇。使君載酒爲回車。天寒酒色轉頭無。薦士已聞飛鵲表、報恩應不用蛇珠。醉中還許攬桓鬚。再和前韻二首云、牛夜銀山上積蘇。朝來九陌帶隨車。濤江烟渚一時無。空腹有詩衣有結、濕薪如桂米如珠。凍吟誰伴撚髭鬚。萬頃風濤不記蘇。雪晴江上麥千車。但令人飽我愁無。翠袖倚風縈拂絮、絳唇得酒爛櫻桃。中都公有三子、次名不疑、字子明、能飲酒。公贈安節詩云、珠樽前呵手試雷鬚。**大雪中、送牛尾貍與徐大受姪安節赴舉、報龍、遠來省**父尚在也。子明之兄名不欺、字子正、者已故、子明之弟名不危、字子安。安節爲子家居不仕、無飲酒之目。惟子明好飲、見於公之題跋。以證此詩、則安節爲子

明之子、信矣。滁、欒城集伯父墓表云、孫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暘。公渡海、聞時姪中進士第、是爲子安子、則時與暘別爲字行、皆當爲子安所出。而此十人老、則子正子明之子並在其中矣。王註以千乘、千之、千能、千秋、千鈞五人爲子正之子、而千鈞墓表不載。查註併爲十三人、尤誤。又、公贈安節詩、有瞻前惟兄三顧後子由一。今朝復何幸、見此萬里姿句、註玩詩意、則安節之名在此十人中、惜無從辯別耳。作

堂子明詩跋。本集題子明詩後云、吾兄子明嘗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醉。與之同游者、眉之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辭、今亦能三蕉葉。然舊學消亡、風心歸地、悵然爲世之廢物矣。乃知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黃魯直跋云、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慎言也、有係汝楫、登進士第。同公以治平四年丁未四月護喪到眉、乃見子明時也。次年公雖在眉、而子明或在官。自治平丁未至元豐辛酉正十五年也。據欒城集、子明官承議郎、通判嘉州。

得趙堂舍利授之、爲作舍利記。本集趙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爲南海人。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癡、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癡。癡嘗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癡、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癡游、癡以謂盡得我道。癡既隱去、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昶游、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昶今爲

使悟清來乞勝相院經藏碑。十五日、公以所

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軾記。【譜案】此記本集作元豐三年、謂與次年正月使悟清往安州求滕元發作大字碑額不合、時元發未到安也。且據經藏碑記、惟簡作。大寶藏乃三年事、是求記亦當在四年也、今爲更正。**雪後宿乾明寺、作詩爲安節書摩利支經、并作跋。**本集跋所書摩利支經後云、姪安節於元豐庚申六月大水中、舟行下峽、常持此經得脫險難。明年十一月至黃州、見軾、乞寫此本、持歸蜀。眉陽蘇軾書。【譜案】此記本集作十二月、謂據後詩題改正。**冬至日、與安節飲酒樂甚、使作黃鍾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作記事。**本集記飲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使作黃鍾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并贈安節詩。瀕行、公爲誦中都公送官師下第歸蜀詩、入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句、因以爲韻、作詩送之。**【譜案】公與安節往見子由於筠、子由和公韻有落第憐渠兩句。蓋安節舉進士不第、始往見子由、公而歸、故於其行也、舉中都公句以賭之。**聞李常出按、行抵光州、相約會於岐亭。十二月一日、自東門出陸、夜宿圓風鎮。二日晚、至陳慥靜菴。**本集與書云、今日見馬鋪報公擇二十一日入光州界、今已在光輒於太守處借人持書約會於岐亭。某決用初一日早離州、初二日晚必造門。此會殆爲希有、

然第一請公勿殺物命、更與公擇一簡邀之、尤妙。本集與幾宜義書云、向者公擇在舒時、蒙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

作君家蜂作窠歲添漆汁詩。

李常至留數日。本集公此詩并編岐亭五首之三、詩有二年過矣。

再和陳慥雪中賞梅、有臘酒詩催熟、寒梅雪鬬新句。大雪書事。本集書雪云、今年黃州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無薪米者、亦爲之耿耿不寐。悲夫。

雪中有懷朱詩昌、作江神子詞。本集大雪有懷朱康叔使君、謂寄江神子詞云、黃昏猶是雨纖纖。曉開簾。欲平簷。江闊天低、無處認青帘。孤坐凍吟誰伴我、搭病目、撚衰鬚。使君留客醉厭厭。水晶鹽、爲誰甜。手把梅花東望、有人嫌。

二十五日大雪始晴、作夢飛文詩。

許安世書來、言房州三朵花事、記以詩、作子由樓賢寺記跋。樂城集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云、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沛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崖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加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臥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泡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通、謁余於高安、願爲文以志之。元豐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本集跋云、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

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撰易傳、論吾說成。本集上文潞公書云到黃無所用心、遂因先子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淪沒不傳、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老而好學也。欒城集論語拾遺敘云、子少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丁亥、閒居潁川、爲孫籀簡、筠講論語、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凡二十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爲陳慥作其父希亮傳、

詰案陳公弼傳已載鳳翔案內。公居黃五載、季常相待如骨肉、此傳乃義有不容辭者。時季常之兄忱、惔並官於朝、非不見此傳者、豈獨季常一人可紿耶。

許爲慥作方山子傳。本集方山子傳云、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日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變然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竊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鵰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

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汚、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傳、爲是年作。其陳公弼傳、當亦作於是年也。**案**公自嘉祐癸卯與季常相識岐下、數至是年元豐辛酉、爲十九年、則不可得而見之與。**詩案**公自嘉祐癸卯與季常

傳爲是年作。其陳公弼傳、當亦作於是年也。**案**公自嘉祐癸卯與季常相識岐下、數至是年元豐辛酉、爲十九年、則不可得而見之與。**詩案**公自嘉祐癸卯與季常

本集勝相院經藏記云、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邱維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眞珠、梅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於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鎭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摩激、璀璨琛芳、郁纚瓏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若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以是因緣、度無量衆、皆令爭捨施。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苦海。[5]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邱、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邱作是佛事、卽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雖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如人善博、日勝日負。[6]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詩案**王安石在金陵、客有自黃州來者、問子瞻近日何作。客曰、曾醉卧臨皐亭、起而作寶相記千餘言、但點定一兩字。立索副本、就月下讀之、數日、子瞻人中龍也。**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東坡羹頌以行。**本集東坡羹頌云、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苔蔓菁、若蘆菔、若薺。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陳師仲爲公編述超然黃樓二集、作報書。本集答陳師仲主簿書云、先吏部末見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復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處、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游壽星院人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知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絶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紀。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語意此書論編詩、有不擇古律、日月爲次各語可見呂東萊之分類必非公意也。陳師仲嘗謁公徐州、顏長道稱其文詞卓瑋、志節高亮。是時爲杭州主簿、並見於與師仲書中。作陳吏部詩跋。本集題陳吏部詩云、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略盡、能稱頌公者漸不復見、得其緒言遺事、皆當記錄寶藏、況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二十五篇以示、軾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略云。詳案元豐五年壬戌、公年四十七。是自棲賢寺記以下八條、月日無考、今附載此年之末。

四月、更官制、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門下侍郎、張璪改中書侍郎、蒲宗孟尚書左丞、王安禮尚書右丞。呂公著罷。五月、遣給事中徐禧治鄜延邊事。六月、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更不得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倫、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

制也。八月、城永樂。九月、夏人來攻、城陷。徐禧、李稷、李舜舉死之。十月、貶呂惠卿知單州。十一月、奉安祖宗神御於景靈宮、大赦天下。**正月二日宜都令朱嗣先來言、爲歐陽修黃牛廟寺。**本集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云、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詩案此條詩事、詳卷一總案黃牛廟題下。**書勝相院經藏碑成、悟清辭歸、作惟簡書。**本集與寶月大師書云、新歲遠想法體康勝。屢要經藏碑、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來書丁寧、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干與事請問清師即詳也。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日覺神凝、物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履、尚可放浪於峴峴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年爲道侶也。詩案悟清爲惟簡法孫十二人之一、非清悟也。**使悟清往求碑額、作滕元發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蜀僧遂悟清持赴安州之書、本集不載、今以後書補其事。**十七日、夢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樓雲樓中、歌樂雜作、舟人言閻邱公顯方會客、覺而異之。作水龍吟詞。**本集水龍吟詞敘云、閻寅州作棲霞樓。元豐五年正月十七日、夢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樓中歌樂雜作、舟人言公顯方會客也。覺而異之、乃作此詞。公顯時已致仕、在蘇州。其詞云、小舟橫截春江、卧看翠壁紅樓起。雲間笑語使君高會、佳人半醉。危柱哀絲、艷歌餘響遶雲縈。水念故人老大、風流未減、獨回首、烟波裏。推枕惘然不

見、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雲夢南州自武昌南岸、昔游應記。料多情夢裏、端來見我、也參差是。二十日、與潘內翰、郭遵出郭尋春、和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詩。過汪若谷家、作天籟記并詩。本集天籟記云、黃州郭氏神最異、子去歲作何氏緣以記之。今年汪若谷家神尤奇、與人問答如響。名全、字德通、姓李氏。著籙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籟也。與子籙三十二字、云是天蓬呪、使以隸字釋之不可。王天麟渡江來謁、為言岳鄂間溺兒俗、告朱

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捺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兩夕輒見之、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又題湖陰曲云、元豐五年、承天院僧鹽湖因劉君誼請於軾、而鄂州太守陳君瀚為致其書。[illegible]此記乃朱壽昌非久罷去之證、而書有春寒之語、當為五年

正月所作也。本集書黃鄂之風云、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聞之不忍。曾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乃以書遺之、俾立賞罰以變此風。黃之士古耕道、雖椎魯無他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蓮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當出十千。

二月、鈞守毛國鎮將歸、來求贈言、爲書歸去來詞作跋。

本集題曰富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去來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夫閒居之樂、毛國鎮三衢人、時以省郎守筠州。與趙閱道厚善。素有歸與之志、與子由唱酬甚多。且因經句不用鞭朴、喜而賦詩。子由和作、有政寬境內棠陰合、訟去庭中草色新句、其人其政蓋可見矣。國鎮家素豐、連田阡陌、而性好施予、緣手輒盡、故子由詩云、公家昔盛時、阡陌連三徼。倉廩濟寒饑、婚嫁營羈孤。千金赴高義、脫手曾須臾。晚爲二千石、得不償所逋。皆實錄也。子滂字澤民、時爲齊郎、子由有送毛滂齊郎詩。雪堂成滂往見公於東坡、以是考之、則國鎮罷去、乃是年夏後之事矣。元祐中、公帥杭、滂爲法曹、由是知名。公遷惠州、滂通問不絕、時以詩文就正。一日、得滂所作雙石堂記、與報書云、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音、士林驚誇、以爲榮幸。國鎮既罷、其代守筠者爲賈蕃。高安令代者爲江渙。今據兩集、詰所知者、匯載於此。其

和子由寄題孔平仲江州官

舍小菴。陳造於岐亭開龜軒、且來訪、作詩。諸第此陳季常公也。答李昭玘書。本集昭玘書云、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子甚厚、此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以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然少年好文字、雖日屢玆春和、起居何似。蒙庇相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无咎、秦觀張耒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即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幸甚。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臨書惘惘、惟順時自愛。謹謝不宣。東都事畧、李昭玘字成季、濟北人也。有文名、爲蘇軾所知。元祐中爲起居舍人、後陷黨籍、廢黜終身云。開寶李昭玘爲考官。書中所云王子中兄弟者、皆廣學士院公拔爲館職及知貢舉昭玘部員外郎王正路之子、如子開、子立、子敏皆是。又有子安者、後與陳師道見公南都、皆其弟兄行也。子開已仕、子中兄弟方舉進士。而昭玘爲學官、故皆從其游。子立自上年春中赴徐秋試出入學中者年餘。昭玘因子中求知於公、由是知名。其後子立還筠、復因子立以通乎子由、子由稱其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儁發、並在報書中。今據兩集、滙載於此。公得廬圖於東坡之孫、築而垣之、書堂五間。本集與陳

季常書云、柴炭已領、感作。東坡昨日立木、殊眈眈也。堂成於大雪中、因繪雪於四壁、榜曰東坡雪堂、始自號東坡居士、作雪堂記。本集雪堂記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旁、築而作雪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眞得其所者也。歌曰、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兮清泉兮抱甕而忘其機、負傾筐兮行歌而采薇。以雪堂義簿、本集記王子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某晉卿墨云、子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簿。身耕妻蠶、將以卒歲。見在東坡作波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簿總雪堂凡五間、見於此書、而年譜各註皆失考。南挹四望亭之後、邱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曰、此斜川之游也。作江神子詞。本集江神子詞敘云、陶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皐、愛曾城之屬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之南挹四望亭之後、邱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游也。其詞云、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却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鳥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邱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送餘齡。毛滂自筠州來、爲、游於東坡。本集和毛滂法曹詩云、我頃在東坡、秋菊爲夕餐。永媿坡間人、布褐爲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簟無下莞。時時亦設客、每醉輒彈一

笑便傾倒、五年得輕安。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簞。語案此詩其後作於杭州追述雪堂初成、毛澤民來游之事、正此時也。李元直送雪堂篆榜、作報書。本集與李通叔書云、蒙寄雪堂篆字、筆勢茂美、足爲郊藪之光。語案通叔名元直、見本集。二月三日、作陶淵明飲酒詩跋。本集書淵明飲酒詩後云、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廣宅不心固爲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此淵明飲酒詩也。正飲酒中、不知何緣記得此許多事。元豐五年三月三日、子瞻與客飲酒、客令書此詩、因題其後。寒食日雨中、徐大受分新火、有臨皐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詩。語案分新火句、其寒食雨詩信黃州所作矣。查註引蘄水志、謂公壬戌三月至蘄游清泉寺、作此詩者、誤。且詩意皆杜門苦雨之況、與註極不合。今刪。至公是月游蘄水事、本集詩詞記述甚多也。合註從誤、應駁正。七日、公以相田至沙湖、道中遇雨、作定風波詞。本集定風波詞敘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云、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却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過黃氏家得呂道人沈泥硯。本集記呂道人硯云、澤州呂道人沈泥硯多、作扱壺樣。其首有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說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新水多腴田、往求不遂。本集金穀說云、吾求田蘄水、田在

山谷閒者、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也。**俄得詹狀、會潘尉龐醫來迎、相率至麻橋龐所居、留數日。**本集與陳季常書云、近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龐醫來會、因示詹疾、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得愈。又記龐安常云、靳人龐安常善醫而瞶不以瞶謝爲急。又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子偶患左手腫一鍼而愈、聊爲記之。**徐禧遇公於靳、來謁。**本集與徐德占詩敘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名、偶以事至靳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又與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田。元豐五年三月、正言直龍圖閣帥涇原、以母憂去官。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罷知制誥、專爲中丞。改給事中。王師大舉伐西夏、卿延帥沈括請城永樂、詔禧與李舜舉往相其事。詔往趨延、乃是年五月事、而見公於靳、尚爲給事中、特其至靳事跡無考耳。禧來謁者、當由魯直誦說之故。**疾愈、與龐醫游清泉寺、飲王義之洗筆泉、憩祥蘭溪之上、作浣溪紗詞。**本集書清泉寺詞云、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余因相田得疾、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游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浣溪紗詞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瀟瀟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鷄。**夜過酒家飲酒醉、戲馬至溪橋解鞍曲肱少休。及覺亂山忽龍、不謂人世也。題西江月**

詞於橋柱上。本集西江月詞敘云、春夜、靴水道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覺、亂山忽龍、不謂人世也。書此語橋柱上。其詞云、照野瀰瀰淺浪、橫空曖曖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閒窗夢覺。與記云、綠楊橋在靴水、是此橋竟以公詞得名矣。十一日、還至惠湖、過王齊愈、達軒、作四花詩。公本集四花相似說云、茶蘼花似酒、海棠花似絹花、蠟花似紙花。三月十一日、會王文甫家、衆議評花如此。并書贈齊愈子禹錫而歸。本集書贈王十六云、王十六秀才好畜余書、相從三年、得兩牛腰。既入太學、重不可致、乃留然緘縢十六及第、當以鳳味風字。米芾初謁公、館於雪堂、書云、某自登州召還、與米元章大硯與之文甫收此爲據。既而元章生於嘉祐戊辰、卒於政和甲辰、年甚文甫云、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

而後歸成都勝相院。元章年僅四十九、其作畫史乃晚年事、所載多淵源授受、此獨不知前後因地、故書史不能詳也。今爲補足之云。

竹法公使貼見竇紙於壁上、即起作兩枝竹、和以枯樹怪石、遂贈之。 米敝書史云、蘇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與可始也。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時年少、以其生知獨絕之資、而親見也。元章雖畫家作竹、皆自頂至地、先竿後節、公獨不然、故元章疑而問也。元章縱橫盤礴之致、又復求其底蘊、故所記不數語、而神理畢出也。詰每以本集不傳畫法爲缺事、今錄此記、更以公詩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呑。

文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四句補之而畫法備矣。公畫竹初得之王維、所見維竹似爲雙鉤飛白之法。至是益以二十餘遺公假竹、元章見爲著色竹、是與可亦有雙鉤飛白之法。可畫學遂進。與可年之功、信波瀾獨老成矣。時朱壽昌近在鄂州、交誼甚厚、而公與書云、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然則元章求得此紙、亦甚不易。而王晉卿於元祐同朝之際、猶且三縑博兩紙購之他人、宜其人假而弗歸也。

竇氏來游雪堂、有卜鄰意、公約歸去來詞、作哨遍、使其家僮扣牛角而歌之。 本集哨遍詞敘云、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治東坡、築雪堂其上、人俱笑其陋、獨鄱陽董義夫過而悅之、有卜鄰之意。

乃取歸去來詞、稍加隱括、使就聲律、以遺義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釋耒而和之。和牛角而爲之節、不亦樂乎。其詞云爲、米折腰因酒棄家、口體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嘻、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眞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願。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酌。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還止。

以哨遍寄朱壽昌、作書。本集與朱壽昌書云、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作小楷一本寄上、亦請錄本與郭元卿爲病勸不及別書也。

和董毓滿江紅詞。本集滿江紅題下、楊義夫名誠自倅曹得罪歸鄱陽、過東坡於齊安、泛其豐殿自得、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憂、栁氏不能忘懷於進退也。已而欣然同憂患、如處富貴、吾是以益安焉。乃令家僮歌其所作滿江紅詞。東坡嗟歎之、次其韻云、憂喜相尋、風雨過、一江春綠。巫峽夢、至今空有、亂山屏簇。何似伯鸞擯德耀、鹿鳴未足清歡、足漸槩然光彩照階庭。生蘭玉、幽蓼裏傳心曲。暘斷處憑他續文君壻知否笑君卿辱君不見周南歌漢廣、天教夫子休喬木。便相將左手抱琴書、雲間宿。閑閑董義夫因朱壽昌納交於公、不一年以病沒、兒本集與蔡景繁書中。至公與朱蔡書及滿江紅詞、敘均作義夫、獨叫遍詞

敘作殺夫義畧可通、毅似兩用之者今爲一之、庶無歧出耳。四月、答文彥博書。本集上文潞公書云、載再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册、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絶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眞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甑敝書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載。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嬌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此則宿昔之心、稍除未盡者也。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悒悒、惟冀以時爲國自重。邵伯溫聞見錄云、元豐四年、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以至和中潞公與劉沆王堯臣共乞立英宗爲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問潞公、公對與國老合、加潞公兩鎮節度使、劉沆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詩紀時神宗以潞公不言、降詔褒美。此書首頌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無可疑矣。乃紀年錄以此書爲三年四月作、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易論語二書、亦必無之事。公與陳季常書云、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據此則易傳已有年餘之功、其事具可考也。又前列撰易傳論語說條下上文潞公書、即從此書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上潞公也。併記於此。楊繪來訪、語及公舊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爲此日先兆、詩紀。滕元發、楊元素初在言路、極得神宗深眷、將大用矣、會二

人合攻宰相曾公亮、未發、而元發之弟元素所謂令弟賊漢者竊其疏稟以
報公亮公亮遂先上章自辯、神宗自是不悅此二人、彼放之根也。元素繼爲
翰林學士、力攻王安石、以范鎮呂誨、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陶皆退爲言。
又論以經術取士、不當獨廢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又論常平使者暴
橫免役有十害宜罷爲曾布所排、遂混知亳州由應天徙杭。公爲此詞時、元
素甫至杭、而公亦方得密語、似過當、然其意謂己以攻新法黜出、未信而諫、元
固所宜矣、不虞元素之深結主知者、反在朝不同而天涯則同也。其中寄意甚深、藉不料其名皆坐廢而遇於齊安
也是則更可慨矣。**且感六客同集湖州而張先、陳舜俞、劉述皆下世、有詩致慨作和**
詩**跋**楊元素以薦屬吏王永年、爲御史蔡承禧所論、坐貶荊南節度副使。
詩續通鑑長編乃熙寧十年五月事。東都事畧云、坐貶荊南數月、分司南
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其起知興國軍、乃元豐六年十一月南郊恩
例、是時元素尚在荊南、且有與公合營田宅之事、則東都事畧之說有闕遺
矣。**五**本集怪石供云、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
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
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
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
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注水注之、粲然可觀。山歸宗
佛印禪師適又使至、遂以爲供。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
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

東坡雪堂書。綿竹楊世昌道士來訪、善作蜜酒、爲作蜜酒歌。本集與吳采書云、近日黃州捕私酒甚急、犯者門戶立木以表之。臨皐之東有犯者、獨不立木、怪之以問酒友曰爲賢者諱、吾何嘗爲此但作蜜酒耳。陳慥來自岐亭、以一提竹簞、貯蜜酒、作詩。詩第五次過公也。武昌西山松柏之間、羊腸九曲、有亭址甚狹、拔去其一、亭得以廣、乃重建九曲亭、屬子由爲記。梁城集武昌九曲亭記云、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閉於松柏、磵流石間、水伏而行、至平地、然後見。自寒谿而西、山益高、谷益深、林益茂、地益遠、人跡罕至。有泉發於山椒、流入於江、其間可以游觀者、九曲亭而已。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每風止日出、輒扁舟乘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輒杖策載酒、乘魚舟亂流而上、窮山之深、力竭而息、掃葉藉草、酌酒相勞、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林皐、傍臨溪谷、風雨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客。其傍古木數十、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斧斤。子瞻每至其下、輒瞑、晛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酷暑記有居黃三年之語、而亭成雷風拔木之後、當爲元豐五年夏後之事、爲載於此。

公題九曲亭、有元鴻橫琥黃斗峴

句。六月、元結陂湖荷花甚開、對百餘鶴下浴紅荷湖。座客皆笑、因足成之以贈武昌王齊愈、齊萬和孔平仲久旱得雨作雪堂種植各詩。寫景南坡修竹之下、書贈古耕道。本集書贈古氏云、古氏南坡修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日、蟬鳴鳥呼、有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徑橫東蔭修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爲一郡之嘉觀也。公與諸子往來雪堂臨皐之間、必道經黃泥坂。一日大醉、作黃泥坂詞。本集黃泥坂詞云、出臨皐而東騖兮、並叢祠而北轉。走雪堂之陂陀兮、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繞兮、渺雲濤之舒卷。草木層累而右附兮、蔚柯邱之葱蒨。余旦往而不可居兮、苟娛余於一盼。余幼好此奇服兮、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自悟兮、驚俗之來患。釋簪璐而被繒絮兮、雜市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兮、暮守一席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兮、路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嫚。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爲茵而塊爲枕兮、穆華堂之清宴。紛墜露之濕衣兮、升素月之團團。感父老之呼覺兮、恐牛羊之予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餞余歸。歲既宴兮草木脩、歸來歸來兮黃泥不可以久嬉。又書黃泥坂詞後云、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王適、曹煥來謁。詰窮。樂城集迎寄王適詩、有扣鼠千山恨不深、扁舟夏涉氣如蒸。安心且作衰翁伴、海底鯤魚會化鵬。諸句。蓋是時王適以落解還符、重過齊安故、公作

歸來引送之、有世不汝求之句、與子年壬戌盛夏時也。餘已考定王適自筠來謁條下。曹煥詳後。五

鼯來引以贈之。本集歸來引送王子立歸筠州云、歸去來兮、世不汝求胡不歸。洶北望之橫流兮、渺西顧之塵霏。紛野馬之決驟兮、幸余首之未鞿。出彭城而南驀兮、眷邱隴而增欷。亂淸淮而俛鑑兮、驚昔容之非。念東坡之遺老兮、輕千里而款余扉。共雪堂之淸夜兮、攬明月之餘輝。曾鷄黍之未熟兮、歎空室之伊威。我挽袖而莫留兮、僕夫在門歌式微。歸去來兮、路渺渺其何極。將稅駕於何許兮、北江之南、南江之北。於此有人兮、儼峴首而不試兮、愈溫溫而自匿。居世之荒浪兮、視昏昏而聽默。非子之莫振吾過兮、久不見恐自賊。吾欲往而道無由兮、子何異而不卽。默非子之莫振吾過兮、久不見恐自賊。本集

又爲漁家傲詞、使煥寄其父九章、贈曹將以彼爲玉人兮、以子爲之璞也。光州調寄漁家傲詞云、些小白鬚何用染。幾人得見星星點。作郡浮光雖似箭。君莫厭、也應勝我三年貶。我欲自嗟還不敢。向來三郡皆非忝。婚嫁事稀年冉冉。知有漸、千金重擔從頭減。**遂辭公赴鈞州。**樂城集同王適曹煥游淸居院步還所居詩云笑問黃泥行此味、還同否。自註云于齊安、瞻論居齊安自臨皐亭游東坡、路過黃泥坂、作黃泥坂詞。二君皆新自齊安來、故云。語窮王適依兩公以爲家者、其在徐湖、則課邁迨、過其在宋筠、則課遲、迨遠、是以筠爲歸也。曹煥雖爲子由壻、而其父九章守浮光、去甚近、煥必省公於黃、會與適遇、遂同至筠也。**作錢公輔遺教經**

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爲人、從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爲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今君倚之書、蓋訒云。閒公後與錢濟明書云、倚之書、託施宜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達也。據此附編餘詳卷二十二總案錢濟明條下。

張舜民謫郴州、繞道來謁同游武昌、與縣令李觀佐、吳亮、嚴屹步出西門、登樊山、涉寒溪、迤邐而至觀音泉。

畫墁集郴行錄云、招蘇子瞻游武昌山之巔有郊天臺、卽孫權卽位郊天之處。食罷舟離黃州、泊對岸樊山五里許、卽吳之西都有吳王城。同縣令李觀佐吳亮嚴屹及子。瞻諸人游武昌樊山、步出西門涉寒溪、迤邐步上。凡兩寺在山中、景致幽遠。下寺有觀音泉、澄澈可愛。閒觀音泉當卽菩薩泉也。張芸叟此記、敘次膠輳、陋甚。姑爲錄之、以存游跡。公和舜民倅郴、詩自註云昔與張同游武昌樊口、可爲張舜民芸叟佛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說之證。

舜民自述從征靈武兵敗有詩記其事。本集書張芸叟詩云、高遵裕西征同塗中作詩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青岡峽裏常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骨、將軍休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所奏、貶郴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上呼官軍漢人兀撒否、或仰而答曰兀撒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懟爲兀撒也。東都事畧、高遵裕字公綽、繼宣子、以團練使知慶州。神宗命諸路兵討夏國、涇原兵聽遵裕節制。師度旱海、距靈州百里、次南平、樂虜騎驟至。遵裕出精騎接戰、斬首千餘級、遂合

涇原帥圍靈州。劉昌祚請分兵擊東關以牽之。遵裕泪之、圍城久未拔、賊引河灌我師水至、斷砲爲梁以濟。追騎至轉戰累日、虜少却。涇原帥殿爲賊所乘、一軍皆潰坐貶郢州團練副使安置。張舜民字芸叟、舉進士爲襄樂令。元豐中、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遵裕敗、謫監郴州酒稅。又本紀云、元豐四年四月高遵裕以環慶之師、劉昌祚以涇原之師、种誼以鄜延之師問罪夏人。冬、諸將之師至靈州城下、敗績。十二月詔班師。又本集和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詩、王註云、舜民元豐中坐貶郴州酒稅。又本紀云、元豐四年酉爲環慶帥屬明年責監郴州酒稅。詩家此文稱張舜民西征回塗作詩、見行錄。此因赴貶所、繞道王莽也。今據此載五年壬戌夏秋之交云。

七月、與邁夜坐、作聯句詩。十三日、作申都公舉進士、謝啓政、以歸子明。

今本集

作魚蠻子。

詩家魚蠻子詩施註原編於此。今據陸游云、張舜民謫官湖湘作漁父詩、公取其意爲魚蠻子。今考舜民謫官過黃之時、與此詩後先適合、是因舜民過黃而作審矣。陸游、周必大多得故老傳聞、且於公事獨加詳愼、不敢妄語故其說自然符合。非若他書不耐考察、一經排檃則其謊立破也。今以舜民游西山二事置此詩前者以前所考定固足以立案然得此而益信也。

題伯父謝啓後云、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三。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絕倫曰、第一人無以易子。公力言年少學淺有父兄在決不敢當此選。希魯大賢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爲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其親書啓事謝希魯者也。公歿後十三年、得之宜興人單君錫家、蓋希魯宜興人也。又八年、乃躬自裝褾而歸公之第二子子明兄、使寶之以無忘公之盛德云。元豐

五年七月十三日、第六姪責授黃州團練副使甄謹誌。和王鞏賓州所寄詩。譜案詩有況子三年四句、施註原編四年辛酉查註合註皆從誤。和詩必在五年壬戌、始得以三年數之也。今改編於此。十六日、與客泛舟赤壁、清風徐來、月出東山之上、白露橫江、水光接天、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洞簫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悄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八月十五日、作念奴嬌詞。本集中秋調寄念奴嬌。詞云、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雲無留迹、桂魄飛來光射處、令侵一天秋碧。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江山如畫、望中烟樹歷歷。我醉拍手狂歌、攀桂邀月、對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風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風歸去、何用騎鵬翼。水晶宮裏、一聲吹斷橫笛。九月十六日、與客泛舟赤壁、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八月十五日、作念奴嬌詞。本集中秋調寄念奴嬌。詞云、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雲無留迹、桂魄飛來光射處、令侵一天秋碧。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江山如畫、望中烟樹歷歷。我醉拍手狂歌、攀桂邀月、對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風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風歸去、何用騎鵬翼。水晶宮裏、一聲吹斷橫笛。九月

九日、徐大定攜酒雪堂、作醉蓬萊詞。本集重九上徐君猷、謂奇醉蓬萊詞云、蕭蕭、對荒園搔首。賴有多情、好飲無事、似古人賢宰。歲歲登高、年年落帽、物華依舊。此會應須爛醉、仍把紫菊茱萸、細看重嗅。搖落霜風、有手栽雙柳來。與州人飲公遺愛、一江醇酎。詞編六年癸亥、並誤今改正。雪堂夜飲、醉歸臨皐、作臨江仙詞。本集夜飲東坡、謂寄臨江仙詞云、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髣髴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生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葉夢得避暑錄云、子瞻與數客飲江上、夜歸臨皐、謂夜闌風靜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有人傳子瞻夜作此詞、挂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祕陵亦聞而疑之。十月十五日、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二客從公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本集後赤壁賦云、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

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子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子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子舟而西也。施計、先生爲羽士耶。道士泛舟赤壁、欲醉夜半有一鶴自江南來、掠予舟而西、不知其爲何祥也。

聞李臺卿汲於廬州、徐禧往城永樂、兵敗城陷、並弔以詩。本集書永樂事云、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稷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若能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認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彼其賜也。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討一健黠者、聞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爲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也。

轉運蔡承禧按臨、見於臨皐、爲公嘗屋。本集與蔡承禧字景繁公同年也。以元豐五年正月爲淮南轉運使。徐禧未死、事蹟經通鑑長編始爲傳疑而已。

矜閔、手書存問、不替時昔。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又書云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澡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遠一見、慰幸多矣。衡涉薄寒、起居何如。十月按黃之確證也。

據此則景繁通問於夏、問而行部於冬、日乃十月按黃、三司按臨所居、使至則僑寓不便、景繁使有司添屋三間於其傍、疑使至則

分屋而居、此即南堂也。施註引麐安拾遺謂郡人築南堂以居公、誤。**十一月、書雪堂四戒。**本集書四戒云、出輿洞房清宮、命日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此三十二字、吾當書之門牖几席、絳紳盤盂、使坐起見之、寢食念之。元豐五年十一月、雪堂書。**十二月十三日、作李康年篆心經跋。**本集跋李康年篆心經後云、江夏李君康年好古博學而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經、爲其親追福、而求余爲跋尾。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九日生朝、郭遘古耕道置酒赤壁磯、踞高峰、俯鶻巢、酒既酣、李委作新曲曰鶴南飛、擫笛數弄、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引滿醉倒、贈詩。訪陳慥於岐亭、書戒殺事、**本集書贈陳季常詩云、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凄然也。**作酸酒如蘼湯、甜酒如蜜汁詩。**詩案此岐亭五首之四、詩有爲君三日醉、三日則無可考也。年已四至等句、蓋公以五年復至岐亭、而月令附載於此。**與李委泛舟赤壁、酒酣笛作、風起水湧、大魚皆出、書贈范子豐。**本集書與范子豐云、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滓、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日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

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棲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寄以與之。

張商英過黃州、會於徐大受座上　四侍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欲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即續之云、道得徽章鄭趙姓、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於冰清之仄。三英粲兮。既暮而張夫人還、其一還、乃閻姬也、最為徐所寵。

閻家　時張商英以館閣校勘坐監鄂州酒稅。

作減字木蘭花詞　本集載作減字木蘭花詞、贈閻姬云、

蘭花詞、贈徐卿云、嬌多媚煞、體柳輕盈千萬態。瑞主尤賓、敢羞舍觀專又嗔。徐君樂飲、笑謔從伊情意恁。臉嫩膚紅、花倚朱欄裊住風。暗勝之云、雙鬟綠墜、嬌眼橫波眉黛翠。妙舞蹁躚、掌上身輕意態妍。曲窮力困、笑倚人傍香喘乏。大逢歡、昏眼猶能仔細看。贈慶姬云、天真雅麗、容態溫柔心性慧。響亮新聲、能斷續重。客多情、滿勸金巵玉手擎。慇懃云、柔和性氣、雅稱佳名呼數字。慇懃解舞、能謳、絕妙年中有品流。眉長眼細、淡淡桃妝新綰髻。愧惱風情、春著花枝百態生。

陳君式罷任、為李少卿書　本集書蘇李詩後云、此李少卿贈蘇子卿之詩也。予本不識陳君式、謫居黃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念無以道詩長短、因書以贈之。

詳卷三十五總案。

書李樵志　本集書李樵慕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飽食下棊、巖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

巖老常用四腳棊盤、只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傅爭先。著時似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歐陽公棊夢中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有恨無人省。棟盡寒枝不忍棲、寧沙汀泠。黃庭堅山谷題跋云、東坡道人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書龐安常逺孕廷珪墨**。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九、云是李廷珪、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有人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龐安時愈之、不敢取一錢、懇求此墨、已而轉遺余、求書數幅而已。安時、斷水人、術學造妙、而有賢行、大類劉人屠驥、善療奇疾。字**算子詞**。本集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棟盡寒枝不忍棲、寧沙汀泠。黃庭堅山谷題跋云、東坡道人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書龐安常逺孕廷珪墨**。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九、云是李廷珪、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有人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龐安時愈之、不敢取一錢、懇求此墨、已而轉遺余、求書數幅而已。安時、斷水人、術學造妙、而有賢行、大類劉人屠驥、善療奇疾。字安常、知古今、刪錄張仲景已後傷寒論、極精審。其療傷寒、蓋萬全者也。**陸道士惟忠自眉山來訪、言陳太初得道事**。本集陸道士墓誌銘云、道士陸惟忠、以紹聖丙子見公惠州、出是逆數十五年、則以元豐壬戌至黃州也。**得王齊愈補硯、以遺蒲宗孟、作銘**。本集、蒲硯章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黝然而玉色也。雲之珍、匪斯石也。觚形而穀理、金聲而玉振、蒸露濕、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作服胡麻賦**。本集胡麻賦敘云、始余嘗服伏

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爲胡麻、道士言服麻是也。既而請本草、胡麻爲巨勝、其油正可作食、性與伏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其詞曰、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龜蛇藏兮。流齊人土、夜吹晝曝久乃臧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狀如狗矢、象所嘗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其莖方兮。根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其莖方兮。乃瀹乃烝、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媵膚兮。是爲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狀如狗矢、象所嘗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其莖方兮。乃瀹乃烝、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媵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蘭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勞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橋死道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跨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閻此賦乃黃州作、考定卷四十二總案之發賦條下。閻百歐陽發訃、爲文祭之。本集祭歐陽伯和文云、嗚呼哀哉。文忠之子、篤之孔門、則其高弟。其材不同、而皆有得。公之一體、惟伯和父得之。學甚敏且勤、網羅幽荒、拘撥遺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右、不擇鉅細。如漢伯喈、如晉茂先、餘子莫窺、籠罩群彙。公薨一紀、門人彫喪。我老又廢、退而講訂。放失舊聞、日月其逝。欲操簡牘、從伯和父。解發疑滯、今其亡矣、誰助我者。投筆掩泣、斯文曰化。躁風系景、安所止戾。子僑確然、求之度數。斷以凡例、抱其孤學、將以安適。鑿不謀柄、歸從文忠。與仲純父執曰非計、而我何爲。寓詞平里、繼以泣涕。嗚呼哀哉。閻歐陽發字伯和、修之長子也。官承議郎。據此文、卒於元豐壬戌、故曰公薨一紀也。自後惟叔弼季默聚於京師及汝陰而已。爲章粲畫木石叢篠作書。何薳春渚紀聞云、先生戲筆所作枯木并拳石一幅、乃是在黃州與章

質夫壯敏者。帖云、近者百事廢懶、惟觀也。又云、木只作盤木、餘無木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王子中自彭城來、爲李昭玘書。本集與李昭玘書云、王子中來、出所惠書、益新製及魯直无咎明器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閣筆。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本集書田云、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定分、雖一飽亦加功名富貴不可得也。輒書此、公經營田宅之始也。書杜甫屏跡詩。本集書子美屏跡詩云、倉廩不予而取、輒爲盜、被盜者爲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杜與畜及畫圖覽之愧汗。不惟犯孟子楊宗元之諱、又非所以名字之。促杜與歸作書。本集與杜子師書云、承晚來起居佳勝。示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祿未及。既完其下矣、故急於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

禁、又使多言者得造風波、甚非相愛之道也。謹却封納。從者已多、日離親側、惟以蚤還爲宜。人夜草草。

詁案 自陳君式以下凡十六條、皆此兩年中事、並載此卷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校刊

校記

①瘡：當作「鎗」，見四庫本《東坡志林》卷六。

②尺尺：當衍一「尺」字，見《東坡全集》附《東坡年譜》元豐四年辛酉條。

③開材：當作「關村」，見四庫本《東坡志林》。

④紵琴：當作「爲紵」，見《東坡先生外集》卷五三《雜書琴曲》。

⑤求脫苦海：《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二一作「求脫煩惱，濁惡苦海」。

⑥負：當作「貧」，見郎曄《經進東坡事略文集》。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嘗案元豐六年癸亥、公年四十八。是年閏六月、富弼薨。七月、孫固罷、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蒲宗孟罷、王安禮尚書左丞、李清臣尚書右丞。十一月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文彥博以太師致仕。

作詩二十日、復出東門、用前韻。巢穀自錢塘來游、詩案元豐四年七月、經制本集與子安兄書云、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詩。巢穀在韓軍中、因避禍來此。**公使迫過從學館於雪堂。**

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猪頭灌血腸、作薑豉菜根、宛有太安滋味。詩案是年巢谷五十六歲、迫十四歲、過十二歲。年表謂巢谷從公學、年譜謂公自臨皐遷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居雪堂未嘗遷居也。各註皆不知其事、今爲考定如此。**答孔平仲集句詩作。大寒、至東坡飲巢穀以酒、因有慨於浦傳正爲解嘲、作巢菜詩。同蘇壽明巢穀送應託往游廬山、**本集送僧應託偈敘云、蘇壽明、巢谷、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眉人也。會於黃岡、將之廬山、作偈送之。詩案此巢谷到黃以後事也。因類載於此。**作日日出東門詩。巢穀游車湖、未歸。**

牢城火、市井皆焚。潘丙舉室奔東坡火自西北來、至雪堂而止。穀雨凞無恙、招之使歸。本集與巢元修書云、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餌已入末限、聞此當俟鶯耶。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炤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芽矣。崔閑館於雪堂、作陳章書。本集與陳朝請書云、所論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切望憐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爾。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適寒苦嗽、且爲道此。東都事畧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丙午、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天下。詩案是年郊恩例有起廢之條、故來書以爲言。答書以爲有適寒之語、乃春中作也。公傷頻不復游岐亭。詩案熙寧六年春中、公患痁癘、故不遠遊。至五六月間、因成日疾、杜門月餘。入秋後始全愈也。餘詳後條。三月寒食日與郭遘渡寒溪寒亮提壺野飲、遘自爲挽歌聲、酒酣發響、四坐淒然、復歌寒食詞。外集與郭生游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喜作輓歌、酒酣發聲、坐爲淒然。郭生言、吾恨無佳詞。因爲畧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堂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漠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查註、白樂天寒食野望吟起句云、秋墟郭門外、寒食誰家哭。所改止此二句、白楊路作白楊樹、餘皆同。詩案此詩查註收入第四十八卷續採中、今載於此。張夢得謫齊安、田觀所藏郭忠恕畫

山水屋木一幅、作畫贊。本集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商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佚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數月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蓄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倩言且致匹素。怒先爲畫小童持綠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予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寶神興舍。怒先長髯而美、忽棄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益怒。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議。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淸、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指地爲穴、度可容面、俛窺焉而卒、棄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長松攙天、蒼壁插水。燒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張夢得字懷民、淸河人。據公夜訪承天院及子由爲作快哉亭記、皆元豐六年癸丑冬後事、蓋夢得以是年謫黃也。今以公與懷民各條無月日可考者、分載於此年云。

來訪館於雪堂、同游武昌西山、記夢參寥飲茶、詩本集記參寥詩云、昨夜夢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淸明多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淸明淘井。當續成一詩以記其事。又參寥泉銘敘

云、余謫黃州、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坡。留期年、嘗與同游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詩案公以元豐七年四月一日去黃、與參寥同游廬山、而敘有留期年語、以證夢中詩句、蓋以六年三月清明後至也。**再以怪石供參寥、作後怪石供**本集後怪石供云、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子以餅餌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子既足笑、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餌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書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面示蘇子曰、供。彼又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戲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供戲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恨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二十五日、已請小婦**。本集與子由書云、牆外有凡二百五十、併二石槃云。悍婦與夫相毆、詈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湖鑑物、物之性長在飛沙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捉得些子、如何如何。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已封書訖、復以此寄子由。詩案陳季常妻誠有如黃州婦者、公必有說以此益見其誣也。如謂此即因柳妬而發、考是時柳氏已故、公是年併不至岐亭、無從聞卿吼也。若作追述之詞、此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間所聞、且封書以後事也。此書本可不載、恐後有影射以駁本案者、故特載而論之。**四月、作寄周安孺茶詩**。詩案此詩查註從續補遺列入卷四十七續、深詩中、以爲漫不可考者也。據詩有如今老且嬾、日飯止脫粟。外慕既已矣、胡爲此羈束諸句、是爲謫居所作。更以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峯麓。山圃正春風、蒙茸萬旂簇。呼兒爲招客、采掇

聊亦復諸句參之、其天峯雖不可考、而黃、惠兩州、諸皆親至、與白鶴新居不類、惟東坡雪堂似之。且公每與徐君酬游安國寺、顯茶竹間亭。又與陳季常書云、茶白更留作樣幾日。此皆采茶製茶之明證也。今改編入集、附載六年、以明年夏後公去故也。徐大受罷黃州任、本集與直書云、春來未嘗一日閒、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語錄君瑞殿直即王天麟也、君猷公規去欲論條下、各註皆失考。

飲酒竹間亭上、擷茶而食、至是繼連請名、公名遺愛亭、代巢谷爲記。本集代遺愛亭記云、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爲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連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谷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谷記之。谷愚僑寓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信賢之子瞻、以爲之記。

五月、南堂成、詩有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牕浪接天句、因錄寄蔡承禧。本集與蔡景繁書云、臨皐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近葺小屋、强名南堂、暑月少舒蒙德。又書云、近葺小屋三間語、乃景繁使有司增葺之確證、故云蒙賜不淺。此、不但正郡人築堂居公之語、且以證公之並未遷居雪堂也。**楊繪遣其弟慶基至議買園田。**本集與楊元素書云、令弟慶基來。又書云、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雨、

惠惠別去。示諭田事、乃蒙留念、感幸不可言。官務相近有一莊大佳、果蒙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爲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冗甚、不一一。又書云、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濟。策、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澡浴、把攬放船也。詩案楊元素與公合買田園、皆不遂、書有新舊守到發、冗甚、不一一。又書云、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濟。策、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澡浴、把攬放船也。詩案楊元素與公合買田園、

東坡和陶歸去來辭并引

歸去來辭并引

任郎中其子之子欲賣荊南頭湖莊子、去府五六十里、有田五百來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迤邐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重。告爲問看。凭亂尊聽發、負荊不了也。詩案此陳季常第六次過公也。

作滿庭芳詞

王長官者、棄官三、十三年、今誰存者。算只君與長江。漂然蒼檜、霜幹苦難雙。閒道司州古縣、雲溪上、竹塢松牕。江南岸、不因送子、寧肯過吾邦。樅樅。疎雨過、風林舞破、烟蓋雲幢。願持此邀君、一飲空缸。居士先生老矣、眞夢裏、相對殘釭。歌舞闋、行人未起、船鼓已逢逢。

送

別徐大受作好事近詞

年離別。本集送君花。柳岸險舟楫。從此滿城歌吹、送此詞乃徐君猷守家於黃而去、故云半年離別也。詩案

六月、風雨攻右目、杜門偶

題

本集與蔡景繁書云、某臥病半年、終未痊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失明。杜門僧齋、百想灰滅。又與范景仁書云、某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詩案二書始則患瘡、繼成目疾、已閉半年而目疾始甚、其杜門謝客、乃六月以後事也。餘詳後條。

二十日、爲黃蘗管干由問疾頌

本集六月二十。日答子由頌云、子由問黃藥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嶽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代答。云、有病宜須著藥攻、寒時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案藥城集入詩類、非頌也。詩編迎寄王適之下一年、是爲元豐六年。其前後並有在筠三年詩題、蓋子由每以四年作三年、如云在陳三年、在齊三年是也。公此頌亦因病中偶爲之耳。**曾鞏卒於臨川、或傳與鞏同日遷化、如李賀事、遂以上聞。**○本集書誘云、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神宗以詢蒲宗孟、輟飯而起、**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有歎息語。○案蒲傳正、蜀人也、其姊爲公之嫂、千乘乃蒲所出、傳正之績通鑑長編云、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久之。何薳春渚紀聞云、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卒。裕陵以問蒲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不懌。○案蒲傳正、蜀人也、其姊爲公之嫂、故屢以問之。公後奏狀云、先皇帝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蓋指此也。**范鎮掩面大慟、遽欲致金帛、**葉夢得避暑錄云、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赴其家。子弟徐云、此傳聞未實、當先書以問其安否、而傳者已物故、以爲左右憂。至辱書。某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上對左丞蒲宗孟歎息久之。何薳春渚紀聞云、上對蒲宗孟歎息再三、才難。遂輟飯而起。裕陵以問蒲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不懌。○案蒲傳正、蜀人也、其姊爲公之嫂、故屢以問之。公後奏狀云、先皇帝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蓋指此也。**范鎮掩面大慟、遽欲致金帛、**葉夢得避暑錄云、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赴其家。子弟徐云、此傳聞未實、當先書以問其安否、而傳者已物故、以爲左右憂。至辱書。某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至辱書。某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類此也。**吳復古過齊安、病方甚、不盡**

款而行。本集與吳子野書云、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俛仰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歎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款意。數日、解去漸遠、萬萬以時自重。**陳慥、鄭辰悼亡、作慰疏。**本集與蹇授之慰疏云、得季常書知公有閨門之戚。內外積慶淑德著聞、乃遽爾即公去親遠動以貽憂爲念、千萬庶遣無令生疾。此區區至意、惟聰明察之。季常悲恨甚矣、亦常以書痛解之。遹苦日疾、上問極草草。舍弟每有書來、甚荷德庇。尊丈待制、因家書爲道區區。

詁案 此書乃季常妻故之明文、惟本集不載慰季常疏耳。時授之爲江西提舉常平、行鹽法。子由監筠州鹽酒稅、正其專轄故云德庇、則此書信爲黃州作。書作遹苦目疾之時、又信爲元豐六年夏後作。至公確以六年春夏瘡痍目疾已考定後李公擇條下、是季常之妻已於六年夏間身故、審矣。此本集毫無影響事、可惡諸註傅會、遂至牢不可破。公自居黃而德業日進、何至數千里外戲其久死之妻、獨寄詩與素不相識之吳德仁乎。公臨文不諱、作家狀直書先人不學爲人作碑、則載季女大歸、苟有其事、必見方山子傳、斷無妻子自得語也。再詳觀慰疏、如謂授之妻已於公所爲碑銘傳狀有女必書、蘇之語。然妹死僅可言悲、必無恨甚矣之文也。凡公所爲碑銘傳狀、與行狀詳載司馬光無女、故其行狀、碑皆無。趙抃無女而嫁兄弟女十數、皆如己女、亦書於碑。季常之父陳公弼傳、惟載恍惚、恰恂、愷四子、愷即季常。以本集所有各文例之、則公弼未嘗有女而季常即無妹也。如不詳論、後必有澆薄者爲之說云觀書意、授之妻即季常之妹、故先生云然爾。此種技倆、率不顧是非、以爲別得一解者多矣、故先

塞其流云。**閏六月、聞陳襄訃、作陳章書。**本集與陳朝請書云、後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遣之不足道也。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知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絶。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春夏以來、卧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疾、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譜案**公倅杭、有賀述古弟生子詩、卽朝請也。**二十四日、書士琴贈吳亮。**本集書士琴贈吳主簿云、武昌士簿吳亮君采攜其故人士琴之說、與高齋先生之銘、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頌以示余。余不識沈君而讀其書、反覆其義趣、如見其人、如聞士琴之聲。余昔從高齋先生游、見其寶一琴、無銘無識、不知其何代物也。請以告二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士琴者、待其人而後和。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四日書。**譜案**書士琴白爲一事、前案載與彦正判官書內之若言琴上有琴聲四句、公自云一偈、非詩也。且又一事也。王註作琴詩、施註原編不載、外集以記士琴一則改作長題而以此偈作詩、牽合兩事爲一、又誤士琴爲十二琴、六年閏六月爲五年閏六月。又紀年錄閏八月作士琴詩、今註云士琴詩無考、並誤。考東都事畧元豐六年閏六月、本集富鄭公神道碑薨於六年閏六月、是五年無閏六月也。查註據外集長題與詩編入集內、五年固誤、其引本集十二琴銘以實之、尤非。十二琴銘乃元祐丁卯張益老名之者、既與二子無涉、且後事也。查註惟引琴名、不讀琴銘、是以失之。今註並從誤。今集內刪去此偈、仍照本集作。**病起、聞富弼訃、作以禮部侍郎召還作書。**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春夏間多苦瘡痏、亦日因此杜門省事、而傳者遂云病、甚者至云已死、實無甚恙。今已頗健。然猶欲謝客、恐傳者復云云、以爲公憂、故詳之。鄭公雖已逾

八旬、然耆舊彫喪、想當爲國惸愴。公擇老進用、皆可喜、然亦彙征之漸、殆恐未爾知首料臺閣殊不聞、果爾甚可喜。元素若能力止其行、極佳亦當走書道此也。又富鄭公神道碑云、元豐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紀年錄云、鄭公以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一日薨。東都事畧、元豐六年、李常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又孫覺自徐州徙南京、石爲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續通鑑長編、元豐六年七月、李常以禮部侍郎爲南郊禮儀使。詩話李常以太常少卿召還、未赴、遷禮部侍郎、再差南郊禮儀使、又以孫覺爲太常少卿、此朝命疊下也。以此書考之、富鄭公薨於閏六月二十一日、越六七日、必已聞耗、其公擇老召還亦同時所聞、故併在此書中。楊元素以郊恩起知興國時、郊恩未下、元素尚游遨故於書中及之。此書作於閏六月杪時、公擇尚在舒州、正赴闕時也。前載公患瘡病目及謝授之悼亡、陳季常妻故諸事、本無年月可攷、而逐事牽連頂接、同出一時、今侍此書之富鄭身故、李孫進用年月爲據、即公之病愈亦定於此時。無此書、則前案皆不可立也。

張夢得嘗新居於江上、築亭、公榜曰快哉亭、作水調歌頭詞以贈之。本集快哉亭調寄水調歌頭詞云、落日繡簾捲、亭下水連空。知君爲我新作、瀟灑畫圖中。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峯。忽然浪起、快哉此風。會須一葉扁舟去、肯載清愁與俱東。千里快哉風。詩話紀年錄、此詞贈張偓佺、夢得又字偓佺也。

七月、作墨竹、作定風波詞。本集元豐六年七月六日、王文甫家

飲醆白酒、大醉、集古句作墨竹詞、調寄定風波云、雨洗娟娟嫩葉光、風吹細綠筠吾。秀色亂侵書帙晚、蕭捲、清陰微過酒樽涼。人畫竹身肥擁腫、何用、先生落筆勝萧郎。記得小軒岑。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東牆。十二日、作吳道子地獄變相跋。本集跋吳道子地獄變相云、道子畫聖也、出新意於法度之內、寄妙理於豪放之外、蓋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者耶。觀地獄變相、不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能於此間一念清淨、豈無脫理。但恐如路傍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元豐六年七月十日。十五日、孫莘老訪出觀官師手蹟、乃跋而歸之。本集跋先君與孫叔靜帖云、嘉祐治平間、先君編修太常因革禮、在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軾、謫居於黃、叔靜自京師過歙、杜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軾請受而藏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眞蹟。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即。書劉庭式事寄趙杲卿。本集書劉庭式事云、余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庭式善、且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又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書。八月二十三日、作淥茶說。本集淥茶說云、除煩去膩、世不可闕茶、然閩中損人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齒便漱濯、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已。然率皆用中

下茶、其上者自不常有。閒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二十七日、作節飲食說。

木集節飲食說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有召我者、不從而過是、吾及是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日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九月、作十拍子詞。

本集暮秋調寄十拍子詞云、白酒新開九醞、黃花已過重陽。身外傴來多是夢、酔裏無何即是鄉。東坡日月長。玉粉旋烹茶乳、金蘆新搗橙香。

二十七日、公第四子遯生小名幹兒、頗然穎異、作洗兒詩。

外集洗兒戲作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無難到公卿。又後題云、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遯、小名幹兒、頗然穎異。朝雲墓誌云、生子遯。蜀本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據外集移編本卷詩中、今改列總案。

十月、趙言攜子由書來、見、喜公樂易、遂置焉。

樂城集趙高安丐者趙生、弊衣蓬髮、未嘗沐洗、好飲酒、醉輒歐①詈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或曰、此非有道者耶。元豐三年、子瞻居高安時、見之於塗、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暮、生來見子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澡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怠、雖度世可也。子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告子、吾將與君夜宿於此、子許之、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他所、慶唁而至。曰、吾常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

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嘿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校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以下、骨如鋒芒。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嘗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爲多不法。與楊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悛理槁。死無能爲也。是時子、兄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語錄趙丐生於後周世宗顯德元年甲寅至神宗熙寧六年癸丑爲宗大中祥符六年庚申爲七年。子由不請數學、往往妄謏、六十年、又自七年甲寅至元豐三年庚申爲七年。子由不請數學、往往妄謏、且又習於舉易。讀緜濱遺老傳、在處脫畧、知其以是爲憚煩也。此乃載趙丐之所述、不妄則丐之從公內遷、寔一百三十有一歲、爲可信矣。餘詳卷二十三總案過與國軍條下。**記趙言與子由論神仝。**本集記趙貧子語云、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蟻三軍、粗糠富貴而晝夜死生何謂神不全。貧子笑曰、此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於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常夢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曰、皆有之。貧子笑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爲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預聞其語、故錄之。語錄此記所指其人、即子由也。子由問養性丐爲是說以曉之、明載傳內、特不暇詳耳。公所錄乃丐之全語也。**十二日、月夜過承天寺、訪張夢得、相與步於中庭。庭下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皆**

竹柏影也。本集記承天寺夜遊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詩話**懷民、卽清河張夢得、謫居於黃、故云兩閒人也。**書張夢得所贈墨。**本集書懷民所遺墨云、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枚、其陽日清姻煤法墨、其陰日道卿既黑而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爲佳也。懷民遺僕二月日無者、今類編於此。**十五日、記唐坰惠諸葛筆。**本集記諸葛筆云、唐林夫以諸葛筆兩束見寄、每束十色、奇妙之極。非林夫善書、莫能得此筆。元豐六年十月十五日、醉中題。**冬至日、書名僧令休硯。**本集書名僧令休硯云、黃岡主簿段君以硯遺余、故書此數紙以報之。元豐六年十月交長至節。**和蔡承禧海州石室詩。**

十一月一日子由作快哉亭記。言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是年閏六月、當以十月交長至節。**和蔡承禧海州石室詩。**

不可久視。今乃得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此記乃張夢得請居之碓證。故鷹於江上初至則寓居承天寺、公於月夜訪之。故有兩開人之說。查註許端夫齊安拾遺云、快哉亭、縣令張夢得建。合註從誤。如請爲令、不當鷹於江上。亦不得謂之閒人也。應駁正。

九日、爲孟震跋子由所作君子泉銘。

本集跋君子泉銘後云、予由無名者物之累也、書以遺之。元豐六年十一月九日。

箋　彙城集此銘不載。

十二日、爲張夢得書昆陽城賦。

本集昆陽城賦云、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橹之安在。城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哇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磬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僕、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而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乘鼓而投械。紛紛藉藉、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負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安待。自挽豈不知其必喪、徘徊其安往。

滕元發自安州赴闕、相約會於岐亭、遂相失。

本集一月十二日、爲張夢得書昆陽城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紀年錄十一月十二日、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公解印入覲、當過岐亭。故縣輕騎走見、極不難。愼勿來、承已過信陽、跋涉風雨、從

汪道昆見過。

者勞矣。某比謂公有境上之約、必由黃陂、遂徑來此。拙於籌量、遂失一見。憮本集與滕達道書云、聞公出信陽路赴闕、數日如有所失也。便欲歸黃州、又雨雪閒作、向僧房中明牕下、擁數塊然、崇讀前漢書、及太子傳、反復數過、知班孟堅非庸人也。方感歎中、而公書適至、意思豁然。稍晴暖、當陽羅江上、放舟還黃也。

與楊君素、張公規游安國寺、記

本集記張公規論去欲云、太守楊君素、通判張公規邀余游安國寺、余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欲。張云、蘇子卿嚼雪吮氈、陷匈奴、十九年、牧羝北海上、落髮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爲錄之。

徐大受卒於道、

本集祭徐君猷文云、蚤厭綺紈、富以三冬、始終循吏。追繼襄陽之者舊、紳有德、何止千人。軾以蓽愚、自貽放逐。爭席遠前、無復十紫而五餘。中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遑、已興哀於永訣。平生髣髴、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掩棺一慟、嗚呼哀哉。

爲經紀其喪、作徐大正書、

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某啓。始謫黃州、舉目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事事處置、令合宜。若有分毫不如法人、不責之諸子、而責得之也。幸深明意、切不可惜人情、顦形迹、而有所不盡也。十三十四不宜令失學、聞其負仲謨

戶部君之雅望久矣、但未相見、亦欲致書、欲望得之致懇。若候葬畢、迎君獻閣中、與其三子置之左右、而教以學則法。悚息之至。又書云君獻喪過此、行路揮涕、況親知如僕與君者見其諸子、益復傷心。其弟六秀才雖聚面頗似佳士、恐用辦葬事也。志文已是楊元素許作、專爲幹致。既葬之後、邑君與十三十四等可暫歸張家爲長策、幸更與詳議。閑人不當憎管、但平昔蒙君獻相待如骨肉、不可不盡所懷、想深照此意也。

題徐大受撿詞

益字輔之、建炎中爲永嘉路都監。又有字叔廣者、前已載此、卽十三十四也。

作徐大受撿詞。

酬裘過黃州、當在十一月中也。君

十二月八日、飲張夢得小閣作南柯子詞。

本集臘月八日飲懷民小閣謝寄南柯子詞云、衞霍元勳後、韋平外族賢。吹笙只合在瑤天。他時一醉一陶然。燒香閣、輕寒浴佛、畫堂前。莫忘故人憔悴、老江邊。

書贈何聖可。

本集書贈何聖可云、遠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牕竹屋、煖火青熒、輒於此間、得少佳趣。今分一半、寄與黃岡何聖可。

題公定惠院游記云、入何氏竹園、何氏方作堂竹間、遂置酒、竹陰下。又元祐中與潘彥明書云、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皆言何勝可事也。

十九日生朝王適以詩來慶公寄茶二十一片并答詩。

巢谷辭歸眉山。

本集與程夔仲書云、元修去久矣、今必還家。

題此黃州所作書也。公以元豐七年四月遷汝而書云去久則其歸眉當在六年冬杪矣。程夔仲亦眉人、登進士第。

二十七日、夢作祭文。

本集夢作祭文云、子在黃州、夢黑肥吏以一幅

紙請祭春牛文、却之不可、云欲得一佳文。予笑而從之、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愠喜。傍有一吏云、此兩句會有愠者。其一云不害。久已忘之。參能具、道乃復錄之。今歲立春、便可用也。年譜、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夢中作祭春牛文。

【施注】此文乃補錄於此。與錢世雄書 本集與錢濟明書云、久不奉書、不深訝否。吳江宦況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已復舊觀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無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耳。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口簿、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言之慨然。

與范純粹書 本集與范純粹書云、自託施宜德、附書及道教經敘、尾必達也。時杭時者今奉於此。則此六年冬、抄書也。中有久不奉書語、則前寄書與道教經敘、乃五年之事矣。

書范鎮約居許下事 本集書范蜀公約鄰云、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固循苟簡、亦日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施注】答范景仁小紹書已載卷二、紹案南園條下。

贈參寥卵硯銘 本集卵硯銘云、東坡硯、龍尾石。開鵝卵見蒼璧與居士同、

參廖老法魚 本集與李廌老書云、船中彎臥一日、便言問殺、不知如何淨瓶裏操洗去某在東坡深欲一往示疾未廖聊致一問而已。法魚一瓶恐欲下飯又。煮魚法云、子瞻在黃州好自煮魚。其法以鮮鯽魚或鯉魚治所冷水下入鹽以菘菜心芼之仍入薑蔥白數莖不得攪半熟入生橘皮絲乃食之。

作王鞏詩集敘 本集王定國詩集敘

云、定國以余故貶海上三年、一子死於家、定國亦病幾死。余竄其怨我甚、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謫然治世之音。其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泰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論〕公和王鞏南遷初歸詩、施註原編是年初秋寄子由詩後、與此敘定國貶海上三年、歸至江西之語正合、則是敘作於黃州、固當編入元豐六年冬杪也。其後八年春中、公至南都、復有和鞏南遷回見寄詩、而查註引淮海集王鞏以二年、謫賓州、七年放歸者、誤。且又以施註所編南遷初歸詩仍編六年、自爲矛盾、合註並從誤應駁正。

滕元發至關爲飛語所中、將自明、作書。本集滕公墓誌銘云、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又與滕達道書云、公忠義皎然、天日共照。又舊德重望、不宜以小事紛然自辯。若如來喻、引罪而乞罷、〔論〕公送曹司僚於義甚善。卑意如此。

鈞州、作東軒長老詩以戲子由。〔論〕煥作此詩乃元豐六年事、而詩編七年過廬山圓通院今附載其事於此。子由作東軒事、詳卷二十三總案公至筠州條下。

得雪秀書記夢張簡

殿事本集記夢彌勒殿云、僕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云、是僕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辯才像、月皆在、相見驚喜。僕散移策杖、謝諸人、夢中來游、不及冠帶。既覺、忘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詩案自綫世雄以下八條、月日無考、附載此。

元豐七年甲子、公年四十九。是年正月、皇子延安郡王侍宴於集英殿、詔封賢妃朱氏爲德妃。二月、召太師文彥博入朝、賜宴於垂拱殿。正月、和秦觀參寥梅花詩。夜過雪堂、聞崔閑彈曉角、記孟郊詩。本集郊詩云、孟東野作聞角詩云、似聞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今夜聞崔誠老彈曉角、乃知此詩之妙。翌日、餽崔閑酒作詩。外集逸言酒與崔誠老詩帖云、夜來一笑之歡、豈可多得。今日雪堂得無少寂寞耶。往安州王泉一駒、栗子少許、夜琴一弄、誰與同者。莫是木上座否。小詩漫往。雪堂居士酌方熟、玉碉山人冷不眠。送與安州潑醅酒從今三日是三年。詩案此詩查註收入續採詩中、今附載於此。二月二日、與參寥徐氏園探梅、堂至尚氏第觀老杞偃蹇如龍蛇形、憩定惠僧舍、飲茶任公亭前中菴、乃歸、且約後日攜酒尋春於此。詩案此條志林載元豐七年二月二日、之崔誠老攜酒出游之說相合、因錄載。寄司馬光書。本集與司馬君實書云、謫居窮陋、如在井底、省不知京洛之耗。某以愚昧獲罪、咎自

已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顧亦布褐藜藿而已。諡蒸公在常州與書、有某去歲臨去黃州、嘗奉短啓之語。是年正月杪已有內遷之命、而書中不及、當作於三月前也。**滕元發責鈞州安置以辭旁訐弓疾疏草來質、公改爲辭旁訐之郡狀、**本集代滕達道辯謗乞郡狀云、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病、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意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三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以單死未塞責。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慮。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消骨、巧言錄金。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臣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蹋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非敢別有僥求。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

瀕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贍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攷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并答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所示文字、輒以意裁減其冗、別錄一本、因公之成、又稍加節畧。聖主皎然、知公無過矣。但靜以待命、如乞養疾之類、亦恐不宜荷異眷、不敢不盡。又滕公墓誌銘云、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卽以爲湖州之上誤矣。三月三日公與參寥徐大正崔閑攜酒出游、至定惠院飲東山海棠樹下、憩於尙氏之第竹林花圃居處修潔、醉臥小板閣上。酒稍醒、聞崔閑彈雷琴、作悲風曉角之聲、晚乃步出城東黃綠小溝入韓毅甫何勝可竹園、勝可方作堂、廣輿記、建此、侯蘇軾至軾畫竹石於壁間。詩案公自云步出城東入何氏園與此記合、則此堂落成卽寒碧堂在府城東門外、何氏兄弟也。劉唐年餽油煎餌、名爲甚酥、客方飲而公忽興盡乃徑歸、過何氏小圃、乞叢橘移種雪堂之西。徐大正將赴闕中、以後會未

可期、請記之。四日、復爲詩。本集游定惠院記云、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2]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子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杞木、性瘦勁、脈見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子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誠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角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鸞大木盆盎者、謂可以注清泉、滿瓜李。遂賃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有劉唐年主簿者、饋油煎餌、甘美。客尚欲飲、而子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園、乞其叢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子記之、爲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筠州聖壽院有聰來方作偈送之。**本集送聖壽院聰長老偈敘云、聰師自筠來、黃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爲說偈言。**詩案**子由在筠、日赴酒務、每晨入暮出、輒過聖壽訪聰長老、謂方子明浴頭笑語移刻而歸、作詩記事、有聰之來、蓋因子由而見公也。子由在筠、與洞山有文、黃蘗有全、聖壽有聰三老人作方外友並見樂城集。逍遥聰禪師塔碑、本集作壽聖院、恐譌。今更正、附載於此。**四蜀楊髯來謁、貧甚、以書作扶風驛遇貧苦詩贈之、并貽髯、歲暮酒錢。**本集釀錢帖云、楊髯秀才謀學未成、行囊已竭。欲圖昌宗即潘原也。公後與潘彥明書云、申意殺甫與宗公頤。韓君即殺甫、何君乃何勝可、皆黃人也。其贈楊髯詩、查註編入卷五龍鳳翔後已辨其誤。今

據醉錢帖、改編黃州卷末。

聞陳君式訃、爲文祭之。

本集祭陳君式文云、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猗歟大夫、匪直也人。矯然不懾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畊、以娛其親。親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爲貧。從政於黃、急吏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於江濱。親舊攽疏、我亦自憎。君獨願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君笑絕纓、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然絕塵。去黃而歸、歸即安邱。邱園蕪沒、如浮雲。千里一簡、侑以斯文。語窮此文、作挽。

散子敘。

本集聖、散子敘云、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瘡瘧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爲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與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爲盟。余竊險之、乃以傳斷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二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歐：當作「毆」，見《欒城集》卷二五《丐者趙生傳》。

②「師」下當脱「及」字，見《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二三《上巳日與二三子携酒出遊》詩注引《志林》。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謫黃元豐七年甲子、是年七月、王安禮罷。三月、住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詰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稽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言、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驚魂未定、夢游繚繞於囹圄之中。雙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歲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尙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悔誨、許以新收。續通鑑長編元豐中、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遂薄其罪、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然上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軾才、非軾則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確張璪受命、王震當制、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令格不下。於是卒出手札、徙軾汝州、有蘇軾黠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軾卽上表謝、前此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歎惜久之、故軾於表內有人傳已死、自厭餘生之句也。何遠春渚紀聞云、公自黃移汝、謝表既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眞奇才。時有臧公者曰、觀軾表

藏儒

中、猶有忽望之語、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與驚魂未定、夢游繯綫之語、蓋言載籍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非其罪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哀心實無他腸也。於是語塞。**九日、書與王齊愈往來事畧別**。本集贈別王文甫云、僕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鬚者、憑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車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口尉尾高邱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乃還。留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元豐七年三月九日。**與滕達道**。公三月一日游記、尚無將去之語、而此記作於九日、其間命當在初五六日間也。**招王齊愈書**。本集與王文甫書云、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討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沿流入淮、泝汴至雍邱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凄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兩三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四月一日、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本集滿庭芳詞敘云、元豐七年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會李仲覽自江東來別、遂書以遺之。其詞云、歸去來分、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彊半、來

日苦無多。坐見黃州載聞、兒童盡、楚語哀歌。山中友、鷄豚社飲、相勸老東坡。云何當此際、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閒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翦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瞻漁簑。

六日、爲繼蓮作安國寺記。本集安國寺記云、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私竊樂之、且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蓮、爲僧首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過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皆蓮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記。

七日、記張君宜醫。本集記張君宜醫云、近世醫官仇鼎療瘡腫、爲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宜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爲事、殆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爲詩別黃州、并和參寥留別雪堂詩。

參、趙吉並從公行。詩案公自九江往游廬山、又至筠州、公也。故亭黃州皆在江北、季常從公渡江而南、故知其至也。

參寥、陳慥皆集。詩案此陳季常第七次過別子由所經。而公乃自九江出陸六百餘里以達此、又不同也。公既渡江至武昌、其去與國甚近、此時不往而游廬山後有自興國往筠詩題者、蓋初未聞楊綸之耗、後乃知其起知興國、復繞道親之而因以趙吉託付之也。集無與楊綸詩、故註家不知其故。時公雖行、同

安君及邁等仍爾黃州、殆公歸至九江、而後會於湖口也。渡江過武昌、夜行吳王峴、聞黃州鼓角、回望

坡潸然泣下、作詩。重湖爲王齊愈賦二日作記。本集再書贈王文甫云、昨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不欲我去者、當作留客過歲準備也。語錄此文、公過文甫家後仍以舟行至九江也。十四日、至慈湖訪吳子上、獲觀宮師送其父中復龍牧鄧令赴闕引作跋。老泉全集志吳職方赴闕引云、吳侯職方胸中泊然無所崖岸限隔又無翹然躍然務出奇怪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議其所以與常人異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遠測。此所謂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吳侯有名於世三十年、而猶於此爲遠官。今其東歸其不碌碌爲此官矣哉。本集先君送吳職方引跋云、先伯父及弟吳公榜中、而載與其子子上再世爲同年、契故深矣。然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攜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公與文忠公交蓋久、故文忠請黃遷於汝、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乃泣而書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載謹記。語錄宮師尚有與吳狀元書、已載卷一總案。又據歐陽修集送吳職方赴闕詩有高文落筆妙天下、清論揮犀服坐中之句、證以此跋、吳職方卽吳照鄰無疑。歐集失載照鄰以第一人及第、可補其闕。

過程氏山居觀瀑布水、記參寥、陳慥答問事。本集記參寥龍邱答問云、慈湖程氏草堂瀑布泉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布懸、如風中雪、如羣鶴舞。參寥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主、龍邱子欲作庵頭參寥不納、曰、待汝一口吸盡此水卽令汝作。王齊愈、齊萬、大常、

詩案 天常乃齊雄之子、犍爲人、見本集與李琮書中、文甫之姪也。**馬錫、潘革、鯁、丙、原、大臨、大觀、詩案** 大臨字仲達、皆革之孫、鯁之子也。元祐中、革見公於京師。大觀亦王百家註之一家也。**古耕道、郭遵、何勝可、頡、詩案** 頡字斯之孫、時尚童也、後爲聞人。朱子謂何斯舉親見前輩、卽此人也。**韓毅甫、宗公頤、皆送別於慈湖。** 本集岐亭詩敘云、季常獨至汝州、自江淮徂洛、送者皆止慈湖。**詩案** 公至九江、卽與季上諸人、元祐中通問不絕、故滙載於此。**陳慥獨送至九江、作枯松强鑽贊、槁竹欲瀝汁詩、合前作爲岐亭五篇、敘以贈別。** 本集岐亭詩敘云、季常獨至九江。**詩案** 公至九江、卽與季常贈別。乃施註原編至筠州至廬山而後編此五首於九江是季常守侯至久死之妻。其後季常見公京師、爲題陳公弼相石圖詩。復欲見公惠州、則爲書以止之、因書松膠賦教其子。查註謂公去黃後、無與季常唱和詩、因改編題相石圖詩於黃、以爲去後不復再還往者、誤矣。**李守送陶淵明集作跋。** 本集題陶淵明詩後云、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嘉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與參寥游廬山、逾中見廬山記、並論徐凝李白、不覺失笑。至開先寺、再作帝遣銀河詩、山、谷奇秀、應接不暇、發意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遂成三絕。**

[illegible]廬山各詩、本集有廬山詩自記、次敘與施註原編不合、今參酌更正。一
師忌手書寶積獻蓋頌、僊公撫掌曰、昨夜夢寶蓋飛下出火、豈此祥乎。因記
之、并記戲子由東軒作及和愼老遺詩。過蜀道士馬希言。本集與陸道士惟
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
知。今爲何在、曾與之言否。與劉格同游簡寂觀。本集與劉道純詩後云、晁高
觀道純誦此詩、請書之石。[illegible]此跋作於五月
十九日、今移於此、以記游跡。劉道純詩不錄。過賓龍湯泉、觀可道詩、謂題
壁上。本集書可道詩云、游湯泉覽留題百餘篇、獨愛道師一偈云、禪庭誰作
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詩題作總無垢。至李常白石山房作詩。本集書司空圖詩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棊聲花院靜、
詩。本集書司空圖詩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棊聲花院靜、
知此句之工也。往來廬山南北、擇其奇勝作歌。漱玉亭三峽橋二詩。最後與東林總老
游西林、有橫看成嶺側成峯句、廬山之作、盡於此矣。聞楊繪起知興國軍、復
往視之、使趙言從焉。樂城集丙者趙生傳云、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
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居。與國畜駿驟爲驟所傷而死、繪具柩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浙江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黃州識蘇公、爲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

石田驛南野人舍五月一日至海昌與王適遇於道中

閻若

於建昌方北行也。建昌即海昏、王子立自筠歸徐、道出於此、公歸途亦必由此、審矣。可與後兩王奉新互證。

過李常兄弟故居有詩

閻若

李野夫公擇故居在建昌即海昏地所分也。詳題註。縣

發奉新寄子由書

閻若

旦夕相見。考後公別子由至奉新詩有却渡來時溪句、是公先已過其地、其所引今齋夜話、似有因也。

將達筠州以詩寄遲適

閻若

此年譜所載、已至奉新也。書云、

遠至建山寺子由與洞山有文聖書有聰來迎

年譜冷齋夜話云、子由在筠州雲巢居洞山、聰禪師亦蜀人、居聖壽寺。一夕、三人同夢過五祖戒和尚、相與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云已至奉新、坡至、各追釋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某身是僧、往來陝右。雲菴驚曰、戒陝右人也。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於大愚逆歎蓋五年、而坡時年四十九矣。閻若此事兩集毫無蹤影、五祖乃隋唐間人、迎五祖戒和尚者、謂夢此兩人同至也。今、但以記往復奉新之蹤跡、不取其夢也。

至筠寓於東軒

閻若

藥城集東軒記云、鹽酒稅治舍俛江之濱、水患尤甚。歲不可處、都縣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居。都縣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

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脉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暮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傍、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黃輿記云、東軒在府治東、蘇轍建、嘗植蘭於此。兄軾過訪留十日。閒宋公寄遲适遠遊大愚山寓如寺八日、即以五月一日至海昏計之、而九日已達新吳、則其留筠僅六七日而已。五日、與遲适、與李志中同謁劉眞君祠、酌丹井飲之。十日、同游寶雲寺此君亭。本集書李志中文後云、元豐七年、軾丹行赴汝海、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弟子由五月九日過新吳、見縣令李志中、同謁劉眞君祠、酌丹井飲之。明日夏至、游寶雲寺此君亭、觀李君之文、求其本而去。過白塔鋪、歇馬作詩。還至九江、止於慧日院。十九日、雨中跋秦觀辭才廬山題名、以還參寥。本集跋云、秦觀字太虛、與辭才遇名云、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記、乃爾拳拳耶。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山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跡、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辭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寥。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飲於陶子駿佚老堂、作詩。是日、詩有君醉我且歸、明朝許來否句。過崇福宮、訪胡洞微道士、出觀李白潯陽感秋詩石刻、作

詩與敘。慈湖得石菖蒲、寘以石盆、種養甚安、遺余。余移置舟中、并以遺湖徼、作石菖蒲贊。本集

蒲贊敘云、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槁死、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閒以文石、奐璀璨芬郁、意甚愛之。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

挈家以行。九日、邁赴饒之德興尉、公送之至湖口、游石鐘山。本集

石鐘山記云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酈

宋景濂嘗有文翻此案、然景濂何能爲役。嘉慶已未嘗守風湖口、每日必至石鐘山、徜徉爲樂。山趾多魚艇、皆逆浪而漁、掀簸浪花中、風方猛、不可以小舟往、絕壁下。一日坐山麓、偶見其傍石裂一罅、長數尺、窺不盈寸、就其下俛窺之、豁若空屋。江水涵漾、石環爲湖、其聲

丁東滴瀝、自相答響。蓋大風撞擊之所不入、故其音節雍容閒暇如此。然後知公所遇者則錢塘陣舞、而詰之所得乃貴主遠宮也。其空中多衆之說、風實爲之、雖千古不能變其說也。**以硯賞遇爲銘以勉之**。本集題硯以此銘之曰以此進道苟若渴以一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子以此書狱常思生。**十一日論綿竹文選**。本集題文選云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而架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覇、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去。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甚多矣。開明閉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强作解事者。元豐七年六月十一日書。**過池州作浩翁詞**。本集清谿詞云大江南分九華西泛秋浦分亂清谿。水淪淪分山人分雲朝躋、霜濛濛分浮淒淒。嘯林谷分號水泥、走鼯鼠分下鳥鼠。驚忽孤壘分隱重隄、杳冥茫分聞犬鷄。鬱萬瓦分鳥翼齊、浮軒楹分飛烘栖。鳥南歸分寒蜩噪、弄秋水分挹玻瓈。朝市合分雜鬢韝、拔筆瓢分佩鋤犁。鳥獸散分相扶攜、隱驚雷分鶩長霓。望翠微分古招提、挂木杪分翔雲梯。若有人分張幽棲、石爲門分雲爲閨。塊虛堂分法喜妻、呼猿狙分子鹿麑。我欲往分奉杖藜、獨長嘯分謝阮嵇。**開渠**。此詞查註收入續補中。公南遷未嘗出游、今定爲赴汝作、改編入案中。**二十三日游無湖承天院爲蘊湘書溫庭筠湖陰出**。本集題溫庭筠湖陰曲後云、元豐五年、貶謫居黃州。無湖東承天院僧蘊湘因通直郎劉君誼以書請於貶願書此詞而刻諸石、以爲湖陰故事。而鄂州太守陳君瀚爲致其書、且

助之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過蕪湖、方書以遺湘、使刻之。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蘇軾書。

七月、舟行至當塗、作天石硯銘、跋。本集。天石硯銘跋云、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夢書筒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子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彭李白姑孰十詠、詩書李白十詠詩云、過姑孰、疑其淺近。見孫邈云、問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此如此而以比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廁鬼之罪。

過郭祥正醉吟亭、書竹石縣壁上、祥正有詩爲謝、且遺二古銅劒、答詩。抵金陵、往見王安石於蔣山、安石以修三國志爲託。邵博聞見後錄云、東坡自黃岡移汝墳、舟過金陵、見王安石於鍾山、留連旬餘。安石曰、子瞻當重作三國書。王邁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爲丹陽南郭人。

近陳輔之、記不娶事。本集記陳輔之不娶云、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舍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我罪人也。東坡曰、子有猶子乎。曰有。坡曰、子其猶子乎。曰、賴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解事、忍飢作此詩。

卷三十一總案 陳輔之條下。

十六日、游天慶觀、書于由言寺。本集書于由金陵天慶觀詩云、聞道路竹色淨軒墀。江近風雲改、庭深草木滋。孤墳弔遺直、銘暗閃元規。元豐三年四月、家弟子由過此留詩。七年七月十六日、爲書之壁。

袁陟

自儀眞專使來迎、答書。本集與袁眞州書云、某罪廢流落、公盛德雅量、乃肯屈賜書問。比日屢茲新凉、尊體佳勝。某更三五日、離此、駸躍於懷。人還布謝、不宣。㊟二十八日、遯病亡作哭子詩并和棄濤作。濤袁陟詳後案至儀眞係下。

出觀碧落千文作跋。本集跋葉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云、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型、以爲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若復疑其臨放者、又在此論下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三終

校記

①保太：當作「保大」，爲南唐李璟年號，共十五年，見陸游《南唐書》卷二。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諸案元豐七年甲子八月、數見王安石於蔣山、論西夏用兵、東南大獄事。

宋史本傳、軾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歎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

和安石池上看金沙花過酴釄架盛開言詩。方張庶民故居作挽詞。答葉濤段縫見贈詩、再答袁陟書。

本集答袁真州書云、某到金陵一月矣、以暍累臥病、殆不堪懷。公仁厚愍惻、勞問加等。閒案公過金陵月日事跡、僅見於葉濤致遠段縫約之定林寺寶覺、皆從王安石游者。與張維甫重過秦淮憶昨杭事、和作餘杭門外葉飛秋詩。與王益柔游蔣山復登賞心亭、送益柔移守南都作漁家傲詞。

本集賞心亭送王勝之龍圖守金陵、祇事一日、移南徐、詞

寄漁家傲詞云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砂渺斜風吹細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駕飛車凌彩霧、紅鸞驂乘青鸞馭。却訝此舟①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求金陵田不遂、聞滕元發起知湖州、將至廣陵、答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專人手書、感慰兼集。自聞公得吳興、日望一見於中塗而所至以煩累不安。遲留就醫、竟失一要兒。又老境所迫、歸計茫然、故所至求田問舍、然卒無成。十四日決當離此、眞州更不敢住。恐眞守堅留、當住一日。不知公能少留、以須一兒否。若到揚聞公猶在、亦須輕舟往見也。人還、謹奉狀、不宣。語錄此書有歸計茫然、眞州不住等語、乃公初無意寄家眞州之確證。其後袁陟相留、假以學舍、乃得於不意中也。**十四日、與王益柔同赴儀眞、再和蔣山詩。**錄此詩有北上難陪驥東行且趁船、梅轉三山沒風回五兩偏等句、以是知與王勝之同行也。**至儀眞訪袁陟、因寄家於學舍。**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某留家儀眞、又北歸至儀眞、前後二書、乃公是時因袁眞州留家儀眞、且置有少業、爲舉家日給之資。其後買宜興曹莊田成、不更移家者、其故由此。否則儀眞一過路耳、既已有田、當因田以就食、而儀眞距遠大江爲限、必不寄於此也。餘詳下條。**贈袁陟言寺。**本集贈袁陟詩云、官湖爲我池、學舍爲我居。語錄此詩施註原編卷二十五、爲下年作、合註仍之、並誤。詳玩此詩、皆逆旅過客之意、顯因寄寓而發。雜入南都道中、情事不合。因以與袁眞州也。公初在金陵、尚無寄家之意。至是陟以學舍處之、遂有我池我居之句、且告滕達道云、某留家儀眞、故與前書富

住一日之說異也。據題註、袁陟字世弼、南昌人。慶歷六年進士、知當塗縣、官至太常博士、著有遯翁集。嘗汲引郭功甫、功甫稱爲袁二丈。參考諸說、陟非碌碌者流、可與袁眞州也。公舊有卜居宜興之約、而此詩互證、亦足補其闕也。

和蔣之奇詩

云豈敢便爲雞黍約是作詩在求田問宅未定時也。施註原編在登金山後、查註合註仍之、今改列於前。餘詳後條。

道再親求田宜興。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宜興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但便於親情。蔣君勾當耳。

詩案

公初登進士第、與蔣之奇聯事席、有卜居宜興之約。其後親至宜興、詩有地偏俗儉之句、此權輿之自也。然公求田於荊楚者屢矣、此日復由金陵問田以至儀眞、豈能遽及是乎。此蓋時與之奇遇於眞州、而此蔣君者即其宜興族類、使之就近爲公營幹、故其原詩尚及宴坐卜居之事、而見於公和詩之自註。是歸宜興畢竟成於之奇、其蹤跡猶可考也。親情蔣君後又至惠州、經紀屋事、玆云蔣君者、親者、從本集何親例也。

滕元發知公失子、專使來慰、答書。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喪子之哦、尋已忘之矣。此身如泡電、況其餘乎。今日風逆不敢渡又與一人期於眞州、度非十九日不可離眞。公以二十日行、猶可趁上官日也、不知能少留否。

詩案

時滕元發乘小舟破浪來迎、

本集與賈耘老書云、久放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艤然、使人神聳。見公執手、恍然不覺墜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

而午道泰觀亦至、遂會於金山、作倡和詩。

乾手涕下、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一別四年、流離契濶、不謂復得

貼許遵字仲塗、時守潤州、常州住事。本集與滕達道書云、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劄也。貼此書乃知乞常州一狀專人投進、亦在此一劄中。後卒如其言、則兩公之先見亦偉矣。二十日、爲元發登焦山、湖州謝表。本集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云、臣五湖城郭、三水分流。既先世舊居之地、亦少年初仕之邦。父老縱觀、吏民感泣。臣聞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信賈生之屈。尹吉甫慈父也而不免天忠臣孝子所以抱恨而入地。況臣結累朝之深恩、無半面之先容。而詠章朝聞、恩詔夕下、歷數千載、惟臣一人。比蓋伏遇皇帝陛下妙物言神、睿思作聖。謂天蓋遠、以窮呼而必聞。如日之明、雖浸潤而不受。念茲七年之阨、收之死之餘。臣敢不更勵初心、馴圖後効。本集與滕達道書云、郡人有賈收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亦與之熟。願公昨一顧、冠其年落也。元發登焦山之於賈收固厚矣、茲入載者爲達道使賈收赴宜興報、知再起章本。元發定議乞常州住事。本集與滕達道書云、近在揚州、人一文字、至南都當再一劄也。此書乃知乞常州一狀專人投進、亦在此一劄中。後卒如其言、則兩公之先見亦偉矣。二十日、爲元發登焦山、湖州謝表。本集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云、臣五湖城郭、三水分流。既先世舊居之地、亦少年初仕之邦。父老縱觀、吏民感泣。臣聞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信賈生之屈。尹吉甫慈父也而不免天忠臣孝子所以抱恨而入地。況臣結累朝之深恩、無半面之先容。而詠章朝聞、恩詔夕下、歷數千載、惟臣一人。比蓋伏遇皇帝陛下妙物言神、睿思作聖。謂天蓋遠、以窮呼而必聞。如日之明、雖浸潤而不受。念茲七年之阨、收之死之餘。臣敢不更勵初心、馴圖後効。九日、以買收爲毛。本集與滕達道書云、郡人有賈收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亦與之熟。願公昨一顧、冠其年落也。元發登焦山、送圓寶歸蜀、沈遠赴闕南、讀鑒泛詩、次韻。本集與王丹公書云、某近者經由廣陵、庶幾得陪杖履、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昔

幸而有成、扁舟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藝過人、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未易以一二數也。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本傳、先妻有田在常、後過金陵、見王安石、談此書、勸公買田宜興。本集書浮玉買田云、浮玉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神耶。元豐五年、公以怪石供寄佛印、時尚在廬山歸宗寺。其住金山當亦不久事也。而公方擬卜居荊山松林之間、乃買陽羨田於宜興。本集與王定國書云、近在常州宜興買得一小莊子、歲可得八百碩、似可足食。又書云、張公向令作滕達道埋銘、已諾之。宜興田見元圭昏賴、某見有公文在浙漕處理會、未見下絕、當亦申都省也。續通鑑長編云、元祐八年五月、御史黃慶基言、軾結托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強買姓曹人抵當田產、致其人上下論訴進狀。又辯劉云、昨曹人一契田地、却來臣處昏賴爭奪。臣牒本路轉運司依公根勘、勘得姓曹人招服、準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是臣爲主、牒臣照會。臣於招服斷遣之後、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申尚書省及牒本路施行。未冠、頒績圖經云、東坡初買田黃土村、有曹姓者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周益公題跋云、公辯買田事、許其將兌價收贖。今公之曾孫猶食此田、豈

曹氏理屈、不復贖耶。柳當時所置、不止此也。語寒姓曹人昏賴之日、正發方平屬公代作墓誌之時、故並見於與王定國一書之中。滕達道卒於元祐五年十月、張方平卒於六年十一月。公代作墓誌、方平尚在、當作於六年自杭召還、五月過南都時而此書有張公向令作埋銘語、其爲六年五月之前所作無疑。中是考之、如曹人昏賴、乃六年春間事、而本、路轉運斷遣在七年以後、當公歷守潁揚、正訟興時也。前之羣小、俱無此說、而辯劄上於八年五月、與長編所載合、是慶基摭拾近事、確無疑矣。然則自元豐七年甲子買田至元祐六年辛未、以後昏賴已越八九年之久、其元價久已消耗無餘、與賣而中悔仍欲以元價贖者情事全別。所云昏賴乃糊塗詐賴、阻其耕作等事、非眞欲贖田也、故云依法決訖、根勘甚明。朱冠卿謂移牒歸田、周益公疑留孫猶食此田、徒滋訟說。曹既昏賴其無力收贖可知。據與秦少游書別納官田、其不止曹田可知。曾孫食田、又何疑乎。又與范景仁書云、蒙諭欲爲卜鄰、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冷兒子持往買一小莊子矣。然京師尚有少房緡若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公京師賣業、當指南園其後還朝此園無下落者、是景仁之約雖未踐、而園已貨夫、并入儀眞宜興田宅之貧矣。周益公自紹興癸酉後凡六至宜興、又嘗訪公遺事、且見公之曾孫嶠、元孫朴、其仕楚與子由四世孫仲嚴共事、而語焉猶有不詳。語乃考定於買田七百四十餘年之後、并蔣之奇本末悉搜出之毫無賸義、於公亦可以無憾矣。嘉慶二十年九月九日、羊城古藥洲上仇仙菴中再考。

夫人挽詞　語寒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施註原編八年歸宜興詩前、查註合集行蘇頌刑部尚書制詞有遭罹閔

注　至京口、蘇頌方居母喪、往弔之作、陳

凶亦既祥禫之語、蓋是時虛位以待、頌猶未服除、故不即起也。以是逆數之、頌母亡在元豐七年七八月間。公以是年九月至京口、正其新喪時也、挽詞當作於此時。今改編。合註謂其遭喪在七年四五月間、即與制詞不合、亦誤。

生之願抵宜興、訪縣令李去盈、假館郭知訓宅。周益公題跋云、九月抵宜興、聞通眞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不知公凡留幾日也。

十月二日、書楚頌帖。公欲闢小園、種柑橘三百本、搆楚頌亭其中、故識之。周益公題跋載公楚頌帖云、吾來陽羨、船入荊溪、意思豁然、如平生之欲、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語。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畑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元豐七年十月二日、宜興舟中書。

又書臨淵明百年歸邙壠詩。周益公題跋載公臨此詩同日所書。

與畢秀才步田入黃土村、村人以酒餉公、謂公曰、此紅友也。公欣然飲之。朱冠卿宜興縣圖經云、黃土村去縣五十里、東坡與畢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快活人。邑人舊傳此帖今亡。

作滕元發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僕員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寺、僕當閉戶不出、君當扁舟過我。醉甚、書不成字。

六日、書和文同洋州園池詩。跋云、石刻題云、寄題與可學士洋州園池、詩三十首、從表弟蘇軾上。後有熙寧丸年三

月四日、東武西齋十二字。又有久不作小楷今日忽書此一紙。元豐七年十月六日、宜興舟中二十四字。文與可卒於元豐二年正月、此當是熙寧九年三月寄與可本、至是又重錄以與人也。

還至京口、遇王汾之相持而泣、再作其父介哀詞。遂渡江至揚州。十九日、乞常州居住表。石刻元豐七年十月十九日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騎都尉臣蘇軾狀奏。右臣向以狂妄得罪、伏蒙聖恩賜以餘生、處之善地。歲月未幾、又蒙收錄、量移近郡。再生之賜、萬死難酬。臣以家貧累重、須至乘船赴安置所、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幼子喪亡。今雖已至揚州、而資用罄竭、無以出陸。又汝州別無田業可以爲生、犬馬之戀、實切憂饑。寒爲急。竊謂朝廷至仁、既已全其性命、必亦憐其失所。臣先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特許於常州居住。若罪戾之餘、稍獲全濟、則捐軀論報、有死不回。臣今來不敢往滯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犯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又跋云、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不知何緣流落人間。文集中亦有此一奏稾、其辭加詳。意者以此狀爲簡畧、不足以動君父之聽、故改用加詳者。不然、即先上此奏、未能從欲、而再用文。集所載者、俱未可知也。當時玉音竟俞其請、天地之大德、君臣之大義盡矣。嘉定庚午中秋、天台謝采伯元敬書於四明貢院。

詔案本集與王定國書云、某往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居住、得耗奏邸拘微文不肯投進。已別作一狀、遣人入京投下。據此、則前狀並未入奏、而本集亦不載。今從石刻補錄入之。謝采既已考之公集、而其跋作模棱語、殊不了當。茲改狀爲表者、從本集作居住表也。

二十六日、作韓琦黃州寺碑文。本集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云、黃州山川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樸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而容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敎授異於他邦也歟。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廣陵後圃爲呂公著題歌者圃扇詩。**詩案此詩原題云、廣陵原編不載、續補遺載之、以申公爲韋惇。查註引聞見後錄、呂申公帥維揚、東坡自黃移汝、經由見之、一條駁正編此詩於歸宜興題竹西寺後。據所引、當歸七年赴汝之時、乃查註編於八年五月後、正宜仁召命迫促公著係陳十事、其門如市之時、何暇揮其口、對公一日之久。公閒廢之身、亦必不於關市中覓一日睡也。今改編於此。**聞子由移知績溪縣。**詩案子由以十二月乘舟出筠江、過南至南康、再游廬山、由池宣一路行、昌登滕王閣、除夜泊彭蠡湖。明年正月、所至有詩。餘詳後案至績溪條下。**十一月十三日、同杜介訪竹西寺、慶老不值、留與君卿供奉簷蔔知客東閣道話、作詩。泊舟竹西寺、再納宜興官田、寄秦觀書。**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別後欲奉書、紛紛無暇。且謂卽見而日復一日、遂以至今。某宜興已得少田、至揚、附遞乞居常、仍遣一姪孫子賫錢往宜興納官、蓋官田也。須其還乃行、現艤舟竹西待之。不過更三兩日必至、恐能於冬至前及見公也。**公將行、作別無擇詩。**詩案此詩施註

原編不載各本題作別公擇。查註從續補遺移編起知文登留別擇老題後、合註以李公擇時在禮部、不當在揚州而詩意亦與公擇不合、考樂城集題乃別無擇詩之一、公擇當作擇老題後、當作一題二詩其非同時作審矣。詳味此詩乃泊舟竹西所作、今更正題字改編。第

與杜介過邵伯埭作梵行寺山茶花詩。至高郵與秦觀會杜介乃別公遷城第

集別杜介詩自註云、去年送家兄子瞻至高郵。秦觀追送淮、冬至日抵山陽、聞蔡承禧西閣承禧

出巡未歸作西閣詩。本集記西閣云、元豐七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出巡未歸、獄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與

王旂遇於淮上并和田待問贈詩。本集轉運判官制云、勅具官田待問、朝廷取材、往往悉必始於治民。以爾端靜敏洛、試於劇郡、吏民宜之、其卽本道以究爾才。乃心毋使厥聲減於治郡。又行田待問淮南提刑制云、揚楚春旱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爲盜、遂使州縣狂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閒起爾於山陽、守參領漕事。今又命爾按視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若夫察貪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第田仲宣各註失考、今據二制、卽田待問、故其字爲仲宣也。公過淮上、正仲宣知楚州時、見其治狀、故著於制中也。**待問席上贈小鬟作浣溪紗詞。**本集贈楚守田待制小鬟、調寄浣溪紗詞云、學畫鴉兒正妙年、陽城下蔡困緣。霧帳吹箎香嫋嫋、霜庭按舞月娟娟、曲終紅袖落雙纏。又和云、一夢江湖費五年、歸來風物故依然、相從一醉

是前緣。遷客不應常眊矂、使君爲出小嬋娟、翠鬟聊著小詩纏。調寄虞美人詞云、波聲拍枕長淮曉、隱月窺人小。無情汁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別向西州。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於淚。誰教風鑑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調寄此詞作於淮上、詞意甚明。而冷齋夜話以爲維揚飲別者、誤。公與少游未嘗過於維揚、月少游見公金山而歸、有公竹。西所寄書爲據。

十二月一日、抵泗州、題普照王塔、捨山木一峰供養、作木峰傷。本集木峰傷敎云、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木一峰供養、乃說偈言。見蔡承禧、得唐坰所寄硯。本集書唐林夫惠硯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過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須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可不大惑耶。贈龜山辯才并和張琥詩。公少與劉仲達善、忽相遇於泗上、乃同至都梁山中話舊、作滿庭芳詞。本集滿庭芳詞註云、子瞻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後相遇於泗上、游南山、話舊而作詞云、三十三年飄流江海、萬里烟浪雲帆。故人驚怪、憔悴老青衫。我自疏狂異趣、君何事、奔走塵凡。流年盡、攜手林間笑、挽櫂翠壁古寺空嵓。步攜手林間笑挽櫂翠壁古寺空嵓步攜手林間笑挽櫂翠壁古寺空嵓步攜手林間笑挽櫂翠壁古寺空嵓

八日、浴於雍熙塔下、戲作如夢令、閒。此曲本唐莊宗製名、憶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爲如夢令。蓋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因取以爲名。詳見詞。凡二章、今不錄。

二十日、自泗守劉士彥席上回、作十二時中偈。

本集十二時中偈敘云、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自泗守席上回、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偈。

二十四日、同劉倩叔游都梁山、作浣溪紗詞。

本集元豐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泗州劉倩叔游南山、調寄浣溪紗詞云、細雨斜風作曉寒、淡烟疎柳媚晴灘、入淮清洛漸漫漫。雪味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

都梁道中、過監倉訪蕭淵、題東軒詩。與劉士彥山行晚歸、作行香子詞。

本集與泗守過南山晚歸、調寄行香子詞云、北望平川、野水荒灣。共尋春、飛步潺湲。和風弄袖香霧、縈衣。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鴻落照、相將歸去。滄娟娟玉宇清閒。何人無事、晏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使君還。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東坡先生自黃州移汝州、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晏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使君還。太守劉士彥本出法家、山東木强人也。聞之亟謁東坡曰、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耶。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輒一生罪過、開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詳案本集不載泗守姓名、今據見王明清揮麈後錄補載。

觀雍秀才畫竹、蠶八物、作比體、如蝸牛爲安石、鬼蝶爲章惇、

蜚遁爲、惜不盡傳也。除夕雪中、黃寇送酥酒、作詩。

本集題黃子思詩集云、閩人黃子思、慶歷皇祐間號

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又祭黃幾道文云、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忝人。無閒言、如閔與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驥德、風驚雲騰。入爲御史、以直自繩。身爲玉雪不汙青蠅。出按百城、不緩不徇。姦民惰吏、實畏廉平。查是乃子思之孫、幾道之子、而章惇之甥。註引宋史云、黃寔歷轉運副使、哲宗議召用、曾布陰阻之。林希曰、寔兩女皆嫁蘇轍之子、所爲不正、不宜用。乃知陝州。考子由之幼子遠黃寔壻也。其女從謫龍川卒於惠州。建中靖國元年、公北歸至儀眞、子由始與公議將求其幼女爲遠猶姻。逾月公薨、并未見其成也。是時哲宗已崩而林希亦死。宋史所載不知何本。今刪其譌舛存之。時爲駁正。餘詳卷四十五總案。

校記

①舟：當作「洲」，見汲古閣本《東坡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諡元豐八年乙丑、公年五十。是年正月、神宗不豫、大赦天下。三月一日、皇太后垂簾、立皇子延安郡王爲皇太子。五日、神宗崩於福寧殿、壽三十八。皇太子卽位、是爲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四月、詔寬保甲養馬、罷免役錢。五月、王珪薨。蔡確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韓縝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司馬光門下侍郎。

四日、發泗州。本集泗岸喜題云、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聞驟駃聲、空籠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韓退之詩云、照壁喜見蝎、此語眞不虛也。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豈魚鳥之性、終安於江湖耶。元豐八年正月四日書。

再上乞常州居住表。本集表云、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旣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詔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但以祿廩久虛、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離泗州而資用罄竭、去汝尙遠。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況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敢祈仁聖少賜矜憐。

臣前去南京、聽候朝旨。本集跋翰林錢公詩後云、載韜亂入鄉校、即誦公詩。今得觀其遺跡、幸矣。元豐八年正月二十日。**二十日、作錢易詩跋。**本集跋云、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私第。公時年七十九。**詩案**此公第三次過南都也。**和王益柔詩、益柔作亭東皐、名曰妙峯、爲書榜。張方平夢置質悟圓閒句、爲詠其事。重遇應言於南都、爲作羅漢記。**本集薦誠院羅漢記云、余移守湖州、而言自鄆州來、見余於宋、曰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又六年、余自黃州遷於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我記之。**子由至績溪縣任。**賴濱遺老傳云、知歙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秘書省校書郎。由是年八月除校書郎、當以二月至績溪縣任。**詩案**子**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不得簽書公事、常州居住。再作滿庭芳詞、告下、仍以檢校尚書水部**余居黃五年、將赴臨汝、作滿庭芳一篇別黃州。既至南都、蒙恩放歸陽羨、復作一篇。詞云、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峯。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駐平坡。無何。何處是、銀潢盡處、天女停梭。問人間何事、久戲風波。顧問同來猱子、應爛漫、腰下長柯。青衫破、羣仙笑我、千緡掛烟蓑。**詩案**此詩施註原編於後、查註合註從誤。公以初離南都、其確爲南都作可知。又據詩有

午醉醒來無一事、只將春睡賞春晴句、其詩從容閒暇如此、乃聞命放還之時、未聞神宗遺制以前之作、乃二月詩也。今改編於此。**十九日、作保母楊氏墓誌銘。**本集保母楊氏墓誌銘敘云、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穎然順善也。爲弟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已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又與王定國書云、欲葬却子由乳母乃行、即南都亦須住一。日再經靈壁、其留南都實兩月也。**張公以二月至南都、而以四月六日、張方平坐上贈眼醫王彥若詩。李廌自陽翟來見公、以贗物爲助、并作其父悼哀辭。張怒開宴、出勝之佐酒、公掩面號慟、遂罷飲。**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徐君猷知黃州日、東坡先生謫於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猷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君猷後房甚盛、東坡常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東坡北歸、過南都、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之。怒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不覺掩面號慟、妾乃顧其徒而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爲蓄婢之戒。**過王廷老、觀所藏畫、題趙昌花諸詩。**施註原編李憲仲王彥若二詩、確爲南都作。歐肯二詩、接編題王廷老藏趙昌畫四詩、又後編王楊州竹西寺詩。前尚有七詩、其中如春日詩乃南都作、袁陟詩乃儀眞作、蘇子容母挽詞乃京口作、並置於楊州竹西寺詩前、皆誤。其寄吳德仁題王逸少林逋和仲伯達四詩、及前之歐肯二詩、皆不詳何處作也。施註卷二十三自李憲仲哀辭起、註皆缺。查註合註一無辨訂、故施註之得失、

均無由知。冷已考定王廷老罷廢居宋於卷二十七總案知虢州條下、公乞
常至南都、王廷老廢居之時、過而觀書、無可疑議、因定題趙昌花四詩爲南
都作、提編王李二詩後。餘去應改編之外、其歐首二詩、吳德仁以下四詩、仍
如施編、列揚州竹西寺前。蓋公自四月初離南都、泛汴泗至淮、楚以達於揚、
道中未見詩也。

三月一日、宣仁垂簾、立哲宗爲皇太子。五日、神宗崩、哲宗卽位。六日、公聞遺制成服。

續通鑑長編、輔臣奏事延和殿、蘇轍退、曰、臣兄
乙丑年三月六日在南京聞裕陵遺制成服。寄王鞏書。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
作挽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無狀、坐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
今而後、誰出我於溝瀆者。已矣、歸耕汲汲齒而已。

爲張方平作神宗功德疏。

本集代張安道進功德疏文云、伏以聖神示化、棄黃屋以上賓、凡庶何知、抱
烏號而永歎。有崇薦、曷伸悃誠。恭惟神宗皇帝陛下、伏願永證佛乘、圓成
道果。儲祥無極、逍遙梵釋之間。卜世愈延、跨越商周之載。

至四月、作神宗挽詞第三首。

結云、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泫霜。餘生臥江海、歸夢泣嵩
丘。其旨與定國書意同、雖云有所不敢、而其痛莫伸、始終作於南都故有
歸夢之語。施註原編歸宜興答賈耘老之後、十首而答賈詩有故人改觀今
來賀諸句、時已起知登州。如挽詞作於其後、則全謬也。查註謂當作於南都
而改編題竹西寺前、自爲矛盾。合註云詩作上謚之後、施編自不可易。考上
謚在九月、公已赴登、詩更不合、合註不載者、爲駁查地厍。茲列南都所作神

宗功德疏於前、截清未盡一層、并改編挽詞於南都諸詩後、自是大定矣。

三日、自南都還。六日、再經靈壁、畫醜石風竹於臨華閣上、易靈壁石一株以歸。

本集書畫壁易石事云、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下有一株、獨巉然反復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余。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諸案 劉氏園疑張氏園之譌、據蘭皐園記、公自宋登舟、三日而至靈壁、以此計程、公以三日離南都也。

王逸少帖、林逋詩卷、諸詩。過楚州、哭蔡承禧、爲文祭之。

本集祭蔡景繁文云、嗚呼哀哉。子之事君、恒敎傾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子之爲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子之事君、恒敎傾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子之爲人、之從政、果藝清愼、緩民急吏、不肅而震。子之爲文、秀整明潤、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隕。我遷於黃、衆所遠嫌、惟子之駭。故不我藉、辭孰云此來、乃拊其櫬、萬生擾擾、寄此一瞬。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頎然、穎發齠齔、天哀子窮、以是餽贐。我困於旅、愧莫子賑、歌此輓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諸案 公以元豐七年十二月與景繁見於泗州、是月景繁卒。公在泗州度歲、以此文考之、則景繁回楚州後始卒、故祭於復來也。子居厚尚幼、後仕至戶部侍郎。

有鄉子詞。本集田叔通家舞鬟、調寄南鄉子詞云、纔揀玉鑾游、燈幌珠簾笑却收。久立香車催欲上還留、更且檀唇點杏油。花徧六么、毬面旋週風帶雪流。春入腰肢金縷細、輕柔、種柳應須柳柳州。

五月一日、題揚州竹西寺。

續通鑑長編五月一日、在竹西寺作詩記

寺壁。**爲呂公著作治道論**。本集上初卽位、代呂申公論治道、其一道德云云、人君之主也。其二刑政云云、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餘不詳載。**二十二日、至常州貶所、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常州居住、奉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釁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卽便安。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沒身、寄於桑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眞奉上帝之眷命、述修內聖之成謀。念此殘骸、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魅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庶憑微命、少答殊恩。伻來之日、卽出縲囚。**與孟震同游常州僧舍、題法華院薝蔔亭、贈報恩長老詩**。本集薝蔔亭贊詞云、買田陽羨吾將老、從來只爲溪山好。往一盧舟、聊隨物外游。有書仍賴著、水調歌歸去。節力不辭詩、要須風雨時。**詩案**此詞確爲歸宜興所作、以合後之蝶戀花詞、而益信矣。**題晉周孝侯斬蛟之橋**。朱冠卿宜興續圖經云、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東坡過邑、爲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沈石水中。**游城南慕容燁家、雙楠如蓋、署燁爲雙楠居士**。朱冠卿宜興續圖經云、邑人慕容燁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於城南、所居有雙楠如蓋。東坡訪之、目爲雙楠居士。**詩案**公兩至宜興、朱冠卿所記二事、未知何時所作、今附載於此。**邵民瞻爲公買屋、卜吳、夜步月入村中、聞老嫗啼哭甚哀、款**

門而問故、則痛其子之賃此屋也。公亦愴然、即取屋券焚之、遂還毘陵。方岳深雪偶談云、東坡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爲公買宅、需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遂推扉而入、一老嫗泣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徙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所在、即以五百緡得之者也。即取屋券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值。自是遂還毘陵、不能善後。復買宅。閻若璩公自此終其身無一廛矣。其後病歸毘陵、卒以無屋、不能善後。公既易簀、孫館明年遷等葬公於汝、即僑居許下、與子由遺老齋相近、見樂城集詩中。過晚年復營小斜川以居、皆宜興無屋可歸之證也。但宜興還券事、據前與滕達道書、有聖主許此安置、築室荊溪之語、公本意如此、其爲放歸宜興、買而棄去、確實可信。乃深雪偶談、梁溪漫志皆謂作北歸宜興、焚券始借孫館之說時公已困憊、不能更至宜興、況月下閒游乎。志又誤作巖舟亭、今從偶談、汰其誤句載此。

滕元發薨公已起、答書。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者保馬戶導洛堆塚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閻若璩三月初五日、神宗崩是日戊戌、公以五月戊戌知登、蓋五月初間命也。

六月、買收來賀、兼致滕元發書、酒和買收詩。

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某留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須却還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

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鍋、僕或得連茹耶。惠貺三十壺、攜歸餉婦矣。餘耘老能道、不宣。開第詩有東來六月改觀來賀諸句、公起登乃六月事也。初聞知登州、公將行、有懷荊溪作蝶戀花詞。本集述懷調寄蝶戀花詞云、雲水注。月白沙汀翹宿鷺、更無一點塵來處。溪畔丈夫相看私自語。底事區區苦要爲官去。樽酒不空田百畝、歸來分得閒中趣。開第詞云溪上、卽荊溪也、信爲起知登州、臨去所作。自後入掌制命、出典雄藩、以及南遷海外、請老毘陵、未克踐歸來之語。讀公述懷詞、爲之憮然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五終

武林韻山堂三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二十六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寀圻覆校

譜案元豐八年乙丑、是年六月司馬光薦蘇軾。七月、呂公著尚書左丞、罷保甲。十月、神宗葬永裕陵、罷方田。六月尝、

復朝奉郎、起知登州軍州事。譜案公用之信、似其時方有請、事未上也。續通鑑長編五月復朝奉郎、起知登州。年譜同。此指得旨之日、公於六月被命、見於刱蓋。元元語中。至紀年錄載八月除知登州、合註謂紀年錄似指聞命之日者、並誤。

過潤州、和許遵至眞州、作溪陰堂詩。譜案此詩施註原編次韻許遵詩前、詩話、東坡過眞州范氏溪堂、即此詩也。是溪陰堂在常潤間也。查註引高齋詩話、東坡過眞州范氏溪堂、即此詩也。以詩語考之、與公過眞州景物不合、姑仍施註。原編云。其謂景物不合者、指公上年過眞州在八月中、而此詩則夏日也。查註不知公寄家於眞、故有此論。今公自離常後往來於眞揚金焦者幾及三月、其爲六月自常至眞、又何疑乎。又與滕元發書云、船亦未足、此乃挈家以去、故船未足用。其後迫過赴登皆有所據、則此爲移家至眞、尤可信矣。

入門下省、作司馬光書。本集與司馬溫公書云、某啓。去歲臨去、黃州、嘗奉短啓。爾後無定、因循至今。聞公登庸、特與小民同增鼓舞而已。亦不敢上問、想、識此意。譜案是時光已薦公、而公尚不知、可謂君子之交。其云不敢上問者、謂光必大有措施而不陳所見也。其從容進退

如此。**七月四日、作蔡襄書跋。**本集跋蔡君謨書云、僕嘗論君謨書爲中朝第一、議者多以爲不然。或謂君謨書弱、此殊非知書者。元豐八年七月四日。**登金山妙高臺、作詩。醉後游招隱寺、記焦山長老答問。**本集記焦山長老答問云、東坡居士醉後單衫游招隱、既醒、着衫而歸、問大衆云、適來醉漢向甚處去。衆無答。明日、舉以問焦山焦山乂手而立。**二十五日、杜介自浙東還、相遇於金山、爲言吳台之異、贈詩。答滕元發書。**本集與滕元發書云、專使至、辱手誨。伏承起居佳勝、大慰馳仰。某受命已一月、甚欲速去。而遠接人未至、船亦未足、督之矣。區區之學、頃亦試之矣。竟無絲毫之補。復此强顏歸於無成、徒爲紛紛益可愧也。人還、上謝不宣。**八月、子由除校書郎。**續通鑑長編云、八年八月、蘇轍以承議郎爲校書郎。欒城集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詩云、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飽蠹囊。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百家小邑萬重山、慚愧斯民愛長官。粳稻如雲梨棗熟、暫留聊復爲加餐。**閏**子由年十九成進士、年二十三登制科、淹滯於九品小官者凡二十九年。自是以七年押入門下省、即參知政事也、亦可謂速步以上矣。**二十七日、過揚州、訪楊景略。**時楊康公知揚州。**至石塔寺、與無擇別竹西亭下、題詩記事。**本集記石塔長老答問云、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石塔起立云、遮箇是塼浮圖耶。居士云、有縫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嫂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徐大正追送於淮上、遂同行。**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承舟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

之重、感慰何極。諾案此書作於淮上、今摘錄於此。過邵伯埭和孫覺斗野亭寄子由詩、作邵伯埭鐘銘。本集邵伯埭鐘敍云、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敲載爲之銘曰、無量智慧大燒、此無明、集我定以爲模鑄成無漏鐘、以次平等手、執彼慈悲槌、聲從無有出、徧滿無邊空。諾案此銘無年月可考、因地附載。九月一日、作范仲淹書跋。本集跋范文正公帖云、軾自省事、便欲一見范文正公、而終不可得。覽其遺跡、至於泫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元豐八年九月一日。抵楚州、楊傑、奉詔與高麗僧統游錢塘、送以詩、并作浮碧樓銘。本集楊次公家浮碧樓銘云、清而直、樸而一、雖有鄭衛、無白而入以託於君子之室。諾案此銘無年月可考、因地附載。楊傑惠醞一壺、酌中詠楊景略醉道士石、和迫淮口遇風詩。本集與楊康功書云、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鬪戶牖衾暝、日暮乃稍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托楊次公惠醞一壺、少酌

別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昨日已別、情悵惘然。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衾耳。想來日未能行、若再訪、幸甚。及徐積詩。詩案公揚州和徐仲車詩八年、予赴杭州句自註云、元豐八年、予赴登州、見仲車。作怪石古木寄賈收。本集與賈收書云、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爲張方平書楞伽經以寄子瞻、使刻版金山常住。本集書楞伽經後云、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鄙、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付之、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幾走錢塘、求善工刻之、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與徐大正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軾凌澀、不知趁得十五日上否。詩案此書、公早定十月十五日抵任矣。十月、過海州見所築高麗亭館、歎其壯麗、賀詩。過連水、重遇趙晦之、贈蝶戀花詞。本集過連水贈趙晦之、調寄蝶戀花詞云、自古連溝佳絕地。遶郭荷花、欲把吳興比。倦客麾埃何處洗。眞君堂下寒泉水。左海門前酤酒市。夜半潮來、月下孤舟起。傾蓋相逢并一醉、雙鳧飛去人千里。詩案公前赴高密、過連水、

趙晦之方爲東武令、殆遷黃、晦之官於廣西、至是復見、則連水也。公過連水、止此二次。詞以吳與比連水、故有繞郭荷花之句、非十月見荷花也。至懷仁縣、爲陳德仁題占山亭詩。道經密州、與趙杲卿喬敘話舊。重登常山霍翔置酒超然臺上、並有詩。自高密赴文登、沿海行數日、道傍峯巒如劍戟、立書柳宗元詩。本集書柳子厚詩云、僕自東武赴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眞若劍鋩。誦柳子厚詩、海山多爾耶。海上尖鋒若劍鋩、秋來處處割人腸。若爲化作身千億、遍上峯頭望故鄉。十五日、抵登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紲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臣擊鼓登聞、止求白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洗濯瑕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致茲異寵、驟及非才。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趙抃爲交代。周益公題跋云、趙抃東郡人、元豐末知登州、得蘇文忠公爲代。本集與滕元發書云、登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又行趙侔淮南轉運副使勅云、具官趙侔、汝昔爲文登守、而海隅之民至今稱之。推文登之政、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困於征役、而重以饑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寬吾憂。語意此勅乃元祐元年公在中書舍人任所行、知其文登治績、故其詞如此。但趙侔似已罷去矣。李師中守登、建遺直坊、李大方求題。

以鰒魚寄滕元發、作鰒魚行、并作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鰒魚三百枚、黑金菜子一副、天麻煎一節、聊爲土物。冗中不及別啓。詩題不及滕達道而詩有分送羹材句是并詩寄達道也。書中不言召命是寄詩在五日之內也。今據此改編於前。

子由除右司諫。續通鑑長編云、八年十月蘇轍爲右司諫。子由罷績溪縣、下漸江、游桐廬、至杭州訪王復、過京口、登北固、與仕介別於高郵、沿汴泗達南都、以明年正月到京、所至有詩。

二十日告下、以禮部中召還。續通鑑長編云、是年六月己酉、司馬光薦蘇軾九月丙申、子由罷績溪縣、下漸江、南都、以明年正月到京、所至有詩。

謝表。本集登州謝宣召赴闕表云、仕路崎嶇、羣言摧沮。雖死生不變、而恩旋至公。凡所行降黜、如乎已、況用舍豈累其懷。臣草野賤微、誰知蟲末學。昔從仁廟、誤蒙拔擢之恩、旋至神宗、亦荷優嘉之禮。祇合俛身從衆、卑論隨時。奈何明不自知、諫於未信。屢遭尤謗、實自己爲。力常勉於苟安、悔欲追而何及。此蓋皇帝陛下躬成王之幼、賴文母之賢。輔成天縱之才、訓導日躋之聖。斯民多幸、神斷至公。凡所有爲、悉用舊況秉節惟忠之士、將欲甄收。而作新立法之人、旋行降黜。如臣者擢從遠郡、俛屈大邦。豈意寒灰之復燃、試其駑馬之再駕。每思至此、其念尤深。

遂罷任、過萬松堂、作詩。登蓬萊閣望海、作記。本集蓬萊閣記云、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又十二石艦、卓牛大竹小竹五扇、惟沙門最近、亢然焦枯、其餘皆紫碧絕大、出沒波濤中、與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爛、或作金色。

時已歲晚、不

復海市、禱於海神之廟、明日見之、作詩。詩云此詩石刻大字本日、眉山蘇軾書、乃書詩之日也。其見而作詩、當在前數日矣。十一月二日、與過游延洪院、捨佛心鑑作偈。本集佛心鑑偈敘云、軾第三子過留烏鋼鑑、圖徑數寸、光明洞徹、元豐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延洪院僧文泰方造釋迦文佛像、乃捨爲佛心鑑。以人詩留別登州人士、遂行。過萊州、雪後望海上三山、作詩。道出青社、李定來迎。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極歡。今日赴其盛會也。東都事畧云、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幼受學於王安石、擢進士、除監察御史。裏行。未敢末、蘇頌李大臨不草制、悉坐免。言者論定嘗匿所生母服、不可備言職、林旦、薛昌朝皆力言之、以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召拜右正言、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與舒亶何正臣、劉摯蘇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定自鞫軾獄、勢不可尚、遷翰林學士、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爲戶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移江寧府。王巖叟言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竄殛、貽譏後代。責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劉摯方定鞫獄時、力欲寘公於死。遠後廢黜、以及此日復召、流離遷播、喘息未定、而發雞者已數。笑而承迎之、何也。蓋小人所以必勝君子者、正以皆工此術之故。而君子之終不能與小人爭者、往往爲氣節所誤。向見笑怖交作、而墨池雪牖者多矣。可勝慨哉。明年、定坐不服母喪、廢黜、公適當制、乃封還詞頭、勒令追服。定不久便死、既死而及於黃泉、猶能見其母者、公德報之也。由是知君子得時、而小人挾有以過、必變盡方法、叨

登以去、是其所以爲小人也。夫子由時亦召還故書有子由想已過之說時地無不合也。記蔡延慶追服母喪事。本集記蔡延慶所生母、爲嫡母所壓、乃乞追服、乃知螬嚢蟺綴、不獨成人之喪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乃爾遠耶。予謫居於黃、而壽昌爲鄂守、與予往還甚熟。予爲誄梁武議、引者也。詩窓公在杭州、爲詩以美朱壽昌有此事、今無古或聞句、此詩案之所由起也。然此記記朱李並論其意顯然、因李定發之。米友仁至辱書。本集與米元章書云、八至辱書累幅、承孝履無恙、甚慰。某白登赴都已達壽社。衰病之餘、乃始入關、憂畏而已。復思東坡相從之、過何可復得。人事百冗、栽謝所封地、卽壽社也。泰曰、瑯琊漢曰北海、魏曰益都、宋曰鎭海、史傳或曰壽州、壽或曰壽社、皆任便書之、無定名也。七日、作吳道子畫跋。本集書吳道子畫後云、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迎來順往、傍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象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過南觀真相院新建塔、公許以子由所得釋迦舍利葬之。本集真相院釋迦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塔銘云、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捧湧泣作禮。有比邱竊取其三色如今舍利。常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老維摩像由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貶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

七年、載自齊安裝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見眞相院僧法泰、方爲塼塔十有三層、峻時蟠固、人天瞻仰、而未有以葬。載曰予弟所實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泰聞踴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椎椁。【謹案】合註作長清縣眞相院誤。爲宋寶國作華嚴經解及角跋。本集跋王氏華嚴經解云予過濟南龍山鍾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若一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說念清淨、糊壁瓦礫皆說。至鄆州與范純粹論給田募役事。本集元祐二年、徙知鄆州、劄子云臣前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道出此狀。臣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謹案】公以十二月到京見此劄中。餘詳後。赴南都過泗上遇之。云云。本集傳神記云、傳神之工、樂全堂。【謹案】此公第四次過南都也。遇程懷立爲作傳神記。本集傳神記云、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蓋在須頰間也。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頰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必作數日留、其程懷立爲寫眞亦然。故以吾所聞助發云。【謹案】公過南都事、年月無考、附載於此。十二月、上議登州水軍狀。本集狀云、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

右臣竊見登州號爲極邊、廣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駐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歷二年、知州郭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望盡奏乞創置澄海水軍營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戰武藝情願有誤被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令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登萊榷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臣所領登州十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是居民日用。今來既權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思尺大海而冷頓入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惠無異。若不配賣、一二年間、舉爲糞土、坐棄官本、官無一毫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無客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先罷登萊兩州榷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謹狀。公無不言、事之若此、足見其規模宏遠、矣在高密時深以議京東榷鹽爲非。逮一過文登就便動手、亦見其機警而手辣也。

抵京師至禮部貢郎中任。紀年錄十一月到京供禮部職誤。

時祭竈祭左僕射

韋縝爲右僕射、張璪爲中書侍郎、平章樞密院事、李清臣遷左輔、羣姦盤踞政地、獨司馬光在門下省、惇每詆侮之。光固甚求助於公、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然之。光賴以安。

草給田募役狀。本集、狀云、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狀奏、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凶荒、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及十四五。然行之十六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爲名、責欲重斂。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不意先帝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散、此乃今日陛下所當追採其意、遷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誚、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利寬剩錢以爲他用、故更相發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五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省一名、省得一名役色。役色既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役色。役色既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

二也。今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爲我用耳。疑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復有二弊、貧吏狡胥與民爲姦、以瘠薄田中官、催浮浪人雖出應役、一年半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而驟得官錢、必爭爲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奏帝之、決不可廢。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以來、倩支幾半。臣今肆意欲於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大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伏乞朝廷詳議施行。若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如火燎薪、日減日亡。若寬剩錢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爲田產、乃是長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裁幸。

詩話 唐楊炎廢租庸調爲兩稅、宋承其制、是兩稅中民已出役錢矣。其行免役法、凡坊郭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官品之家舊無身役、槩令出錢、名助役錢、而兩稅如故、則民皆倍出也。其助役錢視州縣應用雇直已足、仍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名寬剩錢。是倍出之外、又增二分。而有司重斂、加至五分、乃自古無此掊剋者。卒之熙豐間旱蝗特甚、而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此法行、則役有所歸。或復差役、或仍免役、皆未事矣。何必紛紛爭議乎。公以司馬光不可草其未上。至元祐二年陳奏與光論役法事、始以繳進。賈易劾狀云、輒敢矯稱

先帝之意、欲用免役蒸錢盡買天下附郭良田、以給役人。勑言事者拂其讒妄、斥其說不用。據此說、後繼進此狀、亦爲劉安世輩所攻。安世嘗言、子瞻固所畏然特其才、欲變亂典常、則不可。此攻之證也。事既不行、則兵興借用者、無須內帑填還而其餘亦自此吞不復吐矣。時有論光者云、司馬公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諫大夫、執法殿中、勸講經幄、用則前無古人矣。後有告劉安世者云、三代以下、宰相學術、司馬文正一人而已。答云、學術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圖回四海者、未敢以爲第一。安世忽有此說、蓋倍嘗患難而漸有所悟、亦嗟何及哉。先是、祖宗之世、行差役法、積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府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熙寧中改爲免役法、使民以戶高下出錢、雇役而無執役之苦。然於雇役實費之外、復增二分以爲寬剩、而有司勒取至於什五、民遂以病。司馬光忠信有餘而不習民事、以其病也、欲一切以差役代之。公到關首以爲問、公曰免役之法、先帝本意使民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猶賈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衙前、民不知有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覺剩浮收五分已積至三千餘萬貫石而一錢未用。若

盡去此五分、又許民以布帛穀米折役錢、而官亦以爲優直、則錢荒之獘亦去。如是則天下稱便、毋庸變法也。光大以爲不然。（眉批）光之意在務盡去熙寧法此其十。五年中在洛習見習聞而固結於胸中者如此雖有變通得失不欲討論也時有諫光者曰、萬一日後有以父子之道覺悟人主者、則黨禍大起。光奮然曰、天祖有靈、當不至是。遂盡改之、不復顧慮。大抵熙寧法行之已十六年、神宗自知不便、已於元豐間隨時變改、特不肯明認錯耳。此時變法與當日爭法不同、自當因法變通、庶不落羣小口舌。是則光爲河海而不納細流之失也。昔漢高與父老約曰法三章、此專取虛聲也。漢法之酷、皆秦之舊、而元赦更法大率類是。光所謂顧行夕改而卿躡滿志者文字則然耳。使光而在、豈或可爲、無如躡其事者多以因循怠謬塞責、致改法之行於赦款者、雖屢赦而官吏格赦不放、故人事雖修、而天哉仍不解也。然則務盡去熙寧法者徒以供羣小藉口耳。況極附和者、十皆他日務復之人哉。時有論之者曰、元祐執政類豐於忠信而廉於才智。世以爲知言。公曰、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向於密州推行、民甚便之。若力言於上、索還覓剩三千貫石、於河北河東陝西行之、則二路役人可減大半、此萬世之利也。光以爲不可。公知言不見從、亦不復上其事矣。（本集）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辯試館職策問第二劄云、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如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

諸事皆上合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貧吏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罷役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愕然曰、君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卽答言、法相因則易、變法則難。昔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罷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編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賣封椿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爲十分取一、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則公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不悅、則錢荒之弊、亦未晚也。光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此

二事、臣自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謹劄、自敘與光論議甚明、則元豐八年初到京事也。史官已採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至罷長征復民兵、一節入本傳、而後段之去寬剩錢五分及折納役錢折納雇值三層歸結、一槩刪去、則所採者化實論爲浮議、一若杜甫好議時事、高而不切者矣。其載於元年論役法下、亦小誤。今據劄載入召還之時仍更正簡明之語、作爲綱領、以正本傳之誤。**告下、遷起居舍人上辭免狀。**本集狀云、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人者。臣受材淺薄、臨事迂踈。職必致愆。顧念虛授之恩、無免素餐之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有旨不允、再上辭免狀。**本集狀云、右臣近乞辭免起居舍人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於子、惟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伏念臣受性狷褊、賦命奇窮。既早孤所東西。況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同之意。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來未有。伏望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復辭於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卒不許。到起居舍人任。**本集與子安兄書云、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力辭免、又辭免中書舍人狀云、到省半月、而擢爲右史。**詩案**狀云到省謂到部也。台前書以考之、約以十二月初間至京到省郎任。其起居舍人之命、下於望前再辭不獲而後到任、已在望後、則在省怡半月也。措詞如此不苟、即知下文出入禁闥三月有餘之語、必無錯悞。而墓誌有誤、無可疑矣。詳後案中書

舍人條下。其起居舍人謝表本集載去故不載。章惇爲神宗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

邵博聞見後錄云、元符間宗室有罷開府賦。章惇得俗能爲蘇軾道上德音也。何遠春渚紀聞云、神宗厭薄代言之臣、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詩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者、蔡京行詞云、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惇行詞云、會布日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朵、及身坐銀交之椅。狗異布日、頃時記得有行待御史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惇顧許將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許將曰、此是神宗晚年甚患文字之陋、大率類是。安石之學可以見矣。

答張文潛書。本集與張文潛書云、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至慰至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不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於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爾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生個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門之。高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頗益勉之。高安尉、永平丞、召爲太學錄。元祐初、爲東都事畧、張耒舉進士、爲臨淮簿、壽正字、遷著作郎兼史館檢討、在館八年。公答書在元豐末、正文潛由咸平丞遷太學博士、時也。未淮陰人、少時游學於陳、子由愛之、由受知於公、弱冠登第。四學士中、惟耒年最少。公歸黃、後經堅卧之。陸游老學菴筆記云、耒三子、秬、秠、穀、皆中進士第。秬秠在陳、死於兵。和爲陝西敎官、歸葬二兄、復還宿。見穀

未遂亡。後未在三館、顧義自守、乃以公故累次坐貶、鼠入黨籍、其子又皆遇禍、雖大亂之時人無一定祀、然如未者、亦見天道之贖矣。

純粹出守慶州和胡宗愈錢穆父韻餞登李之儀詩。

武林韻山堂三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七

仁和王文誥 男寐折覆校

謫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公年五十一。是年正月庚寅朔改元。二月、罷雇役。閏二月、蔡確罷司馬光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門下侍郎、李清臣尚書左丞、呂大防尚書右丞、韓縝罷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四月、韓縝罷、呂公著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文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王安石死。五月、韓維門下侍郎、呂惠卿落職分司南京。八月、詔常平依舊法罷青苗錢。九月丙辰朔、司馬光薨。辛酉大享明堂、大赦天下。張璪罷。呂大防中書侍郎、劉摯尚書右丞。又蔡京罷開封府、出知成德軍、亦秋冬間事。京畿旱、河北楚海諸州水、詔蠲租。歸夏人浮屠安强設蘆米脂四砦。

正月、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即改賜銀緋。

三月、到右司諫任。

潁濱遺老傳云、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誥案、子由和王蕭執政狀首論左僕射蔡確險佞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議閹性暴才淺、行汙。張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蘇固位、安能有爲。伏願早賜罷免、別擇大臣。閏二月一日、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二日、乞罷蔡京開封府狀。六日上殿、乞罷右僕射韓縝劉摯、又乞罷樞密院狀、再論韓縝狀、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再論安燾狀、乞責降蔡京狀、乞罷安燾知樞密院狀、再論安燾狀、乞責降韓縝第七狀。五月十一日、言蔡京知開封府不公事第五狀。十九日、乞詠竄呂惠卿狀。二十

入日、乞責降呂和卿狀。六月八日、再乞罷呂惠卿宮觀狀。二十日、與東西省同論呂惠卿狀。又與王覿言、張璪天章殿言張璪劄。已上章疏、皆欒城集所載。當時攻逐諸姦議者以子由功爲多。但其驚列散布中外、積恨切骨。司馬光呂公著既踐其位、不知求善後之策、用能善後之人、但紛然變法取快目前、羣小皆來附和、遂至邪正不辨、流爲積重之勢。其後死者死、去者去、獨兩公調和爲重、既開停京以必入之路、其修報固應爾也。靖康間行謫京黨諸人、其宰執相謂曰、享福發難者多。八日、與王遽晚飲作詩。欒城集次韻子瞻與王遽朝請晚飲詩云、矯矯公孫才不貧、白駒衝雪喜新春。忽過銀闕迷歸路、誤認瑤臺尋故人。時九陌鋪寒月、清絕空教僕御嘆。歸訪我不嫌泥正滑、留君深愧酒非醇。公以正月八日招子高晚飲、十二日作也。今改編入集。子高名迥、公爲賦美蓉城者、改名。蓉字子開。訪歐陽叔弼兄弟、以其父修碑爲記。欒城集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云、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誄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輒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云、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黃庭堅始拜公都下。黃庭堅山谷題跋云、元祐中、乃拜子瞻都下、實聞所未聞。聞黃魯直以治平四年劉煇榜下登第、爲葉縣尉、大名府國子監教授、

知太和縣、監德州德安鎮。時以召爲校書郎至京。本集奏狀、東都事畧同、山谷年譜作德平鎮、誤。作庭堅所遺洮河石硯銘。本集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云、堅密溫潤、發墨而不滲、滑而不澀、體堅而不燥、鋒鋩畢見、不立筆而足用、不取妍而佳絶、其長編云、元祐中國棄洮岷、至中國棄予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十二月、爲柳仲遠題憩寂圖。本集題憩寂圖詩云、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寞龍眉皓首無住着。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憩寂圖。予由題云、東坡白作蒼蒼石、乖龍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吾竹書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又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黃魯直次韻詩云、松含風雨石骨瘦、法窟寂修僧定時。李侯有句不肯叶、淡墨寫出無聲詩。龍眠不似虎頭癡、筆妙天機可並時。蘇仙潑墨作蒼石、應解種花閩此詩。詩箋此詩查註據續補遺編入元祐三年詩內、誤。今改載元年案中。與王詵相遇殿門外、話舊感歎、詵復以詩相屬、和韻。詩箋此詩施註原編元祐二年九月十五日詩後、查註合註從誤。敘稱不相聞者七年、自元豐庚申計至元祐丙寅正七年也。是年九月八日作王晉卿詩跋十一月二十一日爲王晉卿書黃泥坂詞、必非二年九月始遇於殿門也。送陳睦知潭州。二月六日、罷今改編於此。元祐、復差役、差官置局、部公與議。墓誌云、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餘陳不可、

君實憤然。東都事畧云、元年二月乙丑、罷雇役。詔集二月六日、已罷雇役、復差役、遣局集議、命韓維曰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役法。純仁曰此事當熙講而後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力爲光言之。公狀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而不及范純仁者、蓋公之所見、亦與范同也。其論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原疏本集不載、臣尤欲以此附和自存、蓋改差悉以舊章胡混損益、人皆優爲而爲功則鉅、易於干進。純仁欲緩行、已爲衆所惡而公欲守舊法則此局即當撤、所差官吏之怨所歸、與子由攻諸姦、偏排荊蘇自此終、其身在荊棘中行矣。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卜公式事、作詩。詔集此詩施註原編不載、續補遺中、查註移編於此。其題皆作元祐元年二月八日、似不誤也。因本集皆載、邵本載有二月八日在中書舍人任繳狀不應再值起居院後有考定、故載明於此。十五日、進讀維貫三朝寶訓事。本集講筵進記云、某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眞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惟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詔集公爲起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稱今月十。五日、公以上年十二月到禮部郎中任、在任半月始除右史、已在十五日後出是推之當爲元年二月十。五日所進蓋故事以春二月至端午、遇隻日遞英輪官講讀、無正日也。今考。定此條則前之二月八日在起居院信矣、

和王靚書雪詩、閏二月六日書

由夢李士寧事。本集書子由夢中詩云、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相遇草草爲具、夢中贈一絶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吃。明年閏二月六日爲寺道之書以遺遲子。**三月告下、遷中書舍人、上辭免狀。**本集狀云、右臣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爲右史、欲自勉强少酬恩私而才無他長職有常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冒榮直授踰衆躐遷非次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謹奏。凡公集所載墓誌皆二月遷中書舍人此乃三月之誤。欒城集原文作二年。尤誤。據公詩二月八日在起居院作申公詩、紀年錄亦作二月八日、似無誤。而本集有二月八日在中書舍人任繳還范子淵詞頭狀與墓誌二月之說合。但公已遷去不應是日更值起居院二者必有一誤。又考范子淵狀後接載三月十六日繳吳荀狀自二月八日以後越閏二月中間脫署。此范子淵狀乃三月八日而誤作二月八日、故與申公詩相礙也。此文云到省半月而擢爲右史出入禁闥三月有餘。上年十二月到京、上水軍權鹽二狀、銜位前知登州軍事。上狀之後始到禮部郎中任。又任半月、擢右史、已在十二月二十日之後矣由是而計至二月八日以前遷中書舍人僅有四十餘日、登之奏狀可妄云出入禁闥三月有餘

乎。蓋公以三月初間、還中書舍人、自十二月二十日起、連閏二月、積算至三月初間、計百有餘日、是爲三月有餘。續通鑑長編云、是年三月、劉摯呂陶進對、太皇太后曰、近除胡宗愈蘇軾、盡是此中自除。兼蘇軾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滯。如二月除、則後有閏二月、爲日已久、必不至三月而憶及其事、并云近除也。此又三月還中書舍人之確證。而本集范子淵狀之誤、無可疑矣。且作二月除、則十五日進三朝寶訓、乃右史事、必移至正月十五日、始與二月八日中書敕狀合、而正月例無講筵。此又未遷之確證也。似此考定、若問諸年譜紀年錄年表、所謂視茫茫而鬢蒼蒼者、更無論各註矣。

答不允。至中書舍人任、仍改賜章服、進謝上表。

本集中書舍人謝表云、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唐虞之司、近則通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問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忽當此選、莫測其由。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鑑之難逃。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語、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

送程之邵知湖州、詩錄此詩有我正含毫紫微閣病眼昏花困書檄句、乃任中書舍人後作也。查註列二月八日前、合註從誤。今以考定除中書事改編。

王廷老知虢州言。

查註云、伯敭長子、娶東坡女子由有代祭王虢州文云、我遷於南、一往六年。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欒城祭王虢州文云、具官蘇軾與弟轍致祭於故虢州

使昌伯斂朝散親家翁之靈。軾官吳中、昔始識君。愚不自量、欲俗斯人。君在其間、時一弛熹。我賴以全、民亦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遠家宋鄙、邈在是簿書之閒、往走君廬。忘其厄窮、笑歌歎呼。我遷於南、一往六年。歸來乾手、白髮侵顛。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朋友惟舊、親戚惟姑。西虢之行、過我都城。訃來自西、驚怛不信。追懷平生、哭於寢門。遺酒東脯、以寄酸辛。尚饗。

此文、兩公合祭、自軾官吳中至民、亦少安止、述侍抗時抗行新法、與各官不合、而廷老爲提刑轉運、獨周旋之、此公語也。又下罪廢家宋、度入轍適在是句及遷南許女之事、至親戚惟姑止、此子由語也。又自西虢之行至終篇、乃兩公合語也。子由官於宋故云簿書之閒還在公未嘗官宋也。子由以庚申遷南、乙丑召還、故云六年公遷南止四年餘也。子由七女在筵、喪其幼者尚有六女、故有婚因之訂、公無女也。查註謂伯敭長子娶東坡女及代作祭文之說實由誤讀此文也。合註從誤、今皆刪。又公在徐州子由廷老皆在宋、故廷老有和張方平之子十七寄公之作而公作註謂廷老家居與彭城相近者、誤。又據此文廷老卒於虢州、其喪歸兩公皆在京、故合祭之、乃元祐二三年中事也。既考定矣、偶憶公詩有平生無一女句、乃偏索全集而不可得。客有專嗜蘇集者至舉問之、答曰未見有此句也。子誤憶他人詩耳。越數月、忽於無意中見之、乃公在金陵和葉濤詩也。因不更改而附載於後、以見讀詩之難、而註尤不易。語惟虛衷自勉、以期少誤而已。

八日、繳進范子淵詞頭并軾狀奏。今月八日、準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司農少卿范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爲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爲修堤開河廢費巨萬及讒堤壓壞之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

不成、其罪甚於吳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州、其兗州又是節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即非責降有罪去處、又緣子瀾罷司農少卿出領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詞。伏候勅旨。詔答此狀是否作責詞、且須請旨特錄載以見羣小之誣也。**行泗子淵知兗州勅**。本集勅云、勅具官范子淵、汝水土之政、與郡縣異。其觀汝於牧民尚勉求効、以蓋前愆。**行王詡知河中府勅**。本集勅云、勅具官范子淵、老於治郡、所至安靜吏民宜之。河東吾股肱之郡、方唐之盛世有賓守。風流未遠、圖像具存。勉思古人、以紹前烈。**行鮮于侁太常少卿勅**。本集勅云、勅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大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黷朕命。**行范祖禹著作郎勅**。本集勅云、勅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獨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筆於其間、則善惡貿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祇厥官、無曠乃職。**行孫覺給事中勅**。本集勅云、勅具官孫覺、汝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雖臺諫亦失職。朕以沖昧、丕承祖宗。

未堪多難之憂、常恐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謙臣、而後論事。矧弦封駁之重任、參黃散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違仁、處以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族、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補。閒自西省、還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固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請、閱月於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杭章伏閤、朕意。行范子淵改知峽州、亦東南云、之志、施於還詔、批勅之間。其一乃心、以稱朕勅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閻錫此勅乃范子淵知兗州、復爲言者所論、故又改峽州、亦爲三月所作。本集載西掖告詞、凡二百十餘首、起於三月、迄於八月、均無月日可考。至于誨、能于佐范祖禹、孫覺四首、從范子淵二首中間選錄而子淵二首則以繳狀、年月爲據、以是知皆三月作。和錢穆父病起詩。閻錫題作答錢穆父舍人病起、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四月、中書舍人錢勰、充天章閣待制、十六日、繳進吳荀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三月、約其編次、乃三月作。十六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十六日、準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廣東運判者。右臣、竊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黃履。履之爲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汲、敦奸橫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送康師孟歸洛、爲書贈別、子由赴臨汝、詩。本集書別子由先君昔愛洛城居一

首二、元豐七年、余自黃遷汝、往別子由於筠、作巖、詩圖別、此其一也。其後雖不過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歸洛書以贈之。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嗣

送顧師孟東歸

十二日、進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敕進、沈起、閣門祗候、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二日、準

二十三日、繳進陳繹詞頭狀。本集狀云、元和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試中書舍人蘇弊同范百祿狀奏、今月二十二日、準敕房州充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勘不盡、至薄其罪。外買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虧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別造杉木胎者、貨易入己、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盜臧準例除名。其餘罪犯難以悉陳。奉勅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畧曰、敝罪至以除名、論建昌軍。其詞畧曰、敝罪至以除名。建昌之財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資性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收叙、復典大邦。所有誥命、不敢依例撰詞。爲法雲寺鐘銘。本集法雲寺鐘銘敘云、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圓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銘。和朱光庭初夏喜雨詩。五月一日、韓維拜門下侍郎、自是朔黨起。東都事畧云、五月丁巳朔、維門下侍郎。景祐四年、參知政事。八子、絳字子華、宋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縝字玉汝、元豐八年、向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諸朔黨維字持國、絳之弟、縝之兄也。門下即參政所改、是韓氏父子兄弟、已四相矣。有宋用宰執子弟、太過亦是一弊。元祐牢執不可以子弟目之者、獨范純仁耳。維於絳縝之間、可謂彼善但維乃神宗顧命日夕稱薦王安石之人、即不當用。況子由與孫覺、王覿等累章攻縝汙暴、至四月己丑、縝始罷去、相距二十八日復用維、何也。彼以四相門生故更聚於一時、雖不援引、宜其人

多。明年、呂陶彈維擬引親舊分布要地。維雖去、遂至康口欒金、此朔黨之所由起也。當時指摘洛蜀黨者、則竟指攝之、惟朔黨多不敢名。至南宋猶爲之所譖、亦見其羽翼之盛。

十八日、繳進張誠一詞頭狀。

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試中書舍人蘇軾

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準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覩察使遙郡防禦團練使、依舊客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已駙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提舉宮觀、已駭物聽。況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梯、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爲過。使誠無之、亦當爲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逆、不道所有告命、未敢撰詞。

繳進李定詞頭狀。

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準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爲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爲害不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未敢撰詞。

行王安石贈太傅勅。

本集

王安石贈太傅勅云、勅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進退之美、雅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贈王安石以是年四月癸巳卒。據此勅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韓維之罪、上通於天矣。安石緣此

四人進用、既誤國矣、茲則盡變熙寧法又曰以母改子、然則新法之咎專以歸過君上、不必悖京之姦而攻之也。此四人者不肯認錯、故其所爲如此而寧投羣姦以亂國之柄。殊不知再一召亂而宋不可爲矣。詞曰斷以己意、古今所無、胡百年爲之一洩可想見其憤然而行筆也。

行張誠一分司南京責詞　本集勅云、張誠一、孝治之極、天下順之。不子之罰、民不輕犯。而貴近之間、尚有誠一、朕甚傷之。乃者姦言詖行、盡國殘民之狀、論者紛然。方議其罪而悖德隱惡、達於朕聽。考實其狀、至不忍言。詩不云乎、行有死人、尚或墐之。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爲手澤存焉。今汝之所爲者、何爲至此。極也。縱朕不問、汝亦何顏以處搢紳之列乎。

二十五日、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奏、臣近奏爲論招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議論委是疎漏。又況衙前招之與差、所弊利害至重、非止見役法中一事。臣既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取進止。又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辯試館職策問第二劄云、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免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

雇、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詔旨此劉追敘前年十二月登州召還與司馬光論議役法及給田募役事、已摘載前卷案中。此節乃追敘元年差赴詳定局差遣也。本集不載議狀、故摘局與議役法、因所議不合、至五月請罷詳定此補之、并爲註明。

六月、行呂惠卿安置宣詔、責詞

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詔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謀、實啓民萃。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陽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洛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黃慶基劾狀云、軾行貶呂惠卿告、實訴先帝。公辯劉云、原降詞頭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責授散官安置、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詞頭所有、臣安敢滅落。詔答王安石、呂惠卿、曾布、章惇均應重譴、首當正安石之罪、如是則國法伸而綱紀立、大姦自絕迹矣。無如安石本由結託韓維、呂公著進用、文彥博、司馬光亦力薦之、

一時傾風、直如聖人再出、以致富弼、韓琦皆爲聳動。神宗在潁邸、韓維日夕稱薦。逮一朝專政、此腹心之疾、自臟腑內潰出也。元祐更化、此四人者自欲掩覆故於安石之罪、悉包涵之。光方寢疾、聞安石死、喟然而歎、請執政日介甫但執拗耳、非有他也。今將安石輕輕放去而以不韙悉歸之神宗、不聞公卿則重貶之、曾布、章惇並與大藩、其餘呂嘉問、那恕、蔡卞、章惇之人、乃於罪魁則厚褒之、惠卿之流、或出或放、便謂了事。此豈可以服天下、示大公乎。宜其羣小反覆玩弄、而禍不旋踵也。然則若何而可曰、此宣仁失正本清源之道也。神宗固嘗曰、來年皇子出就學、當以光公著爲師保。此元祐並相之章本、然至紹述興而未嘗有以是爲宣仁辯者、蓋神宗之意、本指講筵、如謂付政、即出神宗遺意、此輩小所不知也。故此二臣者、惟當處以經筵之任。起文彥博、意在使遊夏知之、此裝綴席耳。及其既誤、又須爲老臣地、殊多扞格。此三相一執政有礙行法、不用則源流清矣。當安石處盛望之日、獨張方平識其大奸、謂必亂天下、如使爲相、則雜進之羣小不可留在位。更以范純仁、韓忠彥輔之、閒隙何自生乎。如是則源既清而本亦正矣。所謂變法者、惟青苗一項、斷不可留、此宣仁乃不能遽捨而姑徐徐者、此宣仁廉聽之初、即當罷之、不必留爲諸臣口舌。失計也。茲既誤矣、惟當獨罷青苗、其變役一項、純仁子由諸人有議只須緩行、隨時補救。其他不可者、惟權鹽網密、富變通之餘皆因事更正及分別等差仍於郊恩放赦去之。如是則仍若遵循元豐而變之不覺也。其奈司馬光引用在洛有連多人首以正名定分歸過神宗、羣同附和、反是則攻此專欲自爲名也。君子之好名、與小人之負販無以稍異、而誤國則一。惟公識此、故獨於制詞之要者、皆推本神宗之意而貫徹之、後猶不能自立、則所謂以毋改子

者、倘何解乎。宣仁不知相張方平以鎮羣小、而首召呂公著。公著素重安石、而輕方平、與其父夷簡之薄范仲淹相似、故於元祐初老臣恩例特遇柳之、併奪其禮宗特留之宣徽使。方平託目疾以終老、遺言不許子孫請謚、此因公著發也。王安石日錄凡受恩如富韓、文呂歐陽及所交司馬范蘇諸人、無不錄不敢置一詞、論者以爲畏其大也。故云、不讒貶殆盡、獨方平素藐之而日修欲盡破安石邪黨、令老姦自死、莫若相方平。宣仁雖不知出此、不可謂秦無人也。非久光憂公著獨相、輒苟安了事、自始誤至終矣。至安石之褒與惠卿之貶、公所不得與聞、但奉行詞命。乃羣小於安石美詞、視若固有、而惠卿書詞、則遽爲口舌、卒以此爲坐罪首至於謀國不臧也。欒城集六月八日上乞罷呂惠卿宮觀狀、今據此載六月中。

行陳侗知陝州勅。本集勅云、勅陳侗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皆雖矣。以、而出入冊府幾二十年、安於分義、不妄附麗、以干進取。死喪之威、兄弟孔懷、願爲一郡、以卹幼孤、朕甚嘉之。夫入爲九卿貳、出爲二千石、此亦搢紳之高選也、汝益勉之。諮爾陳侗六月知陝州、見本卷詩註。

二十五日、薦朱長文劄。本集劄云、軾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劄子奏、伏見許州司戶參軍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積三十年、安貧樂道、閭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於東南。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加長文者、誠不可多得。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取進止。

論坊場役錢劄。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六月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應坊場

洞澈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寺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一處均管通謂之坊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及應緣衙役人諸般支論元祐元年六月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曰竊惟逐使乞詳酌指揮。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六月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曰竊惟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爲重。賦稅難催處以戶長爲重。士人不閑書算處以曹司爲重。雖以限定等第一槩立法。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奏上議富弼配享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六月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永李常韓忠彥王存劉溫伯劉摯陸佃②傅堯俞趙瞻趙彥若崔台③劉奉世王欽臣謝景溫胡宗愈孫覺范百祿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近準勅節文中書省尚書省送禮部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祔廟後降勅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有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奉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咎繇予大享於先王周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歷選勳德實難其人。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諡文忠富弼秉心直諒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受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爲宜稱。謹錄奏聞。七月奉勅祭西太一宮和韓川韻。詩有秋早川原淨麗句乃七月初作。和子由韻送陳

侗知陝州。行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奉議郎
閻河北轉運副使。本集勅云、勅具官顧臨、脉修賦役之法、黜察斂之吏、去
以不。失有罪爲稱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困於吏則歸咎
吾法。脉甚憂之。太原之民困於邊備。使者之任不輕付予。以兩儒林之髙、號
稱秀傑、有能吏之才而不渝。其服新職以莅一道。勅惠
義問云、趙魏之地、被邊帶河。使者之節、世其家聲。
豈弟之心、不忽民事。必能深識朕意、以肅吏靖民爲本。往任其責、以寬吾憂。
副朕。元祐八年黃慶基劾狀云、軾行唐義問、何執轉運使告指先帝用察訪
之吏。公本坐議訕、此其一款也。續通鑑長編。元
祐元年七月、顧臨爲河北轉運使、今據此編。二十三日、乞罷劉攽狀。本集狀云、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狀奏、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祕省、旋以病乞出守
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痊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强。謹按、放名聞一時、身兼數
器、文章爾雅、博學强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
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
進長育未成。如放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爲朝廷惜也。欲望聖慈、
留放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
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候誅譴。行秦公刑部尚書東。本集勅
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
以無訟爲功。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數求迪哲之人、

以清流弊之末。其官蘇頌、溫文而毅、直亮不阿。仲由再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產叔向、愛直得太古之遺。罹閔凶、亦既祥禫。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顧懷墳墓。曷若蹈威嶽之前軌、顯揚君親。佇聞嘉猷、以對休命。詔答元祐八年、責授左朝奉郎、試尚書、據續通鑑長編載元年七月、而謂其初除喪者、誤。以制疑公卒坐議訕此其一款也。蘇頌除刑部尚書、元年七月、而謂其初除喪者、誤。以制詞論、未終喪也。

八月四日、乞不給青苗錢斗斛、先大。

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弊民貧、日益困竭、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紓民徐徐、月攘一雞之道。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而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敢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僕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徙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敗債取利之謗、雖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議議。所有上件錄黃、臣不敢專、謹行下。伏候勅旨。詔答青苗雖罷、而熙豐餘毒、流爲積欠、官司催擾如故。元祐之末、民爲積欠所壓困憊、特甚京東路皆流亡江南、

至於麥熟不歸、緣所獲不敷償欠故也。悲夫。

二十二日、與王鞏子由觀黃庭堅詩、題後。

本集書黃魯直詩後

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定國子由同觀。不覺訁矣。

詔、

本集勅云、勅具官劉誼、汝昔爲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厄窮而不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乎。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爲朕牧養遠民、惠鮮鰥寡者、必剛毅不屈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

詔、

元祐八年黃本集勅云、乃者役錢貨息之弊、民兵馬政之災、其一款也。

行李之純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

本集勅云、乃者役錢貨息之弊、民兵馬政之災、萃於北方、而天不靖民、河益爲哉。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矣。嗚呼、其孰爲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乎。具官李之純、沿檄之能、嘗見於用。忠厚之質、不移於勢。是用進登書殿、增重使指。其往撫疲瘵之俗、察貪暴之吏、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朕將酌民言以觀汝政、可不勉歟。

詔、

元祐八年黃本集勅云、後卒坐敎訓此其一云、戢行李之純河北都轉運使告、以厲王之亂相凝公後卒坐敎訓此其一款也。已上黃慶基奏劾中書舍人指斥先帝時事、呂惠卿、唐義問、蔡卞、謂李之純五條、今並於集中檢出原文登載。其劉誼李之純二劾、以未能確考月日、附載於此。慶基原奏及公牒劉詳後卷三十六總案。

告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進辭已上。

本集狀云、右、臣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竊謂自從西掖直遷內制、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少有此比。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選。伏望追還

哲宗本紀九月丁卯蘇軾爲翰林學士。又云長編亦載是年九月丁卯。閏
[redacted]宋史長編諸說均未確考。本集八月四日不散青苗狀、在中書舍人任。九月論約束狀、在翰林學士任、空其日不填。據奏議、不可辨也。更考內制、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二年十四日明堂赦文、三年六月德音赦文、凡三篇。此北扉麻制、非西掖告詞也。公如尚在西掖、豈能越俎而謀之。如謂此明堂赦原係西掖屬草、則後兩年公在北扉、不應有後二作也。史稱九月辛酉大享明堂、以神考配、赦天下、是月丙辰朔、辛酉即六日也。本集所載係辭赦之日、非撰文之日。公自有除命、則上狀辭、批答不允、則再辭、然後宣召入院。既入院、當在赦之前十日上此文、即尚書省奉行放發、亦須預爲之地、內廷不能六日付外也。凡草麻、召對內東門取旨、不到北扉、向由草麻改載於此。

批答不允再上辭免狀。本集狀云、右、臣近者奏乞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辭。父母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誚。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

召賜對衣金帶金鍍銀鞍轡馬、差供奉官宣召入學士院上謝宣召狀。本集狀云、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上座。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顓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

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謹奉英宗嘗欲召入翰林、神宗亦欲召修國史、爲韓琦、王珪、張璪所沮。此云先帝、專指神宗欲付國史事。英宗嘗欲召入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揚屋之也。計自英宗以來、凡淹滯者二十二年。

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揚屋之也。計自英宗以來、凡淹滯者二十二年。

帶馬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駿、良人微地。綢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雖洪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

再謝對衣金。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駿、良人微地。綢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雖洪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

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揚屋之也。計自英宗以來、凡淹滯者二十二年。

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揚屋之也。計自英宗以來、凡淹滯者二十二年。

再謝對衣金。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駿、良人微地。綢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雖洪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

帶馬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駿、良人微地。綢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雖洪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

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俛僂、流汗交併。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黍絺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畎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過。皇帝陛下總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

絺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違寒陋、亦被光華。覩佩以思、遂誠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

上劄子。本集策略記云、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末足以慰天下之心。仰繫母慈、總攬政體。紬熙百度、和樂四方。賴帝明臨海寓、乂三垂之兵、靡警、萬邦之年、屢豐。庶幾大

赦文。本集內制明堂赦文云、門下、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朕以眇眇之身、焚焚在疚。永惟置器之重、惕若臨淵之深。承明繼成、思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末足以慰天下之心。仰繫母慈、總攬政體。紬熙百度、和樂四方。賴帝明臨海寓、乂三垂之兵、靡警、萬邦之年、屢豐。庶幾大

作日喜堂

同光、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惟茲肇禮、屬予訪落。喪有以權而從變、祭無以卑而廢尊。顧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教諸侯之孝、以得萬國之心。我享惟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嚴父、孔子謂周公其人。追惟先帝、喜講茲禮。包舉儒術、咨諏循紳。刺六經放逸之文、斥衆言淆亂之說。稽其瓦解、蓋失配天之一義。革顯慶之兼尊、隆永徽之專配。成於獨斷、畀于沖人。遵遺教於前、若成法於後。涓選吉日、良輅上儀。奉罍琳宮、奠玉路寢。神之弔矣、燕及皇天。誰其配之、既右烈考。於時夙齋、轉之駕被衮冕之章。備庶物之儀、追二牲之養。儼然出戶、如聞歎靈游而風馬下、孝饗而日光。惕然屢舞、若履霜、詎勝肅愴之意。儼然出戶、如聞歎息之聲。秩祐資我思成、侍臣助予、惻楚。既迄成於熙事。敢專褻於閟休。宜布洪恩、以暨諸夏。

於戲。漢廷祀帝、著於即阼之踰年。唐室施仁、固以御門之吉旦。蓋禮盛者文縟、澤大者流長。尚賴文武之英屏翰之雋。協恭致治、以輔邦家。元祐元年九月六日。

本集內制八百餘首、文繁體備。大抵起於元祐元年、而止於四年。其明堂赦文爲最前作、因以冠篇。其餘次敘參雜不一。六年再入爲承旨、僅五月。本集無六年內制、各作別刻。尋求其故、蓋所作無多、併混在內、因檢出其可辨者分前後。約選百數十首、並著於編。大略郊廟、朝廷典制、宮禁儀文、牢執恩例、館閣掌故、原廟告虔、寺觀致禱、外藩部落、邊臣使客、朝聘燕饗、撫綏存問、修省哀慕、節序令辰、皆約取之、既以備一代之制度、即以備一集之體裁。其樂語之帖子詞一類、舊註已採附詩後、查註復割取其敎坊詞之口號與帖子詞同編卷四。今從查編、此則不存樂語一門也。

九月一日、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薨於西府。朝士方致齋不赴。六日、大臨明堂、以神宗配、大赦天下、

成不賀、輟視朝。公率兩制官自使所往弔。本集狀云蒙陛下
豐治喪事、不受弔、衆方譁。邵博聞見後錄云、司馬丞相薨於位、程伊川主喪
顧以入。孫升談圃云、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
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面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
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論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
謂燠貌辭倿叔孫通也。聞者笑之。皇宋治迹統類、呂陶云、明堂降赦訖、二省
官欲往奠司馬光、程頤言、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孔子言哭則不歌、是日哭
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蘇軾遂戲程曰、此乃杜死
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毛奇齡論語稽求篇云、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一日弔
於人。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特不樂樂字卽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
字。若云餘哀未忘、則音洛矣。若餘哀未忘、猶是註不歌之意、固是無礙。至小
註引新安陳氏謂、是日歌或遇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
也。此則本檀弓文而歌字樂字竟分見者、然語滯矣。伊川歌則不哭、固非是、
然曰、歌可哭、哭不可歌、則又不然。哀樂皆是情、無可偏執。儻出弔之後偶奉
儐命、則宴饗贈答、固亦非哭可謝者。且子但哭不歌耳、何嘗云不可歌耶。

而三省六卿嘗集、宣仁哲宗臨喪、入哭甚哀、贈太師溫國公、遂賜從厚、敕以
水銀龍腦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治喪事。公作行狀、本集司
馬溫公

行狀云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冰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詔鎸墓碑載此文也。凡大臣之喪、禮出朝廷、命未下、私家不敢擅行喪禮、君命不可測也、故與三家村異。**復爲文祭之**。**兩制官祭之**。本集公祭文云、左僕射贈太師溫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難偶常有。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敢如耆龜。枉尺直尋、顧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資。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於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召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爲。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疲。譬如蠻夫、既闢既菑。投種未粒、殆穫而炊。簞瓢滿路、人垂涕泣。別我衆僚、左右疇咨。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轉。天爲動泣。路人垂涕泣、別我衆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輓其輀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敢此奠章、以侑一巵。詔鎸三省公祭文、乃子由所撰、載欒城集。尚書侍郎公祭文、乃黃庭堅所撰、載山谷集。此二文作、賦不當辭、然非三家之福、卒不書。公當日偵之如此、而卒坐詆諆、足見其誣也。邵博載有墓銘、今錄其畧云、皇皇我集、神器之重。下年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乃於黎民、誕爲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訩訩。險陂憸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謾不恭。蔑棄神宗、祠寮於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詠勳嘉壽、方復仕

公。在棄萬國、未克厥終。二聖繼承、朝訪夕諮。公既在位、勤勞百爲。盡瘁國、夢寐以之。會未暮月、援溺振渴。利與害除、賞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別白黑。者哲俊乂、野近無遺。元惡大憝、去之不疑。無有遠邇、風從響應。考績考課、名實相稱。天胡不仁、喪吾良臣。天實不恕、喪吾良輔。嗚呼已乎、而不壓乎。山高可拔也、公之正論、不可奪也。江漢可竭也、公之意氣、堅不可遏也。嗚呼公乎、時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於斯、哀哉。八日、王子。

詩文。本集題王晉卿詩後云、晉卿爲僕所累、僕既謫齊安、晉卿亦貶武當。蘇轍言昆寒窮困、本書生常分、僕處不戚戚固宜。獨怪晉卿以貴公子罹此憂患、而不失其正、詩詞益工、超然有世外之樂。此孔子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元祐元年九月八日。

十月除起居郎。續通鑑長編云、元年九月、蘇轍爲起居郎。

轍以起居郎入侍、通英。蓋入侍在十月後也。

賀遼國正旦書。本集詩題云、去冬、

自是通好者三十九年、至仁宗慶曆二年、西夏用兵方在困弊、契丹乘釁以重兵壓境、欲割關南十縣、且求婚。富弼排身命往爭之、遂罷求割二說、歲增銀絹各十萬兩匹、曼殊會議其名曰納。神宗深憤此事、志欲富國強兵、舉小棣其隱而中之、因以召亂。至徽宗國是日非、而欲挾遼於虎狼之口、恥紹述之名、又自費其鼎也。康王南渡、殺其金、所父之臣而以兄臣事之、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其後雖各減五萬、而金之科尺無法、貽耗通融、糜費需

索各項不可勝計。又正旦生朝遣使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綵幣一千疋、腦子香茶藥物稱是。外遣泛使則倍此數。而使副前往禮費甚繁、亦皆倍此。至於前赴彼界搭蓋棚屋、般運什物、防護銀絹、鹽候回退部夫支應、均屬有司管認。樞密院差官四員管押銀絹細、隨帶左幣庫子秤子先於臘月下旬至盱眙、隨同歲幣正副使者之來也。在邊時已有迎勞燕人、過淮呈樣、開歲三日長交、兩月訖事。其使副朝辭宣賜、沿途賜筵諸費。地方承應、不在此數。至金遇事增益費尤不貲。計每年常例賀旦賀生、跋來報往而正副使不絕於道。信日不暇給矣。嗟乎。準與飛操可不和之具、務梳之使不得申其志。其無準與飛者、復無仁宗之德、又欲殲爲之使準終生戰其見殺當與遏之則其流弊、遂至於是。如此書必稱信幣例也。宋自有其國、胡乃歲以數十萬取信於遼、遼金蓋非專任小人以柄而親之信之不可奪之、必不至是也。可不鑒哉。

六日、雄州撫問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遠犯風埃、久勤輶傳。入彊並始、授館少安。申命撫存、式昭眷獎。元祐元年十月六日。趙州賜遼國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遠飭使輶來、陳賀幣。川途甚阻風霧可虞。特示至恩、往頒名劑。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十五日、賜西蕃阿里骨詔。本集賜檢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云、勅阿里骨、朕涓選靈辰、奉承宗祀。肆均介福、偏豐多方。④曾進侯封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賜交趾南平王李乾德勅書。本集賜新除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制告勅書云、勅乾德、朕躬乾珪幣大

參會親。賜布帛恩、徧賚諸夏。與世紱侯服、欽順朝廷。宜賜徽章、以昭異數。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十七日、賜蘇頌辭恩命不允詔。

本集賜新除依前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辭恩命不允詔云、勅蘇頌、卿篤於無刑。朕惟孝處之深、三年不奪其志。又推才難之故、干聖以待其來。卿而不能、誰當能者。函服乃事、毋煩力辭。元祐元年十月十七日。公自註、蘇頌表云、自循朽邁、敢冒優除。伏望收還成命、毋使伏常安。朕有詔命、未敢祇受。

二十日、賜范鎮赴闕召以精神折衝。醫之麟鳳、能服猛鷙。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卿之安閒、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奸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無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冬至日、福寧殿會神宗齋文。

本集冬至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文云、伏以聖神陟降、釋梵後先。適更來復之辰、茂薦往生之福。虔脩淨供、仰導靈游。

奏告永裕陵表本。

本集皇帝爲冬節奏告永裕陵融宗皇帝表本云、伏以歷紀天正、史書日至。感舒長於測景、增休惕於履霜。恭惟謚號皇帝德邁堯仁、功侔禹迹。游衣冠於原廟、徒仰威神。望松柏於橋山、永懷悲慕。

大人往永裕陵酌獻表本。

本集皇太后殿夫人爲冬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云、伏以一陽來復、萬物懷生。空臨觀視之辰、無復翬鴻之慶。恭惟謚號皇帝道齊覆載、德冒華夷。從南狩於蒼梧、神游已遠。望西陵於銅雀、涕慕空深。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十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

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故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耆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鎭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鎭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意。

十一月二日、雄州白溝驛賜遼國賀正旦使副御筵口宣。本集內制口宣云、有勅卿等遠馳使節、來慶春朝。屬歲律之凝嚴、涉道塗之修阻。宜頒宴衍、以勞勤劬。元祐元年十一月二日。

十一日、賜呂大防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云、有勅大政所關、西臺爲重。朕難其選、無以易卿。宜卽欽承、毋煩退避。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十五日、賜劉摯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云、有勅、卿嘉猷屢告、清議所歸。授受之間、臣主無愧。遽起視事、副朕所期。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十六日、賜夏國嗣子乾順詔。本集賜故夏國主嗣子詔云、惟我列聖眷爾有邦。非徒極其寵榮、蓋亦同其憂患。念爾哀疚、惻然顧懷。臨遣行人、往喻至意。且致薄賻之禮、以爲存沒之光。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子由除中書舍人。續通鑑長編云、元年十一月、蘇轍爲中書舍人。

二十一日、

爲王詵書黃泥坂詞。本集書黃泥坂詞跋云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小兒告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錄一本遺余、持原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久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緡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稱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考試館職策問。本集試館職策問云、問傳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欲法神考之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普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其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編、以備採擇。二十九日、召試學士院、拔畢仲游、黃庭堅、張耒、晁補之並館職。閏月衛尉丞、同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等九人試學士院公權爲第一、補集賢校理。黃庭堅爲太學錄、范純仁薦召試遷秘書省正字。晁補之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召試、遷秘書省正字。其仲游嘗上書司馬光、極論更法利弊、光爲之聳然、或光所薦。庭堅則孫覺、李常在朝、固不乏薦者也。凡除館職必

登第歷仕成資、再經保薦召試學士院入等、始授。故黃、張、晁先入館、而秦觀不與。庭堅年譜以公爲在朝詩伴、此江西君子之言也。張耒嘗從子由學於陳州、或有以耒爲少公客者、誤。據公詩、張舜民在九人中。**與鄧聖求會宿玉堂、作武昌西山詩、和者益衆。**本集與王文甫書云、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上。或能爲文石安溪亦佳、不然、寫放壁中可也。**十二月五日、與秋詠同館北使於都亭驛、記秋詩遺事。**本集書秋武襄事云、狀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鬬於水濱、系溺殺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洪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洪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亮其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七日、賜河東路諸軍來年春季銀鞋兼傳宣撫問已察將校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勑、卿等從事邊陲、服勤師律、方遇元祐元年。涼率履於天和。特有匪頒、以昭眷遇更於春令、

十二月七日。**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能誦公詩。**本集記虜使劉霄會食、霄誦詩云、昔余與北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虜亦喜吾詩、可怪也。詩載於此。**與秋詠觀王伯庸帖。**本集伯庸知人云、余與秋子雅同館北客、有以近歲名人墨迹相示者、有王伯庸與范希文帖云、今將佐除秋張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謂秋、即先相武襄公張

則容省使退夫皆一時名臣、亦足以見伯庸之知人也。

題永所藏石屏劉有方虢國夫人夜游圖詩跋

邵氏聞見錄、本集跋鄧慎思石刻云、軾在黃州見鄧慎思學士扶護先太夫人喪歸葬長沙、飲食起居、哀慕之節、皆應古禮。凡可以顯揚前人者、君必盡力求之、期得而後已。嗚呼、可謂孝矣。今復觀此石刻、益嗟歎之不足。元祐元年十二月日。

奏勅撰司馬光溫忠粹德之碑。

本集司馬溫公神道碑云、公諱光、字君實、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竄之議、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子三人、童

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清忠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過汝公浴室訪彭器資作六祖畫贊。本集與國寺浴室六祖畫贊敘云子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與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爲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爲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子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余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間。余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噫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親如言笑、如以法相授。汶乃作爛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余爲贊之。曰少陵俠壁不以爲碑。頒天同轨不以爲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俛仰屈信三十一年。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東都事畧、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舉進士禮部第一、權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多人所難言者。罷爲江西轉運判官、陛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元祐中除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吳處厚彙集之漸也。且上疏論列已而確有論命、汝礪坐還除目、罷知滁州。閻公以言嘉祐丙申寓居浴室至是元祐丙寅爲三十一年、文無月日可考、因附載於後。彭汝礪乃言官之諍諍者、併錄其事云。時臺諫官多司馬光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祖述殿最間沈括舒亶奉

宜何正臣本宣之謗訕之說以病公。會公試館職朱光庭撫策問語譏以人臣不忠請正考試官罪。續通鑑長編十二月左司諫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覽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謂仁祖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爲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畧加神考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後之議論也。伏望聖慈特奮睿斷正考試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題蘇軾文也。詔特放罪。十八日上辨試館職策問劄。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譏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畧曰今朝廷欲思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禹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鑑。光庭又論罪不當放攻益峻或傳朝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將逐去之。二十七日傅堯俞疏論。二十八日王巖叟繼之皆不報。續通鑑長編光庭又言軾罪不當放其言攻軾愈峻且稱軾嘗罵司馬光程頤或傳朝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將逐去之。

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與合上疏。疏入、不報。註云、是月二十八日、巖叟繳之。明日、堯俞率同列伏閤請對。二十八日、巖叟繳之。東都事畧、朱光庭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不當以諭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幾、傅堯俞、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后曰、詆毀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謗毀先帝。光庭之比也、何乃有此一告。彼但知光庭將逐欲挽救之、遂不知顧惜國體而黨禍由是以起。因有誇宣仁爲尼、則天、老姦擅國及誣哲宗爲童昏之說。風旨一開、則堯俞巖叟之罪不可追矣。事畧、王巖叟傳則盡刪於朱光庭傳極此三人、而於傅堯俞、以爲之證其意似若惜之而正所以媿之也、旨微矣哉。

是月黨禍起。

諫察前論爭役一事、爲黨怨所歸、羣起攻之、時司馬光已有逐公之意。曾宣仁不次權用、且論廷臣此中自除、故中寢也。朱光庭乘隙而起、遂有洛黨之目。若傅堯俞者、即爭役爲難之人、與王巖叟皆朔黨也。然劉云言臣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則諸黨皆在其中、但洛黨開其端耳、又劉云臣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雖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濟疾臣。此又其禍不由洛黨之證。先是、韓絳本附王安石以取相位、其弟縝繼又爲相、與呂惠卿、蔡確、章惇、蔡京皆先後有連、其門生故吏此數姦攻去、皆其黨所切齒者。時韓趨彼附本屬一氣、無從區別。子由將此、范百祿、呂陶等復將韓維攻去、又皆維舊爲執政引用親舊分布要近。明年、川人所爲、於是朔黨指公爲蜀黨矣。然維雖去而其黨皆在、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遂撫而有之。自是互相援引、此攻彼擊、詭變百出、日以叫囂憤爲事。至紹聖初、併擊熙、韓、維、安世等皆反戈攻之而欲

致其死矣。所謂洛蜀黨者、皆單門也。各以文學爲氣類、其人皆釐然可數、半皆酸澀毫無黨羣、豈能與累朝世權姦將相合羣羽翼相抗。故洛黨遭其一擊而不能再振。公在朝相與志同道合者、惟范祖禹一人而祖禹不黨。所恃于由在政府、而子由幾爲攻去者不一而足。八年之中、公已三出、可以知其故矣。凡史家無公攻洛黨章疏、其見於本集辯劄中者、受誣而辯、亦有憤激過當之語、然無異仁宗應兵、雖天地鬼神、諒其無黨武之心也。故劉安世始終如一、以視朱光庭輩必誣以十惡大逆而謂適與報此口讎相當、是則心術爲不同矣。餘詳卷三十三總案各條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七終

武林韻山堂三氏藏版

校記

①斐：當作「棐」，見本頁上文，指歐陽棐。

②陸伯：當作「陸佃」，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一《議富弼配享狀》。

③崔合符：當作「崔台符」，見右引書。

④芳：當作「方」，見《東坡七集・内制集》卷一《賜新除檢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謫黃元祐二年丁卯、公年五十二。是年三月、奉安神宗神御於景靈宮宜光殿。四月旦、詔避正殿減常饍、復制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五月、李清臣罷、劉摯尚書左丞、王存尚書右丞。六月、安燾知樞密院事。正旦於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云、伏以棄黃屋以上賓、莫追風馭。抱烏號而永慕、再歷春朝。攸仗勝緣、式開淨供。仰頌義堯之德、永追稷卨之游。**八日、傅堯俞、王巖叟再上疏。九日、王覿上疏。**東都事畧、王覿言、願陛下察之則是非立見矣。彼同異之因、不足考也。陛下若惑考同異之因、深究嫌疑之迹、則兩歧遂分、而朋黨之論起矣。學士命詞失當、有罪無罪、小事也。使士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凡小人欲陷君子、必以朋黨名之、然後君子可以盡去、而小人得志。今朝廷清明、賢能萃聚、不可因小事而生大患。此陛下所當謹者。**十一日、呂陶、王覿上疏。**東都事畧、呂陶奏臺諫爲天子耳目官、當循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軾素疾程頤、所以光庭爲頤報怨。臣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論黨**呂陶所奏、不詳何日、所論與王覿畧同、併載於此。**十二日、有旨堯俞、巖叟、庭不須彈奏。十三日、同赴都堂受旨。十四日、堯俞、巖叟、光庭違旨上疏。十七**

儒藏

日、公再上辭劄。本集劄云、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今言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容數十而一出天下頌之。伏觀二聖臨御已來、天下翕然、公議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猶杜過直或至於媕。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慢。不過先朝之人所共不過先朝之法、事不撰上件策問、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今乃以爲譏訕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與奪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行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臣豈訪議先朝者哉。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振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劄子一日、奏爲嚴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此非嘉之之詞、乃不滿之詞也。升言王安石爲一代文宗、及居大位、出其私智、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以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若使輔佐經綸、恐德業器識有所不足、願以安石爲戒。升以公議役法不便、故有此奏。宋史云、孫升論蘇軾世譏其失言。公四上劄請外、二十三日、詔令供職。二十六日、作張方平楊繪書。本集與張

太保安道書云、某以不善俛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謹而諸公變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不敢堅臥嫌若章請郡未允、杜門待命、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温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温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詩案書中所言荆者荆公、温者温公、謂同朝皆附和之人也。其說如此、是搆怨起於詳定役法、而不始於弔喪之隙也。辯劉屢及可證。二十七日、同見紫宸殿門、光庭、堯俞、嚴叟並免行遣續通鑑長編註云、二年正月八日、堯俞嚴叟再奏。九日、王覿奏。十一日、覿又奏。十二日、批出、令堯俞嚴叟光庭不須彈奏。十三日、三人同赴都堂受旨。十四日、三人又各上奏。十七日、軾再辯。十八日、堯俞嚴叟再奏。九日、王覿奏。十一日、覿又奏。十二日、批出、令堯俞嚴叟光庭不須彈奏。十三日、三人同赴都堂受旨。十四日、三人又各上奏。十七日、軾再辯。二十一日、孫升奏。二十二日、進呈堯俞嚴叟所奏。二十三日、詔令各供職、是日孫升又奏。二十五日、三人侍班次。二十七日、同見於紫宸殿門。此一段事方竟耳。東都事畧朱光庭傳斷曰、道大不容、不容然後見君子。蘇軾以雄文直道冠冕當世、而輒不容於時。李定、舒亶、賈易、趙挺之、黄慶基、董敦逸之流詆以謗訕、不足道也。而光庭輩、世之所謂君子者亦爲爾、何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誠可信云。宋史本傳云、軾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詩案仁宗朝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激成朋黨之患、幾陷富弼。餘如杜衍、范仲淹、韓琦、歐陽修並皆罷斥。介亦幾有刨冢破棺之禍。然仁宗在位小人究有忌憚、故卒成至治。而此患既

瘳、不復更作。迨元祐之際、朱光庭首開朋黨之禍。自是小人毫無忌憚、而君子之道日消、釀成痼疾、朱社以屋。此史斷所以嚴於事畧也。如朱光庭輩、孔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是矣。

玉堂栽花和周尹韻記白樂天西掖通東省詩。

本集記樂天詩云、元祐元年、子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以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子白執政、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牕、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牕小飲作詩。乃知唐時西掖作牕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諸案】此條元祐二年所作、月日無考、今附載於此。

勅撰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司馬光安葬祭文。

本集內制祭文云嗚呼。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後世。往莫其葬、庶知予懷。【諸案】公所有內制凡事之鉅者、莫不推本神宗。如欲訕謗則此種文最易流露。觀其自神宗崩、下手已早爲斡旋之地、而此心可見矣。迨宗據來之邵抄襲朱光庭輩誣陷舊案、並不考其內制是非、放之海外。迨至孝宗披覽此集、始知羣小之顛倒黑白以誤國者大率類是、而漢陽諸姬、楚盡之也久矣、可不重慨也。

二月一日、繳進給田募役議劄。

本集劄子云、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學士、朝散郎、守尚書禮部郎中、充集賢殿修撰、知制誥、兼侍讀、同修國史、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蘇軾劄子奏。臣前年自登州召還、前狀繳連申奏。臣前年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今臣發

之已當繼之。聞執政議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臣所不及。若朝廷可以施行、即乞更下純粹、令具利害條奏。八日、作書乞趵女。本集跋畫苑云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笥、出不汗牛馬。明窗淨几有坐臥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瞻書。十七日、記王伯虎言呂公弼招致高麗人事。本集書呂公弼招致高麗人事云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爲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①語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來之意。樞密使呂公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拯遣商人招之。天下知罪拯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和謝責庭堅饋雙井茶詩。開第此詩查註補編上卷元年冬中、合註謂山谷集送雙井茶詩編於二年則次韻詩亦爲二年所作。今考雙井茶乃其家間所產則所饋者必新茶也、因改編二年春中、則兩地皆合矣。三月、乞錄用鄭俠王安石狀。本集狀云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狀奏、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爲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兄安石爲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游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鍛鍊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於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會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

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溘先朝露、則有識必爲朝廷興失士之歎。至於安國不幸短命、尤爲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常識其少子斿、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并考察斿行實、與俠並賜錄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於當代也。十四日、景靈宮奉安神宗御容朱表。本集景靈宮奉安神宗御容朱表云、伏以駐風雲於既參日月之光。弭節琳宮、尚答臣民之望。爰開法會、庶款眞庭。願推往聖之心、永錫函生之福。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走景靈宮導引歌辭。本集導引歌辭云、帝城父老三歲望、堯心天遠玉樓瑤林雲闕海沈沈。遺民猶唱當時曲、秋鴈起汾陰。神御殿張挂祝文。本集內中神御殿張挂神宗皇帝御容祝文云、伏以祥祭告終、聖靈改御。優如在位、咸不違顏。雖天日之光固難形似、而神人之奉永有瞻依。悲慕愈深、照臨無極。景靈宮內中神御殿與景靈宮宣光殿有別、今以同屬祥除之事、併載於此。神宗大祥、徹饌除座、躬扶神御別設祭文。本集神宗皇帝躬親扶神御別設一祭祝文云、伏以俛就終喪、禮當即遠。永瞻陵廟、將徹几筵。攀慕若疑、追懷罔極。景靈宮奉安御容畢、皇太后行禮祝文。本集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畢、皇太后親詣行禮祝文云、伏以奕奕祠宮、巍巍天像。聖靈雖遠、哲命惟新。仰瞻加在之威、永錫無疆之慶。敢祈昭鑑、下燭微誠。二十五日、集禧觀祈雨青詞。本集集禧觀開啓祈雨道場、青詞云、洞淵龍王、水府聖衆。儀鑾之患、民流者尋

年。叶韻之求、詞窮於是日。乃眷陰靈之宅、實爲雲雨之司。油濡之功、俄頃而旆。罔吝天澤以答民瞻。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大相國寺祈雨齋文。

本集。大相國寺開啓祈雨道場齋文云、伏以旱暵既久、禾麥將空。仰惟天人之師、宜專雲雨之施。庶幾慈愍、覽我憂危。

二十九日、景靈宮、和會鑒從駕。

公自註云三月二十九日作。明日駕幸景靈宮。又却見三賢起江右句。自註云、會子開劉貢父孔常父、皆江西人。

四月一日、從駕景靈宮、和會鑒劉攽孔武仲省上。

公詩有入仗魂驚士班近執政此句。公自註云、學也。樂城集詩目與題皆作次韻曾子開舍人詩。自註明日駕幸景靈宮正合。蓋三月乃小盡。明日即一日也。查註誤。今駁正。

劉攽省上詩。七日、景靈宮罷散功德疏文。

本集景靈宮罷散奉安神宗皇帝御容道場功德疏文云、伏以肇新寶構、祇奉睟容。修妙供於朱庭、結勝緣於淨衆。眞游永奠、法會告成。普冀含生、悉蒙餘福。謹疏。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十八日、賜李清臣乞退批答。

本集賜尚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答云、卿以方聞之舉、擢自厚陵。禁林之選、用於神考。遽受顧命、弼予沖人。義既同於咸休、身豈輕於出處。遽欲引去、聞之惻然。姑安厥常、以助予治。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詩第東都事畧、李清臣、五月出、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永興軍、眞定府。是時呂公著獨相一虛其位、清臣之意、惟欲作相耳。公若既不能處以宰相、俾安其位、又不能重行廢斥、使非更數大赦不能召還、惟知處以大藩悅以美任、爲自了計。如章惇之逐、則自汝州帥揚。會布之出、則自

太原歷眞定河陽瀛州。此皆重寄、豈朝廷養奸地乎。須知此曹高牙大纛坐擁厚貲、並不稍見德意歸來覆算、仍以被辱被逐論也。觀其所爲、無異閽門養虎、又若開門揖盜。一旦召還則朝發夕至。此乃明示覆局、皆逆知之。惟元祐宰執在夢中耳。**十九日、薦布衣陳師道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傅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見識超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仕見、過壯未仕、實爲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奬士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二十日、上**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李常王存鄧溫伯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補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別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而臨且留臨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送顧臨**

使河朔、家定國知懷安軍、和張問喜雨詩。聽章家琴、作水調歌頭詞。本集水調歌詞敘云歐陽文忠公嘗問余琴詩何者爲善、答以退之穎師琴詩最善。公曰、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者。余深然之。建安章質夫家善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質夫家善琵琶、稍加隱括、使就聲律、以遺之。其詞云、昵昵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恩怨相爾汝、來去一彈指。淚和聲忽變、轉作勇士一鼓

頃然作氣千里不流行。回首暮雲遠飛絮攪青冥。衆禽喜眞彩鳳獨不鳴。蹉
嗟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煩子指間風雨置我腸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
從歸去無淚與君傾。詔答此詞無年月可考、據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
正月韋溪爲吏部郎中、四月出知越州時溪正在京也、因附載於此。**集禧觀洪福殿謝雨朱表**。本集集禧觀
洪福殿罷散謝雨道場朱表云伏以旱暵不德之能致。載陳謝懇少答靈休。**五月十二日、賜韓絳到闕生餼口宣**。本集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到闕生餼口宣云、有勅卿力辭繁劇歸卽燕安想見老成渴聞嘉話特須牢醪以勞駸駸。元祐二年五月十二日。**神宗禫祭祝文**。本集神宗皇帝禫祭太皇太后親行祝文云、寒暑之變忽焉再暮。練祥之餘復將三月。勉從卽吉之典莫遂無窮之哀。**二十九日、賜羣臣御殿復膳允批答**。本集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皇帝御上益下、畏天之威矧茲旱哉。答云、有勅卿等在不德、而卿等以雨澤既至、封章屢上。勉從其意、甚愧於中。夫天之有風雨雷霆、猶朕之有號令賞罰。朕不修明其事、何以責應於天。永思其終、無忘綸誨。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詔答**此請御殿復膳第五表批答作於四月二十二日、相距月餘、似太遲。**朱史**四月癸卯雨戊申御殿復膳相距僅六日、不必連上五表此所載月日、均有譌也。今仍依本集依再考。**和劉敬猶直省中詩**。本集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第一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云、禮之

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故。禫而不樂、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聲、君子以爲知禮。朕以宗廟之重、勉、強用其物。潛焉而出涕。未報昊天罔極之德。常懷終身不忘之憂。欲從衆言、亟舉備樂。而金石絲竹乃慢耳之聲、干戈羽旄皆泣目之具。哀既未泯、樂何從生。再閱來章、徒增感慕。元祐二年六月一日。**四日、再賜批答。**本集第二表請盡於三年。追懷之私、豈論於歲月。金石在御、猶然未宣。吾不以一身之憂、廢天下之樂。今施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之會、絃歌相聞。獨盡餘哀、止於中禁。以爲於義未害、是故行之不疑。元祐二年六月四日。**九日、再賜批答。**本集第二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云、鍾鼓以導和、羽籥以飾喜。豈之飲食之節。通於上下。體之宜。今哀麻之除、莫敢逾制。而琴瑟之御、則有未安。卿等忠誠確然、開喻至矣。惟反求諸心而弗得。故欲行其言而未能。推之人情、當識朕意。元祐二年六月九日。**賜曹佾生日口宣。**本集賜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師濟陽郡王曹佾生日禮物口宣云、有勅、卿世居勳勞、德隆藩戚。屬此誕彌之日、豈無燕喜之私。膺我寵頒、永增壽祉。元祐二年六月九日。**謝三伏早出院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異恩、而許夙退。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十八日、賜皇弟佖生日口宣。**本集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佖生日禮物口宣云有勅、卿以棣華之親、襲瓜瓞之慶。載臨誕日、宜厚寵頒。服我異恩、永膺介福。元祐二年六月十八日。**公主歲首**

侍立邇英秋冬之交予由相繼入侍邇英因論及前世興廢事各舉一人以對予舉張問喜兩詩二十八日賜孫路奬諭勅書

本集賜權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計臺悉心邊政相視衿要縛完保障訖用有成不徇於素使虜無可乘之便民有足恃之安乃眷忠勤不忘嘉歎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公自註云爲築蘭州西荊堡成下同賜王文郁銀絹奬諭勅書云本集賜知蘭州王文郁銀絹奬諭勅書云堵皆作三月而成非威服民夷身先士卒則安能以一時之役成無窮之利達於朕聽良用歎嘉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公自註云爲

袁彥方所居游來鶴亭作詩

袁彥方道名耽今案在陽羨耽有化鶴來歸之事公乃藏袁與鵬於其名內而兼用之正恐讀者專指用袁彥道特於上句用舞字以爲標記使人自得之今註未能

過蔡河東畔

張方平文集敘

本集全先生文集敘云自慶歷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於章疏喻其意也

作張方平文集敘

本集全先生文集敘云自慶歷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於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昔曾魯公嘗爲軾言

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歷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奉勅撰趙抃愛直之碑**。本集趙神道碑云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吠除喪來告於朝、天子以愛直名其碑、而命臣軾爲之文。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吠除喪來告於朝、天子閔道其先京兆奉天人。景祐元年進士。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號鐵面御史。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强起之、乃乞補外、得虔州。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神宗即位、召知諫院。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公謫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人即求去。熙寧三年四月、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五年、成都以亂、成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復徙治杭。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於衢、有溪

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屢通判溫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樂其風土之美。屢乞還、以屢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既復侍公游杭、以疾還蜀、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於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

集於王詵西園。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絶妙。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

米元章西園雅集圖記云、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著色、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減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机而凝竚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礴、上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傍、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團巾鶴衣、手秉蕉箑而熟觀者、爲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欄橫卷畫溪、山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無咎。跛而捉石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側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擁阮者、爲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前有巉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架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瀠洑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嵐煙方碧、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辯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絶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

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譜第此集在二三兩年之間、而劉涇將赴莫州倅、故置二年爲當也。自袁彥方以下四條、皆以未能確考、附載此案之末。

武林韻山堂三氏藏版

校記

①麗：此下當脱「人私」二字，見五卷本《東坡志林》卷三《高麗公案》條。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纂卷二十九

仁和王文誥覽大甫譔 男寀圻覆校

謫惠州二年丁卯、是年七月、韓維罷八。八月、峴州將种誼復洮州。十月、十一日。**賜皇伯祖宗晟生日口宣**。本集賜皇伯祖彰化軍節度使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云、有勅、卿德茂宗枝、望隆公衮、推本流長之慶、有嘉震肅之辰。**八日、玉津園賜遼國賀坤成節使副射弓例物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致命寶鄰、出游禁籞。爰敦射事、以宜示寵頒、以綏壽祉。元祐二年、七月、一日。十一日。**賜文彥博已下坤成節酒果口宣**。本集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云、有勅、卿胡賁大猷、倡先多士。方慈閫之獻壽、嚴法會之以薦誠。宜有寵頒、以昭妹眷。元祐二年七月辛未、韓維罷。呂陶遷左司諫、上疏論東都事畧云、七月辛未、韓維罷呂陶遷左司諫、上疏論韓維援引親舊分布要近、方太皇太后垂簾、不宜大臣如此專恣。維出。本集劄云、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詔竊此川黨之說所由起也。公本韓門、且與維厚。維雖知公心跡、而其黨已牽連及之。蓋子由實

已攻逐韓縝其黨併計之、卽皆川人之事、故曰川黨、公無以自明也。但呂南所言甚正若因此指爲卽蜀黨攻洛黨之羽翼則非。朔黨於川人有不解、洛黨無之甚。和錢穆父新涼詩。告下、兼侍讀二十六日上。辭免侍讀狀。本集狀云、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入侍邇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掩章句、實以仰備顧問。臣學術淺陋、恐非其人。況臣待罪禁林、初無吏責。又加寵賜之厚、益負尸素之憂。伏望聖慈察其誠心、追回新命。降詔不允。八月一日、進謝上表。本集表云、臣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此蓋伏遇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先帝投艱之托、爲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固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詩集此七月。命伊川罷在八月、可證道命錄影射之誣。次孔武仲韻送張商英提刑河東。宋史元祐二年七月張商英由開封出爲河東提刑。和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詩。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六月、舜民承議郎張舜民通判虢州。洛黨賈易攻公、并請逐其師、語及文彥博、太皇太后怒、呂公著言第不可復處諫列耳、乃止罷易諫職。又九月王覿言、蘇軾立朝以來、咎愆不少、乞補外、所上章留中不出。當深察其邪正眞僞而審處之。明樂王覿論奏附載於此。十日、賜熙河秦鳳路帥臣并沿邊知州鎭臣察銀合兼傳宣

撫問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夙分邊奇、深識廣情。屬此盛秋、頒以彰眷遇。元祐二年八月十日。賜鳳路提刑轉運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本集口宣云、卿等特節宣風、久分勞於警備。宜加寵賚、以示眷懷。元祐二年八月十日。十六日、賜皇弟儇生日口宣。本集賜皇弟武成軍節度使、儇生日禮物口宣云、有勅、卿以名世之傑、居叔父之親。乃眷良辰、實鍾餘慶。宜膺異數之禮、永錫無疆之休。元祐二年八月二十日。二十二日、賜李常乞成邊不允詔。本集賜朝議大夫、試戶部尚書李常乞除沿邊一州不允詔云、勅李。常在洴獻猷、亦孚衆望。屢請捍邊、已靡厥躬。之疾、曷若盡瘁事國、之事。雖然義有輕重、理有後先。與其自請捍邊、幹心膂之憂。尚推是心、何往非報。雖願受長纓而往者、卿之本懷。然自以尺筆而鞭之、吾有餘力。尚體此意、姑安厥官。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謝表未

元章題跋稱公擇尚書、而東都事畧、哲宗立、進吏部侍郎、拜御史中丞兼侍讀、改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府、行次陝郊、卒、年六十四。無試戶部尚書事、可補其闕。二十五日、賜文彥博呂公著入朝免拜禮詔。本集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宰相呂公著、自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與免拜口宣云、勅彥博、朕聞几杖以優賢、著之典禮。耆老無下拜、書於春秋。魏太傅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自爾

三公有疾、以爲故事。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病自力、對於延英、詔使毋拜。今吾耆老大臣、四朝之舊德隆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者、惟卿與公。著而已。方資其耆龜之告、豈責以筋力之禮。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專有爲之報、畧無益之儀。毋或固辭以稱朕意。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賜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本集批答云、朕優禮師傅、達德齒之尊、以亟拜爲可畧、古之道也。卿服朝廷之節也。道並行而不悖、義有重而難移。勉循所陳、不忘嘉歎。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賜三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批答。本集批答云、孔子曰、尚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聖人猶待三年而後成功、況其下者。今卿助我爲治、自以爲既成已乎。其未也。譬如玉人雕琢玉、中道而易之、豈復成器哉。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邇英閣進讀、李布唐屈突通皆一時之不降高祖云、軾以謂漢高祖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李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爲萬世臣主之法。詩集宋以秋八月至冬至遇隻日演英閣論官講讀故公以七月杪兼侍讀此乃集載進讀首篇也。二十八日、賜种諤銀合茶藥及撫問高之諒漢藩將校貼書泥金、賀宣答詞。本集文武百寮稱賀宣答詞云、凶狡就俘、羌戎一震。既增庶守之勞。靖寇息民、與卿等同喜。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九月二日、熙河蘭會路賜种諤銀合茶藥及撫問高之諒漢藩將校貼書泥金、宣答。本集口宣云、有勑、汝等受成元帥、問罪種羌。既俘凶渠、眷懷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備見忠力。各加犒賜、用示朕

告神宗永裕陵祝文。本集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猶獲與、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征擾邊、至熙寧中、董氈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爲民除蟊賊。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酋、頃首犯南川、北連柘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偏師無往不克。吏士用命、爭酬末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頃利成擒、初無潤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畧。務在服近而來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鑑。元祐二年九月。

七日、賜滕元發等初冬衣襖勅書。本集賜諸路轉官初冬衣襖勅書云、勅、汝等久勤外服、屬戒祈寒。爰念捍城之勞、普均袴纊之惠。

十五日、邇英講論吾冬篇、賜執政講讀史官之候、宜均輕暖之恩。

飛於東宮就賜御書詩各一首。公得紫薇花絶句、進詩一篇及謝賜表。本集服我龍頒、益思恩霈。賜諸路屯駐泊就糧本城諸員寮等初冬衣襖勅書云、勅、汝等久勤外服、屬戒祈寒。爰念捍城之勞、普均袴纊之惠。本集云臣獻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仰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伏玉笋金樽需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久侍燕閒、與聞講學。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

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遍於鍾王。知臣道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鑲之金石付與子孫。二十日、永裕陵下宮開啓齋文。本集
十月一日永裕陵下宮開啓資薦神宗皇帝道場齋文云、橋山永望莫瞻弓劍之餘。陽月載臨、徒增霜露之感。招延淨衆崇建梵筵。庶集勝因、仰資眞馭。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日。二十四日、賜趙君錫進奉無量壽佛勅書。本集賜朝奉郎通判梓州趙君錫進奉坤成節無量壽佛勅書云、勅趙君錫、相好妙嚴、表誠傾盡。汝期乃后、享無量之年。吾欲斯民、同極樂之世。永言忠愛、良用歎咨。元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神宗御容進發西京會聖宮、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廟祝文。本集
祝文云、祇畏天明、率循祖武。進衣冠之原廟、鎭嵩洛之靈祠。恭擇
良辰、啓行仙馭。分遣執事、並告有神。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謝王澤州
寄長松兼簡張商英詩。勅撰富弼顯忠尚德之碑。本集富鄭公、神道碑云、公
學有大慶、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
女妻之。天聖八年、公以茂才異等中第、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
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
還爲開封府推官、權知諫院、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執政不悅、薦
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
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
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
力。七月復除、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

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暮月之間。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河湖大水、民流京東、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裁守臣職也。辭不受。還資政殿大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陝西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監修國史。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辭使相、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哉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此治亂之機也。即上書數千言、以明其決不然者。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先。八月、以疾辭位、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瘐勃公以大臣格新法、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養疾。許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家居、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阯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以其父所譔詔草上之。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元祐元年六月、詔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於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命臣軾譔次其事。

曰、賜王安禮乞陳頴不允詔。本集賜資政殿學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乞知陳頴一郡不允詔云、勑安禮朕惟西蜀地狹而賦重、人懦而吏肆。徭役新定、農民在官、馭之無方、將不勝弊。惟朕左右信臣、明而不苛、寬而有斷、必能肅遏慢吏、扶養小弱。卿雖微疾、强爲朕行。時近藥

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
元祐二年十月十日。**七日、西京會聖宮奉安神宗御容祝文。**本集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前一日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國家推本漢儀、立郡國之廟。參用唐制、就侍老之祠。乃眷洛都、載瞻園寢。並與靈宇、以奉神禧。閔惟沖人、恭蹈成憲、謹擇良日、遣近臣。庶回日月之光、少答天人之望。元祐二年十月七日。**是日、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召。**言本集沿路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云、勅大防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肆予命爾祇奉此行。禮既告成、勤亦良至。感慕之外、嘉歎不忘。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王明清揮麈餘話云、東坡先生暇日曾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於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後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羣公以聲服導引鼓吹、詞亦是時作。眞迹今藏明清處。**導引歌辭。**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導引歌辭云、經文緯武、十有九年中。遺烈震羌戎。夾道十君長、猶是建元功。**十日、受冊禮告謝祝文。**本集太皇太后受冊禮畢奏謝天地社稷宗廟西瞻溫洛與神嵓蓮宇照瓊宮。人間俛仰成今古、流澤自無窮。本集太皇太后皇太后受冊禮畢奏謝天地社稷宗廟文云至哉坤元、政必先於治內。養以天下、孝莫大於尊親。昔首正於號名、今復嚴於典冊。禮樂既具、神人允諧。**十四日、西京祓文。**本集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赦文云、門下、朕以寡昧、仰繼聖神。顧瞻山陵、未忘弓劍之慕。益廣宗廟、以奉衣冠之游。祇

遣蘭臣、往嚴像設。敬鳳臺之仙宇、粲龍洛之仁祠。睟表一臨、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貢祥而効珍。父老縱觀、或大息而流涕。宜施雷雨之澤、以答神人之休。於戲！好生育物、既推文母之慈。崇德措刑、終成神考之志。資爾有衆、宜體朕懷。元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十八日、賜章惇、張璪撫問口宣。本集撫問知永興軍韓縝口宣云、有勅、卿輟自廟堂、出爲師帥、勞於綏御、寬我顧憂。屬此寒凝、勉加頤養。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閤門祗候韓縝、張璪、董敦逸、范柔中、王安禮、曾布、蔡京、蔡卞之流、並在藩鎮。元祐執政以軍國民社之寄、悉付此曹。以自保復用其黨。二十一日、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惡謂之調停。今錄此種文、皆以著其失也。本集狀云、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劉攽狀奏、趙君錫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訕林學士中書舍人、詵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者。右臣等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其畧云、祖宗以來至於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爲少。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等以謂祖宗機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爲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顯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爲第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爲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今來祖洽上章自辯、却減落上件言語、顯見祖洽心知苟簡之語爲不可、故行減落。謹錄奏聞。詔葉祖洽字敦禮、卻武人。其殿試詆祖宗法度爲苟簡因循、舉安石惠卿輩爲忠智豪傑、遂魁天下、已載卷六總案。公此日爲覓其奏、蓋欲

借國體也。祖洽時爲禮部郎中、因是出爲淮西提刑。素性狠愎、專喜諛、附紹聖中入掌西掖、詆誣司馬光、呂公著、論蔡確受遺定策貶死、王珪如遂姦謀則神宗失正統、不知神器孰歸。然其所事陳皆極拾羣小垂餘、無創見也。以諂事貴布得爲吏部侍郎、人呂惠卿小訓狐。幾於大用、歷知唐洪青定亳諸州、所至以牟利黷貨聞。仕。二十七日、賜王安禮銀合茶藥口宣。本集賜資政殿學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詔書銀合茶藥傳宣撫問口宣云、有勅、卿西南之寄、古今所難。蓋自祖宗以來、式輯鈞衡之舊、與衆同樂、非卿孰宜。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和劉攽所和韓絳憶弟維及絳置酒昌言詩。施註元祐二年、韓絳以司空入京。十一月一日、賜五臺山僧正勅書。本集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進奉、兼龍節功德疏等、奬諭勅書云、勅省奇等、清涼之域、仙聖所游。爰因彌月之辰、來獻後天之祝。永言勤至、良極歎咨。元祐二年十一月一日。四日、班荆館賜遼國賀正旦使副到關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夙抗使旌、少休郊館。乃眷川途之邈、載軫惟駸馭之勞。特賜燕私、以旌勤悴。元祐二年十一月四日。六日、賜劉昌祚進奉銀詔。本集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與龍節銀詔云、勅昌祚、卿禦侮邊庭、馳神魏闕。會嘉辰之獻壽、納貢筐以効珍。載省忠勤、不忘褒歎。元祐二年十一月六日。九日、班荆館賜遼國賀興龍節使副酒果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遠乘使傳、方造都門。屬此寒凝、久於衝涉。宜膺就賜之禮、以示勞來之恩。元祐二年十一月九日。子由除戶

部侍郎。續通鑑長編云、二年十一月、蘇轍爲戶部侍郎。上疏言、祖宗以來、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爲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才、考覈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十二月一日、內中年節詞語。**本集內中御侍以下賀年節詞三首。其一云、伏以、履端之慶、始於鵬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仰陶化育。願上萬年之壽、永膺百順之祥。其二云、伏以、太簇旋宮、既贊揚而出滯。句芒司歷、方布德以綏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化始六宮、風行九有。捐財振廩、救民溝壑之中。求賢審官、拔士茹茨之下。方履端之資始、膺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祖供婦職。願獻岡陵之壽、少輸草木之忱。其三云、伏以、三元資始、磔禳以餞餘寒。萬寶更新、燔烈以興嗣歲。恭惟皇太后陛下道光滄洞、德配周南。輔導兩朝、孝慈格於上下。儀刑九御、恭儉聞於遐邇。順履三陽、誕膺百祿。妾等幸班禁掖、久被餘光。莫報生成之恩、但祝靈長之算。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四六賀英閣進讀。**本集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云、軾以謂古者賢君在位、則詰責其臣。延年名卿、不免出爲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才、考覈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十二月一日、內中年節詞語。**本集內中御侍以下賀年節詞三首。其一云、伏以、履端之慶、始於鵬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仰陶化育。願上萬年之壽、永膺百順之祥。其二云、伏以、太簇旋宮、既贊揚而出滯。句芒司歷、方布德以綏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化始六宮、風行九有。捐財振廩、救民溝壑之中。求賢審官、拔士茹茨之下。方履端之資始、膺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祖供婦職。願獻岡陵之壽、少輸草木之忱。其三云、伏以、三元資始、磔禳以餞餘寒。萬寶更新、燔烈以興嗣歲。恭惟皇太后陛下道光滄洞、德配周南。輔導兩朝、孝慈格於上下。儀刑九御、恭儉聞於遐邇。順履三陽、誕膺百祿。妾等幸班禁掖、久被餘光。莫報生成之恩、但祝靈長之算。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四六賀皇太后生辰表。**本集狀云、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黃庭堅、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謹狀。公按庭堅館職得除集賢校理。又逾年、遷著作郎。是時未及逾年、似庭堅爲校理時也。此狀無月日可考、今以見於十二月趙挺之奏牘、因列於前云。**進英閣進讀。**本集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云、軾以謂古者賢君在位、則詰責其臣。延年名卿、不免出爲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才、考覈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十二月一日、內中年節詞語。**本集內中御侍以下賀年節詞三首。其一云、伏以、履端之慶、始於鵬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仰陶化育。願上萬年之壽、永膺百順之祥。其二云、伏以、太簇旋宮、既贊揚而出滯。句芒司歷、方布德以綏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化始六宮、風行九有。捐財振廩、救民溝壑之中。求賢審官、拔士茹茨之下。方履端之資始、膺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祖供婦職。願獻岡陵之壽、少輸草木之忱。其三云、伏以、三元資始、磔禳以餞餘寒。萬寶更新、燔烈以興嗣歲。恭惟皇太后陛下道光滄洞、德配周南。輔導兩朝、孝慈格於上下。儀刑九御、恭儉聞於遐邇。順履三陽、誕膺百祿。妾等幸班禁掖、久被餘光。莫報生成之恩、但祝靈長之算。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四六賀英閣進讀。**本集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云、軾以謂古者賢君在位、則詰責其臣。延年名卿、不免出爲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才、考覈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十二月一日、內中年節詞語。**本集內中御侍以下賀年節詞三首。其一云、伏以、履端之慶、始於鵬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仰陶化育。願上萬年之壽、永膺百順之祥。其二云、伏以、太簇旋宮、既贊揚而出滯。句芒司歷、方布德以綏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化始六宮、風行九有。捐財振廩、救民溝壑之中。求賢審官、拔士茹茨之下。方履端之資始、膺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祖供婦職。願獻岡陵之壽、少輸草木之忱。其三云、伏以、三元資始、磔禳以餞餘寒。萬寶更新、燔烈以興嗣歲。恭惟皇太后陛下道光滄洞、德配周南。輔導兩朝、孝慈格於上下。儀刑九御、恭儉聞於遐邇。順履三陽、誕膺百祿。妾等幸班禁掖、久被餘光。莫報生成之恩、但祝靈長之算。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四六賀皇太后生辰表。**本集狀云、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黃庭堅、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謹狀。公按庭堅館職得除集賢校理。又逾年、遷著作郎。是時未及逾年、似庭堅爲校理時也。此狀無月日可考、今以見於十二月趙挺之奏牘、因列於前云。**進

平秩之功。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賜李之純辭恩命不允詔。本集賜新除龍圖閣直學士李之純辭恩命不允詔云、勑之純、祖宗之文章與典謨訓誥並賚於世。典領其事、非有德君子、雖積勞久次、不以輕授。蜀遠而人憍、窮困柳寨、至無所訴。專欲以德安之、故內閣之命非獨選也。其深識此意、勿復固辭。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詰第李之純字端伯、時守成都、卽端叔之兄也。纍城集行李之純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勑云、改重職於西蜀、付遺黎於右蜀。與公所撰詔合。至一爲龍圖一爲寶文、未便遽謂其誤、或原降詞頭本屬寶文及撰、互異、蓋脫去其中原委之故。撰詞各上、又改龍圖此種參錯、往往史傳記載、有吏主棄均不能誤也。據徐一夔考云、諸閣藏祖宗御書圖集太宗閣曰龍圖、眞宗閣曰顯謨、哲宗閣曰徽猷、諸閣皆在列、宗皆有閣、惟太祖英宗無閣云、列雜記。

上考試館職策問。本集試館職策問云、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證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強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窃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呂二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子曷

試學士院、校勘正一等置館職。東都事畧、廖正一字明畧、安州人。元祐中、蘇軾在翰苑試館職之士、得正一對策奇之、除

秘書省正字。軾門人黃秦張晁、世謂之四學士、每過軾、軾必取密雲龍瀹以飲之。正一詣軾謝、軾亦取密雲龍以待正。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亞於四人者。紹聖初、入黨籍、貶監玉山稅以卒。樂城集行廖正一、秘書省正字。軾云朕登延世、挺然不回、朕甚嘉之。東觀圖詣之府、俾良策之翰林。爾推言往古以及當世、挺然不回、朕甚嘉之。東觀圖詣之府、挾册考義、游於其間。皆士之選也。爾往講習道藝、長育才幹、敦業以待舉、吾於養士亦厚矣。勉於問學、思所以成之。閒下年公權知貢舉正一爲考官。

十一日、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回位勅書。本集勅書云、勅、鄜守藩西極、慕義中華、遠聞踐祚之新、來致梯山之貢。卷言忠恪良用歎咨。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李宜之、朱光庭、賈易、謗訕之說、撫策問語論奏、不已。續通鑑長編十二月、監察御史楊康國言、學士院選到召試廖正一館職策題、王莽曹操所以饑奪天下難易、莫不驚駭相視、撰題者蘇軾也。監察御史趙挺之奏、蘇軾舉自代、薦黃庭堅。庭堅罪惡尤大、尚列史局。按軾學術本出戰國策、秦蘇秦張儀縱橫揣摩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簒漢之術爲問、公然欺罔二聖之聰明、而無所畏憚。

喬仝來游、贈詩。二十一日、記王先所遺墨。本集書雪堂義墨云、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二十六日、賜外任臣寮進賀受拜馬

詔勅。本集進賀太皇太后詔勅云、勅、禮以正名、國之舊典。載閱充庭之實、式
言勅、戴后之心。朕眷忠勤、良深嘉歎。又進奉皇太后皇太妃詔勅云、勅、典
冊告成、宮闈之慶。事君盡禮、因物見誠。乃眷
忠勤、不忘嘉歎。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賜馮京進賀節馬詔。本集賜保
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端午節馬詔云、勅馮京、受鉞將壇、剖符畿甸。効充
庭之駿足、慶中火之良辰。乃眷勤誠、不忘遠
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民當如曹參之治
无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云、目忌點、當存之。齒
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
齋、治兵當如商鞅之治
秦。此頗有理、退而記之。送家安國得教授歸成都、作詩寄潘丙書。本集與潘彥明書云、
東坡甚煩眞治、乳媼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實兒想見頑然矣。郭興宗舊
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興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
園示及、當爲作名寫牌。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僕暫出、苟祿耳、終不
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蕪、終當作主與諸
君游如昔也。願徧致此意。與東
林長老論鑄碑法。本集與東林廣惠禪師書云、古人字體殘缺處、參美惡、與
虧者補之、餘者削之、隱者明之、斷者引之。秋毫之地、失其所體、遂無可觀者。
昔王朗文采、梁鵠書、鍾繇鐫、謂之三絕。要
相爲利害、則吾文猶有望焉。爲張欽臣作仁宗御書頌。本集仁宗皇帝御書頌云、天禧
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

張文懿公諱士遜、爲太子諭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寬、恕天地、彌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爲之頌。

題淨因院寫老眞贊

本集淨因照、寫老眞贊。如是身、就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爲眞。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忽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卽此爲賢。

爲王聖予太宗御書跋

本集太宗御書後云、日行於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爲慶雲、結爲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於筆墨。摛藻尺素之上、弄翰圜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爲多。子孫世守之、遂爲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奭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作張益老十二琴銘

本集十二琴銘、一震陵孤桐、二香林八節、三號鐘四玉磬五松風六古嫗黃七南風、八鶴鶴九秋風十漁樵十一九州清十二天球。其震陵孤桐銘之後二句云、元祐間事、先後無考、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九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朝野以來朝野雜記：　應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此下引文見原書乙集卷四。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論元祐三年戊辰、公年五十三。是年三月、御集英殿策進士賜諸科及第。

國事呂大防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劉摯守中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胡宗愈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十二月、范鎮定鑄律度鐘磬等。以進令禮部太常參定。

正月一日、和子由宿致齋詩。大雪過常、農民失業、商旅不通、詔引咎九日、再上行差役不便劄。

本集劄云、元祐三年正月九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煖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試論其近弊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爲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壽、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昔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害灼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爲其徒所疾、屢遣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卽乞責降、以戒妄言。

論策 此劄本集謂作二

月九日、時方較士、不應有此奏。合後劉觀之此乃正月九日劉也。今更正。十六日、同傅堯俞、胡宗愈、錢勰、劉攽會宴韓絳私第、題團扇詩。詩案韓絳去冬自計入京、奉旨留京觀燈、未去。是日奏樂、其新寵曰曾生、即公爲題團扇者也。此詩故吏宴於私第、出家妓十餘人卷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詩後、誤。今據侯鯖錄改編於此。召公與吏部侍郎孫覺、開封東都事畧、孫覺由給事中遷吏部侍郎、以是知孫覺在吏部任也。中書舍人孔文仲開封孔文仲由起居舍人擢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據續通鑑長編、二年十一月孔文仲爲中書舍人。其知舉時正爲中書舍人也。同權知禮部貢舉。公念大雪數千里道路艱塞、舉子不及徧赴省試。至御試又以分考追促、凡考官、朝等第不一、因上疏展限乞照南省不分初覆考、從之。本集劉云、元祐三年正月日、朝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劉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二分到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多。欲乞自今日已往更展半月。若慮放榜遲延、恐趁三月內不及、即乞省試添差小試官十人、却促限五七日出榜。臣竊見自來御試差官、分爲初考、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以此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便定等第、前後不相照、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爲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衆考官爲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

編意祖宗之法分考官爲四處以防嫌俸。今來既有封彌謄錄、雖欲循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二十一日、令禮部貢舉事。開寫此條、本集譌正月爲二月。今據後狀更正。時黃庭堅、鄭侠、秦觀、張耒、晁補之、舒亶、劉安世、李昭玘、廖正一、晁補之、舒煥、孫敏行、蔡肇、鄒浩、張耒、李公麟、梅灝等爲詳點檢試卷官。同入試院。黃魯直太學題名記云、元祐三年正月、東坡與秦老、經父同知貢舉、魯直、熙叔、元輿、彥衡子明爲參詳官、君貺、希古、履中、器之、成季、明器、无咎、堯文、元忠、退叔、子發、君時、天啓、志完點檢試卷。諸案鄭君乘字元輿、嘗官於黃州、又爲洞陽倅、見黃魯直題跋、彥衡乃邵武上官均也。君貺乃宜興單錫也。器之乃大名劉安世也。成季乃濟北李昭玘也。明器乃安州廖正一也。无咎乃鉅野晁補之也。堯文乃○陵舒煥也。子發乃四川孫敏行也。天啓乃丹陽蔡肇也。志完乃晉陵鄒浩也。其白署爲魯直者乃分寧黃庭堅也。又有號子明者、乃吳郡梅灝也。餘未暇詳考者、置弗論。此但據所知者耳。又加舒城李公麟伯時、淮陰張耒文潛、皆同爲小試官、而題名所無。不題姓名而稱太學題名記、皆不可解。公嘗謂魯直之文雖佳、而不適於用。知弟者莫若師、其信然乎。二月三日、試禮部進士。黃魯直太學題名記云、試禮部進士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捕內臣鄭永崇石君召伺其坐起、以傳義誣執過爲淩辱公、

以爲傷士心、虧國體上巡鋪舉覺不當劄。本集劄云、元祐三年二月三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鄭永崇領押到進士王太初、王博雅、冉是傳義、問得舉人各稱被巡鋪官誣執、令巡鋪官宣德郎王厚將逐人試卷子與衆官點對、得逐人試卷內有一十九字同、即不成片段。本院檢準條貫、惟經學不許傳義、口授者同。至於進士、須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今來別無違隊、顯是舉覺不當。兼兩日內巡鋪內臣屢將暧昧單詞令本院扶出舉人。今來進士尚有兩甲、諸科尚有一十五場未會引試、若信令巡鋪官內臣挾情羅織、即舉人無由存濟。欲望聖慈、速賜指揮、或且勾回石君召、鄭永崇兩人、却差曉事使臣、交替所貴不致非理生事。取進止。十一日、再劄。本集劄云、元祐三年二月十一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巡鋪官捉到懷挾進士、並令巡鋪內臣陳慥劄。本集劄云、元祐三年二月十一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無不驚駭。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內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乃敢號令衆卒、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賜行遣。取進止。有旨送內侍省撞逐之。士皆悅服。二十一日、與黃庭堅、晁補之、張耒、秦觀、李公麟、齊安、僧圖畫鬼仙詩。本集書鬼仙詩云、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江上橋上望江上、遙指橋竿笑殺儂。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授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春已暮、日暮忘却巴陵道。爺孃送我青

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初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浦口潮來初漸漫、蓮舟洛漾採花難。芳心不慟空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寒草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冀燭與君同。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與魯直、壽朋、天啓會李伯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夢中作也。又太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洞戶、忽爲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花牛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故附之書末。詩錄

十九日、論特奏名劄。

本集劄云、元祐三年正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爲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翕然無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爲、而民病矣。今日之弊、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五日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爲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爲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伏乞斷自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

試考官精加考較、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卽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曾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三月二日奏號**。黃魯直百人、宗室二人。**論**以後考定四月五日辛巳論之。三月朔當在丁未戊申之間、魯直不①朔、蓋大盡也。**考校旣畢、六日、待諸廳參會**。本集書試院中詩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頒云朔卽爲三月二日、是月乃丁未①朔、待

和黃庭堅書馬試院中詩。貢舉事、賄李伯時爲考校官。三月初考校旣畢、諸廳參會故數往詣伯時。伯時苦水悸、幅幅不欲食、作欲碾馬以排悶。黃魯直詩、儀鸞供帳發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從橫。木穿石盤未渠透、坐隱不遨令人瘦、貧馬百噸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蔡天啓、晁无咎、舒堯文、廖明略皆繼此不能盡錄。予又戲作絕句、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看馬欲驅頓風塵、亦思歸家洗疾敗紙來寫之。後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

詢拎。伯時笑曰、有頃塵馬欲入筆。

榜出、章援、章持、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元祐三年先生知舉時、致平爲舉子。初、既見先生知舉爲文皆法坡遂爲第一。逮**揭**榜、文始知子厚子**開**援持皆致平之子、致平乃援字也、特同登第。章**孫思**、蘇過斜川集孫志康墓誌云、元祐間、先君知禮部貢舉、志康以薦書來京師、先君得其程文於黜籍中擢置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天下然、後知取之者嚴、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開**樂**論**乃孫介夫之長子、未弱冠時從公學於杭州、已詳卷七總案。**劉燾**、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東坡先生爲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荊公讀之云、此韓白優劣論爾。元祐中東坡知貢舉、以光

武何如。高帝爲論題、張次潛作參詳官、以一卷子攜呈東坡云、此文甚佳、蓋以先生隊白堂記爲法。東坡一覽嘗曰、誠哉是言。擬寘魁等、後拆封、乃劉燾之姪、吳興人。然見於施註者多有殘缺不能詳也。據此條載有試題、而題名記并張文潛遺之、今補載。

同燾、史容山谷集註云、濂溪二子、燾字通老、後改次元。元祐三年、李常宰榜登第、終寶文閣待制。施註云、終寶文閣待制。詩案濂溪周子、道州營道縣人、燾乃次子也。史文多不甚詳、惟蘇元老傳載燾政和中爲成都帥、宰相喜開邊、致茂州蠻叛、燾遠下令招降、元老移書止之、且爲決策。燾不從、以是得罪。本案後列元老傳、可合觀也。昕年、公帥杭、章援爲秀州幕、公治西湖、築長堤、援有力焉。**皆登第、李黯**公父治、西湖築長堤、援有力焉。**獨燾出、爲言之。**本集與李方叔書云、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備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邱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者、則於稠人中用之。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

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魏了翁跋蘇文忠墨蹟云、蘇公司貢則不惟遺其門人、雖故人之子亦側在所藏之帖、若將愧之者然。終不以一時之愧、易萬世之所甚愧。此先正行已之大方也。使士大夫、常負蘇公之愧、古道其庶幾乎。

諸集公屢奏、未出榜時、黨人先有失士之論。蓋自知舉命下、董敦逸已論奏取士必不當。其餘造作不一、而流傳小說多有章援、章持竊得李廌策題之說。此不足道也。乃查註全載趙潛說而摘公與李廌書三數語、自謝辯正。其辯云、此必章惇父子大姦深險、非擬駭者流。何肯以此自誣。此種辯正、實爲此語以誣公。惇父子大姦深險、非擬駭者流。何肯以此自誣。此種辯正、實出情理之外。如查註引趙彥衛說、即可不辯也。今剛去、錄公原書。觀書中意、方叔之文似未到岸、即再知舉、未見其必售也。讀魏了翁語、辯者尤可愧矣。

孔文仲力疾考校、還家卒。

宋史云、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瘠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盡其職、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撰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未勁直如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

十四日、游金明池、和宋肇韻。二十日、與錢穆父、

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二生非之、其言未然。謹按揚子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集叔孫通不能致二生云、軾以謂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亦宜矣。

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爲社稷之衛哉。閣宋以春二月至端午、遇隻日輪官講讀、其時公已領貢舉事。據本集劄子、獻肅公文諸劄不載此、必有其制度在。公暨叔季、文武彬彬。公相神宗、重厚有體、心存社稷、輔以詩禮、博陸堂堂、扶陽濟濟。公將於外、鉞鉞彫戈。虔共匪懈、柔惠不苛。韓侯奕奕、申伯番番。大明既升、克紹聖考。介圭來朝、黃髮元老。帝曰汝弼、王躬是保。公勇於退、連章告歸三。公就第、大政是咨。五福具有、謂當期頤。天弗憖遺哲人、其萎哀動兩宮、士夫涕洟。維此僚宋、拜公京師。從容暇日、引陪燕私。詔言在耳、已哭於帷。在公已矣、邦國之悲。靈轜啓行、宅兆有期。舉觴一慟、與公長辭。續通鑑長編云、元祐三年三月甲寅、韓絳卒。作韓絳挽詞。公以聲小攻擊不已、連上劄以疾乞郡。及召見、宣仁諭曰、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朝廷主張。今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公退上乞罷學士除閒慢差遣劄。本集劄云、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

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爲學士後、便爲朱光庭、王巖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醜醜謂之誅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侵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今既未許請郡、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閒慢差遣、如秘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閻案賈易、韓川亦攻館職策問。趙挺之言、貢舉以三經義取人、蘇軾主文、決黜落長編謂誣之也。四月四日、公鎖宿禁中、中使宣召入對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以下、公謹卒章、竟罷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既承旨、閻案除目數何、據鄧博聞見後錄補載。前已考定三月丁未朔、其初四日乃庚辰也。餘詳後註。宣仁諭曰、官家在此、有一事久待要學士知、學士進用、乃神宗皇帝之意。帝每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其識之。公不覺失聲、宣仁與哲宗皆泣、左右亦感涕。續通鑑長編云、三年四月辛巳、是夕蘇軾對於內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忽宣諭軾曰、官家在此、軾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欲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軾曰、汝州團練副使。曰、今何官。曰、臣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軾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軾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大臣事。軾驚曰、臣雖無狀、必不敢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欲食而停飯看文字、則

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每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飲、**

內輸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墓誌不載此事、東都事畧載不系年。宋史本傳載元祐二年、似因有前年為團練語、故列於二年也。續通鑑長編載於三年四月辛巳、語較事畧、宋史加詳、又首有對於內東門小殿、既承旨二語、皆事畧、本傳所無也。邵博聞見後錄所載大畧與長編同、其首云入對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既承旨、較長編多除目數語、此乃長編、聞見錄同一所本、而長編改載除目復存既承旨句、故其刪迹顯然也。又東都事畧云、三年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所載之日即長編載公入對之日也。考本集內制、三年四月四日、行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麻制、其辭免不允三詔行於六日。此乃四月五日之命、而公以四日鎖宿禁中、是夜承旨草麻。據宋史、凡草麻、召對內東門次日即下。又考二年十二月八日與龍節、是日丙戌則辛巳在十二月三日、凡歷百二十日而辛巳重遇、當在三年四月三日。中遇兩月小盡、即又退至五日此事畧所書乃五日之命、故云辛巳。而公之承旨草麻皆在夜間事、自應載於四日長編又以是夜屬之次日、故亦云辛巳。參觀諸說無可疑義、則本傳為誤矣。**除呂公著同平章軍國事麻制。**本集除呂公著同平章軍國事制云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公輔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

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呂公著訐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於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望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游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加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除呂大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

本集除呂大防左僕射制云門下、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寧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洛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純深、受才宏毅。果斷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閫、爵爲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垍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詔案　此三制成於頃刻之間、擬史稱經悉出吐屬、可見其奮迅如風矣。所用民亦勞止、取其以職對頌、天人貫下、詹稱之際、豈暇逐

句計其出處哉。乃賈易彈章云、呂大防麻制、尤更悖慢、其辭云民亦勞止、汔臻寧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爲之股慄。何至北於周厲王、民勞板蕩之詩、刺其亂也。其後坐議訕、乃羣小復伸前說、趁鍋下米此其一款也。**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疆固、則精神折衝。故蔦呂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休。谷留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歷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我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曾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惜民力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元祐三年四月四日。**五日、作宋子房畫山水跋**本集跋宋復古游、見其畫瀟湘晚景、爲作三詩。其畧云、逕遥超後崦、水會赴前溪。復古云、子亦善畫也耶。今其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假之數年、當不減復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又云、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閒之。作浮雲杳靄、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爲之不已、當作着色山也。又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

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②、無一點俊姿、看數尺許便索③。漢傑眞士人畫也。夏文彥圖繪寶鑑云、宋子房字漢傑、鄭州滎陽人。少府監選之子、復古之好。善畫山水、不古不今、稍出新意。官至正郎。漢傑之孫莊宇臨仲、其山水氣韻得家法。餘只見卷三總案宋選條下。

六日、賜邑公辭恩命召。本集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公著委重元老、朕之本心。歸安邱園、卿之素志。今於二者、酌處其中。使卿獲居勞逸之閒、而朕不失仰成之託。於義兩得、夫復何辭。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賜呂大防辭恩命召。本集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大防、端拱黃門之任、虛之久矣。以卿德望兼重、才術有餘、故授之不疑。渙號已行、毀言惟允。務稱朕命、卿其少安。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賜范純仁辭恩命召。本集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純仁、國之安危、寄於宰輔。朕豈苟然、而輕授也。試之以事而不移、圖之於心而不貳。成命已出、豈容復回。往修厥官、以稱朕意。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七日、賜劉摯辭恩命召。本集賜新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劉摯、朝廷設三省、建丞弼、雖所治不同、至於同時立政、昭德塞違、其實一也。卿既任其事矣、今以次遷、無足辭者。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賜王存辭恩命召。本集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王存、之咸允國之常典、何以辭爲。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賜胡宗愈辭恩命召。本集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

詔云、勅宗愈、昔在諫垣、首開正論。出入滋久、榮守不祀。稚望在人、既非一日之積。歷試而用、亦自群言之公。毋復固辭、以就遠業。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賜趙瞻許恩命詔。本集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發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趙瞻、朕惟本兵之地、司命吾民。別羌戎叛服之無常、實邊鄙安危之未決。豈以此柄輕授其人。以卿望重紳學兼文武。歷試而用、衆言允諧。往踐厥官、勿違朕命。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八曰、賜孫固辭恩命詔。本集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恩命不允詔云、勅孫固、朕惟三朝老臣、義同休戚。先帝嘗學、存者幾人。意其風采之猶聞、可使朝廷之增重。別卿德望素著、寄任已隆。

十一日、賜許將赴闕詔。本集賜新除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許將赴闕詔云、勅許、朕惟內相、雖於卿爲舊物、自家利故。從政出殿方、國則修儒術以飾吏事。入備顧問、則酌民言以廣上聽。待命北門、號稱內相。雖於卿爲舊物、自家利故。崔公發。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十二日、賜呂大防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斷來章批答云、省表具之。夫國以得人爲強、如猛獸之衛蓁藿。以積賢爲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爲、物自家利。故崔公發。議則淵清懋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辭、則孫權卽顧歎張昭之不在。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

賜呂大防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守國計之重、可無復辭。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倘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

朕之所以中夜不寐、輟食太息者、正爲此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者、非仁人也。願卿慨然當古人之重、畧世俗之嫌、務踐斯言、憂此三者。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賜范純仁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之命、乃所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賜劉摯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朕纘服之初、卿言責是任。歷陳治道之要、以立太平之基。朕欲行其言、遂授以政。歲月未幾、紀綱畧陳。欲究觀心術之微、宜擢居政本之地。苟無媿於允蹈、豈不貴於力辭。祇服厥官、思所以稱而已。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賜王存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門下侍郎無倦之意、以觀可久之業。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十三日、賜孫固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卿奉事先帝、有勸學之舊。與聞機政、有已試之功。固非躁等之遷、獨恨用卿之晚。勉循大義、毋事小廉。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四日、賜胡宗愈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卿才之難、古今所病。忠厚者多乏於用、強濟者或涼於德。有德適用、如卿幾人。方觀卿謀國之良、以成朕知人之美。載閱來章、甚非所望。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賜趙瞻斷**

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充樞密副使謝兼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云、君子之仕也、嘉於知而樂於用。如卿之言、紛然從仕而白首遇合、則君子之用舍進退、蓋亦有時矣。勉行其道、無失斯時。苟能遇事而必爲則亦立功之未晚。古人之事、將見於卿。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十八日、賜河北雨路各軍秋季銀鞋兼傳宣撫問民寨將校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勑、卿等憂寄之深、疆事靡盬。眷言勞勩、想各平寧。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十九日、宣召許將入院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勑、卿文學。紫林之命、儒者所榮。往祇厥司、以究所蘊。元祐三年四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賜西蕃首領阿里骨進奉回詔并傳宣撫問書。本集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詔云、勑阿里骨、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特戕朝廷爵命。而承襲以來、強兼外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俾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西之而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効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仕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其保邊陲。期寵祿於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款復爲虛言。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五月一日、回賜契丹主生辰禮物兼賀正旦禮物使副人從等衣著金帶銀器等。本集賜契丹主生辰禮物兼賀正旦禮物使副人從等衣著金帶銀器等敕狀奏、準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謹

條上三事如左。一、祖宗之制、自兩省近臣六曹寺監及典大藩鎭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若此十餘人者而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豈不殆哉。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惟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更與大臣商議、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閤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一惜名器、一次放進士諸科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至嘉祐末年、舉人、試畢明出身近歲流弊之極。乞詔大臣詳議今後諸科過落之法及奏名出官移任精覈其一論冗官、蔭文官、遇科場試策論、蔭武官即試弓馬、三人中解一人及年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二條他爲表裏、文繁不能節錄、述其大旨而已。

三日、記蘇頌言張士遜中孔道輔事。本集記孔道輔事云、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副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退傅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劉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云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致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既貶琳亦黜道輔充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於汶公治堂公與范百祿黃庭堅數人游、題其父希亮所藏柏石圖詩。第

施註原編五月一日同轉對詩後、查註謂公去黃後、無與陳季常唱和詩、因改編黃州卷內、合註從誤。今考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某局事雖簡、而京筆之下、豈有閑人。不覺劫劫過日、勞而無補、頗髮蒼然、見必笑也。聞公有意入京、不知幾時可來。如得一會、何幸如之。又據所載黃庭堅跋語、陳季常以元祐三年寓巷籜於興國浴室、公與范百祿黃庭堅時過之、而山谷題跋亦載此文、是施編並不誤、查註直夢囈耳。今復施編之舊、餘詳後跋語、陳季常以元下。

宋子房惠李誠曇、謝以詩。

前作、并刪此詩也。今集編知貢舉時與公書跋年月相符、是漢傑之在京審矣。今據此改編入集。

六月二日、瑤津亭祈雨齋文。

本集後苑瑤津亭祈雨道場齋文云、六月祖夏、方念火之孛。三農望秋之雷雨之施。嗟人何罪、逢歲之艱。自非妙覺之等慈、孰拯疲民於重困。有嚴禁苑、祇建淨筵。念我憂勞、錫之甘澤。非獨起枯焦於田野、抑將掃疾疫於里閭。嘉與合生、永均介福。元祐三年六月二日。

十四日、賜恩冀等州修河官吏兵級傳宣撫問口宣。

本集賜北京恩冀等州修河官吏及都轉運使運判監承等銀合茶藥并兵級等夏藥特支兼傳宣撫問口宣云、有勑卿等夙夜河塘暴露野次、屬茲暑雨、深軫予懷。徙示寵頒、少慰勞苦。元祐三年六月十四日。

賜馮京銀合茶藥口宣。

本集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銀合茶藥口宣云、有勑卿方與吏民在野。暑雨之際、紱衮為勞。膺此寵頒、尚加慎護。元祐三年六月十四日。

作德音赦文。

本集德音赦文云、門

下、朕以眇躬、獲御大器。仰聖后之慈訓、何先烈之永圖。四載於茲、時道尚淺。
澡然祇惕、若履淵冰。思所以慰安人心、奉若天道。常慮一夫之失所、以傷萬
物之太和。鐫詩去煩、夙夜願治。乃自去冬連月、降雪異常。今春以來、久陰不
霽。農夫失職、商旅不通。比屋之間、凍餒相屬。甚常寒之詞、告在朕躬。惟日兢兢、
以圖消復。潔精致禱、神眷未孚。克己自持、協氣無應。切慮四方獄訟、冤滯尚
多、工役頻興、人咨胥怨、鬱成繆盭之變。以干陰陽之和。宜均湲恩、以召善氣。
於戲！遇災祇戒、聿修信順之誠。正東事布和、庶獲
天人之助。咨爾中外、咸體朕懷。元祐元年三月。

使副入見訖歸驛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安館舍、往錫燕饗。式示眷懷、且旌勞勤。元祐三
年七月八日。

十二日、賜文彥博已下香酒果口宣。本集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
勅、元老在廷、百官承式。啓法筵於梵宇、祝壽嵗於
慈闈。宜有寵頒、以助燕喜。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館伴北使於都亭驛見劉盧鴻學士草堂

元方所藏盧鴻草堂圖作詩。會追遠同來省、併使作之、因跋其後。

圖詩云昔爲太室游、盧巖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聞生足。徑歸不復往、巒
壑空在目。安知有十志、舒卷不盈幅。一虎一盧生、裴、裼陰喬木。方爲世外人、
行止何須錄。百年入箋筒、大馬同一束。嗟余縛世累、歸來有茅屋。江干百畝田、
清泉映修竹。尚將逃姓名、豈復止圖軸。本集跋盧鴻學士草堂圖云、此唐
丞相段文昌本、今在內侍都知劉君元方家。元祐三年七月、予館伴北使於
都亭驛、劉以示予、爲賦此篇。追過遠來省書令同作。詩集此詩施註原編不

載、王註本七集本皆載、邵註本人續補遺、查註譜錄城集亦載此詩。子由有登嵩山諸什、故起句云然、而公自跋先君昔愛洛城居一首云、其後雖不果來、實未至。徐而子由往往有暗子野詩、仍此誤編不少、則此詩亦未見必爲子由作也。各本載此詩多譌字、今從城集更正。載入案中、仍俟詳考。

十六日、遣輔臣就賜宴、賜遠國賀坤成節使副襲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勑卿等肅將慶、帶來舉壽觴。臨遣輔臣往、繼燕豆。仍加寵貨、以示眷寖。元祐三年七月十六日。

送程之元赴江西漕、周尹知興川縣。紹聖元祐三年七月、考功郎中周尹知梓州。

十七日、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安節度使高俊詳錄、不許、批答。本集批答云、覽表具之。環衛之嚴、節制之重、誕告多士、以長萬夫、朕豈輕用其人哉。雖然、固辭未聽、指往祗朕命、毋曠乃官。

十八日、賜貢布乞閑慢州郡不允詔。本集賜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畧使兼知太原府曾布乞除閑慢州郡不允詔云、勑曾布將不久任、難以責成、謀不素定、難以應猝。卿屢試劇郡、所臨有聲。而況二年於茲、諸將所服。事既即敘、人誰易卿。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二十七日、賜三藏法師紹先紫方袍、充杭州壽聖禪院住持。本集賜壽聖禪院開啓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粉壇齋文。道場齋文云伏以躬儉節用、本嚴房闥之風、遺大投艱、

猥當廟社之寄。常恐德之弗類、以召菽麥、普施人天。俾壽而康、非獨轉安於寡昧。與民同利、固將燕及於華夷。仰冀能仁、曲垂昭鑒。元祐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九日、奉宸庫翻修番夾。本集奉宸庫翻修聖字等文、云伏以貨幣所興、有壞必貴。聰直之鑑、既成乃安。爰仗佛慈、以綏神守。庶祈昭格、永底純熙。元祐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庫了畢安慰土地道場齋

八月五日、作詩。樂說兄。本集苦樂說云、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耳。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之尋聲捕影、繫風趁夢、此四者猶有髣髴也。如此推究、又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則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書。

問子由孫敏行、秦觀游相國寺、觀王詵畫竹、題名寺壁。周公謹癸辛雜志載雁壽可再游汴梁記相國寺石刻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畫竹、申先生亦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中一百一歲。

游昌石壽作、湜壽主簿。元年丙寅今註謂爲未確。而公在京無與相國寺僧他作、今據石刻題名類編於此。餘詳本詩題下。

十八日、示諭武泰宣吏軍人僧道百姓等勅書。本集勅書云、勅朕以苗授賦材、寵以節旄之榮。惟爾邦人、當喻朕意。元祐三年八月十八日。

邇英閣進讀。本集狄山論匈奴和親云、載謹按、漢制博士秩百石、且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道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

聞也。温顔以來之、虚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加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獄、山之不容也。

九月一日、送宮師送石揚休北使敘　本集跋送石昌言引云、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載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彭、任守有道亦蜀人。從當彭國使虜還、得虜河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彭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椎酒牀、牽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快好殺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題。任亦然。

二日、賜文彦博乞致仕不許批答　本集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乞致仕不許批答云、覽表具之。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而衛武公百年、猶箴儆於國曰無以我老髦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今卿壽考康寧、而退托衰病、自引求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姑安厥官、以答公論。元祐三年九月二日。

五日、邀英進讀寶訓上述裁淪論賞罰及修河事、敘進歐陽修奏劄　本集劄云、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臣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邀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月時和歲豐雨寧應時、喜不自勝。又是日癸亥、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哉。爲福。自二聖同位於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兵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陵、恒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虚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

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諸恐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畧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章事、變畏避。禮勢歸罪於新州官吏。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夔體量其事、夔言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岑探聚衆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遣近日溫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及貪殘以致數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不辨男女、豈有此理。若不窮究曲直、則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爲故道高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獨一孝先以爲可作。臣採察衆論以爲此役不可不罷。若令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修、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苟若三千萬物料分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成之役乎。此臣所謂惜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修爲學士日、有修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

畧、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爲可用、故輒錄寫進呈聖鑑。十七日、書、贈柳仲矩。本集書贈柳仲矩云、柳十九郎。此心飄飄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仲矩自共城來、持大宮米作飯、甘、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十七日。十八日、作文驥字說。本集文驥字說云、馬之於德力盡於跬齧、智盡於竊銜、逸民秀才之子、蘇子由待④郎之外孫小名道迷、此之謂驥。文。與可學士之孫、逸驥孫、因名之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字之曰元德。此兒一日千里、吾輩猶及見之。元祐三年十月癸酉門下後省書。二十八日、作還丹訣。本集大還丹訣云、凡物皆有英華、皆其華也。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亡也。故凡作而爲聲發而爲光、流而爲味、蓄而爲力、浮而爲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內而不物於物則此六華者皆處於此、又安得不赴其類而歸其根乎。吾方養之以至虛、則火自煉之、水自伏之。升降開闔、彼自有數、日月既至、自變白成吾以至虛則火自煉之、水自伏之。升降開闔、彼自有數、日月既至、自變白成吾預知可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人不爲是道、則了然常知者、生爲志氣、死爲魂神、而升於天。此六華者生爲體爲精、死爲魄爲鬼、而降於地。其知是道者、魂魄合形氣一、其至者至騎其尾而爲列星。敬之信之、行之守之、終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書。送錢勰出守趙州。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九月戊戌、出知越州。程之邵出守泗州、曹輔赴闕潛詩。施註曹輔元祐三年九月自太僕丞爲福建轉運判官。公以舟車不允、遣使存問。十月七日、賜御

謝賜表。本集表云、臣伏蒙聖恩、特賜寬假將理。今月七日、又蒙中使臨賜湯藥、問其治療之增損。臣下履冰、上須朝參之日辰。臣下履冰、上須芒刺。喘深雖小、能延兩耀之光。寸草何知、莫報三春之澤。正使麻魚幽陋、木石堅頑、亦將激勵忘軀、奔走赴職。而臣尚有無厭之請、敢守不移之愚。在法當誅、厥罪可懲。實以舊新之疾、積有歲時、勿藥之祥、恐非旦夕。終願江淮之一郡、以安犬馬之餘生。尚冀此身未塡溝壑、期於異日、別効涓埃。**十七日、再上陳情之郡符**。本集劄云、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矣、遣使存問、賜告養病、恩禮之重、萬死莫酬。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煩、默而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陛下踐祚之初、首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休。特以臣祕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殁、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束攻之。其後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庭堅方監太和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蕤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爲西

劉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躡置而榮附曾隱庇。臣劾玠、職爲諫官、幼奏其事、玠繫並行靳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殘薾衰病、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誅戮。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臣若不早去、必致顛危。**臣病逾尸、請郡不許、復值二聖。**閭閻之語、野語云、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嫗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緊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後首肯谷嗟曰、蘇學士敏捷眞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閭閻周密此條、可補公當制事實附載於此。**二十三日、書出局詩。**本集書出局詩三首、景跋來早、濃陰晚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作此數句。忽記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留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絶與之云、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淚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卯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味蹉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夜雨對牀、乃爲樂耳。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值玉堂三句、本在十一月一日詔賜宮觀法酒題上。**此乃記復值玉堂後賜物之日、非謂以是日復值玉堂也。據此記則二十三日之前、已值玉堂、故有出局之詩。今移此三句於前、詩題則仍其舊云。**三十日、內中冬至詞語。**本集內中以日合天統時、推建子之正。律中黃鍾、氣驗微陽

之應。德施自上、惠均於民。伏惟皇帝陛下道配皇王、化行夷夏。觀其來復、見乎天地之心。靜以無爲、待此陰陽之定。雲物告瑞、官聲協和。豈惟至治之祥、自得上天之祐。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妾等蒙被天光、叨塵婦職。敢獻如山之祝、庶同率土之歡。其二云、伏以書奏清臺、驗歷家之逢密。日移黃道、迎化國之舒長。寰宇和平、宮闈歡豫。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教隆陰禮、位正坤儀。嗣太任之徽音、追光王古。衣明德之大練、儉化六宮。體柔靜以臨朝、配清明而燭物。慶雲可望、其占至治之祥。彤史何知、莫贊無爲之德。妾等猥參女職、仰奉慈顏。因來復之一陽、祝無疆之萬福。其三云、伏以候氣莩灰、喜律筒之已應。課功綵線、知宮日之初長。品物向榮、椒廷賀悅。恭惟皇太后殿下母臨四海、婦德柬朝。來賢審官、但有夔勤之志。躬儉節用、豈忘澣濯之衣。宜福祿之日康、樂宮闈之無事。妾等濫塵女職、獲奉慈顏。願先柏酒以稱觴、更指椿年而獻壽。元祐三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月一日、鎖院考校館職策題。

詔賜宮燭法酒、書皇同院、送閤表臣出守漢州詩。六日、相州晝錦堂成、國賀與龍圖之而信訓注之狂謀幾隕宗社、良可歎也。至於獎魏譽之極諫願處於無

節使副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鄉等將命鄰邦服勤郵傳。久積風霜、少休車徒。宜體眷懷、式同燕衍。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十八日、賜宴謝恩、斷不允、答。本集賜皇伯祖宗晟、懇斷彌切。既寒暑之一變、貞忠孝之兩全。勉從朕言、起服乃事。元祐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通奏閣進詩。本集文宗謝鄭公後得魏譽云、鄭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室陵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圖之。而信訓注之狂謀、幾隕宗社、良可歎也。至於獎魏譽之極諫願處於無

過之地、亦賢君之用心也。詩集鄭公之後北宋時有訪之者、其告身猶存、然淩夷之甚矣。作寶拱辰道士眞贊。本集葆光云、嗟夫。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邑而不營利欲之私。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加蓬蕚、性如鹿麋。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逆。此所以陟降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耶。又黃庭堅贊敘云余既書黃庭內景以贈葆光法師、而龍眠居士畫余二人像其後。詩集是時拱辰在京、公有送歸廬山詩、此贊必同時所作也。三十日、賜李瑋已下香酒果口宣。本集賜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興道場香酒果口宣云、有勅、眷我宗英、乃心王室。修彼龍天之供、慶茲虹電之詳。宜有頒分、以成燕喜。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五日、班荊館賜遼國賀興龍節、副射弓御筵口宣。本集賜皇伯祖嗣濮王宗暉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云、有勅、眷我宗英、有勅、卿等遠將鄰好、至止都門。屬霜露之勤瘁。宜伸燕衎、以示眷懷。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五日、賜遼國賀興龍節使節有華、鄰歡載講既。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娛賓於靈囿、將觀德於射侯。宜有寧頒、以旌命中。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六日、與過論詩人寫物。本集評詩人寫物之功、桑之末落、其葉沃若。他木始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

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書付過。

七日退朝、微雪、與子由飲王鞏清虛堂、觀近作。子由嘗與孫洙過此、感念存沒、歎久之。夜歸、各賦一詩。八日、朝賀、與龍節侍宴殿門外、以詩示鞏。賜宴尚書記蘇頌言眞宗信李沆事。本集記眞宗信李沆事云、眞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餘年、使人主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特至公爾能取信主上。況加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學問乎。歐公嘗以無心故耳之語問梅詢、詢不能對。蘇公又自論此。再記王鞏迎陳執中薦吳育事。本集記又云、是日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肖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才之主也。九日、賜蔡確乞量移弟碩允詔。本集賜正議大夫知邓州蔡確乞量移弟碩允詔云、勅蔡確、以義責備、春秋有失教之譏。以情內恕、詩人有將母之念。碩之得罪、事在有司。難以貴近之親而廢朝廷之典。及觀來請、有棄子心。重違兄弟急難之詞、以傷人子奉養之意。元祐三年十二月九日。十日、賜宣。本集口宣云、有勅、誕彌之慶、中外所同。眷我臣鄰、共茲燕喜。宜

加寵賚、以示眷懷。元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十五日、作黃庭堅浴室題名跋。**○黃庭堅山谷題跋云、浴室之區、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繫於世道興廢亦有數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汶師碾建溪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也。寓基簣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之。故予過門必稅駕焉。元祐三年、魯直題。本集書魯直浴室題名後云、後五百歲、浴室邱墟、六祖變滅、蘇范黃陳盡爲鬼錄、而此書獨存。當有來者、會予此心、拊掌一笑。是月十五日戊子、子瞻書。**詩案**黃魯直云元祐三年公云是月十五日戊子、誥已考定本年正月三日辛亥、於本卷和子由上辛祈穀省宿致齋詩註中、并論合註所引續通鑑長編正月已丑公知貢舉之誤、更以本案前所考定三月二日戊申、四月五日辛巳推之、則戊子遇望當在十月十五日之間。又以范景仁墓誌卒於是年閏十二月癸卯朔推之、其戊子乃十二月十五日、是月小盡、故閏十二月爲癸卯朔也。今自上年興龍節丙戌起至是一年一十一之中、並已截清有據、則正月必無己丑日、而長編之誤無可逃矣。○本集劄云、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勅鑾輿學官、曾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穜、崇朝廷差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穜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安石平生所爲、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鑑。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

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爲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爲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餘、雖已退處閒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游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膻所聚、瞬息千萬、況可招而來之乎。朝廷近日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鼠輩敢爾哉。臣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種之罪、是使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窺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詩經此劉公祇以葦詠寺司馬光此非公一人之言、蓋當日之公言、本如此也。**言盛慶言盛慶言鏡維演告詞。**本集跋盛慶責錢維演告詞云、盛慶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隨州。時慶正不相人也。維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陳州、追權娶之子。蓋維演之姑嫁劉氏而詞云、三星之婿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追、皆其子娶於丁謂八怪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訓久矣。元祐三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和殿廷中時方集論白周穜擅議宗廟事蘇子容道此。二十八日、待延和殿、觀范鎮所進新樂、并撰延和殿奏新樂賦。本集延和殿奏新樂賦云皇帝踐祚之三載也、治道旁達、王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聲。翕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柷。允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自昔鍾律不調工師失職。時有作者、僅存遺則。於魏則大樂令夔在漢則河間王德。俾後世之有考、賴斯人之用力。爰有耆德、適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嘗學之、顧近世之所用、校古人而失宜。是用稽周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審其毫釐。時惟帝俞、眷茲元老。雖退身於安逸、未忘心於論討。鏗然鐘磬之謌適、燦然虡業之華好。聊即便安之役、而衆工莫與。肆太常之業、而邇臣必陪。天英祖而享神考。爾乃停法部之伎、回歌曲既登、將歎貝珠之美。韶音可合、庶觀聽聰明而下就時風和協、以徐回仁壽。天地之和既應、金石之樂可奏。延英傍矚念故老之不來。講武前臨、消爰戾之交攜。然則律制既立、治功日新。號令學博。儻非夔曠之徒、孰能正一代之樂。再跋進士題目後。本集跋進士題目後云、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御延和殿奏端明殿學士范鎮所進新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皆侍。時西夏方遣使款延州塞、而邊臣方持其議、相與往返未決也、故進士作延和殿奏新樂賦、款塞來享、詩云。和賈庭堅效進士詩。夜直玉堂、攜李之儀詩卷、讀

三夜半、題後。答范鎮和賜酒燭詩。閏十二月一日、賜范鎮奨諭詔。本集賜端
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奨諭詔云、勅范鎮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
以來、詔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
致。魏晉以下、曹鄭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夏之器。聞有作者、猶有典刑。
然鉄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
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簑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
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
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一日。本集范景仁墓誌銘云、二
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奨。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
年閏十二月癸亥朔。詩話公以一日行此詞、而景仁即以是日身故。其自范
和酒燭詩所述皆觀樂以後事、景仁或及見之。至此詞則已不及矣。聞范
鎮言、爲文祭之。本集祭范蜀公文云、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畤而種之、有
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
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far之、以殿諸老。二
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畧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安。樂成而薨、公往
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
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豁達不齊、歡則無間。
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
亦白髮。閭里之喪、方食啜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朱子
晦菴題跋云、汪季路所藏蘇文忠公祭范忠文公文稿、慶元丁巳十月己卯、
朱熹觀於考亭溪居。閻宮師生於大中祥符二年己酉、景仁年八十一、以

元祐已推之、生於祥符元年戊申、實長一年。文云一日之少者、謂景仁有一日相長之謂非後生景仁一日也。**四日、進實訓、上遍將隱匿敗亡、憲司懷慙不實各訓。**本集劄云、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昨日所請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杜致病斃。臣因進言、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真、若官吏不得其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饑瘦勞苦、則有鞭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流離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昆蟲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係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剔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六日、相州驕卒、貝逐國賀正旦使副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春朝將鄰好、來慶春朝。眷言勤宣、有珍華之物。受茲異寵、體我至懷。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十九日、賜何宗元十一月六日。**跋履之勅**金鑼旺盂子錦段等口宣。**本集劄子云、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

奏、右、臣伏見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修飭、學古著文、頗適於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臣文辭雅健、議論審當。臣愚不肖、謂可試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十議上進、伏望聖慈降付三省詳看、如有可採之道、隨才錄用、以廣育材之道。和劉分文春日則陽潘勝

併答巢均王欽臣和員峯寺。閻蘇和潘勝四詩施註原編上卷末、餘詳題下。閻閻仔

貢訥往余舉作謝啓。本集謝賈朝奉啓云、自蜀徂京、幾數千里。擁琴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徑已荒、羊求中逕過而下馬、空將董相之陵。酹以曼鴈、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海嶽晚坐念滄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意。第恐進牧不葉、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山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矧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墓道。昔儒今榜、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閻資公以熙寧二年己酉自眉還朗、至是元祐三年戊辰、正二十年也。月日無考。

宜興祭古家文。本集祭古家文敘云、閏十二月三日、予之田客築室於所居之東南、發一大冢、適及其頂、遽命掩之、而祭之以文曰、茫乎忽乎、孰乎寥乎、子大夫之靈也。子豈位冠一時、功遠宇內、福慶彼於子孫、嘗澤流於萬世、春秋逝盡而託物於斯乎。意者潛光隱耀、却千駟而不顧、移萬鍾而不受、巖居而水隱、雲臥而風乘、忘身徇義而遺骨於斯乎。豈吾圖嘗語子之詩書、與子之風烈、而不知其謂誰歟。子之英靈精爽、與周公呂望游於豐鎬之間乎。抑其與巢由伯夷相從於首陽箕潁之上乎。博何爲而雜乎、墉何爲而大乎、地何爲而聳乎。子非隱者也、子之富貴不獨美其生而又以榮

其死也。子之功烈、必有石以誌其下、而余與之敢取也。昔子之姻親族黨、新春秋悼霜露雲動影從、享祀乎其下。今也僕夫樵人、詠茅鑿土、結廬乎其上、昔何盛而今何衰乎。吾將徙吾之宮避子之舍、豈惟力之不能獨將何以勝陰陽之變、天地盈虛、日星殞食、山川崩竭、萬物生死、欻及飄忽若雷奔電掣、夫必然之理乎。安知百歲之後、吾之宮不復爲他人之墓乎。今夫一歲之運、不須臾留也、而子大夫獨能遺骨於其間而又惡夫人之居者乎。嗟彼此之一時、邈相望於山河。子爲土偶、固已歸於土矣。余爲木偶、漂漂者未知其如何。魂而有知、爲余娣阿。詩箋此宜與事、敘稱閏十二月三日發冢、則此文作於是月下旬也。爲楊公中題熙寧手召已。本集題熙寧手詔記云、楊繪梁秦罷諫職、意稍疏跡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爲、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曾公亮兩立於輕重之間、故當且避之爾、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妨。熙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繪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今龍圖閣學士滕公元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於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詠院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人中以手詔相示、且請記之。詩箋東都事畧、哲宗即位、繪徙徐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卒。又移紹註繪卒於元祐三年六月、其喪過京師、蓋亦是年冬後事也。

作歐陽修文集敘。本集六一居士文集敘

云、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章之得喪何與於

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士以是囿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敺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隋唐之際、佛老之徒、其高者入於虛無寂滅之鄉、其次爲祈福禳災之事、其下至於傳符籙、合丹藥、鍊金石、而中國之人舍聖人之道不由、而從事於佛老者、十八九矣。韓愈生於其時、獨奮不顧流俗之譁笑、毀訾排斥、作原道以明之、又作原毀以曉學者、其言曰、古之人其聞人之善也、如己有之、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其說甚美、其爲人甚難。愈之

子業、乃次而論之曰、歐、湯子論大道也。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仲儀硯銘云、汲鄭、晏、閻頗牧、晚用。諫草風云。爲王鞏作其父彝硯銘、本集王定國得所藏仲儀硯銘云、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其、予作鞏戶藏仲儀銘。本集劍、子以試墨。劍止一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域。

元豐二年十二月正字王鞏貶賓州鹽酒務坐公詩案罪也。宣仁簾聽、鞏上書言事、司馬光薦之、緣此減二年磨勘。元祐元年三月、擢宗正寺丞。八月、公與鞏充館職方正可備獻納科、爲臺諫所攻出爲西京通判。公有掛劄云、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姦邪。據此、則辨劄上於元年十一月、而本集載入三年、誤也。其自西京徵揚、以本集詩題考之、當在二年秋間、而三年秋後已歸。是鞏在揚不及一年、卽改罷也。

四年三月知海州、六月改密州、坐罪衛督。五年判登聞鼓院。七月、朱光庭攻之、改管勾太平觀。揚康國攻之、并罷宮觀。六年五月以子由薦、除知宿州、安置再改之。仍管勾太平觀。十月、以三省言再衛替。紹聖中、鞏無史事可坐、獨免行遣。公惠州與書云、一官爲貧更無可擇、生計漸有涯。是鞏又出爲監當矣。元符元年、除名勒停、送全州編管。徽宗立、放還。其在揚坐決責無罪、醫人降一差遣而童政、在新州賊殺平民數千、亦止降一差遣。元祐政體可發一笑。鞏以累世歙閥少從公游、尤爲莫小所憎、故自元豐以至元祐、排擯殆無虛日。公亦有言者本欲中臣、波累及鞏、節處之自若是則所以爲鞏矣。然鞏如是折困而終不稍改志銘亦不詳何時。今以其在京、附載於後而滙考如此。

鞏傳甚畧公爲作二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終

武林韻山堂三氏藏版

校記

①丁未朔：當作「戊申朔」，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九。此爲王氏推斷之誤。

②抹：當作「秣」，見《東坡先生外集》卷五〇《又跋漢傑畫山》。

③卷：當作「倦」，見右引文。

④待：當作「侍」，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〇《文驥字説》。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景祐元祐四年己巳、公年五十四。是年二月、呂公著卒。三月、胡宗愈罷。五月、蔡確貶英州別駕。六月、范純仁王存罷。辛丞許將尚書右丞。趙瞻同知樞密院事。蘇轍吏部侍郎。改翰林學士兼禮部尚書。七月、安燾以母憂罷。八月、蘇轍賀遼國生辰使。九月、大享明堂。大赦天下。十一月、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門下侍郎。傅①堯俞中書侍郎。

二日、賜曹佾覓假詔。本集賜濟陽郡王曹佾在朝假將百日。特與覓假將理詔云。勅曹佾。卿賢戚莫二。徒齒並隆。眷言朝請之勤。思見儀刑之老。謝病既久。軫念良深。推寻賜告之恩。期於勿藥之喜。元祐四年正月十二日。

正月、和王詵送梅花及栽花張退傳詩。十五日、侍宴端門、和王詵韻。

何去非換文資狀。本集狀云。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廷唱名。先帝見其所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奉厚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案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人。遠之父也。見毛晉春渚紀聞跋。

二十一日、賜西南

蓋世忍進秦勅書。本集勅書云、勅莫世忍、汝守土還陬、歸誠北闕。梯山修貢款塞覲光。言念忠勤至於嘉歎。元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二月二日、賜蘇頌乞致仕詔。本集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乞致仕不允詔云勅蘇頌、夫天以多士寧王國而祖宗以成德遺後人。方使壽考康彊以究其用而朕乃以引年而聽其去可乎。別卿丝綸之精談笑而辦。勉思職事以稱朕心。元祐四年二月二日。三日、賜梁燾辭免恩命詔。本集勅梁燾賜權禮部尚書梁燾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卿出處以義進退以禮。昔請補外朕不得已而聽其去。今茲選用衆以爲宜而恨其晚。而卿又固辭豈朕所望。成命不易其速造朝。元祐四年二月三日。**通英閣進讀**。本集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云勅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開、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開筵**。本集通英進讀八篇、皆無年月可考。此篇乃四年二月所進。羣小以離間大臣劾之者留中不發。公赴杭州奏請付外、始知有此一款。以是知制詰任內進讀始於論漢唐二高而止於是凡六篇也。今據此分載以備講讀故事。餘詳後乞下臺諫謗疏條下。**十四日、賜馮京乞赴六參詔**。本集賜馮京乞依職任官例赴六參不允詔云勅馮京、朕徵南院使充太一宮使馮京乞依職任官例赴六參不允詔云勅馮京、朕以卿耆老厚德重煩以庶事。而卿篤恭盡禮、自同於有司。既朝朔望、尚復勤

論。雖抑抑自警、知卿有衛武之風。而僕僕亟拜、非朕待子思之意。宜遵前命、以副眷懷。元祐四年二月。十四日。詩案此詞本集謝作六月。今改列二月。

二十五日、東太一宮祝文。本集東太一宮祝文云、於穆祠宮。有嚴春祀。吏以時而案視工揆日。以修完。庶就絜新。永綏靈御。仰祈昭鑑。大庶含生。詩案本集內制止於二月、其四年正二月之誤。即六年六七月之間。大庶含生。詩案本集內制止於二月、其詔曰。宣國書三類。有作四年六七月者、非四年正二月之誤。即六年六七月之間。大庶含生。詩案本集內制止於二月、月之誤。亦間有可辨者、并記於此。

作王克臣挽詞。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三月、朝議大夫知鄭州王克臣爲大中大夫、四年正月癸巳卒。詩案本集內制止於二月、此史文也。時所謂公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恐不見容、乃連上乞元祐諸賢者可見矣。

越狀。紀年錄、二月三上章乞越州。本集杭州到任表云、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戒。乞越得杭、又過平生之望。蓋敬材不任於斧斤、而病馬空縻於芻粟。故求外補、以盡餘年。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好問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詩案本集不載乞越三狀、今摘此文、補之。情事如繪。墨云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矣。

三月四日、記黃庭堅墨。本集書黃庭堅所藏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得承晏墨半挺、曰、羣兒賤家雞、唱野鶩、逐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十六日告下、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軍州事、續通鑑長編、三月丁亥、蘇軾爲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既踰月、軾言近日臺官論臣罪狀甚多、伏望降付有司、盡理根治。曾肇行軾杭州制云、方冀納忠於朝夕、遽祈養疾於東南。章却復來、告滿輒賜。力固難強、義所重違。詩案

本集乞降臺諫章疏根治劄子、乃四月十七日上。據長編、時命下已踰月、考咸淳志、乃三月十六日命也。**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賢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隸職其間、省郎非據、豈謂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遂加此職、以貢其行。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仁祖、忝竊賢科。寵榮英廟之深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親日月之光、常恐銷鑠之溢。故求閑散以避拔速、敢不奉詔祗承、殊施。**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者。敢不勉思忠蓋、務報恩勤。**上乞罷臺諫言已。**本集劄子云、臣軾言、臣聞奇。白知衰朽、有玷寵光。此蓋伏遇陛下聖明、容臣愚戇、使之自便。臣之所以不敢固辭者、實以臺諫之職、不可以久曠。臣之所以不敢久處者、實以臺諫之職、不可以輕受。臣之所以不敢輕受

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確、嘗爲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眞是確詩、其一切勿問。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爲兩得。取進止。東都事略云、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也。王詔開熙河、費用無藝。郭逵奏韶盜貸官錢。詔杜純推治、純奏以實。宰相王安石怒、再遣確鞫於秦州。確希意、逵純皆坐譴。安石喜、遷直集賢院、除御史知雜事。詔定奪渭州運河。及黃河瀦川把利害、確主范子淵而抑熊本、本罷知制誥。確益以彈擊爲己任、會皇城司奏獄事枉法者、以御史中丞鄧潤甫監察御史上官均治其獄、有旨遣確詣臺參治。潤甫均欲辨理於上前、確獨鍛鍊其事。潤甫均奏確掠訊過差、人悉誣服。確卽劾二人黨有罪、請併逐之。於是皆抵罪而潤甫均俱出。確遂代潤甫爲御史中丞。兼直學士院。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與舒亶治其獄、確遂劾參知政事。人謂其爲知制誥、爲御史中丞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位。遂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旣相、屢興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神宗嘗對確稱邢恕自是恕爲確黨矣。神宗不豫、繼而可。神宗不顧。確有幾巧、退卽遷怨著作郎。恕要皇太后姪公繪公紀至東府、令往見恕。恕小康、辭御殿而疾再作。確令恕要皇太后姪公繪公紀至東府、令往見恕。恕曰、家有桃若白華、可愈人主疾、幸圖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公繪等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沖幼、宜早定議、雍曾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恕又往問確曰、上疾再作、而外庭不知、禁中必有變。一日片紙以某人爲嗣公未知死所。確悚然曰、且奈何。恕徐曰、上不豫公能辦建儲一事、則如泰山之安矣。宜用知開封府蔡京領倫子令待變於外、公但作問疾以入。若大臣有異議者、叱京領倫子斬之。祇可

使章惇知、韓縝已下不可使知也。確愧謝、謂恕曰、君見子厚謀之。恕見惇、如對確言同入問疾、至政事堂、確惇議紛然。王珪徐曰、上自有子。確惇不能起事。人對福寧殿、珪奏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崩、哲宗卽位。王珪薨、確代爲山陵使、言者攻其惡、乃求避位。吳處厚奏確在安州作詩借郡處俊事以譏訕太皇太后責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傅堯俞朱光庭梁燾范祖禹劉安世論確怨謗不道人臣所不忍聞再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卒於貶所。明年、章惇爲相、追復確觀文殿學士。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劉拯論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爵恩數乃贈太師、謚曰忠憲、又追封成衛二國公。蔡京擅政、自謂與確同功、遂以確配享哲宗廟廷、御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臣蔡確之墓。京收用其子渭、論其父定策功、并同知樞密院、贈確清源郡王、賜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貴寵當世。臣倜曰、迹其姦凶、謂當播其惡以正典刑、而乃因詩罪之、竄死嶺嶠、以啓後日之禍、誣累宣仁者幾三十年、馴致大亂、國家之不幸也。

詩案 蔡確詩案乃確在安州詠郡處俊釣臺詩、用處俊論唐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武后比宣仁也。事客論確當誅、曾布、蔡京、李清臣之流均應重譴。法伸則綱紀立、與人家國無他術也。如或不能則竟嘿以啓後日之禍、誣累宣仁者幾三十年、馴致大亂、國家之不幸也。

詩案 蔡確詩案乃確在安州詠郡處俊釣臺詩、用處俊論唐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武后比宣仁也。事客論確當誅、曾布、蔡京、李清臣之流均應重譴。法伸則綱紀立、與人家國無他術也。如或不能則竟嘿而元祐中詔定試策、則溥其罪、不欲加以言語羅織、在是時又當爲國體惜也。其論蔡確亦猶此意。蓋熙豐諸臣既已首置安石不問、其下此者亦只可消弭也。無如朔黨劉安世等攻之甚勁、文彥博惑之、首欲置之嶺外。彭汝礪以爲開羅織之漸、力言不可。范純仁欲恕確罪、與王存申理、時劉摯在執政、咨嗟之。朱光庭等已、併入之、朔黨橫甚。汝礪既坐罪、劉安世併將純仁存攻去。其後摯所踐相位、即純仁

之位、所死之室、即蔡確貶死之室、確之子淵救大防、摯與此之救確一轍、其心可見。使政猶可爲也。始宜仁自覺有異、復召純仁、記以身後而滿朝黨禍已不可制、宜仁亦崩、可見司馬光、呂公著引用劉安世等、毫無裨益而適以債事、此眞元祐之禍水也。文彦博力主回河、亦屬老謀。其子及甫更爲姦兒敗類。以視韓忠彦庸懦者、相去遠矣。公無與蔡確詩、惟合註附載其事於熙豐祐紹朝局翻覆事爲不全。今補載。**十五日、以賜馬贈李焘、作焘馬券。**石刻云、元祐元年、子初入玉堂、蒙恩賜玉鼻騂。今年出守杭州、復沾此賜。東南俗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李方叔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爲書公據。元祐四年四月十五日。黃庭堅山谷題跋云、大廐馬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蚌痛者、從傍論砭疽爾。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發矣。過人中磊磊者、試以予書示之。查註、陳永錫跋云、公嘗眞跡石刻今在眉州。

詰券馬券原揭本、向於嘉慶四年己未十月赴燕臺見於故友李符清東鹿縣署用筆圓勁絶類二王、丰神秀異、使人若不可近。魚世行馬券帖不類亦與他帖筆法不同。自是始知周益公、陸放翁朱晦庵諸人題識其下殆偏。時已不敢輕定公字、其說爲可信。符清爲余綱門人、方綱題識敬守以卒。又數年、其子二裘言時方戒塗、許爲作記、別載後。十餘年、符清遷攸守以卒。又數年、其子二裘歸粵、攜此券過韻山堂、酌玩月餘。及出爲令、復攜以去。又兩年、二裘卒於官、存沒之感、良足慨然。故卒書之、因以傳符清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七月、書於韻山堂之左竹林深處。十

六日、跋邢居實南征賦。本集跋邢惇夫南征賦云、邢惇夫自爲童子、所與游遂與草木俱盡。故魯直、无咎諸人哭之、皆過時而哀。今觀此文、亦足少慰舊嘗見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歟、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吾於惇夫亦云。元祐四年四月十六日東都事略云、邢恕字和叔、鄭州原武人也。從程頤學、中進士甲科、調永安簿。頤稱其才於呂公著、薦崇文院校書。哲宗即位、除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恕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太妃爲高氏異日之禍。宜仁后呼公繪問、誰爲汝作此書。公繪不敢隱、乃曰起居舍人邢恕作也。爲言、者論列、出知隨州。初、神宗升遐、恕爲蔡確畫謀、妄作策立之功以謗宣仁后。見蔡確傅至是諫官梁燾、劉安世、吳安詩皆言恕與蔡確、章惇、黃履交結人以四凶目之。遂謫監永州酒。紹聖初、入爲刑部侍郎、權吏部尚書、御史中丞。恕每上殿奏事、多時不下、章惇疑之出其元貼初上宜仁后自辨書、稱宜仁后功德有宗廟大計、旬日之前已先定之語遂出知應天府。責知南安軍。言者論恕陰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於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於蔡確妻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謀而摯等幾致覆族。恕反覆詭詐之人也。遂落職。初、恕與蔡京爲相、以恕氣豪不可與時輩同立朝、連用爲邊帥、欲使自効。循至將相、然亦不諧也。恕病且死、尚與章惇爭定策功云。子居實字惇夫、有文、早夭。惇夫離不兵之困京師也、欽宗與之割地以和、申盟而去。幹離不既還、而黏罕尚留燕、館伴、有都管趙倫者、燕人、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惇曰、金國有餘糓、金吾者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

二帥。倫自以爲出奇計、遂以聞於朝。大臣之
衣領中、仍厚賜倫金帛。倫至貼罕所、首以其書獻之。黏罕大怒、以倫書表聞
其主、遂復提兵南下。諭未悼夫爲邢恕之子、而魯直无咎諸人、亦無門戶之見、可見洛自爲黨耳。邢恕邢倘爲大姦稔惡、
卒覆宋祚。公無與邢恕往還詩、故其事不
集、而於貶豐祐紹朝局翻覆事爲不全。今附見於
此。

司根治劄。本集劄云、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新知杭州蘇軾劄
子奏、臣蒙聖恩差知杭州、但謂朝廷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
參、乃閒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
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
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
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穜以
小臣而爲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搆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
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何能以晛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
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
罪無罪。自有正法。今陛下不肯降出、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衊、重壞臣爵位而
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今方遠去闕廷、欲望聖慈察臣孤立、今後有言臣罪
狀者、必乞付外施行。又元祐六年乞郡劄貼黃云、臣前請降出施行、遂蒙付
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

十七日、乞下臺諫旁疏付有
離間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

十九日、跋太宗御書歷子。本集跋御書歷子云、臣得此
可以爲榮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猶有古者選部激濁揚清之風也。非太宗皇

帝知錢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使人心服而無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臣軾書。二十一日、爲范純仁作其父仲淹文集敘。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舜臣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稾見屬爲敘。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詩案時范純仁以請寬蔡確爲湖黨劉安世等所劾、已有去志、獨於公臨別時索此父敘、亦可見其意矣。此文本集作十一日、恐誤、以是日有封事也。紀年錄載在二十一日、今從之。既朝辭、往別文彥博、將駕、以作詩弗興爲勸。明道雜志云、蔡公守鄧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與也、便有箋云。時吳處厚取蔡安州詩作註、蔡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又云、某雖老悖、願君不忘。鄙言。公行及出郊、詔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忘勞慰厚。詩案本傳墓誌、

此因宣仁心善論蔡確之謗故有此異恩也。**趙君錫乞收還公除命、置待經幄。**續通鑑長編云、四月給事中趙君錫言、伏望收還蘇軾所除新命、復留禁林、仍侍經幄。開寶趙君錫眞小人之尤者也、彼見宣仁待以執政之禮、以爲非久召還必宰相矣、故爲此要君之言。及公復還、見其爲子由所格、必不相矣、卽攻其竹西亭詩以爲無禮先帝、與蔡確無禮太皇太后等。旣曰無禮、何不此時與確並攻之乎。今以君錫上言列入卷三十三總案、與其劾狀並載、庶幾使凡爲小人者知所愧云。君錫乃趙安仁之孫、洛陽人。**五月、至南都、謁張方平樂全堂。**開寶五六兩月、集中一無詩文記載可考、并不知何時出都、惟公祭張安道文有六過南都而五見公語、以是考之、乃公第五次過南都也。此番相見、必有上窮碧落之談、宜有兼旬之留。更以與陳傳道書考之、師道以私謁至南都、從至宿州。私謁不能久留、已屬六月之事、是公以五月至南都、而留有月餘也。是年八月、范百揆百慮葬其父景仁於汝州襄城縣公爲塋銘、所謂止銘五人、皆盛德故、景仁其一也。前旣無暇爲此、則成於南都審矣。餘詳後陳師道條下。**撰范鎭墓誌銘。**本集范景仁墓誌云、公姓范氏、諱鎭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舉進士、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卽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繫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及爲知制誥、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遍翰林學士。英宗卽位、遷

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疏三上、不報。遍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散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各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詆律尺之法。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劉凡、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明致仕、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元祐四年

八月己未、葬於汝之襄城縣汝安鄉。六月、陳師道自徐謁告而至、見公於南都。公行、師道從至宿、始辭公歸。本集與陳傳道書云、數日前履常謁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偕來、方同舟東下、至宿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沂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時可忘。魏衍後山集詩云、元祐初、蘇公爲乃官之、俾教授於其鄉。未幾、除太學博士。言者謂嘗謁告、詣南都見蘇公爲私、遂移潁州教授。東都事畧云、陳師道字無己、徐州彭城人也。元祐中、蘇軾、傅堯俞、孫覺薦於朝、爲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初、師道在官嘗私至南京謁蘇軾、至是言者彈其冒法越境出爲潁州教授、除秘書省正字以卒。詩案陳師道一字履常、傳道乃其字也。王子安亦子立之弟、故自徐州歸、入之爲潁州教授。紹聖初言者復論師道進非科第、罷不試此書則公久留南都之蹤跡、幾無所考矣。渡淮訪徐積於山陽。詩案黃履在元豐間爲御史中州和徐仲車詩、八年看我走三州、自註云、元祐四年赴杭州、見仲車。抵浙西境、黃履自潤來見。詩案黃履在元祐中、赴杭州、括閑丞乃四凶之一也。時知潤州。餘詳卷三十三答黃安中題下。至潤州、沈括迎謁甚恭。王鞏元祐補錄云、元豐間爲御史中廢在潤、往來迎謁甚恭。赴益厭薄其人。詩案括之甚恭有二、一曰趨勢、一曰揚子二江爲界、潤在杭州所部中也。米日畏勢、蓋浙西路轄六州、以錢塘提舉浙西路兼市舶、故以疾請郡、遂得餘杭寵榮過分、方深歎以詩爲賀、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昨日遠煩追餞、此意之厚、如何可忘。昌熱悵恐重辱新詩爲送。詞韻高雅、行色增光、感服不可言也。復遠於舟中、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此篇辱和、以不作詩無由擧和。山硯甚奇、

便當割新得之、好爲潤筆也。爲薇作硯山銘。本集未載。石鐘山硯銘云、有監不欺、探奇發幽。蓋於彭蠡、得鍾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硯、其詞如實。此即實齋硯山也、相傳今尚在人間、流傳有自、而諸說不一。或云六峯或云三十六峯、或云五十五峯、或云蘇仲恭得之或云薛紹彭易去。其硯山圖石刻木刻諸說、皆見之、亦不甚合。凡名下之物大率類此、不足較也。至此山或云南唐寶石或云靈壁山石。據公視見乃爲石鍾山石、故有攘於彭蠡之語。元章極仰託於公、者惜其不得入於清流爲恨、今惟託此銘以傳硯山足矣。

蘇堅、張弼會於湖州、爲後六客作定風波詞。本集定風波詞敘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元素會於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其卒章、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爲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其詞云、月滿茗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鬬光芒。十五年間眞夢裏、向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緩鬢看頗同一酵、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謂第以熙寧七年甲寅過吳興、張子野作六客詞至是元祐四年己巳、計十六年、乃初足十五年也。其爲赴杭過此而作、確無疑矣。但後有次韻林子中詩自註近閭苹老、公擇皆逝之語、施註原編在五年四月詩前、而續通鑑長編載李常孫覺卒、皆元祐五年二月。又據老學庵筆記、元祐五年二月二日、李公擇卒、三日孫莘老卒。與施編皆合、不知何以與詞敘不符也、俟再考。

由除吏部侍郎、改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續通鑑長編云、四年六月丁未、蘇轍爲吏部侍郎、三日改翰林學士。

矣。未、兼禮部尚書。頃濱遷老傳云、晦子賜命撰代爲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閏案吏禮二部不同、今從欒城集。七月三日、到杭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爲榮。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朴未施、爭訟幾絶。臣之厚幸、豈易名言。待制熊本爲交代、施註云、元祐三年六月、楊元素繪卒於杭。龍圖閣待制熊伯通本自越移杭、自杭改江寧、而先生繼之。閏案本集狀奏稱前知州熊本與施註合。年譜公代林希誤甚。五日、謁文宣王廟文。本集祝文云、軾以諸生、誤蒙選擢。昔在太史、通守此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莅事之始、祇見儒宮。聖神臨之、敢忘夙學。尚饗。謁臺望文。本集祝文云、軾以王命、來守此邦。事神養民、敢不祇飭。莅政之始、見於祠下。安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尚饗。答秦覯和錢藁仲。藁夢得避暑錄云、趙清獻公自錢塘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舊據城闉橫爲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園圃之中、故爲州者多居之。謂之高齋。閏案秦少章從公至杭仲天貺、王元直自眉山來同寓高齋、見公自註。和錢越州所寄詩。八月、上乞賜州學書板狀。本集乞賜州學書板狀云、元祐四年八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朝廷遵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

育之意。前知州熊本奏乞廢罷市易務、書板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督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五年之間、深爲不易。學者旦夕關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向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消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既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伏望聖慈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以全國體。

上法令刪配顏彥章

顏益待罪狀、詔放罪。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八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欲輕疎糊藥細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等、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始引去。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戶顏巽、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喊、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到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明日人戶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臣尋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巽之子、巽先充書手、因受賕虛消稅賦、配本州牢城、尋即用醫人託患放停、又爲詐將產業重疊當出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奸凶、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舊債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脇制監官、贏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臣法

外刺配、亦乞重行朝典。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東坡守杭、法外刺配顏巽父子、御史論爲不法、累章不已。蘇公雖放罪而顏巽者竟以朝旨放自便、自是豪猾益甚、以藥塗鹽鈔而用。既毀抹賂主者浸洗之、藥盡而鈔不傷、雖老於事者不能辨。他不法尤衆。大觀中胡交修爲提舉臨事、會計已毀抹鹽鈔、得其奸奏之、黥竄化州、籍沒貲產、一方稱快。

賀明堂赦書表。本集表云、臣軾言、伏睹赦書、修舉朝宗祀告成、修舉朝之盛典。端門肆眚、答萬宇之歡心。凡有識知、舉增朴躍。竊謂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皇帝陛下、憲章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王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禮、對越昊天。臣軾言、伏睹赦書、此實易動狀也。詳卷三十三總案。

賀明堂赦書表。本集表云、臣軾言、伏睹赦書、修舉朝宗祀告成、修舉朝之盛典。端門肆眚、答萬宇之歡心。凡有識知、舉增朴躍。竊謂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皇帝陛下、憲章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王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禮、對越昊天。臣軾言、伏睹赦書、此實易動狀也。詳卷三十三總案。

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修復、奏軌道於東流。藩邸顧懷、錫鴻名於西府。臣職叨禁從、身遠闕廷、想聞路寢之鼓鐘、會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東都事畧云、元祐四年九月辛巳大享明堂、大赦天下。

二十六日、同秦觀仲天貺游寶山。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則詩舍成田、半皆蕪沒。雨中同莫君陳飲湖上、並有詩。九月、聞薛夫人訃、爲文祭之。本集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云、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自用懼、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出守東南、往違其顏。病不能見、卒以訃聞。自敝及葬、餽奠莫親。匪愧於今、有靦昔人。寓詞千里、侑此一樽。嗚呼。夫人薛氏、奎之女也。奎堅、謚簡肅夫人以是年八月卒。**九日、和蘇堅點絳脣詞**。本集已巳重九和蘇堅點絳脣詞云、我輩情鍾、古來誰似龍山宴。而今楚甸、戲馬餘飛觀。顧謂佳人、不覺秋強半。簫

聲遠、餐雲撩亂、愁人參差鴈。聞子由使契丹、作詩送之。續通鑑長編、八月、蘇轍爲賀遼國生辰使。爲朱欒城集有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詩、是時猶在京也。二十一日、與楊傑聽賢師琴、書歐陽公贈李師寺。本集書歐陽公贈李師琴詩云、與次公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言次公曰、古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己云。次公因誦歐陽公贈李師琴詩、屬余書之以贈焉。元祐四年二十一日。二十五日、跋蔡襄書相州畫錦堂記。石刻跋云、韋子厚異、而字畫加豐肌骨相稱、乃知石刻常患耳。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蘇子瞻書。上乞賜糜修廨宇狀。本集狀云、九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濕、當錢氏有國日、皆爲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爲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頹毀。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爲朽壤。深可嘆惜。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爲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臣以此不敢坐視、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隳壞、須至修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劄刷兵匠應副去訖。十月七日、題損之故居。本集題損之故居云、元祐四年十月

七日、始來、損之故居、周覽遺迹。陶元亮云、嗟歲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若人猶爾、況吾儕乎。

大正、王歲、秦覲出游、題名并記游湖上事。

本集杭州題名云、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得之、王元直、秦少章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徙倚久之。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悵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悵恨。

十八日、乞詩賦經義分數取人狀。

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月十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淵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準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然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多從詩賦、他郡亦然。委是有礙詩賦進士。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竊見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詩賦、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惟河北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爲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汪淵等狀、不敢不奏。欲乞朝廷參詳衆意、必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經分數發解。伏候勅旨。又貼黃云、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又奏張嘉父書云、示論治春秋學、此儒者本務、又何疑焉。然學者罕能領會、邱明識其妙用、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爲難。又與朱振書云、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然此書近

遣廣鋼、尙未蒙牽復公尙敢言及耶。○王安石醜詆春秋、請之斷爛朝報、廢斥不用、雜以老莊、列取士統謂之經義。家愿憤春秋之廢、作春秋新義、因安石元直云、夜與王元直飲酒、撥薺菜食之、發也。○贈王箴夜飲。本集書贈王箴字元直、小名三老、翁小字惇叔。時方旱饑公以運河乞涸、使客出入艱苦、開湖狀云、自十月興工、又云王箴字元直、小名三老、翁小字惇叔。○答章援書。本集與章甚美、頗憶蜀中巢菜、悵然久之。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

橋二河、以工代賑。○本集申三省開湖狀云、自十月興工、至今年二月終、罷役不用雜以老莊、列取士統謂之經義。家愿憤春秋之廢、作春秋新義、因

恐尺不時上問、特枉手書愧汗不已。某老病日增、殊厭煩劇。方鄭食中、未敢乞閑郡、日俟譴逐爾。○簡潔章援字致平、惇之長子、公知舉首取士也、時從事秀州。○十一月三日、論高麗進奉狀。○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彊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隆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今月三日、準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賫流、院子金保、斐善等五人、及齎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齎義天祭文來祭杭州僧源闍黎。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齎金塔二所、祇

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爲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閣黎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若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收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是臣一面指揮、卽非朝廷拒絕上免朝廷煩廣之費下免催浙東公私靡弊之患。臣不勝區區伏候勅旨。**四日、上乞賑浙西七州狀。**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龍圖閣學士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狀奏、勘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斗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饑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歲之熟指秋爲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饑饉盜賊之憂。勘會熙寧中兩浙饑饉是時米斗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斗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本司除已與提轄商量多方擘畫準備外、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速賜指揮。詔從宋時以杭湖秀睦蘇常潤爲浙西路、公帥杭所部者也。故於三吳饑饉水害、講求倍至。時華亭屬秀州、無松江府也。據老學菴筆記云、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湖州秀州平江府常州鎮江府一路、共六千一百五十四人。此南宋浙西路六州軍之證。今本集皆作七州、考乾道臨安志、太平興國三年、分杭湖秀睦蘇常潤爲浙西路。**乞賑浙西七州狀。**本集書贈王元直云、王十六見惠拍板兩聯、意謂僕有拍板、亦有用當陪傅大士、唱金剛經歌人、不知初無有也。然頌耳。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二鼓

哭王適、作挽詞。本集表云、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應黃鍾、復來於七日。君道

浸長、陽德光亨。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仁孝偏物④。垂衣南面、天何言而四時成。問孝西清、日將旦而羣陰伏。鑾夷奔走、年穀順成。豈惟四海之歡心、自於江湖顏不忘於咫尺。敢同率土惟祝後天。在謝賜歷日詔書表。本集謝表云、臣載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歷日一卷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爲急。底日不失日、官既有常。先時不及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致其惻怛之誠。恭惟陛下元功在天、盛德冠古。順帝之則、雖並用於四威。與物爲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參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書、悉傳閭里。庶德音之昭格、致嗣歲之豐穰。賀興龍節表。本集表云、臣載言、而立子、有開必先。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敬日躋。以若稽古之心、上遵王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靖共、大壽平格。臣久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觴、雖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緒、猶及見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二十八日、寒疾在告、與王歲夜坐記事。本集書贈王元直云、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麤密酒一杯、醺然徑醉、親乾鎗匕作薑煎鮫羹、貧之甚美。他日歸鄉、勿忘此味也。十二月、作賀正表。本集表云、臣載言、受圖禮勤三朝之始。惟聖時憲、百天降康。恭惟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聖神天縱。舊邦新命、既先啓於前人。大德小心、以昭事於上帝。臣久塵從橐、外領藩符。敢傾葵霍之心、仰獻松椿之壽。題故周敦頤濂溪、和其子壽夫竺觀瀑水。二十七日、游落星寺南屏、謙師遠來設茶、

有贈和子由自契丹回至涿州見寄詩。（案）樂城集有神水館寄子瞻兄詩、還至相州祭韓琦墓、有敬與君錫偕使於遼、晚車往來真出其郊、且謁且辭、當復於朝諸句、蓋趙君錫爲副使、以正月杪還京也。趙令時自明州來謁。本集與趙景貺書云、候東坡特承書教、禮義兼重、感怍不已。養病向不詳何官。書云行役迫遽、乃令時以事至杭既去而專使至也。此爲令時從公之始、故記之。其後公作德麟字說、謂始與德麟游、皆指從事而言也。餘詳卷三十四總案中。以張方平所遺鼎瓦寄懷璉、作大觀鼎銘。本集大觀鼎銘云、樂全先生遺我鼎、歸我復之。餘大都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子。之以義書曰、大觀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爲苦爲甘、谷爾學人。（案）大觀鼎銘乃守杭時作、公後與趙令時書有託懷璉事、因並載。蘇庠來謁、公贈以端硯并爲之銘。本集端硯銘云、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妙齡而有異材、贈以端硯。且銘之曰、我友三益。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麻放紙、抑泉致墨。蕭几信銘、以全吾直。錢士升南宋書云、蘇庠字養直、丹陽人。少工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書爲銘、其硯稱吾家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庠辭。師川造朝、便道過岸、有愧色。朝命以顧津道不赴、遁太湖馬迹山。之先往茅山辭諸道侶、元日會飲達旦、遂出門如驰、尋已亡化。（案）公記養直清江曲乃北歸事、詳卷四十五總案中。時公自海外歸、養直從其父堅迎公於韶州、至公爲此銘其年甚少、當在杭之時、蓋是時養直從官在杭也。出游湖上、治事十

三閒樓。西湖志云、十三間樓在石佛院、東坡守杭日、每治事於此。有冠勝軒、雨亦奇軒。郭祥正詩云、高樓插湖脚、紺碧十三間。待月容無寐、看山亦不閑。陳默詩云、昔年曾到十三樓、一色西湖十頃秋。蕉碧軒中最宜暑、只緣修竹近清流。施註石佛院志無專條、即志所云石佛山僧思淨刻山爲佛、舊名始皇纜船石者是也。蕉碧軒在葛嶺壽星院今以郭祥正詩證之則二院相接並在葛嶺之麓、裏湖之濱也。使維琳司法徑山。本集書贈惠誠云、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施註公在昔屢至徑山、未有維琳踪跡、而此文作於惠州、復有今則大定之語、是其住徑山乃帥杭時事也。屬鶚宋詩紀事謂公倅杭以維琳主徑山恐誤。今載於此。章援來謁、作書。本集與章致平書云、公嗣幸經過一見、殊慰瞻仰。到官數月、公私衮衮殆非衰病所堪。然湖山風物依然足慰遲莫也。薦柳子玉、陳輔之爲秀州學官。本集與章致平書云、本州於潛縣柳子玉極有文行、近丁憂、貧甚、食口至衆、無所歸、可代曾君管秀學否。聞曾君不久服闋入京、幸留此閤也。又書云、京口有陳輔之秀才、學行甚高、詩文皆過人。與王荊公最雅素、荊公用事、他絕不自通。及公退居金陵日與之唱和。孤介寡合、不娶不仕、近古獨行。然貧甚、薪水不給。竊恐貴郡未有學官可請此人否。如何、乞示及月紿幾何、度其可足即當發書邀之。哀其孤高窮苦、故謾爲之一言。施註此二書乃本州學官置教授訓導、亦有等差也。柳子玉事不再見據公後與秀守胡深父書云、餘託柳冷落白、是柳豫已赴秀州學官矣。陳輔之於下年從公游萬松嶺、見於題壁、必學

官之事已定、故召以來也。其後公歸毘陵、輔之特往問疾。其章致平爲秀州僚屬、亦僅見此書中。

文勛、杜介來訪、會援鵝肉、遂共饗之。本集與章致平、書云、遠煩從者覘鵝肉、極濟所乏、遂與安國、幾先同饗。作遠千萬保愛不宣。此書時文安國杜幾先皆從公於杭、徐得之、張天驥亦至。君貺、表見耳。其始終不至者、則黃州王文甫、潘彥明兄弟而已。并記於此。

寄范元直馬書。本集與范淳父書云、某衰病日侵、轗軻老之將至、九當相從特無所不能堪。但以連歲哀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歲胸食之憂未知攸濟日

侯罷謫而已。

九條、月日無考、附載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三民藏版

校記

①傳：當作「傅」。傅堯俞，見《宋史》卷三四一本傳。

②軍徽：當作「宣徽」，見《東坡全集》卷一一〇《賜宣徽南院使充太一宮使馮京乞衣職任官例祇赶六參不允詔》。

③任：當作「仕」，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四四《范景仁墓誌銘》。

④偏物：當作「遍物」，見《蘇軾集》卷六九《杭州賀冬表》。

謝元祐五年庚午、公年五十五。是年二月、文彥博以太師致仕。三月、趙瞻自去冬不雨至於五月始雨、蘇轍爲御史中丞。十二月、許將罷。是歲東北旱、浙西冰災。續通鑑長編、是年正月、范祖禹薦蘇軾曰、臣伏見蘇軾文章爲時所宗、名重海內、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嫉惡、力排姦邪、爲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謄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閣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正月、公在假、卽減價糶常平米、葢誌云及至杭、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復糴貴。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詩案】救荒之策、宋有借貸成法、有司不必入告、皆得自專。公以與稅並催、反爲民患、故專行平糴法也。施聖散子。本集、聖散子後敘云、聖散子主疾、功効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卽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詩案】此文乃六年回京、因陛廣施方而作、施藥乃五年事。寄潘丙書。本集與潘彥明書云、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頗得湖山之樂。但歲歲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放懷自得之樂也。彥明與故人諸公、願見念否。新春、萬萬自重。二

月、聞垂雲亭花開、谷清順詩。○詩題此詩題云因病彌月、詩有宴坐强半、清陰月屢遷句、乃二月所作也。**病起登**
湖樓、贈項長官、作臨江仙詞。○本集狀云、疾愈登望湖樓贈項長官、調寄臨江仙樓上暗香飄。和風三弄柚明月夜吹簫。酒醒夢回清漏永、隱林無限更潮。佳人不見董嬌嬈。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十四日、上乞降**
牒召入中斛豆出糶、遂發舒州幾犬。○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今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勻兌撥、除本州倚郭界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未登、糶場不繼、即民間頓然闕食、深可憂慮。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廨宇、未蒙施行。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糴米、縣分入中斛斗、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糴得一萬五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甚豐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濟饑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何德無窮。伏乞聖慈深察、本州外邑溪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十五日、錢昆仲出觀焦千之帖、爲題其**
後。○本集跋焦千之帖後云、歐陽文忠公言焦子晹潔寒泉冰者吾友伯强也、伯强與秦民往還書疏

相示。伯彊之沒蓋十年矣、覽之悵然。元祐五年二月十五日。

十八日上論轉運使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

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臣先於元祐二月十四日奏爲杭州諸縣出糶官米、闕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更民日夜企望。今轉運使葉溫叟只分與三十道、更民驚駭。臣竊原聖意、蓋謂提刑專主賑濟、鈐轄司專管捉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今溫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任意分擘、牒送諸州。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爲之奔走恟動、而溫叟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逐司、豈得穩便。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其餘州軍元無奏請闕米去處、將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所貴栽傷之民、均受聖澤。葉夢得避暑錄云、叔祖度支諱溫叟、與子瞻同年、議論每不相下。子瞻守杭州、公爲轉運使、沕西適大水栽傷。子瞻銳於賑濟、且以杭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親行部、一皆閒實、更爲條畫上聞。會出度牒數百付轉運司、易米給民、卒視他州栽傷重輕分與之。子瞻怒甚、上章訟公甚力。廷議不以爲直、乃召公還爲主客郎中。周煇清波雜志云、石林爲蔡京客故避暑錄尊京爲魯公、凡及蔡氏、每委曲迴護而於元祐斥司馬溫公名。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石林其矯其所記公事、尤多不滿、如此條即皆誣罔溫叟坐視不告、又竊公成事以市惠、此皆小人之尤者所爲。溫叟後與公同罷、是時并未罷去、抹殺公奏請賑恤、以度牒爲憑、坐視來物、凡此皆有意失實也。避暑錄一書、祇可節取。乃前註家不分皂白、一槩闕入、實爲此集之累。故引周煇說、以見其人云。

後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爾。劉季孫和清順詩見贈、次韻答之。作太息一篇送秦覲。本集太息送秦少章云、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竊爲文、聚而見訓、且訓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願交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加貴金於所未問、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貴賤之轍。少游之弟少章、頃從吾游、不及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轍。少游之弟少章、頃從吾游、不及暮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并作送仲天貺

十五日、游孤山智果院、爲參寥題梁。咸淳臨安志、智果院題梁云、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辛卯朔二十五日乙卯上梁、鮮獻書。慶元三年、韓松募人石。西湖游覽志云、紹興間、從築北山徐一夔重建。智果院記云、至正初、予過葛嶺、抵寺門、徘徊久之。肖像在焉。盡磴道、升至法堂、有木板厚不盈尺、廣四倍之長、可三十尺、橫置几上。其膚署二十一字、蓋初上梁公爲誌其歲月、貼置棟脊、此其手墨也。堂

王彘歸眉山詩。詩案此詩施註原編四月引杭州題名四年十月、月十七日王元直同游爲據、謂當去於五年春間。然以施註之誤委之查註、非也。泰少章自四年四月從公出京、二故太息云不及一年。是時三子皆同行今以之類編二月、則兩地皆合矣。

已改作、後人以公遺墨、故庋之。洪武初元至其處、則向之所經盡爲瓦礫。作六觀堂贊。本集六觀堂贊云、垂慈老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孰爲此贊。和劉季孫周壽寒食同游西湖。二十七日、同王瑜張璹訪清順、參二詩。僧名、登雲亭、飲參寂泉、爲書參寂詩。本集書參寂詩云、僕在黃州、參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寂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寂、汲泉鑽火、烹茶小飲、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衆客皆驚歎、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詩箋詩題作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與此記合。其云連日、蓋自二十五日至晦日也。過陳使君夜飲。本集與陳伯修書云、鹽官尉以阻節訴栽致邑民紛然喧訟、不得不問。然已州罰薄矣、知而已。承諭辛悉。詩箋此書、陳伯修時在杭州、即詩題所稱唐州陳使君也。和王瑜詩。井曷辭才、題壁。成淳臨安志、龍井題名云、元祐庚午、辭才老師年始八十、道俗相慶、施千緡建千僧七日而罷。眉山蘇軾子瞻、洛陽王瑜忠玉、安陸張璹全翁、九江周壽次元來餽薤茗。二月晦日書。詩箋查註據志作全翁、輒謂王註施註諸刻本皆譌、而改詩題張全翁作張金翁。合註從改、皆誤。查註所見乃朱竹垞所藏之抄本。此本流傳王杭、後歸翟灝晴江藏弆。晴江乃家二兄之婦父、誥因是屢見此書、字畫端好、似爲影抄者。然雙行

繁密特甚、豈無全金之謂乎。其他志乘舊引咸淳臨安志、皆作全翁、可見原刻與王註施註諸本皆同。查註知而不辯、乃其好異之私耳。又謂張琦即張秉道尤謬。宋史五年正月丁卯朔、二月丁酉不書朔、三月丙寅朔、據此則二月乃大盡也。**三月二日、同王瑜、楊傑、張琦、游龍華寺**、西湖志、龍華寺題名云、蘇軾、王瑜、楊傑、張琦同游龍華。元祐五年三月二日題。案蘇軾題名、臺禁時都劉去多出後人補刻、惟此題係原刻故精采倍常。**過麥嶺、至天竺**、瑜、楊傑、張琦同游天竺、過麥嶺。**登韜光庵、題壁**。西湖志、韜光庵在靈鷲峰之西、蘇軾、王瑜、楊傑、張琦同游韜光。詩錄此條原引咸淳臨安志作五年二月三日、其時公在告未出、有聞垂雲亭花開詩可據、當亦三月二日之事、故同游人數與龍華相符。此乃志之譌也。今據更正。**八日、同楊傑訪劉季孫、觀所藏歐陽修書、作跋**。本集題歐陽公書云、處處見歐陽文忠公書、獻軒長思跋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進易而退難、可以爲後生汲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與楊次公同過劉景文、景文出此書。次公又効其抵掌談笑、使人感歎不已。**景之後、疾愈、作乃哀美緡、發私橐、置病坊於衆安橋、分坊治病、以僧主之**。塋誌云、公又多作蠲粥劑遣吏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美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周煇清波雜志云、蘇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兩助官緡於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樂、以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與紫衣。後兩浙漕臣申

請乞自今管幹病坊僧、三年滿所醫之數、賜紫衣及祠部牒一道。從之。仍改爲安濟坊。煇四十年前見祥符寺一老僧言之、先師實隸安濟坊、坊原在衆安橋、遷於湖上、亦未多年。今官府既無提督、亦無激勸。駐蹕之地、理宜優異。若舉行舊制、推廣仁政、以拯疾苦之民、州縣吏史其毋忽。論曰本集論醫藥甚多、從不及杭城置病坊一事、惟見於墓誌及宋史本傳、載在五年減價糶常平米之下。今得周煇之說而其事備矣。公守密州、以仁宗所頒簡要濟衆五卷、有司與律令同藏、一紀以來、民未聞知、因書於方板、揭之通衢、以廣流傳。此則恐民力有不逮故、爲之饘粥爲之醫、爲之藥而所主卽惠民濟衆方也。其推廣仁宗之心至是而卒無一言及之、此豈宋有第二人乎。七百年來、未見有知其心跡者、故爲表而出之。凡百有位視此刻文焉可也。

天驥、顧車之游萬松嶺惠民院、題壁。

本集題萬松嶺惠民院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梵英曰、茶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者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論曰施註原編其前有送張山人歸彭城詩、查註誤移互見集中。邵註續補遺有元祐五年十二月同聖途游七寶寺題竹一詩、查註編入此卷之末。合註復置施編詩於前、仍存查編詩於後。自聖途去後、復見矣。今考送張山人詩、則此詩信公作也。仍而去、與此文新茶時候在杭相合、入載其後。同游七寶寺、蓋聖途再至之作耳、并記於此。

州啓。

本集囘蘇州黃龍圖啓云、伏被風聲之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仁厚。踐揚

臺省、既久簡於上心。偃息江湖、尚歷試以民事。仰膺殊用、以協羣言。欣頌之言、口占難盡。節錄黃履字安中、東都事畧不載知蘇州、據此書則自潤移蘇也。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六月、知蘇州黃履言、江寧由是考之履到蘇在五年也。今附載於此。**十八日、同劉季孫眞覺院賞枇杷、作詩。重觀令休硯記、再跋。**本集跋贈段嶼、名僧令休硯記後云、富陽令黃、閎故樓此書於段。元祐五年四月十八日復見之時爲錢塘守。**二十日、興築茅山鹽橋二河堰閘。**詩集與築二河堰閘、詩後申三省開西湖狀。重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爲利甚溥。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以爲苦。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所、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爲管、易致腐壞。遂肇畫川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鉤揑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擇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爲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軍民相慶。**二十一日、題張先詩集後。**本集題張子野詩集後云、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水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鱖魚知夜永、懶同胡蝶怯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元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開**

湖、禱於吳山水仙龍神之廟。本集視文云、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菱芡、如目之有睛。睛久不治、目亦將廢。六池化爲井、而千頃無復豐歲矣。是用困賑邮之餘資、與開鑿之利勢。百日奏功所患考淫雨。千夫在野、所憂者疾癘。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爲際。漫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將大合樂以爲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二十九日、乞度牒開西湖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與廢成毀、皆若有數。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由此觀之、久廢復開、事關興廢。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使②。方是時、西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遂湮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積、如雲翳空、候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鱉同爲涸轍之鮒、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間、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勢必耗斃、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數十里間、菱芡穀米、所獲不貲、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

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歲不下二十萬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觀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貲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已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陛下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特出聖斷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添五十道價錢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除山爲岸則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又貼黃云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西湖志云、白居易錢塘湖石函橋側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撰。長慶集題作錢塘湖石記舊在

訖、輿地碑目作石函橋訖。又云、石函二閘在錢塘門外、昭慶寺西、一名聖塘閘、一名澗水閘、一名石函閘。三閘中水流入桃花港、直注松木場而分流入北關大河。又自聖塘閘分一支、沿城至西湖壩、咸淳臨安志云石函橋一名西石頭橋、成化杭州府志云昭慶寺西、鑿石爲上爲行路、下通水流、自然成橋、每視盈縮以爲啓閉。西湖游覽志云、唐刺史李泌建閘洩湖水以入下河、沿東西馬塍羊角埂至歸錦橋、凡四派。又白居易記云、大約水去石函口一尺、爲限、過此須洩之。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於石、不文其言。又白居易別州民詩云、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甘棠無一樹、那得淚潛然。稅重多貧戶、農饑足旱田。惟留一湖水、與汝救荒年。自註、今春增築湖隄、貯水防天旱、故云。詩案公在黃州東坡、始以樂天爲託、蓋至是而卒踐其言矣。因并錄此詩。

五月五日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惟苦運河淤塞、率常開浚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閘閘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汹動、公私騷然、白晉吏壕寨兵級等、皆恐喝人戶、或云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很藉、園囿隙地、例成邱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欲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汎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徹、無由淤塞而

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似愛惜潮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自此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瀦畜、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略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五十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河千頃、無凶年矣。用此計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與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容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差劃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以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淺茅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茅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茅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比抵長河堰下。今官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朝水徑從茅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閘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掻擾之患。而茅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茅山河、亦不淤塡。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

則鹽橋河亦無湖蔣之患。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於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卧閘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閘一所。一、菩提寺前卧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丈則鑿爲新溝、百有七丈以東入於猫兒橋河、自猫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於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過、皆闤闠曲折之間、頗作石槛貯水、使民得汲用、澣濯且以備火哉。其利甚溥也。軾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傑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皆如堅言。謹以四月二十八日興功開導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觀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爲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減、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爲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又復減價出糶、以濟饑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略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臣太守鄭公戢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爲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湖水、不遺尺寸、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爲菱蕩、永無茭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優利既厚、歲歲加功、若微生茭葑、即許剗賃、自然永無後患。今

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爲小補。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撥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一、新置鈐轄司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渰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開鈐轄司前閘。一、鹽橋河岸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合拆除。而人戶相率經州乞逐人家量出賃錢、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所出賃錢、並送通判廳收管、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今既將葑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種菱、深慮歲久侵占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候開湖了日、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繫割葑地、如田隴狀。緣此葑合不可不禁。今只得標插竹木爲四至、如違、許人剗撥。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貫充公使。今後課利稍增、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支用、並科違制。一、錢塘縣尉司廳宇在西湖上、今後差錢塘縣尉一員、依法施行。如有茭葑不切除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違制。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點檢。右、謹件如前。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

狀申三省、謹狀。西湖志云、乾道時、安撫周淙請開運河、疏濬西湖、重修六井、一倣蘇軾遺法。咸淳臨安志云、周淙言、今欲撩湖、增置軍兵百人專委錢塘縣尉并壕寨官一員、帶管開湖、管轄軍兵不住開撩、不許妄有請佃包占。或有違戾、依蘇軾申請以違制論。從之。詩案開湖一事、亦爲小人賈易刻入劾款、極言公私並無利益。易言苟有富家、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者、省字連上句讀、謂五貫文之省錢也。修志諸公引此文、不解其故、疑爲着字之譌。妄改着字、作着、此不通經濟之誤。**公至湖上相度、以葑田、環湖三十里、往來不達、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自誌云、公開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加害、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隄、隄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詩案子由之文甚明、而史官未看清楚、故本傳云取葑田積湖中、南北作三十里、則環湖當一百五十里。然班固改史記其可笑者尤多、是亦不足怪也。**集秀州人船助役、**本集與章致平書云、公見勸開西湖已動手、成倫理矣、但不惜見助。賊罰船子、告爲盡數刻刷、多多益佳。仍告諸般全然闕兵也。至狠至狠。詩案西湖志此條失載。**隄成長八百八十丈、**集與章致平書云、葑變初無用、近以湖心疊出一路、長八百八十丈、闊五丈、頗消散此物。相次開路西葑田想有餘可爲田者、當如教揭榜示之。詩案此書、乃以葑五丈爲隄址也。其云、想有餘可爲田者、即下條立三塔之意本。蓋開不盡者、募人種菱、使自薙除而即於是立塔爲界也。合考甚明、此條原案度

數具存、乃西湖志必載之文。此志爲傅臚杭吳諸老所修、雖已繁徵博引、而遺其大者如此。且摘錄賈易狀、幼修西湖事、而不加案斷、是不止失體裁也。若沈德潛輩、本非杭產、是又不足道矣。**中跨六橋、以疏諸港之水。**本集和趙德麟詩云、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武林舊事、蘇堤第一橋通赤山港名曰映波。第二橋通麥嶺港名曰鎖瀾。第三橋通花家山港名曰望山。第四橋通茅家埠港名曰東浦。第五橋通西泠橋、蘇堤三塔、長橋柳州寺前等處、凡種菱荷茭蕩、一切雜去、湖水如舊。南屏謝山勝果寺前、有石小塔三、土人呼爲耿家步、港名曰跨虹。**復立三塔、以限菱佃。**蒙梁錄云、淳祐丁未大旱、湖水盡涸。郡守趙與籌奉命開濬西湖、始盡掘去。名勝志云、南宋舊圖、從南數湖中對第三橋之左爲一塔、第五橋之右爲一塔、塔形如瓶、浮漾水中。卽治間毀。萬歷間濬復、分塔爲三、故有三潭印月之目。

案公條議云、候開湖了日、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其後只立三塔、雖無明文、而夢梁錄所載淳祐中修復甚明、蓋趙與籌憲此以清水界也。據墓誌云、吳人種菱、春覆芟除、不遺寸草。募人種菱、則湖當不復堙塞。在公本意、取其種菱、則葑不能存也。又公條議全文云、自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推原此意、以台立石塔一條、蓋石塔之外、召募種菱已有一定課額。石塔之內、留爲水面、并菱不種、或恐佃戶侵入不種之處、及吏有承佃者、故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之文。復恐歲久有司貪利、胡混請射二字、故後條又

云永不增添也。當日塔外菱課、足敷管勾官吏撩湖兵士之用、故其立法盡善如此。此三塔實因種菱而設也。後歷元明舊章已廢、此塔固爲無用之物。然前人所置、存之足資考證、況召伯甘棠、可云翦伐乎。**蘇堅**、本集題云、余舊在錢塘、伯固開西湖。言**敦仁皆役公**、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劉季孫**、何遠、春渚紀聞云、坡公守杭、**時三吳饑、取菱堤人飯食之。**北人不具食、食未至、遂於堤上取菱人飯器、滿貯之。一日饑、其隱忘、裸錄云、東坡築新堤、日往視之。一日饑、令具食、食未至、遂於堤上取菱人飯器、滿貯之。一日饑、其隱忘、裸錄云、東坡築新堤、日往視之。**往視尉司廨宇、增設公使庫、刊立六言條貫。**閻錄錢塘縣尉帶管勾開湖司公使庫、以一器盡之。**往視尉司廨宇、增設公使庫、刊立六言條貫。**閻錄錢塘縣尉帶管勾開湖司公使庫、以奏定六條、刻石廳上、並見前狀。**敦仁以公過之、建英游閣。**咸淳臨安志云、石函橋在錢塘尉司西、德生堂側。西湖志、華洞錢塘尉司記云、給陵墮西湖圖、嘗有真仙尉之語、則有真仙亭。東坡帥杭、孝賓僚來游、則有英游閣、可想見其盛也。又後袁韶記云、機曰英游、實東坡帥杭來游故事。**閻錄**尉司廨宇、南渡已不存。至隆興初、始復之。據華袁兩記、則嘉泰寶慶中已屢葺之、也。志稱尉司在錢塘門外、昔混惟石函橋德生堂皆可據、因以此條補之。**其後堤成、徧植芙蓉楊柳以固隄址、而陰不可待、更爲九亭以休行旅、皆便之、遂名蘇公堤。**墓誌本傳云、堤成、徧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蘇公堤、郡人名爲蘇公堤。咸淳臨安志云、郡守林希榜曰、朝命守臣潛說友增築、舊有亭九、亦治新之、仍補植花木數百本。靈隱寺舊

志云、東坡祠堂在靈鷲寺、邦人初祀公蘇堤、惠卿奏毀之。此又寺僧所建。夏時正湖山勝槩記云、蘇公所築之堤亘十里、以防湖水、行者便之。上有六橋、橋覆以亭。堤間楊柳、芳草鋪茵、芰荷簇錦、則其當時風俗之美政教之行、槩可想而見。使惠卿有知、則舍羞於地下矣。楊慎云、宋之世修六塔河二股河、安石以范子淵李仲昌專其事、聽小人李公義官黃懷忠之言、用鐵龍爪、滎川耙、天下皆笑其兒戲。積以數年、糜費百十萬之錢穀、漂沒數十萬之丁夫、迄無成功、而獨不肯止。至其績敗功圮、而姦人李清臣爲考官、猶以修河策問欲掩護之。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戇也。如東坡杭湖縴湖之役、不數月間而成不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什伯時流乎。公又欲鑿石門山通運河以避浮山之險、當時姑者盡力排之。又欲於蘇州以東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噫、難平者事、古今同一慨矣。（閻若璩傳誌）芙蓉楊柳望若畫圖之說固應如是歸結。但植柳必待三年、其芙蓉亦須次年十月初可如畫。堤方成、公已去、並未見也。小人賈易已有專事游觀之論、立案必當分晰。開湖之役、不但飲食灌溉、漕運使客之利、實以工代賑、使度荒年。九亭之設、蓋非此無以蔽行者、況樹未成陰乎。傳誌既皆畧去、而年譜復茫然不知、今表出之。蘇公堤之名、實由郡人達生祠堤上、交代林希因以榜之、且有新堤諸事之作。史既盛其人而削之、篤名於郡人、亦惟從衆而已。

參觀西湖作詩。

西湖志、釋道潛觀開西湖詩云、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猶驚鼈障前。一朝美淨、肯容蕭葦障前陂。一朝美淨、肯容蕭葦障前陂。一朝美淨、肯容蕭葦障前陂

口重城近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風爲解佳人愠。莫學時流輕久困。頻寄問。錢塘江上須忠信。施注江公著字晦叔、明年正月復至杭州公有送江晦叔詩公自二十吉州詩。考此詞作於五月是晦叔由台徙吉也。又次韻江晦叔詩公自註云、往在錢塘嘗語晦叔陸羽茶顚君亦然。可爲江郎中卽晦叔之證。二十

五日、沈偕來謁、再爲書扇先生詩。本集書和扇先生詩後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亦然。可爲江郎中卽晦叔之證。二十五日、至石橋上、先渡橋數十步、不知所往。

寫句壁上、自稱回山人。東老送之出門、不見東老之子偕道其事。時東老旣沒或日此呂先生洞賓也。七年、僕過晉陵、相遇錢塘、更爲書之。偕字

爲清順作減字木蘭花詞。本集詞云、雙龍對起、白甲蒼髯烟雨裏。疎影微香、下有幽人書夢長。湖風清軟、雙鵲飛來爭噪晚。翠颦紅輕、時下凌霄百尺英。木事集云、錢塘西湖有詩僧清順居其上、自名藏

過臧春塢、

春塢。門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絡其上。順常晝臥其下。子瞻爲郡一日屏騎從過之、松風騷然。順指落花覓句、子瞻爲賦此詞。施注此詞爲夏日作、因編此卷。

子由除御史中丞。續通鑑長編云、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不忿。

六月三日、次京師韻送程之邵、之邵州運判、和劉季孫登介亭并和竇殼詩。九日、上應詔論事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有伏覩邸報以諸路旱蝗內出手詔兩道其畧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尙多。上下厄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

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獲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矣。雖禹湯之聖、不借罪己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補聖政、庶幾天人感通、裁診不作。而志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政得失、獨以日夜奉行、殘傷其肌體、敝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斂怨、而了無絲毫上助一日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恩已許只納產場、隨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陳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十正、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右所有四事、伏罔上誤朝之罪。**堅闢成、謝英烈王文。**木集祝文云、欽誦舊史、仰瞻高風、報楚爲孝、禦吳爲忠。忠孝之至、實與天通。開塞陰陽、幹④旋濤江。保障斯民、以食此邦。嗟我眷愚、所向奇窮、豈以其誠、有請輒從。庚子之濤、海若伏降。完我岸阿、千夫奏功。牲酒薄陋、報微施豐。敬陳頌詩、侑此一鍾。尚饗。咸淳臨安志云、祠伍氏名員、吳王夫差人越、勾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盼屬鏤以死。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命曰胥山。唐元和十年、刺史盧元輔修。西湖志云、英衛公廟在吳山、俗稱伍公廟。自嘉熙至咸淳間、累封忠武英烈顯聖安福王。**諸案**此文、北宋已有英烈王之封、志謂封於理宗者誤。

七月、上

賀坤成節表。本集表云、臣軾言、仁惟天吻、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明。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勳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於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豈如散糜以活饑民。臣躬領郡符、目觀茲事、載瞻象闕、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聲、堅調寄鵲橋仙詞云、乘槎歸去、成都何在、萬里江濤漢漾。與君各賦詩一篇、留織女鴛鴦機上。還將舊曲重賡、新韻須信吾儕天放。人生何處不兒嬉、看乞巧、朱樓綵舫。放翁題跋云、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慶元元年元日、笠澤陸游書。[5]放翁題跋。

十五日、奏浙西七州救傷第一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菽恤患、尤當在早。若菽傷之民、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廣。若救之於已饑、末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禍也。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菽、加以人初病、今歲之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塘、高下耕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

埤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
璹自常潤還、所言畧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閭有棄家田苗沒在深水底、
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漉、云半米猶堪炒啖、毒穢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
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臣材力短淺、
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
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而備來年出糶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
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
斛斗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
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
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奏聞。**箚子**此奏屢爲臺諫列入劾款。
二十五日、奏浙西七州歲儉第二狀。本集狀云、臣近奏浙西數郡淫雨風濤
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皆晝夜大風
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
作擘畫、必有流殍之憂。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施行。**箚子**此狀有伏乞檢會前
奏之語、是此狀奏到之日前狀猶未指揮降下、可見其速發也。後以九月七
日上相度第一狀、十七日上相度第二狀、相距亦僅十日、皆可類推。**介亭餞楊傑罷提點兩浙刑獄回闕。**續通鑑長
編元祐五年七月、楊傑爲禮部員外郎。**寄秀守胡深父論賑糴畫。**本集與胡深父書云、浙西數
之官吏獨以爲無裁、以故紛紛至此。想公下車、倍加撫綏、不惜優價廣糴、以
爲嗣歲之備。憲司移文欲收糙米、此最良策、而催戶專科所不樂、故妄造言

語。聰明所照、必不搖也。**八月、寄越守錢勰書、使勸提刑馬城至杭議雨浙裁傷事。**本集穆父書云、浙西數郡、水潦既甚、而七月二十一、二、三日、大雨、暴風幾至掃盡、裁傷既不減去歲、而常平之備已空。此憂在僕與中玉事、有當面議、不可以尺書盡者。屢以此意招之、絕不蒙留意云。冬初方過浙西、雖子功旦夕到、然此大事、得聚議乃濟。數舍之勞、豈如來一看潮、亦自佳事。試告公以此意勸之、勿云僕言也。**與曾輔、張大亨游昭慶寺、書竹鐘樓下壁間、題名。**西湖志、昭慶寺、鐘樓下題名云、明、天子方、明猥、康道、嘉甫、子瞻同游昭慶寺。庚午八月日題。又云、蘇軾畫竹壁、在昭慶寺鐘樓下。並見二老堂雜志。**詩案**曹輔字子方、時爲福建轉運判官、不知何以來杭。公後有與子方唱和詩詞。張大亨字嘉甫、亦作嘉父。公後在揚、與詩云、都門昔傾蓋、再見江湖間。都門似指元祐、其前見於泗州明。大亨即弓允也、後從游三洲。明猥、康道皆無考。又詩題李陶乃大臨子也、張嘉州集敎授俱無名字、其中當有某卽爲某者、然無由知矣。因并記於此、以俟再考。**十五日、乞禁約泛遊勿國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會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戩公案、爲高麗國雕造經板、載往彼國、却受酬答銀三千兩、因此專擅受戴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爲名、欲獻金塔、乞法外重行杜絕姦細。奉聖旨、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今年七月十七日、據臨海軍狀申、準高麗國禮賓院牒、據泉州編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南艇銀絲銀物、並有將入大遼國願子二道。本

司看詳、顯見閩商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跡熟必爲莫大之患又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準明州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實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詳、顯見客人李球往彼、密熟爲之鄉導、以希厚利、與去年所奏徐戩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私騷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答。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饑民、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奸民因緣商販、爲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畫一利害聞奏外、勘會熙寧以前編勅、客商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者、並徙二年、船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法之意、正爲深防奸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爲梗。元豐八年、將祖宗禁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去、又許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船入貢、最爲害事。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戩、王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奸。今來不可不改。乞相度裁定一依慶歷嘉祐編勅施行。不惟免使高麗因緣猾商時來朝貢搔擾中國、實免中國奸細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聞。詔：此狀當與卷三十六總案論高麗買書狀合觀、其論始備。蓋公已逆知北有併南之勢、故爲之防微杜漸、直慮忠告者疏。凡七上。無如執政皆庸材、毫無遠謀、且以公爲多事取厭。其前也熙寧中、發運使羅拯招來高麗。其後也政和中、登州守王師中招來女直。從中勾搭者、皆此曹也。君臣昏惑、欲藉此曹作事、遂使奸商猾賈並皆富貲。若徐戩之流、獨不幸而遇公。然孝宗後讀此種章疏、鮮不爲之恨恨者矣。**西湖成、謝吳山水仙龍神廟文。**本集祝文云西湖堙

寒積歲之患。坐閱百史熟視而歎。惟愚無知、妄謂非難。禱於有神、陰假其便。不意於素咸出幽贊。大堤寘橫、老封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嗣事告終、來哲所繼。神卒相之、閔勞民願。有酒之報、我愧不供。尙饗。

前、祝文。九月五日、上相慶賑濟七州第一狀。

本集題張白雲詩後云、張俞少愚、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白重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項黃馘、益名者也。偶游西湖靜軒、見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元祐五年九月五日。

七日、上相慶賑濟七州第二狀。

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九月七日、準尙書戶部符、準勅知杭州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臧傷之勢、恐甚於去年。奉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本司已關牒本路轉運提刑司相度施行去訖。深恐轉運司官吏職有供餽、所有覓減額斛、難於自言。伏乞聖明以一方生靈爲心、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復勘當施行。

九日、和去歲重九黠絳層詞。

本集庚午重九再用前韻、調寄黠絳層詞云、不用悲秋今年身健遠高宴。江村海風總作空花觀。尙想橫汾蘭菊紛相半。樓船遠、白雲飛亂空有作。

年韻。并和袁毅夫堅寺。

十七日、上相慶賑濟七州第三狀。

本集九月十七日狀云、今選差官吏開倉和糴、優估米價、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體問得蘇湖常秀大段栽傷八月至今、陰雨不止。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穀無米、日就腐壞。本司欲令杭州添價收糴、不惟助長米價、爲小民目下之患。又官本既貴、來年難爲出糴。必須多方於鄰路擘畫若不預爲之防、則恐鄰路無備、擘畫

不行、須至先事奏乞者。**十八日、作朱象先畫跋。**本集書朱象先畫後云、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不得攘其傍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二十七日、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狀行下。**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輒具朝廷至仁、覽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並合依今年九月四日聖旨除放。然臣具奏、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早賜行下。謹錄奏聞。**簡**。此乃諸路早拔詔求直言所奏者。奏而不報、是前詔爲具文也。此番更奏乃知三省並未進呈、且云未見前狀、可乎。**三十日、訪辭才龍井、相對終日、作書數紙。**本集跋舊與辯才書云、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對終日、留此數紙。明年是日在潁州作書與之、而師實以是日化去。**泛湖作好事近詞。**本集湖上謝寄好事近詞云、湖上雨晴時、秋水半篙初沒。朱闌俯窺寒鑑照衰顏、華髮醉中欲墮。白綸巾、溪風漾流月。獨掉小舟歸去、任烟波飄兀。**十月四日、爲錢世雄跋蔡襄詩賦解兩浙路、將赴禮部試參寥作**眞跡。石刻跋云此蔡君謨夢中詩、祐五年十月四日、蘇軾題後。**簡**。此本閩刻作二月、今載於此。**道過以詩**眞跡在濟明家、筆力遒勁。元

詩送之。參寥集送仲豫叔黨二承務赴試春闈詩云、炯炯雙黃鵠、雍容振羽儀。風高渤澥闊、歲暮及天池。文彩非凡近、周旋競陸離。明年翰集處、九萬是君期。晁說之蘇叔黨墓誌云、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施注蘇詩解朱史本傳所載與墓誌畧同、今以參寥詩考之、乃仲豫叔黨並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施注蘇詩解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歡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歎今日之除似是左遷。公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施注蘇詩解何正通至杭歲月無考、今列於狀前。十八日、進何去非儲論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欲求勝己以爲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章、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奉郎徐州教授何去非、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迁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不久遂爲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而去非立志強敎、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爲一言、以成就之哲。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令者乃出爲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藏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附三省執政考覽。於臣言不謬、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之明。若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姚士粦、春渚紀聞跋云、蘧父去非、東坡奏充太學博士、左謫徐州教授。更請補館職、不

報。二十一日、上相度賑濟七州第三狀。本集十月二十一日狀云、提刑司勒指揮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糴、令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有違訪聞蘇秀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糴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栽傷爲甚。臣先於九月十七日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和糴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出糶却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行此策、顯無妨害。辭才退居龍井、不復出入公往見之。嘗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因作亭嶺上、名曰過溪。答辭才韻作問陶淵明詩。據公自註、元祐五年十月作。二十六日、同葉溫叟張璪周燾侯臨游南屏寺。本集記論茶墨云、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醉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適會三衢蔡煕之子瑫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顯倒未知孰是、大衆一笑而去。十一月上賀冬表。本集表云、易稱來復、蓋知天地之心。禮戒無爲、以待陰陽之定。恭惟皇帝陛下堯神冠古、舜孝通神。種德兆民、躬行文景之儉。游心六藝、灼知周孔之情。人既和而歲自豐、天不違而壽無極。臣久緣衰病、待罪江湖。莫瞻北極之光、但馨南山之祝。賀興龍節表。本集表云、帝武造周、已肇興王之迹。日符誕聖、恭惟皇帝陛下體乾剛粹、稽古溫文。信順尚賢、已獲三靈之助。神武不殺、益修六聖之仁。願承天休、永作神主。臣叨塵法從、出守郡章。身在江湖、夢想鈞天之奏。心同葵藿、遠傾向日之忱。二十一日、上相

度賑濟七州第四狀。本集十一月二十一日狀云、本司累具合行賑濟事件聞奏、必已於察。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開春必是翔踊。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糶、則官本已重、無以救濟貧民、平準市價。若乞減價出糶、又恐耗失常平官本、亦非長策。臣勘會杭州義倉米四萬餘石、陳腐增長、即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則一郡傷之年、並許俵散賑濟。開春米價增長、即將義倉米四萬餘石、陳腐增長、即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錢。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續通鑑長編十一月載先是浙西鈐轄蘇軾言、將官劉季孫往蘇州還、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倅起潮浪。轉運判官張璪自常潤還、所言畧同。乞準平糴出糶。是月又言、乞速賜施行。正月、即得出糶乃詔、撥錢一百萬貫糶買封樁、準備移用、餘依所奏施行。註云、後爲賈易等彈劾、賴范祖禹封駁乃已。**詩案**此種奏疏、賈易等亦復彈劾、眞人頭畜鳴者也。

上乞用劉季孫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忘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權置邊庭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別加陞進。不獨爲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權用、後犯入已瞩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詩案**劉景文後以公舉文資出守隰州、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施註以挽詞編揚州卷中、查註從誤。乃合註明

知施註之誤、輒委之於查、尤非是。今駁正、并改編此詩。**張壽爲孫升劾罷。作程之邵書。**本集與程懿叔書云、知潮中人事簡淨、頗得溪山之樂。全翁已得文字、吏民甚惜其去。詩案此書乃張壽字全翁之確據可見詩題作全翁之不誤而查註改金翁之非。合註引長編云五年七月、侍御史孫升言兩浙轉運判官張壽違法徇私、詔別與差遣。其說與此書合、時張壽已衝替矣。其後公奏開石門河狀、與前轉運使葉溫叟皆列名、蓋張壽尚在杭未去也。**十二月一日、游小靈隱、書林道人論琴碁事。**本集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游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碁、極通妙理。余雖不通此二枝、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爲獨苦歟。**八日、作孤山六一泉銘。**本集六一泉銘敘云、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聞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事之加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

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紀年錄、元祐五年十二月八日、作六一泉銘。成化杭州府志云、六一泉在孤山後嚴東坡守杭時、泉出有懷六一翁、因名。歲久湮廢。成化丙申、大理寺卿夏時正訪得於榛穢中、命掃薙而濬發之、泖然故物也。**於宸後建東坡菴**。西湖古蹟事實云、坡老既銘六一泉、又於泉後鑿石築室、名曰東坡菴。**寄趙令時書**。本集與趙景貺書云、明守一書、託為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嘗所禮遇、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當為致意。**爲懷璉作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寺宸奎閣碑**。本集宸奎閣碑云、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治平中、詔許自便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五年、年八十有二。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又與通長老書云、大覺正月一日、日遷化、某與作得宸奎閣記、此老亦及見之。**詔錄**懷璉化于下年正月一日、此記寄去不久、乃是年十二月

作。而記作年八十三、書作年八十二、必有一誤。又公與懷璉書云、奉別二十五年。考懷璉以英宗治平三年丙午作記之歲、正二十五年。記云璉歸山二十有三年、是書不誤、而記有誤矣。又元豐甲子跋廬山題名已云別十九年、冷治平丙午不誤、則積算至是亦二十五年也。今從書改正。

十二日、同劉季孫、張天驥、周諤、蘇堅游七寶寺、題竹上言寺。

志云、七寶山在三茅觀之趾。雞肋編云、七寶山、南渡時呼爲五臺山。錢塘縣志云、七寶峯在七寶山南、城中觀濤最勝處。壁刻吳山第一峯。王應麟重建廣嚴院記云、杭之七寶山有仁祠焉、其初曰瑞隆、後唐清泰三年所建也。逮治平、更號廣嚴。熙寧間、蘇文忠公游而樂之、爲賦雙竹、湛師房及新開徑諸詩。自六飛駐蹕、杭其地十之八爲內饗胥徒之居、履其基輒迹、畧無可考。其在淳熙有僧善資者復葺之發地得鍾焉、有銘在樂則寺故物也。諸說諸說七寶寺卽廣嚴院、公倅杭尚有寶山晝睡詩。

上乞子珪師號狀。

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體問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寧中及今、兩次選差修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功。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卽乞以惠遷爲號、取易所爲井居其所而遷之意。伏候勅旨。

作參寥眞贊。

本集參寥子眞贊云、東坡居士曰、惟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厄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贊此贊不詳何時作、附載卷末。

上賀正啓。

表。本集表云、堯歷授時、臯正建統。氣迴交泰之會、祥應崇明之朝。恭惟陛下道無能名、德博而化。天人所助、本義易之益謙。慈儉不居、得老氏之三寶。

時逢吉旦、福集清宮。臣職守江湖、心馳象魏。天威咫尺、想聞清蹕之音。眉壽萬年、遠奉稱觴之慶。熙寧辛亥除夜、公直都廳、囚繫皆滿、日暮不得歸舍、記詩於壁、至是二十年矣。自來爲郡、再經除夜、庭事蕭然、三圖皆空、因和前詩。

校記

①不雷：疑誤，或當作「不雨」。

②刺使：當作「刺史」，見《東坡全集》卷五七《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及本條下文所述。

③南比：當作「南北」。

④幹旋：當作「斡旋」，見《東坡全集》卷九九《祭英烈王祝文》。

⑤詩一篇詩：前一「詩」字當衍，見《東坡詞・鵲橋仙》。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三

仁和王文誥覽大甫譔　男霖圻驥軾

公年五十六。是年二月、劉摯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蘇轍尚書右丞。七月、張方平復宣徽南院使致仕。十一月、劉摯罷、傅堯俞卒。

正月一日、慵運化於阿育王寺、公聞訃、爲文祭之。

集本

元祐六年辛未、

計至元祐六年辛未、凡二十九年。慵運以是年正月一日化去。審矣。七日、同

正月一日遷化、同增感悼。詩案嘉祐八年癸亥八月、仁宗葬永裕陵。弟泗哽噎。我在壯歲、屢親法筵。餽奠示別、豈免悽然。又與通長老書云、弋覺

燭海隅。昔本無生。今亦無滅。人懷昭陵、

臣頌詩往來、月望星珠。昭回之光、下

仁和王文誥覽大甫譔　男霖圻驥軾

公年五十六。是年二月、劉摯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蘇轍尚書右丞。七月、張方平復宣徽南院使致仕。十一月、劉摯罷、傅堯俞卒。

正月一日、慵運化於阿育王寺、公聞訃、爲文祭之。

集本

元祐六年辛未、

計至元祐六年辛未、凡二十九年。慵運以是年正月一日化去。審矣。七日、同

正月一日遷化、同增感悼。詩案嘉祐八年癸亥八月、仁宗葬永裕陵。弟泗哽噎。我在壯歲、屢親法筵。餽奠示別、豈免悽然。又與通長老書云、弋覺

燭海隅。昔本無生。今亦無滅。人懷昭陵、

臣頌詩往來、月望星珠。昭回之光、下

錢塘、江公望、柳雍游龍井、謁辯才。

植海棠一株於寺。

二老堂雜志云、壬午三日、已亥晴、與芮國器、程泰之、蔣子禮、出暗門、上風篁嶺、入聖壽寺、拜趙清獻公、蘇翰林、僧辯才畫像。寺有海棠一株、蓋蘇公手植。僧頗有乾道元祐間諸公詩。談論自言得於其師云。葢杭紀談云、錢塘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先生其一在龍井壽聖院方圓菴東、即趙清獻公閒堂而爲三賢堂、乃趙閱道、蘇東坡、辯才像。寺在龍井之西北數里羣山中、寺門有歸隱橋、下有滌心沼。西湖志

云、范文正、蘇東坡、樊城、釋參寥辯才遺像、舊在龍井月林、見程珌游龍井記。

詩案　手植海棠一事、其說出自周必大、信不誣矣。至公遺像、凡竹閣龍井及堤上更建之三賢堂並有之、乃疊遭宋元之亂、湮然無存。今之刻集者、率以己意繪之、此爲恨事耳。是年二月公卽召。還因補職海棠事、并記於此。

日上繳進元祐五年六月應詔所論四事狀　本集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易折納產業及除放積欠錢斛、并人戶欠買退絹錢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準尚書省劄子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三省同奉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連在前、謹錄奏聞。

詩案　此卽詔求直言所上四事、此番繳進仍不報、然則三省委之不見者假也。悠謬如此、謂之元祐諸賢、可乎。

和楊蟠梅花、謝關景仁送紅梅栽詩。十五日、次劉季孫韻。游靈隱、飛來峰、遊淨慈、寺、贈惠勤、惠思、二詩。　本集辛未上元日作會於伽藍中、時長老法雲寄淨慈紗詞云、雪領霜髯不自驚、更將剪綵發春榮。蓋顏未餅已先赭、莫唱黃雞併白髮、且呼張友喚殷兄。有人扁去欲卿卿。

得唐彥猷送客絕句、和韻卽送其子堪赴鄆州。江公著知吉州、聞錢自然與錢勰飲餞以二壺並有詩。聞有東都尚書之命。　續通鑑長編是年正月丙戌、太后兩諭執政、除軾此官、以杭州戴傷、故徐徐至今。舊范祖禹書云、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爲慰。某凡百粗遣、天官之除、

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卽當力辭、乞閑郡宿。倒聆大用、以快羣望。不宣。時舅祖禹先於上年薦公、故有此書也。

冷泉亭上梁溪漫志云、東坡鎮餘杭、過游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涵碧門、披天竺間、以吏隱自嗤。至冷泉亭、則據案剖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辯訟、談笑而辦、已乃與僚吏劇飲。薄晚則乘馬以歸、夾道燈火、縱觀太守。有老僧紹興末年九十。餘、能言之。**憩於祥符寺**。北戀炙輠錄云、東坡性簡率、衣服飲食皆草草。至杭時、嘗喜至祥符寺、露兩股坐上、令侯擔爬。及起、觀其岸巾、止用一麻繩約髮。具食未卽至、遂於堤上取菜堤人飯一器、盡之。人抵平生簡率、類如此。以上執事二條附載於此。

二月、請小本佳法雲寺疏。本集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云、京師禪學之盛、餘於本秀二公。本既還山、秀復入滅。願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卷阜爲教勅。願法涌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深嚴峻峙、訶朱證請、登之人。本不自然、伏惟珍重。

九日、與曹輔、劉季孫、侯臨游淨住院、謁東海若、作跋。本集題所書東海若後云、軾久欲書柳子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刻石置之淨住院、無暴書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與海陵曹輔開封劉季孫、永嘉侯臨會堂下、遂書以遺僧從冰、俾刻之。

和曹輔雪中同游西湖及仲殊參寥詩。與葉溫叟、侯臨、張弼赴石門相視新河、和張弼韻。上乞相度開石門河狀。本集元祐六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錢塘江、天下之奇。自溫

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嶮、時有覆舟、然尙希少。閒循陸處發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漂舟師沒入、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覆溺、罹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以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而衢睦等州人、即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浚山之嶮、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覆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於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於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用度①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謹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下本路監司、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臣不勝大願、伏候勅旨。論案此狀衛位不云前知杭州、乃二月狀、本集謬作三月、今更正。子由除尚書右丞。年表

云、六年二月、子由爲尚書右丞。[闕]尚書右丞即右轄也。二十八日、詔下、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上乞撰墓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準元豐五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暉等奏、臣等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壠在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房廊、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本縣、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朝旨令杭州樓店務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曾請領。近歲先臣祠廟例皆摧壞、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錢數雖多、切緣不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降指揮下杭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修葺墳廟。謹錄奏聞。右奉聖旨宜令杭州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置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自後至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省蓋爲廟宇舊屋間架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修治、例皆損壞、須得一起修葺稍可完補。竊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而墳廟荒毀、行路嗟傷。就使朝廷特賜錢物爲之修完、猶不爲過。而況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忍利此毫末歸之有司。臣愚欲望聖慈特許每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令表忠觀每遇修本觀及杭越州諸墳廟、即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所貴事體稍正、毋使小民竊議。

林希爲代公罷杭州任上、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

本集狀云、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奉勅、已除臣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詔書到日、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臣已於當日依條交割公事訖。伏

念臣堅辭禁林、得講便郡、庶緣靜泥少養衰殘。二年於茲、一事無補。但以東南連被戎傷、不敢別求安便。竊觀邸報、臣弟轍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爲執政、在公朝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伏望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宿泗間聽候指揮。

三月、送小本赴法雲寺。本集與明老書云、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尉之請既堅、遂不能違。亦云緣契在彼、非力辭之可免。

明上淨慈寺。本集與明老書云、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公留此道場。緣契已定、想更臨屈副此誠仰。又書云辱書知不違衆願、卽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勝、某雖被旨去郡、尤能少留及見陞堂、聞第一義也。

和曹輔寄龍山眞覺院瑞香花詩、再作西江月詞。本集云、公子眼花亂發、老夫鼻觀先通。領巾襟袖更纖穠。此花清絶更纖穠。月轉光風歸去、香雲人夢翠袖爭浮大白、皂羅半插斜紅。燈花零落酒花濃。妙語一時飛動。又用前韻戲曹子方云、怪此花枝似恕泣、託君詩句名通。憑將草木寄吳風、繼取相如雲夢。點筆袖沾醉墨、誘花面有慙紅。知君卻是爲情癡、怕見此花撩動。

詩贈木蘭花令送別、玉照新志云、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檻眼盡成腸斷處。**再和珹詞。**集本

次馬忠玉韻、調寄木蘭花令詞云、知君仙骨無寒暑、千載相逢猶旦暮。故將別語惱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落花已逐迴風去、花本無心鶯自訴。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落花啼處。

六日、往別南北山諸道人、至天竺、惠淨以酒石贈行、書圓澤傳以遺山中。

本集圓澤傳云、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貢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州派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襁負嬰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爲具浴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之、則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愼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源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薦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又公自註云、此出甘澤謠、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爲刪改。晉竊甘澤謠作圓觀本集作圓澤、類編於此。

過智果精舍、作參寥泉銘。

本集參寥泉銘云、余謫居黃州、參

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坡、留期年。嘗與同游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泉而淪之、笑曰、是見於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公行、以蘇湖被越獨赴湖州。一日至德清縣、同曹輔、劉季孫、鮑朝、惠蘇堅同游。元祐六年三月十一日。又云、詩載談論吳興志、先生游德清縣、題半月泉作也。石刻在慈相寺中。此詩本集失載、詩與題名字體大小不同、迥出兩手、疑後人因題名隳作。時方還朝何云請假也。合註徐志華跋云泉在德清縣北郭外一日假者乃郵程之假也。碑石雖重刻筆勢不失最爲難辨。蓋自大觀以後如祐陵及梁師成諱穎之流官禁私買悉以重金購之。凡兩浙淮南嶺南山林僧道之所有搜索殆盡。其買何氏之英州石橋銘價三百千、由是而知在士大家者亦難保矣。苗仲先守徐州、從水中取出黃樓賦石刻、急搨千本、盡槌碎之以居奇是又石刻幸免禁毀而又因貴重不保之一端也。是時兩府子弟固皆習公書而射利者競相傳橅、加高述潘岐贋作、雖黃魯直亦須細辨始知。於是眞本則遭官禁私買之禍、幸存者少、而贋作則大書大刻、人亦莫棄。計自政宣以至南渡建紹五十餘年中、紛亂

已極。逮周益公、陸放翁、朱晦菴者出、雖其所見眞本尙有、而所謂非公書則他人莫能作、是公書則未敢遽定者、不知凡幾。其可信者、又必考其授受之淵源及流傳之所自、始以爲確。再自紹興乾道以來、撫刻公書、以成都本三十卷爲最。他如倉庫及玉山汪氏之流所有撫刻、見於記載者亦頗不乏。然皆不可寓目。而世之習見者、眞本與僞本並皆節次翻刻、何由辨其是非。若近今眞定梁氏所刻、洞庭春色賦已爲佳本、其中如勒霧鬢與風鬟句、則譌勒爲勒、此乃原本磨泐而鉤工就字形補之。凡似此沿譌者、未易悉數。又如淨因畫記款署元豐三年端午書於淨因寺、是年公在黃州謫籍、何由至京。凡似此憑空僞造者、又未易悉數也。然僞造之中、雙鉤一類、皆有所本或原無年月而鉤取他本者、往往字形大小。又有取舊臨公書割所署款鉤入公名者。公署款往往止書一載字、故此弊尤多。覃溪論公詩、以墨蹟石刻爲長城。誥取什一於千百、蓋不欲輕易以此亂集也。至查註所採、半月泉詩、疑其有贋者、此又不然。蓋贋作則就題名爲之、不難使出一轍也。其字既大小筆致不同、則此詩必有所本而出於後人之續刻、無可疑者。公以察姓名在集中至爲僻冷、必非作贋者所知。用是編載入案、固非他刻之可疑者比也。

十八日、泊吳江。十九日晚、仲殊來見、爲書琴夢事。

本集書仲殊琴夢長老仲殊彈一琴云、祐六年三月廿八日五鼓、船泊吳江、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何

爲十三絃。殊不答、但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注若遇那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喻其意、覺而識之。今晚到蘇州、殊或見過、卽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扣舷來見、驚歎不已、遂以贈之。時去州五里。

二十日、至蘇州。和黃履兼簡林希詩。（詩案黃履時由潤州換守蘇州、詳本詩題註。）公由沽湖入蘇、目覩水栽民生之貪、前奏準撥錢一百萬貫、糴米平糶以代賑、而發運司格旨不行。二十三日、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蒙恩詔、召赴闕庭、竊以浙西二年水栽、蘇湖爲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沒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淪漫、婦女老弱日夜車畝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葉食之。又爲積水占壓、薪芻難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流殍疾疫、必起。今州縣出賣米價不甚翔踊、但鄉村遠處饑贏之民、不能赴城市收糴、官吏欲差船載米下鄉散糴、則所須數目浩瀚、秋夏之間、必大乏絕。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糴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栽傷州軍般運兌撥出糶、令發運司兌撥合起上供併封樁等錢、一百萬貫、赴時糴買解到、封樁、準備移用。聖旨既下本路、農民始有生意而發運司官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糴。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饑民待哺之心、中途失望。臣已累具執奏、今親見數州水栽如此、饑殍之勢極可憂畏、豈敢爲已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望聖慈依元降指揮除、

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兌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糶借貸。候今年秋熟日、收糴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爲然、待饑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雖累百萬、亦恐不及於事。謹錄奏聞。**四月、抵潤州、與林希論救傷書。**朱子晦菴題跋載公與林子中第三書云、別後淫雨不止、所過菽粟傷殊甚。京口米斗百二十文、人心已是皇皇。又四月天氣全似正月、今歲流殍疾病必煩措置。淮南麥已無望、必拽動本路米價。欲到廣陵更與正仲議之。更一削願老兄與微之中玉商議早聞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撥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救飢、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願兄早留意。又乞與漕司商量今歲上供斛米、皆未宜起發。輒自二月間奏乞且遲數月起發、徐觀歲熟至六月起未遲、免煩他路般運賑濟。如此開述朝廷必不訝。苟知眷之深、輒爾僭言、想加恕察。不一。軾惶恐。跋云、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子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撫刻諸石、以視當世之君子。新安朱熹書。又云、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爲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熹書。**編案**此三書本集皆不載、據此始知公四月間蹤迹尚在潤州也。毛斨字正仲、時爲淮南轉運故欲至廣陵使之言淮南歉狀。微之乃代葉溫叟爲兩浙轉運者、中玉即提刑馬瑊也。**沈括迎謁於途、以石墨爲獻。**本集書沈存中石墨、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編案**沈括鄜延所作石墨公何

由見之而品題乎。其爲此時所以必矣。特爲錄之、此括志也。**另弱、作臨江仙詞。**本集幸未離杭至潤、別張弼秉道、調寄臨江仙詞云、我勸髯張歸去好、從來自已忘情。塵心消盡道心平。江南與塞北、何處不堪行。祖豆庚桑眞過矣、愚君說與南榮。願聞吳越報豐登。君王如有問、結襪賴王生。**主揚州、有詔不允所乞。**節窓等語、答詔有只兄弟同升朝廷盛事。本集狀云、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樞忝與執政、郡、今奉詔書未賜開允。恩威之重、需若雷雨、豈臣庸陋所敢固違。伏念臣自去闕庭、日加衰白、故疾不愈。瞽學已荒、更冒寵榮、必速顚躓。而況清要之地、衆所奔趨。兄弟迭居、勢難安處。正使緣力辭而獲讓、衡賢於忝冒而致戮。伏望特賜除臣知揚、越陳蔡一郡。臣今已到揚州、迺遵前去。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冒天威、伏俟勅旨。**與專運毛漸論淮浙裁傷事。**節窓毛漸字正仲、事見上所載公與林子中書。餘詳三十五卷毛正仲惠茶題下。**爲毛漸作軍衙廳成慶士道場疏。**本集代毛正仲疏云、揆日灼龜、旣叶卜林之營。幸銷覆壓之災、允獲蹠寧之願。原其所賜、敢昧於神。是用命海角之禪那、資大雄之妙蔭。宜此五福之教、變乎百堵之成。伏願百穀豐登、羣生恬泰。上祝河沙之聖壽、永瞻慧日之祥光。式罄誠心、庶祈靈貺。**過高郵、爲趙晦之作四達齋銘。**本集四達齋紹敘云、高郵使君趙晦之眉山蘇軾過而爲之銘曰、有藏於中、必謀於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閒空洞無物。戶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攖、以守則

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齊、以達民迷。語錄公守密州、趙晦之爲東武令。逮遷黃晦之爲滕州、嘗爲公致王定國信、並見本集書中。其後乞常、往來高郵、當在晦之已還漣水軍。其守高郵、公帥杭時、而年月無考。今附載於此。

書曾鞏子、依前詔不允。上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三狀。

本集狀云、臣以衰病不才、兼以弟轍備位執政、理合迴避。尋兩次奏乞除臣一郡、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旨、依前降詔不允者。臣之愚慮終以弟轍親嫌、於義未安。竊見仁宗朝王洙爲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迴避仍乞檢會前奏、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屢犯天威、戰恐待罪之至。伏候勅旨。

爲張方平辭免全堂、兼尚書左丞滕元發辭免同修神宗實錄、兼侍讀、兼侍講、兼修撰、兼修國史、兼提舉編修敕令、兼提舉編修會要、兼提舉編修三司條例、兼提舉編修中書條例、兼提舉編修續資治通鑑、兼提舉編修續通典、兼提舉編修續通考、兼提舉編修續會要、兼提舉編修續國朝會要、兼提舉編修續兩朝國史、兼提舉編修續兩朝會要、兼提舉編修續兩朝國史會要、兼提舉編修續兩朝國史會要、兼提舉編修續兩朝國史

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懼、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卽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南日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卽位、徙公爲鄆州、徙眞定河東。治邊禦寇、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以不欲到京供職、留以待命者二十餘日、此其爲方平屬草時也。觀此文、可知施註編元發挽詞於揚州任之誤。至紀年錄并謂此文作於揚州、尤非。時方平已卒矣。司馬光碑與元發墓誌、式皆首論其大畧一段、而後次其歷任政蹟。緣此兩公事實前註既多引載、而本案之補載者又復不少、故倣錄其總論、不重見其餘也。公自云、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而趙槩滕元發不與、以文爲代作故也。并記於此。

十九日、歷陳仕跡、并乞成邊界。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軾、

便蒙神宗皇帝召對、許臣職外言事。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極論新法不便。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取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稍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鞠躬盡力、期於死而後已、庶幾萬一。今者伏蒙聖明、察臣愚直、不忘舊學、擢置侍從、使得論思、以補闕政。臣雖不才、敢不竭盡愚慮、以答厚恩。然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進退大臣、無異庸人、而所行多與先帝相反。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沈舟、言寡不勝衆也。及

具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誇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窮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剌配顏章、顏益二人、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憲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沿還權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閣命俾恐以福爲戒、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廢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伏望只作親嫌迴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若朝廷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也。」詔：「劉摯回那恕領公、入則必有陰中故力辭。」言：「召下、不允。」二十四日、到闕上殿。門者三十七年中第六次過南都也。公游於方平之答、但云「神意子瞻兄弟。其高風遺烈、凜乎百世之下矣。」二十六日到闕上殿。續通鑑長編云、五月丁丑、軾言乞除一重難遙郡。甲申、至自杭州、始入見。詔：「木集杭州召還乞除重難邊郡、在五月十九日奏上、由是推之、乃二十六日到闕上殿。」館於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

興國東堂。本集題云、六月召還、汝公館我於東堂。詩案二十六日後、尚在乞郡、至六月一日召入學士院、故云六月召還其館於東堂、當在此旬日中、後即還東府矣。

二十九日、赴閤門受告命、乞賀坤成節、復遂前請狀。本集狀云、右臣近奏乞依王洙故事、罷翰林學士承旨仍乞一郡、休迫威命、已經三却、其敢固違。已於今月二十九日赴閤門祇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強、親嫌之避、愚守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復遂前請。勉強供職、庶見臣子恭順之心。逡巡力辭、終存典刑、分義之守。詩案宣仁太后生於七月十六日、爲坤成節。宋時凡太后簾聽者、始以生日爲節。章疏稱陛下、誠加明聖、遇節契丹遣使、皆章聖舊章也。

六月一日、詔賜對衣金帶馬、入院進謝上表。本集狀云、右臣今月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至於用人可以觀政、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載星而怡、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悅如夢寐。交親迎勞、都邑聚觀、驚其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虛名、復使榮加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詩案此狀本集作十一日、公以五月二十九日宣召入院、且初四日兼侍讀事、在宣召入院之後也。今以前後表狀考之、實以六月一日之謫、特更正。

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本集謝表云、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

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鑲金銀鞍繖馬一匹者。漢官三服已分密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己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寒蹇。幼師季路、止服縕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日睹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俛仰自惟、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勤黎庶、痛疚儒賢、故損廐庫之儲、以廣英雄之敎。致茲屏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於衷、益勵其後。薄德盛服、當戒維鵜之篇。强力去邪、庶有駑之頌。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之至。

四日、詔兼侍讀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伏念臣與弟轍同登進士、並擢賢科、內外分掌於制書、先後迭居於翰苑。今臣以經史入侍、司言行於中。轍以丞轄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之盛事。恭承明詔、不許固辭、以爲立朝、貽網條於外。

承明三入、僅比古人。大雅一門、無慙舊史。人非木石、恩重邱山。此蓋伏遇陛下明極昭臨、聖深付託。欲爲社稷之衛、莫如臣僕之賢。以帝堯之眞而甚畏王人。以孔子之聖而思見狷者。致茲選擢、及迂愚。臣敢不淬勵初心、激昂晚歲。誓堅必死之節、少報不貲之恩。

上勿記。本集勿記云、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膺閫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豈駑材之所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象賢。總攬羣英、兼收小器。豈欲效涓塵之報、未知糜隕之期。謝表云、大火既中、三庚云伏、炎熹之疢、忽蒙退食之恩。遂失流金之酷。恭惟皇帝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上有無逸之勤、下無獨賢之歎。臣等逢時多暇、竊祿安居。共揚扇暍之風、以安黎庶。更勵飲冰之節、少答生成。

子由乞避兄轍。欒城集兄除翰林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

仍奏乞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頃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今者乃以忝冒之故、復致兄軾遠巡退避於臣私情不遑寧處。況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惟衆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若使兄軾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伏乞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取進止。

十二日朝旨、不須過避。上第二劄。

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與兄軾俱蒙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爲嫌、畧去形迹、責之實効。臣等雖復捐軀何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既與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未見其比。若不退避、羣言可畏。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乞檢會前奏施行。

宣仁不許。上第三劄。

第三劄云、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處。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再歷肝膽、乞守郡自効、皆面蒙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干冒、已不容訴。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壽、欲俟過聖節、即伸前懇。伏乞聖慈鑑察。取道必消小人道必長時也。若紹聖以來、元祐之世賢姦雜進、乃君子道消小人道

詩卷、作詩。開寶公初寓汝公東堂、意在求去、尚未定居也。及入院、子由方求執政者也。至是皆不能即去。公始與子由同居、乃六月望前後之事、其情灼然可見。故感舊詩敘又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與此詩題之杭州召還、汝公館我於東堂、雖不合而自合。施註不知此中原委、因並編於出京之時。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東堂詩於前云。

十五日、賜呂大防生日詔。本集賜右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云、勅大防、股肱之良、輿國爲重。家庭之慶、亦朕所同。適斯干獻夢之辰、均既醉太平之福。膺予寵錫、介茀壽祺。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

二十三日、賜趙彥若辭免國史修撰不允詔。本集賜翰林學士中大夫兼侍讀趙彥若辭免國史修撰不允詔云、勅彥若、卿學世其家、宜居載筆之地。官宿其業、已奏殺青之書。自託不能、殊非所望。祇膺成命、毋復固辭。元祐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詔令東都事畧、趙彥若字元老、卿民之子、青州臨淄人。事父孝、年十八舉賢良方正、熙寧中已爲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注。哲宗即位爲龍圖閣待制、知陳亳二州。召還、寔萬壽觀。兼侍讀、遷兵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權禮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罷爲提舉萬壽觀。紹聖初、以彥若與修神宗實錄、貶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卒於貶所。後與元祐黨籍。本集無與、仕還詩文中、靖以其與公同值翰林、且與范祖禹同貶而卒、故載其事。

二十六日、上撰儲祥宮碑、奏請下項狀。本集撰上清儲祥宮碑狀云、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準勅修畢上清儲祥宮、將欲了畢、合用修宮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

合奏請者、一、上清宮原係太宗皇帝賜建於慶歷中遺火焚蕩。今欲見原建及失火年日、乞下史館檢會降下。一、上清儲祥宮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蓋、至元祐中、蒙內出錢物修蓋。今欲見先朝并今來內出錢物是何庫錢支撥、或係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一、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宮因依及二聖修蓋成就意指、乞賜頒示。一、朝廷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文於體爲宜。若只作記、即更無銘。今來爲碑爲記、乞降指揮。一、準勅差臣書石、合書衆額人銜位姓名、乞檢會降下。右謹錄奏聞。**得柳瑾所藏宋迪畫邢房悟前生事於其子仲遠作破琴詩。仲遠屬王先臨寫爲短軸、再題其後。和子由題王詵畫及詵和韻諸詩。**本集上清儲祥宮碑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首言曰、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荊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破服冠佩劍履以賜太初。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嗚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

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貞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傍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延康朱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爲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蕭何爲法、顓若畫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溥徭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恤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於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郎。其視下也、亦若斯郎。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閬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

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維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簴。相以銘詩、震於四海。邵博聞見後錄云、東坡上清宮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爲古今論仁、最爲妙理。詩案此文來歷、悉在前載下項狀太宗原建因依之內。據神宗刻玉賜劍數語推之、要知與鳳翔建太平宮奉張守一無異、故至眞宗而封禪起矣。作文倒貶方士、此文獨當崇之。茲以黃帝貫下治道爲本、顯出前世詒謀。後以天地喜谷歸結方士、故云末、自應完儲祥本旨也。又下項狀請篆額人就便以皇帝若曰作結、包括無遺。使王安石猶在、當不止如龍之歎矣。乃其塔蔡卞公然磨去另作、試問其文焉在。苟有可觀、不以人廢、何至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之非笑獨傳於今也。是亦小人之無恥者矣。又若謝顯道之說、可見程子大公無我、凡朱賈所爲、非其本意。公自周壽出門下、始知有濂溪之學、而有至人之詩表之曰全德。故其往來橫渠、而不得與二張相偵論關洛之學、爲可惜。若憤然爲辯狀、則又朱賈所激、而非其本懷也。當熙豐間、司馬光呂公著皆在洛、一日爭論出處、幾成釁隙。伯淳在坐、爲二龍鬬臥洛波詩以解之。後二人同心輔政、卒如其說。當洛蜀時、公著獨在相位、何難排解其事。可見宰相不知天下寒心二語、竟以上聞、是於伊川未嘗無憾焉者、而騰口閒亂之攻、即乘此機以入。特事畧不欲盡載後、遂誤爲蜀黨攻洛耳。使當日有如伯淳者在位、黨患即無自而起、而二龍之用將無窮已。於以歎宰相之非才、而伯淳之少也、悲夫。

十三日、作張詠畫跋。本集題張乖崖書後云、以寬得愛、愛止於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得畏、畏止於

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張忠定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諸葛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元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過陳見公之曾孫祖以軾蜀人、德公宜深、故出公遺墨、求書其後。

公過陳、必以差加近京祭告數日往返之事、子由卽有之、不能悉考也。

七月二日、賜文彥博溫溪心馬詔。本集賜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博、惟我宗臣、名震夷落。狠心駃舌、知獻厥誠。朕以張奐拒羌之獻、不如旅敖昭德之致、已勅邊吏、答賜所直。其馬以賜卿、至可領也。元祐六年七月二日。

詔元祐六年六七月所行內制、本集悉誤作四年、明係六年七月。是時公出知杭州、豈有內制考東都事畧、文彥博以五年二月致仕、則此詔作四年之誤。今據此一槩更正、否則此任絕無內制矣。

上論三吳水利進單鐫金書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臣到吳中、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浚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三吳之水、滿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松江始艱噎不快、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今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礎各二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所聞大畧如此。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宜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

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潦、公私凋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錢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强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菱盧地。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蚬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一、先去吳江土、爲千橋。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所、用石鍥井築堤管水入江。一、次開茨芊千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湖滿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一、次開宜興百瀆四十九條、東入太湖。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港、申、季子、寇子諸港。一、次開宜興東西氵蓋河。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品案此狀亦爲羣小所彈、宰執所恪、致三吳爲患者又數百年。幸公併其書載入集中、故後世得踵行之。楊升菴謂宋君臣愚且戇、此其一端矣。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奏。準勅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光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承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老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品案趙瞻字太觀、鳳翔盩厔人、太子賓客、剛之子也。其在治平中諫濮議、熙寧中論青苗、皆被出。元祐再入、力爭同河、且未嘗援引小人。五年三月、以疾薨於位。四日、班并館賜遼國賀坤成節國信使副到關酒果口宣 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杭旆遠道、解鞅近郊。念

館舍之未安、宜駸騑之少憩。式頒芳旨、以示眷懷。元祐六年七月四日。

先是、劉摯劉安世攻敗洛黨、已在執政。邵伯溫聞見錄云、當時有洛黨、朋黨之別。洛黨程正叔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爲羽翼。朋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爲羽翼。川黨以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爲羽翼。川黨以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邵博聞見後錄云、伊川用司馬文正薦、勸講禁中、未幾罷去。先是劉摯論曰、紛紛之論致疑於程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又論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之欲爲种放而亟欲得臺諫侍從矣、不可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伏望寤眞僞、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曰、頤在經筵僭橫、造請權勢、騰口閒亂、以償恩讎。致市井之閒、目爲五鬼之魁。嘗令助賈易彈呂陶及造學制說謬、童稚嗤鄙。偏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云云。劉安世論曰、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弟、揩緣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五人獨被惡聲。然推若程頤、則先以罪去云云。馬琦洛蜀黨論云、元祐初、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未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劾頤。宋史云、程頤加直秘閣、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去官。東都事畧云、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邁英畧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伊川復上言、臨之意不過尊君而不知尊君之道。臨遂出爲河北轉運伊川被命修三學條制吏部侍郎胡宗愈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力詆不宜使在朝廷。臺諫論蘇公未已、殿中侍御史呂陶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頤、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右司諫賈易言陶不當用、陶罷爲京西轉運副使。

易、伊川門人也。伊川免喪、權判西京國子監。監察御史董敦逸奏有怨望輕躁語、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以疾尋醫。論案劉摯攻之於始進之時、劉安世攻之於既罷之後、皆朔黨之弊。於胡宗愈也。考東都事畧、哲宗問朋黨之弊、於胡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明日、具無黨論以進。又本集奏狀云、王覿奏胡宗愈指臣爲黨、臣有何干涉。據此、則宗愈無黨之意、且宗愈亦屬劉安世攻去者也。又事畧載孔文仲天資狷介、寡言笑、少所合。其人如此、即不當託以助賈易彈呂陶事、投其機械。公與之尚合者、以同爲范鎮所荐、王安石所逐、如同患難者耳。若歐陽棐乃修之子、迨之婦父公所契厚。畢仲游乃公拔置館職者、文仲已并作五鬼攻之、而公不能解其事。是文仲乃併攻洛蜀、無所黨也。顧臨體肥重公數以屠戲之、臨甚偃蹇於戚、且爲程子攻去、可謂之蜀黨攻洛黨乎。凡馮琦以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皆作蜀黨攻洛黨論、誣也。董敦逸乃攻洛黨領袖者六人、以上攻洛黨領袖者六人。均非蜀黨、其明。然朔黨攻蜀、論者多諱之、而嫁名於洛。朔黨攻洛、論者尤諱之而嫁名於蜀。馮琦洛蜀黨論以朔黨置之事外、若與洛黨無干涉者。然朱子名臣言行錄於劉摯、劉安世多訣詞、且謂安世正色立朝、知無不言、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只有二義、不出於彼即此、其將何以處程子乎。道命錄載劉摯劉安世劾疏盡刪其攻擊之語、以泯其跡。安世嘗言、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程伊川進言、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去、色甚不平。而道命錄以爲安世之學、自不妄語、疑爲馬永卿誤記。不知南宋之爲洛學者、何以於朔黨之二劉皆低首下心、忍辱含垢、至於此也。又其所載孔文仲劾疏無五鬼之語、且謂李丙丁未錄所載亦無之。時呂公著方在相位、文仲未應有此語、惟紹聖間張商

英章疏有之。其所論皆有意失實。今附錄其所載孔文仲疏、以資考正。元祐二年八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圃、必有荊棘。百步之田、必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邪。謹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品纖汚、天資險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每至講罷、曰、雖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曰、臣不敢子細敷奏、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惑上聽。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搖撼聖體、僭踰過御邇英、學上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僭踰過甚、並無職分。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親不能養、日誦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門、徧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必暗籍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爲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憚懼而又深惡之。其造臺諫也、各肩覺額、屏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某事、異日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常有傾類、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頤即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入閣、今陛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爲司諫、明叔畏議知恥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頤只在經筵相遇、一旦乃非意相

干、說諭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靜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開亂羣臣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蓋緣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之明。伏望論正頤罪、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月二日奉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道命錄又云、一日、伊川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爲寒心。翊日、宰執以奏、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罷之。易亦以論事失當、繳知懷州。其月、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申公之言云、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詔案申公即呂公著也。時公著獨相、程子獨告之者、謂公著爲恩門、必能用其言也。公著果爲程子計、即當默其語不聞於外、而用其意開陳於簾前。若以程頤太皇不當獨坐之人、亦知太皇必不喜也。其惡甚於讒愚無知之人、而文仲教其十一齡之子弟必不遽及女色而經筵乃常以啓之、當亦必無之事。文仲此疏與聞見錄及朱子年譜所載不符、疑李丙李秀巖之徒改竄以是程而非孔殊不知并程皆誣也。朱人多愚自信以炫已能而朱舜尊之流已有助洛攻蜀貝錦南箕之譏類若此矣。

世劫罷范純仁。東都事略云、方蔡確之竄賓安世劫奏之、純仁與存俱罷。詔案范純仁以四年六月

既乃留安

罷去、自此羣小明目張膽、毫無忌憚。至八年七月召還已不可藉手矣。事畧謂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撓人莫窺其際。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今推其說察其跡考其論說行事誠哉是言也。安世之攻洛黨也初尚無關國是。若其攻逐純仁而後之劉摯代爲相也可謂之報是非邪正進君子退小人乎。此條乃司馬光下世後元祐中消長得失一大關鍵、未之安危所繫必當補載且以問安世之名何如也。果

及劉摯代純仁爲相、王巖叟爲樞密使、梁燾爲禮部尚書、劉安世久在諫垣、號殿上虎、招徠鄒浩、翟恭、張耒、朱光庭、楊畏、賈易等、失其領袖、皆附湖黨以干進。鄧攀擢易爲侍御史、使驅公意在傾子由也、搆難方急。

潁濱遺老傳云、時呂微仲劉莘老爲左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跡危甚。本集狀云、賈易未嘗一日忘臣、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沈進退在其口吻、不久必當言臣、并及弟轍。又云、漸西水災、臣累次奏論賈易扇搆臺官安鼎楊畏乞加檢察治其尤者而執政相顧不言。臣是何人、敢不迴避。又云、臣蒙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墓誌云、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東都事略云、神宗晏駕、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按驗無實。宋史本傳云、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聞見後錄云、呂微仲秦人、戇直無黨。

以上皆網黨攻兩公之明證。其局未完、如碎摘東都事略語、可以補成全局、合考宋史則語加詳。然非實弗、其義不見。凡史家言、例不直

書一段以告人者多矣、特留此爲據。至所引本集劄云、元祐六年七月六日、務取事理明析、是非昭著不以重兒爲疵也。邵註每以此苛施註而其實不足與之當衙官、況本案乎。**六曰、上論朋黨之患再乞郡劄。**本集劄云、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爲保全之計、實深爲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爲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沈進退、在其口吻、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羽、再三論奏、煩瀆聖聽、朝廷無由安靜、皆臣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顧無罪、而於二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賜一郡。又貼黃云、前言官數人造作訛議、皆言二聖曲庇。今臣若更少留而不去、與既衆執奏不已、朝廷難違其議、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如今日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伏乞痛賜閃察。

箋　公召還已九章請郡矣。且前已奏明、俟過坤成節除郡。茲相距僅十一日、乃迫不及待、可見舉朝洶洶之狀。此劄以朋黨治亂爲言、可見公之憂國殆過於謀身、而務成黨禍、非其心也。其詞至以屢干血懇、痛賜閔察、人告已與窮極呼天無異。而論者意在兩不、皆抹殺其事、削凸以塡凹、私也。邵伯溫

聞見錄云、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於散地、皆銜怨刻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爲相、因以爲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劉克莊後村題跋云、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爲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掞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劉器之孔經父也。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憤伺隙、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馮琦洛蜀黨論云、程頤蘇軾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劉摯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軾與頤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途抵巇、恩若牛李也。右頤者詆軾曰誇訓、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爲讎、特以師友各地、詆諆廢已。即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鬬耳。殆章惇、蔡京反攻、亦爲一黨而並擊之、當亦自悔其藩籬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頤軾之爭不關城社、而黨議即興。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超然詳論、亦稱朔黨與之、非立始以相爭者爲黨。既則不爭者亦爲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大之、惟恐其黨羣之不成也。鄙意以上諸說伯溫所謂古禮者、首誤是日二聖臨哭、即凡百臣工皆哭之時、禫出朝廷、尙何哭不哭之是非。連年斷斷不休、此不足道也。劉摯劉安世、世謂朔黨之領袖也。孔文仲、寶合無黨者也。克莊皆拉作公之門人、誣以蜀黨、而有各尊其師日有紛紛之說、妄甚。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皆非蜀黨。馬琦著論、以此三人影射蜀黨而該以洛蜀交攻、遂分二黨之論。却將朔黨攻洛黨事抹去、以成二黨之說、是非尤爲顚倒。又邢居實者、邢恕之子、倧之兄也。濛宋史、邢恕入姦臣傳、倧乃構釁亡宋之賊。惟居實與

父弟異趨、獨從公游、公未嘗以洛黨外之。及其早卒公與黃庭堅、晁補之皆有過時之哀。明載於集。劉克莊所謂各私其黨、馮琦所謂師友各地等說、皆以洛黨事誣作蜀黨。公共之交、尤非程門之能攻蜀者、以皆在言路故耳。其狀奏史家無不登載、昭然可見。罷蜀黨則王鞏、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郎卽攻降。秦觀方有正字之命、已攻去此。三人屢遭攻訐、如救死扶傷不給者、近是。而註庭堅集者、以不與洛蜀黨事爲學官、亦攻去。畢仲游在館職、已爲劉安世、孔文仲所攻。晁補之、廖正一、李昭玘在館職、並出爲吏。張耒在館職八年、顧密院屬下。此諸人均未至言路外制等官、義自守、粗免人言。李之儀浮沈樞密院、凡史家不能完出。蘇門攻洛狀奏明文。論既無風聞可拾、亦無封駁可操。故只者欲兩平之、輒拉其非蜀黨者影射實之。然洛黨皆因公報私、攻其蜀黨之人與事、而其名乃賅所當言、不云我洛黨攻蜀黨也。其與互相告訐、彼此立黨名者、情事全別。馮琦又以言路持以師友各地盈朝上書、猶之室閣等語、誣爲交攻。確據私也。若呂陶、范百祿以蜀人黨攻韓維故、溯黨并公指爲川黨。陶又因朱光庭攻公、上言臺諫當狥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軾嘗獻薄程頤光庭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徵自此起矣。由此兩置之、此史文也。陶持平之論未嘗以公爲是、亦無攻程之語。且皇宋治迹統類、載呂陶語云、光庭固失、而軾亦未爲得。結怨之端、軾非無過。是陶無所偏倚、而强以牽入蜀黨攻洛之人、可乎。公在朝志同道合者惟范祖禹一人、而祖禹卽有乞還程頤經筵劄子。祖禹之於呂陶、

又何以罪。可見公與蜀人、未嘗固結爲黨也。又通鑑輯覽云、紹聖四年十月、帝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此乃哲宗本意、非惇京之罪。而羣小以濟惡誣之、故其後說也長。然羣小雖可罪、而君言仍在也。元祐初、子由論列惇京罪惡、逐去之。又論貶呂惠卿、至重公所行責詞、即降下子由勅、狀事由也。故惇京悻悻必倍徒報之。其講筵南繫於國是、與浩州之竄在後四年、出於帝曰者情事懸殊。邵伯溫云、分黨相毀、惇書竄海。馮琦云、惇京並擊之、當自悔其播籬不固。此乃假崇寧羅織黨籍之說、倒行而逆施之、非紹聖行遣元祐人之實在情形也。均應駁正。

八日、王津園賜遼國賀坤成節使副射弓例物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主璋致命、既已講歡。弓矢娛賓、亦將觀德。宜有珍華之賜以旌、番固之能。元祐六年七月八日。

請察王津園在南薰門外、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爲不復至。惟遼使賜射爲故事。其後南宋亦進玉津園、明孝宗數臨幸、命皇子宰執親王使侍從講燕射禮、上親射、賜御與此不同。

十一日、又賜使副時花酒果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鄰歡既展、館餼休。宜侑醽醁之華。少將至意、其服茂恩。元祐六年七月十日。

十二日、乞將上供封樁斗斛豆應副浙西六郡接續糴米劄。本集劄云、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蝗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爲一、農民栖於邱墓、舟楫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糴常平米一事、

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官物有限、饑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糴米。若糴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約度浙西諸郡合糴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中、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於轄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接續糴賣、只依地頭元價量添冰脚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樁錢物。似此計置雖數目浩瀚、然止於糴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命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不惟安慰人心、亦使蓄積之家自然趁時出賣、所濟不少。惟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神宗遵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製四言詩一章云、五季失圖、儉以足國。神宗祖述艱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毋庫以一字目之。又別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亦意遵遺業。顧子不武、資何以成。戒捷。後來所謂御前封樁庫者是也。上意用此以爲開拓西北境土之資。詩案封後錄改正。**十四日、以坤成節就驛賜阿里骨進奉人使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勑汝等遠來修貢、值適遘誕辰。宜均慶賜之恩、共樂亨嘉之會。往頒燕俎、咸極歡心。元祐六年七月十四日。**二十二日賜夏國主進奉賀坤成節回詔。**本集詔云、勑、節照。眷守邦之雖遠、亦執贄以同嘉。嘉與朝臣咸稱壽笋。載惟忠恪、宜有寵頒。元祐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爲小本作法雲寺水陸**

法像贊敘。本集水陸法象贊敘云、在昔梁武、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觀其像設、猶有典刑。虔召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俛仰之間。軾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越張侯敦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本差擇其徒修營此會。永爲無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軾稽首名爲之贊。

詩案上八位一切衆下八位一切衆、共十六贊文繁不錄。**爲文彥博作德威堂銘敘。**本集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朝、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於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皐陶之法者、以其德也。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拜稽而避高魯王諱改名及後仍名及甫。**爲王鞏作卒子廉傳。**本集卒子廉傳云、卒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奏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篋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太平興國元年六

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潛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兒子廉南蘑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閒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乃死日也。發其冢、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書以遺其會孫聲、或刻石置紫虛閣上云。

賈易劄子 本集劄子云、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會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瀝肝膽、不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臣聞賈易賙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乞放顏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楊畏、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檢驗、治其尤者。易等但務快其私憤、苟可以傾臣、卽不顧一方生靈隆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勔、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其不至。易等方欲行遣官吏、言哉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上下懾服。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爲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益衆、顏眞卿守平原以抗祿山云、軾以謂古者任人無內

八月一日、迴矣閒進讀 本集顏眞卿守平原以抗祿山云、軾以謂古者任人無內

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爲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眞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爲鑑。

前案 公召還已在貶官之後、是復講其家居待罪、即罷去矣、故載於此。

復祖述、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王覿、孫升、揚康國、趙挺之、韓川、訒、謗之說、據詩語彈奏公與子由、并攻秦觀。二日、宣仁封付呂大防、劉摯、諭未得遍示三省官。

續通鑑長編、侍御史賈易言、尚書右丞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誠言殄行、甚於蛇豕。昔以制科召試、而程文語不應格。仁宗顧其直言極諫之名、不欲罷黜、亦容濫進。其後因與兄軾訕謗先帝、放斥於外。元祐之初、洶蒙前絛、躐任司諫。是時亦嘗妄言浚治城濠、發掘骸骨遍野、及差官檢視、漫然無實。任中書舍人日、因呂陶挾邪觀望、面欺同列、罷左司諫、輒當命辭、則密召呂陶至西省示之、相與出力、謀爲排陷正直之計。至於用巧得爲御史中丞。於是肆其禍心、無所忌憚、所毀者皆睚眦之怨、所譽者皆朋比之私。以王覿爲附蔡確、則恨其嘗言蔡軾。其言豐稷爲非才、則怒其草王巖告辭。以范純禮爲撫所建明、憤其封駁。張耒不候朝參、先許供職、以荷俸給之事。此其挾私怨茂公義之大畧也。陝西地界識者、皆知不與爲是、輒則助其蜀黨、趙內徼幸私己之邪議。力排憂國經遠之公言。進擬張利一軍帥、陰使秦觀往來奔

走、道達音旨、出力以逐許將、既而遂竊其位。知王鞏有罪、而假托司馬光方欲擢用之辭、褒薦之、致誤陛下擢任、旋復罷免。則其欺罔之迹、不攻自破矣。其兄軾昔既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聊從竄斥、以厭衆心。軾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暨先帝厭代、軾別詩自慶曰、竹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然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書於揚州上方僧寺、自後播於四方。軾內不自安、則又增以別詩二首、換詩板於後、復倒其先後之句、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從而語諸人曰、我託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且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畢、人臣泣血號慕正劇、軾以買田而欣躍如此、其義安在。謂此生無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說乎。是可謂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後於策題、又形譏毀言者固嘗論之。及作呂大防左僕射麻制、尤更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幾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爲之股慄。夫以熙寧元豐之政、百官脩職、庶事興起、其間不幸興利之臣希冀功賞、不無掊刻。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於周厲王之時、民勞板蕩之詩、刺其亂也。軾之爲人、趨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昧遠圖、動小信傷大道。其學本於戰國縱橫之術、眞傾危之士也。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爲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軾則以免役爲便民。至敢矯稱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羨錢、盡買天下、附郭良田、以給役人。向使朝廷輕信而行之、則必召亂賴言事者排其謬妄、聖明察見其傾邪、故斥其說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故決配稅戶顏章兄弟、皆無罪之人。今則漸蒙貸免矣。既而專爲姑息、以邀小人之譽、兼設欺弊、以竊忠盡之名。如累年蝗傷、不過三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熙寧七八年之患。又嘗建言、以興修水利者、皆爲虛妄無實而自爲奏請復治西湖、乞賜度牒賣錢雇役、聞亦不免科借居民什

器奮鋪之類、虐使捍江廂卒、築爲長隄於湖中、以事遊觀於公私並無利益。今既召還、則盛引貪利小人相與倡言聖眷隆厚、必求外補、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軾轍之心、必欲兄弟專國、盡納羣人、分據要路、復聚羣小、俾害忠良、不亦懷險詖覆邦家之漸乎。臣自被命以來、歷使人以甘言誘臣者、或云軾深歎羨、恨相見之晚。或云今之除授、軾有力焉。而臣之朴愚、不喜說隨、不知爲身謀、故漠然未嘗答也。伏望聖慈赫然發於睿斷、特行斥免、天下幸甚。易以戊子朔奏疏、翼日大皇太后封付、呂大防、劉摯、且諭令未得遍示三省官。是日、賈易又上章論秦觀王適事云、臣近因秦觀除正字、言其不可污辱文館。翼日、趙君錫言、昨晡歸自臺中、秦觀來見、謝乃言請中丞却言賈易有罪。觀既去、蘇軾專令親情王適去相見。王適遂道蘇軾之言、與秦觀之言不別。君錫以爲蘇軾氣勢頤指中丞、與侍御史自相攻擊。伏惟特賜睿旨、出趙君錫所言、臣前薦秦觀以其有文學。今始知其薄於行、願寢前薦、罷觀罪不敢逃也。又言、二十七日觀來見臣、賈御史之章云邪人在位、引其黨類、此意是傾中丞也。中丞急作一章、則事可解。傾險如此、乞下觀吏究治之。臣與賈易二十六日彈觀、才一久、而觀盡得其疏中意、此必有告之者。朝廷之上、不密如此、是日晚有王適來、蘇軾之親也。自言軾遣見臣、有二事、其一則言觀者、公之所薦也。今反如此。其一則雨浙茂傷如此、而賈易楊畏乃言傳者過當、欲令朝廷察虛實、朝廷從其奏。於是給事、兩諫官以爲當聽其賑卹、不可先以覈實之旨恐之。夫臺諫之言不同、如此中丞豈可不爲一言。臣以爲觀與適挾軾之勢、逼臣言事、欲離間風憲、臣僚皆云姦惡、乞屬吏施行。詔察趙君錫所論今不主本集辯劄、當核原奏、以示大公。據原奏則君錫全誣也。蓋子由惟風聞賈易劾觀

之事、未見易君錫合攻秦觀二疏。故觀往見君錫、告以賈易論劾之事、在觀自謂赴訴恩門、竊不料已化陌穽。加果子沖知之、則公亦具知之、豈尚有觀通之往乎。其亡云臣與賈易二十六日彈觀才一久而觀盡得其疏中意者、賈欲傾陷子由、特默之使宣仁自發、以便竊其位、故獨擊公也。老姦心熱、不覺自露敗筆。王通所述公語無一字不可見君上者。君錫撫入彈章、并秦觀章連誣砌、止能及此、知其本無可彈矣。凡此等事、極應究讞庶幾朝廷肅清。元祐之政、綱紀不立、是以後憂長也。其安鼎事、據子由劄子云、安鼎頃與逋君明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上殿奏對、上頗以盡力攻臣加安鼎輩、史失之者多矣。今據欒城集補載。

延和殿子由代奏竹西寺題詩事

續通鑑長編云、初三日、輔臣奏事延和殿、次至臺諫交章、蘇轍進曰、臣兄乙丑年三月六日在南京、聞裕陵遺制、成服後、蒙恩許居常州。既南去至揚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門外道傍、見數十父老說話、內一人合掌加額曰、聞道好箇少年官家。臣兄見有此言、心中實喜、又無可語者、遂作二韻詩記之於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錫等加誣以爲大惡。兼日月相遠、其遺制豈是山寺歸來所聞之語。伏望聖慈體察。今日進呈君錫等文字、臣不敢與逐先下殿。

三日輔臣奏事

歸田錄子由自辯劄、樂城集不載此條、亦僅見於長編也。

鄭雍論賈易趙君錫事

續通鑑長編云、雍、閩人、登進士第、調臨安主簿、賈易剛狷酷烈、挾私肆憤、在臺惟務刻持上下、要合己意。鄱陽知縣梅昌宗訴易在梅州問昌宗求婢不得、擅拾昌宗其狀見在。伏望斷自宸衷、特行讞逐。又言、趙君錫前此徇王巖叟、輒薦秦觀、畏憚賈易、又輒首之反復欺君、士論所醜。鄭雍乃與安鼎合攻子

由之人、非蜀黨也。**四日、公上辯賈易趙君錫彈奏劄。**本集劄云、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與趙君錫初無疑閒、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綯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近於七月十六日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戕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下、却爲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又言秦觀因趙君錫薦舉得正字、今又爲賈易所言。臣緣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琥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戕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億萬生齒便有滿望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實告以退。又是日王適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語中丞、因令傳語君錫云、臺諫給事中互論戕傷公爲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滿望所舉秦觀已爲賈易言了、宜爲朝廷惜之。二人具在、可覆按也。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爲偏忤君錫遂至於此。臣既備位從官、弟轍又忝論思之地、不令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輔臣呂大防等論奏延和殿、調停兩罷。**續通鑑長編辛卯、執政於延和殿簾前進言、竊詳易疏、前後異同、自相矛盾。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嘗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在江淮莫不與今日執政爲讎。今日之疏不惟搖動朝廷之政事、亦陰以申羣怨之憤。伏望聖慈深賜詳察。是日、執政奏事罷、蘇轍獨進曰、昨見趙君錫章言臣兄軾交通言語事。晚問臣兄云實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

臣兄所以知朝廷文字、實緣臣退朝、多與兄因語次遂及朝政。臣非久當亦引咎請外。已而宣諭曰易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大防對曰不若并蘇軾兩罷爲便。可之仍曰易勿太優。擊因奏言兩黨交攻出知杭州正劉安世等力攻蔡確之時。確作車蓋亭詩、以宣仁比武后、故全臺請行重譴也。時趙君錫爲給事中、上章留公、請收還新命。其畧曰、蘇軾之文章、追攀太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公論、倚重隆如長城。請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爲利溥矣。茲又謂無禮於先帝者、卽與賈易合攻竹西亭詩、誣公嶺外之罪、故以蔡確激宣仁也。考此詩作於元豐八年五月、非元祐四年四月以後作也。君錫等既以此詩爲痛心疾首、莫之堪忍、曷不效忠於攻確之日、而乃且爲堪忍者又兩年五箇月、姑以天下蒙福、聖心開益先之、此何故也。蓋小人所爲、惟利之從、人目爲反覆小人、小人不自覺其已反覆也。當公之出、初非宣仁本懷、恩禮加厚、似有召還付政之跡。彼特試爲此論、探之借以結宣仁之知。或公得政、彼益有所託也。是年九月、予由使遼君錫遂得爲副以去。自是不兩年、位至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其因風吹火之巧如此。中丞乃執政之捷徑、劉摯子由皆由此除尙書右丞、而君錫之中丞、卽頂補子由者也。公旣還復以親嫌求去。子由亦累疏避兄、宣仁不許。彼見公爲子由所格、必不得政、無所用其趨奉、而子由爲朔黨領袖、劉摯所憎、其位則可覬。是時洛黨已亡、朱光庭、賈易、邢恕、楊畏皆已

易、傾攻公。續通鑑長編云、趙君錫繼上兩章、言賈易何罪。又云蔡確無禮於先帝、罪一也。詩案元祐四年四月、公以洛朔二黨交攻、出知杭州、正劉安世等力攻蔡確之時。確作車蓋亭詩、以宣仁比武后、故全臺請行重譴也。時趙君錫爲給事中、上章留公、請收還新命。其畧曰、蘇軾之文章、追攀太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公論、倚重隆如長城。請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爲利溥矣。茲又謂無禮於先帝者、卽與賈易合攻竹西亭詩、誣公嶺外之罪、故以蔡確激宣仁也。考此詩作於元豐八年五月、非元祐四年四月以後作也。君錫等既以此詩爲痛心疾首、莫之堪忍、曷不效忠於攻確之日、而乃且爲堪忍者又兩年五箇月、姑以天下蒙福、聖心開益先之、此何故也。蓋小人所爲、惟利之從、人目爲反覆小人、小人不自覺其已反覆也。當公之出、初非宣仁本懷、恩禮加厚、似有召還付政之跡。彼特試爲此論、探之借以結宣仁之知。或公得政、彼益有所託也。是年九月、予由使遼君錫遂得爲副以去。自是不兩年、位至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其因風吹火之巧如此。中丞乃執政之捷徑、劉摯子由皆由此除尙書右丞、而君錫之中丞、卽頂補子由者也。公旣還復以親嫌求去。子由亦累疏避兄、宣仁不許。彼見公爲子由所格、必不得政、無所用其趨奉、而子由爲朔黨領袖、劉摯所憎、其位則可覬。是時洛黨已亡、朱光庭、賈易、邢恕、楊畏皆已

投入朔黨、陽援陰攻、聲勢張甚。賈易方謀攻兩公以媚摯、君錫因合力攻公甚勁。其意本不在公、實欲加子由漏洩機密之罪、使宣仁自發之、於是右丞爲所固有。且因賈易熱鍋就劉摯爲炊也。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等皆與公不合、當斯時非漠然者、特不著耳。所恃壓一輩直無知、沒邊衷岸之呂大防於摯頭上鎮住、而大事則牢持其柄不下移者、微此人則滿朝皆胡黨矣。然如君錫前後論奏、至爲敢君罔上大防不檢會進上、可謂憤憤而舉朝無彈之者、亦見朔黨爲多、而蜀黨無在位之人也。是日宰執方議兩罷、次日卽兩罷。長編載是日辛卯、大防摯獨留、久之乃退。復封易疏進入、信爲密速之甚。子由且不以告公、君錫何從之、卽爲賈易救援、且益以公之投石。此乃劉摯在簾前僅能隨同大防附和、退卽以告易君錫、意在反兩罷之議、去公而爾易也。其朝廷不密之論、尚可以攻子由乎。

五日、仍以求遷親嫌、出公於潁。續通鑑長編云、壬辰讀蘇軾爲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侍御史賈易本官知鷹州、後改宣州、又論君錫莫須罷中丞、所言軾事、怎生行得。此與蔡確事全別、兼確自以姦邪爲惡、昨恐官家奈何此人不得久遠爲朝廷大患、故貶之作詩亦是小事。劉摯曰、君錫舊爲吏部侍郎、欲令還舊官甚好。呂大防曰、軾詩亦須取一文狀。諭曰、莫不消。摯曰、此事不可便已、今可令軾分析因依可之。退以君錫帶舊待制爲吏部、遂得盡可[illegible]趙君錫誣奏竹西寺詩意疏未見、當卽前載無禮太皇無禮先帝之疏、故宣仁并蔡確共論之也。據通鑑輯覽君錫罷知鄭州、安鼎奏公既不知執政亦不置議、可見朝政之亂。

八日、上辭免詩劄。本集劄子云、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

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儀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自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逕邏往常州。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傍語笑、其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准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寫記之於詩、書之當塗僧舍壁上。其時去先帝上儀以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君錫等輒敢挾詞誣罔、加以惡逆之罪、乞正國法。葉夢得避暑錄云、子瞻山光寺詩、其辯說甚明、蓋爲哲宗初卽位、聞父老頌美之言而云。近見子由作墓誌、乃云常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乃與辯詞異。豈爲誌時未嘗深考而誤。然此言出於子由、不可不辯。以啓後世之疑。余在許昌時、誌銘未出、不及見、不然、當以告迨與過也。

詩案 辯劉歸耕常州所在豐熟、乃辯大有年句。父老語笑、乃辯聞好語句。劉中分晰甚明、並無買田書至之說。墓誌增出本屬蛇足。然此文成於流離衰憊之後、恐誤憶買易劾狀中語爲公辯劉中語、舛人墓誌。但公於舊田官田之外、議買田書牘甚繁、未可謂墓誌必非也。好箇少年官家、其語不可闕入文中、此子由先經代奏之事、何待深考始知。且此種飛語、傳誌例當刪削。本傳但云以讒請外、史斷如此、是後世並未啓疑也。葉夢得稔知其事、乃特將歸畊豐熟一層抹殺、以形容誌有異、并設二疑、以惑後世。當告迨過之語如出其中心之誠、則孟子所謂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不難以尺書通之、必不載之避暑錄也。葉得乃手定元祐叙黨之人、尙何公言。查註好異、率多孟浪、乃悉取其與公人品心術有害之

大者、一槩登載。合註復廣其傳、實爲此集疵纍。殊不知王旋註非不見此種物事實彼所吐棄者也。今原載夢得此條已刪其謬妄者存之特駁正於此。

奏繳題詩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臣所有前件詩跋題因依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詩案題詩一事、子由於初三日代奏、初四日執政調停、初五日罷公知潁、內事早定。緣宣仁先有未得徧示二省之諭、故子由不敢以告也。至初八日、公始奏辯而三省已奉旨取狀備案、其調停不問之跡顯然可見。大哉宣仁之言曰、作詩亦是小事。所謂小事、非指公詩、乃指蔡確以武后比宣仁之詩、以爲既之者意不在此也。惜乎執政徇私、不肯出君錫跋公之章以反覆欺君正告而劉摯尚再三爲之地。此番之變、實由劉摯摯又爲之說以自蓋其跡云。秦觀多與王鞏游、於君錫在焉。既爲中丞鞏迫令薦之。觀軾之客也。故凡不喜軾者、皆咎君錫及鞏。易至亦以薦觀爲非、曾觀除正字、易率先一章君錫遂翕然首之。首觀可也、君錫與軾友善兼所傳言無他疇請、不白之於義未有害也。識者以君錫爲易所凌劫至於如此云。摯既爲此說、其嫁名於洛黨可知。李燾不察其僞、載之長編、謬矣。子由自言其跡危甚、指劉摯也。其右丞幾爲趙君錫所取顯然可見。呂大防素戇直不知其故、故以兩罷處之。於公之出爲未平、然公出而子由不出、亦以大防橫亘於中、及宣仁不欲盡去之故。在劉摯即爲不了漢不兩月、楊畏至殿中侍御史。當公之出也、畏以三變邪怨之狠狠也。劉摯與畏友善用畏至鄭雍起而攻之。楊畏者世號楊子由不出、合鄭雍去、鼎復攻之、論薦王巖不當罪。既乃攻之不克疑宣仁將

用以爲相、則劉摯宜可攻也、逐合鄭雍攻摯、以是年十一月一日罷。計公出京之時、僅七十餘日也。摯既出、蘇頌爲相、畏復攻頌出之。及召范純仁、畏復攻純仁、不相、是又可攻者也、遂復攻子由。宣仁、崩大防還畏礪部侍郎。畏首叛大防、揭進熙豐政事、攻去之。那怙於紹聖末則有便斬頤萬段怙亦不救之語其反之奏。朱光庭於元祐初已在諫垣當劉摯攻程之始、光庭不能以道力爭、成其召還而衣出處之正。繼乃劉安世乘之於重創後復無能折之、以致其師一蹶不復再振。且又反顏事讎、力爭劉摯罷相封還詞頭、甘心同逐。此皆朔黨之鷹犬、亦洛黨之罪人也。公與摯初無隙、而破琴詩教兩言和璞子由亦有夢中驚和璞句、蓋言禍由怙起。逮摯坐怙發覺、其端始見易等皆其末也。文仲爲孔子四十八世孫、其父延之授以家學、二程明道實發子貢未聞而彼時孔氏不知無足怪者。乃論者多諱言聖裔、道命錄幸其速死、皆因程雖孔可發一笑。程子在經筵甚跼、故范祖禹以草茅不識朝廷事體爲解、餘無他也。時已罷去五載、必無攻蜀之念。洛黨可與假與伊何涉。若非徒之勢、鳴鼓之攻、又未見程子無之。論者務執洛蜀交攻之說而譏以自取同誣胡可誣也。是不可、以不止。

州軍州事、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猷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嫌實有簡書之畏。恩還舊職、寵寄近藩。衰朽增華、省循知愧。伏念臣生無他技、天與愚忠。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辭、有不爲朕留之語。麻施難報、危涕自零。

詔賜對金帶馬、再上謝表。本集謝表云、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

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錫之上嗣、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貝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願影知慙。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修、堯文外煥。長樂以御、卒皆四牡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轡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贏之質、罷伊垂之而帶有餘。欲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子由乞同出狀。欒城集第四劄云、伏以臣兄軾近已蒙恩除知潁州、雖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徙、私意有所未願。況臣供職半年、雖勉強自將、而亳髮無補、久防賢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寄王鞏書。欒城集第四劄云、伏以平生親友、言語往還之間、動成坑穽、極紛紛也。不復形於紙筆過旬日自聞之矣。得潁藏拙餘年之幸也。自是劄心鉗口矣。又書云、上狀知已達、風俗惡甚、朋舊反眼、不可復測。某所彼謗仁聖在上、不明而明。但悽彼二子者、遂與舒亶李定同傳也。公將朝辭、子由送以詩。欒城集送姪邁赴河間令詩云、老去那堪用恩深未敢歸。誰能告民病、一一指吾非。爾去河間治無嫌野老譏。仍將尺書報、勿復問從違。詩案過官河間令他無所考惟見於此詩乃子由執政時作語意甚明。詩編和公感舊詩後、當公赴潁之日、正過除河間時也。故附載於此。公既出、子由留尚書右丞。宋史本紀元祐六年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罷。王辰尚書右丞蘇轍罷知絳州。七年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六月、蘇轍爲門下侍郎。詩案本紀乃子由十一月八日罷去至明年六月始還也。其本傳并書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於六年之首、自爲一盾而東都事畧傳除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時呂大防劉摯爲左右相、並載

四年之前、尤謬。此乃潁濱遺老傳自敘本屬輳賴、故。史家徵事互異、不足怪也。但其傳內無知絳州事、而事畧、宋史二傳亦不載。又事畧云、七年四月立皇后孟氏、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此與事畧本紀合、而宋史本紀誤。卽子由罷不赴、亦不能以絳守攝太尉、充告期使也。今考樂城集進宣仁后謚冊劄子云、頃自元祐之初、召還詶省、漸更待從、復預丞弼。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據此則子由並未一日退閑而本集亦無子由知絳州事、不知史官何處抬此謬說也。先是子由於是年五月薦王鞏除知宿州、爲安鼎所攻。及公出鄭雍、安鼎復攻子由。明年二月、公自潁徙揚、子由期公過關、見而後行。公不可、乃避道以去。詔既搜出此事、必當喜之以明公不欲與朋黨交攻之意、而子由赴絳、礙難立案、故必追之也。未幾、劉摯拜尚書右僕射、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持心少恕。先是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第往以俟休復之語。如東濟陰錄其書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擊逐。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冀後福。於是宣仁后面喻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上章自辨、執政亦爲言之。宣仁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義自奮、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光庭亦罷。詩案、元祐之時、范純仁忠厚仁恕、不偏不撓、未嘗有排人苟進之心。及其力救章惇、惇乃報以重貶、至於疾癘交作、卒以瞀死。而劉摯則以排斥姦邪進也、及取相位、攻異己以植黨而盜進退士大夫之柄、援姦邪

以自全、而圖收范純仁不可得之報。是所謂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者、宜章惇屢致之死、而不足收卹也。朱光庭、王巖叟因擊而登言職、故於元祐初攻公甚力。及洛黨敗、光庭復附擊以取給事中、然不似楊畏更附大防而獨與擊俱去。世有醜婦而殉後夫之難者、光庭其庶幾乎。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用度：當作「度用」，見《七集・後集》卷一五《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嘉祐元祐六年辛未、十一月、劉摯、韓維、傅堯俞卒。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作字數紙、書李韓詩云、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二孟便醉、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倔强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二十二日、到潁州任、進謝上表。本集潁州謝上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器。豐年事簡、井徒飽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伏以汝潁爲州、邦畿稱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與待制陸佃爲交代。**陸游放翁題跋云、先大父左轄元祐中自小宗伯自請守潁、逾年移南陽、而蘇公自北扉得潁與大父爲代。此當時往來書三幅、前後二幅藏叔父房、其一幅則從伯父彥遠得之亡兄次川又得於伯父傳。受明白、可以不疑。**問答**。此三書本集不載、據東都事畧、陸佃字農師、山陰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潁州、建中靖國初、拜尚書左丞、故放翁稱左轄、郎其人也。至南渡後、公手蹟重甚、而作贋日益多、故周益公、陸放翁朱子諸公既辨其字、又必考其傳授之淵源、如此跋、可見一斑矣。再考本集論潁州八丈溝不

可開狀云、數年以來、曾肇、陸佃、朱勃以爲記之。二十四日、謁文宣王廟文。本集祝文云、軾不可開。此陸佃守潁之政蹟也、并位事之始、祇見以諸生遭遇、入侍帷幄、出典民社。本集祝文云、軾於學、先聖先師實臨之。敬行所聞、敢忘其舊。尚饗。以侍臣出守、承宣上意、以民爲本。祇敬事神、所以莅民。凡事之始、祇見祠下。尚饗。游西湖、聞歌者唱木蘭花令詞、則歐陽修所謂、露流珠滑三五盈盈還二八。與子同是識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歐陽修曾老堂、祭安康郡夫人文。本集次歐陽公西湖韻、謂寄木蘭花令詞云、羣餘已失長淮闊、空聽潺潺清潁咽。佳人猶唱碎翁詞。四十三年如電抹。草頭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還二八。與子同是識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西湖秋涸、遷魚於西池、作詩。九月一日、至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於故太師亥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攀。我老將休、有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子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猶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於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和謝趙令畤、陳師道、兼簡歐陽棐辭兄弟。詩案子由所作歐陽文忠

公神道碑、合考太、集詩文、修之子成立者四人。發字伯和、承議郎。奕字仲純、光祿丞。棨字叔、潮朝奉大夫。辯字孚默、承議郎。公守潁時、發奕已下世、棨辯居許夫人之喪、猶未禫除。故公至皆在家也。諸子嘗求公誄此碑、許之、而志弗克成。子由北歸又數年、始作之。時惟棨在、而辯已卒矣。并記於此。

贈永遜之詩、申省論八丈溝利害不可開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蘇軾狀申。右軾體訪得萬壽、汝陰二縣、雖有古陂塘頃畝不少、見今皆爲民田。或已起移爲永業、或租田耕種、動皆五六十年、以上、與產業無異。若一旦收取、盡爲陂田、則三縣之民失業者衆、人情騷動、爲害不小。看詳陳州水患、本緣羅朝散於府界疏導積水所致。今來進士皇維清既欲依羅朝散擘畫起夫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開溝之後、卽又別奪萬壽等三縣農民、產業不知凡幾千百頃、又別破人夫錢米以費無利。軾自承領得上件省司文字、訪聞得民已驚疑、若更行下逐縣勘會古陂頃畝、及起稅請佃年日、則三縣農民、必大驚擾、其事決難施行。軾見行相驗、別具利害申奏。二十日、作辭才書。本集與辯才書云、別來思仰日深、某幸於閒中抽頭、得此閒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爲此一郡道侶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二十一日、賀儲祥宮成降德音表。本集表云、臣軾言、伏覩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靈光下燭、曇霈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散爲和氣、坐致豐年。臣聞舜禹之心、

以奉先爲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己爲福田。永惟坤作之成、每辭天下之養。卑宮何漏、大練爲安。故能捐萬金之資、以成二聖之意。爲國迎祥、而國無所費。與民祈福、而民不知勞。變輅親臨、神靈昭格。覩士女之和會、既同其休。念囹圄之幽囚、或非其罪。用孚大號、以達惠心。恭惟陛下恭儉以仁、明哲作則。愛惜帑廩、不供浮費之私。重慎典刑、每存數赦之戒。一寬湯網、衆識堯心。臣以從官、出臨近甸。率吏民而拜慶、助父老之歡謠。永望闕廷、實同咫尺。

賀太學表。本集表云、臣賦言、恭聞十月十五日駕幸太學者。董回原廟既崇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問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伏興、意默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爰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幃。永矣馳誠、悃增於西戒。東都事畧、元祐六年冬十月庚午、幸太學。

賀初幸太學、皇帝

賀太皇太后表。本集表云、臣賦言、恭聞十月十五日皇帝駕幸太學者。濟濟多士、靈承上帝之休。雍雍在宮、服膺文母之教。風傳海宇、慶溢臣工。臣聞學校太平之文、而以得士爲實。經術致治之具、而以愛民爲心。既實而具乃行、實先充而文斯應。永惟坤載之厚、輔成天縱之能。惟使文子文孫、莫不仁、故於先聖先師無所愧。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祖構、德燕孫謀。黃裳之文、斧藻萬物。青衿之政、長育羣材。豈惟鼓舞於士夫、實亦光華於史冊。臣冒榮滋久、被遇最深。外告成功、行喜鴻音之革。中修潛德、就知麟趾之風。

賀

本集元祐中賀謝到任各表、皆二首。本案惟此並載、并記於此。

十四日公病在告、獨酌藥玉潛蓄、約諸君明日望夜翫月詩。公以潁民苦饑、乞蠲賦河夫修境內溝洫狀。施本公自註云、子以潁人苦饑、奏乞蠲賦河夫萬人、開本州溝洫、以餘力作三閘、通焦陂水、浚西湖。閻本集不載此狀、今合二註考之、乃六年冬間事。又以明年二月公去、方在開湖、且汎清河三閘未作、委付德麟皆出餘力論之、則奏開溝洫其時並已起訖、乃六年十月狀也、因載於此。二十五日、遣隙師道、迓往迎張龍公、作祈雨文。本集祈雨迎張龍公云、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軍州事蘇軾、謹請州學教授陳師道、并遣承務郎治、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昭靈侯張公之神。稽首龍公、民所祇威、德博而化、能潛能飛。食於潁人、淮潁是依。受命天子、命服有輝。爲國庇民、凡請莫違。歲旱夏秋、穀既微。冬又不雨、麥稿而腓。閔閔農夫、望咸畏饑。並走羣望、莫哀我欷。於赫遺蛻、靈光照幃。惠音臨我、薦其潔肥。雨雪在天、公執其機。游戲俯仰、千里一塵。被及淮甸、三輔王畿。積潤滂流、浹日不晞。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趙令時、陳師道、歐陽棐、辯兄弟會飲聚星堂、和歐陽修禁體韻并書潁州禱雨詩。本集書潁州禱雨詩云、元祐六年十月、潁州久旱、聞教授陳履常往禱之。迨亦頗信道教、沐浴齋居而往。明日、當以龍骨至、天色少變。二十六日、景貺履常、二歐陽作詩云、後夜龍作雲、天明雪填渠。夢回聞

剝啄、誰復趙陳子。景貺拊掌曰、句法甚新、前此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長官請容吏請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語也。相與笑語至三更、歸時星斗燦然、就枕未幾而雨已鳴簷矣。至朔旦日昨五人者復會於郡齋、既慰歎龍公之威德復嘉詩語之不謬、季默欲書之以爲異日一笑。是日景貺出詩云吾儕歸臥髀骨裂、會友攜壺勞行役。僕笑曰是男也好勇過我。

十日、作送張龍公文。本集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昭靈侯張公之神曰赫赫龍公、實司雨澤。惟公之德、千億萬年。惟師道迺、復餞四人。眷此行宮、爲留浹辰。再雨一雪、卽洽且均。何以報之、榜銘皆新。詔公還谷、爾庶邦、益敬事神。

喜劉季孫至、并和季孫雨詩十九日、記夢中論左傳事、本集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跡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朱遜之論菊。本集記朱勃遜之與朱行中論菊云、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殽蔑一言、得其爲人、子於遜之亦云。

二十日、與歐陽叔弼兄弟夜坐記徐問眞從歐陽修事。本集徐問眞從歐陽公游云、道人徐問眞、濰州人。嗜酒狂肆、以指爲戟、以土爲藥治病、良有神驗。歐陽文忠公爲青州、問眞來從公游。公嘗有足病狀少異、莫能喻。問眞教公吸氣血自

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固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卿游、我不敢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俟之。問眞出城、雇村童使持藥笥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眞於髮中出一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知其存亡。童子竟發狂、亦莫知所終。過汝陰見公、具言如此。其後予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病、某以問眞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二十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有甚異者、不欲書之。詩自註云、叔弼、景貺常相從不數日、景文、叔弼皆去。此記叔弼未去、而其時景貺亦未改字、當爲十一月作也。今附編此。

送歐陽辯赴闕和劉季孫雪并送知隰州詩。何遠春秋紀聞云、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友、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既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淩晨趨府、已屬纊矣。

以屏山贈歐陽棐赴闕作詩。上謝賜歷日表。本集表云、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聖書、亦漢家寬大之語。實爲令典、豈是空文。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消復之心、下有變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皇帝陛下祇敬三靈、憂勤萬宇。爲仁一日、自然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時、謹隄防瀆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罄綿力、少助至仁。

賀興龍節表。本集表云、臣軾

言、天佑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寶輿情共獻、蓋憂勤無逸之龜。不待禱祠而求、自然天人之應。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勤湯寬。德莫大於好生、故以不殺爲神武。道莫尊於問學、故以所聞爲高明。敷錫庶民、嚮用五福。臣僚員內閣出守近畿。雖違咫尺天威、乃身在外。而上千萬歲壽此意則同。

爲趙令時作秋陽賦

東坡居士曰、吾心戚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成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若子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主於溫、寒主於涼、而長游於秋陽之下、而不知秋陽之爲秋陽者、乃眞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於几席。夜違漏①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畏、有田一頃、不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頓穿。面垢蓬蒿之塗、目泣烟塵之翳。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鸛鶴鳴於戶庭、婦子號寒而求歡。計無食其幾何、知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照。清風西來、鼓鐘其緯、以嫗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七日、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春、且今之溫者、皆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衰乎。吾僭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異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蓮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

① 漏：《新》作「滴」。

一笑而作。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時字也。魏了翁鶴山題跋云趙德麟始以僚屬受知於蘇公、有字說與秋陽春色二賦、世之賢德麟者以此。

十二月四日、作李簡夫詩集跋。

本集書李簡夫詩集後云、李公簡夫詩以文學政事有聞於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平生不眩於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眞也。熙寧四年、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篇於其孫公輔、讀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小飲西湖、懷歐陽叔弼兄弟、贈趙令時、陳師道、寄酒、戲和其韻作分酒詩。改趙令時字爲德麟作字說。

本集趙德麟字說云、朱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動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才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而文武之器彬彬見焉。元祐六年、而文武之器彬彬見焉。元祐六年、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其備。行之二十年、子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游。得其爲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爲道、而敏於爲政。予以爲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爲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己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

此眞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以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爲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爲之說。晦菴題跋趙德麟字說帖云、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淳熙戊申夏五月既望、新安朱熹敬書。

合田餽安定郡王酒、名曰洞庭春色、既以詩謝、并作洞庭春色賦。

本集洞庭春色賦云、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子。戲作賦曰、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恬此世之泡幻、藏千古於一斑。舉棄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閒。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勒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湧潛。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鵾夷、款木門之銅鍰。分帝鰲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

八月、閒張方平詩、舉哀燕福單院、爲文祭之。

本集祭張太保文云、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日壬戌門生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眞。公生而悟、得其全淳。乃妙物、漂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於帝郊、尚以其仁。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峨岷。公曰惜哉、王國之珍。儻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於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於垢塵。每

從公談、兼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廩傾囷。盡發其祕、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焉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永已、山摧川堙。老不憖遺、疾不嘫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爲、涕流於巾。

十一日、再祭、并書方平別子由詩、置院中。本集題張安道詩後云、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壁、不知重掃待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州、張安道口占此詩爲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元祐六年十二月、薨於南都、將屬纊、問後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舉哀薦福禪院、錄此詩置院中。

十九日、生日、劉季孫寄古畫松鶴并詩爲壽、和韻。此詩施註編入九年十二月、查註合註皆從誤其時景文。已下世矣、今改編於此。

二十五日、論淮南盜賊、乞賜度牒糴斗、進備賑濟淮浙流民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因出城市中、時有扶挈襁褓如流民者、問之、皆云自壽州來。體問得士人南來者、皆云今秋廬濠壽等州皆饑、見今農民已剪榆皮、及用糠麩雜馬齒莧煮食。兼壽州盜賊昌熾、安豐縣木場鎮打刼施助教家霍邱縣善鄉鎮打刼魏家、賊徒皆十餘人、或云二三十人、頗有騎馬者、器仗甚備。每處賊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實、亦有不申報者。兼潁州界亦有惡賊尹遐、陳興子、鄭饒、李松、皆老姦逋寇、私立名號、與官吏鬬敵。深恐淮南羣盜不止饑民附之、徒黨稍衆、如王冲管三之流、便不易捕獲。臣又聞淮南自秋至今、雨雪不足、麥熟不熟、蓋未可知。若麥不熟、必大有饑民。浙西江東既非豐熟地分、勢必流徙北來、則潁州首

被其患。若流民至潁、而官無以濟之、則橫尸布路、盜賊羣起、必然之勢也。伏望聖慈愍念淮浙累歲栽傷、來年春夏必有流民、而潁州正當南北孔道、萬一扶老攜幼、望集境內、理難斥遣。弱者既轉溝壑、則疆者必聚爲寇盜。欲乞特賜度牒一百道、委臣出賣、將錢兌買小麥粟米菜豆豌豆四色、封椿斛斗、候有流民到州、逐旋支給賑濟。如至時却無流民、自當封椿度牒價錢、別聽朝廷指揮。詩案其時汝陰縣百姓朱憲楊懷具告光州閉糴、奏狀有云臣竊見近年諸路監司、每遇米貴、乃明出牓示、嚴行重賞、令人捉拽勾攔收糴、顯是强買人物、爲國歛怨。凡此數狀、皆取怨於諸路監司、而宰執毫無息盜之術、惟甚嫌公之不爲苟隨而已。

公念久雪人饑、夜不能寐、召令時議之。令時曰、細民之困食與火耳。發義倉穀出作院炭、酒務薪可濟。遂草放積穀賑濟狀。陳師道病中投公詩、有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室春句、蓋記實也。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六年冬、汝陰久雪人饑。一日天未明、東坡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潁人之饑、欲出百餘石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傅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酒炭數萬稱、酒務有柴數十萬稱、依元價賣之、二事可濟下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穀賑濟奏。陳履常有詩、先生太韻、有可憐擾擾雪中人之句、爲是故也。詩案公此狀本集不載、惟見之侯

鯖錄及施查二註引證陳趙之詩而已。**作昭靈侯廟碑**。本集昭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於淮、而青綃者投於合淝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於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於唐布衣趙耕之文而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於焦氏臺。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家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張或投器穴中、則見於池而近歲有得蛻骨於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嘗、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於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語[illegible]米元章納交於公者、晝晝而已、乃元章於公身後、忽有駁誤張路斯之說。豈曾布、蔡京盛時、元章亦欲撼樹耶。查註已將王明清駁正元章之說載於禱雨張龍公詩下、茲不更載。**以布幄爲擇勝亭、作銘**。本集擇勝亭銘云、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汝之涼。可佃我客、可流我觴。乃作斯亭、筵楹欒梁。赤油仰承、青幄四張。可使逸少、被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薦我茶、既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擇勝名實、允當。欒城集潁州擇勝

亭詩敘云、子瞻爲汝陰守、以艤爲亭、欲往即設守、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轍愛其文、故繼之云。聞辯才訃、爲文祭之。本集祭才文云、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擅鐘。如一月水、如萬馴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欷歔、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井龍。嗚呼哀哉、尚饗。

賀正旦表。本集表云、歲發春、天有信於生物。盛德在木、君無爲而法天。遇物而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欷歔、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井龍。嗚呼哀哉、尚饗。

歐陽修送張著作詩跋。本集題歐陽公送張著作詩後云、詩中雖不著歲月、有厭京巳弄春私之照。當風鼓舞、民知不殺之威。有萬斯年、惟一厥德。臣久塵從橐、出領藩符。身寄江湖之間、神馳侈仗之下。

作南檜柏記、本集記汝南檜柏云、余來汝南地平無山、檜柏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細紋。治事堂前二柏、與鳶巢兩檜尤爲殊絕。孰謂使子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子歟。

作寺趾。本集題歐陽公送張著作詩後云、詩中雖不著歲月、有厭京巳弄春之語、是則自洛還館中未久、去夷陵之行無幾矣。元祐六年、東坡居士觀於汝南東閣。

立春日、祭土牛祝文。本集祭土牛文云、三陽既應、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丹青設象、蓋惟風俗之常。耕穫待時、必有陰陽之助。伻人尚饗。詩註是年閏八月、七年立春在歲前也。

元祐七年壬申、公年五十七。是年二月、有詔陝西河東邊要進築寺廨城砦。正月大雪過度、禱晴不應、趙令時赴潁上縣、禱於佛陀波

利院。本集與趙德麟書云、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衡盲風雪、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虔、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爲無理也。阿阿酒二壺迎勞、惟加鞭也。和趙令時雪中憶梅并餉柑酒十五日、和陳傳道雪中觀燈詩。紀年錄作上元而誤爲師道。二十二日、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賢書夾頌金剛經。本集跋夾頌金剛經云、乙巳至今二十八年、書經三十二人、逝者幾三之二矣。夢幻之喻、非虛言也。惟一念不壞、在處常爲善友。元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聚星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露、招趙令時飲花下、作減字木蘭花詞。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露。于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邪。此頃詩家語耳。遂召飲。先生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詞云、春庭月午、搖蕩香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輕風薄霧、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調寄侯鯖錄誤作召與二歐飲而二歐已去。紀年錄作二月十五夜而二月十五亦無梅花、當是二十五日之誤。今皆改正。題任伋閱世堂、贈其子仲微、并作新渡寺送仲微詩。遺李直方捕詩仙盜、請以合轉一官與直方、酬奘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正月、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自到任以來、訪問得本州舊出惡賊自元祐二三年間、管三等賭聚爲寇。已而又有陳欽、鄒立、尹榮、孙

遇等、亦是羣黨劫殺、累至與捕盜官吏鬬敵。是時朝廷訪捕、尋已捉獲凌遲處斬。惟尹遇一名漏網得脫、結集陳欽之弟陳興、鄭饒李松等、尹遇自稱大王、陳興稱二大王、鄭饒稱僞三、李松稱管四、鄉村畏懾、不敢申報。被殺之家、不敢聲張舉哀。百姓蔡貴、莫諲、董安三人、偶然言及遇等、即時被殺。內董安割斷脚筋、其餘割取頭髮。每次打劫、皆用金貼紙甲、其餘兵仗弓弩並全。近日壽州界內、强賊甚多、打劫魏家、謝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晝騎馬於鎮市中劫人。其尹遇等聞之、即欲商量應和、居民憂懼。臣度事勢迫切、即差職員監勒捕盜官吏、責限收捕。有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才幹、自出家財、募人告緝、知得陳興、鄭饒李松等見住壽州霍邱縣開順場、尹遇一名、在壽州霍邱縣成家步捉殺尹遇。往返五百里。直方分布弓手捕捉衆賊而親領弓手五人徑往成家步捉殺尹遇。往返五百餘里、裝作販牛小客。既至地頭、衆皆畏懼不前、獨弓手節級程玉等二人與直方持鎗大呼、排戶而入。尹遇驚起、彀弓、駡箭欲發、直方徑前、親手刺倒。衆弓手皆入、方始就擒。陳興、鄭饒李松三人、以地近先僞。既獲之後、遠近喜快、有城郭鄉村人戶六百一十七人、詣臣陳狀、備說逐賊、根勘萬一、減死刺配、即須走回。嘯聚爲害轉甚。以此知逐賊、禁點之甚、若不以時捕獲、必爲王沖、管三之流。而直方儒者、能捐軀奮命、忠義可嘉。又慮朝廷惜此恩例、恐今後有攀援。臣見今合轉朝散郎、指揮願將此恩例與直方循資酬奬。緣直方母年九十餘、只有一子、因臣督迫、泣別而行。若萬一爲賊所害、使其老母失所、臣豈不愧見僚吏。以此將臣合轉一官、與直方充賞、不惟少酬其勞、亦使臣今後使人不爲空言、臣亦爲莫大之幸。

宋法、官員躬親獲盜一半以上、能分遣人於三十日內獲餘黨者、通計人數同躬親法。如直方功績不合恩例、故

公以應轉一階子之。宋法捕盜不分首從、惟論躬親過半、此其所以捕盜者少、而劇盜之多也。**二月公以佛陀波利所訖請立靈上乞光梵寺賜額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蘇軾狀奏。臣伏見本州潁上縣白馬村有梵僧佛陀波利本西域僧、唐儀鳳中遊五臺、禮文殊師利、見老人、令復還西域、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佛陀波利用其言、往返數萬里、以永淳中取經而還、至今流布。而佛陀波利於潁上亡沒、里俗相與漆塑其身、造塔供養。臣於諸處見唐人所立尊勝石幢刊記本末、與所聞父老之言頗合。今年正月、大雪過度、農民凍餒、祈禱境內諸廟不應。聞父老以佛陀波利爲言、臣卽遣人齋禱立時開霽、人情翕然歸向、詣臣陳狀。欲望聖慈曲從民欲、特賜本院一勅額以光梵。爲額謹錄奏聞。**五曰、薦宗室令時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二月五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蘇軾狀奏。自建興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爭立教養選擧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大異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度判官廳公事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淸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同趙令時通焦陂水、開潛西湖、并作淸**

河西湖三閘。諧案和趙德麟詩自註云、以餘力通焦陂水、浚西湖。又自註云、清河西湖三閘、督君成之。告下、以龍圖閣學士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知揚州軍州事、晏知止來代。任淵陳后山年譜引錄、東坡自穎知揚、二月、晏知止知潁。遂罷任。趙令時餞飲湖上、舟中對月并和令時田送陳傳道詩。有懷子由作滿江紅詞。本集廉子由調寄滿江紅詞云、清潁東流愁目斷、孤帆明雨簫篪怨。恨此生長向別離中、添華髮。一樽酒、黃河側。無限事、從頭說。相看悵⑥如許多年月。衣上舊痕餘苦淚、眉間喜氣添黃色。便與君池上賦殘春、花如雪。王滌專使來求韓文公廟碑、答書。本集與潮守王朝請滌書云、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面意於教化者所爲、非淺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以記此、公意既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遞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諧案此文成於道中、王滌書至、正公罷潁時也。餘詳後案。子由書至、約公過關上殿、公不可。遂取道自潁下淮、寄范祖禹書。本集與范淳父書云、到潁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跋踏無地。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近而老病務省事、且自潁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諧案宋制大臣移守過闕例得奏請上殿、多有因是除二府六卿翫京不出者。子由之意大率如此。然執政臺諫又將交耳目之以爲來一取厭人矣。公已無意在京、故寧遊道而行。其云務

省事者、謂免得臺諫又有言也。時劉摯罷去已有三月、子由因有此語、其情可見矣。

校記

①澀：當作「濕」，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秋陽賦》。

②澀：當作「濕」，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秋陽賦》。

③嘗：當作「常」，見《七集・奏議集》卷九《昭靈侯廟碑》。

④爭立：當作「增立」，見《東坡全集》卷六一《薦宗室令時狀》。

⑤萬里重叠：汲古閣本《東坡詞》作「萬重千叠」。

⑥如：此下當脱「昨」字，見右引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寐圻覆校

譜案元祐七年壬申、四月、立皇后孟氏。六月、蘇頌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門下侍郎、韓忠彥知樞密院事、范百祿中書侍郎、梁燾尚書左丞鄭雍尚書右丞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罷。九月、詔南郊宜依故事、設皇地祇、禮畢別議方澤之儀、以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三月三日、與追過游塗山荊山作記、所見詩。過濠壽楚泗間、皆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民疾苦、則皆爲積欠所壓困、億特甚。而所至城邑流民載道、又以麥熟、舉催積欠、不敢歸鄉。公歎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今觀之、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民畏催欠乃甚於水旱矣。十二日、抵泗州以淮東西連歲不熟、雨澤愆期、禱於大聖普照王之塔、作祈雨文。本集祈雨僧伽塔祝文云、維元祐七年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龍圖閣學士、新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蘇軾、謹以香燭茶果之供、敢昭告於大聖普照王之塔。淮東西連歲不稔、農末皆病。公私益竭、望此夏田、以日爲歲。大麥已秀、小麥已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凶豐之決、近在旬日。軾移守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爲盜、職守當

憂伏願以解脫力、行平等慈、噫吹風雷、咳唾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肝膽、尚鑒聽之。

迎答詩。撰潮州韓文公廟碑。本集潮州韓文公廟碑。奏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暮年而廟成。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又與吳子野書云。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之言也。碑。

中已具論矣。然猶恐後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甚。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察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

之。又與蔡朝奉書云。寄示士民所投牒與韓公廟圖。但迫冗未暇成之。幸稍寬假途中寄上也。詩。

出公手。而隨意變易其字。與一書而誤分爲二者不同也。據此書。則此文作於途中。而與王滌書所無。今載於此。其書成碑樣。以寄。則又到揚州任以後事也。時吳子野爲潮人領袖。非子野率潮人以求。斷不能於百忙中使人坐索此文。而王滌託是以傳。幸矣。

早發淮上有此生定

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句。語錄元豐二年已未、公自徐至宋、赴湖過淮、倅杭、甲寅移密、元豐己未四月赴湖、是爲三往來。年三往來句。蓋熙寧辛亥有好在長淮水、十往來公當由此積算。其四、元豐己未八月赴臺獄。其五、甲子歸常。其七是年九月赴登公過邵伯堰有吾生七往來句。其八、自淮泝江、不在此數。若并計之則十一往來。合是帥揚、爲十往來而治平丙午載喪歸蜀、自淮泝江之一事、故其註三往來句、得不誤。至其註十往來、則雜以不由淮上之自京謫黃、自登赴闕誤甚。合註於查註之改編泗州僧伽塔龜山二詩、則引四菩薩閣記極駁其非、此則明知符已說有十一往來、遂并查註之誤置若弗知其事矣。殊不知十往來從三往來生出且又繼以七往來句、詩旨甚明。知其故、則雖有十一往來、固無礙、悉數之也。餘詳詩下。

十六日、到揚州任、進謝上表。本集揚州謝上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訖者。支郡養痾、裁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功。屢玷恩榮、實深慙汗。伏念臣早緣窳祿、稍習治民。在先帝日已歷三州、近八年間、復忝四郡。信天命而自遂、特聖眷以稍安。恭惟陛下子惠萬民、器使多士。乃眷江淮之間久罹水旱之苦。鄰封二浙、飢疫相薰。積欠十年、豐凶皆病。臣敢不上推仁聖之意、下盡疲駑之心、庶復流亡、少寬憂軫。語錄此表自恭惟以下、竟入一段積欠文字、愛君從愛民發出、雖是奇文、實乃心中只有一誠字在。若咬文嚼字、終日說誠、此誠之糟粕耳。得之於體與發之於用者、不同如此。觀

徐積來謁、答所贈詩。公自註云、元豐八年赴登州、元祐四年赴杭州、今赴揚州、皆見仲車。

此文、知其途中已立意奏罷之矣。紀年錄作十六日到任、本集謝表作二十六日、恐有刊誤。公以十二日至泗州、固當以十六日到任也。今從紀年錄更正。

十八日、謁文宣王廟文。本集祝文云、軾以諸生進位於朝、入參侍從、出典方面、莅事之始、祇見廟下、居敬行簡、以臨其民。軾雖不敏、請事斯語。尚饗。

謁羣皇文。本集祝文云、惟皇上帝、分命羣祀、降鑒下土。惟我元后、臨遣近臣、鎮撫一方。幽明雖殊、保民惟均。莅事之始、祇見祠下。若賦政疵類、敢逃其罰。雨暘以時、疾疫不作、亦竊有望於神。尚饗。

首罷萬花會。本集記以樂害民云、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延慶始、作萬花會、用花千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姦、民大病之。予始至、問民疾苦、遂首罷之。萬花會本洛陽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樂爲窮民之害。意洛陽之會、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洛守、始置驛貢之。富彥國曰、花、謗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乃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曰、爲此耶。

答林希春日新堤書事詩。寄章朝碑本、兼作王滌書。本集與王滌書云、承論欲撰韓文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凌陋爲辭、謹以撰成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命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千書。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之意也。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爲佳也。若公已替、即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再作祭朝奉書。本集與蔡朝奉書云、示諭韓公廟記、輟忙爲了之、已付來人。來人曰、飯之以需此文、其一乃遁去。足下書中云、二月替、萬一已得替、即請足下與勾當摹刻、已於太守書中細言矣。初到揚州、冗迫、書不

盡所懷。論蔡朝奉乃以朝奉郎爲潮倅者、名無考。**四川、謝賜邮刑詔書表。**本集表云、臣軾言、暑雨其至、復虞輕繫之淹。祇服訓詞、灼知天意。恭惟陛下事法祖宗、德參天地。凱風養物、散爲扇暍之涼。靈雨應時、同沾熱之濯。臣敢不盡其哀敬、酒以寬明。奉漢律之嚴、毋令庾死。推慈母之意、務在平反。庶竭愚忠、少行德意。**賀立皇后表。**本集表云、臣軾言、伏覩制書、今月十六日、皇后受冊禮成者。繼文維莘、俔天之妹。事關廟祏、喜溢人神。臣聞三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關雎正始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惟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輯寧夷夏、德既茂於治朝。輔順陰陽、政兼修於內職。既膺大慶、益光至仁。東都事畧云、元祐七年夏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后、洺州人。眉州防禦使元之孫女也。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娉入宮。立爲皇后。以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哀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晟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宗[1]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后既立、而劉婕妤寵幸、陰有奪位之意。紹聖三年禘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鞫之。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錄問、遂詔廢后。詔獄初起、禁中捕逮幾三十人。筆楚甚峻、皆宦官宮妾柔弱之人。暨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至有無舌者、無一人能聲對。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以言脅之、敦逸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郝隨

檜排於內、莫敢有異議者。后聽居瑤華宮、賜號華陽教主、玉清妙淨仙師名沖眞。元符二年九月、劉氏立爲皇后。明年正月、哲宗崩、欽聖后臨御、復其位號、號元祐皇后。崇寧元年、爲瀋上書以復后非是、臺官合奏、共附和之。蔡京主其說、力請不已。徽宗從之、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希微元通知和妙靜仙師。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紹聖三年、孟后以使令爲禳禱之法、九月二十日、詔徙處道宮。元符三年、五月旨、令三省議覆瑤華。章惇曰、當初是做厭法、斷不得、惟造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曾布曰、公既知如此、當初何以不言。今却以謂議法不當、是誰之罪。惇默然。是日、上面諭簾中、欲廢元符而復瑤華。曾布力陳以爲不可。蔡卞云、韓忠彥簾中所信、須令忠彥開陳。忠彥默然、及入見皇太后云、自古一帝一后、此蓋萬世議論相公已下、讀書不淺、須議得穩當、乃可行。惇奏曰、聖意以謂一帝一后、臣具曉聖意、恐以元符建立未正、故有所疑。章惇誤曉皇太后意旨、却以覆瑤華爲未穩當。此事本末誤先帝者、皆惇也。前者皇太后不知、亦不曾見及進入、乃是劉友端書寫。諭蔣之奇以立元符手詔、皇太后亦不曾見及進入、乃是劉友端書寫。臣對衆詰惇云、莫是外面有人撰進此文字否。惇遽云是惇撰造。先帝云、已得兩宮許可、遂令草定大意。之奇亦云當時將謂是太后語、故著之制詞。惇云是惇語。衆皆駭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今若以此廢元符、因有因然。上則章先帝之短、次則主上以叔廢姪、未順。故臣等議、皆以兩存之爲便。後太后聞自認造手詔事、乃歎曰、當初將謂友端稍知文字、恐友端所爲。却是他做。布曰、皇太后知古今自古曾有此宰相否。之奇曰、惇更不成人無可議者。是日瑤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內東門、令易去道衣以入。是夕、擲院降制處之西宮。上曰、將來元祐從靈駕、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明年正月、

皇太后向氏崩。又明年、蔡京當國、用御史中丞鈐遏、殿中侍御史石諤、右司諫左膚言、詔后復居瑤華、制云、臺臣論奏、引義固爭、宰輔全同、抗章繼上、是以內嬖廢之。事畧之文最畧、獨於宣仁儀制娣后則書之惟恐不詳。至向太后生於熙寧六年癸丑、年二十而立爲后、又四年而廢、廢五年而向太后復之、不兩年而又廢。自是居瑤華者二十五年。靖康初、瑤華火、后步行至兄子孟忠厚私宅。金人滅宋立張邦昌爲楚帝。邦昌迎后入禁中、尊后爲宋太后、臨朝聽政。后年五十有五矣。乃下詔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請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慨思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用底丕平。爰告多方、深明吾意。遂以位授康王、尊后爲隆祐太后、乃播遷至臨安。建炎三年三月、苗劉擅廢立后、臨朝聽政、復立康王。旋以金警奔洪州、過落星寺、舟覆溺死。宮人十數。既至洪州、后急行而洪州陷。遂趨吉州、后乘舟夜行、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從官滕康劉珏皆遁。其護衛統制杜彥及後軍楊世雄並反、破永豐、殺其官而金人亦至。太和縣后自雇農夫賃輿、由萬安疾走虔州及入城、而土豪陳新反、城被圍、后復困圍中、事定乃已。時金人破杭越明諸州、始離臨安。又數月、康王已於溫州航海去。四年二月、金人往破蘇常潤諸州、始離臨安。又數月、康王駐越州乃迎后歸越。值后生辰、

奉觴上壽。后從容告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其比。姦臣肆爲誇誣、國史亟宜刪定。其後重修兩朝實錄、始黜王安石禁錮章惇、蔡京、蔡卞等子孫不許入仕、秉后訓也。明年辛亥、改元紹興。夏四月庚辰、后崩享年五十、九謚曰昭慈聖獻皇后。就越建攢宮以當原廟之奉。六月壬午、后梓宮入攢是爲南宋建陵越州之始也。夫以后之賢、不幸而有秘獄之誣、兩遭廢黜、然因是獨免爲虜、而奔竄於迫近虎狼之際、倉皇於禍發肘腋之間、跡其五年中所履、戎馬變亂、驚恐險厄、幾至不可悉數、而卒免於難。其兩經臨朝聽政、皆懸於亂賊之手、而並能潛化逆萌、機亂爲正、非后之全才大德、曷克以此哉。宣仁后爲章惇、邢恕、文及甫、安惇、蔡京、蔡卞之流造作誣謗、其姦黨競相傳述、附和幾四十年、而勢不可遏。后既老於憂患、復忍死來歸、以從容一言而邪正判然、是非大定、然後撒手游行、推遷以去。此后平生一片心、且毫無遺憾於宣仁矣。后後所歷之亂離、皆前政之實效、茲特錄二王之說、并采掇其後事、並著於編。蓋自元祐以後、一變而迄乎紹符、崇觀政宣之間、如孔子所謂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而菑及其身者、捷於影響。究觀乎是、誠得失之林也。

送陳師錫赴闕。出餞之、又安輯其家、即其人也。時召爲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待御史、與陳瓘同劾蔡京、蔡卞、時號二陳。坐黨籍奪官、貶郴州卒。**張大亨作字詩。**公時與張嘉父書、有郡守、未嘗不朗誦按視等語、其全文已類載卷十八、絕案乞醫療病、因狀條下。據此書以證詩、乃公送張嘉父之官詩也、第不詳今何邑耳。二十

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山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遵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聞而往游、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敘其事。然調不注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沒。有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間。試聽徽外兩三弦。方補詞間而就、無所點、在寔。遵之子爲比邱、號本覺、眞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又書醉翁操後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冷。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眞同者矣。本覺法眞、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眉山蘇軾書。黃山谷跋云、人謂東坡作此文、固難以兒巧、故極工、余則以爲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軼絕塵耳。黃庭堅題。曾鞏跋云、余與子瞻皆歐陽公門下士也。公作醉翁引、既、獲見之矣。公沒後、千瞻復按譜成醉翁操、不徒調與琴協、卽公之流風餘韻亦於此可想焉。後人展此、庶尚見公與子瞻之相契者深也。南豐曾鞏記。

案以上崔閑條下。其後跋亦載本集、年月日皆合。惟石刻詞敘、語意加詳、似公隨筆而已。載卷二十一總案崔閑作於聽、聽崔閑作崔閒、去復、此乃屢經摹刻、就字形而沿譌者、今

已更正。其黃庭堅跋、與山谷題跋本同。曾鞏亦出鞏手、然鞏於是時卒已十載、豈有作跋之事。此乃鞏所跋者、別爲一本、鉤工移置此刻之後。凡石刻似此增刪移易、其弊多矣、不足怪也。曾鞏既見此詞、則作於鞏之存日可知。石刻已據此分詳於前案、仍據本集書詞月日錄石刻本於此、以資考證、且以見取信石刻之難也。

二十五日、記子由修身語。本集記子由修身語云、子由言、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奇效。元祐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藥櫻桃、作浣溪紗詞。本集揚州賞芍藥櫻桃調浣溪紗詞云、芍藥櫻桃兩鬬新、名園高會送芳辰。洛陽初夏廣陵春。紅玉半開菩薩面、丹砂穠點柳枝唇。樽前還有箇中人。

五月五日、游石塔寺、謝毛漸惠泉詩。晁詠之具參軍禮入謁公挽而上之、顧謂坐客曰、此奇才也。東都事畧云、詠之字之道、補之從弟也。少有異材、以蔭入官、爲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知揚州、補之倅州事、以詠之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一識面耶。久之、詠之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之、顧謂坐客曰、此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爲河中府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罷官、自是詠之蹇於仕矣。久之爲京兆府司錄事。秩滿、除提舉崇福宮、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其堂兄說之爲之序。

米芾將赴雍邱、來謁、爲會以贐其行。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坡云、吾從衆。坐客皆笑。

潁案 元章去後、有書寄公、

不及答而召還。元章復專人至都、始答之、以是知與公別後始到官也。今并錄此書、以證當時之事。書云、某啓、前在揚州、領所惠書、當路日不暇給、不即裁答。人至、復枉手教、荷存記之厚。夢得來、談新政不容口、甚慰所望。作請戒長老重住石塔疏。本集重請戒長老疏云、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論密本集與林子中書云、近日逐出數講僧、別請長老。此其一也。十一、跋舊與辯才書。本集跋舊與辯才書云、緣契冥符者多矣。始以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對終日、頗此數紙。明年是日、在潁州作書與之、有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之語、而師實以是日化去。又明年、其徒惟楚攜此軸來、爲一太息。五月十一日。公守杭日、親見兩浙災傷、淮南旱蝗、流殍滿路、積欠、屢奉赦放、而言司倚閣、催擾如故、民日彫瘵。嘗以裁減冗求、言應詔論列四事、爲執政所格。及歷揚、訪求民生疾苦、則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無不僵仆。因檢會前赦、論列六事與杭所論四事於十六日奏上、請下逐路安撫鈐轄司、依條合放。其於條有礙者、奏裁之。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自祖宗已來、每有救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

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獎、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蠹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恩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此何道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不肯放稅、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并催、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而欠籍不除、農末皆病。臣自潁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人戶求死不得。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以今觀之、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爲乃甚於水旱。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令本州權住催理。各具利害、奏取聖旨。謹件如左。

一、準元祐五年勅、應實封投狀、準元豐三年明堂赦以前、檢準熙寧編勅、準元祐元年明堂赦以前、檢準元祐六年旨。

一、元祐五年、臣知杭州日、具奏放欠四事。右謹件如前、伏乞朝廷差官三五

人、置局看詳、立限結絕。如此、則朞年之間、疲民尚有生望、富室完復、商賈漸通、酒稅增羨、公私寬泰、必自此始也。

六月、子由拜門下侍郎。年表、七年六月、子由爲門下侍郎。門下侍郎卽參知政事也。

十六日、因訪聞浙西饑疫大作、未知所以救之之策、乞內降手詔權住催理仍下諸路安撫令轉運司類推講求、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痍。本集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云、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臣僭效强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爲臣子所格汎也。臣前所論四事、畧不施行。臣已論奏不已、執政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令臣別錄聞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臣知杭州日、預先奏乞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饑民。聖明垂察、支賜緡錢百萬收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爲甚賤。而發運使王覿堅稱米貴不糴。而覿終不收糴、顆粒無儲。致次年拯濟失備。淮南東西諸郡、累歲蝗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矣。今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嗟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聖慈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伏覩詔書、以五月十六日、册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慶。今陛下體此大慶、獨不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賣子、以輸官者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事、所存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爲子孫無疆之福。

與孔平仲論

積欠書。本集與毅父宣德書云、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爲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蘇者、正坐此事耳。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歸安公於元祐五年六月九日、自杭州條奏積欠爲民請命、至此凡二十四月可謂舌敝耳聾矣。據此意、其憤懣也至矣。七月、詔免積欠。公方和陶淵明飲酒、其一章云、詔書一已下、瘡痏也。詩箋本集揚州與呂相公書云、頃者所論積欠、蒙示已有定議、此治一洗天寶也。本集表云、臣載言、歲復六年、錄七月、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宋史元祐七年、有詔寬免積欠。紀。

父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實。頹然笑阮籍、醉几書謝表。蓋記月、紀令節於詩人。盡海宇之合生樂欣榮於茲日。臣聞君以民爲心、體天用民爲聰明。未有心肝而體不紓、民悅而天不應。故好生惡殺、是爲仁壽之基、捐利與民、斯獲豐年之慶。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一德、勤勞百爲、推天覆地載之心、皐成民物。盡父教母憐之道、論養臣鄰。共知難報之恩、必享無疆之福。臣以出守淮海、無由躬詣闕庭。七日、與晁端彥補之游大明寺、品泉。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元祐七年七夕日、東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端彥、楊傑晁无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爲勝。指引方平墓誌銘。本集張文定公墓誌銘云、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與范諲皆薦茂才異等、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

太常丞、知諫院。慶歷元年、上既厭兵、而賊亦困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虫豸絕其善意。仁宗喜曰、是吾心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詔命商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權知開封府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爲御史中丞、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巉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言。公怒叱之。吏民大驚。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爲御史中丞、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巉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言。公怒叱之。

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公既剛簡自信、不鄙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還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以公爲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鎬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陛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可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獨奏論及所對策。近者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還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以公爲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鎬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陛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可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獨奏論及所對策。近者

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上憑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面命公爲參知政事、以視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詔、知制誥鄭獬②爲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極③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臣及內司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上亦必已、其極必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恨然。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志卽力請留臺而歸。未幾、以全吾志。卽力請留臺而歸。未幾、以疾乞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曰、太祖不勤遠略、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真宗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攘事成則身榮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歷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

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駁、皆臣所草。其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罷之、其意安在。有星孛於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爲恐慄上、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以報上、無有以藉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公自念將老、無有以宣徽使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元祐六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所與交者范仲淹吳公、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於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設方平位、爲文告之。**本集祭張文定公文云、昭告於故太子太文公、皆盛德故偉歟。我公寓廨千里、濡染有淮。嗚公奉勅撰趙抃愛直之碑、富弼顯忠尚德之碑、司馬光清忠粹德之碑、皆淮人、我留淮海、墓獨銘五人、又案此埋銘也、方平墓誌銘爲五人有銘。又自撰范鎮墓誌銘、至是合方平墓誌銘我公永歸

葬於八月、而紀年錄以爲八月作、恐誤。今移載七月爲當。蔡覿自京至、因和范祖禹韻。施注東都事畧、范之兄也。錯之子百千、官太常博士。百祿字子功、元祐七年拜中書侍郎、八年出知河中府、徙河南、未行、卒、年六十五。百千之子祖禹、字淳父、官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哲宗親政、累貶部州別駕、徙賀賓、卒於化州、年五十八。是時祖禹年已五十一、百祿之相長僅十餘年、其爲叔姪甚明。查註於此詩下引復齋漫錄謂祖禹乃百祿之子。百祿夫人夢鄧禹來爲子、故名祖禹、字夢得者、非是。祖禹初字夢得、此事記載多矣、無云百祿夫人者、合註從誤。今據事畧改其誤字、駁正於此。

聞眉垌當徙靈隱寺寓居、戲作靈隱前一篇。和蔡堅夫游蜀岡送客二十二日作梅堯臣詩跋。

施注集東坡詩。後云、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除釀比、低亞欹溪頭月下杯。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南漕運舊發運司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敝、漏所載皆得速達、而欠折絕少。自熙寧以後、金部與轉運使違條刻剝、點檢私載、留難稽窘、困漕運、歲減十六

折日增、失陷細本、漕法大壞。倉部復以欠折之故、立倉法以刻之。揚州轉般倉卧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多方曉諭、退還其倉司、皆欲歸農。二十七日、上論細梢欠折利害、并劾倉部金部發運轉運官吏情罪狀。本集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

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爲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塡、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千餘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船戶及折會船車盡於拆賣、資妻鬻子、饑瘦伶俜、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豫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秘務專攔、因金部轉運司計令點檢、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壞取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通係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法。其逐處卧子乞貢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逐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仍只存留一半、餘下之日、揚州轉般倉卧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多方曉諭、退還其

狀然此法必行、則見今卧子必致星散。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
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
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勅法度、不過④違條點檢收稅、以致
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
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動有違礙。欲乞朝廷申
明元祐編勅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
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
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詰案墓誌敘此事、殊屬膚泥。宋史
本傳但據墓誌鈔襲、並未檢閱原奏。此公在揚興利除弊、動關國本、一大政
事、孰肯於臨去之時發此大難、并參劾內外大吏、取怨一身乎。今從原狀摘
出大畧、以正誌傳之陋。但。八月一日、上乞罷轉般倉卧子倉法狀。本集狀云、
文繁緒雜、所錄僅什一耳。元祐七年
八月一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奏
論綱梢欠折利害、內一事乞罷真揚轉般倉卧子倉法。然體訪得衆情
未安、惟欲逃竄報。訪聞泗州轉般倉卧子已竄却一十二人、深慮逐州轉般倉
卧子漸次星散、別行召募、愈見敗壞綱運。只乞朝廷詳酌、先賜施行、廢罷
轉般倉卧子四十人爲。詔復舊法、如所
額仍。乞急遞行下、貨免卧子星散、
生滯綱運。謹錄奏聞。

請行。游石塔、記王播飯後鐘、與、晁補之、晁秀山光寺送客、晁秀、陳辛閣公游廬山、
並有詩。五日、乞罷稅務歲終實格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八月初五日、龍圖
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之管

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鹽酒稅務監官雖爲卑賤、然緒紳士人公卿胄子未嘗不由此進。若使此等不顧廉恥、決壞四維、捨欲刻剝、與專利爭市一處分錢、民何觀焉。所得毫末之利、而所敗者天下風俗、朝廷綱維、此有識之所共惜。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自數年來、刻虐日甚、商旅爲之不行。其間課利難已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爲少衰。詳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緣有上件給錢充賞條貫故人人務爲刻虐、以希歲終之賞。顯是借關市之法、以蓄聚私家之囊橐。若朝廷憫救風俗全養士節、卽乞盡罷上件歲終支賞條貫。

題谷林堂詩、答潘丙書。本集與潘彦明書云、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喜治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悵。

詔以兵部尚書召還、兼差充南郊鹵簿使、趙祠部奉命來代、本集謝交代趙祠部啓云、近審新命、屈領此邦。名實所加、吏民交慶。夫何鶩蹇之步、偶茲糠粃之先。雖甚內慙、實爲大幸。恭惟某官清名肅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直道。久試蕭生於馮翊、猶頃長孺於淮陽。眷此東原、幾爲大澤。尚呻吟之未復、豈罷陋之所堪。望公之來、以日爲歲。

遂罷任。題跋時因差充鹵簿、屢州交代者、趙祠部當再考。

上辭免狀。題跋公在本州及沿途上辭免狀、本集不載、事詳後案乞越條下。

作石塔戒衣銘。本集石塔戒衣銘云、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書贈張堂。本集書贈張臨溪云、

吾友張希元有異材、使其登時遇合、當以功名聞。不幸早世、其命矣夫。元祐七年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見其子堂來令茲邑、問以民事、家風凜然、希元爲不亡矣。勉之勉之。豈常棲枳棘間乎。東坡居士書。**過都梁、杜興求種松法。途聞張天驥、和詩韻。抵宿州靈壁鎮、上乞罷宿州修城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揚州軍州事、臣蘇軾狀奏。臣近日淮南東路鈐轄被召、過所部宿州、體訪得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餘年、人戶安堵、不以城小爲病。兼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外、謂之草市者甚衆、豈可一一展築外城。近年周秩奏論過爲危語、以動朝廷、意謂恐有盜賊竊據、以斷運路、遂奏乞展築外城一十一里。宿州豪民多有園宅在外、扇搖此說、官吏不察、遂與奏請。今來踏逐外城基址、合起遣人戶大墳墓六千九百所、小者倘不在數。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骸骨、費耗壁畫改葬。若家貧無力便致棄捐、勞費公私、痛傷存沒。欲乞速賜指揮、更不展築。伏候勅旨。**九日、至南都、過張方平樂全堂、爲文祭之。**本集祭張文定公文云、昭告於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我游門下、三十八年。如僊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屢求不供。有契於心、如水傾海。如橐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孰云此來、慟哭不聞高堂幕空。欲不拊棺、葬不執紼。我愧於胸。公知我生、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一子四孫、鸞鵠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爲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一觴、達於幽宮。至是元祐七年壬申、爲三十平於成都。至和二年乙未公年二十、見方

八年。由是推之，當以熙寧十年丁巳初見方平於南都，至元祐六年辛未方平下世爲十五年，凡六過南都，並在此十五年中，前已分載於案。至是元祐七年壬申，自揚召還已在六過之外，不可因有五見之語，并此而積算之也。又據與王鞏九日詩題，以元豐元年戊午九日黃樓之會至是爲十五年，即知自熙寧十年起，當扣至元祐六年爲十五年，此尤確不可易也。**與王鞏遇於南都，憶在彭城同爲九日詩。樓之會凡十五年中，聚散出處，有不可勝言者，感而有作，并和王鞏九日詩。**

詔以差充鹵簿，不許遷延，上乞過郊禮仍除一郡，狀，遂行。（附案）此狀本集亦不載，並詳後案乞越條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五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宗：當作「中」。按，御史中丞爲宋代職官。鄭雍爲御史中丞，見《宋史》卷三四二本傳。

②鄭解：當作「鄭獬」，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四《張文定公墓誌銘》。

③極：此上當脱「公」字，見右引書。

④過：當作「敢」，見右引書卷三四《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六

仁和王文誥覓大甫譔　男寀折覆較

謫黃元祐七年壬申、十一月、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九月、將至都門、子由奉詔來迎、先寄以詩。到兵部尚書任、詔兼侍讀、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況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繼明、何煩燭火之助。大廈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傍徨。聞長樂之鼓鐘、況如夢寐。莫報邱山之施、徒負頃刻之榮。　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蒙恩賜臣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盛服在躬、無復曳婁之歎。名駒出廐、遂忘奔走之勞。施重邱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小賤而鄙性、推少文。衣敝縕袍、未嘗有恥。乘敎段馬、自以爲安。豈意晚年、屢賡此選。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景命、總攬羣英。無競維人、勢已加於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思報稱。贍繞朝之策、愧不能。謀振屈原之衣、期於自潔。　館於興國院東堂。　詔　公此番召還、遠嫌之甚、不居東府、與子由僅會於朝。且寓東堂、示羣小以必去、可謂不惡而嚴矣。　爲呂陶作文同畫贊。本集文與可畫贊云、友人文與可既沒十四年、見其遺墨

於呂元鈞之家、嗟歎之餘、輒贊之。竹寒而秀、木瘠而壽、石醜而文、是爲三益之友。粲乎其可接、邈乎其不可圖。我懷斯人、嗚呼其可復覩也。

十月、乞賜贈劉季孫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十月日[1]、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尙書蘇軾狀奏。臣等竊聞仁宗朝趙元昊寇延州、危急、衰老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衆寡不敵、叅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爲賊不食而死。詔贈侍中、賜大第、官其諸子、慶孫貽孫宜孫昌孫孝孫保孫季孫等七人。諸子頗有異材、而皆不壽、卒無顯者、家事很狽、賜第易主。獨季孫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誠者以爲、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仕宦四十餘年、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於官所。家無儋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今者寄食晉州、旅櫬無歸。臣等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加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欲望朝廷特詔有司、優與賜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饑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跨歷茂月、朝廷猶賜存恤、於以勸之道、不爲小補。季孫之子三班借職璨見在京、乞早賜指揮。

通奏閣進讀。本集漢武帝唐太宗優劣云、軾以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沒思其言、想見其形、於夢寐、亦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漢武帝雄才大畧、不滅唐太宗。汲黯之賢、過虞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尙存、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乞擢用林豫劄。本集劄云、元祐七年十月日[2]、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尙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謂才難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才賊[3]除盜賊、幹邊鄙、興利除害、常有臨事乏人之歎。古人有言、寬則寵

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見承議郎兼東排岸司林豫、向有奇節、所至有聲。其在漣水屏除鞏盜尤茗方畧。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爲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伏望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取進止。

論林豫無考據

作王適墓誌銘

本集、王子立墓誌銘云、子立郡之一、乃公帥揚之寮屬也。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紘歌、講道著書、於廡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慍色。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潁南、未至、卒於泰之高郵傳舍、享年三十五。子由謂其文朱紘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遠子開葬於臨城龍門鄉先塋之側。

十一月四日、再論李直方捕賊功

劾、乞推恩劄子

本集劄云、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知潁州日、爲有劇賊尹遇陳興、鄭饒李松等、皆佰叅大惡、爲一方之患。而汝陰縣尉李直方本以進士及第、母年九十餘、只有直方一子、相須爲命、而能奮不顧身、躬親持刃刺倒尹遇、又能多出家財、緝知餘黨所在、分遣弓手前後捕獲、功効顯著。臣尋具事由聞奏、乞以臣合轉朝散郎一官、特與直方比附第三等循資酬奬。伏望聖慈、特賜檢會前奏。取進止。宋史本傳、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實、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

不罷。**七曰、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本業劄云、元祐七年十一月七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羅、以起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獎法、使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臣竊爲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茶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歲。又在浙西、親見累歲水旱、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告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旱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旱、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腳官錢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司費耗其實、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若行臣言、稅錢亦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濒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益見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劉安世、字器之、元城人。欲變亂法度、皆此類。故云。元祐朝多庸材也。公罷杭後、屢乞賑濟。其後有司奉行情狀、惟見於此。**十二曰、公爲南薰使、導鑒齋太廟、有赫繢幘車并青蓋幘車十**

餘事道不避儀仗。公使衛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公曰。中丞職當糾察之。純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公於車中

本集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云。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而上之問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冠紗袍。敎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被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乞

哲宗遣使齎玉冊寶綬上郊祀慶成詩表。

本集進郊祀慶成詩表云。伏覩今月十四日。郊祀禮成者。親奠璧琮。始見天地。兼夏來同。人神允答。臣軾恭惟皇帝陛下。聿追來孝。對越在天。外修神考之文。內服文母之慈。儉。四方觀禮。百辟宅心。雪止風恬。驗神祇之來饗。雲黃龍見。知豐凶之在人。臣以藝文。入侍帷幄。考事而知天意。陳詩以達民言。雖無

足觀、亦各其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愉慺屏營之至。謹以聞。和王欽臣、曇御進詩。趙所撰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隨表上進。

今時至京、遇於啓聖院。十二日、再乞進擢、今時、以風曉宗室、成先帝教育之意。本集劄子云、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前任潁州日、曾論薦本州簽判承議郎趙令時、儒學吏術皆有過人、恭儉篤行、若出寒素、意望朝廷特賜進擢、以風曉宗室、成先帝教育之志。至今未蒙施行。今時今已得替在京、若依前與外任差遣、臣竊惜之。欲乞檢會前奏施行。施註云、趙令時在東坡潁州幕府、既力薦於朝、自陽召入、又再上疏薦之、遂除光祿丞。續通鑑長編云、元祐八年五月、承議郎、趙令時、本集跋文前扇畫云、舊聞吳道子畫、郎簽書潁州節度判官、西方變相、觀者如堵。道子作佛圓光、趙令時為光祿寺丞。作文勗同書跋、風落電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國作方界、畧不抒思、乃知傳者之不誣。觀安。上乞越州劄。本集劄子云、臣向在揚州、蒙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文字辭免、準聖旨劄子指揮、為已差充鹵簿仗大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一次。續通鑑長編是年十一月癸卯、蘇軾乞越州不允。戲約蘇堅往開鏡湖、因答堅詩。二十五日、扈從景靈宮。二十六日、扈從凝祥池和蔣之奇詩。告下、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上辭免仍除一郡狀。本集劄云、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續準閤門告報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荐加、不獨於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愧於心、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無闕、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降詔不允。請受兩職仍除一重難郡狀。**本集劄云、臣近奏辭免恩命、蒙降詔不允。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顧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所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即乞除一重難郡。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亡、則承乏之際、猶可備數。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爲虛受。**降詔不允。繳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任、因謝上表。**本集謝表云、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者。備員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④掖、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并爲儒者之榮。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慚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鼂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至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愼、五曰誠、六曰明。慈者、

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遑暇逸。謹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辱信君子、不推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⑤然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瞽瞍參苓、雖非異味、而有益於病。如御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攸歸。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曰論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猶有效驗。伏望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悉窺其底蘊矣。哲宗始終以春鳥秋蟲相視、故外無以立國、內無以保身、下無以裕後。二十五歲而已矣、悲夫。

元祐

八年癸酉、公年五十八。是年三月、蘇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正月一日、和秦觀、王欽臣元日立春。二日、與錢勰會餞蔣之奇。

召見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輒言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服官冀能曾動佩章。閣土幼牽、先生鵝策。伏以三賜之重、莫隆於車馬。五采之貴、兼施於衣裳。汝必有功、服之無斁。而臣衰年弱質、難強於馳驅。枯木朽株、不願於文繡。寵加意外、愧給額間。

上勿記。本集謝表云、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効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

元祐

公年五十八。是年三月、蘇頌范百祿罷六月、梁燾罷七月、范純仁罷九月、太皇太后崩於壽康殿。明年二月、葬永厚陵。是月帝親政。

本集與錢穆父書云熙帥、鄙意亦欲餞之。公用二日即當趨赴。元日殿門外吏議之也。次韻王詵奉詔押高麗賞射。十五日、御宣德樓觀燈、侍飲樓上、呈同列并答王詵傳柑。十六日、送蔣之奇帥熙河、并跋再送之奇詩。本集跋再送蔣穎叔詩後云、穎叔未有帥洮之命、作此詩之有游魂之句、遂成吟讖。正月十六日、偶謁錢穆父、作小詩寫之扇上。穎叔穆父仲至皆和、軾亦和之。穆父再賦。請穎叔收此扇與此軸、旋復迎勞、吾詩之必讖也。和錢穆父飲王詵家賞田曹梅花詩。時高麗使在京、欲得策府元龜歷代史、學勅式諸書、館伴陳軒牒國子監印造、由禮部看詳。公極知高麗與北境通所至圖畫山川險要、窺測虛實、今又益以書使知邊防利害、爲患滋大。二月一日、論高麗賣書利害劄。本集劄子云、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並無絲毫之利。所得賜予、若不分毫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此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慶歷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

此籍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也。臣通判杭州日、因其饋送書中不稟正朔、却退其物、待其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爲奏聞、并刷除元豐八年創立許館客專擡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並蒙朝廷施行。臣意欲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今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勅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即榷場之法亦可廢。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

後徽宗招徠張覺、金人以是問罪而宋亡。此劄已盡透後事。

得。至二十六日再論而書已去矣。嗣是爲例。

本集二月十五日劄子、不錄。二十六日劄子云、元祐八年二月十六日劄子奏。臣近再具劄子奏論高麗買書事、今準勅節文檢會國朝會要、淳化祥符已曾賜予、再許收買。竊緣臣所論奏本非爲有例無例而發也。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害、雖百例不可用也。而況曾要之爲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勅、一一皆當施行也。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爲患至大。不蒙朝廷省察、深慮復來遂成定例。

送范子奇經署侍郎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爲韻三月記蘇頌言神宗惡告訐事。

本集記神宗云、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劫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

功。吏以爲法、禁行匿名書、而賊以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須⑥爲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止殿論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爲賊許不干己者告捕、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可爲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許告捕。此當時小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詩案**此條無年月可考、而是月蘇子容爲來之邵楊畏於此。

十三日、再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本集劄云、等所攻罷相出知揚州、故附載於劄後。

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臣軾劄子奏。去歲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蓋謂此事出於天聖附下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廣。臣蒙降付三省、遂送戶部下轉運司相度、必無行理。若謂所捐者小、所濟者大、可以追復仁宗聖政、慰答民心、即乞只作聖意批出施行。

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本集書柳氏試墨云、昨日有人點第一綱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

祭議劄、從之。本集劄云、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侯郊祀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

上圜丘合

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夫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詩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眞。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

故事、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攝望皆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禘元⑦量郊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於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本朝祖宗敬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

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伏望陛下詳覽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古今正禮實爲無窮不刊之典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救牽上下神祇所貴嚴祀大典蚤以時定。取進止。

是年四月詔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至紹聖三年哲宗卒改之罷合祭祀北郊而是年廢孟后封瑞王其亡國之禍已兆端於此矣。

乞改居喪婚娶條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人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及夫喪而貧之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爲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爲當世之病乎。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通奏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特降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謹錄奏聞。

四月三日馬瀆不當出學狀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四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準太學條三學生凡有進獻文字及書啓贊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違者出學。本部看詳諸色人苟有所見公私利害皆得進狀於所屬官司投下無令官司看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國子監生員獨本監請立上條曲

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啓文字、求知公卿、此正舉人常事。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理、固人主所欲聞也。若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看詳、違者皆屏出學、甚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內、太學內舍生馬澈進狀、論禮部讀舉有疏畧未盡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澈所論文指雅馴、考驗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之優者、教養之官所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尋下本監勘當、準回申、已於十二月內檢舉上條、其馬澈已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無益有害、欲乞朝廷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令馬澈充內舍生。其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可采、乞賜施行。詔察狀內敎養之官、乃指國子監司業趙挺之妄爲而原狀並未舉劾國子監官吏、可謂省事矣。乃也。屏出馬澈本屬挺之、使之補太學中事、阻抑挺之、日務擾擾、不離於道德。智加子房、而文則過。辨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加此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卓冠觀可得而復。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

月七日、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劉子奏。臣等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加子房、而文則過。辨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加此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卓冠觀可得而復。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

本集劄云、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同

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論此文全着重但其不幸、仕而不遇時二句。德宗、贊一段、明明託諷、不啻宗不悟。今但錄出此段、餘不全載。

十日、得米薇書、記張元方論麥蠶事。

本集記張元方論麥蠶云、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邱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蠶食麥葉而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麥豆未嘗有蟲、有蟲蓋異事也。既食其葉、則實自病、安有不害之理。前此吾未嘗聞也、故錄之。

何正臣、李宜之、朱光庭、趙挺之、王覿、賈易、趙君錫、安鼎、訾洵、詩案常安民止之不聽。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舉進士、爲成都學官。與子由。

民惡確爲人、絕不相聞。妻孫氏、與確兄弟、確妻使招其妻、亦不往。元祐初、公與李常、孫覺、范百祿、鮮于侁連章論鶩擢大理鴻臚二丞。董敦逸欲劾而公、安民謂二蘇負天下重望、恐不當爾。其後安民與陳瓘、任伯雨爲元符末名臣。董敦逸發其事、安民卒坐此語貶黜。入黨籍、卒。餘詳卷四十。五建中靖國元年條下。

三月至是、章凡七上。十二日、奏對延和殿、三省同進呈。

續通鑑長編是年三月、御史董敦逸言川人太盛、蘇軾蘇轍違拒上命。又五月辛卯、董敦逸、黃慶基皆嘗坐言蘇轍蘇軾不當也。壬辰、三省同進呈董敦逸四狀言蘇軾、呂大防奏曰、敦逸言轍應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爲轍之罪。慶基言軾曰、蘇軾天資凶險、不顧義理、言僞而

辨、行僻而堅、故名足以惑衆、智足以飾非、所謂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賊者也。昨知潁州日、違法令、都廳置簿抄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費用、及失入尹眞不遵法令、判令剌配。軾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王鞏、林豫、張耒、晁補之、皆軾力爲援引、秦觀亦軾之門人也。是以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近者高麗人使乞賜書籍、此乃祖宗朝故事、軾乃拒違詔旨、極言不可。軾在先朝、忿爲歌詩、誹訕朝政。二聖陞下臨御之初、以軾爲中書舍人、軾因行制誥、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署無忌憚。軾行李之純除河北都轉運使誥、以厲王之亂相擬。軾行蘇頌除刑部尚書誥、以武帝之暴相擬。軾行劉誼知韶州誥、安知有今日之報。此語尤不忍聞。軾行唐義問除河北轉運使誥、指先帝用聚斂之吏。今軾行貶呂惠卿誥、實詆先帝。按之以法、當如何哉。至如結托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强買姓曹人抵當田產、致其人上下論訴進狀者凡八年、方與斷還。縣之典刑。又言、蘇轍懷邪徇私、援引黨與、怙勢曲法、務與其兄相爲肘腋以奪之其棱污之迹、則未敢上瀆聖聰。望賜英斷、上以釋先帝之謗議、次以正今日亂朝政。按軾與呂陶交結至厚、昨者薦陶自代、遂除爲起居舍人。近日中書舍人陳軒、徐館伴高麗人使請書籍事、軾惡軒之不附己也、遂公奏於朝、力加排詆。軾知潁州日、趙令時爲本州教授、軾與之往還甚密、每赴趙令時筵會、則坐於堂上、入於室內、唯兩分而已、其家婦女列侍左右、士論極以爲駭。軾乃公薦於朝、稱其才美。訪聞蘇轍見議除令、時差遣其肆欺罔之罪大矣。國子司業趙挺之爲御史日、屢言軾不公事迹。軾居禮部、統轄國子監、日務擅攬太學中事、阻抑挺之、使之補外。訪聞蘇轍見議除挺之爲轉運副使。太府寺丞文勛以篆字游於蘇軾之門、轍遂除爲福建路轉運判官。馮如晦爲

夔州路轉運使、轍以川人、遂除館職。趙高帥鄜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臣。是時轍爲中丞、得其書即劾論列、賴諫官劉唐老疏其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按轍爲王鞏累數百言既而淮南提刑獄、鍾浚根究王鞏在任日贓惡狼籍、實迹具存、遂請爲監當而轍亦怡然自若、略不引咎。拱與之邵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拱事。拱與之邵互論見係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爲都大提舉茶事。自古姦臣未見此比也。於是得旨、敦逸、慶基並與知軍差遣。呂大防奏曰、眞宗卽位、弛放逋欠。仁宗卽位、罷修宮觀。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此。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子由奏曰、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宣仁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皆降黜。出。東都事畧、敦逸、董敦逸云、黃慶基言蘇軾爲中書舍人日、於制告中指斥先帝時事、而弟轍與軾相爲表裏、以紊朝政。於是呂大防、蘇轍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爲誘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强兵、以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事理當然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寬罷。明帝尙察、屢興修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誘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眞宗卽

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嘗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此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誥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固多如此。太皇太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遹慶基並罷、敦遹爲荆湖北路判官、慶基爲福建路判官。既而御史中丞李之純以二人誣陷忠良、敦遹改知臨江軍、慶基改知南康軍。紹聖初復除監察御史、而慶基已亡矣。【監察】長編謂敦遹四狀言子由慶基三狀言公、而所載慶基疏內有論子由各款、則敦遹疏內亦必有公其分析顯誤。不若事畧所載、雖簡而該也。是時哲宗年十八、從政已九年、非無知覺者也。明年三月呂大防在山陵子由獨諫止紹述邪說、即此一段語。哲宗怒其以漢武比神宗、面斥逐去時相、距僅十月、已茫不記憶前事、并宣仁所囑皇帝宜深知之語、亦見條特全載、與後對照作章本閒有複見之語、不可刪也。此本集劄子云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爲累朝人主所知、然以此見疾羣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爲李定、舒亶、蔡確、章惇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今黃慶基復祖述舊說、亦以此誣臣。雖知朝廷已察其姦、罷黜其人矣。然其間有關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謹具疊一如左。一、臣任中書舍人日、

十九日公上劄自

朝廷竄逐大姦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誅罰至重、衆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詞頭所有安敢減落。臣以爲事涉先朝、不無所忌、特於告詞內分別解說。其畧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誚之輔郡。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其餘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告詞、皆慶基文致附會、如有梵風萌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而言也。一、所言陸師閔告詞云侵漁百端、怨讟四作、亦謂之誹訕指斥。此詞不是臣行中書案底有主名可驗、顯是當時掌誥之臣、凡有竄逐之人、皆似此罪狀、其事非獨臣也。一、所言臣妄用頴州官錢、此事見蒙尚書省勘會次、所用法外支賞、令人告捕強惡賊人及逐急將還前知州任內公使庫所少貧下行人錢物、皆可覆驗。一、所言臣強買宜興縣田地八年、州縣方與斷還、此事係臣罪廢之中、計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却來臣處昏賴爭奪。臣牒本路轉運司依公根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臣爲主。臣於勾追之後、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申尚書省及牒本路施行。今慶基乃言是本縣勾還、本人、戶部可取案驗。一、所言臣在頴州失入尹眞死罪、此事已經刑部定奪、不是失入、却是提刑蔣之翰妄有按舉、刑部可以覆驗。右、臣竊料慶基所以誣臣者非一、人臣之義以名節爲重、須至上煩天聽、取進止。

宣諭子由曰、衆人正相擯、旦須省事。二十四日、上

謝宣諭劄子。本集劄子云、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準今月二十二日弟門下侍

郎轍奏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擁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肢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保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苟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便須刻骨、豈肯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邱山之德。敢

六、乞越州

去、因前韻贈汶公詩。

編遍鑑長編元祐八年六月、蘇軾知定州。又載六月乞越州不允。本集乞越州、雖寵眷隆異、而自早衰多難、心力疲耗、實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若便親舊、免是有揀擇。今復念定雖重鎮、了無邊事、權雄重祿、賜優厚。若辭定乞越、於義無嫌。伏望聖慈、察臣至情、特賜改差臣越州一次、則公私皆便。

七、爲馬惟寬作法雲寺禮拜石記。

本集法雲寺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墳寺禮拜石記云、夫供養之具、最爲儀事。其法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叛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惟寬、捨

題顏復書。

本集題顏長道素顏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或不可識、而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自不識也。三人相見輒以此爲歎。今皆爲陳迹、使人嘆嘻。

題參寥書云、呂丞相爲公秦得妙總師

本集與參寥書云、呂丞相爲公秦得妙總師上。此公着意人物、至於山水世外

之士、亦欲成就、使之顯聞。近秦王子直處士之類公不可不顧其意。初不識而能相薦、此又古人之事也。秦少游作史官、亦稍見公議、亦呂公薦也。貽參寥自此因得師號而受禍矣。秦王原字子直、虔州人、後見公於惠州、據公所贈詩似原已不及授官也。秦少游至是始爲史官爲日無幾。似此蜀黨有何罪過、乃屢次重譴不已。元祐黨籍至列爲偽官一百七十七人之首、皆可發一笑。羣小狙惡其類、並不計是非也。此書似作於七月間、少游爲史官乃六月之命。

八月一日、同安君卒。本集、享年四十六、明經跋云、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公、將葬於郊城、遏等扶喪以行。子由先於四月二十三日告遷同安君歸於殯於城西惠濟院。詔祭同安君殯於此者、凡十載至崇寧元年壬午閏六月、郊城望兆之東南佛院以俟合葬。

二日、爲文祭之。本集祭同安郡君文云、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於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沒不待年。嗣爲兄弟、莫如君賢。婦職既修、母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沒不待年。嗣爲兄弟、莫如君賢。婦職既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愛出於天。我從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書不見顏。我日歸哉、行返邱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歎迎我門、孰餽我田。已矣奈何、淚盡目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嗚呼哀哉。

十一日、作夢南軒記。本集夢南軒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於南軒。見莊容數人、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十五日、爲吳復古作北海十二石記。本集北海十二石記

云、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爲登州、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於登、使人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

十九日、申省

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呂大防劄子奏、臣每旬僕侍經筵、延窃見進讀五朝寶訓、將欲了畢、自來多用前代正史進讀、窃謂其間有不足上煩聖覽者、欲乞讀講官同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迹、鈔節成篇、遇讀日進呈敷演、庶裨聖治。奉御寶批依奏。右進爲復間日一讀、謹具申尚書省、伏候勅旨。

過王詵清虛堂、作救月圖贊。

本集、救月圖贊云、癡肉睥睨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服。蠆死月明、龍反其族。乘雲雲天、雨我百穀。跋云、東坡過汴清虛堂、欲揮翰筆、誤落紙、如蜿蜒狀、因點成眼目、畫缺月其上、名救月圖、并題此贊。偶爾游戲、遂成奇筆。王詵題。

過綦毋潛舊居、作李伯時洗玉池銘。

本集、跋云、此贊不詳作於何時、自此公與詵將不復見矣、因附載於此。

池銘云、秦漢以還、寶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歸玩、魯璵盜竊。鼠亂鄭璞、鵲抵晉棟。哀此命世、久就淪墜。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者、琢援手之勞、維以詠德。

題文同畫竹、使郡求刻之石。

本集、跋文與可畫竹云、畫竹生於陵陽守居之北崖、蓋岐竹也。其一本脫簞、爲鵲所傷。其一囷於嵌石、是以爲此狀也。吾亡友文與可、爲陵陽守、歿而異之、以墨圖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玉册宮祁、求使刻之石、以爲好事

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如此云。**論**此跋作於都中、而年月無考、附載於此。

出知定州、單州、龍、鼎、部、向書任。

召、公以翰學士充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

退小史高俅、使從王訴。

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高俅者、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爲樞密都承旨、時祐陵在潛邸、與晉卿善、在殿廬待班、遞遞、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筆刀子來。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當以馳內。至晚、遣俅賫往。值王罷中歸、俅候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技耶。俅曰、可往傳語都尉、既謝筆刀之況、能之。漫令對歌、送偃王之意、大喜、呼賞云、可并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寶位、上優寵之、眷渥甚厚、不次遷拜。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自俅始也。父敦復復爲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科、座子姪皆爲郎潛延閣、恩倖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卹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爲解、辭歸京師、當時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於牖下。

九月三日、宣仁崩、作大行太皇太后挽詞、記神清洞事。

本集記神清洞事云、曹煥游嵩山中途遇老劉道士盤礴石上曰、蘇軾歐陽永叔門人、我永叔同年也。此袍得之永叔。永叔眷垢而洗也。近得書、甚安。汝豈不知神清洞乎。我當以某年月日化於石上。坐不復語。煥亦行入山果如期化於石上。欒城集蔡州壺公觀劉道士詩敘云、元祐八年七月、彭城曹煥子文至

自安陸爲予言過淮西入壺公觀觀縣壺之木。木老死久矣、瓌生孫蘖無數。有道士劉道淵、年八十七、神氣甚清、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煥問其意、道淵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所贈也。世人稱永叔工文詞、善辯論、忠信篤學而已。君知是人竟何從來耶。公與我有夙契、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久矣。煥聞之愕然、徐問其故、皆不答。予少與兄子瞻皆從公游、公亦嘗自言、昔與謝希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游嵩高見蘚書四大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之洞。問同游者、惟師魯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聞道淵言與最意合、因作詩以示公子棐叔弼。思摭求歸今幾時、布衣猶在老劉師。龍章舊有世人識、蟬蛻惟應野老知。昔葬衣冠今在否、近傳音問不須疑。曾聞圯上逢黃石、久矣關侯不見欺。

唐庚英、謁。

先生赴定武時、余時年十八、謁之問用意。東都事畧云、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爲宗子博士。商英罷相、庚亦坐貶惠州、安置。復官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

哲宗親政、

政人懷顧望、中外洶洶、宰相不敢言公與范祖禹、

累奏不報。

宋史云、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讒莫敢發言。范祖禹憂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

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繇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陛下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浹言感聽者付之刑典、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稾。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爲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爲刻骨之戒。豈累上不報。**其後有旨召還前貶熙豐內臣、范祖禹恐王中正、李清臣必復用、因請對殿上力諫**、宋史云忽有旨召內臣十餘人、范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卽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元豐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

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咨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雖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竊倚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與士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略)元祐中、公在朝相與志同道合者、惟范祖禹一人。當紹述之興、公與祖禹力過之於前、子由復爭之於後。無此三公、則元祐末幾於無人矣。司馬光謚牧朝士甚多、王是獨收范祖禹之報、因盡附其次第章疏於案用以美光、且爲光慨也。

校記

①日：「曰」前缺「某」字，見《東坡全集》卷六三《乞賻贈劉季孫狀》。

②日：「曰」前缺「某」字，見《東坡全集》卷六三《乞擢用林豫劉子》。

③才賦：當作「財賦」，見《東坡全集》卷六三《乞擢用林豫劉子》。

④東斑：當作「東班」，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四《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⑤忽易：當作「易忽」，見《皇朝文鑑》卷六八所載本文。

⑥須：當作「流」，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七二《神宗惡告訐》。

⑦褚元量：當作「褚无量」，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〇《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及《舊唐書》卷一〇二《褚無量傳》，《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七

仁和王文誥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謫黃元祐八年癸酉、是年九月、哲宗親政、張山陵使。

送李端叔敘云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

九月、師中、朝士願從者衆、

溪題跋云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李端叔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爲得發遣三昧。師定武辟爲簽判、

乃奏辟李之儀、

爲簽判、乃辟掌機宜文字、故孔常父有送李端叔機宜詩。其後端叔爲范純仁作遺表、頗與純仁之忠厚相稱、乃竟以此貫巨禍。凡中使傳宣存問、皆面承意旨、受本御前請實、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鈐印爲據。使非中使不服、執此力爭、則端叔與其子正平甘爲仇上肉、然卒以此羈管、亦足哀矣。當日權姦但惡其類、一力排陷、並不考察。孫子發書云、蒙許就辟、慰浣深矣。奏檢附呈是非也。孫敏行爲簽判。本集與孫子發書云、某行期不過九月間、會見不遠、更祈自重。

公俟殿撰畢、方請朝辭、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崇慶大故、中外哀慕。某蒙被知遇、尤增殞滅。今須俟殿撰畢、乃敢朝辭。

而國是將變、詔促行、不得入見。

本傳、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

二十六日、上朝辭、赴定州、論

事狀。本集狀云、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新知定州蘇軾狀奏。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而明皇不知。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爲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閉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閉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關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觀。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

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眞、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卽位、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卽位、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今陛下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應物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然後應侯得、利害之眞、邪正之實、然後用兵。武帝之事、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如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如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施注】公論孔明出師、表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不意出師表後、乃復有此文也。如當時稍用其言、則黨禍無自而興、靖康之難亦無由作矣。此孝宗所以屢讀封章、爲之流涕也。事畧宋史載入本傳、其意可見矣。

哲宗不能悟。公至東府、雨作、桐樹有聲、復增感雨之感、乃賦詩別子由、有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之句、其勉之也。【施注】紀年錄十四日作別子由詩。【王注】本集與參寥書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必已受訖。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當又睽隔也。二十七日、

出都門、朝士供帳甚盛。錢勰投贈行詩。本集與錢穆父書云、昨日遠勤、從者仍以高篇寵行、讀之增恨愴也。欲和答、人客如織、當俟前路令子昆仲特煩耳。不宣。至雍丘、米黻來迎、爲留一日。葉夢得避暑錄云、元祐末、米元章知雍邱縣、蘇子瞻出帥定武、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紙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餘錄避暑錄載此事在公揚州召還之時、但是時差充鹵簿大禮日迫、詔書促召、既已近京、子由奉詔而出、必無雍邱款接之事。且還朝後元章使人於公而馬夢得亦自雍邱還、因答書云、夢得來談新政不容口。此元章自揚州別公赴雍邱後未嘗相見之明證也。餘錄此書乃出都過元章之確證、可見葉夢得作召還之誤、已據此改正矣。至眞定、裕承晃以文來謁。錢士升南宋書云、裕承晃字茂先、眞定人。有文名、爲蘇軾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任。金師南下、破眞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押赴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承亮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復請附榜後、不肯。放榜、七十二賢、狀元許必任墮馬斷石死。餘錄本集無裕承亮事、以其志節可嘉、故爲

表。載。**寄和錢勰送別、并求遞頓澠詩。**勰、公後罷任、至湯陰、有示三兒子詩、其以親嫌罷任、從至中山審矣。計邁在河間任、尚不及二年、時年三十五矣。**二十三日、到定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兵民專寄、本禦武以折衝疆場、久安但坐嘯而晝寢。才微祿厚、恩重命輕。伏念臣一去闕廷、三換符竹。坐席未暖、民勞、密修邊備、苟無大過、以及暮年。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才。眷言西舉之舊臣、付之善地。臣敢不勤恤、表倘不載到任日紀年錄載二十三日到任、而謂爲十二月、今據後祭韓文改正。**趙偁爲交代。**周益公題跋云、趙偁、東郡人。元祐末、以河北轉運使權中山府、得蘇文忠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不及其名、而後之轉運使爲孫知損、亦久於邊政者、當卽代。詩案本集朝辭赴定州論事狀云、本爲代。**詩案**河間乃河北西路所鈞用於一君、而爲無窮之遺敎。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在瀾翻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德愈久而彌明。瞠瞠而華、涵涵而渟。融而在天者爲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爲山嶽之元靈。詭然如龍翔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溥難名。軾奉王命、俛臨邊城、敢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分、袍在庭有踐邊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享於克誠、尙饗。**謁顏子文。**本集祝文云、志不行

於時、而能畢世以歸仁。澤不加於民、而惟公能之、絕世離倫。富貴不羨、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敎孔子、配享惟神。敢不昭。薦公、于有聞。

古堂。本集祭韓忠獻公文云、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魏國忠獻公之靈。嗚呼。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銘、竹帛莫陳。惟其大節、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轍、來自峨嵋。公網羅之、若獲鳳麟。契闊艱難、手書見存。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既老益頑。公治此邦、沒食其民。我獨何幸、敬意廣才疎、將歸邱園。上未忍棄、畀之中山。公治此邦、沒食其民。我獨何幸、敬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閱古、以古律身。況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嗚呼忠獻公之靈。尚饗。

韓琦帥定武狀青爲副總管、相傳以爲盛事、附記於此。

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聖慈傳宣存問賜臣等勅及初冬衣襖者。謹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爲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侮振、力戰栗於天驕。溫詔下臨、遂流澌於河凍。既無功而坐食、實有愧於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墮媮。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溝壑。

林醫官王宗古賞詔至邊傳宣存問賜吏士初冬衣襖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十一月

之說。十一日、鴈同安君、作釋迦文佛頌。本集釋迦文佛頌敘云、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蘇軾、爲亡妻同安郡君王氏、請奉議郎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十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軾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我願世尊、定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動。同證無上、永不退轉。本路所轄戰兵分屯八郡、遇警、足守禦、又墮弛不可用。怯治邊弓箭人戶結髮與虜戰故相雠籍守定、因俗立法、合火爲社、置社長社副、統之、條其賞罰。遇有緩急出入使自爲守、而官得其用。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弓箭社人戶與强虜爲鄰、各自守護骨肉墳墓、曉夜不住巡邏採伺、以此巡檢縣尉蔣爲耳目肘臂。之用。其人既處邊塞、與北人氣俗相似、以戰鬬爲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熙寧聞行保甲法、社遂廢、有不盡廢者、以社戶兼充保甲得閑、然旁費失業、疲憊不可用。論察熙寧保甲法本意、使民爲戰、每歲秋成之後、農民赴官司習武一月、謂之冬教。其一月官給、不敷者則官給良田、以備甲馬、而定州路所轄者、皆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其器甲鞍馬、捐軀捍邊、與陝西河東無異、緣彼與虜接壤、自爲團聚以保村社、官本不預其事。前守龐籍但因俗立法、約束爲社、使爲我用、實乃沿邊之

之齊民也。及編六保甲、則夾雜農民。至冬教時、又爲官司勾入城堡、共農民習武一月。齡累既多、人皆遠出、益賊反乘其空虛、劫掠報復、弓箭人戶多被破家殲殺、乃不得已、依舊自爲團結、故官盡廢而民尚存也。然以保甲撓之、一身二役、呼召奔走、勞費失業、由是日漸疲憊、非復昔日之可恃。此因行保甲法而敗壞弓箭社之原委也。譬之基廢籍極是高手、能使沿邊官子連絡、皆成大塊。神宗安石之基、率皆自填眼位化生

特議復弓箭社人數、公以保甲不足

本集奏狀貼黃云、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人戶、每年北界差人會縣收稅、皆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又狀引熙寧七年朝旨云、兩地供輸人戶充有弓箭社義勇之類、依舊存留、更不編排保甲。語錄兩地供輸者同此一地而宋遠各有之、既納宋稅又納遼稅也。熙寧時以此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之人免其保甲、以是弓箭社獨存。其餘四百九十九村皆朝旨廢弓箭社、編入保甲、而又自爲團結者也。公之意欲以四百九十九村一如熙寧朝旨兩地供輸之例、悉免保甲、則弓箭社固在、而官司勾教各獎累盡除矣。**并免其保甲及優異其人、**

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八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

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今既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委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衆之人、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人戶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爲驅使。今會到轄下兩州

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既免冬教、保甲司合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餘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上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臣竊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武藝軍裝皆不逮昔。陝西河東遠甚。雖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逐軍盜賊已覺衰少。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卽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卽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寶元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范仲淹劉滬種世衡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①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劒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强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鬬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

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
照寧六年行保甲法得旨强壯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人戶除原
有弓箭社强壯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人戶除原
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而公私相承迄今未
廢惟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致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
使弓箭社人戶向前捉殺。見今州縣委實全籍此等防託爲邊防要用其勢
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眞
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向使州縣逐
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
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措置其人去訖復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
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
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自來團結弓
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立法之後
事皆循舊有利無害。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陂塘之險濬
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
若有警急尙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謂保甲
皆齊民也集教一月武藝無緣精熟每歲所獲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
旦驅之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
虜戰。若朝廷許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既免折科閒復賦罪免役歲以五
十緡賞其尤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義則此三萬人其久遠可恃者也。今錄
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火人數及免折
科每年和買費用錢數并免冬教所省按賞例物數目仍畫到地圖一面貼

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詔從。狀與轉運孫知損書。本集與內開列條議除已摘出數事外、餘皆文繁不錄。

運使書云、文安北賊如入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兵久驕墮、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效。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實所長懼。公必舊知之矣。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奬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耕耘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願公扁爲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盡也。所條上數事、惟乞免人戶折變、所費不多。及立閑名目奬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收息、時追機宜、修補屬費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强者耳。**近聞契丹爲黨項所困、年荒兵亂、盜賊紛起、公請亟復弓箭社、使北寇望風知畏、不至擾入內地。奏上、皆不報。**本集第二狀云、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臣近奏乞修完極邊弓箭社條約已詳具利害、於今月十一日入遞去訖。臣自到任以來、不住冷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訪問事宜。大抵北虜近歲多爲小國杰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及爲近年不熟、以致朔易武州、燕京白浮圖淀東惡山內並有强賊、不住打劫。又探得北界差往西北路兵士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見在狼山西頭君市等村、切慮來南界別作過犯。雖未見的實、然去歲之冬、霸州文安縣被北賊殺人劫物。眞定府北寨於去年八月、今年二月兩次被北賊羣衆打劫。又近訪聞代州胡谷寨沙泉堡有北賊劫掠居人財物、殺傷弓箭手婦女、待更打赤岸村。以此數事、顯見北虜兵困小國民不堪命、聚爲盜賊。雖鄰境多故、必無渝盟之憂、然盜賊充斥、虜不能制之患。若督迫捕盜官吏帶傾兵甲、曉夜出入

巡邏、賊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臣再三思慮、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張皇、其實可用。若早賜施行、臣更加意措激勵其人、可使北賊望風知畏。伏乞聖明特賜詳酌、檢會前奏、早賜指揮。詔從是時遼已大亂、楊割阿骨打、吳乞買父子已强、正其陰畜滅遼之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時也。楊割阿强於元祐之初、至建中靖國元年後、楊割死、其子阿骨打立。阿骨打生於熙寧元年、至是元祐八年已二十六歲、其弟吳乞買思改並皆成立、粘罕即思改之子也。公雖不知其故而北必爲患、宋終不支之勢、久瞭然於胸中。故每上言、以歷代史册、邊防形勝、山川圖畫流入虜中、以資黠虜爲可懼。至此狀則云、鄰境多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是其先見已直透後事矣。定武爲京師屏蔽、四通八達、無窮山絕谷之險可恃、故其後幹離不以七日到沐城下、豈有澶淵孤注、殷鑑不遠、而論奏若此、可置勿聞者乎。其邊政之隨廢、誠非一日之故矣。時王光祖爲副總管、老將也、素驕橫。武衛卒游惰不教、軍校竊食其廩賜、前守不敢問。公取貪汙者配隸遠惡、令發判孥之儀、孫敏行偏閱諸營、屋皆破壞、添差將官李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檢計修葺。收雪覆、指揮使孫貴、檄司理院首行枷項以示懲創。欽猥既絕、飲博亦止。於是軍中衣食自足。乃部勒戰法、緊嚴畏服。然諸校業不自安、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若得告軍中亂矣。立決

配之衆乃定。上乞修定州軍營狀。本集狀云、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臣伏見定州近歲軍政不嚴、邊備少弛、如甲仗庫軍人張全前後盜銅鐵十二面。帳設什物庫軍人田平等、盜帳設什物八百餘件、錢二百五十兩。軍城寨人戶採斫禁山、開種爲田、公然起稅、住坐者一百八十餘家。城中有開櫃坊人百餘戶、明出牌牓、召軍民賭博。若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法令不行、禁軍日有逃亡、聚爲盜賊、民不安居。臣不欲驟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貸捨。軍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盜賊亦稀。臣今幕官李之儀、孫敏行、徧往諸營點檢、據逐官回申、營房大段損壞不庇風雨、皆兩椽小屋、偷地蓋造、椽柱腐爛。大半無瓦、一牀一竈之外、轉動不得。之儀等又檢得諸營軍號例皆暗濕、妻子凍餒十有五六。臣尋體問得將校不法乞取、欲掠坐放債貧身既不正、難以戢下、致諸軍公然飲博、無不貧困、輕生犯法、靡所不至。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四月、前後欵掠一十一度、計人已賊九十八貫八百文、已送司理院枷項根勘去訖。臣既目覩媮弊、莫治犯法之人、即須恤其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居大廈、而使士卒終年處於媮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濕、不安其家。輒已差將官李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徧詣諸營、逐一檢計合修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見的確錢數、仍差本州準備勾當供奉官石昇躬親覆檢到所、與逐將所檢合修營房間架材木等並同外、謹具畫一奏聞如後。

一、河北第一將所管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修蓋營房四千一百一十七間、估計錢一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文省。

一、河北第二將所管住管馬步禁軍八指揮、修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一十一間、估計錢一萬五千五貫二百八十一文省。

一、不隸將下所管步軍振武第四十五指揮、修蓋營房一百一十

八間、估計錢五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省。本司準備勾當供奉官石異檢料更合修蓋第一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十六間、估計錢七十四貫六百一十二文省。右謹件如前。伏望聖慈深念河朔爲諸路要重、而定武控扼强虜、又爲河北屏捍、所屯兵馬、理當加意葺治。欲乞獨出聖斷、支賜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賣、一面置場和買材料、燒造磚瓦、和雇人匠修蓋施行。所有檢計到合蓋營房間架材植物料等細數、文狀四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詔案**此狀本集作十月上、在奏弓箭社前、而墓誌、宋史本傳亦先載軍營事、後載弓箭社事、並誤。蓋此事鞫辦檢計、往復甚繁、狀內情形、必非到任數日所能奏出者、竊頗疑之。後讀公寄劉仲馮書、而此中釋然矣。因改載十一月奏弓箭社之後、并以正誌傳之誤云。**寄劉秉世書**。本集與劉仲馮書云、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當奏乞修車營、頃潰朝聽、悚息待罪。利害具狀中、此不縷。報者尤多、民甚患之。惟定武一路絕無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近承指揮開禁山事、此正本司舉察方欲從長酌中處置奏聞次、此弊所從來遠矣。起稅爲永業者已數百家、若驟以法繩治、起遣其人、驚擾失業、有足慮者。白某到任、所俵開耕者四五大、無不依法編管。前此皆置而不問、統有本縣解到者、亦平治小了耳。其人開耕已成業者、見別作肇畫、旦夕回申大。東都事畧云、元祐七年六月到奉世字仲馮、原父之子也。**閻案**劉奉世字仲馮、原父之子也。以上所奏三狀、皆樞密院專政故耳。聞之此書當列軍營狀前、以書中兼及諸事、不便省覽故系於後云。**上謝歷日表**。本集謝表云、況頒温詔、寵拜新書。吏得承宣、民知早晚。臣聞言天道者有數、故聞以正時。訓農事者在人、則王無罪歲。豈獨典常之舊、必存忠利之心。恭惟皇帝陛下輔相裁

成、聰明時憲。居德刑於冬夏、意與天同。璧聲教於朔南、責在臣等。時使薄歛、思患預防。勤鄒鮮孤、幸流亡之盡復。兼明威畏、庶戎夏以皆安。和曾鞏

仲錫劄支、滕與公雪浪石沈香石、作石之病、寫鳥諸詩。十二月上、慰正旦表。本集

慰正旦表云、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舉增懷慕、恭惟皇帝陛下道躋堯禹、行比驁參。方受圖於三朝、明發不寐。念御簾於雙日、孝思奈何。幸免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臣劉攽昨、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廷、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訴於庭、爲記事。和子由詠清汶老諸什、寄王鞏、幷圖參詩、作中山松醪賦。本集

中山松醪賦云、始予宿清於衡漳、車②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塗、散星宿於亭皋。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發匾

而遷昌化。八二十五日、賞鑑合刷并跋與子由、和劉燾遺詩、及送曾仲錫赴闕、作詩。敘跋。本集題蘭亭記云、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愈敬。陳元素、諸葛貞等各摸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迄此一時能書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虞永興、陸柬之、智永、歐陽通、楊凝式、僧懷仁、僧懷素、僧高閑、僧亞栖、僧貫休、僧夢龜、僧大觀、僧希白、僧道士、僧法海、僧智果、僧智永、僧智永、僧智永

行忠臣義士孤城抗節、東手待斃者、至不可勝計。凡其地其人、皆能忍於割捨、而獨於一石有餘戀焉、何也。然此石至今六百九十年、始終不出、其爲昇否重累投入江心、無可疑矣。當其在北宋時、眞跡已不易致、如李端叔所謂已不可得、而況欲求宋不可致之搨本乎。每見論蘭亭者、一波一畫無不有說、勇於自信、是皆隋牆壁而閱鈆鉼錙銖相遠者不知凡幾。今欲求此宋搨、不詳作於何時、其在定武日已無此石久矣。以地附載、并集諸考於後。

元祐九年甲戌、公年五十九、還朝尚書左丞鄭雍尚書左丞蔡京宣仁聖烈皇后於永厚陵。三月壬申朔日食。來之邵、楊畏等攻罷蘇轍。四月、曾布翰林學士張商英右正言。癸丑、改紹聖元④白虹貫日。章惇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追復蔡確原官、重修神宗實錄。蔡卞曾布請惇提舉、載以安石日錄。安燾門下侍郎五月、詔進士專經術。劉摯世罷、鄧潤甫死復免役保甲法。從張商英言、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更改事條。六月、曾布同知樞密院事。

正月、和曾子宣、因依其聲、成戚氏詞。

本集祝文云、敢昭告於勾芒之神。木冀脩音、官師相儆、士牛示侯稼穡將興。敢徵福於有神、庶保民於卒歲。無作水旱、以登麥禾。尚饗。

戲李之儀詩。

仲錫元日所寄詩、立春日、祭土牛祝文。

本集祝文云、敢昭告於勾芒之神。木冀脩音、官師相儆、士牛示侯稼穡將興。敢徵福於有神、庶保民於卒歲。無作水旱、以登麥禾。尚饗。

戲李之儀詩。

聞歌者歌戚氏、公方論穆天子、事、因依其聲、成戚氏詞。

本集祝文云、玉龍山、東皇靈媲統羣仙。絳闕岩巖翠房深。列缺倚飆飛電、遊閃雷鳴。志蕭然。金城千里鎖煙。娟。當時穆滿巡符、翠華曾到海西邊。風露明霄、餘波極目、勢浮輿蓋方圓。正是昭麗日、玄圃清寒、瓊華半綿。爭解勒香鞍、駐嘶、八馬戲芝田。喬池

近、耆樓隱隱、翠鳥翩翩。肆筆筵、開作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罷頭皓齒、綠髮方瞳、圓極恬淡高妍。盡倒瓊壺酒、獻金鼎、簫成、奏曲醉留連。雲璈響寫寒泉、浩歌暢飲、斜月低河漢。漸漸倚霞天際紅深淺。動歸思、迴兮墜宴。爛熳游、玉簫東還。杏花風、數里響鳴鞭。望長⑤路、依稀柳色翠點春妍。李之儀跋戚氏云、中山控北虜、爲天下重鎮、選寄皆一時人物、輕裘緩帶、折衝尊俎。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爲定州安撫使、之儀以門生從辟。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畢、歸日力而罷、或夜則以曉角動爲期。方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於坐側、各因其譜、卽席賦詠。一日歌者輒於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之才、於倉猝、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頷之、方論穆天子事、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爾。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聞他辭、足爲中山一時盛事、前固莫與比、後來者未能繼也。致和⑥元年戊辰八月二十日、爲大川出此詞於寧國莊、李之儀書。

兩浙瘡痍已復、曾鎡世雄書。

本集與鎡濟明書云、遠辱專使惠書、感慰兼集。老妻奄忽、遂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汩纏。但、曉景牢落、亦人情不免。重煩慰諭、銘佩何言。出守中山、謂有輕裘緩帶之樂、而邊政頹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選軍衰止、盜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歲熟、呻吟瘡痍、遂一洗矣。惟倍加愛嗇、以副所願。公奏兩浙賑濟及放救恤事、其後在朝在潁皆言之、而訖於揚州、茲則坐收其効矣。特載此書、歸結其事。

十六日與李之儀、王詡、孫敏行論陶淵明詩。

本集書陶淵明種豆南山下詩一首云、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媿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六日、李端叔、王幾仁、孫子發皆在東坡記。

公以所屬

裁傷闕食上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裁減、竊不與盡實減放秋稅。臣到任後、累有披訴、乞倚閣。又緣已過條限、礙難施行。今體問得春夏之交、人戶闕食。如或坐觀不救、恐非朝廷仁聖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斗借貸、已有成法、不煩奏請。而昔年遣使賑濟、一例散貸、後皆倚閣放免、以此愚民每有借貸、不肯及時還納、既煩鞭撻追呼、不免失陷官物。現惟依條將常平斛斗出糶、得數萬石在市、壓下物價、即境內百姓人人受賜。若不奏請減價出糶、深恐今年春夏新陳不接之際、必致大段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比之借貸失陷、稍省費而一境生靈皆倚全活。又得錢準備豐熟收糴、兼利農末、爲惠不小、乞賜施行。

上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成表。

本集慰山陵禮畢表云、恭聞今月七日、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山陵禮畢者。日月有時、義當即遠。霜露既降、思則無窮。遙知穆穆之光、倘起皇皇之望。恭惟皇帝陛下道循祖武、德契天心。大哉孔子之仁、洋然流渙。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願竟舜慕之心、少副堯封之祝。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廷、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詔窓元祐九年二月七日、宣仁葬永厚陵。

二月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寄、作詩。

定武軍禮久廢不識上下之分會大閱公命舉舊典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聞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責更使爲泰、光

祖震恐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薛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公前狀素代州胡谷塞莎泉堡北賊劫掠事、又貼黃云、本路副總管王光祖有男現任胡谷寨主、家書報光祖、臣所以備知其詳。在光祖能得邊信、亦必據以上聞、此所以心折之也。）上慰皇仁聖烈皇后祔廟禮成表。（本集慰祔廟禮畢表云、恭聞今月十七日、宜仁聖烈皇后升祔禮畢者。反寢而虞、既盡飾終之典。宅神於廟、益隆追遠之思。凡在照臨、舉增悲慕。臣軾竊以六朝纘聖、並傳家法之餘。三后御簾、高出古人之右。遠此登配、廓然永懷。恭惟皇帝陛下奉順母慈、表章坤德。四謐哀榮之詔、簡策有光。數詩挽餞之音、道塗垂涕。日月云遠、典禮告成。願寬無益之悲、少副有生之望。槃城集大行太皇太后謚册文云、孝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歟契天運。昔眞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實能協和神人、以綏靖國家。逮我聖考、蚤厭萬國、惟予末小子、末堪多難、則亦聖祖母躬受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寧、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以諡易名、明昭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爲憲。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溥愛如地。內自宮省之秘、外薄戎夏之廣、丕冒德澤、以生以成。元豐之末、天地震裂。罔知所措、而大策中定、與天爲謀。肆時沖人、實主神器。旣幄旣旃、合時敘倫。於衆庶庸、一二老。政無舊新、以便民爲先。人無戚疏、以守正爲用。故士恥舍義、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遂底於今。雨暘小愆、憂世之心、常若不及。人賴其賜、神享其誠。熏然和平、無大菽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干萬計。饑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遼人恃和、時肆徼

一聞信義、歛然知畏。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被恩德、屢畔仍屈。雖燕處於中、實大义於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隙。惟約心以公、自二王一主、洎於外家、均遇以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食服器、至於宮室、雖履大位、以天下養、而歲月之奉、猶視長樂之故。是以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耆老聞風而歎。不言而化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先后舊儀具在、有司則族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凡輕於約身而重於違禮、推之庶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未習師保、閔若望歲、滋之以勸講、示之以聽納。久而弗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弗知、哀恫邦國。臨朝惘然、朱知攸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山之期、茲復以告。是用博訪於卿士、受命於祖宗。攸慮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諡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諡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寶上尊謚曰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廟祏、賁於太史、沒而不忘、永永無極。於呼哀哉。謹言。

【案】子由初作此文甚艱、蓋以其九年之見聞涉歷而經營數月之久、始醞釀出之、故其精誠一片、字字從宣仁心坎發出。至其直紀事實、不涉虛美、固已自言之於哲宗矣。其在樂城集中、乃不一二數文字。因稱述其繁者、附錄於此。

十三日、爲王詵書王齊萬事。

本集書蜀僧詩云、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幾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對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

爲他有枝也。偕言能詩。公命賦蒸豚、
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爛眞堪
玉筯挑。若把醍醐來比並醍醐自合瞞本
師號。元祐九年二月十三日偶與公之玄孫訥道此因記之。和李之儀送保
侄翟安宅赴闕以申山松醪寄雍州王崇拯作詩。上乞貸賑佃客狀。本集載此
九年二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契勘本
路州軍栽傷闕食人戶雖已奉旨於法外減價出糶賑濟訪聞民間尚有饑困之人。今點檢得定州省倉熙寧八年、元豐三年、米皆年深
損弱、每年只充廂軍次米帶支五百石、比至支絕更須三五年間、轉至陳惡。
今欲望朝廷特降指揮、將現在陳損白米二萬餘石、分給借貸與鄉村第一
等第二等主戶、契用依此保借、候豐熟日、依元糴例送納白米入官。不惟乘
此饑年、優加賑濟、又使官中得新好白米、充軍糧支遣、及免年深轉至損壞。
臣與官吏體問上戶、願得此米以濟細戶、將來必無失陷、與尋常貸與貧下
人戶不同。謹奏。和思聰所寄及王崇拯赴闕別詩。三月、乞修北獄廟狀。本集狀云、
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城
陽縣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頹壞。自熙寧間、因守臣薛向奏請、
止留完葺正殿、餘諸殿及廊廡門牆垣久已疎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
司奏乞修完、後來劉奉世又乞依薛向例、於安撫司回易錢內支錢三千貫
助修嶽廟、皆不蒙朝廷允許。深慮摧壞日多、爲費滋大。今據定州申、檢計到
合用工料價銀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付本州出賣、應副

修慙。臣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祈禱、多蒙感應。今北嶽廟見弊、理當完葺。伏望特賜施行、上副朝廷崇奉嶽廟之意。二十日、多集

客盛、散給父老酒食、并作開園詩。

鄧潤甫所攻。哲宗震怒、二十六日、謫守汝州。

東都事畧云、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右丞、蘇轍爲門下侍郎、蘇在上、未能還。又云呂大防罷相、清臣撰策題、亦以爲言。又云呂一日對哲宗言、蘇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轍奏曰、陛下即位、兄弟方起自謫臣、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之法、是欺也。清臣辭籍、臣亦被召、清臣時爲左丞。哲宗震怒。轍既去位、外召、章惇拜左僕射。惇未至、相位尚虛、清臣益有覬覦之心、獨當國、亟復元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惇至、清臣既不得相、遂與惇爲敵。會言者有疏論列、遂知河南、尋奪職知眞定府。頴濱遺老傳云、呂大防之在陵下也、范純仁奏乞除執政、上即除李清臣鄧潤甫。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撰策題即爲邪說、扇惑羣聽。轍論之曰、伏以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料陛下必無此心、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先帝在位近二十年、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覓雜役。凡此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

嘗失墜者也。至於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財用匱竭、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章帝卽位、深鑑其失、代之以寬仁、憒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眞宗有大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絕口不言天下至今賢之。英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創惟廟之議、朝廷爲之譁然、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簿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奉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臣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擅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缺]漢章昭宋眞仁之說乃呂大防上年五月論奏事、宣仁云皇帝宣深知者相距僅十月、何至若不省、憶乃爾富宣仁寢疾時、召范純仁謂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垂簾時惟勸章獻盡母道。章獻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受命。由此觀之、後相純仁於有深意而哲宗年長公已不滿垂簾其情顯然。雖純仁卒負此託而此半年中未見無所開陳特其事無補故其說亦莫之傳也。史家於向太后不及納履既哭而起與太妃語極悲切之下、筆之曰上感悟。夫既曰上感悟、則其未感未悟之前史意已見而垂簾切勿之意復申明之益以行熙豐怯一段爲特順之詞其言婉而情切蓋實欲冀幸挽回於萬一者然其大事去矣。一斷已該召對之禍當朝局翻覆安危呼吸間獨子由力明宣仁司馬光之政苦爭以去

是可慨矣。四月十二日、詔改紹聖元年。東都事畧云、四月癸丑改元。語錄仁宗以仁宗生於庚戌、申戌歸垣、則西庚得地可見、太史之官、未嘗不講求也。若哲宗生於丙辰、改元癸丑、是命既當刼而日亦入墓、剝盡矣。且癸爲極陰、其象閉塞、猶易之否奇儀演遁諸說率以閉口名之故凡得位行政出師命將、飛章走檄上官赴告諸事、皆避勿用。以上不能宣其意、下不能達其情也。此自黃帝以來、已流傳其說、至若掌占從吉之事、則已紛見三代、具載五經、豈有改元創始而不一詳究者。其與正旦更始、殆不同也。此乃鄧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嗣述文武之道、特遷執政而李清臣因是欲乘章惇未到之前立取宰相、或恐爲惇所先、故紛更變亂、迫不及待加此耳。其後徽宗生於壬戌、以二月庚辰改元宣和、則金藏於戊、水斂於辰、一戰淨盡。紹聖宣和兩朝之政事、其不祥莫甚於此者矣。

十六日、告北嶽廟祈雨文。

本集祝文云、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十六日丁巳、嗣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及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制幣茶果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都尉都城以北幽冀之南、既阻而不登、又歷時而未雨、公私並竭、農末皆傷。麥將稿而禾未生、民既流而盜不止、豐凶之決、近在浹辰、溝壑之憂、上貽當宁。仰止喬嶽、貪於朔方。卷舒雲霓、呼吸雨露。若其安視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軾以短才、謬膺重寄、儻有罪以致旱、寧降罰於微躬。今者得請於朝、旦夕是望。兼致西成之富、少寬北顧之憂。拜賜以時、敢忘其報。尚饗。語錄本集雪浪齋銘、此其前奏、狀誤入紹聖者、皆據此文更正。

二十日、作雪浪齋銘。本集雪浪齋銘

敏云、宁於中山後、國得黑石白豚、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澗奔流、盡木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激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紀年錄、四月二十日、作雪浪齋銘。

二十四日、作三國名臣論。

本集論三國名臣云、西漢之士多智謀、名義。東京事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也。紹聖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書。論略東京事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能臣從無有事權下移者也。使公在位、容有是乎。譬之棊爭道者、皆劣弱而國工袖手傍觀、不容置喙、惟有坐視其敗同此覆局而已。公以十一日壬子謫英州、而十二日癸丑改元時已知改元、則南遷亦已得耗。論及孔明其寄慨也深矣。

時朝局大亂、黃策來之、邵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覿、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黃慶基、山谷謗之、說、然兩制語論奏。

皇朱治迹統類云、御史虞策言、蘇軾作誥詔、語涉譏訕、望核實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臣先朝、久以罪廢至元祐擢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軾凡所作文字、議斥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憤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有毫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大防制詔則曰、民亦勞止、願閑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如洛、如屈之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魏

了翁鶴山題跋公辭免官稟云、元祐垂簾、凡熙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罷之。議之則曰、是以子改父也。從而闢之、則又曰以母變子。此皆非眞識事體者。惟坡公訓詞獨能推本於神考欲爲未能之意。文寬夫范堯夫韓子華孫和甫安厚卿之去、公所草詔皆以先帝付託爲詞。而用楊元素陳彦叔李邦直元豐不起而臨奠之文曰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呂惠卿南遷之詞亦曰此先皇帝之意。至於王安石之卒、不過曰方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亦呂穆仲唐義問之詞亦拳拳於神考其詞氣和平而不懟也。其末嘗深誡之也。今觀公辭官之奏、始歸美於神考、其詞氣和平而弭後憂。知神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請、愼惋於安上國門之圖、慟哭於永樂城之敗。凡元祐諸賢又未嘗不知之、特當時未有以將順而正救之者耳。其曰受先朝之知雖宣仁亦嘗言之公非姑爲是詞也。蓋寬策楊畏來之邵劉拯之流皆反復小人之尤者固結於元祐紹聖間而策詭論尤深。來之邵資性姦凶初與楊畏台攻蘇頌去之復攻梁燾及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呂惠卿。至是復與畏首攻呂大防去之、請加王安石美謚、論司馬光等與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使行誅戮。凡此皆元祐初雖用羣小而起於附和變法、繼又奉行不善、遂成痼疾。越百數十年、而魏了翁論之然後是非定矣。民亦勞止、孔子首引以美子產、豈亦訕謗乎。凡羣小所論公罪蹟皆翻騰熙祐舊案、元豐已行、而元祐未行者、自始至終、淵源一本、統系不紊、是則括爲羣小之魁、其罪必不可逭也。

下、坐前掌制命、語涉譏訕、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

閏四月三日、告

責知英州軍州事。慕誌云、時方例廢舊人、公坐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先朝。皇宋治迹統類云、落兩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詞、蔡卞所撰也。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閱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紀年錄作四月奉命者、誤。應駁正。謝上表。本集謝表云、紹聖元年閏四月初三日、左朝奉郎新知英州蘇軾狀奏。罪盈義絕、誅九族以猶輕。威震怒行、竄一州而大幸。驚魂方散雪涕徒零。伏念臣草芥賤儒、岷峨冷族。襲先人之素業、借一第以竊名。幼歲勤勞、實學聖人之大道。終身窮薄、常爲天下之罪人。先帝念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恩深報茂、每憂天地之難堪。福利禍多、是亦古今之罕有。登自悲棄物、猶欲顧天。惟上聖纂宗廟之圖、方太母聽垂簾之政。招延俊乂、登進老成。何期章句之謏才、使掌絲綸之要職。凡一時黜陟進退之衆、皆兩宮威福賞罰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責。苟不能敷揚上意、尊朝廷於日月之明、則何以聳動四方、鼓號令於雷霆之震。固當昭陳功罰、直喻正邪。豈臣愚敢有私心、蓋王言不可匿旨。當今之天奪其魄、但謂守官。通日之臣肆其言、期於必斃。賴父母之深憫、免子弟之偕誅。罪雖駭於聽聞、怒終歸於寬宥。不獨再生於東市、猶令尸祿於南州。累歲寵榮、固已太過。此時竄責、誠所宜然。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蒼顏素髮、誰憐衰暮之年。恩重邱山、感藏骨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深原心迹、曲示哀矜。臣實何人、恩常異衆。在先朝偶脫其誅、幾故此日復煩於典刑。頑戾如斯、生存何面。臣敢不嗟膺悔過、吞玷知非。革再三不改之愆、應萬一善終之望。㊢虞策來之、邵等翻騰舊劾、各條公屢有辯奏、可覆檢也。此則不惟不辯、率性一撻撏挑回、故云固當昭陳功罰、直喻

正邪也。蓋前之必辭晉、原欲留其身以爲國、此則已將一片熱腸放下、惟有拂此身、聽其流轉、付諸清議而已、可見其立時勇決也。此狀本集不載、具官年月、特爲備全、仰讀之者雖百世之下、猶見其生氣凜然也。告於文宣王廟并辭羣望遂行。本集辭諸廟祝文云、軾得罪於朝、將適嶺表。雖以謫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鑑聽。至貢定朝議楊采來謁、巢其子迪簡。本集與孫子發書云、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爲致意。過貢定見楊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老以一二數台矣。其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來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爲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仍知英州。皇宋治迹統類云、虞策又言蘇軾罪罰未當、詔軾降充左承議郎、太行草木歷歷可數、岡巒北走、巢谷秀傑、忽悟歎曰、吾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詰案公此詩付邁以是知邁赴定州也。至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食之作詩示邁、過過。詰案詩有玉食謝故吏風霜便逐臣句、自此至食芋而飲水矣。劉拯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覿、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盧襄、龔夬之、邵浩、謗訕兩制語論奏、告下、合敘復日、不得與敘、

仍知英州。自是已三改謫命矣。皇宋治迹統類云、劉拯言蘇軾敏以私憤行軾合敘復。日不得與敘。東都事畧云、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誇先帝、詔詰中、厚誣醜詆、軾於先帝不臣甚矣。詔黜知英州。范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言者多當時御史。豈非觀望耶。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日不法事、又論蘇軾所謫太近。純仁言上敦有犯之邵爲成都路監司、自當按發。軾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詔窓劉拯專攻司馬光及公與范祖禹黃庭堅秦觀諸臣、既貶謫拯猶未愜、屢攻不已、遂重責之。拯由是屢進。天下以爲冤。據純仁所奏、凡紹聖言官皆元祐初宰執引用之人、此其確據。凡首以是爲光公著咎者非苛論也。又案四月二十二日章惇入相、純仁遂罷。以上三改謫命、皆二十二日以前事。今據乞舟狀分列於前、以明非章惇任內事。蓋惇至則大加羅織前所重譴、僅供元祐羣小爲見惇薄藉口之資而已。

十四日、抵滑州上乞汴泗舟行狀。

本集赴英州乞舟行狀云、臣近準告命、火急治裝、星夜就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聞命已來、憂悸成疾。所負罪名至重、上孤恩義、下愧平生所以疾病有加。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橐已空。臣本作陸行、日夜奔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資用不繼。臣之衰危、亦云極矣。伏念得罪以來、三改謫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僵仆中途、死於逆旅之下、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則非神聖不殺全育之意也。輒已分散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

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徜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所貴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多病早衰氣息僅屬、所以輒爲舟行。之計。敢望天慈、少加憫惻。【詩案】是時遷迫過皆侍行、及至當塗而止有迨過讀此狀、始知今遷歸陽羨、已早計之矣。其狀云南康軍者、非九江相連之南康軍、乃指虔州也。公八境圖後敘云南康江水壞城、可以互證。又案韋城乃滑州所部、在滑州東南六十里。公以十五日到韋城、以是計之、則此狀上於十四日也。

十五日、至韋城、遇歐陽思仲、書中山松醪賦、寄吳安詩。本集書中山松醪賦後云、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作世外之游、及將赴中山、傳正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歎息久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恨傳正未見。乃餘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近又作中山松醪賦、獨恨傳正未見。乃餘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傳正平生學道既有得矣。予將遠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爲贈、而致思於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相從也。【詩案】合註於此文中、割蔵閏四月十五日赴英八字、以當定州啓行之日、應駁正。吳安詩字傳正、宰相充之子也、時官中書舍人。坐行子由謫汝州制、其詞溢美、廢過韋城之外、呂誨彈王安石將對於崇政殿、會司馬光自邇英閣趨資善堂、與誨遇勸誨止其疏、卽其處也。後南宋亦有資善堂、范沖嘗爲資善堂翊善、可證。【夏河】作詩已亥誤甚。今從何焯之說改編於此。餘詳題下。

十八日、同里楊濟甫之子明追遇於陳留道中、許爲書道德經以贈、因記其事。本集書贈楊子微云、故人楊濟甫之

子明、字子微、不遠數千里、來見僕與子由。會子由有汝海之行、僕亦遷筠、表、子微追及僕於陳留、留連不忍去。欲作濟甫書、行役倥傯、可持是示濟甫此即書也。子微篤學有文、自言知數術云。僕必不死嶺表、若斯言有徵、當爲寫道德經相償此紙、所以志也。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新英州守蘇軾書。魏了翁鶴山題跋云、蘇氏翰墨散落人間而楊氏所蓄尤夥、且可信不誣。聞楊氏所儲尚多、其晚年既貴尤篤於故舊之義此尤當冷後生輩見之也。新陽安別駕宋希古以是軸轉示、敬題其後而歸諸楊氏、其謹護之、魏了翁始以學士院對策力詆韓侂胄開邊、被出、侂胄誅、收召出者、築室白鶴山下、開門講學。其後乃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專政、了翁乃辭召命、定間也。時去紹聖之初、幾及百二十載、而楊氏如故。方公之遠徙也、濟明以久絕音耗、乃使其子明遠涉海南、起知眉州、頗有政聲。考其時則在寧宗嘉定間也。子明遠涉海南、訪求生死。以一鄉曲之老、而篤於風義若此、信乎其有後矣。誥以濟甫爲公比鄰、乃本諸

嚴殿觀子由新修吳道子畫殿作詩。（施注）（王注）（查注）（馮注）（紀批）（合注）（合評）（合考）（合參）（合編）（合纂）（合集）（合論）（合說）（合解）（合箋）（合註）（合疏）（合義）（合旨）（合要）（合略）（合鈔）（合選）（合抄）（合刻）（合訂）（合校）（合正）（合補）（合增）（合删）（合改）（合譯）（合釋）（合證）（合辨）（合駁）（合難）（合問）（合答）（合對）（合議）（合商）（合酌）（合量）（合度）（合計）（合算）（合數）（合量）（合稱）（合謂）（合曰）（合云）（合言）（合語）（合話）（合說）（合論）（合議）（合商）（合酌）（合量）（合度）（合計）（合算）（合數）（合量）（合稱）（合謂）（合曰）（合云）（合言）（合語）（合話）

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稼神者二人、孫、已。後東游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爲極也。蓋道子之述、比范趙爲奇而比孫過爲正、其稱書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聞與淨土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次皆道子所畫、東爲維摩文殊、西爲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瓦漏壞、棧缺弛、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者、常存乎其人。七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七、雖有達者、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眞、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宇、與李、君亦少助焉。

由以公遠徙分俸與邁使移家就食宜興。（本集與參寥書云、子由分俸七千、邁將家大半、就食宜興、既不失所、）

外何復挂心、實翛然此行也。（施注）元祐以前、子由債負山積。其後久官京師、始稍縫其事。殆後累年執政、祿入優厚、非前比矣。公則祿入無幾、又南北奔走耗於道路、此其故不同也。使非子由分俸、其與邁行計幾不可辦。後在惠營新居、與重辯言祿入務散者、乃無因及子由故有是語、所散卽此俸也。此書公作於儀眞長蘆院、其事則汝州事也。今摘載於此、餘詳後條。

與子由別、遂子。（槃城集謝表云、臣前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告命、降三官知袁州、卽治陸行趨陳蔡、具舟赴任。七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七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東都事畧云、上官均紹聖初召還、除右正言、均論呂大防、蘇轍六罪、大防、轍並再黜。（施注）元祐中、均爲御史、與子由爭許將事、并

攻大防不勝、自行乞罷。其後公在惠、子由在筠、至紹聖四年、始相遇於藤江、并記於此。

還至陳留、得言舟行。閏四月十八日至陳留、據書贈楊子微語時。尚未至汝州也。考公自黃赴汝、嘗與王文甫書云、至雍邱陳留間、出陸至汝。其地皆阿舟行、出陸未能辦別。今以子由詩施之、公。

過雍邱、贈馬夢得。詩。此詩施公自汝出陸至陳留具舟赴袁州任例之、公當以陳留赴汝、又當還至陳留始登舟也。註原編在遺詩中、查註補編臨城道中詩前、合註已謂其誤。今改編汝州龍興寺詩後。馬。後惠僧無復馬之跡、似其時辭公歸老、往依元章、因贈此詩也。

米薇扶疾出見、遂別去。本集與米元章書云、出城困不煩到、復得一見幸矣。

至南都、聞惇卜方力排元祐事、寄孫敏行書。本集與孫子發書云、某旦夕微疾、想不爲患。

至南都、聞惇卜方力排元祐事、寄孫敏行書。本集與孫子發書云、某旦夕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順而已、幸勿深慮。

貶責元祐諸臣、乃六月事、則自閏月以至五月、正羣小交攻喫緊時也。夫以南都而喧傳若此、則其朝中明日張膽、叫囂成市、可見其不堪也。

張元明追餞公於南都、爲留一日。本集與張元明書云、前日承追餞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重、以增感悅。

張元明追餞公於南都、爲留一日。張君房字元明、公既遠謫、元明亦浩然歸矣。

會布專使來慰、答書。本集與曾子宣書云、某不敢通問、特承不鄙廢放手。

會布專使來慰、答書。書存問乃敢裁謝萬一。塔記久草下、因循未留附上。

今不敢復寄異時萬一北歸、或可錄呈爲一笑也。旦夕離南都、西望悵然、言不盡意。

還至陳留、得言舟行。元豐末公還朝布爲戶部尚書、始與還往。不久、布出典郡、通問

不絕。其後出守中山、布入爲翰林承旨兼侍讀、復相、會於朝。其求塔記、至爲勤懇、公屢諾之、始終不與。此浮屠家言、非可醞釀者、不惡而嚴、何至是乎。當斯時、布來通問、是其心不欲見絕於君子者。若竟以塔記與之、可以少解禍患。公非不知、而苟免之事、必不肯爲。此邪正之途所以判然也。其後呂升卿使嶺南、布以爲兩公切骨仇讎、力言於哲宗、罷其行而蓋必改差西路、尤不免於羅織。是布以獨留、維持其間、心跡具在、未可沒其善也。爲表出之。時布尚在講幄六月望前、遷同知樞密院事。五月、至汴上、與晁說之飲別。酒酣、公自歌古陽關。陸游老學菴筆記云、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晁以道云、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點窠舒堯文、晁以道皆公客也。南渡皆在、而以道爲敘公父執、故習聞公遺事、蓋得於其父者也。過泗州、與杜輿別。本集子師書云、泗上爲別忽已八年矣。點窠此書公北歸作於儀眞、時在建中靖國元年辛巳、逆數八年、乃紹聖元年甲戌正別於此時也。餘詳卷四十五總案杜輿條下。遇任伯雨於道中、附載以行。父孜字遵聖、伯雨字德翁、眉山人也。登進士、除左正言、首上疏言章惇身爲上宰、久擅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自哲宗疾勢彌留、中外恟懼、乃乘倉卒、逆天啼人、睨睥萬乘。幸太后睿策先定、斬其姦謀。向使惇計得行、不知置陛下於何地。章八上、惇貶雷州、又論蔡卞之惡。公然誣訕、欲廢宣仁聖烈皇后。又因哲宗之疑似、非辜廢元祐皇后、犯上不道。又言、使哲宗有欲黜太皇太后之謗、廢皇后之惡、編管諫官之失、投畀忠良之議、皆卞倡之。惇行之。今若不正典刑、無以明哲宗之德、彰陛下之仁。卞亦

尋竄。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以建中爲名、謂和元祐紹聖、伯雨奏曰、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即位元號、不可不爲鑑戒。時議西北專用武臣典郡、伯雨謂李杞甫惡儒臣以邊功入相用武臣、其後致祿山之亂、此何以異也。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交結內侍、伯雨極論其罪、尋出知虢州。崇寧初、二蔡在東西府、以黨論編管通州、徙儋州、移道州、提點明道宮、卒年十三。伯雨性剛鯁、持論勁正、爲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憲草。詳見本傳。伯雨時有母喪、餘詳後。**抵山陽徐積來弔公求贈言積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爾。公敬佩之。翌日將發、積專使至公報云、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益然有得、載之而南矣。任伯雨述其都下師續夢經事、公爲記之。**本集書師續夢

經云、眉山任伯雨德翁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且言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爲善本。德翁欲訪此而不可得。外甥進士師續假寐其側、忽驚覺曰、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糟薑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此非夢也。德翁大驚、即使續以夢求之、而後觀鬻糟薑者之狀、則夢中所見也。軾方貶嶺外、弔德翁楚泗間、乃爲記之。紹聖元年五月、同郡蘇軾記。**過高郵寄孫升詩。至揚州、遣邁歸宜興。**是時邁一房歸宜興、考斜川集、邁從至金陵、薦同安君後始歸。**寄劉燾書。**本集與劉無言書云、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

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後命否爾。**張耒自潤州遣兵王告、顧成衛公而行。**本集與張文潛書云、來兵王告者極忠厚、方某流離道路時、告奉事無少懈。又不憚萬里再來、非獨走卒中無有也。願公以某之故置一好科坐處。當時與同來者顧成亦極小心可念。東都事畧、張耒元祐初爲正字、遷著作郎兼史院檢討、在館八年、擢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語錄張耒時正在潤也。**題陳瓘跋歐陽修書後。**本集載陳瓘中跋歐陽永叔帖云、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之賢、天下皆知。使嘉祐以前見其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自興。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陳瓘書。公跋云、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削其跡。夢奠之後、履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沒之後二十餘年、慆愛一衰、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元年五月、書。東都事畧云、陳瓘舉進士甲科、用蔡卞薦、召爲太學博士、遷校書郎。章惇、蔡卞主紹述之論、追貶司馬光、上謗宣仁后、瓘對以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徽宗即位、除右正言、論卞修實錄、增加王安石實錄、紊神宗大典、請改修、遷右司諫、又極論蔡卞假託經義、倡爲繼述、重誣神考、輕欺先帝、倡爲國是、以行其私、宜因其請祠遣之。章惇懷異不忠、爲山陵使無狀、欺致大昇巒陷泥淖之中、露宿野次、宜罷其職、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皆與蔡京異議。今龔夬言京、又將罷去、殆非祖宗獎厲言官之意。瓘責之日、方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召還、遷右司員外郎。又以書抵曾布、論日錄及國用事、以爲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布怒、除名編管袁州、移廉州。坐其子正彙上書、逮繫開封獄、安置通州。始瓘辯日錄著尊堯集議者以爲詆誣、編置台州、移楚州、卒。瓘疏

袁惡、雖所舉不避、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爲仁由己。既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卒如其言。

視之。次日阻風寄參寥詩并作書。本集與參寥書云、某垂老再被嚴譴、皆愚自取、無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陸氏飢無可追計也。已達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識中有憂我者、以是語之。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飽之外、亦無所須。承問所乾、感懷而已。餘窓、此書言子由分

山法泉書、寄詩爲謝。九日、奉安阿彌陀佛像於清涼寺、作像贊。本集阿彌陀佛贊敘云、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迫過爲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於金陵清涼寺。

并贈和長老詩。詩敘崇因院、禱於觀世音像前、北歸當復過此爲頌。發當塗、舟行熱甚、忽憶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至慈湖夾、阻風、並有詩。任伯雨不至、作書。本集與任德翁書云、半月不面、思仰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駐、奉侍不至。某在慈湖夾阻風、已累日。今日風亦苦不順、且小進前去、恐亦不能遠也。不知德翁令晚能到此否。謹遣人上問。不宣。詩敘公與程德孺書云、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更不詳書也。此爲德翁自楚泗同至金陵之確證。然此書作於惠州、而僅云同行月餘、是德翁不復再至矣。更以後之二十五日至姑熟約計之、乃公以閏四月發汝州、五

月初下汴泗、與德翁相值、至六月二十五日而德翁已去、故云同行月餘也。公自閏四月十八日至陳留後、以六月七日泊金陵中間無月日明文可據。今以此書截限扣去同行月餘、乃五月初間下汴泗之確證。月日明文可據。是以閏四月下旬與子由相聚亦僅三數日也、并記於此。章惇、蔡卞、張商英等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覿、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亶、處厚、虞稷、來之邵、劉拯、言詩之說、始議公罪。東都事畧云、惇十執政謀所以釋憾於元祐者。凡元祐更張、奚止悉皆追復。用張商英等立議、元祐寘逐、元祐臣僚於嶺海。又云、紹聖元年六月癸未、貶責元祐臣寮。司。東都事畧云、盡黜元祐羣臣、自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書命皆希爲之。言詩初、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遂下臺中書舍人、仍許以爲同省執政。希行責詞、遂至毀罵、甚者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詆宣仁后也。一日、希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了名節矣。二十五日、抵常塗縣、告下、落左承議郎、責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王楙野老紀聞云、林希行子瞻詩詞云、若議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子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載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欺。益公題跋云、林希與東坡公素厚善、又爲杭州交承、故

書問惓惓如此。林雖尋爲利誘折資、草制誣公、不遺餘力、然猶愛此帖弗棄。至其子孫始以遺玉山汪氏、乃知惡直醜正、顚倒是非者、豈盡喪其良心哉。穢莠害之耳。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東里周必大觀於摛文堂。【跋】此益公三帖、聖錫早故、益公乃見於其後跋玉山汪聖錫所藏公與希論浙西賑濟二人季路。又三年、朱子過而見之、乃刻石常平司署。已載卷三十三總案。茲錄公之說者、以見希之藏公帖、尤醜於撰責詞、而宣和之官禁私買、亦猶是矣。

公盡遣家累、自赴嶺表、咸涕泣求行。本集與王庠書云、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

乃使迨以家從長子邁居、書六賦以予之。本集書六賦後云、予中子迨本相從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可復以家行、獨與少子過往、而使迨以家歸陽羨、從長子邁居。迨好學、知爲楚詞有世外奇志、故書此六賦以贈其行。紹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詩案】公貶左承議郎、建昌軍司馬、墓誌本傳皆畧去年譜紀年錄年表皆茫然、不知惟合註引載降充左承議郎、而不全。今分析補載、以見羣小交攻不已、而謫命屢改、其憤亂至於此也。

獨挈過與朝雲赴江州。本集與陳季常書云、自當塗開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詩案】此書、是時過一房亦從迨一房同歸陽羨、其後遷赴仁化令、復爲過般挈至惠州也。并記於此。章惇方肆毒而敗惇之任伯雨陳瓘已先惇見案中、可見天道不遠矣。特備載其事於前、庶凡爲小人者知所警懼云。

校記

①「邊」：上當脱「被」字，見《東坡全集》卷六四《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②杰保：《蘇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作「術保」。下文同。

③車：當作「軍」，見《東坡全集事略》卷三《中山松醪賦》。

④「元」：下當脱「年」字，見本譜本卷「紹聖元年四月」條。

⑤望長路：「長」下脱「安」字，見《蘇軾集》補遺《戚氏》。

⑥致和：當作「政和」，見李之儀《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八《跋戚氏》。按，政和壬辰爲政和二年。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紹聖元年甲戌、是年七月布告天下、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降文彥博太子少保、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彭汝礪等。九月、太白晝見、流星出紫微垣。十月、除呂惠卿知太名府。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遂問元祐史官、安置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呂大防等。凡元祐所行開寶通禮十科取士、廣文解額、進士詩賦與河東大錢、制置解鹽廣惠倉、王安石新經字說禁、皆罷之。

七月、至湖口、觀李正臣所蓄異石九峰、名曰壺中九華、作詩。達九江、與蘇堅泣別、作歸朝歌①詩。本集九江唱和、謂寄歸朝歌②詞云、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搖空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此生長擬浙、與君同是江南客。夢中游、覺來清賞同作飛梭擲。明日西風還掛席、唱我新詞淚沾臆。靈均去後楚山空、澧陽蘭芷無顏色。君才如夢得、武陵更在西南極。竹枝詞、莫搖新唱誰謂古今隔。過廬山、雲物騰清未午、衆峰凜然、作詩。自南康赴都昌縣、醫一詩。石刻詩云、都昌縣、燈火樓臺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眉山蘇軾書。品察此詩所見石刻不一、相傳原刻在縣治內。考查註續採二卷、獨失此詩。合註云書不云題池。衡山王泉之漢槎作宰西江、嘗至廬山堂舉問之泉之云、向以差至都昌、并見都昌誌、誌稱時公

南遷、道侍妾碧桃於縣、因爲此詩。語以其說、考諸朝雲詩、其首句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敘云、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又考公以八月至吳城山而以七日上樯恐灘可謂迅速。先以六月二十五日至富塗、而行於九江南康間者、至一月有餘、雖蘇堅送別於此、不應如是之濡滯也。此蓋改命之後、尙有經紀之事、而開閣無因、其詩則信出於公也。因附記於此、仍俟詳考。**八月夜泊分風浦發運司知有後命來奪舟。公禱於順濟王廟、題望湖亭上。**③**日向午、已達豫章矣、遂易舟而行。**釋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昔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可乎。使者許諾、卽默禱順濟王曰、賊達東坡曰、乞夜櫓至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卽默禱順濟王曰、賊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漵。言未卒、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嗚呼、順濟王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晶**公舟本屬官爲料理、以乞舟行狀合觀石門所記、當知其說不妄矣。卽此一端、已見哲宗爲德不卒、有宋以來待師傅之薄、未有如此其甚者也。察伯倫以三齡釋褐、與晏殊爲仁宗伴讀、而伯倫出爲吏多負鄙不法、每遇彈劾、後英宗神宗亦優容之、俾領祠如故。概內出手詔曰、藩邸舊臣、再轉一官。其後蓋至是而祖宗寬厚之道、剝削盡矣。順濟王廟在吳城山、蓋龍神也。公北還、復禱於廟、江上獲石、銘、作順濟王廟獲石銘記、并圖廟中。**過豐城、舟行灘上、作江西詩。泊廬陵、觀會安山**

所作未譜、作秧馬歌。章惇、蔡卞、張商英等以
詿之說再肆攻擊、告下、落建昌軍司馬、貶寧遠軍節度副使、仍惠州安置。七
日、上惶恐灘、作地名惶恐泣孤臣詩。抵虔州、登鬱孤臺、有作。過和詩。斜川集
臺詩云、澤國風煙惡、平居念少游。二冬霜樹少、八月火雲流。旅館那堪暑、危
臺獨覺秋。遠林藏小寺、虛市隔孤洲。日落山銜碧、江昏蜃吐樓。雲峯連北斗、
鳥道絕南州。邱壑從茲逝、軒裳豈足酬。終當思范蠡、歸泛五湖舟。閻若璩查註
謂斜川集失傳、故其和詩不載、蓋其時此集未出也。本案用史例於案首載
入宮師詩文事實、其後兼敘子由、已兼史家補傳雙傳之法。至是南遷、自應
補載蘇過斜川集以完本案體例、非查註載和詩例所可比也。故凡所採斜
川集和詩、不列本詩之下。并記於此。周攽廉泉塵外亭、天竺二寺諸勝、並有詩。與俞括入崇慶院、
觀寶輪藏。本集崇慶院藏經記云、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
其費三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
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鉄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
之勞、爲一言記之乎。蓋吾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
與吾言、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廣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
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混錫、使刻於石。閻若璩此記作於惠州今摘錄於此。十
五日、書彭城觀月詩。本集書彭城觀月詩云、余

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轘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夕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

十七日書白居易寄韜光詩

詩皆之。慶歷中先君游此山猶見樂天留題天竺韜光禪師自錢塘天竺來住此山樂天守蘇日以此本集書白樂天詩跋云唐韜光禪師自石刻而已。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

論樂

樂天原詩已載本卷天竺寺詩敘內而敘無韜光事詳畧有不同也。本集八

十九日爲虔人重書孔宗翰所乞八境圖詩作後敘

境圖後敘云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爲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軾爲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軾南遷過郡得徧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軾曰詩文皆宜刻石或持以去公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眞山蘇軾書。

論樂

此敘本集八

二十三日與王巖叟祥符宮記籤

施註附載於詩後翁方綱謂跋於石刻者也今移載於此。本集題虔州祥符宮乞籤云沖妙先生李君思聰所製觀妙法像軾以憂患之餘敢命眞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得第二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既堅固自勵勤修學。敬再拜受教敢有廢墜眞聖殛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南遷至虔與王巖叟同詣祥符宮拜九天採訪使者堂下觀妙法像軾心煉神之事蓋發端於此時也。

九月渡大庾嶺念李白之流夜郎曾經此嶺而歎題詩龍泉鐘上

詩題云昔過嶺而

論樂

公北還和此

南、題詩龍泉鐘上。遂自南雄下始興、夜宿建封寺。至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作詩。抵韶州、周超出觀英宗御書爲作頌。本集英宗皇帝御書頌云嘉祐中、太常博士周秉以文行選爲諸王記室、宗室之賢者多愛敬之。時英宗皇帝潛邸、嘗賜秉以文爲之頌曰、雲漢之章、融爲慶雲、結爲甘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以燾冒其子孫。由翠水場過月華寺、遂入曹溪、至南華寺禮大鑑塔、並有詩。與重辯觀卓錫泉、作銘。本集卓錫泉銘敘云、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勝於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瞻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於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瞻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泉日涌溢聞之嗟異。爲作銘曰、祖師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灌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於祖師、其亦可哉。詰案子由未嘗至曹溪而云爾。本集城集載此銘、誤甚。可見盧鴻草堂詩亦誤載也。再爲重辯作蘇程菴銘。本集菴銘敘云、程公菴、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辯作菴、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如我說無是處。十二日、至聖壽寺、艤舟石壁下、題名。石刻云蜀人蘇子具。
巖下、與幼子過同游聖壽寺。遇隱者石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昧乃去。紹聖元年九月十二日書。過英州、棹小舟游碧落

洞、作詩、過同作。針川集游碧落洞詩云、千尺瑕玕翠入雲、神仙已去洞仍在。寒崖但見懸鍾乳、流水無窮瀉石門。未到朱明眞洞府、先看峽口小崑崙。捨舟欲問桃源路、安得漁人與共論。趙懷玉曰、紹聖元年、坡自江西赴惠州有碧落洞詩。紹聖二年、又有與程正輔游碧落洞詩。叔黨所作未知作於何時。詩有未到朱明句、卽未到羅浮也。此乃元年度嶺所作。何難辨別。且程正輔駐韶州二年、其妻壽安君病沒公與書云、某限以謫居、莫綠奔詣。此公不能暫離謫籍明文也。餘詳卷三十九。施案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詩條下。

中、復古曰、邯鄲之夢、公自見而身履之、亦可信矣。遂別去。下濱陽峽、遇吳復古於舟陽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眞。今日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信矣。本集與吳秀才書云、近者南遷過眞

與過同游峽山寺、作詩。坐淙碧軒觀瀑、公欲作牖、潛爲澄潭、記其事。十三日、至清遠峽山寺、本集題峽山寺

云、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溪水太峻、當少留之、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潴爲澄潭、使人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談、惠州風物之美、作詩。抵廣州、與章惇會。詩案、東都事略、紹聖初、章惇夫徙南京、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今考宋史、其前任唐義問已罷去。公既入城訪何德順、則質夫早出迎之、留廣約六七日、故取道往白雲也。游城西天

慶觀爲道士何德順記女真事。本集記廣州女仙云、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降其室、自云女仙也。語錄元祐元年四月公徼進陳繹差知兗州詞頭狀內、有陳繹知廣州日、與道士何德順游。德順弟何迪倫稅金四百兩一款。天慶觀今名玄妙觀。餘詳後。與過游白雲山蒲澗寺滴水巖諸勝、訪安期之舊跡、問別信長老、遂發扶胥口、游南海神廟、登浴日亭、並有詩。語錄公浴日亭詩刻後跋有云得眞跡於湘中。嘉定辛巳祇奉皇帝祝釐餘閒來謁祠下、因出以壽諸石、餘皆磨泐不可辨、遺其名。誥定此本爲宋人覓空偶作、并非傳模有自者也。傍有前明湛若水所刻陳獻章和韻詩云、殘月無光水拍天、漁舟數點落前灣。赤騰空洞昨宵日、翠展蒼茫何處山。顧影未須悲鶴髮、負宣可以獻龍顏。誰能手抱陽和出、散入千巖萬壑間。成化乙巳夏四月望後、翰林院史檢討古岡病夫陳獻章書。又跋云、吾師手書浴日亭和東坡之作、俾善書承差先瀚精摹入石、豎於亭上。嘉靖壬寅秋七月二十四日、門人前南京兵部尚書甘泉湛若水謹書。二十七日、至石龍鎮、鴈小舟至泊頭墟。語錄石龍鎮跨大江之東莞縣所屬也。游羅浮者、自此易舟、凡十五里至泊頭墟出陸、又十五里至羅浮山。二十八日、與過游羅浮山、憩於延祥寺。語錄延祥寺、有唐開寶間明月戒壇遺址、乾隆乙卯六月、詰往游羅浮、題詩寺壁而去。由寺登寶蓋峯、陟峭崖之上、大寶積寺禮天竺瑞像。語錄本集羅浮游記、嘗至寺禮像、且宿寺之中閣、其後久圮、則不可考矣。至

前明時、常有異光出澗谷、因得佛頂於榛莽中、然未有爲布金者也。國朝康熙間、海幢僧阿字募使者劉秉權金續成全像、卽故址建寺。寺倚峭壁、若形家所謂挂壁燈者、極湫隘而朝夏瞻親至其地則寺復權敗像亦剝落矣。語寺中、不可以持久也。乾隆乙卯、寺倚峭壁、若甘露門。天竺古瑞像、嘗屈詩老尊。我願捧佛足、若衣兩手捫。誰爲須達多、完此泡電痕。雖離肉髻光、欲復迷朝昏。房頭曲突倒、壁角古鼎踦。獨立戀斜陽、檻外鬱雲奔。公在廬山書寶積、獻蓋頌德公、夜夢寶蓋飛落出火、因用其事。

飲梁景泰禪師皇錫泉、作品水記。

本集書卓錫泉云、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泝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揚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馴、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渡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鬬茶、此水不虛出也。品第卓錫泉出於斷崖礬石之上、孰石爲關、水深數寸、大若一大可舉。以較吾鄉皐亭山龍泉所謂水公者、差大耳。然日汲萬人、泉無長落、山中暵旱而水涸、惟恃此泉也。語舊有梁景泰禪師卓錫泉詩云、朝游南海市、暮憩羅浮月。劍巖呪鉢龍甘涼破几尖。龍去潴一泓、圓可兩手擷。頭益落明星、水龕寒碧郎宛有聲、卓起泉脈脈遶。通秋河氣下、凝太陰魄。一瓢菩薩泉、辨與越江別。欲汲阿耨池、遠問廣長舌。阿耨池在飛雲頂上界三峯之上、嘗一至其地、此公蹤跡所未到者也。

書南漢劉鋹建天華宮事。

本集天華宮記云、天華宮在羅浮山之西南、漢主建有甘露羽

益等亭、雲華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峯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其地。又夢仝龍起、起於宮所遶、改爲黃龍洞。此地即葛仙西巷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屑遁。羅浮爲岱岳之副、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則知劉氏爲寶宮於山間、無事則爲臨賞之樂、警急則爲逋逃之所。其計窘矣。

自延祥寺至黃龍洞、徑數里、偽漢故宮、當時尚有存者。公何以不起而修爲此文也。今其故址爲道侶所居、名黃龍觀。初至兩峯間有巨石橫亘於道、廣數丈、湛若水犀峩大書黃龍觀三字於上、赫然可觀。石後爲大水簾、其上兩峯高束水從中出、橫廣丈餘、直瀉而下者百丈。白石至簾落處、約一里經行其中、正練飛來、冰馳雪涌。峯盤折以上、頂達簾頂、是爲流杯池。池深不及尺而橫約五丈、水自山脇來、直出半里以達池口、落數級、一瀉滾下、爲簾池。平坦如掌。其色蒼白、光潔如玉、生成一片。中有黃黑石大於兩間屋、若一爪置於盤者、矻突可駭。石上仙題石刻、近已剝蝕無餘。倚石而渡、葛仙石槽藥臼、皆在更上爲大小石樓。詰舊有詩云、月落碧鷄嶺烟浮瑤臺。戴峰披錦繡飛閣冠蓬萊。雷隱騰霄去、雲翹控鶴來。袖中雙劒氣、一嘯暮光開。萬斛珠璣吐、光芒竟敵詩。風吹簾欲捲、雲斷客來遲。白玉經天上、銀河落地垂。震驚雙耳絕、凝立望多時。飛越簾泉頂來浮雪浪槎。雲譎封霾石、招渡酌流霞。風養靈通草、泉滋碧奈花。雖彭須毫道、莫似契虛差。有客瑰堂奧、靈仙儻過存。山禽搗藥臼、玉女洗頭盆。蝶洞遺衣化、砂牀出水温。負鉏吾小試、巖下斷雲根。雲外雙樓迥、剛林歷幾翻。老憧眠石室、羣鹿飲溪源。散髮巖扉靜、蕭蕭萬壑喧。

自長壽游沖虛

觀、朱明耀眞之天也。【註案】公游記有東南三里至沖虛之說、似東南三里之遇也。蓋再在天下東南、羅浮又在粵之東南、沖虛又山之南位也。左觀右象、結爲靈境、坎離既濟、氣象天成。其得氣以去者、恒甲他山、故曰朱明觀雲堂、逍遥軒、野人庵長生井、朱明洞、觀有稚川丹竈、朱明抱朴、嗣朝斗壇諸勝。詩、舊有過沖虛觀詩云、古觀飛雲雲繞身、松風和水奏天鈞。日來暘谷炎蒸火、客至仙壇禮玉宸。流潦坐銷中閣夜、芙蓉手摘四時春。此來但訪東坡老、霞舉休教隔兩塵。【註案】稚川丹竈、在沖虛觀之右、誌稱稚川養煉於玉鵝峯、峯下有雨雲風三洞、其妻鮑姑從峯頂上昇。詩舊有詩云、鵝峯人去留金鼎、到此尋眞興自賒。但欲乎霄超跋蹬、不求越艾媚靈蛇。雨雲滌盡巫陽石、風洞吹開頃刻花。爭奈劉郎差一着、神仙事業慣移家。朱仙者朝斗壇、【註案】朱仙者詩云、青精古先生、聖佩林華授。曆圖有朝紫微壇上羅星斗。一振赤龍芝黑虎、立時走。壇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棘不可入。【註案】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乃嚴實厖鴻中虛見離象。莽莽榛眞天竟絕、攀緣上丹光曉遠容疑是羣靈住。水出洞中、錦鳴如琴筑。水中皆蒼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有道者也、訪之、適出。【註案】公後與廣守王敏仲書云、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元、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遺坐遺履軒、【註案】山誌、南海太守來羅浮、蹤跡靡定。一日、觀中網得雙舄、則靚屣也。因建遺履軒。鮑姑即靚之女。望麻姑峯、方飲酒會、進士許毅來游、

呼與飲。晶榮沖虛觀之西、林麓幽邃、谿谷流、葛翁丹竈在焉。後人於此磴東坡亭、遊當勝處。詰嘗於夏日解衣盤礴其中、軒豁洞爽、巒翠坌入。亦日之在頂。從倘久之、惟聞鳥語山腰樹脇、晴雲堆壘如絮。銀光炫目、不知赤盡喧與泉流答響、不覺陶然入化。俄有不識者一人來、自稱東莞黎生能詩、令誦所業、亦稍豪可喜。因拉與轟飲達旦、就題其亭上云、亭前水石方單道交琴筑謝然鳴。憶公訪道立來此聆清聲。我亦呼許毅、飲到朝霞赬。言、單道開石室已不知所在、爲書道開傳、置沖虛觀中。本集書單道開傳後云、葛稚川與單道開皆西晉人、而沒於東晉。又皆隱於羅浮、使稚川見道開、必有述焉、而抱朴內篇皆不及道開。豈稚川化時、道開尚未至羅浮也。稚川乞嶋嶠令、游南海、遂入羅浮。按本傳在外④平三年以後、相去蓋三十餘年、必稚川先化也。紹聖元年九月始訪至羅浮、問山中人則道開無復遺跡矣、亦不知石室所在。獨書此傳、遺沖虛觀道士鄧守安以備山中逸事。遂還寶積寺、宿於中閣。夜大風、觀山燒甚壯。二十九日、記羅浮異境。本集記羅浮異境云、有官吏自羅浮沖虛觀游長壽中路、觀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使人詰之、則人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得見此者必前緣也。書羅浮半夜見日事。本集書羅浮半夜見日事云、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夜見日出、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棄仙去、永樂有無核棗八、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遊稚川仙府、眞人問曰、汝絕三彭之讎乎。虛不能答。沖虛觀後

有朱眞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書新宮銘、云紫陽眞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遣書碑、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公所書此記、不皆羅浮事、蓋公時欲作羅浮詩、乃隨意集此各事、作詩材耳。偶材既備、詩輒隨手而成、故詩中所使事不出此也。但增入子由叔黨、作一家言耳。至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中書碑、即山玄卿所撰之新宮銘、本閻一事。公所記分撰文書碑二旨、記與詩並未說出。後人以此記分註詩下、與原有鐵橋石柱虎巡山之語、均謂之公自註。其蔡少霞夢遣書碑一語、又以魚車瑞雲散句作碑文以實之、遂與山玄卿良常西麓之文分作二事。查註不知公

花光寺。羅浮山誌云西南山麓有古花光寺。此入**詩案**。花光寺無考、惟自注云、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還自惠州、艤舟白鶴峰寺一間、名華手、形勢壯麗。凡游者、道從古花光寺也。

作游羅浮記。本集游羅浮記云、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還自惠州、艤舟白鶴峰寺一間、名華手、形勢壯麗。凡游者、道從古花光寺也。

祥賓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潺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屐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游、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沖、沖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又與張文潛書云、羅浮冒一游、每出勞人、不如閉

戶之有味也。**編案**公後欲復游、不果。前藏游跡、皆記中次敘也。**并作詩示過、過和詩。**斜川集和大人游羅浮山詩云、我公陰德誰與京、學道豈厭遲暮。鳴世間出世無兩得、先使此路荒承明。謂官羅浮定天意、不涉憂患那長生。海涯莫驚萬里遠、山下幸足五畝耕。人生露電非虛語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萊方丈今咫尺、富貴敝屣安足論。況公方瞳已照座、奕奕神光在天庭。出青入元二氣煥、妙理默坐伏豺虎痺。**編案**程天佚字全父、其爲推官、設可得、眷組永謝漢公卿。腹中梨棗晚自成本無荆棘何所平。**移羅陽推官程天佚來謁。**本集後與程全父書云、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關上問長契黃庭經。但願他時仇池主、不願更勒燕然銘。稚川刀圭儻見寵、禮意過當。伏讀愧汗而已。**編案**程天佚字全父、其爲推官、設落雨職、追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救之罪。豈謂天幸、得尚荷寬恩、止投荒服。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救之罪。豈謂天幸、得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伏遇皇帝陛下念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臣之馬、猶獲蓋幬。殼觫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伏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

自新投、尚無恐。初到惠州、寓居合江樓、作詩。施註案合江樓在三司衙之中、爲三司官按臨所居。公到日、有司待以殊禮、暫請居之、故於十八日移居嘉祐寺。其明年三月十九日重遷合江樓者、乃提刑程正輔至惠請公居之、程必關白其僚也。至三年四月二十日、再遷嘉祐寺者、以程罷去之故。據公與程正輔書、不能確指某時、將施註原編公與唱和諸詩類例折改、曾編一處、合註從誤。殊不知此已改編諸詩、詳略分註、特標明於此、爲提綱云。李安正出守蒼梧、枉道來訪。蘇過斜川集云、先君子謫羅浮、蒼梧守李安正扣門請交、留十日而後行。十三日、與侯晉叔、渾汲游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調寄浣谿紗詞云、羅襪空飛沿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攜壺籍草亦天眞、玉粉輕黃千歲藥、雪花浮動萬家春。醉歸江路野梅新。施註案公後與程正輔書、侯晉叔寶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歸闕此人不當遺也。其晉叔之可表見者如此。渾汲不再見、然如龍川與宇程鄉傳羅河源各令、並皆依託末光、而獨遺歸善令、則斯歸善簿者亦既幸矣。又據歸善縣志、嘉祐寺、宋太宗雲寺在邑治西八十里。十八日、遷居嘉祐寺。蘇軾兩寓居於此。明洪武二十四年、并於永福寺。今城隍廟預備倉其故址也。施註案合江樓在惠州府爲水東城沿江一面、跨山爲之。據公記松風亭云、仰望亭宇、尚在木末、足力疲乃至、是亭在山上也。又題嘉祐寺云、始離嘉祐寺松風亭、杖屨所及、雞犬皆相識、是寺與亭相及、亦傍山也。故又有明

年遷於合江、而失幽深窈窕之語。詣實屢至其地訪求亭寺遺跡、殆無衷絳。縣志與本集似不合、但明初尚用偽者、實有毀佛之事。如廣州淨慧寺改永豐倉、乃洪武六年事、偏犁之者無算。其後燕王檄反狀、僧錄道衍報以秦坑亦可慨矣。誌非無因之說、仍俟詳考。

二十日、作思無邪齋箴。本集思無邪齋箴云、飲食之精、華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容主相守、如巢養鵝。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灌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實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意造也。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晦翁公是時一意修養、故自信其說如此、已兆於祥符宮之籤卜矣。

二十二日、書白樂天廬山草堂事。本集書事不能兩立云、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燼鼎敗。明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眞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十一月、作贈朝雲寄虎兒詩。二十三日、書玉川子詩、論李忠臣事。本集無衣巾。詳味此句、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饒狡、屢立戰功、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公念關山路上細雨梅花之感、作詩。既又念羅浮山下梅花村之勝、復和前詩。得桂酒方於海上、釀成而玉

色、作桂酒頌、刻其法、藏石羅浮鐵橋下。○本集桂酒頌敘云、吾謫居海上、法當飲酒以禦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為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天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肌膚渥丹、身毛輕泠然風飛、罔水行而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氏張黃金山空青、丹砂畫瞳珠夜明。百卉甘辛角芳馨、旃檀沈水及乃公卿。大夫芝蘭士蕙蘅、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憑畏時靡爭、釀為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頌其一也。紹熙五年四月五日故人徐思叔赴曲江幕官、攜以相示、敬題其後。他日或呈似韓使君、刻石寘九成臺銘之側、亦奇事也。周必大子充甫謹。

跋、此文以岐黃家說發出奇想、實以文為戲耳。益公推重若此、可見公名節之重、與盛於南宋時也。九成臺石刻久已烏有、嘉慶壬戌癸亥間、在韶年餘、嘗欲錄本刻寘臺上、會有風鶴之警、為塵勞所牽、竟以不遂、至今為恨矣。

韻十二曰、與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觀懸水、夜出金雞渡泛月而歸、作記。○本集白水山游記云、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舸

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能寐也。書以付過。諧紀年錄十二月十二日與過遊白水山作記。諧自乾隆乙亥六月發軔名山、意將兼攬白水。及後屢過惠州、並以事牽不果。凡越一年癸酉八月一日重至十有九年、此願始償。謹以所得次於公後。嘉慶十有八年癸酉八月一日重至惠州寓於公所居之思無邪齋。六日丙刻飭僕放舟、候於博羅界之金雞渡口。乃挈二奴攜一琴一酒、控騎進發。凡越牛原羊、隴蕪林舊坂者二十五里、至白水山尋所謂湯泉者、在一陂之側大約五尺、熱如沸瀋、傍無甃石、爲沙土所淤、可以築而爲池。由陂登一岡、循岡而東漸高、凡半里、至白水嵓。自半空來分半空陡下、疊三潭如級。三潭之上、各有崩厓峭壁十餘丈、其水自半空來、聚於中數十道、縱橫飛舞、此砰彼激、轟投上潭。又越潭跳盪崩注厓壁而落、滙爲下潭。每潭縱約數畝、皆舉碩石闌之、窟宅在焉。初自山趾仰望、僅見下潭環抱爲湖、其水至清而深、不見底、龍之上、卽公所謂潛鱗有饑蛟掉尾飛水、乃策杖履水中亂石而渡。趺坐石閒取湯虎處。玩弄良久、以爲奇勝盡於此矣。及自山之左股盤折而上、漸見中潭登其巔、闖然奪目、而三潭飛瀑、上下縱橫激射、勢如蛟螭百萬、盤空鬬舞、電火來驅、逐隊滾淵、墮壑敗殘鱗甲、紛佈滿天、頃刻地翻雪簸、雷斧冰山也。惠人呼此爲龍洞坑、而泉曰熱水湖。問以白水佛跡之名、茫然不知。湯泉舊在院中、亦無院址、餘皆黃茅土壠、彌望蕭然而已。由泉而南行三四里、有荒籬叢棘、簇小屋十數家、博羅縣緝格榜焉、乃知爲湯村。村有谿、卽潭之委、沿谿度谷、盤屋二十里、出山口、名金雞渡、外卽大江也。乃捨騎登舟、而月約西掛矣。自渡泝江而上、約二十里至惠公所云度數谷至江上、槃桃中流到家二鼓、卽此路也。自渡順流而下、約十里至博羅縣。公後與程正輔自惠同游

白水、而迄至博羅。并作白水山佛跡院湯泉詩、題博羅縣之極西爲羅浮亦從金雞渡出。

背也。乾隆乙卯六月、詰自羅浮九天觀、取道試劍石過湖鎮城、渡大屏山、凡九十餘里、以至博羅、寓於北門外之登峯講院。象頭則綿延於其東北、羣峯障天、獨於削玉、蓋相去者三十餘里、而羅浮諸峯不復見矣。時方自飛雲頂還、告休於登峯者幾兩旬。象頭白水日在閽下、而炎熇正酷、不能再往。因作望白水山懷東坡先生詩。今親入此山、乃知詩無一字可當此遇、姑錄於此、以識二十年嚮往之誠云。玉並峯寒入品題、羣山如水赴宿羅。欲隨靈象尊、不可話、地中火出連岡脈。只知驪山天子浴、未信窮海湯泉出。方池不須綠、石鑒小沸白與澄沙白。涓涓微潘架巖谷、鬱鬱佳氣烝石室。滿山松柏香自送、何用椒蘭熏四壁。從來佳境與人遠、野老山僧那解說。雖云得地占招提、未遇賞音同汨沒。一篇今得謫仙詩、當與繡嶺爭雄雌。

題秧馬歌後。

本集題秧馬歌後云、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回鶻部族點戛斯傳、其人以木馬行冰上、以板薦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聊復記之。異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題秧馬歌後。

本集謂爲第四則、此其第一則也。

題參寥亭、休於路隅作記。

本集記游松風亭云、予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牀北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拘之魚、忽得解脫。若人

悟此、萬恁麼時也不妨熱歇。

江岸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

復和桂酒韻詩、寄曾輔書。

本集與曾子方書云、奉別三年、奔走南北、不暇寧服食。朞月送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頒手書。懶廢益放、不即裁謝、死罪死罪。昨書云、近者南遷、過眞陽間、見子野、且許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粲然所論孟揚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翛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留足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喻。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宜居之後、杜門燒香、閉門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之贈、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澡滌神氣、九然灰槁之大略也。又與吳子野書云、今子秀才辱長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飲味不已。老拙何以爲謝。

吳秀才名論、錄鳳賦、餘條下。

寄子由書。

本集與子由書云、惠州市井寥落、然菹仲詳後案錄鳳賦餘條下。

夜、錄潤州道上詩以付過。

本集書潤州道上行歌野哭、兩堪悲一首、跋云、僕在九潤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後二十年、在時年三十

除

惠州守歲餘付過。詩案此詩原題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乃二首之一、今編十一卷內。公書此詩、蓋有所感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八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歌：當作「歡」，見《蘇東坡全集・續集》卷三。

②歌：同右。

③向午：「向」當作「亭」，見本條註引《洪門題跋》。

④外平：當作「昇平」，見《晉書》卷九五《單道開傳》。

⑤李道元：當作「字道玄」，見《蘇東坡全集》卷五《題羅浮》。

⑥「寧」：此下當脱「遠」字，見下引《謝表》文字。

⑦饒將：當作「驍將」。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九

仁和王文誥覓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紹聖二年乙亥、公年六十。是年四月、章惇、曾布謀復開邊罷熙河等路。九月、大享明堂、大赦天下。十月、鄧慈罷、特進、尚書左丞、蔡卞尚書右丞。十一月、安燾罷。正月二日、讀韋應物寄全椒道士詩、有今朝郡齋冷、念山中客、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句、乃以酒一壺和寄羅浮鄧守安。程之才字正輔、為公母成國夫人姪、於公為表兄、又姊壻也。按廣州欲通問而未便也。侯晉叔為先之。

公孔母任氏墓志云、孔七姊八娘、即正輔妻也。以事舅姑不得志、卒。宮師偏女之故、作族譜亭記、遂與正輔父子絕。此皇祐五年癸巳事也。時公年十八、自是與子由共絕之者凡四十二年、遵治命也。其怨隙各事、已詳載卷一總案族譜亭記條下。至是章惇、蔡卞以公與正輔有先世宿怨、特用為本路憲、使之甘心。提刑向駙部、州公部羊、雖未通問、而正輔必至惠、誠難處事也。因託侯晉叔致詞、相與釋憾。五月、既過部、正輔亦到任。二年正月、按臨五羊、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使旆春、知車騎不久東按。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昔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又承諭、感念至泣下。老弟亦免如此蘊結之

懷、非一見、終不能解也。品節老弟亦免如此句、正補有無限解釋在內、今莫得而詳矣。

十二日、爲徐彥和書黃庭堅跋三書圖後。

本集跋遠近景圖云、舟未行而風作、固不當行。若中途遇風、不盡力牽挽以投浦岸、當何之耶。晉直怪舟師不善預相風色可也。并畫師之罪。又北齊校書圖云、此畫本出國手、止用墨筆、蓋唐人所謂粉本而已。然其實善本也。又右軍所臨圖云、謝安石人物爲江左第一、然其爲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議誚、殆欲痛哭。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桓溫、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余在惠州徐彥和求余跋尾、書此以發千里一笑。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

十三日、書東皐子傳後。

本集跋東皐子傳云、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右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惟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自爲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藥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則予之。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爲人、何也。東皐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因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皐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署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有二升五合人野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生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紀年錄、是年、正月十三日、書東皐子傳後。
案、惠守詹範、循守周彥質、梅守譚文初、惟南雄守無考。**皇甫**
以施病者。本集與重辯書云、到此已來、施藥又與廣守章
酒、飲客、復爲藥
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皆
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麴佐之、
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爲儻思之。是否一報。又與徐十
二書云、今日食薯蕷甚美。念君臥病木草、舊和肝氣、明目。凡人夜則血歸於肝、
肝爲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歸故也。若知此
若肝氣和則血脈通流、津液暢潤、宿疴於何有。君今患瘡、故宜食薯蕷。
味、則陸海八珍、皆可鄙厭。天生此物、以爲幽人山居之祿。輒以奉餉、不可忽、
也。又與孫運勾書云、脾能毋養餘藏、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
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
此知脾胃寧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
不飲湯水耳。脾胃惡濕①飲少、胃强氣盛、液行自然不濕②。雖冒暑遠行、亦不念
水、此可謂至言不繁。受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
豈可數乎。陳彥升少得此病、服商陸防己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炙臍下、乃
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爾。薑桂辣藥、例
能脹肺、多爲腫媒、不可服。告之爲佳也。又與程正輔書云、兼寄佳釀川芎、大
濟所用物意、兩重增感激也。廣州多松脂、閩甫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
話告來數斤。仍告止輔與買生者十斤、舶上硫黃亦告爲買、通明者數斤、欲
以合藥散。鐵熔燉可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爲致一副中樣者。三物皆此中無

有一也。又與王敏仲書云、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作豉。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乞爲致三碩、得作豉、散飲疾者。不罪不罪。語錄公之言醫、始於密州、讀仁宗所頒惠民濟衆方、輒榜以便民。後在黃州、與龐安常善、遂究心此道。而帥杭則有病坊之設、至是竟以施藥爲事矣。後復勸王敏仲行於廣州、且治孫思邈千金方。在海南、則講求葛祐本草、尤以醫藥爲用。殆北歸止於虔州、則日檃藥囊以出、遇有疾者、親爲疏方發藥、容少懈者也。因約畧其在惠州前各書之云。

廚傳過公、既去、賈道士來、索酒作詩。語錄詩有使君置酒罷歡轉松陵往人也。十六日、方讀東皐子傳、謂文初送酒至。本集跋所書東皐子傳後云、紹聖二年正月十六日方讀東皐子傳、而梅州送酒適至。揭甕一悟、徑醉、遂書此以寄謂使君。

二十四日、與過、賴仙芝、王原、僧曇賁、行全道士、何宗一、遊羅浮道院飲棲禪寺、和過韻。語錄公金剛經跋云、紹聖三年正月二十四日侍親游羅浮道院棲禪山寺、詩云、淡雲曉斜川集葱龍野水清可掬。山明草木秀、百里見項細人。聞境愈靜、地暖春先逝。桃李已青枝落花空覆地。涼風稍可愛、習習來衣袂。日雖未苦炎炎過裘毳。道人疑有道、羽服襟裳弊。晨炊爨無煙、舍糗聊卒歲。空階指華僊、破屋緣薜荔。杜杖挑笋蕨、折柳樊蘭惠。居夷信何陋、創此可遁世。敢師浴平沂、不數山陰禊。人生行樂耳、四海皆兄弟。何必懷故鄉、吾駕隨所稅。二十

六日、野老嘉柏寺、東南有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感歎有作。二月、與許毅夫、作陶淵明東方一士詩跋。本集書淵明東方有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卽淵明、淵明卽我也。紹聖二年二月十一日、東坡居士飲酔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既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跋語發此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全、文非書所和詩也。查註作和東方有一士詩之公自註改跋作寫和淵明詩一首、已經合註駁正。今據本集分載。曹輔赴闕西還、杜道來訪。本集與曹子方書云、某得罪幾二年矣。公別後、微疾盡去、想今亦康佳。養生亦無術、獨寢無念、所作有與子方三年秋冬、亦已相晤、是子方赴廣西且至惠州也。跋語發前與曹子方書、乃初到惠州寓爲春中事。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範、食槐葉冷陶、作詩答陞惟忠書。本集與陸道士書云、別來歲月及閒、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喜慰之極。惠州百凡不惡、杜門養痾、所獲多矣。念之。如之。世外之道、貽恕爲本。秔中散云、寧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僕今除五絃不用外、其他舉以中散爲師矣。適飲桂酒一杯、醺然徑醉、作書奉答。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益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爲此酒一來、有何不可。餘惟善愛、不宣。三月二日、宜興阜契順徒步來惠、致

守欽寒山十頌及錢世雄所遺書。本集書歸去來詞贈卓契順云、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卓契順至惠州。卓契順宜興人學佛於蘇州定慧院守欽。欽公與守欽無素、蓋錢濟明欲爲過致家書而守欽因以通問、時濟明復官吳中也。餘詳後。四日、與詹範、柯常、林抃、王原、賴仙芝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羅浮山誌、唐庚佛跡石記云巨人跡若干、長三肘、量個稱之、在湯泉之東、溪布之西、散印於巖石之下、深者二寸許。又湯泉記云、白水山佛跡院中湯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以觸指。風於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浩歌而歸。既歸、聞過詹明歸園田居詩、遂次其韻。適參寥專使至、書以寄之。發陳慥書、止其來惠作書。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惠兵遠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備見無量軾到惠州、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居行矣。但欺我哉。子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履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騷屑如數、莫作兒女態也。卉定日作杖頭一首、今寫奇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看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驚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有水懸三十仞、雷轟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來、得書、燈下裁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作天竺海月慧贊。本集書海月辯公、眞贊云、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

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夫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畧、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爲僧官。故高舉遠引、山棲絕俗之士、不屑爲之。惟清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余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偪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游。一日、師臥疾、使人請余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余至、乃闔棺、趺坐如生、頂尚温也。余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牛勅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一年、余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書遺余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眞贊、久不償此願何也。余囅然而起、爲說贊曰、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爲之。發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淸非濁、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庶幾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天竺、如平生。雲披月滿、遺象在此。誰其贊之、惟東坡子。

程之才將至惠州、本集茲春、正輔第二次專人書、計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本集、此欲先按別郡、而到惠則三月初也。公杜門、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謹至重、此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到此旬日、杜門自屏、良以近臣得出迎。若以骨肉之愛而屈臨之、餘生之幸也。道過往迎江上。本集書云、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必不深責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會見。朱子晦菴題跋云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怒且生事、眉山任師中守瀘州、曰不可與較、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壞其約、以邀功、師出置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并及反誣師中以幸免。事下有司、雜治未竟而

師中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今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衆、而於廬山、朱子所稱部使者即正輔、蓋其時程氏子孫猶貴顯、且門權要、故不敢直書其名也。師中乃鄉曲先達、名德長者、而正輔之所尚、因以指使當南。公雖已通問、究未測其心、故杜門也。本集與程正輔書七十通、先後錯亂多輳、不可辨、反覆讀久、乃漸通、其故。蓋自乙亥以訖丙子、年餘之間、公在惠事實及與正輔唱和往還蹤跡悉在其中、前後次敘、井然不亂。其書漸由疎而入密、而所與詩亦然、因理出次敘、逐事分載、并公以四日與惠字詹範博羅令林升游白水山如正輔到在五六兩日則詹範不能遠出、而林升且同博羅、其歸在十八日。至十九日遷冷十日、獄既畢、當以十六日去。公送至博羅矣。正輔當以七日來、留惠江樓、逐日遞接、必不可移易矣。八日、餽遺甚厚。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昨日辱臨、款語傾盡、感慰深矣。所貺皆珍奇物、意兩事、敢不拜賜。少頃、面謝。人還不宣。公赴行衙報謁、會於台江樓。飭有司、請公仍居於是、論其先世遺澤、乞公爲記。九日、撰外曾祖程公逸事。本集書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懼遠官闕選士人有仁厚信於鄉得盜蘆菔根者、竇竊而所持刃誤傷主人有。行義者攝公攝掾參軍。眉山尉有幸賓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坐應下泣涕、衣盡濕。公遍之、知其冤、咋請盜曰、汝冤盡自言、吾爲汝直之。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逮因

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去、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時爲監司者三人。亦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建厥心。意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之才江行、有桃花源之作、出以示公、爲和江行見桃花詩。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別來三易寒暑、想已達韶。桃花源詩、再蒙頒示、誦詠不能釋手。詔案此書正輔再作桃花源詩以寄、乃別後事、則其出初作以示公、因以索和、乃相見時事矣。查註改置於後、合註從誤。今重定爲第一首、改編。餘詳後。

及按部於守有舉察、爲解之乃已。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自兄過此、詹守亦知懼罷精也。詔案如正輔者健吏也、所過無不作威福之理、然其後違條害民、建立營房諸難爲之事、公建議使行之皆一一如所教、而提轉亦無有扞格之者、止以其健故了得也、惟在善馭之而已。

十三日、書桂酒頌。紀年錄是年三月十三日書桂酒頌後云、僕眼五十後頗昏、今復瞭然、天意復令見子由與平生故人耶。詔案本集不載此跋、而卓契順行、公有小字本桂酒頌寄錢齋、明當卽十三日所書者。其後病歸毘陵、尙爲濟明跋桂酒頌、見於濟明之本也。紀年錄蓋本諸石刻、必無誤矣。此卽此

十六日、追餞之才於博羅香積寺。寺下溪水、闢而落之、可作碓磨、公使縣令林抃成之。羅浮道士鄧守安來謁、共

議建橋事。是夜、才行。詩案公追餞正輔至博羅、賦別菅字韻第二首云、忽欲繫白日留君顧。據此詩、合觀後書、則是日餞正輔鄧守安實在座。其後公用守安策建船橋、正輔實主其事、蓋肇端於此矣。十七日、病酒、爲林抃留一日、復與守安會。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十八日、作追餞菅字韻二篇寄程之才、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別時飲過數日昏昏如夢中也。寄去二詩、以發一笑。詩案公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菅字韻二詩、乃此時作。查註誤。今重定爲第二第三首、改編、考見後遣卓契順書中。并作游香積寺詩、詩案公以送程正輔始至香積寺、觀林抃所作碓磨、見之於詩。前後蹤跡、確然可考。至施註原編、以和正輔江行桃花、追餞二菅字韻、游香積寺詩、系於追餞二詩之後、尙不失送正輔之蹤跡也。查註取凡公與正輔唱和詩、雜亂并編於後、獨遺此詩、仍置二月十九日詩前、合註仍之、尤誤。又紀曉嵐論此詩云、水磨是利民正事、舜分督成、頗爲鄭重、不得以游戲了之。後半語雖工、而意則未協。考詩敎云、可轉兩輪擧四杵、乃公使林抃作以濟寺僧者、故曰給而有餘。若以四杵之米、指爲利民正事、是淨屠家皆能以一鉢餉五千人矣、所論甚謬。至定爲濟僧之說、後有專條。遂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諸居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義、如何可忘。別後不免牢落、竊惟尊懷亦悵然也。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十九日、還合江樓。本集還居詩敎

云、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於合江樓。又與南華重辯書云、程憲近過此、往來皆款。又憲居行衙、極安穩。有樓臨大江、極軒豁也。施注蘇詩程正輔至惠之後、公始重遷合江樓、詳後書中。

字韻詩。施注戲和正輔一字韻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補外集類編與正輔

言唱和諸詩之後合註從誤。今定為第四首。改編其考定並詳後。遣卓

契順作程之才書條下。

和定慧守欽詩以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本集與錢濟明書云、恨定慧欽老早世、兒子追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乃知小人能壞其衣服耳。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施註

守欽參寥被陷還俗、乃公渡海後事。此書作於北歸時也。書歸去來詞以寵其行。本集與錢濟明書云、歸去來詞贈卓契順云、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舒、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為子將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黑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有求、富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為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真德秀西山題跋云、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過問者。在蜀則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元修以是登名青史、

號傳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眞可嘉哉。已亥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贈錢世雄書**。本集與錢濟明書云、遠蒙差人、固諗荷契義矣。而卓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答其意、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奇惠白朮極所欲得。幾格甚高、想見風裁。但信惟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以微尠爲虞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香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我作小字錄呈。勿示人、千萬。千萬。**再爲卓契順作程之才

測。又得其情以告。嘉其才有過人者。仍山思聰開後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雄逸變態。放而不流。其爲人稱其詩。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二閣梨。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請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誠使歸見之。致余意。同時事。據後書考之。則惠誠契順並以二十四日成行也。

二十六日。作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近因宜興回人卓契順者奉狀相達。視覺即日起居佳勝。老懷諸姪計各康靖。某遷居已八日。坐享安便。非兄巨庇。何以得此。未由面謝。臨紙悵仰。正輔和詩。而道卓契順亦公遷居。正輔去而公遷居。正輔和餞別詩至而卓契順行。此書作於二十四日。計十九日至是爲八日也。時正輔繼妻無恙。明載書中。查註改編之第一詩。其下自註云。正輔近有書意不合也。

送王原題嘉祐寺壁。本集題嘉祐寺壁。註云。魏之曰。第二詩題云。魏盆與回人卓契願者奉狀相達。視覺即日起居佳勝。老懷諸姪計各康靖。某遷居已八日。坐享安便。非兄巨庇。何以得此。未由面謝。臨紙悵仰。正輔和餞別詩至而卓契順行。此書作於二十四日。計十九日至是爲八日也。時正輔繼妻無恙。明載書中。查註改編之第一詩。其下自註云。正輔近有書意不合也。

送王原題嘉祐寺壁。本集題嘉祐寺壁。註云。魏之曰。第二詩題云。魏盆之晦。第二詩題云。魏盆與回人卓契願者奉狀相達。視覺即日起居佳勝。老懷諸姪計各康靖。某遷居已八日。坐享安便。非兄巨庇。何以得此。未由面謝。臨紙悵仰。正輔和餞別詩至而卓契順行。此書作於二十四日。計十九日至是爲八日也。時正輔繼妻無恙。明載書中。查註改編之第一詩。其下自註云。正輔近有書意不合也。

送王原題嘉祐寺壁。本集題嘉祐寺壁。註云。魏之曰。第二詩題云。魏盆之晦。第二詩題云。魏盆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明年三月。遷於合江樓行館。得江樓廢徹之觀。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見所欣戚也。嶠南嶺北。亦何以異。此虔州鴣田處士王原將歸公復過之。因以題壁。是原之去。在三月杪明矣。

并贈原寺。點校贈答之什。固非皆別時作。然此詩則贈而兼送。其情顯然。施註原編二月詩前。查註合註仍之。稍失次敘。

江漲用過韻。四月。答徐大正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軾到惠已半年。既習其水

今改編於此。

土風氣、絶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遍頗了事、子由頻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乍暫、然皆無恙。得之、然惟萬萬自重。作連雨江漲詩。鄧守安至八日、患之餘、生而後學道、雖爲達者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以稚叔夜養生論跋云、東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憂、予病故手寫數本、其一以贈寧浮鄧道師。跋石刻作紹聖二年四月八日書。十一日、初食荔支作詩。十三日、爲梁璟重書綠筠亭詩。本集綠筠亭詩題云、東坡居士作綠筠亭詩、曰此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五年、乃見處士之子璟、請書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張耒遣兵王告至、因以桄榔杖爲寄。聞黃庭堅選黔南、范祖禹遷九疑、兒補之遷蘄水、並致慨焉。本集詩題云、桄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遷九疑也。又書云、屏居荒服、真無一物爲信。有桄榔方杖一枚、前此土人不知以爲杖也。勿誚微陋、收其遠意爾。荔支正出林下、恣食亦一快也。无咎竟坐修造不肖累之也。又云來兵王告、不憚萬里再來、走卒中無有也。跋黃魯直點州安置范淳父永州安置、見无咎監蘄州酒稅、皆坐修實錄也。又潛尚守臨江、故王告復至。施註原編此詩在食荔支詩後、可證其弗誤。又是舉蘄世京至作書。本集與蘄世京書云、不審使旆按臨至惠某始寓僧舍、近所能假也。公復居此、正輔必達提轉、故其去即遷也。跋米行秧馬法。本集題秧馬歌、提刑甫去、提舉常平又至、可見行尚非惠守也。

後云、林博羅以謂、背雖當如覆瓦、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使前却有力。以輸棗爲腹患其重、當以栲木、則滑而輕矣。俛僂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例於脛上打洗秧根、積久皆至瘡爛。今得秧馬則又於兩小頰子上打洗、又完其脛矣。

二十二日、授梁瑁秧馬式、使歸告張弼作之、因以傳吳中、作記。本集題秧馬歌後云、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抃、勤農、僕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製作閱試。今惠州民皆已施用、民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爲此而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衢州進士梁君琯過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可備言範式尺寸及乘馭之狀、仍置一枚、傳之吳人、因以教陽羨兒子、更示西湖叅寥子、尤幸也。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軾書。

題跋張秉道杭人、從公相視石門河若也。觀此文可知施註時客於杭之誤。

五月四日、晡朝雪霽、殊不人喬詞。本集雪霽謂寄殊人嬌詞云、白髮蒼顏正是維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礙。朱唇皓齒歌、更皆長生采。這些箇千生萬生只在。好事心腸着人情態閑。飽下做雲凝黛。

一首好詩要書裙帶。公與張秉書云、明朝端午、待學紉蘭爲佩。

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驗之方、思以奉傳。讀此詞、知其無誰語也。

十五日、造眞一酒、作詩。本集記朝斗云、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眞一法酒成、謝安拜眞北斗眞君。將眞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現、魁杓明爽、徹眞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

通行旅、橋壞輒以舟渡。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竹賤易成、創新不過二十千、一次、每次不過費三千、惟頻修爲要。

惠州水東至水西、溪江合流、用竹浮橋水

西即惠州治、水東即蹄善縣、中隔大江、人行如織。舊用竹浮橋以渡、江流峻急、不兩月、輒壞。至是公議建船橋而橋未易成、故先葺其舊也。**公用道士鄧守安議、興程之才、傅才元詹範建東新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留意竹浮橋公私蒙利、未到本州、差官估費八九百千、除有不係省錢外、猶少四五百千、於法當提轉分認估得的確、若減省、即不堅久矣。體問是實、才元必欲成之、濕一健幹吏、令來權簽判專了此事。（鄧守安、公與程正字也。）**又以兵衛單寡、海盜窺伺、嘗營房、廢缺、軍政隳壞、因建議授程之才、使添建營房三百餘間、以肅軍政。**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本州管六頭項兵、半無營房、有者兩人一間、頗不聊生。餘在民間賃屋散住、每月賃錢一百五十至二百。其賃官屋者、即於月糧錢內刻不。惟軍人緣此貧乏、又都將上下無緣部轄、飲博逾違、急即逃走作賊、民不安居、軍妻緣此犯姦者衆。公私之害、不可勝言。但此事乃俗吏所忽、莫教生出一事、即悔無極也。度少三百來間好屋、若與聲劃、磚瓦官自燒林木下縣採斫、又皁民監亦有木植。度三百間五屋、每間可用三貫省錢、不過千緡、此事可了。只具冷支官中現錢確數供申、仍於本州應係諸般錢物內刻支撥付、仍此行遣不過支轉運司錢四五百貫、即差一精幹官吏、與權都監王約、若同幹之。今體問得逐營事件如後：一、本州管當為瓦屋又逐年多水患、合如何疏理溝瀆築防、合軍人安居一、清化指揮

見管二百三十人、宮屋二十間、現有五十五人兵級在外賃屋住。一、年城指揮見管二百六十人、官屋四十間、有三十六人賃屋住。一、泉州客軍一百五人、官屋三間、並賃屋住。一、信州客軍九十六人、見管營房七間。一、廣州客軍九十人、元因岑探反後添差、不曾與置營房、多在知州都監及場務地分棄坐處宿食、不肯賃屋居住。江漢之間、兵擾淵藪。近日盜賊寧而皆已復、不爾、豈細故哉。惠州兵衛單寡、姦盜所窺、又若營房不立軍政墮壞、安知無大姦生心乎。此孤旅之人、所以輒貢纔言、與王約者同幹否。又書云、曾拜聞營房事、度官吏必了不得也。深不欲言、恐誤老兄事、故冒言、但只作兄意也。【論】浮橋營房二事並載。

二十七日、作虔州崇慶院新藏經記。

本集崇慶院藏經記云、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僧佛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藏經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六月九日、書柳宗元大鑑碑。

本集與南華重辯書云、所要寫柳碑、不可不立石已輸仕碑、未有意思下筆。觀此二碑、格力淺深、比也。紀年錄、六月九日、書柳子厚大鑑禪師碑、之正輔書云、指使還左右、奉書必達。比日履茲炎燠、暑雨不常、恭燒可厭。曲江、想少清爽否。橋錢必不足、因何推官行、上問。不宣。又云、鄧道士州中住兩月、已歸山。【論】此書作於六月、則建橋及羅浮橋營房事、乃五月事、而議行當在四月公先在博羅、已約守安至惠、至是經始已定、而守安暫歸、適兩月也。石刻四月八日爲

守安書養生論、正在此兩月中。雖其本形模全失、而流傳有自、固可信也。與程正輔數月、示論碧落洞詩、却未寄賦、必封書時忘之也。稿望寄示。老弟却曾有一詩令錄呈也。又書云、近指使柯推及郡中兵士三次奉狀、一一達否。新什此篇尤有功咄咄逼鮑謝矣。不覺起予、故和一詩、以致欽歎之意。語錄此二書之後、信六月書也。公和正輔碧落洞詩、有詩成輒寄我、絕妙陶謝。并句與書中意合。信六月詩也。查註編四月十一日詩前。谷註誤。今定爲第五首。改編於此。又案王註邵補註、查註題作與程正輔游碧落洞。谷註原編目錄題作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今既載明和詩之書、是施註不誤審矣。又據公慰正輔悼亡書云、某謫居、莫緣奔詣。又送章粲罷廣州書云、某謫籍所拘、未由攀餞。皆不得出境。明文與同游倘事不合也。所

十一日、遣張惠蒙赴南華寺。

本集與重辯書云、學佛者張惠蒙、從予南遷。予游南華、使惠蒙守船。明年六月、惠蒙曰、去歲不得一禮祖師參辯公、請罷十日而還。予嘉其意、許之。可痛與提耳也。紹聖二年六月。

語錄 張惠蒙前後踪跡、俱無考。

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鬚而寢、作詩。

十一日。

答王定國書。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遷中忽領三月五日手教。一官爲貧、更無可擇。知生計漸有涯、可喜可喜。某到此八月、獨與幼子三庖耆來、凡百不失所。某既緣此棄絕世故、身心俱安。小兒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予由不住得書、極自適。餘無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歸。明年買田築室、作惠州人矣。伏不詳官何處、據此書、則自甘伏轍風塵、無異埋頭洞谷矣。定國無史車之可

語錄 王定國是時

坐、其在紹聖中、羅織偶未及耳。元符元年、除名送全州編管、徽宗立放還。**十九日、作大鑑碑跋。**本集書柳子厚鑑師碑後云、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長老重脩師儒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過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紀年錄六月十九日、跋大鑑碑尾。**木叶報香積寺碓磨成。**本集與林天和書云、秧馬聊助美政萬一、爾何足云乎。承示喻愧悚之至。僧磨已成、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爲民自愛。不宣。**七月、痔作。**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比日屢苦痔疾、發數或言冬深當出厄、儻爾時勿藥定瘳乎。無聊也。道氣未勝、宿疾尚纏、想亦栽數、尋已平愈。秋色漸佳、惟冀倍加寢膳。不宣。**嚴節推自韶至、聞壽安君疾。**本集與程正輔書云、邑君嘗服藥、是時敬推未歸、而壽安君以三月至惠、旣去而有議建新橋、增葺營房之事。中間悼亡事未竟、公復議遣救捄克之事、而風栽繼作、正輔以九月復至惠。此公一年之清事、亦本案編此一卷之間架也。今特載此條、乃詩分前後之綱領、非爲正輔、管閒帳也。**口囧淵明讀山海經者詩。**此十三詩、其首句云今日天始霜、來木皆以禾陶淵明讀山海經言疎此、秋後作也。查註編下卷紹聖三年四月遷居詩後六月兩橋畢工詩前、誤爲夏中之作。蓋其處有和子由菖蒲花詩、而槩城集菖蒲與和山海經同編、查註據此、故亦以山海經詩置和菖蒲花後也。考樂城集題菖蒲開花、其子遠因子由生日作頌、故子由作此詩乃二年二月之事。其後卽山海經詩、又其下爲法舟自惠還過高安之作。考法舟三

年正月始自惠還過高安、則此詩作於三年二三月也。查註以公之山海經詩編入三年五六月、是公詩未作、而子由先已和韻、可乎。且是年之冬、公與程正輔書云、和陶韻蓋有四五十首、而查註僅編於此。三十三首、其誤審矣。今、定爲二年秋後作、改編於此。

痔疾休糧、作藥誦　本集

云、秫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宋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使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論神仙傳有數十人因惡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藥、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藥、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麵四兩、循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對之。飲食之外、不啖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眞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之禍、伯牛之疾、難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蘇麥茯苓多矣。（論語）公自上年夏後南遷、以逾年計之、此爲秋中作。

作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一年矣。今忽大作、百藥不効、知不能爲甚害。然煩楚無聊、兩月餘、頗亦難當。遂欲以清淨勝之、則又未能。但釋其近似者、斷酒肉、斷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粳米飯、惟食淡麵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麥少許取飽。如此服食已多日、氣力不衰、而痔漸退。久不退轉、輔以少氣術、其効始未量也。既絕肉五味、只啖此麨、更不消別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眞訣、但易知而難行爾。

聞袁君言、作慰疏。本集變故表嫂壽安縣君遷捐館舍、聞訃

並懷。塚惟恩義深篤、追悼割裂、哀痛難堪。日月流速、奄畢七供、感動途遠、奈何。某限以嗣居、莫緣奔詣弔問。幸冀省節悲悼、強食自重、不勝區區。謹奉慰不次、謹疏。又書云、不謂尊嫂忽罹此酷、惟兄四十年恩好、此情豈易割捨。然忝至眷、必不訝草次。**八月一日、過書金光明經以資母福、作跋。**本集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院。過未免喪而從軾於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爲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紹聖二年八月一日。**柳仲遠奉公妹病沒、**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近得柳仲遠書、報妹子小二娘四月十九日有事於定州、柳見作定簽也。遠地閩此情懷割裂。周必大益公題跋、黃山谷與柳仲遠帖云、仲遠二蘇公堂妹、婿柳君也。謫居宮師六菩薩記云、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所指卽正輔之妻、公云亡姊八娘是也。以是知公無胞妹、而益公之說爲可信。此蓋中都公之少女、而仲遠爲柳壻之子、故情誼益厚耳。**爲文祭之。**本集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云、嗚呼。宮傳之孫十有六人。契濶死生、四人僅存。維我令妹、慈孝溫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玉立二甥、實華我門。一秀不實、何辜於神。謂當百年、觀此騰振。云何俛仰、一嘯再呻。救藥靡及、奄爲空雲。萬里海涯、百日訃聞。拊棺何在、夢淚霑茵。長號北風、寫此一檄。卽祭也。四人乃公與子安、子安之孫、其爲子安之女、子由及小二娘、至是又折其一也。皆屬宮傳之孫、其爲子安之妹無疑。以百日計之、當爲八月初作。**疾稍退、約程之才游羅浮。**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氣附上、續

刻絲各一疋、用與表嫂喬僧、表區區徽意、不罪不罪。淡麵經月、疾不減却。稍肉食近却頗安。天涼栽退、茯苓亦不服食也。知兄已出巡、干萬勿懆遠、來游羅浮。弟聞來耗、便去山下奉候。又書云、知兄已登舟、歲巡連州切。望一游羅浮。家居悒悒、觸物增懷、不如且徜徉山水間、散此伊鬱也。

量移事。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日伏讀赦書、有責隆官量移指揮、自惟無狀、恐可該此恩命、庶幾復得生見嶺北江山矣。又書云、赦後癡望量移、稍北不知可望否。兄聞衆議如何、有所聞批示也。東都事畧、紹聖二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大赦天下。

嶺南稅役折納培剋致米賤傷農錢荒爲患疲民重困應行條戒

約。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秋大熟、三千餘石、而潛府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餘納正色。雖許下戶取便納錢、而不得過元科之數、則取便之說乃空言爾。嶺南錢荒久矣、今年又起納役錢、見今質庫皆閉、連車整船載米入城、抬價不顧、不知如何了得賦稅錢主。朝廷新行役法、委轉運司相視豐歉、務從民便。據此動意、豐則約米、歉則約錢。今乃反之、豈爲穩便。聞說范君指揮、非傳同年意也。望兄力賜一言、及乞提轉共行一條、戒約州縣、依實改正、庶幾疲民盡沾寶惠。切望留意。

內外論赦改錢米各半。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惠州支米、每年不過九千。若五萬全米、則農民益困、嶺南之大患也。兒說廣東諸郡皆患米多支少、請兄與諸公商量、共此利害、共入一奏、乞今後應役人公人庸錢及重法錢並一半折米、却以見錢還運司、則公私皆便、免得年年抑勒人戶、此大利也。但當立條令提舉提刑司覺察運司及州縣大估米價、則盡善矣。又書云、惠州一年役錢

及重法錢共計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若一半折支米、即每年有六千七百貫錢也。六郎十郎侍下孝履如何。且節哀思、强食自愛。

估價違敕抬剋應奏依市賣中價折納公並以屬程之才與蒲世京傅堯俞等公議施行。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日伏讀敕文、訪聞諸路轉運司有折科二稅過重致民間輸納倍費、涉於抬剋者、令提舉司舉察、關提轉司大科平。今必欲上等人戶納高價則須州縣百物瞎棒、以詈血償墳、後忍爲之、奈敕文何。某不避僭易、欲兄專爲此一到廣州、與傳蕭面議二公皆仁人君子也、必商量得成。即願三司連銜入一文字、專牒逐州一依見在市賣中價仍具結罪保明申上。如經逐官保明却察知依舊高擡大估比見賣直價有加分文、致人戶不願納錢、官吏並須勘奏、乞行朝典。若蒙採用、萬一路生靈受賜也。切告切告。

正輔悼亡甫畢、而公即有議折科納役抬剋違敕諸事、而因以約游羅浮、蓋非面不能盡也。諸事皆蹔連而下、中有侍孝履句、可辦在悼亡之後、且風裁未作之前也。因分列之、并爲之簡明云。

廣惠閣颶風被屋、乾、明菩提樹倒、因屬程之才到境拊察、并議行稅役捨免諸條。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廣倅書報近日颶風異常、公私屋倒二千餘間、大木盡拔。乾明訶子樹已倒此四百年物也。父老云、生平未見此異。老兄一到南海、拊視爲佳惠、人亦望使車一到。若早來、民受賜多矣。必察此意。圖此書固以察哉爲重、其末二句則尊指佑償捨免之事、故云早來受賜、必察此意、其叮嚀眷至矣。所云乾明寺訶子樹者、即光孝寺菩提樹也。寺在廣州城內西北隅、今圈入駐防中。其地先爲尉陀孫建德所居、入漢爲王園寺。寺多訶子樹、亦名訶林。後主時僧寫孫權遷其臣虞翻於是、又稱虞苑。宋時有來那跋陀羅三藏立戒壇其中。至梁武帝天監元年壬午、智藥三藏自竺國移菩提樹植於壇畔、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蓋惠能也。非久而達摩奉傳衣始至中國、亦止於是、有井存焉。唐高宗儀鳳元年丙子、惠能於樹下雅製受戒稱法性寺。中宗嗣聖初、敕刺密諭來譯首楞嚴經、宰相房融從之筆受、稱制止寺。其後宋太祖改乾明寺、而光孝寺則又紹興七年所改。然至今名訶林也。考自梁天監壬午至紹聖乙亥、凡四百二十年。已閱五百九十四年。自唐儀鳳丙子至紹聖乙亥、此樹蓋是年六月、公方書柳子厚碑、或約訶子與菩提非一木也、訶子樹雜成林、故名訶林、有把無拱、高不踰丈。今其種寺後荒籬叢棘處輒有之、然非故國一喬可比。而紹聖所倒者、即菩提樹。此樹久分株於普溪其時或扶之或補之、皆不可考。乾隆辛亥、詣始至粵、數往觀之、則其樹故在。圖可數抱虬枝四出、森蔭若織、下覆數畝。其根則糾纏密布、拏攫土外、如蛟螭然。葉類掌而有尖、細筋密織、風過則鏘鳴如金石、

各院皆聞也。然誌乘皆指爲梁時所遺、無及紹聖風倒事者。凡游者至訶林、見此樹天矯殿陛間、索以訶子當之。詰二樹爲一樹矣。嘉慶丁巳六月二十二日、自午達曉、颶暴爲數百年所無。時韻山堂未葺、禺南海之西廡。至二鼓、聽屏板壁拉折皆盡、與數僕雜立風雨中。次日出視、在處如洗。凡高竿大木、崇樓廣殿、鮮不拔折而菩提樹亦偃臥廣庭中。越十餘日、寺僧始集有力者、運大木爲高架、扶而植之。又月餘日、潮橋落生意盡矣。如以智藥手植論之、則自梁天監壬午計至嘉慶丁巳、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年。如以宋時補植論之、則自紹聖乙亥計至嘉慶丁巳、凡七百零三年也。是年冬、從舊溪分小株植其舊處、以糟圍之、而此樹發生極難、近始分枝發葉、高可丈餘、蓋已二十餘年矣。特詳附於此、俾後之人知所考焉。嘉慶戊寅冬日、韻山堂記。

過作颶風賦

本集颶風賦云、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祲非祥。斷宜飲海而北指赤雲、來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檐葉鼓舞、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客變色。予乃入室而坐、欲裨客退飛之六鷁、襲士喪而暴怒、掠衆駭之叱吸。予入室而坐、欲裨客日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碪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聲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戰。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潰千軍而爭逐。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拥襦而九徙、晝命駕而三上、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懾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輒軒楹之已折。補葺屋之罅漏、寒牆垣之隤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惜吾知之晚也。

子望賦之、例非誤也。廣州大鑑、惠州鮮不波及、而破戒則輕、其地勢然也。二十七日、書藏丹砂法寄子由。本集書藏丹砂云、吾雖了了見此理、而資躁褊害之者衆、事不便成。子由端靜淳淑、使少加意、當先我得道。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五日、題合江樓。本集題合江樓云、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葵苦敗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紹聖二年九月五日。重九伊過、鐏俎爾然、和陶淵明貧士詩。既望之後、殘暑方退、月出愈遲、夜登合江樓、與客游豐湖入棲禪寺、叩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遂曉乃歸。用殘夜水明樓爲韻、作江月五詩。程之才枉視風鑑、且赴惠、詩以迎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閩門之戚、想已平遣。前云過重九啓行、計已在塗。羅浮之游果如約否。又書云、閩東行已決、未聞離五羊的日、故未往迎。旦夕間耗、卽輕舟徑前也。開寶此二書乃正輔九月上、分析甚明也。至此詩、卽公自註正再至確證初至杜門不出再至往迎江輔近有七嫂之戚者。查註作第一首、編四月詩之前、合註從誤。今定爲第五首、改編九月之後。因乘舟赴泊頭墟。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羅浮之游、不知先往西後入州耶、抑後回日也。第惟兄馬首之視、無不可者。旦日乘舫徑至泊頭、恩恩未能盡意。之才方東按、不及羅浮、至惠爲會、卽辭公行。本集與程正輔

書云、漂泊海上、一笑之樂、固不易得。況義兼親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過厚、愈悚不已。經宿算體佳勝。承卽解舟、不克追餞。涉履愼重、早還爲望。不宣。

【編案】正輔、此次到惠、必當東按梅循諸州、故不及游羅浮也。此書有年。

承卽解舟早還爲望之語、書牘雖亂、次敘猶可考也、其還亦有據。

二十七

曰、爲之才書外曾祖程公逸事。

子孫一句、必欲去者摹刻時落之。并有江月五詩、錄呈一笑。年譜云、九月九日作訖、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之。江月五首乃九月望後作、以是知年譜所載此乃正輔屢索刻本、故爲書之。江月五首乃石刻月日也。合註不知此中原委、故致疑於年譜而譜之語外曾祖反不知、今已改正。

【編案】三月九日作訖、書記外曾祖程公逸事。

曹輔使至、因論陳曙事。

本集與曹子方書云、專人至、聆教紫幅。某得罪幾二年矣、以心摇形、以盡天年、卽日殊健也。居閒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赫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劄、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伸於地下、如何如何。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身頗知書。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武襄既受命顓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襄公煜、恐降階新求、武襄慰藉遣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爲崇儀建廟貌祀事至今。惟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曾子方、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張維奏、詔賜其廟額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第、後換右列。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詳。東都事畧云、儂智高陷邕州、遂自邕攻橫貴襲封藤梧端康州、所至剽劫軍民衆至數萬、乃進圍廣州。朝廷以孫沔余靖爲安撫使、久未襄功。

仁宗以南方爲憂、詔然請行、且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兵數百、益以槊卒、當羈賊首至闕下。仁宗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經制廣南盜賊事。奇至合兩鎮之兵、自桂林次賓州、召廣西鈐轄陳曉按其遇賊不戰之罪、并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悉誅之、軍士震恐。遂下令止具十日糧、明日絕嶺、出歸仁鋪賊勢方銳、青躬執白旗、麾騎兵出其不意、賊衆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僞官五十七人。智高夜縱火焚城而遁。詰朝、青入按城中、獲金帛鉅萬、牛馬數千、築京觀城之北隅、招復俘脅者七千二百、使還其家。智高既遁、奔大理國爲所殺。青還朝、拜樞密使。在樞府四年、言者謂青家數有光怪、以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知陳州、未幾卒、年五十。

與客作重九和陶淵明己酉九日詩。

編年。公紋十月初吉而紀年錄作十一月一日和陶己酉九日、編入乙亥在惠州作。其十一月顯誤。公所謂以十一月望作重九者、乃海南節氣也。若十月至十一月天陰風冷、花菜立敗、在惠州則絕不用也。查註編入海南、合註從誤。今從紀年錄編乙亥、從本集編十月、施註之誤已剛。

次前韻答程之才和作、忌鼓盆、勸學佛、聞之才還、作書。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聞歸艫到岸、喜不自勝。辱手教、值夜乏人、未可前詣。新詩輒次韻取笑。前本附往四句、因是時郤恩有責降官量移一條、故詩中及之也。查註以忌鼓盆此詩有我亦霑霈渥、漸解鍾儀

第二首、編四月詩前、合註從誤。今定爲第七首、改編。同之才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作詩。詩案 同乃正輔歸途之事、今定此詩爲第八首、改編。度數谷、出金雞渡、至博羅、詩案 象頭山橫亘數十里、游白水至縣、必沿山度谷而出、至金雞度登舟、一峯也。博羅在山之陽面、故自白水乃山背之有溝洞繞過山嘴乃達、無二徑也。自渡口進湯村、二十餘里可通大艦、而溪多淺瀨。公前此亦由陸出山、乃知自宋時已不可舟行矣。再游香積寺、觀林杕所作碓磨。公歸、和程之才白水山韻并同游香積寺詩。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輒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并亂做得香積數句、同附上。詩案 正輔前此至惠、其子、惟十秀才俟行。此次六秀才亦至、且皆孝義。前後分析甚明、以是知同游白水香積之作、皆此時事也。特、故云備見孝義。前後、分析甚明、以是知同游白水香積之作、皆此時事也。今定和白水爲第九首、游香積爲第十首、改編。詁初以施註原編亦不足信、乃據書中事、將前後各詩逐首檢出、既編定矣、復以施註目錄檢對其前之江行桃花追餞博羅三首、不應編贈王原詩後、二月十九日詩前、其後惟和白水游香積二詩不應倒置、此其謬也。至於大段分合、尙爲不紊、猶存正輔兩至之意。乃知施本亦有所授、非徒漫爲編葺者也。今既改定其前後各卷、誤編詩、其不可考者、究當以施編爲指歸云。聞所議營房稅役違赦括剋諸事、三司皆義行、答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別後兩辱賜左右、此邦老、惟共荷戴也。仲寒、萬萬自重。詁案 此數事皆有抒格、非易爲者也。推詳書意、乃正輔初至廣州、與傳蕭已有成說、而後至惠、與公定議。

此種事補偏救弊、官民兩騙、非長於理財者、則措施或不周匝、而後患出也。其事決於面定、故書不再見、而正輔至廣立以書報、是其事皆已舉行矣。宋行折色、本屬稗政、然尚有任納錢米之令、庶幾饑羊之存也。時走湖上、觀所築西新橋。禪院倡和聞所築、史夫人施以內賜金錢、蓋公爲致之者也。餘詳後條。參枯骨爲檀越、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入冬、眼食尤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鑑照毛髮、魚蝦出沒、有足樂者。又時走湖上、親作新橋、掩骼之事、自有條理、粗慰人意。蓋優游哉、聊以卒歲。便羅秘校收其遺者、本集與羅秘校書云、守局海徼、屈淹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愧怍、即爲達也。又書云、知不久美解、即獲會見、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馮何二士去面稟、亦有少錢在二士處、此不暇復。掩骼之事、羅秘校名無考、蓋嘗爲秘書省校理、官於海陸二豐者也。掩骼一事、程正輔詹鮑皆預操此書、則設立專司、徧及遠方、已成盛舉、非偶然湖上而已也。海陸距惠在二三百里間、羅秘校以是年六月始遍問、而掩骼乃合正輔舉行、即是年秋冬事。至此書、則作於明年四月中也。爲文祭之。本集恩州祭枯骨文云、爾等暴骨於野、今類載於此、餘詳後條。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大冢傷殘、螻蟻穿穴。但爲叢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改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此條此文乃程正輔舉行之證也。建海會院作上梁文。本集海會殿上梁文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自此佛法大行、以至海隅皆滿。惟我海會禪師施無盡藏、開不二門。來作西方之主人、且爲東坡之道友。爰因勝地、以建道場。有大富長者八人、造彌勒趣貫像一

所。瑤階肪截碧瓦鱗差。庶幾驚禽之雄、豈特鵝湖之冠。共憑佛力、仰祝堯年。

院前作放生湖。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海會禪師詳後。月於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三十緡足。今起寢堂、歲終當完備也。已主日增萬餘。果有雲散、錢寶星飛。各務紛拏、共爲笑樂。此文似數月前作、以建院與築池放生並載於一書中、因依書類載海會禪師詳後。月於院旁有一陂、詰曲環山間、長一里有餘。此中湖魚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自在出入、歲終竭澤而取、略無脫者。若牢築下塘、永不開口水漲溢即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意欲買此陂、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見屬百姓、數十千可得。養中已竭欲緣化老兄及子由、齊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事、所活幾介、歲有數萬矣。老人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便乞附至。

海會禪師詳

後不詳其名、以公北歸所記清遠峽追餞事考之、則過長老也。其放生事大率命通主之、集不更見公。在惠餘澤不少、而猶以老人沒用處爲歎、蓋其愛民憂國之意、未嘗一日忘也。海惠院今名永福寺、此陂自寺之右、繚繞而達於前麓左、則築長隄與豐湖爲界、而潴其中、汪洋澎湃、皆魚樂園。寺僧曠其上、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事、所活幾介、歲有數萬矣。老人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便乞附至。

海會禪師詳

後不詳其名、以公北歸所記清遠峽追餞事考之、則過長老也。其放生事大率命通主之、集不更見公。在惠餘澤不少、而猶以老人沒用處爲歎、蓋其愛民憂國之意、未嘗一日忘也。海惠院今名永福寺、此陂自寺之右、繚繞而達於前麓左、則築長隄與豐湖爲界、而潴其中、汪洋澎湃、皆魚樂園。寺僧曠其上、近嵐遠翠上下一碧、皆昔時景狀。惠人則磨穹碑大書深刻而丹之、表其道上、曰宋蘇文忠公放生湖。歲時伏臘、則既有柴祠之薦、而春秋勝日、輒舉酒此室、進士隊於湖之上、相與放生游泳、歌呼嘻笑、以頌公之盛德。嗚呼。公斯志也、蓋歷可劫而不可變矣。

過天慶觀與許毅、遇、顒、璧。

本集書天慶觀壁云、東坡飲酒此室、進士許毅甫自五羊來、遊逅一杯而別。

天慶觀在豐湖上。

今名元妙觀內有紫清閣、蓬萊峯及南宋白玉蟾像。此記不詳年月、今附載於此。

十一月聞有詔元祐民僚

獨不救、且終身不徙、作程之才曹輔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觀近事、已絕觀覽、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可、知之免憂。又與曾子方書云公北歸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說妙理達勤僕不作詩、又却索近作。今錄三首奉呈。近報有永不敘復指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見今全是一行腳僧、但吃些酒肉罷。東都事畧云、章惇先疏大防等皆貶竄。明堂肆赦、惇等終身不徙、范純仁、上疏申理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而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向來章惇呂愚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尚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今趙彦若已先貶所、將來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怜惇意、遂落職、知隨州、明年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論曰、元祐中及之也。事畧此條及元祐中、言者攻呂惠卿、章惇、鄧綰諸人、純仁嘗爲救解、故疏乃二年明堂肆赦事、與公書甚合。但其炎荒非久處地及明年貶永州句、舛誤之甚。考宋史本紀、紹聖四年二月癸未、呂大防貶循州、范純仁貶永州、至虔州又呂大防傳云、紹聖四年貶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遂薨。三處皆合、獨范純仁傳本諸事畧、又改其語云呂大防等貶嶺表、純仁卑理原放、明年貶永州、與本紀自爲矛盾。此二純仁傳、必刪去炎荒嶺表、明年貶永等句、則在處皆合。不然、則大防自安州赴處、斷無經行兩載之理。而純仁貶永、亦不待也。本案凡與史文小異、無大關係者、皆置弗議。此則子由與大防同貶動搖行謫元祐人全局。立案、不能爲史家所泥、故必駁正之也。

論神仙道術、寄子由詩、王鞏勸公自辯、作辱報書。

本集王定國書云、所云作書自辯者、亦未敢便爾。不然、天、

九日夜、夢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張十七絕不聞消耗、懷仰樂全之舊德、故欲其一箴之、問所欲幹、實無可上頒者。必欲寄信、只多寄好乾棗人參爲望。

公所坐呂惠卿責詞等事、元祐中皆辯雪有案、至謚英州謝表、已直認不辭、絕不申理。如更辭、卽負司馬光引薦及宣仁特拔之知遇、故率性一擔挑回也。時韓維論均州、其子爲之中理、以維執政日與司馬光議不合、得免行。王定國原書雖無所考、大率因此故勸公以爭役不合自明。後范純仁論永其諸子、亦欲視維子例、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合求歸、純仁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聲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諸子乃止。

其事可互證也。

張秉使至、始知坐竄徙宣州、作書。

本集與張文潛書云、忽辱專人手教、伏讀感歎。且審爲郡多暇、至慰至慰。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矣。但且立期展限、決有成也。已驗之方、思以後復展百日、以及暮年、幾忘內矣。但且立期展限、決有成也。已驗之方、思以奉傳、想識此意也。見高監司行館下臨二江、有樓、劉夢得楚望賦向句是也。過甚有幹蠱之才、樂業亦少進、侍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憂爾。

是時文潛以公故坐徙、故書有伏讀感歎、且審爲郡之語、非閒話也、非久卽調監黃州酒稅矣。公後與黃魯直書云、文潛在宣極安、此書之根也。

痔瘡復作、時作小乘定。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長至伊邁、不獲稱賀。意掾顧君至、辱手書、感慰倍常。老弟凡百如昨、但痔疾不免時作、小乘定。雖非至道、亦且休息。

程之才寄和香積寺韻、宗觀和陶諸詩。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自至杜門、凡事皆廢、但曉夕默作、和示香積詩、眞得淵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前後蓋有四五十首、不知

老兄要錄何者。稍閒、編成一軸附上也。原本此書乃紹聖二年冬前公已有和陶詩四五十首之確證、雖無一定之詞、然其數要不相遠也。查註三十五卷編和陶歸園田居詩六首、和陶飲酒詩二十首、本卷編和陶貧士詩七首、以上皆有詩敘可考者、計三十三首、顯與此書四五十首之說不合。分編和陶、固屬不易、然紹聖二年乙亥以前、則以子由和陶詩敘爲據。立成間架、檢出明載詩敘之作、而考其散辭諸篇、要亦不前則以此書爲據。四年丁丑以前、則以子由詩敘置儋州卷、其誤立見。特遠置揚州爲從編之地、自蓋其跡。又以不可分編不符者以此敘之。委誤於查其失均也。今已考定二年所作之和陶讀山海經詩十三首和陶已酉九日詩一首、改編本卷。通前查註已編各詩、計四十七首、適在四五十首之間、並皆確實、無所遷就。詩玩書意、公或不及五十首故云爾也。合。註明知查編與子由詩敘不符者以此敘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析五大軸、輒送上老兄。請掛之高堂素壁時一晛之。附顧君⑥。

十二月、法舟自成都至、求惟簡塔銘。

顧掾寄碑文、達否。成都賢月大師來相看。某近以痔疾發歇不定、亦頗無聊也。聞行橐無一錢、空中頗有知義者能相濟否。某雖未至是、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須預慮。數日來苦痔、百藥不効、其實自得、淳父亦然、皆可喜。隔絕書問難徹、惟

以表忠觀碑寄之。

戒又嚴於魯直。且日、戒一日、北特約橋也。文潛在宣極安、少游謫居甚

作黃庭堅書。

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惠州已久送到表忠觀碑、背作

倍祝保愛。不宣。施注是時秦少游坐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章楶送酒書至、而酒不達、作詩、答張大亭書。本集與張嘉甫書云、過辱不遺遠、枉教尺、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本務、又何疑焉。然此書自有法家者流。苟細繳繞、竟亦何用。雖邱明識其妙用、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萬自重。不宣。

十九日公六十生朝、有述、過作和詩。斜川集次大人生日詩云、陰功不可泯、有道或肯來。相寘區區功名安足云、幸此不爲世俗醯丹砂、儻結道力純冷然御風歸岷峨。施注南華寺重辯導師來賀答書。本集與重辯書云、忽辱專使手書生日之餉、稽意兼重。照緣道力、少安晚境乎。銘佩之意、非筆舌可究、惟爲法自愛。不宣。子由以石鼎爲詩、作銘。太集石鼎銘敘云、子由生日、公以餽遺作爲詩文而子由以爲戲己、日在洛書鑿線從革。矢若醫砭、皆途之職。有堅而忍、爲釜爲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施注子由生日、公以餽遺作爲詩文而

子由和谷者甚多。若公之生日、而因以贈和者、樂城集無隻字。之考。本集所見者惟此銘亦不詳何年事也。今附載以補其闕云。

作小圖五之眉山人於余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勝相院慧悟大師惟簡字宗古姓蘇氏眉山人大師寶月大師塔銘云寶月大師塔銘。本集寶月大師塔銘云、大師諱惟簡、字宗古、姓蘇氏、眉山人、於余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趫成之、更新其精舍之成都與郭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塼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自成、不數數之農夫、睨而種之、待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爲、譬之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己以裕人。然也。故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賓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疎者。魯施棄、所活者不可勝數。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

作小圖五之少時瘠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少時瘠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曰、翌暮及辰巳、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於城東智福院之壽塔。余謫居惠州、舟實來請銘。

爲贈、猫出游豐湖、主道遊堂棲禪寺、作詩。爲祖堂作資福寺舍利塔銘。

本集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敘云、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其中無數、五色俱備、意必眞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以屋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燕、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

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爲窣堵坡置閣上。**吳花仲獻鸚鵡賦、作書。**本集與吳秀才書云、人來傳亦請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枌榆、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之。羅浮山志云、吳復古子芘仲、能文善書、嘗作歸鳳賦、獻甚稱之。**答杜興書。**本集與杜子師書云、貶籌皆愚、暗自取罪、大罰輕、感恩念咎之外、畧不置胸中也。得喪常理、正如子師及第落解爾。別紙所諭、甚非見愛之道。此等語切冀默之。回。是心苟眞、金石爲開。堂去柏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吾儕說法。今聞此柏熾然常說。**題過畺僊松屏贊。**本集僊松屏贊云、堅密瘦而不疎、而不識霜雪。如商才睿人、生綺統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畺寒松風之麓。天僊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青、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礧礧。方春不知、泛寒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命過作思子臺賦。**本集思子臺賦敘云、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過作老泉全集祭史彥輔文云、遺文墜稾、

爲子收拾、以葺以編。是其文不應亡也。但未嘗收拾可知。此蓋有志未遠而史復陵夷、遂至不可考耳。公以不獲傳其文、至欲傳其意、聲消跡滅之後、卒以不傳傳之、其篤於先友之義至矣。

孫立節病沒、遺言以玳瑁合寄公、其子孤專使至、咨書。本集與孫志康書云、尊丈終不已。自惟不肖、得交公父子間有年矣。卽欲奉疏少道哀誠。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往西路迎護、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愧荷深矣。竊承已舉大事、營幹勤苦、卽日孝履支持、粗慰所望。志文實錄、讀之感噎。自聞變故、卽欲撰一哀詞以表契義之萬一。然不敢傳出藏之家笥、須不肖啓手足日、乃出之也。玳瑁合見遺、乃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密蒙果等、一一捧領、感怍無量。見戒勿輕與人詩文、謹佩至言。某謫居已逾年、禍福苦集、念念遷逝、無足留胸中者。今北歸無日、因遂自請爲惠人。志康雖爲厚幸、然竟逐中、惟欲親故斷絕、則孤危益可粗安。若如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某罪戾也。千萬寢之、切告切告。

并李格非書。本集與孫志康書云、李文叔潛南人也。舉進士以文章受知於蘇軾。嘗爲太學官、著洛陽名園記、因以論洛陽之盛衰。其文曰、洛陽處天地之中、蓋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余故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家。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邱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家矣。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嗚呼。公卿大夫高進於胡、放乎以

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徹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其後洛陽人、而本集詩文記說獨無一字及之。惟前載答孫志康書內有格非爲公之門一語、特摘出立案、用表其人。其所爲名園記一卷、毛晉收入津逮書中。過

作松風亭詞。斜川集松風亭詞云、亂一水兮清泠、絕塵市兮郊坰。攀松風之籟兮、勢建瓴千山右繞兮環翠屏。彼紫門兮蓽長扃、屏外物兮返視聽。嗟世故之迫隘兮、夫何異於圈囿。幸此身之日遠兮、○可逃於天刑。望神仙其恍惚兮、遊游兮、益弭節而少停。友羣仙兮役萬靈、駕鸞鶴兮駕鳳輧。願執鞭兮展軫、慨凡骨兮殢腥羶。師首陽之清德兮、超千古而獨馨。偉三閭之諒直兮、高衆人而獨醒。慕子房之明哲兮、學辟穀以引齡。嗚呼。雖九原之不可作兮、庶斯人以發硎。過自舍利塔銘以下九條、皆惠州作、年月無考、附載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九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澀：當作「濕」，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八《與孫運勾書》。

②澀：當作「濕」，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八《與孫運勾書》。

③一：當爲衍文，見《東坡全集》卷八四《與程正輔提刑書》。

④「鑑」：上當脱「大」字，見右引書卷二《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⑤税：當作「私」，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四《與程正輔書》。

⑥附顧君：此處節略不當，據右引書，原文爲「附顧君的信，封角草草，不訝不訝」。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紹聖三年丙子、公年六十一。是年正月、韓忠彥罷。二月、罷合祭、閒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三月、皇弟佶封端王。禁中屢火。五月、太白晝見。八月、貶范祖禹賀州安置。劉安世英州安置。用劉婕妤、章惇、邢恕、董敦逸及內侍郝隨謀、構內廷巫蠱獄。九月、獄成、廢皇后孟氏爲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閏九月、親政、用呂夷簡謀罷張耆、夏竦。鄭后、曰夷簡亦附太后、但多機巧、善應變耳。因出夷簡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而夷簡素厚內侍都知閻文應、使刺探而得其故、遂怨及再相、劉摯后議。仁宗疑爲天下後世譏、夷簡力主漢光武廢后事、且應臺諫有言、令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廢后爲玉京沖妙仙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諫官御史、大呼殿門請對、盡駁逐之。夷簡遂廢后。至其納路市恩、則王曾屢攻之。凡此皆姦臣之尤者所爲。史以仁宗初立、天下晏然、不列姦臣傳、而論者亦以呂氏之盛僅謂夷簡用智數。殊不知惇之所爲、皆夷簡開端。其用內侍以廢后、亦夷簡導之。且惇與孟后無怨、而廢之出自哲宗、惇但迎合以成其事。仁宗可不廢后、而夷簡姦狀昭然史冊。若因是而貢禹坐廢、則凡爲后者、皆當緘口以保位、而夷簡姦狀、昭然史冊。若因是而貢禹坐廢、則凡爲后者、皆當緘口以保位、而古后如所謂脫簪珥以諫者、皆不可爲訓矣。惇固姦然、嘗言端王輕佻不可、惇亦以庸碌取相位、樹其恩私、可君天下。使竟用其言、而天下幸無事。其子援持不列姦臣傳之夷簡、又何以異。而浮沈自保、則惇之姦狀當沒去大半、卽與

援持且得如呂公著、取美傳於身後矣。況當日之能平、薰患而收復諸賢若、以在仁宗之世耳。如在紹聖、卽與呂大防范純仁等之非死卽謫、而始終不保者、亦何以異。是夷簡卽章惇、而章惇卽夷簡也。范祖禹嘗以禁中覓乳媪、不安世亦言、尙未納后、寖近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宜仁節詰其事、乃知出劉氏所爲。此時旣因劉氏廢后、自應更貶二人、坐以離間兩宮之罪、脈絡甚明也。**正月一日、博羅火風、一邑皆燼、作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博羅正月一日夜忽失火、一邑皆爲灰燼。公私蕩然。林令在式假高簿權縣風伐烈、人力不加衆所知也。百姓皆露宿沙灘、可知。茆竹皆不可得、黃蕭肇董得竹三萬竿往濟之、極可佳。火後事極多、林令在式假、自不當坐此、願兄專牒此子、令修復公宇倉庫、及存撫被災之民。彈壓寇賊、則小民受賜矣。又起造物料若不依實價和買、而行科配、則害民又甚於火矣。願兄嚴切約束本州或關牒消司、依實支破、仍專委黃推官點檢及覺察科配。**五日、與法舟夜坐、謂不二法。**本集記與舟師夜坐云、紹聖三年正月五日、與成都舟閘祭夜坐、義甚、家人煮雞腸菜羹甚美。緣是與舟談不二法、舟請記之。閘務此記本集誤作二年、今據後條改正。**作新年詩。十二日、書惟簡塔銘、作跋。**本集跋寶月塔銘云、予攜紙、鼠鬚筆、李廷珪墨、皆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亦不孤其意。紹聖三年正月十二日、東坡老人書。**聞程之才將召還、作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伏承履益新春、起居佳勝。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又書云、兄去此後、恐寓行衙、亦非久安

之計。意欲結茆水東山、但未有佳處、當徐擇爾。令長子過來此指射差遣、因筆小兒子一房來。次子迫且令試法赴舉、及過投仁化縣、并般挈過一房至惠、皆伏根此書中。其卜居之意、亦權輿於此時。蓋爲章惇編勅終身不從之奏所誤也。

和陶淵明詠二疏、三良、荊軻詩。

編次

以上三詩、施註和陶居詩後爲惠州作。查註據此並編本卷丙子、考王註和陶雜詩、爲海外作、確有所據。今從紀年錄改編之外、此三詩仍二註之舊云。

法舟辭歸成都、作程量之才書。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北徙已絕望、作計久矣。寶月師孫法舟來、子由有書、今附舟去。寶月已化矣、舟甚佳士、語論通貫、可喜可喜。開歲忽將一月、瞻望無時、臨書惘惘。

編次

此書注云、因有惠州求銘、還過高安之作、而和山海經詩次其前、則公之作山海經詩、當在此舟以正月杪離惠、復至筠州、子由將一月晦望無時、臨書惘惘。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篇寄之。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近鄉僧法舟行、上狀必達。兄欲爲陶體詩、寫楊洲日二十首寄上。末由會合、日聽召音而已。

編次

法舟之行、開歲已將一月、此二月初間書也。自後不復有書、則正輔已於二月去任、而其踪跡亦不可考。遠公北歸既度嶺而正輔德孺、憲叔以金二百濟公道中、辭不受。可見未嘗不通音問、特本集闕如而已。

日與黃蘗、雲巖過遊堂、問何宗一疾、并和劉涇峽山寺所寄詩寄余大正書。

本集與徐得之書云、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攜具來相就。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凄然。君猷諸子得疑否。十四郎後來修舉

如何。三月六日、書柳宗元南磵詩跋。本集書柳子厚南磵詩跋云、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徐、大率類此也。紹聖三年三月六日。雪來自端州贈詩、并和郭祥正送游隱靜。師錄贈雪秀和郭功甫韻及送游隱靜二詩施註原編不載王註七集本皆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卷三十九乙亥三月前合註從誤。本集與雪秀山光寺送客詩跋云、後五年、秀來惠州見予。公以元祐王申帥揚、計至紹聖乙亥僅四年、蓋雪秀到在丙子也。此二詩確爲惠州作、凡留十日而去。是冬復至惠度歲、時方往游隱靜、故別去也。茲改編丙子春杪、與其再至情事無不脗合矣。記雪頌說黃連注。本集頌言、惠州澄海十五指揮使姚歡守把阜民監、年八十餘、老於廣州、鬚髮不白。自言服黃連、故不白。得歸書縣後、以泉地數畝、乃古白鶴觀基也、將築室其上、和陶淵明移居詩。師錄白鶴峯倚江上、沿江爲城、就其石脚、破礪入水及數壁、數畝地。舊爲白鶴觀則公得之故老傳聞似築城取土、劖平其頂、故有此數畝地。舊爲城址、攔而入之。峯頭土體、以築城之麤、皆縣治背後所連屬者。峯頭僅此數畝地、左右稍廣、而前後則險。今雖改其舊制、然故跡猶可考也。傍由朝雲祠以入、有屋三間、榜曰睡美處、以爲報先生春睡美句得名、此蔵於歸善縣誌者也。喬柯古木、圍繞四際、上下一碧、爲祠中勝處。乾隆乙卯、菩親至其處。嘉慶辛未再過、已有妄人劖佔入廨、塞其祠所過之門。爲自後代者無非俗吏、則視爲固有、斫樹闢地、任意改作、已不辨祠之舊址矣。此數畝地、公以己資買於惠人、則見於與毛澤

民之書。其造屋也、所有材料工錢分外供給、無毫髮干撓官私、亦明載與里辦書內、無少傀於民與官也。公既去、邑過兩房尚居其中。元符三年庚辰九月公至廣州、遍始葉其屋、從公以去。惠人以召伯所茇而愛及其樹、卽所居爲棠坡書院以祀公。相守弗變。越三十二年、紹興壬子冬、虔盜謝達陷惠州、官舍焚蕩無遺、獨存公居、烹羊致奠、羅拜堂下、秋毫無所犯。其後歷代相仍、惟有葺築、不加翦伐。詎寇賊之所不忍毀傷其薪木者而乃見奪於縣官乎。且誌之所載、皆地方公事、凡　朝廷恩澤敎化官司奉公守法彰廉警惡勸風厚俗、悉在其中、縣官亦不當弁髦視之也。予由在雷貸吳氏東樓以居、公未嘗過之有司僭禾得其地、卽樓以祀兩公、而託言公實同居月餘、登之郡乘纜又拓爲祟祠、至今弗改。又嘗訊之僧牧則黎徠之、不欲沒公之舊。何哉。城南枕梘之下、肹蠁依然、雖助築之載酒堂亦尚葺而新之、不肖之相遠若此乎。特記於此庶仁者知所愧作而因以復之也。本集與重辯書云、行館僧舍皆非久居地

地爲德有鄰堂、思無邪齋而左爲寢廬凡二十間。

已置園築室爲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冬中也。又與毛澤民書云、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卽未能至耶。又與王敏仲書云、某爲起宅子用六七百千、今同。此峯高約四丈、自地歷百餘級、卽祠門也。中爲德有鄰堂、方井大數尺、當兩楹之中、以欄扶之。後爲正室、以祀公、而肖過像於左、皆三間。其後卽縣治也。自峯至地、石繞出城、凡數百步、之江口、今居民皆取汲於江。考公和子由所居六詠、蓋初意亦擬貪江、後以不便、而又復爲井、

右一間。

齋一。空。

公手書堂齋二榜、字極大、榜亦寬濶、今懸於祠適相稱、是

事在新居覆瓦之後、必不掘於堂中也。據王註云、井在循有鄰堂前。相其地勢、公當日爲屋二層、其前三間爲門戶、以處僕隸。中爲廣院、後爲堂三間。堂前雜植松柏柑橘柚荔茶梅諸樹、既說欲植此、必當有其地也。其自門升堂、亦無中隔一井之理。此蓋堂門二層舊址、尚偏右一丈數尺、而井在院落之左、亦花木之下。其左較覓則爲居室庖湢之處。其右就山爲城、牽前角稍闕、後爲思無邪齋、與翟鄰相接、間以廊廡、計二十間。此公新居圖樣、限於地勢、證以榜井無可移易也。其後建祠以守祠僧居左、無須多地、故移於左者一丈數尺、而井當其中。改祠爲三層、則前層更出故祠門之外、廣不及丈而其勢陡下。中層適當院落、故覆井於堂中、此其中路也。左既陰、故僧寮數層稍牽右。增闢故朝雲祠、睡美處、思無邪齋鄰比其中、而齋包於外、獨與翟居亞又於齋之外建快哉亭、直接城頭、過路而以雉堞爲欄循此祠之圖樣也。翟居數層甚湫隘、址低數尺、蓋牽頂地盡處也。其門前僅一路、路外即陡下、必循牆以建齋之前層、過快哉亭、從城頭而此問向亦城頭落乎、答以不知。復俯其處、蓋牽之右皆陡下、亦如其左、故成牽形、與城頭不連者四丈。公原地界在今齋址之中、界外尚有路直達於前。公垣其右、當視翟門稍進而留其垣外路數尺、俾翟循垣以達新居之前、否則翟無出路矣。據此則公之齋當背翟居、而其前與堂同向。後人於今之齋前累數丈土、直接城頭、建快哉亭三間、其上以收江山之勝。因以齋轉而向江、且盡其路、以爲齋址、遂并垣外舊路圈入祠內。使翟自齋之前簷由快哉亭以出、其勢然也。今祠僧但閉齋之前扉以爲限、而置快亭於外。詰齋中、每清曉未起、飭僕盡闢前扉、則數百里間江山雲物、明滅變幻之狀、紛來闥下、輒臥觀之、盡其胸臆。日則飯於亭之上、或往來於城堞之間、樂其勝

槩公乃見亭之左右皆低窪就下而後悟培其址以爲亭也辨今昔之同異信莫有易此者矣。

使王皐鳥工蔣親庀材於河源。本集與程全輔書云過河源日押木匠作頭王皐暫到郡計料數間屋材。蔣生斫木亦告畢爲之。又與林天和書云豐陸數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指揮與押送來爲幸。【編案】公營屋諸事詳具前五書中。所建營房所棻無誤故此日復使之畢如其舊章也。木匠瓦諸有成算似皆王皐佔計與蔣公營屋故也蓋是

四月二十日復歸於嘉祐寺。本集遷居詩敘云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於合江樓三年四月二十日復歸於嘉祐寺。【編案】是時程正輔去已兩月固當再遷而急急於此者則以營屋故也蓋是時船橋未成猶以竹橋爲渡必沿江步行半里波橋入縣城經水東街二里餘至白鶴峯。若自合江樓放船峯下遠近相等而江風不定亦難時作往復。惟嘉祐寺即在峯後半里間今之民寮土廟荒榛叢雜處循坡陀小徑而至甚近故復歸於寺也。

作遷居詩上梁文。本集白鶴新居上梁文云。鵝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峯獨立千巖之上。海山浮動而出沒斬木沂江水以北來古邑爲鄉遺牙檣而南峙。送歸帆於天末掛落月於牀頭方將開逸少之墨池安稚川之丹竈。今者既興百堵爰鳩兩楹。道俗來觀里閭助作。願同父老宴鄉社之雞豚已戒兒童惱比鄰之鵝鴨。何辭一笑之樂永結無窮之歡。兒郎偉抛梁東喬木參天梵釋宮盡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兒郎偉抛梁西嫩嫩虹橋跨碧溪。時有使君來問道夜深燈火亂長堤。兒郎偉抛梁南南江古木蔭回潭共笑先生垂白髮舍南親種兩株

柑。兒郎偉、拋梁北、北江江水搖山麓。先生親築釣魚臺、終朝弄水何。曾足。兒郎偉、拋梁上、望月珠星臨戀帳。明年更起望仙臺、綠渺空山險雲仗。兒郎偉、拋梁下、鑿井疏畦散鄰社。千年枸杞夜長號、萬丈丹梯誰羽化。伏願上梁之後、山有宿麥、海無颶風。氣爽人安陳公之藥不敗。年豐木賤林婆之酒可賒。兒郎偉、同增福壽。

和陶淵明桃花源詩。

此詩編次、合註從誤。據石刻公書此詩、敘遁卓契順、後云紹聖三年歲在丙子清和月、眉山蘇軾繰於惠州白鶴峯新居東齋、以遁卓契順。是時方營新居、故卽云新居耳。又其詩敘末較各註本多九字、云故和桃源詩、以廣其說。由是考之、有此詩敘、卽有此詩、且尙在紹聖丙子四月前之作。今改編於此、庶有依據。公後自海外歸、尙問卓契順安在、見於字與錢濟明之書、則是時寄與之、亦必有之事矣。

五月五日、書天蓬呪。

本集書天蓬呪云、紹聖三年端午、惠州道士鄒葆光云、今日今月皆甲午、而午時庚甲合、人之遇此也難、請書天蓬呪。予嘉其意、乃爲書之。又書云、令子先輩新詩、筆力益進。家有哲匠、何復下問乎。卽答程儒乃款語。

程儒來謁。

本集與程全輔書云、令子先輩辱訪、容衆不及款。又書云、令子先輩新詩、筆力益進。家有哲匠、何復下問乎。卽答程儒乃程天佚之子、本集作程秀才、年譜作程儒、合註疑儒卽天佚、非也。公後與書、有僧舍慶會、不知爲樂今者、海外、豈復夢見之語、是儒之屢至、正復歸嘉祐寺時也。公渡海後、獨天佚父子時致候問、故表出之。

爲周彥質

題循州默化堂榜。

本集與周文之書云、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盛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乎。文之治循、似

用此道、故用默化名此堂。如可用、便請題榜也。（編案）此榜今在惠州府廳事、款署紹聖丙子年仲夏月、學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蘇軾題。公親筆也。文之罷循、公有詩送之、且與王敏仲書云、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塵清覽。是其去審矣。後在海南、復與文之書、且託致林行婆香。是文之又復在惠、疑其再守惠州、自移此榜也。如謂沿革之故、則今之龍川即州治、榜必不動也。乾隆乙卯、屢過惠守、既投刺、則輿止庭下、以俟其通、必仰視此榜良久。白質黑字、波畫如新、其揮灑自得之致、躍出榜外。榜雖古、無少剝落。嘉慶壬戌、提刑使者往督軍儲、其中、因再至其地、則此榜字形全失、如人患腫脹垂斃、非復平昔豐顏駿骨、怡神語笑時也。蓋惠州素無鐫刻木石字工、有守性溫而好事、欲署已名重修、其後使漆工治市井牌扁者爲之、雖青蠅點附、而白圭盡玷、不可磨矣。

翟東玉赴龍川求秩馬法。本集題秩馬歌云、後云、翟東玉將令龍川、從予求秩馬式而去。此老農之事、何足云者、然知其志之在民也。願君以古人爲師、使民不畏吏則東作西成、不勸而自力、是家賜之牛而人子之種、豈特一秩馬之比哉。（編案）此條不詳年月、今類載循事之後。

二十七日、過水西買筆。本集書買筆者、形製粗似筆、以二十錢易兩枝。墨水相浮、紛然欲散、信嶺南無筆也。

六月、江岸船橋成、名曰泉新橋。湖岸樓橋成、名西新橋。公嘗親作兩橋詩。過赴河源訪馮祖仁、暫寄助施罥帶及子由婦史所得內賜金錢作新橋。本集與曹子方書云、小兒數日前暫往河源、獨幹築室、極爲勞冗。（編案）公後北還、重過於韶州、祖仁在翼中

迎奉甚厚。其納交之始、當在過嶺時也。○本集與重辯云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相見甚歡。九月中、重辯云兒子被仁化令、想與南華相近也。又書云兒子般挈南來、當一謁祖師、送侍修書云、比日履茲暑海、起居佳勝。始聞出使、仰爲幸也。伏暑中、爲衆自重。不宣。

陳師錫專使至、答書。○本集與陳伯修書云、比日履茲暑海、起居佳勝。始聞出使、守解梁、伯修平生厄滯、得喪毫末本不足云、但根材用不展、有孤天授、惟勉之一日千里、副士友之望也。獻論居粗遣長句旋又移仁化令。杜門絕念、宿治少飲食、欲於不復擇脫粟、遠毛遇飢盡之兩。○本集與陳伯修書云、比日履茲暑海、起居佳勝。始聞出使、守解梁、伯修平生厄滯、得喪毫末本不足云、但根材用不展、有孤天授、惟勉之一日千里、副士友之望也。獻論居粗遣長句旋又移仁化令。杜門絕念、宿治少飲食、欲於不復擇脫粟、遠毛遇飢盡之兩。

王庠王庠專使至、答書。○本集與王庠書云、某黍姻戚末百不能稱也。佩公高義、不忘於心。萬里勞人、以致口腹之養、甚非所安。○本集與王庠書云、某黍姻戚末百不能稱也。佩公高義、不忘於心。萬里勞人、以致口腹之養、甚非所安。

東玉採地黃於興宗。○本集與龔東玉書云、吾晚得道、血氣衰耗、欲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常致。循州興寧令歐陽叔向於縣圃中多種

七月、龔

此葉君與叔向故人、可爲致此意否。
此葉以二八月採者良欲烹爲煎也。作擷茶詩。五日、朝雲病亡。本集與李端叔書云朝雲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隨去誦六。答章援惠善。本集與章質夫書云朝雲近承手書以侍者化去、曲如偈以絕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垂開喻感佩深矣。比來皆已忘去凡百粗遣但方營新居費用百端頗力幹辦尤爲疲勤冬末乃畢工爾。時遂杜門默坐雖鄰不覩。荷公愛愛之深恐欲知其畧也。過白河源歸。八月三日、朝雲遣言、葬於豐湖孫莊禪寺東南松林中、臨棲禪寺泗洲塔朝雲墓放生湖海會院皆在湖濱而各占一坡若連若續不出二里餘也。自惠州西門之外、過橋隄沿豐湖而北至棲禪寺。寺面湖負山、山之左折出一坡則泗洲塔峙其上。塔之左又一坡則朝雲墓在焉。墓之左一坡爲殿坡盡。卽公因舊築之隄以界豐湖與放生池者長約半里餘隄盡則海會院也。其自棲禪寺歷數坡谷皆栝蟠詰曲而行最爲幽勝。在寺不知有塔登塔不見有墓、至其墓上坡壠又復障蔽。塔甚近微露上級風過則鈴語悠揚與松楸相答、凄然欲絕。公自埋銘之後、不欲至湖上蓋郎主之悲誠有不堪禁此者矣。刻銘以付家。本集朝雲墓誌銘云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於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棲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期而夭。蓋常從比丘尼義沖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銘曰、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寺僧建亭藏之、榜曰六如亭。金剛經偈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當作如是觀。本集與李端叔書云朝

雲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施注]公墓誌及悼朝雲詩敘、皆無六如亭事、惟見此書中。公在惠、未嘗與李端叔書、以上二條、皆從北歸

書內摘錄。亭屢毀屢葺、今仍

復墓上。舊榜是否公書、無考。

六日夜風雨七日寺東南見巨跡九日公與過往觀題寺壁。本集惠州薦朝雲疏云、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

設供作薦朝雲疏。本集題棲禪寺云、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

來、又曰師子吼佛以

演梵品。今、茲別院實在豐湖。像設具嚴、威

妾王朝雲、一生辛勤、萬里隨從、遁時之疫、遭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託棲

禪之下。而既葬三日、風雨之餘、靈跡五踪、道路皆見。是知佛慈之廣大、不擇

衆生之細微。敢薦丹誠、躬修法會。伏願

少花徧周法界。湖山安吉、墳墓永堅。接引亡魂、早生淨土。彼佛光、今夜少香

不論幽顯、凡在見聞。俱證無上之菩提。

月詹範巒惠州任子容來代。[施注]詹範巒惠州任子容來代詩有坐

正其相代時也。但別本作坐閱兩使君、考

醉句、乃自與其客登白鶴峯、與鄰家野飲而作、與坐閱則新

居未成、必不與兩使君會此也。且此句之下、託爲論說以終篇、無一字敘同

游之事。用坐閱買下、通體靈活。若作坐

捐矣。今已更正此字。然如是論定則兩守相代、當爲秋間事。至九日而悲範

已去故云坐閱兩使君也。茲仍載九月者、恐能據詩載九日之前、以記大略。

前則存疑、此其例也。**九日、登白鶴峯、繙菊未花、與鄰家彊酔、作詩。既還、作補龍山文。**本集補龍山文牧云、內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使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不見此文乎。乃爲補之。日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鶯言龍山燕凱、舉哲。壺歌雅奏、緩帶輕裘。胡笳一弄、解慘悽愁。楚狂酔亂、憤帽莫覺。戎服囚枯、顦顇倒冠。纓幸夫揚鱓、兕觥度平。生邱壑、散髮相尻、以俏此辱。吾聞君子、苟常守吾。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邱壑、散髮逍遥。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聞復奚數。流水莫緩而結、不簪而脫。月、被服實褻。不爨而附。**十月、梅開、作西江月詞。**本集梅花洞寄西江月詞云、前爲嘲後爲解嘲蓋二篇也。

此文前爲嘲、後爲解嘲、蓋二篇也。

月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揷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汚、洗粧不退脣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覺檢討休隱筆記云、東坡梅詞不與梨花同夢、蓋用王建夢中梨花雲詩。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爲朝雲作。**和陶淵明乞食及和胡西**

此二詩施註和陶卷並編查註因並編海外作。海外年荒米缺、時有匱乏之憂、甚至欲學龜息以不食、與乞食、詩同一感慨、故云雜言此弱質對句、餘清悲也。今定爲惠州作、並編則仍其舊云。**和子由所居六詩。章楶龍廣州任、作送楶詩。**本集與章質夫書云、伏承被召、移漕六路。與論所期、雖未

厭滿、而脫屣炎州、歸覲闕廷、茲可慶也。某謫籍所拘、未由攀餞北望、旌馭此懷、可知。伏冀若時爲國保重而已。謹奉手啓代遣。不宣。○施注東都事畧、章惇、知廣州、後又知滑州、頗著邊功、不載移滑六路事。據此書、當由潁使知滑可補真詳定役法與蔡京多不合。京嘗臣欲用元豐人額雇直、而古乃用司馬光司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

彥質送栗米作醬。本集與周文之善云、惠栗極佳、梨無則已、不煩遠致也。惠既免東籬之歎、又無北海之憂、感佩何已。京嘗臣欲用元豐人額雇直、而古乃用司馬光司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

還宅庫。足外餘緡、盡用致此物、幸甚。來年食口稍衆、又免在陳、不惟歉飽、送可硬飽矣。浙中謂飲酒爲軟飽、僕有詩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以代相對一笑。施注公前有九月兒子般挈來此之說、以合此書、則當作於十月。以粤中梨栗考之、則亦十月書也。致今食米二十千省、計足錢十五千四百、所得幾何。又欲以惠米爲釀、宜其不足用也。公亦姑爲是說、以謝其厚意而已。非久吳子野、陸惟忠、晁秀並至、酒遂不足年計、而食米亦竭、此又預計之外者也。

吳、復古、陸惟忠來自高安。本集書陸道士詩云、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翛然有出塵之姿。久客吳、遠游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施注吳子野、陸惟忠及晁秀之來、干譜雜載七九月前、非是。今以後事考之、乃十一月至也。

晁秀才自隱。本集書晁秀詩云、予在廣陵與晁无咎、晁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

客去、予醉舟中、曼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但記其事。惟忠得癯疾、骨見衣表、因言與可拾得耳。後五年、秀來惠州見予、偶記其事。惟忠得癯疾、骨見衣表、因言子死、當以是志子墓。本集墓誌銘云惟忠又見予惠州、則得癯疾骨見衣表矣。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又海南記陳太初尸解云前年惟忠又見予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

為復古作遠游菴銘。本集遠游菴銘敘云、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倩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游、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遷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三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俛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游者、故以名其菴、而銘之。曰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游。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閱歷九疑而過崇邱。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為我一笑而少留乎。

論孟熙寧丁巳、公年矣。樂城集贈子野詩自註云、子野與藍喬容於曾魯公家者最久、其事當在嘉祐治平間、則子野之遠游已三十五六年、文內必無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之句也。此乃刊本落去三字今已補入。

為曼秀作夢銘敘。本集夢齋銘敘云、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為無夢也歟。衛玠問

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依塵而有、未嘗離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想①識於夢中、且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爲之銘曰、法身充滿虛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邱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爲。遨游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樂城集夢齋頌敘云、曇秀上人游行無定、寻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爲作頌。頌敘久乃得其故、蓋公向已爲作夢齋榜、俾所至懸之、未有說也。曇秀過高安、子由爲之頌。公至是見之、復伸其頌中所蓄之意、發而爲敘、因改頌爲銘、而棄其原敘、此倒裝之法也。公不及此故幾於兩歧。又前二十四年爲熙寧丙辰、公倅杭州、以賑饑至蘇常兩郡。曇秀初見子由、不詳何地、後二見亦無考、再後則見於揚與惠、敘爲惠州所作審矣。

過詩王古來訪及物事、義引蒲澗滴水巖水。復古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

斜川集戲贈吳子野詩云、從來幾火盡時無內熱、睡蛇死後得安眠、幾腸自飽無非藥、定性難搖始是禪。麥飯葱羹俱不設、館君清坐不論年。本集與王敏仲書云、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山野炁訥、好爲勤身非佛亦非仙、直以虛心謝世緣。惟忠曇秀皆作公和

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所損多矣。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滴水巖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若於巖下作大石槽、比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苫蓋、大約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得租課、買大筋竹萬竿、作筧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少房錢、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此爲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喜捨之心、料非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敢、精敢以此獻、兼乞裁度如可作、折簡招之可也。劉此乃杭州六井法、以其遠近有別而變通之。公嘗與鄧守安共論、非彼之創見也。劉王山井創越秀山九眼井、相傳趙陀所鑿、至今日汲甚衆、味與他井稍勝、亦鹹水也、但取其不竭耳。據此書、其井始於南漢、當日有玉龍泉之禁、而宋仍其陋、故貧下無由得。又考其地爲南漢呼鑿道、或在圜禁之中、而宋因之以爲官司廨宇庫藏倉廩之處。公不議弛此禁、蓋必有其故矣。今則五昌樓下、二十日、爲方子容前後山泉十餘眼、擔者相望於道、此井則水之下者矣。

作野吏亭記

本集野吏亭記云、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進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痛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圮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始克完新之。紀年錄、是年十一月二十日、作野吏亭記。惠州陳堯佐詩碑云、野吏亭新成。作五言十韻律詩一章。斜日尉他鄉。疊巘分諸粵、重江蔽大荒。耕桑鑾聚落、烟火漢封疆。雲勢飄蓬島、天形壓夜郎。扁舟閒得侶、嘉樹遠

成行。海雨千林暮、春風百草香。人家浮浩森鳥道沒青蒼。爽塏吟魂健、虛明夏景涼。他年重迴首、牢落愧甘棠。太常丞知軍州事陳堯佐寄題惠州野吏亭小詩二章。羅浮山下郡樓閒、枕滄溟。誰得閑中意、清風野吏亭。山好留醉句、城高復創亭。登臨千萬景、詩與畫爲屏。金紫光祿大夫行給事中參知政事陳堯祖跋云、故相頴川公咸平二年以太常丞典惠陽郡、酷愛其四顧溪山景物尤勝、建亭於城之上、日日與野吏作詩。天聖十載、以給事中入參大政、復作詩寄題是亭。未幾、位正台席、時或携賓魁館、論及奇勝、必以惠州野吏多。皇祐五年、仲通假守兹郡、治亭舊基、仍亭爲稱。足見相國眷眷介懷於兹耶。畫爲屏。金紫光祿大夫行給事中參知政事陳堯祖跋云、故相頴川公咸平二年以太常丞典惠陽郡、酷愛其四顧溪山景物尤勝、建亭於城之上、日日與野吏作詩。天聖十載、以給事中入參大政、復作詩寄題是亭。未幾、位正台席、時或携賓魁館、論及奇勝、必以惠州野吏多。皇祐五年、仲通假守兹郡、治亭舊基、仍亭爲稱。足見相國眷眷介懷於兹耶。

十二月一日、記陸惟忠硯銘。本集

書、陸前之三章第刊於石。尚書屯田郎中、知軍州事黃仲通述。至和元年十月三日立。

道士硯鏡云、陸道士蓄一硯一鏡、皆可寶。硯圓首斧形、色正青、背有御月金文、甚能克墨而宜筆、蓋唐以前物也。鏡則古矣、其背文不可識。家有鏡正類是。鏡心微凸、鏡面小而直、學道者謂是聚神鏡也。丙子十二月初一日書。

書對韓柳詩。本集書對韓柳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

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若劍鉾、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爲之對云、繫問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鉾山。此可編入詩話也。

書過西鄰翟逢亭、作詩。

詩後載二鄰條下。又接聯云、待鑿平江石尺井、要分清暑一壺冰。是作詩之時、井未興鑿、已詩林翟二鄰共汲此井矣。此二詩固當編鑿井詩前、然相距太遠、卽亦非是。施註原編九日詩後、時新居尚未覆瓦、與欲成之說究爲不合。查註移於下年之首、合註引七集謂施編愜當、皆無根之說也。考新居畢

工在下年二月、公於是年十二月七日與程全父書、已云新居成、此題新居欲成改編十二月七日前則近是矣。**林朴以花木至。**本集與林天和書云、兩後晴和、起居佳勝。花木悉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林朴乃深得牧民之道者、故雖花木之微、其用意亦不苟也。**七日、復求之程天佐。**本集與程全父書云、白鶴峯新居成、從天公乞一面傍根、並斷此根、仍以土培之。次年則去其對面者、三年則以指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礎稍大不傷根者。柑橘、柚、易支、楊梅、枇杷、松柏、合法、必如其原向、則隆晴向背、若未移時。雖作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笑疵子、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十二月七日。**開緘**移樹之云、書記其東西也。然移大樹亦不難、凡樹之南準之、記於樹身、而後去兩傍根、移之無不生者。公非不知此法、蓋并此三年不能待耳。**和陶淵明酬劉柴桑、并書寄。**開緘此詩施註和陶卷不載、查註從續補遺澤集一、爲和劉柴桑一、爲酬劉柴桑分列二題、其並編則入丁丑、即初至海南作也。今考王註和陶卷、酬劉柴桑在前、和劉柴桑詩乃儋州卜居之作、當改編戊寅之作、當改編丙子。彼則經營況瘁、此則從容自得、以其境遇不同、故詩之氣味亦絕不類也。又酬劉柴桑有窮冬出窶句、與林朴送花木事相合、當作於此時也。茲爲改編、餘詳卷四十二總案和劉柴桑條下。**八日、吳復古、陸惟忠、翟逢亨、曇穎皆在座、試曇穎谷董羹、記惟忠詩。**本集書陸道士詩云、江南人好

作盤游飯、鮓腩脍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撅得窖子。羅浮頼老取凡飯食雞烹之、名骨董羹、坐客皆稱善。陸道士遂出一聯句云、投醪骨董羹、羹鍋裏撅窖盤游飯碗中。東坡大喜、乃爲錄之以付江秀才、收爲異時一笑。吳子野云、此羹可以濯佛、翟夫子無言、但嚥唾而已。丙子十二月八日。

江秀才因程天侔父子識公、後在海南尚通音問、惜遺其名耳。**半判侔酒狀**。本集判侔酒狀云、道士某面欺主人、傍及鄰生。側左元方之蓋已自厚顔、仰西王母之桮、宜從薄罰。可罰一大青醱。公嘗與陸惟忠書云、足下拘戒條、飲和神、非破戒也。據此則在黃時、公已知其不飲、特以此戲之耳。鄰生乃翟逢亨也。**十九日、生日、過作詩言藏於斜川集大人生日詩云、時昔東華典秘記、洞中仙籍已雞鳴。仇池何用追仙敘、香雲繞摩示疾原非疾、原憲雖貧豈是貧。紡婦固嘗占異夢、肉芝還已獻畸人。世間出世何由並、一笑榮華等幻塵。王古作筆引清潤水再言通塞**。本集與王敏仲書云、聞遂作筆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菜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窒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窒、飄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千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也。歸終公杭州所築西湖堤、實長六里。公自云長八百八十丈、今自蒲澗出山、由平陸直達東郭、僅長十里。以前數準之、則一千五百丈也。每大竹一竿去稍可得一丈五尺、凡千竿而一筆之數足、五管則五千竿也。公前云二十里間及歲得萬竿抽換者、本乃約計之詞。此則王古已量度作計以核實耶。公要不出五千竿也。觀前後書之數忽減其半、則其中有實事在焉。蓋

者勇於立事、苟聞便民之舉、輒不憚煩而行、故動手完工、民生已沾實惠。若庸流當之、則論議紛如、中情惶惑、何暇慮重但取資其口角、而太非寶心爲民、蓋比比矣。王古乃裕之曾孫、旦之孫、素之從子、雄之子也。自宋駸以來、王氏累以其豐功偉烈、盛德厚澤、燉燉之盛之世、而古猶能於末流衰薄之時、奮其事功、經畧嶺海。雖終不見容、卒入黨籍、抑何王氏之多賢也。夫以韓琦而有孫侔、胃文彥博而有子及甫、皆釀爲亂階、隳其家聲。至范仲淹之孫、而純仁之子曰正平、富弼之子曰紹庭、則又滅跡消聲、僅以保其前烈。然若古者、幾後先炳耀、克邁前光而與其盛衰相終始、是則終始之世、一人而已。

二十一日、爲吳復古書李承晏墨

本集與李承晏墨云、近時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劉、獨二谷亂眞、蓋亦竊取其形製而已。吳子野出此墨云、是孫庠所遺李承晏眞物也。紹聖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書。

記墨秀所藏龍尾硯。

本集書墨秀藏龍尾硯云、墨秀蓄龍尾石硯、僕所謂澁不希曾舊物。予頃在廣陵、嘗從墨秀借墨者也。製似拱璧而以缺月爲池、云是蔣硯。今復見之嶺海間、依然如故人也。

題容安亭。

本集記容安亭云、陶靖節之易安故常欲作小亭以名之。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

寄重辯書。

本集與重辯書云、近日營一居止、苟完而已。久忝侍從、囊中薄有餘貲、深恐書生薄福、難畜此物。到此已來、收葬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務散此物、以消塵障。今則索然僅存、漸覺此身輕安矣。歲盡、曾合何日臨紙悵惻。

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竭。和陶淵明歲暮和張常侍詩。

二十七日、與吳

復古夜坐、作煨芋帖。

本集、記惠州土芋云、峴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爲糧、不復知此物矣。吳遠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乃熟嚥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肌。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癢固宜。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饑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美甚。乃爲書此帖。

撰李氏潛珍閣銘。

本集惠州李氏潛珍閣銘云、蜜脾金橘、荐以清江之斫鱠、繼杜陵之佳句、可謂兼之矣。

潛珍閣銘。

本集惠州李氏九粟之翛能勿翻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棲神。蔚鷄城之南麓、俯臨古灣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浥天容之方春。信蒼翠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面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及魚蝦與蛙蠣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傳。遂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教終不殺之爲仁。歸善縣志云、李氏山園在郡城南龍塘、宋瓊州安撫使李思純之別墅。高下數十畝、草木犖實、無所不有。臨江有閣、曰潛珍、蘇軾爲銘。

紹聖四年丁丑、

公年六十二。是年正月、子追貶司馬光等已追貶、呂大防、劉摯、梁燾等、亦貶謫罪示罰、安置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於嶺南貶所、范純仁、劉奉世、王汾以下凡三十七人、降文彥博太子少保。閏月、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中。皆侍郎。蔡卞尚書、左丞、黃履尚書、右丞。

正月四日、爲雪齋作、書屋堅韋書跋。

本集

跋黃魯直草書云、冥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帖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本集劉景文詩跋云、景文。有英偉氣、如三國時士陳元龍之流。讀此詩、可丑正月四日。

六日、再作劉季孫詩跋。

以想見其人。以中壽沒於隰州、哀哉哀哉。冥秀學道肇丑正月六日。

屬王古請折支券、

本集爰秀愛人也。然常出其詩與予相對泣下。丁旦夕之憂也。有一折支券、在市貌許與王敏仲書云、某爲起宅子、裹爲一空、云未有折支物、此在濟同一指揮節推處、託勘請。自前年五月請不得、至今爾。告爲一言於志康也。品條北項折支券、即宰遠軍節副條料也。以此券請得折支物、更須赴市變賣得值、十僅有其三也。然自紹聖二年五月以前條料、尚不得請、是責官之折支亦幾於具文矣。

及林醫補闕。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長子過將來、已到虔。近遣幼而本州無闕、不知經畧司有闕可補否。頃緣一郡賴之。欲得一博士助教名目、攺爲經畧安撫使兼都總管、統制軍旅、凡品條宋時帥臣惟河東陝西嶺南路所以重帥權、服羌夷也。時王古知廣州機速邊防、士卒抵罪、並聽便宜裁斷、南路、其經畧司雜職數倍於州醫官其兼領一也。

聞過自處州溯龍南江、至方口

出陸以來、遣過迎於循州。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長子過將來、已到虔。近遣幼子過往循迎之、閏月初可到此。老幼復得相見、一幸事也。又與蕭朝奉書云、兒子邁挈數屋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已於循州雙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也。

十九日、爲吳復古書神守氣詩。

石刻詩本云、丁丑正月十九日、錄示子野。品條吳子野在惠得公手蹟、其可知者凡三遠游菴

銘、煨芋帖及此詩也。詩本有石刻傳世、遠游菴錄則流入富肖家、轉輾數十年、爲竇陵僧知顯攜至通州琅山寶藏者。又數十年至淳熙丙午、顯病垂斃、將營塔葬、始出此本、以錢二十萬歸周必大。此見於益公題跋者。惟煨芋帖未見下落。然每至夜寒燈燼之後、坐客不去、輒於韻山堂中煨芋餉客、以爲笑樂。自顯才局所限、難欽公之風韻、無以行公之志、惟此芋與客、以爲韻山堂所不難致而因以欣然自得是則此帖之下落而已。

遙堂通山而西、夜入羅浮道院、宿於西堂。

品案 此條、公後在儋州、復有詩。

與復古游道日、作過送蠻婆詩跋。

本集書過送墨秀詩後云、僕在竇陵作詩送墨秀云、老芝如雲月、煨爛時一出。今墨秀復來惠州見予、予病已絕不作詩。兒子過相能攜句、時有可觀、此篇殆啞啞吃吃過老人矣。特爲書之、以滿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復作書數紙以贈其行。

本集贈墨秀書跋云、墨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說、必求土物、何以與之。秀曰、鷄、城清風、鶴、領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書裏頭有我福。

與惠思白鶴峯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盡得泉、作詩。

品案 此大方井也。公愛於德有鄉可丈餘、以石欄圍之、下視空洞深黑不見底、久乃微露水影、以手掬、爲陰井故也。此峯約高四丈而四丈之下、始遇磐石、則已自峯頂下穿至地可想見工力之鉅矣。公居此日、使林翟二鄰同飲此井、免其江路之苦。今如靈濕龍窟、環而護之、不可復汲、翟氏子孫猶存、豈公之本意哉。施註編此詩在惠循二

守。同過新居之後、查註合註仍之、非是。公有此志、屢見於詩矣。畢工遷居之後、又復與此役、與詩意不合也。今改編於此。二月、周彥龍循州來訪。施註去於是月下旬、則以上旬至惠也。自峯下歷級而上、古荔花繁、橘柑叢立。本集三月十九日即事詩云、門外橘花猶的皪、牆頭荔子已斑斕。又上梁文云、舍前視種兩株橘。以上皆門外所植樹、其荔屋內所見、乃古荔也。進爲前廡、入門花木交錯、井在其左。升階爲德有鄰堂。施本公手書此榜、以今之丈尺計之、每字縱橫二尺二寸、榜長一丈敷尺、可想見原屋高廣。今如其間架、分建三間、宜其前後擠迫也。方子容過新居詩云、遙瞻寶頂鬱兀日、自是池中台運巧心。其登堂處

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廖然自閑明、鏡象非我鏡。加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公初至惠、已有思無邪齋、作銘地黑爲字。二榜雖同時作、結構稍別。乾隆乙卯、觀此二榜完好如故。至嘉慶辛酉、惠守憺此二榜入石、惠素無鉤刻工、召廣工則耗重資、守素砑使石工強爲之。又以堂榜磨其古跋、貢以己題齋榜、益以銘語、移其字位、亦使漆工強爲之、於是木石盡壞、形神皆失、無復蘭亭眞跡矣。

啓石扉、則雉堞在其下、江山數百里、間青蒼環列。

本集與王敬仲書云、新居江山之觀、杭越勝處。啓谷此書、則思無邪齋之石、必有隙以納江景、必有門以通後郡門外路、即翟居循牆以達新居前廳、同路下峯者也。又公詩有相送北戶江干頃、直下都無地可臨句、所謂北戶即思無邪齋右後與鄰居緊接處、開門以通也。蓋新居惟右一面向江、而東屋以牆代壁、無牆則桁無以架。既牆矣、屋內無復江山之觀、必開明隙於右、以納景物。隙中或不盡意、必於其後啓戶以出、立而觀之、此即北戶也。合觀與王敬仲書、可以互證。但北戶之外、僅有循牆一路、路外即陡下。其相對城頭、尚約四丈之遠、而不可飛越、故云直下都無地可臨也。由此推之、今之快哉亭、建於當日無地可臨之空中、蓋比此處城址築於倚江石壁之上、其城頭與峯頭高相若、後人於此填高其地、與城頭相接、建亭其上、遂并思無邪齋轉而向江。又峯後民居爲縣治蔽障、無徑路可出、必登城沿雉堞而行、迫出峯前近城門處、歷級下地、以達街井、如官道然。故此亭既建、寢居即由亭下、以達城頭、較前爲便、而舊路可廢。今考分考、信一轍矣。客有相難者曰、子不

易之論、誠若親見之矣。然何以必其齋與堂相並、後乃轉向江面、亦有樣乎。答曰、此不難辨也。粤人建屋、率以磚爲壁。惟於前面、留小窗、而門其傍焉。遇雨堵塞其窗、則工作不能施、或所在背陰、終日不見日光、則人病矣。故必留窗以習於備霉故也。客此士者性不能耐、變通其法於堵外、置酿地、闢傍牕、盡納風日、然限於地非潤屋者不能爲也。至若崇居廣廈、連室洞窓、亦復頻欲避暑。謂粤中瓦屋始於宋廣平、其規制、或不如是。及讀公與王庠書云、海隅有佳山水、無佳寺院、乃知自唐宋以來相並、則地盡於右、因右壁以闢牖戶、則江光嵐翠紛來几牖。公黃州南堂成詩云、挂起西牕浪接天、同一致也。若齋與堂、穴其壁、他不可變也。思無邪齋落外更以卷圍之、則不復見江也。以其齋榜丈尺相度、其地界并無院落可以爲院而向江、必於齋前留數丈地、以爲院落、可謂之前與城頭一郡之事、故齋之前與城頭而且。公乃一家之事也。家居自有限制、其後則一郡人所能而公之所不能也。復何疑乎。客再而退、并請緣於後、以終其說。是本集夜過西鄰翟秀才詩云、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又云、幾聞畢卓防偷酒、壁後匡衡不點燈。又上梁文云、年豐米賤、妹婆之酒可盼。王註云白鶴峯故居圖、翟氏林行婆居皆在新居之西。開禧公前討林翟分起、以證王註圖說、則林翟並居、而林爲貼鄰、故夜過翟居、先見林之閉戶、其情顯然也。又壁後句明指逢亭、則窻間句以上梁文證之、則明指行婆。是次首亦屬林翟分起而林之爲酒媼、且三家相接審矣。考其居址在今之思無邪齋偏前舊下數級稍曲以達翟居之間、即林居也。後人於祠前土坡之

下登峯、石級之半左置矮亭、人不可入、目爲林行婆亭、非也。當於故處搆小屋、用公詩榜曰林行婆家、或稱林行婆釀酒處、則得之矣。前數條不及林行婆、又就翟居見存爲據、闌入林事、則轇轕不可辨矣。翟居之前、榜曰翟夫子舍。又於峯之下、以綽楔表道、大書翟賢、初見而異之、後以嘉慶己未自桂管下湘江、溯瀟水、將往觀九疑、謁舜陵、因以至永、尋柳子厚愚溪鉏蘅源、則邦人亦以其所居爲祠、榜曰柳子、乃知天下事固無不有對者矣。

新居將畢工、聞邁於閏月中可自梅循至惠、作王古書。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新屋旦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邁自浙中般挈、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潮似無事、可以掃室安居矣。新政愷悌、已穆然嶺海間、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劇。

常州屬浙西路、故云浙中也。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此月十四日遷入新居、長子邁將來、遷到後、當遣人府參候。

公以邁挈諸孫萬里遠至、意頗欣然、和陶淵明時運詩。本集和陶詩公敘與詩、已將邁挈諸孫至惠敘入、是時實未至也。今分載。

方子容、周彥質同過新居、作和韻諸詩。答陳師錫書。本集與陳伯修書云、辱示清風堂石刻、幸得榮觀、然竟無一字少答來卽。公見知之深、必識鄙意也。新居在一峯上、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下臨大江、見數百里間。柳子厚云、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邱也歟。只此便是東坡新文也。譚文初、南方之瑚璉杞梓也、恨老眼、頗相歎仰。毛滂民高文、恨知之者少、公能援達之乎。徐得之書已領、當遣中答謝也。

文初本集譌作譚文之、已更正。答徐得之書、本集不載、似因渡海未作也。是

復古往游桂管、作書輔書。本集與曹子方書云、橫架之勢少休暇、思企清論、不宣。開錄吳子野。後自西粵還東、即走雷、保、衡、區區之至。因吳子野行、附啓、死河源、初未知也。如不搜出此故、則儋州有鵝之事矣。特記於此。開錄

臨行、出小鬟、善和前韻、并和陶淵明答龐參軍詩送之。開錄詩有無酒酤我或乞其鄰句、此言休

婆之酒也。施註引論語、失之遠矣。與王古議建廣州醫藥院、如杭州病坊、事附彥霖以報。本集

與王敏仲書云、承論津遣孤嫠救窮疾德、政無急於此者矣、非敏仲莫能行之、幸甚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之作、客死僧仆、因薰染居者、事與杭相類。莫可筆畫一院、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留意來諭以此等爲仕宦快意事、美哉此言、誰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狀過人、議論甚可聽、想蒙顧盼也。又書云、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衰病、非小補也。又攻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開錄公杭州建病坊事、至南宋猶踵行之、已詳卷三十二總案。本集從不及其事、惟此書畧露其意、因王古屢詢便民之事、故以告也。清波雜志所載病坊凡三年、有紫衣之奬、祠部牒之給。據此、則公有奏檃及應行條目、非私設也。疑是奏議也。二十五日、寄王古書。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春候清穆、竊惟按駕多暇、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悉過新居、已浹旬日、賤累亦不久到矣。開錄此書乃過二月杪未到之證也。閏二月、邁過鞏、訪符讀等至惠。嘉誌孫男六人、簡符、箕、箋、籀、宋史蘇過傳七子、簡、籀、箕、符、過、遲、適。開錄是時惟邁過兩房至

惠、其迫一房、尙居宜興、已授承務郎、公仍令舉進士、故不至也。舉卽楚老、長子也、生於元豐戊午、時年二十矣。符字仲虎、卽作詩孫邁次子也、年無考、時將成立矣。簡乃過長子也。公所見六孫、過有七子、其六子俱未生也。舉符、簡三孫之外、其箕箠三孫、又名善兒、惟德、不可辨也。公渡海後、邁失一子於惠州、見於與程儒書中、此則六孫之外者也。緣公和陶時、運詩敘有過挈攜諸孫遠至之語、爲考其所可知者如此。

答林天貺書 本集與林天和書云、承問賤累閏月上旬必到此也。又書云、示諭幼累已到城、流寓中一喜事。然老婢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又書云、骨肉遠至、重爲左右費羊麵已拜賜矣、感怍之至。

登守安夜過新居、記眞一酒法 本集記授眞一酒法云、予在白鶴峯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桄榔葉手、攜斗酒半、神英發如呂洞賓者曰、子嘗眞一酒乎。就坐、各飲數杯、擧節高歌、合江樓下、風振水涌、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眞一法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旣別、恍然。

書 本集與范淳父書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施而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予發也。長子邁與予別三年、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乃次其韻。予在都下、每謁淳夫、子孫環遶求作字、每調之曰、訴旱乎、訴潦乎。今皆在萬里、欲復見此、豈可得乎。自來請淳夫昔、門錄此數紙、留之。丁丑三月五日、多難畏人、此詩愼勿示人也。

書 本集與范淳父書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施而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予發也。長子邁與予別三年、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乃次其韻。予在都下、每謁淳夫、子孫環遶求作字、每調之曰、訴旱乎、訴潦乎。今皆在萬里、欲復見此、豈可得乎。自來請淳夫昔、門錄此數紙、留之。丁丑三月五日、多難畏人、此詩愼勿示人也。

遺作啓 本集求婚啓云、結縭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尙念子孫之嫁娶。敢憑良妁、往款高閭。軾長子邁之第二子符、天質下中、生有逢

爲符求婚於王 本集謂作閩三月、今改正。

麻之陋。祖風猶遒、庶幾弓冶之餘。伏承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門、教成家廟。中郎壻之付、豈在他人。太眞姑舅之令、故以奉焉。
日仰緣夙契、祇聽前音。又王子立墓誌銘云、始寧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享年三十五、一女。其兄遵子開葬於臨城先塋之側。
子由者、子由也。
聞子由謫高安
宋史云、紹聖四年二月癸未、以三省言追貶呂大防爲舒州團練副使、蘇轍爲化州別駕、梁燾爲雷州別駕、范純仁爲安武軍節度副使、安置於循新雷化永五州。
罷仁令、作王古書。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自幼累到後、諸孫患病、紛紛少眠、不若向時之閒然也。小兒授仁化、又緣新制、不得赴、蓋惠韶亦鄰州也。食口偪多、不知所爲計。又見自五羊來者、錄得近報舍弟復貶西容州、諸公皆有命。本州亦報近貶黜者、料皆是實也。聞之、憂恐不已、必得其詳、敢乞盡以示下。不知某猶得久安此乎否。可密錄示、得作打疊擘劃也。憂患之來、想皆前定、衝欲早知、少免須臾。不罪不罪。
馬圖贊。
本集三馬圖贊敘云、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彦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勑武備。師雄至熙河、番人回乞數字。此書諸公有命、乃二月徙宰執諸人也。公不在數內、故緩文報有不盡見也。子由貶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此云貶西容州者、既見文報、似不應誤、或又改謫命、史不盡書也。公以三月五日與范祖禹書、無一語及此事、可知其時尚未得耗、故次於後云。
十四日、作西域貢
馬圖贊。
本集三馬圖贊敘云、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彦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勑武備。師雄至熙河、番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禽得羌大首領、青宜結以獻。白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

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蔣之奇爲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獻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卻走馬以馴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正獻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高宜結校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獻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近思一時之事而歎宣和書畫譜所知哉。其後夏人能出奇計盡殺金人使婁室兀朮之衆不敢再犯。是其壯氣方在內而宋以日復不支之勢力與相抗足見其燕雀處堂中也。宋不足鄙而民可哀已。

聞了元及丹元子異事、答王古書。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浮玉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畧乎。其母今安在。誘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錄示決不示人也。又書云許錄示丹元近事幸早寄貶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蔡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部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爲部六。貶寧中言者攻李定不服母仇氏喪至是已二十七年。元祐初言者復有言定坐貶公適當制封還詞頭勒定追服未幾貶死哲宗親政已盡復其故官矣。焉得其母尚在乎。公所謂浮玉即了元也。是時其母俗存似又一仇氏也。當日已有誇言無怪放翁信而載於筆記。若如其說則蔡奴爲元

豐人、而定在熙寧中已爲御史、亦不合也。了元者、僅一才富僧耳。其在浮子、多得賜物、又以其機警、從名公卿游、頗自驕倨。其出山而與至墟衛百十人、聚擾相屬於道、其爲人所憎惡宜矣。姚丹元事、惟見於葉夢得避暑錄話、遊暑錄夢得之說、多有誣罔。施註已摘載此條於贈姚丹元詩下、大畧已具。查註又復錄其全文、註名長公外紀、輒謂與施註詳畧不同。葉夢得本蔡京狎客、故在南宋著書、猶尊京爲魯公、如謂出長公外紀、則查註所載余猶及見丹元與魯公言、從子瞻事者、此余爲誰、何之語也。公因王鞏以識丹元、則王古必習知其人。茲既累書問其近事、是丹元屢易姓名各事公已知之。查註謂子瞻不辨其說、亦誣也。今已刪去此註、附正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想：當作「相」，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九《夢齋銘》。

②「院」上當脱「病」字，見《東坡全集》卷七七《与王敏仲書》。

和王文誥覓大甫譔男霖圻覆校

紹聖四年丁丑、是年四月、呂大防、卒於虔州、復追貶王珪萬安、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皆司戶參軍。五月、文彥博韋。六月癸未朔、日食。太白犯太微垣、連晝見。太原地震。七月、大入與鬼。太史奏賊在君側。八月、彗出西方。九月、詔曰、彗出西方、栽謫爲大、朕甚懼焉。公劾各宜悉心修政、大赦天下。封劉氏爲賢妃、兩浙旱饑。十一月、貶劉本世爲隰州團練副使、詔放歸田里、程頤洛州編管。四月、遷自廣州歸。本集與王敏仲書云、兒子乏人、亦不相辭。合本集兼劇。陸惟忠辭公赴河源謁馮祖仁。陸道嗣也。又書云、兒子還、辱手書、感慰。本集士墓誌銘云、子厚去予、之河源、開元觀、舍於縣。今馮祖仁、而子亦謫海南。元章惇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宋史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覿、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黃履、葉祖洽、虞稷、來之邵、劉拯、蔡卞、張商英、羣小訕謗之說、重議公罪。宋史閻月責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甲長蘇軾州別駕、安置昌化。與地廣記云、蘇軾謫惠州、有詩云爲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傳至京師、章惇笑曰、蘇子尚爾快活耶。復貶昌化。詩案公與范

也。公仍坐草制詆謗、范劉坐離間兩宮、皆行謫至重者也。**十七日、方子容來弔、出告身、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本集謝表云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又記儋伽同行云、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嶺告身來、且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訊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風世有少緣契乎。**簡寂**公以閏月甲辰再貶昌化、告身當填閏二月二十日、至是不及兩月、而夢兆又先半月、故子容云前定也。**再屬王古請折支券。**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某慮患不周、向者踢蹩起一小宅子。今者起禍、並無一物、很狽前去。惟待折支變賣、得二百餘千、不知已請得未。告公一言傳同年、必蒙相哀也。如已請得、即告令許節推或監倉鄭殿直、皆可爲幹當。緣某過治下、亦不敢久留也。很未干員、恃仁者恕其遂簡爾。死罪死罪。**簡寂**此項折支已三年矣、變之於市、僅有二百餘千、此省錢也。叶以足數、止有一百五十餘千。謫官俸料、可謂薄矣。**十九日、公寅家惠州、遂挈過行。**本集謝表云、臣尋於當州。**至博羅、林抃來送、泊扶胥、聞王古左遷雷州、歎惋不已。**本集與王敏仲書云、舟行至扶胥、急足示問、乃知有責州之命、歎惋不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哉。道眼所照、知已平適。然治行迫遽、亦少勢神矣。不宣。**簡寂**抵廣州、與王古別。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既謝

即醉、不敢久留。故人事百不周一、旦夕遂行。遠萬萬以時自愛、人還恩恩、不宣。

後事、過簡符離、當江邊痛哭訣別。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無幾延陵季子嘉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何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所云遂中遯遠、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坡既纔此紙、以代面別、又昌化軍謝表云、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爲死別。嘆

新會、至古勞河、值潦漲、休於鶴山之龍。鶴山縣志云、蘇軾從昌化白惠之郡、取道新會、值水漲、水暴漲、不能進止。於石螺岡者累日。貶其林壑幽勝、顧而樂之、居人因名其地曰坡山、建坡亭。又云、古勞河坡山、當上流之衝、後邑合黃大鵬勒蘇海二字於石、又名蘇海。

遂泝月華寺。開平縣志云明孫黃仲衍過月華寺詩云、急喚船人早繫舟、月華寺裏散牢愁。苔生曲徑人稀跡、門繞長溪水自流。雨岸峰巒千古畫、一林松檜四時秋。坡仙遺墨成灰燼、老衲如今說未休。

自瓦窯灣達新州。開平縣志云、地有蘇度、因白沙過蘇渡詩云、樹隱肩輿行欵欵、花催春鳥關關。蘇公渡口寨連水、宗道廬前雨滿山。瓦窯灣即蘇新會、而兩公集載巢谷自惠赴儋、並云由新會至新州、是公亦由此道以往矣。

五月、溯康封而上、抵梧、聞子由尚在藤也、作詩。十一日、追遇於藤州、就肆鷺湯餅共食。子由置酒歎公盡之、大

笑而起。陸游老學菴筆記云、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於梧藤間道傍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俯啜不可食、黃門置箸而歎、東坡笑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證而已。大聞者兩旬有餘。本集和陶止酒詩云、蕭然兩別駕、各攜一稚子。子宣有孟光、一月同卧起。欒城集元符二年十一月四日祭八新婦黃氏文云、季子季婦、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間、子由在執政時、嘗買田於潁川。紹聖元年、再貶筠州、子由在筠徙循、自循徙循天。十道出潁川、循遷適二房、因田爲食、自與史夫人及遜一房從遜、即遜也。殆後北遠遷、迄力田已成、復就子以食。此則兩公各爲田所圍、不復再合、其勢然也。前自汝州分去之後、未嘗及子由。今據其集中所可知者、詳晰註明、則度嶺北歸諸況、雖事分兩路、兼而血脉貫通矣。遜婦乃黃師是之女、章惇之外孫女也、後卒於惠州白鶴新居。六月五日、同至雷州。欒城集雷州謝表云、臣竊言、先蒙恩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月五日至貶所訖者。本集和陶止酒詩敘云、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兩集所載、公以六月五日至雷、雷不及四日、而痔疾復作、伺暇爲雷州八首、況其詩中時敘全不頼乎。查註乃首從公樂城集以訂本集者、失考謝表到雷月日、故有公雷守張逢、海康令陳訏妄詆長編云、紹聖四年十一月、廣西路經畧安撫司走馬承受段諤言、知雷

州張逢照管蘇轍及蘇軾、與之同行至雷州相聚、詔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轍必往彼體量詣實以聞。元符元年三月、董必奏、體量到知雷州朝請郎張逢、同本州官吏至門首接見蘇軾、蘇轍。次日爲始、召軾轍在監司行衙安泊。【總案】陳誥詳見後條。七日、子由僦屋不遂、公以告。以八日離雷、始能於十一日渡海、適朱崖、南望瓊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渡、眩懷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不便更留也。蓋自五月十一日發藤州至六月五日至雷州、凡二十餘日。公必正以雷州不可逗留、故後程於途中、兩日一站、日渡海、遊雷不及四日。朝命嚴迫、亦公所欲言者、已於斯時盡之矣。前後參觀、情事如徐也。

逢專使津送以往。九日、達徐聞、馮太鈞迎至海上。請於兩伏波廟、

本集伏波將軍廟碑云、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瓊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渡、眩懷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馮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此盛德其孰能然。【總案】伏波祀典、自漢以來不能定、公以路博德馬援並載於碑、逐如故事。**止遞角場。十日、謝馮太鈞書。**本集荷深矣。某來日早發去、自是嶺海闊絕、悵然。所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布謝、不宣。【總案】馮太鈞乃徐聞令也。**聞堂兄子安之子時登第、爲書與婦翁。**本集與史太君書云、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第、流落中尤以爲慶。乃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渡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總案】子安有二子、曰時曰暐、時乃中都公第十一孫也。是年三月、賜進士何昌言等六百九人及第出身、時與其數。子安之卒、本集無

明文。據子由伯父墓表云、公沒二十七年、不危坐而逝。公之名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子曰、子安。子安之名公所稱三哥者也。七年壬申、公帥揚州、墓表爲公手書。是歲方議入石、公有與子安書、尙無恙也。今考時以紹聖丙子秋間過省、已非憂居之日。於其前扣去二十七月、則紹聖元年甲戌三月也。其卒、當在元祐八年癸酉至甲戌春此十五月之中、正公官禮部及帥定時也。**子安已卒、墳墓罣外、揮涕書別楊濟甫。**本集與楊濟甫書云、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窮禍、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生死不忘厚德。今日到海岸、地名遮角場、明日風順、卽過矣。回望鄉國、眞在天末。留書爲別。**關**公以熙寧元年戊申、與子由出蜀、以其墳墓田宅付託子安及比鄰楊濟甫經紀、至是紹聖四年丁丑已三十載。子安故後、濟甫與其子子微實終始之也。**既緘並付子由。是夜公病痟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陶詩、勸公止酒。乃和陶淵明止酒詩贈別。**本集和陶止酒詩敘云、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方病痟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關**敘所云子由終夕不寐者、乃十日之夜十一日未曉之前也。**并試遠詩。**藥城集大遠韻云、萬里謫南荒、三子從一幼。吾兒未試遠吟、句法漸遒秀。**遂渡海。**施註云、方子容妻沈夢僧伽告別云、與蘇子瞻同行。參寥有詩訣、**關**後病歸毘陵、每以不見子由爲恨。**言訣。**兩公從此訣別、不再見矣。其記事云、臨淮大士亦無私、應物長於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哀。**諸緘**公過淮甸必致敬於普照王塔。又嘗以山木一掌爲供詩文偈說

備載集中、宜其有感而通也。宜和末、有湖南賈以三萬緡裝飾此塔。金兵作、賈歸至池州、方早炊、忽見一塔十三級浮江面①來、金碧照耀、隨波傾風若欲倒者。舉船驚怖、頂禮誦佛。既漸近、有僧出塔下、舉手指曰、元是裝塔施主船。淮上方火栽犬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幾、聞塔已廢於火矣。此則見於放翁蓋之記述者不一。由是觀之、蓋淮泗之流毒終宋之世幾二百載、最爲作踐僧伽知百六之不可挽、故欲徙而海上舊其靈通方。沈之夢非無因而致也。

達瓊州岸、使舟方泊、張景溫欲慰公、稍置不可。本集與張景溫書云、久不上問、傾仰增劇矣。竊惟按拊多暇、起居佳勝。某罪大責薄、復窟海南、知舟卿在此、以病不果上謁、媿媿。員深矣。謹奉手啓、布謝萬一。又書云、某垂老投荒、豈有復見之期。深欲一拜左右、自以罪廢之餘、當自屏遠、故不敢扶病造前、伏冀垂察。

監郡黃寔義來見、託以郵遞、而異味公飲之、自是汲者常滿。本集與鄭靖老書云、過書附瓊州倅黃宜義託轉達幸甚。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詩敘黃宜義爲書人船之便、本集與張逢書云、兄弟流落、皆例而不食。丁丑歲六月、南遷過瓊始得雙泉之甘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自是汲者常滿。泉用去咫尺而異味。

作張逢書。本集與張逢書云、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義、悚息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芘。旦夕西去、回望逾遠、後會未涯、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遂久裁謝、草草、不

道。詩案此書不及張逢津送一事、而見於後書、以是知送赴昌化也。道出三山菴、遇僧惟德、啜泉而行、遂發西路、本集瓊州惠通泉記云、瓊州之中有五百里、曰三山菴。詩案瓊州之中有五指山、此化外也。郡邑環而繞之、因分東西路也。故與張逢書云、旦夕西去、若三山菴則又道之所必經、故公後自澄邁回瓊亦由此也。至澄邁止趙夢得家、并題清輝閣、舞琴二榜、書陶杜詩。周必大跋東坡與趙夢日清斯曰舞琴。僕生晚、不獲從夢得訪公遺事、而識其孫左奉議郎荊、覽厚夷雅、力學工詞章、所至榜書室曰見坡其慕向豈特翰墨而已。夢得眞有後哉。乾道九年六月十九日。又二老堂詩話記趙夢得事云、東坡題其二亭、仍錄陶淵明杜子美及舊作與之。夢得以綾絹求東坡答云、幣帛不爲服章而以書字、上帝所禁。發昌化肩輿坐睡、忽得句云、千山動鮫甲、萬谷酣笙鏞。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四州環一島詩、復和我少卽多難一篇以寄子由。道出松林山、孤高秀削五色爛然、復作詩曰、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其寄意深矣。詩案松林山在州治東北二十里、孤峯高聳、下分八足、土石五色、舊多松樹、儼然一州之望。東坡詩云、山中虛他山總不如。詩案此詩查註從施註遺詩編本集謝表云、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

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逝、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痛。交攻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魄逐逝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俾此心之永已。俛伏流涕、不知所云。**謫官屋數椽以居。**本傳云、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棄餘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本集與程全父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與陶集、除已編揚州惠州外、其海南作、復將後三年所作之十五首檢出、餘照子由詩次載載、皆丁丑作、編入本卷。此詩查註原編類、如此者不能備分秋冬、作也。**遣雷使還謝張逢書。**本集與張逢書云、海南風氣與治下畧相似、至於食物人烟、頗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恙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早得成、分護一定居、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乃公之厚賜也。**謫案**此書可謂防微杜漸、早計後憂矣。而雷僊有司皆不免、可見羣小兇狡、迫欲橋山煮海也。又此書乃子由尚未貶吳國鑑宅之時、據雷州府志載子由貸吳國鑑宅、子瞻謫儋耳、兄弟處月餘、諺甚。誌乘依託名賢以爲山川增色、凡書皆然、不足深較。獨此條與本案所定事跡舛誤、不得不正也。**過以椰子冠寄子由。**集過姪寄椰冠詩云、衰髮秋來半是絲。**謫案**子由詩作於秋中、則過之寄冠、當附雷使以行也。**十三日、記夜夢詩。自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惟醖一荷葉梧以自酌。和陶淵明連雨獨飲詩。出游城**

東古學舍、慨邦風之圮夷、再和示周掾祖謝詩。諸錄和陶連雨獨飲周掾祖謝二詩、查註編入戊寅送張中詩後、合註從誤。今以丁丑諸作細校、且爲初到時作也。八月、庭前黎櫟子熟、記黎希聲事。本集書黎櫟子云、吾故人黎鋒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爲人質木遲鈍、劉貢父戲之爲黎檬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中眞有是也。一日騎出城、聞市人有唱是果實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木、猶食累累。然二君皆已爲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可復見。到因不泯於世、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諸錄黎鋒嘗知眉州、已詳遠景後記。軍使張中至任、叩門請見、出張逢所致書、中嗜奕、遂與過善、日從之戲。公方在灰槁間、竟日坐觀、不以爲厭、間是以爲常。咎張逢書。本集與張逢書云、新軍使來、辱教字具審。比日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某到此數卧疾、今幸少閒。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瞥望、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宣。諸錄張中到在公後、非已任一年兩年、者也。編詩當據此扣限而年表云七月二日到昌化軍、時張中爲昌化軍守、誤矣。查註不知先滿其源、故於編送中三詩並誤。然已云東坡至儋、張中請館行倘、其誤由於施也。公赴市糴米、乃知海南秔稌不足於食、俗以薯芋雜米作粥、糜取飽、既爲詩示張中、復和陶淵明勸農諸篇以告儋人。檗城集和勸農詩敘云、予嚮和淵明勸農詩六、哀儋耳之不耕、予

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閒人也。然其民甘於魚蝦蜬蝦、故蔬果不毓、冬温不雪、衣被吉貝、故葴麻而不績、生鹽而不織、羅紈布帛仰於四方之負販。工習於鬬朴、故用器不作。醫尊於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凡藥旅之所急求、皆不儲、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窮庶、或有勸焉。

公亦客徂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遂無一事、並有述。九月、出郊步月、和陶淵明赴假江陵夜行詩。詩境乃九月作。查註編戊寅、合註從誤。今改編。

八日夜雨騷然、念明日重九、展轉不寐、起索酒、和陶淵明九日閒居詩、作黍麥說。本集黍麥參說云、晉陶潛九日閒居詩、有黍稷重穋之語。然古人造酒、理蓋如此。黍熟頭低、黍麥皆熟、是以低昂。此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蓋如此。黍熟頭低、黍麥皆熟、是以低昂。此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蓋如此。黍則反是。此陰陽之分也。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麴酒者、以麴麥雜陰氣也。又況如南海無麥、而用米作麴耶。吾嘗在京師釀麥酒、至錢塘以踏麴、是歲官酒比京師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無味。今在海南、取細上麵作麴、則酒亦絕佳、以此知其驗也。

和陶淵明擬古九首。此和陶擬古九首、詩合註引明焦竑外集敘云、此九首本子由作。又蘇籀雙溪集云、巢城集和陶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合註因是、復有子由代作此九首而公亦代子由和九首之論、皆非是。今考公第八首城南有荒池、子由何從知之。第九首黎山有幽子、子由何從見之。若子由之海康雜鬱疑一首、公可代作、而邑中有佳士六句、實有所指、公亦何從備知其細、此非代言所能盡也。諸所有巢城集、即其曾孫詡出家集及閩蜀本

參考、而圖世孫森重刊之者、雖未必原板、而所有祖宗帝后訓旨字樣皆空其上、此爲傳本無疑也。然其中舛誤失當、每煩糾正。今觀其孫簡之說、由復如是、宜斯集之多譌也。**子由遷居吳國鑑宅。**續通鑑長編云、元符元年三月、董必奏、曾逢每月率一兩次給廚傳管待、差白直七人供事。本州海康縣令陳謂差雜直追呼工匠等、應副吳國鑑修宅、又勒居民折退簡棚、涸閉小巷、通行人馬、以避轍門巷、及借手力等事。餘詳後案。**以所作東亭東樓**雷州府誌云、蘇公樓在城西南隅、蘇子由謫雷、時宰禁官舍、貸郡民吳姓屋以居之。時子瞻亦謫儋耳。後靖康丙午、海康令余庠禮又買居前隙地、建遠直軒、繪二蘇於軒。嘉定丁丑、郡守毛當時卽其地建樓以表之。後郡守蘇且夫復修樓爲祠。**臨瀛**誌文謫儋耳下有兄弟處此月餘六字、誤、今刪去。又考樂城集東亭詩、首句云、十口南遷粗有歸、可見其得屋不易。又東樓詩云、曉風不作三農喜、自註云、是歲海無颶風、豫此則遷居在八九月之間也。**雲、家見柳宗元集、假以歸。**張端義貴耳錄云、東坡在儋耳、無書可讀、聚子雲家有柳文、日久玩味、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及過椰冠諸篇爲寄、並和詩。過黎子**海外、盛稱柳柳州詩、黎子雲家有柳文數冊、盡日玩誦。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在**道斷絕、不得子由書、和陶淵明停雲諸篇以寄。**樂城集和停雲詩敘云、丁丑通。十贈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馬永卿嬾真子由此敘明戴丁丑十月子瞻和陶停雲四章、查註既附載子由所和詩、而其說云

謂本合爲一章、今依淵明集分爲四章、以題考之、當是海南作。其考題僅據海道斷絕之句分章、又遠徵淵明之集、乃知查註附詩、率意追綴本而去、於其原題原敘並未逐字寫目也。合註仍之、亦誤。子由敘既云子瞻和陶四章、其和公詩亦應四章。今樂城集亦作一章、敘與詩矛盾、必非子由原本可知。諸每謂此集舛誤失當、而其後人所謂出家集以參考者、誠難盡信、非苛論也。

示廣州。編年。此詩有如今破茅屋一夕三遷、和陶淵明怨詩何。以帝雲詩敘立冬風雨無虛日之說合觀、則紹聖丁丑十月作也。如謂後兩年秋冬作、公已在新居、何至破敗若是哉。查註編己卯冬至詩前、合註從誤、今改編。

既晴復和雜作諸詩。編年。查註所編和陶詩凡一百二十四首、自元祐壬申揚州起、至紹聖丁丑十二月止、公已作一百九首、則後三年所作、僅有十五首矣。其十五首必爲後三年作者、詩已輸出、則此雜詩十一首、皆在一百九首內、合註從誤、今改編。

張中至、見宜屋蜂敗飭役修補、僧公安居。編年。通鑑長編云、昌化軍使張中修倫江驛、以就房店爲名、與別駕蘇轍居。施註云、東坡至儋耳、軍使張中請館於行衙、又別飾官舍、爲安居計。編年公迓張中詩、有官居我東鄰句、此屋在州廨之右、政中能時至。所敝官屋、無非驛監等地、或即驛中餘屋長編之訛、亦尚不遠、若施註則謬甚。公赴貶所、張中未至、縱或請館行衙、別飾官舍、亦皆前使事。而本集於前使無一字之及、則其說亦烏有也。本案載此事、應準宋史本傳、兼採長編、其施註新居題下之誤、爲改削存之、駁正於此。

十一月、和子由月季花再生詩。與張中游

城東黎子雲家、水木幽茂、爲釀錢作載酒堂、和陶淵明懷古田舍詩。詩案此詩查註編入戊寅、合註從誤今改編丁丑。黎子明出子於外、公以羊酒送歸其家、作記事。木集書黎子明云、黎子明之子爲客所誘出數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給於耕、夫婦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還。子爲買羊酒送歸其家、庶幾穎谷封人之意。詩案此記敘子明乃子雲之兄、此係類敘。閭丘嘉會欲於海舶假書千卷、和陶淵明贈羊長史詩。詩案此詩敘本老借書兩次、其後到者一次、不能悉考。十二月公檢所和陶淵明詩凡一百九篇、爲書告子由使爲敘。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詩。十九日、子由製敘於吳國鑑宅之東齋。施註子瞻和陶淵明詩引云、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真家罷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惟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至是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不其媿淵明。今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貴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

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豈寶錄也。吾頗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媿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能後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終不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粟一束帶見鄉里小人云云、至蓋未足以論士也句止。此文今人皆以為頌賓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爭削也。宣和間、六槐室蔡康祖得此稿於頌賓第三子逊、因錄以示人、始有知者。跋此敘載於公和陶集者、敘作丁丑十二月、故云一百九首。欒城集以其取不該此集、又惜於檢點、輒改一百數十篇、其舊署年月、復仍之如故是丁丑十二月已有一百數十篇也、其非子由所授可知。施註既載此敘、而其詩分為二卷、共作一百七首、敘所載、尚少二首、而其詩又序於一百九首、何也。餘詳後案。

作謫居三適詩、寄參寥、作八聲甘

州詞。本集寄參寥、謂寄八聲甘州詞云、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閒倚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詩②人相得、如我與君稀。他③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

案　蘇海漆錄云、吾南居海南、以五月出陸至藤州。爲可免難。此詞當爲丁丑作、今附載於此。

蘇海漆錄　南以五月出陸至藤州。爲④人設食、皆白、如白蕈狀。野人謂之、使大便難。棄之、使大便難。棄

校記

①面：當作「而」。

②詩：上脱「算」字，見汲古閣本《東坡詞》。

③他：此上當脱一「約」字，見汲古閣本《東坡詞》。

④使大便難：《蘇沈良方》作「或大便難通」。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集卷四十二

仁和王文誥、男森文、纂輯

憲宗紹聖五年戊寅、公年六十三。是年二月、董必由荆湖南路、常平、廣南東路察訪。蔡京等遣呂升卿、董必使嶺外、謀盡殺元祐諸公。白虹貫日。三月、曾布獨留、爲上言、聞遣升卿輩按問、豈免鍛鍊。況升卿兄弟與軾輩切骨仇讎。軾輩聞其來、豈得不震恐。萬一望風引決、豈不有傷仁政。升卿凶戾、天下所畏。又濟之以嚴、必在湖南按孔平仲、殊不當。今乃爲察訪、衆論所不平。詔呂升卿若充廣南東路察訪指揮更不施行。後三日、董必自東路改使西路。又左司諫陳次升一日奏事畢、即前曰、元祐臣僚、今乃欲殺之耶。上曰、無殺之意。次升曰、升卿乃惠卿弟、今使指於元祐臣僚、遷謫之地、理無全者。因是升卿罷行。三月、咸陽民段義獻玉壺、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受永昌。詔蔡京等詳悉定議以聞。章惇、蔡卞用邪怨、文及甫中官、郭隨謀起同文館獄、使蔡京、安惇雜治、議論宮仁后、極意羅織、遠徙宰執劉摯、梁燾子孫、殺內侍陳衍。詔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誅殺大臣。劉摯等可勿治。劉摯已死、梁燾亦死。四月、林希罷。蔡京等上寶璽、名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并雲九鼎、鶴章。五月戊申朔、御殿受寶、行朝會禮。既遣音、減罪囚、謝景溫壺酒、宴紫宸殿、擢獻璽人段義官。六月戊寅朔、改元元符。七月、京師地震。詔范祖禹從化州、劉安世從梅州。九月、森雨羅。秋夏置看詳訴理所、命蔡京、安惇主之。惇言元祐間置訴理所、得罪者復除重、皆怨冤。希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復依元斷施行。於是復竄鄭俠英州、除秦觀名、編管雷州、重得罪者

入百三十家。十一月郊祀、大赦天下。**正月立春日、作減字木蘭花詞。**本集立春調寄減字木蘭花詞云、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與春工染得桃花似肉紅。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滄起楊花似雪花　**致張逢書。**本集與張逢書云、子由尚在流深矣、不易一一言謝也。新春、海上頗詠之、不到也。**十五日、過赴張中飲夜坐有感作詩和子由浴罷。**子由第四孫斗老生、**償前韻作續養生論。**本集與章致平書云某在海外、無作續養生論一首甚欲寫寄、病困未能。到毘陵定當檢獲畱錄呈也。又書云、續養生論乃有過而作、論即是方、非如中散泛論也。**詩案**公在惠作贈陳守道及辨道頌二篇大率發明魏伯陽之說。此則或恐詩限於格、人不盡悟、又復參以所得、復爲此文也。查註於二詩詳徵博考、亦頗自訝。若以此文串講、則全具顚末。天成人偶。其馮查兩註、可決大半。惜其未嘗於本集考之、而山公亦失也。此二書連白木方、乃公歸至臨江、與門人章援者。時其父惇已貶黃州、公猶謂與惇出處雖異、而交情無損。因出此論與方與之、且告勿服外物、以李惟熙爲戒。又使黃師是開慰其母。後其孫曾猶出書詩示座客、可見雖其子孫、有不能爲之混沒者矣。此文凡八百餘言、不詳海外何年作。**二月、子茲亦不載、但列其事於本年之首、以見悼之處。公於海外、若何如也。二月、子由六十生日、以沈香山子寄之、作詩。**本集沈香山子賦云、古者以芸爲香、以蘭爲芬。以鬱鬯爲祼、以脂蕭爲焚。以敬知之幾何、爲方。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顚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髣髴、或

鼻勞而妄聞。獨沈水爲近正、可以配薝蔔而並云。矧儋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黃斤。顧占城之枯朽、宜嬰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住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懃。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帨紛。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氛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公自註云、子由生日作。樂城集和子瞻沈香山子詩、公此文乃慶子由六十壽者、今定爲戊寅作。**過於海舶得遵行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詩相慶、因和寄諸子姪。謫居海外、以無何有之鄉爲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兮辭。蓋以無何有之鄉爲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本集和陶歸去來兮辭敘云、子瞻謫海之澨、洞弔敖角之僂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循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夠而喪韋。我歸甚易、匪馳匪奔。傥御還家下車閶門。蕃祖雖缺堂室故存。挹吾天醳注之窪樽。飲月露以洗心、餐朝霞而駐顏。滉客主而爲一、俾姊姑之相安。知盜竊之何有、乃培閎而析關。鄰圃鏡以外照、納萬象而中觀。治廢井以晨汲、白泉之夜還。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鋤耘。相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游我先人之敝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漢北、擊往來而無憂。畸人告予以一言、

非八卦與九疇。方饑須糧、已濟無舟。忽人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邱。警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返流。望故家而永息、曷中道之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駕言隨予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灾期。謂湯稼之終枯、遂不既而不耔。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蓋無疑。

酌案 此酬公本置和陶集後、查註編入庚辰、合註從說。考子由和欵、公作此酬子由尚在雷也、今定爲戊寅作、攷載入。

邀子由同作。

櫟城集和子瞻歸去來辭欵云、昔子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泝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予在陳、得子瞻訃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逮其遺意焉耳。

二十三日、和陶淵明形贈影、影答形、神釋詩。

紀年錄、是年二月二十三日、書淵明形影神詩前、詳味詩意、是時尚閑居後、故查註并編惠州卷內。若以王註考之、則三詩別立、又不同也。今從新註和陶集與二疏三良、荊軻並編在歸神詩付過、仍和其韻。

酌案 此三詩施註和陶集與二疏三良、荊軻並編在歸田居後、故查註并編惠州卷內。若以紀年錄所載如或有誤、當無書三詩付過之說、是必確有所本也、故如其編云。

游城北謝氏廢圃、和陶淵明使都經錢谿舍。

酌案 此詩查註原編戊寅新居詩前、詳味詩意、是時尚無卜居之事、故有賣車易舟之言也。今仍編戊寅春中。

三月三日、攜酒一瓢、出游城南、則諸生皆出、惟符林在作詩。

酌案 此詩云記取城南上巳日、可爲老符秀才居城南之證。而黎子雲兄弟所居、則稍在其東、諸生則符黎兩家之子弟也。其後得地城南、與木石、助泥水、皆此詩也。特表出之。而伏根則在此詩也。

張

逢餽酒作書。本集與張逢書云、新釀四壺、開奢如宿昔、香味醇洌、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窠桔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佩而已。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幅。是時逢已召還矣、若董必突至、遂爾坐廢、雖逢亦不自料也。前公在黃惠、餽遺書問不絕、本末俱不載。其載者、皆因事及物也。海南則交舊斷絕、書問不至、況餽遺乎。中州之隔、一通問者參寥、錢濟明、劉沔、姪孫元老而已。用是凡有餽遺必書、匪特荅其義、亦以罕而珍也。有

十五日、作衆妙堂記。本集、衆妙堂記云、眉山道士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眞妙、庖罷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鵝與鵝乎、夫鵝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鵝俛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跛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鵝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紹聖五年三月十五日。

本集作紹聖六年、誤。是年六月改元、無六年也、今已改正。公初

至廣州、常訪何德順於天慶觀。渡海之後凡朋信至廣及由雷以至者、皆滙何德順轉而之他。德順因求此記、鄭靖老又爲之介。公是時不欲出文於外、故託言夢中也。逮記成非久而被逐事發、遂并此不寄矣。由此文月日約計之、使臣過海、乃四月事也。天慶觀今名元妙觀、在廣州西門內古殿巍然喬立碑於前廡。問衆妙堂舊址、已無有知者矣。

二十四、聞柳仲遠訃、爲文祭之。

本集祭柳仲遠文云、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鄭。視朋幾人、日化日遠。逝者如風、訃來逾年。一慟海隅、摧胸破肝。矧我仲遠、孝友恭溫。天若成之、從致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崎嶇有求、凡以爲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勤。知止於此、不如歸閑。哀哉孤甥、孝如閔顏。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冤。慎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魂。嗚呼哀哉。紀年錄是月二十日、祭承議郎柳仲遠文。

吳復古渡海來訪、憶去歲同游豐湖、夜宿羅浮道院、如隔世事、贈詩。

公在海外、其欲奔而至者、參寥則將挈顓沙彌自杭浮海、公以書止之。楊明王箴自眉以達河南、而聞公內遷。杜子師將自淮上挈家以從事甫集而公歸巢谷則自眉徒步以來既度嶺、卒於新州。皆未能畢其志。獨吳子野奮然而至者且再、可謂勇於義矣。年譜及註家皆不了了、今考定其事。

四月、公以張中每從過奕、憶廬山白鶴觀碁聲、作觀碁詩。

公既迫逐中亦被議、蹤跡分矣。今移此詩四月、記其相從歲月之跡、用表其人。使以是時摯妻存、與同死之疑觀之、如張中者凡公祠廟皆當配食、況

移一詩平哉。是亦不刊之論矣。**章惇、蔡京遣董必至雷、按段諷所發張逢等款接而公及彊奪民居事。**宋史云、董必字子强、宣州南陵人。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既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修刻按督立威。爲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東都事畧云、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爲報復。閻詠段誤以上年十一月發其事、必以是年三月至雷、體量奏上所有事由、分詳前案。其子由、張逢陳訢行謚須俟朝命、故在秋後也。**事彰子民涕泣而諫、必悟至是小使赴僊、逐公出之。**王鞏甲申雜記云、澧州彭氏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有子孫。董遂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閻案、張中修驛事、已詳前案、其行謚亦俟奏上也。**公無地可居、僦息城南污池之側、枕椰林下、就地築室、僧人遷甓者、以助之。**本傳云、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僧人通甓者七以助之。徧與幼子過處、蕃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遊、若將終身。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污池之側、茂木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勢費窘迫耳。又與程儒書云、賴十數學生助工作、朝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客有王介石者、朝其**

勞扈。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小客王介石、君有士君子之趣、起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物器或不給、鄰屋一行、介石躬其勞扈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里咸致所有。張中來觀、亦助養鋪事皆集。和陶淵明和劉柴桑詩。本集和淵明劉柴桑詩云、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地間、一席亦吾廬。我本早衰人、不謂老更劬。邦君助養鋪鄰里通有無。詩意此詩施編和陶集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丁丑、合註從之。誤今定爲戊寅作、改編。五月屋成名曰桃榔菴、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本集桃榔菴銘云東坡居士謫於儋耳、無地可居、假息於桃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九山一。區希爲方與神尻以游、就非吾居。海氣瘴霧吞吐吸呿。蛟蛇魑魅出怒人娛習苦堂與雜處童奴。東坡居上、強安四隅。以動窩止、以實記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生謂之宅、死謂之歸。吾其捨此、跨汗漫而游馮翼之都乎。并作新居詩。遷居之久、聞鄰舍兒誦書、欣然有作。答程天侔書。本集與程全父書云、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信②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某與兒子初無病、資養所求、③求輒無有。初至、覺宮室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困厄之中、亦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恨想清游時、詢佳句、以解牢落。船回、布謝。再答程儒書。本集與程秀才書云、得來訊、高侍下清安。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亦不貲矣。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④流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作熱、萬萬自愛。不宣。

【品節】公在海外、未嘗自明心跡、惟見此書中、所云造物、誚二停二蔡也。東都事畧曰、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爲之逼知言哉。合觀答程父子書、一曰別遣逾年、一日乍熱、乃同時作、五月事也。董必拔雷在三月、則使臣過海、卜築城南、皆當在四月。遽屋落成而程書適至則五月也。前後截清、則中間之事、皆排擯而出矣。

六月一日、改元符元年。

東都事畧云五月戊寅朔、改元。又云、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舉進士、爲檢法官。公麟博學好古、多識奇字。紹聖五年、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姝。公麟以謂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其書以龍蛇鳥魚爲文、舊帝王受命之符、眞秦李斯所爲也。議由是定。【品節】時停卞爲宰執、京爲兩制首、乃主議者。京既欲希合京以通惇卞、故云公麟又欲希合京以通惇卞、爲宰執、爾也。徽宗立、後有夏禹元圭之事、皆欲以此欺中外而飾成功。其後金人決根括金銀牛馬縑帛及司馬光子孫、東坡文集、獨不問耳。秦璽大器可見矣。晁悅之謂公全盛時公麟無日不相從、至爲寫先代遺像。及遷窳海、兩府子弟入京、公麟遇於道中、舉扇障面、不爲一揖、以是盡棄其所有畫幅、與之絶交。由此觀之、公麟既已詔事蔡京、凡以爲公麟口實者、非誣之也。公後已度嶺、公麟已病廢歸舒、猶復殷勤致訊、無稍菲薄之意、是其所以爲公歟。言已

夢游水府事。

本集記廣利王召云、余嘗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明。予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而所謂水精宮殿也。其下驪珠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自頃東華眞人、南滇夫人、造焉、出鮫鮹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視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

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蜺、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爲君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傍一冠簪者謂之龍相公。進言、客不避忌諱、祝融宅相公廟壞。【施】龍相公一義兩用、與東州按孔平仲、致乾三命、又禱雷以及僧、故云到處廟壞易奇而法未可謂之戲也。公前過扶胥、登浴日亭、不留南行南海神廟、題詩深以爲閟事。若以此詩改題乳竇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名之田、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望鮮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鑿漫佩之落谷、盥玉池之生肥。吾三漱而遠返、返醫守神之詞淺。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業、中無主而何依。滄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七月、閩子由從循州。**須通鑑長編云、詔蘇轍循州、替本路提刑朱子美既與轍係姻、旭之家、不申明迴避、并其餘監司失覺察、各罰金三十斤。本集與黃師是書云、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集派集、頻得遷老傳云、雷州安置未暮年、或言兄弟相遇中塗至雷、貧民屋以居、復移循州。又書、白樂天集後云、六月再謫龍川。【施】子由以丁丑六月至雷、戊寅六月去雷、故公云居之一年。至子由又云、末暮年者、乃指董必、彼問所以再徙之故、時猶未甚年也。查註引遷老傳有子由居此不久移循年月別無可考之說、合註從誤。又案子由長媳爲梁氏、

當卽梁子美女、其不申明、是私罪。又與諸司同不覺察、是公過罰金無等差、皆不可解。監

累與邁同居。樂城集書白樂天集後云、元符元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昌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庳、惕然有瘴暍之慮。乃留家於羅浮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寓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書者、古時甚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閻錄羅浮之名、古時甚之上、亦稱羅浮、道院。今則并惠州無此名矣。若謂羅浮山下、則又自爲一處、惠州尚稱羅浮、故何宗一居豐湖其去惠也、尚遠而循又在惠之上、相距蓋七百里。山下荒僻寥落、耕牧散處、言語不通、飲食無有。子由與遠去後、婦姑何以自存。且自惠以達龍川水道、艱澀難行、計程十日。公嘗使過屬至河循而邁亦自此到惠、其間般挈之難、子由茫如而公則了了也。況又鮮隙而去、官民畏避、何處問屋。此蓋子由過惠、明以家累同居德有鄰堂、託邁管顧而自公也。此跋題於黃氏書後時因寄寓波累、方以蹤跡爲諱、故隱約其處耳。此跋集謂元符二年、今已改正。**吳復古往視子由於循、辭公還。**閻錄丁丑春、問吳子野、陸子厚自惠州分散後子厚卽以是年五月卒於河源。子野則游桂管訪曾子固方、茲自桂管取道雷瓊渡海故不知其死也。自此赴循道出河源始以其死報公、皆本年事。子野之來、以詩爲據、去無所考。如此時不去、則程限往復之外、無暇日矣。故類載於此云。**客有自許來唁、以進取勉舊過作志隱。**翁方綱解。監

取曰、歲云暮矣、時不我與。如子之年、鳴鐘鼎食者多矣、曷亦有意於子曰、噫、若客殆未達者耶。大塊之間有生同之。喜怒哀樂、鉅細不遺。蠛蠓之君臣、鼎鼐之雄雌、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壽、殤子以夭、蟪蛄以春秋爲朝暮、惡性習、一致同歸。寓此世間、美惡幾希。乃欲夸三晉而陋百粵、棄遠俗而鄙島夷。竊爲子不取也。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芸夢之與楚之產疑之過矣。雖然、齊鷹之地、子得其詳也。僕亦擇其可道者、以釋子之惑。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往、二毛而歸、蓋嘗有終焉之志。遂賦芒人之妨。先君子覽之、欣然嘉焉。逮今二十年矣。政和丙申來潁水、偶發書篋、得舊稿、悵然感歎。小兒籀在總角時、述事先君子者、惜此篇久忘而今存、請書其事而藏之、庶幾不忘在茲云耳。

詩案 過此文甚繁、今但摘其大畧如此。

作孔子弟子列傳

本傳、軾貶惠州、遷儋耳、渐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書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同、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之理。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

詩案 孔子弟子別傳、今集不載。

公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命過

物、答書。八月、程天侔遠致糖冰酒麵諸

本集與程全父書云、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脩以學、以昌其詩乎。僕貶儋已五年、尚寄味此學。隨行有陶

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爾。有新作、遞中示數首、乃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鬱蒸、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貺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冰精麵等物、一一銘佩。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使作之至。此間紙不堪覆瓿、必甚佳者、不罪不罪。簡公云焚筆硯已五年、蓋謂紹聖甲戌南遷至是戊寅爲五年也。**獨東北隅老楮張王其上、公將去之、規以爲圃。已而宥之、作詩。觀獵**

田舍穫詩。簡錄此二詩、施註和陶本並編、查註並置於新居詩前、今是知有老楮詩亦新居事也。**九月四日、游天慶觀、作信道法智說。**簡錄此條年譜載戊寅年事、本集不載此文、據周益公之說、南宋麻沙本所載與集本不同、疑

王宗稷見於麻沙本及石刻、未可知也。今仍列其題、俾後有遇之者、得以補焉。

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淡字處靜、太尉偏之

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了不營問。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湖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隨。人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州舉秀才、淡遂逃羅縣埤山中、不知所終。戊寅九月七日、閱晉史、偶錄之以俟知者。儋。本集書陶淡傳云、陶

州城南記。夜坐、復記郭文事。本集書郭文語云、温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爾。予嘗監錢唐鄙、游餘杭九鎖山、訪大滌洞天、卽郭先生之舊隱也。洞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勅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坐錄

此。**八日、論董京詩。**本集書董京字威輦、作詩答孫子荊、其畧云、晉史、董京字威輦、自云鳥紆幕而巢、穴以欲死。眄彼梁魚、逶迤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戊寅九月八日。**十一日、書鮑靜傳。**本集書云、鮑靜傳、靜東海人。學兼內外、通天文河洛書。爲南海太守、行部入海、毀甚、世以爲神。靜嘗食白石英、見陰君受道訣、百餘歲卒。戊寅九月十一日夜坐書。**十三日、書辨漆葉黏散。**本集記云、三因志華佗傳皆云、佗弟子樊阿、從陀求可長服食、每以問好事君子、莫有知者。紹聖四年九月十三日、在昌化軍借惠祐補註本草、乃知青黏便是漆葉、但不一大慶乎。過當錄此以寄子由、同講求之。**十五日、公久不得子由耗、端午而問、遇渙之內三爻變爲中孚。**本集書筮云、戊寅九月十五日、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益之六三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有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詩案**此揲蓍法、以爻辭爲斷、時尚仍古法也。**城南戶外卽山林、過夜聞獵聲、旦有饋肉者、作夜獵行。**斜川集、海南多鹿猏、土人捕取、率以夜分月出度其要寢則合圍、東寓城南戶外卽山林夜聞獵聲、旦有饋肉而周阬之、獸無軼者。余

者、作夜獵行以紀之。霜風肅謂凌寒、柯、海月黯黮翻秋河。空山無人柴徑熟、
豕肥鹿飽眠長坡。山夷野獠喜射獵、腰下長鉄森相摩。平沙髣髴見遺跡、踴
躍不待張虞羅。均呼夜起山谷應、披快草木窮株窠。何人得筒舊叫絶、將割
未羨青邱多。今年歲惡不可度、竹間有米田無禾。耕牛日欲登鼎俎、野獸脱
命理則那。朝來剝啄誰有饋、俛爾父老勤一言。願子不我忽、暴殄天物神所呵。**二十七日、記海南風土。**本集書海南風土云、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潦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
其何能久。然儋耳頃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
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鼠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
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凘、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
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溼一吸之涼、相續
無有閒斷、雖長生可也。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
皆已腐爛、感嘆不已。**晦日、遊天慶觀、記北極靈籤。**本集
信手書、時戊寅歲也。
書北極靈籤云、東坡居士遇於海南、曼患不已。戊寅九月晦、遊天慶觀、謁北
極眞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詞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三
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覽之惕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十月七日、書王大尉送行詩後。**本集書送行詩
宋敏求、司馬光、王安石、蘇渙、王疇、邵亢、陳洙、胡恢、王舉正、趙槩、張掞、曾公亮、王珪、王洙、曾公定、胡宿、范鎮、李復圭、
張舜民、吳幾復、范百之、晁仲衍、石揚休、李常、宋敏脩、丁度、郭勸、齊廓、馬仲甫、俞
狐挺、施昌言、呂居簡、孫洙、劉瑾、馮浩、黃顧、韓鐸、李師中、辛若谕、李壽朋、劉參、

張師中、李先、楚泰、洪惠、周延儒、錢延年、解賓王、黃從政、孟詢、閻顒、謝徽、張次、吳可幾、范覺之、張中庸、鮑光送行詩上下二卷、凡六十有六人。慶歷皇祐間、朝廷號稱多士、故光祿卿昭太尉王公挂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昔虞之際於斯爲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上之美也。元符元年十月初七日。

公方食芋飲水、自謂視蘇武爲庳麗。

蘇子卿啖鼠食氈、視文忠公之庳麗又加一等。詩曰、君子於役、苟無饑渴。吾儕勉諸。魏了翁書於瀘州官舍。鶴山題跋云、予常閱蘇海詩用蘇子卿事爲詆譏、考魏華父語、始知公寄意所在、且見華父居心之厚云。

作菜羹賦、

紀評每以淵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悉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者、蓽蔓菁羹、藍鹽而食之。其法不用鹽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爲之歌。劉曰、嗟余生之褊迫、如脫兎其何匈。殷詩器之轉雷、郎象以適口、荷郎蘊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滑、增露葉與瓊根。爨鋼錡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過湯濾如松風、龍鸞觸之煩勤。辟蘧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投嫩豆而諧匀。覆陶甌之寫崇、辛水耗初而釜治、火電壯而力均。溜糟雜而廉清、信淨美而甘芬。登盤盂而薦之具、七著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珍。鄙易牙之效技、超僊說而策勳。沮彭尸之爽慤、調竈鬼之傷嗔。嗟邨嫂其白隘、陋巢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爲累、似不殺而成仁。寫比子於誰歟、爲天氏之遺民。

王楙妻詩。

本集詩題過子忽王楙養墓誌、買地築室、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

論曰此詩施註原編在遺詩二十九首中、查註編入海外丁丑合註、謂雖確定海外者、非是。蓋是時公所

食惟芋、過眞無以爲養、故變此方法也。子由每稱過孝、以謂宗族、登之史傳。孝不可見所可見者、類如此矣。食芋飲水、墓誌明載昌化買地築室之後、此即海外實錄。今幷棄棄賦遷徙、編於此、亦見公之清節也。

與何晏游城西、述再生事。本集記處子再生事云、戊寅十月、予在儋耳、聞城西民處子病死兩日復生。予與進士何晏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廳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隨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儋居十六七有一廳身皆黃毛、如猩馬、横而坐。處子識之、蓋儋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餘及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遣門者、乃持飯入。門者繫者皆爭取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皆擊踣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推舟、舟蹉處子驚而寤。是以爲世戒。語窓此文向者搜輯遺事、見輒弗錄。近卅年來、既已及老、所謂孽鏡影形、不著律而顯於報者、日見與耳聞、殆不可勝計。於是始知鬼神德盛、體物不遺之旨、大聖亦垂戒之文也。邵子方錢錢爲祭、過程子至深以駭怪。邵曰無礙也。吾祖宗祭先歷來用之、豈可自我廢之。或有其理、人子之心將何以自安也。由此觀之、所謂付數千而分數百者、雖邵子不能斷其必無也。公不凝滯於物、獨首盡言之耳。唐書王璵爲祠祭使、或焚紙錢、類巫覡。朱子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爲之、已是紙錢之漸。蓋相沿久矣。

十一月冬至日、書阮籍事。本集書阮籍云、君發之處禪中乎。此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如仇讎、獨賴司馬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益之出入

往來於衣襟中間者也、安能笑人。吾故書之。戊寅冬至日。**吳復古書報陸惟忠病亡。程儒餽酒、作書。**本集與程秀才書云、近得吳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夢耶。僕既病倦不出、亦無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炯雨濛晦、眞蜑塲瘴洞也。惠酒佳絕、舊在惠州、以爲冠、此又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撰陸惟忠墓誌銘。**本集

陸道士墓誌銘云、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猶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於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旨畧、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而形骸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誌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容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嗚呼多藥、此黃冠、詩基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饑鶴瘦終難安。哀哉六丁、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毋復清詩助窮酸、龍虎九成無或奸、往駕赤螭驂青鸞。**記陳太初尸解事。**本集陳太初尸解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有得道者曰陳太初、問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前年惟忠又見予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

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門曰、不復煩汝。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十二月、小園即事、和陶淵明戴主簿詩**詩案和陶詩一輯前則方事鋤治此則樂其有詩、與前和西園稷蚤稻下潠田舍穫二詩、一輯前則方事鋤治此則樂其有成而時已冬杪、故云歲將窮也。查註原編此卷之末、即爲己卯。今既改定前二詩於卜居之後、此詩當改編戊寅取其氣類相通也。**參寥書至、欲挈領沙彌自杭浮海赴儋、爲書戒止之**。本集與參寥書云、頴沙彌書跡、嶷嶷可愛、他日眞妙總門下龍象也。見索書字要楷法、輒作數篇、終不甚楷也。只讀了付頴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墮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學。若是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甚歷。千萬勿萌此意。頴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所謂無所取材者其言切不可聽。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爾。自揣餘生、必須相見、但記此言也。**參寥不至、非因此書也**。蓋是時呂和卿起錢濟明獄、并陷參寥、不能至也。**過用邁道和參寥韻寄參寥**詩。紱川集次韻伯達仲豫二兄和參寥子詩云、羅浮插天猿晝號、飛步絕頂觀雲濤。庶幾神樂兩童賜、日暮空歎西山高。道人航海會何勞、久將身世輕鴻毛。只恐西湖六橋月、無人主此詩盟。過此詩、因參寥欲轉海至儋而發、正此時作也。**許玨主介石以其酒之高液餉公、作酒子賦**。本集酒子賦敘云、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酷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玨乃

以是餉予、寧其酷之滴、以斷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爲賦之。米爲母、麵其父。烝羊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稚酒之初泣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膚於遼室兮、酹雞鵝之琖罍。味益盎其春融兮、氣稟烈而秋凄。自我膰腹之瓜瓞兮、入我口中之荷柎。瞰朝霞於霜谷兮、濠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植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酬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爲瓊瑰。歸懷璧且握珠兮、拔所有以徼厥喜。遂諷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瓊瑰許珏乃泉商也、其古硯微凹、句在此賦、說去、每見人輒以詩而不知所出、故并記之。

陳浩赴京師、託致姪孫元老書

孫元老書本傳與姪云、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蜀中骨肉想得安訊。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瘁、不復如往日、不知餘年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舶不至、藥物鮮醫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爾。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觀看、往京凡百加隅防、切祝切祝。今有一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今付與姪孫、切速求便寄達。餘惟自重、不一。東坡事畧云、蘇元老字在廷、軾從孫也。幼孤、力學善屬文。軾居海上、數以書往來、善其爲學有功。舉進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帥臣多招誘近界諸夷納土分置郡縣以爲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數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言、今夔陝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

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懾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乃定。壽不從、以此得罪朝廷、再命帥決策討賊、勢壅乃降、邊事以寧、如元老策。歷秘書省正字、太常少卿、言者謂元老蘇軾從孫、元祐邪說、不宜位朝廷、罷爲提點明道宮。元老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元老以家世學術坐累、豈不榮哉。未幾卒、年四十七。元老外和柔中實勁、厲中官與士君子稱之。有詩文行於世。

梁師成欲見之、先使人求其文。元老弟元老之中都公曾孫、非子正孫卽子明孫。元老之而不及成、故不能詳。以幼孤考之、十九郎當卽千運也。斜川集有送在廷姪領漕歸蜀詩。陳浩無考。周壽濂溪之次子、元祐三年登第、公知舉所得士。及帥杭、壽爲轉運司屬、從公游、然非邊才也。元老與之籌策、誤矣。

江驛寄。本集記臨江驛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東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志士臨風淚數行。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趙德麟侯鯖錄云、紹聖間、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卞別撰。詩乃江都幾子家作、或云張文潛作。劉攽文潛一生謹愼、是時方爲潤州守、焉肯爲此事。人以其方在潤、故疑之也。查註據漁隱叢話梁溪漫志收入續採詩中、合註益以龔頤正芥隱筆記評、並以爲公自作此詩、紀曉嵐亦祖其說、皆誤。公南遷、自揚至眞、出江、與瓜洲直截京口之路、縣殊、何由至驛壁託題。且紹聖元年六月、尙無毀碑更作之事、其說尤非。公在惠、王定國勸公自辯、極不謂然、有知我、其天之答、肯以一碑而叫號乎。詩吳。查註又謂臨江驛爲沿流館、其沿流館詩非此二首、後有專條。趙夢得自

漫遇來見錄陶阮篇什及舊作贈之并作會茶帖。周必大跋東坡與趙夢得帖云南海上有義士曰趙夢得、方蘇文忠公謫居時、肯爲致中州家問、其賢可知。特畏禍不欲賦詩故錄陶阮篇什及舊作累數十紙以寓意。然會茶帖云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餽。詩在其中矣。本集與姪孫元老書云趙先輩僊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如收得、可寄二三斤、趙還時可附也。閒窻公書、以證益公跋語、趙夢得乃襄進士者、故稱先輩蓋以僊人流寓澄邁者也。此兩年中、又嘗自京往回見元老、則京蜀許常家問無不達矣。其所得手跡至累數十紙之多、則自謫而僧來去不常、時一過從可知。今以下六條、皆附載此年之末。元符二年己卯、公六十四。是年四月旱、禱雩四。五月大白晝見。六月、詔視北郊。七月、章惇等進新修勅令式、上不欲參以元祐、上大喜、立爲后。九月、御文德殿行冊禮。右正言鄒浩論劉氏不當立、除名新州、羈管。炎惑犯太微垣、皇子薨。閏九月黃履罷。閒窻哲宗之惡元祐、甚於章惇、論者每謂惇誤帝、其立劉氏、亦云惇誤帝、似不盡然也。正月五日、與過出游和陶淵明游斜川詩。閒窻戊己二年皆可作、查註既以戊己詩合爲一卷、而此詩不寫己丑、則前後詩先已混、今改編。以衆妙堂記寄何德順作鄭嘉會書。本集與鄭靖老書云、過後來相見否。聞過房下回、正月尚未得耗、亦憂之。公爲取一書、附瓊州海舶。衆妙堂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更不易一字也。不欲便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醒釀者、故出之也。十三日、何德順寄到舶信、得

柴胡等藥、書杜甫詩。本集書杜子美詩云、崔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笏未易。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懷君。想帶珠。沈佺期回波詩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等藥、偶錄此詩遺問。己卯正月十三日、次牙緋之比也。廣州舶信到、得柴胡乃邁遞至廣州、由旱微雨、陰翳未快。開緘廣州舶信何德順以達也。

十五日、與老書生步月城西、入僧舍、歷小巷、三鼓而還、作記事。本集書上元夜游云、己卯上元宇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孰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吏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開緘老書生乃老符秀才、吳氏之老、黎子明數人也。

程天侔寄近詩一軸、答書。本集與程全父書云、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空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寥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策、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温麗、與陶柳眞爲三矣。此道比來幾熄、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小兒亦粗遣、固窮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郵如舊、此古人所難也。舶回、布謝萬一、不宣。開緘公自渡海後、如黃魯直、張文潛、晁无咎皆不通一問、宜其爲此言也。此非本集失載、公固至廣州、問此數人音耗、其情見矣。

二月、子由生日、以黃子木拄杖爲壽、並作詩。開緘此二詩及樂城集和韻二首、均無壽六十日句、以作綿長之詞解、固未爲不可。然以沈香山子賦論之、此乃子由六十語。而公有但願白髮兄年年作生

一所作、故云年年也。且子由六十、既以沈香山子壽之、并爲之賦、如再作子由生日詩、又以黃子木拄杖爲壽、作詩必無此重疊事也。施註原編戊寅、己卯漫不可攷、查註編入戊寅、合註仍之。考樂城集和作、雜入雷州諸中、亦誤。今定爲己卯作、改編。

十五日、作蒼耳錄。本集首云、元符二年己卯二月望日書。

張中坐修官屋、衝瞽。編通鑑長編、元豐二年四月朝散大夫、直秘閣、權知隨南西路都鈐轄程節降授朝奉大夫、戶部員外郎譚掞降授承議郎、朝散郎、提點湖南路刑獄梁子美降授朝奉郎。先是、昌化軍使張中役兵修倫江驛以就房店爲名、與別駕蘇軾居。蔡訪董必體究得實、而節等坐不覺察、故有是命。本集再送張中詩云、三年無所悚。施案雷僧之事、古董必所發、亦皆長編所載。其雷之監司參處在上年、梁子美爲本路刑獄、僧之監司參處在下年四月、梁子美已改官湖南。是長編所載年月無誤、然其中輕重不同、遲速相遠。宋之律令有不可盡知者、今但以張中論其不覺察監司參處降於二年四月、而張中不在數、則其命下在四月之前可知。考中到任在丁丑六月、公赴僧後必扣至己卯、始交三年。公之詩有三年無所悚句、則其罷任必在己卯、又當載入二月、以前後板定故也。查註以三送張中詩并編戊寅新居之後、合註仍之、皆誤。

三月初、送張中、和陶淵明與殷晉安別詩。施案張中雖罷

任、旣不成行、故詩亦屢送也。此詩作於前、施編亦分列今改編於此。**過手抄唐書成、抄前漢書。**本集與程秀才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弊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日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古人讀書、無不手抄者、故學成而書道亦進。善書者蓋比比也。北宋如李公擇、趙明誠之流、藏書甚富、大率皆手抄精本、故藏書家尤難。公幼時手抄經史、每一部成、則變一體。其書道之成、未必不由於此。至南宋末、士大夫以刻書爲賢、旣登第、輒以陳言爲誦說、惟所至刻書、以爲畢生事業。故舍滑公使庫書板最盛、以不破已貲、故無人不爲也。白是學者日習於惰、匪特罷抄、漸以涉獵爲讀、日失其心摹手追之道。故演義工而實學荒、大率如善書者流、偶然而一遇之矣。公旣老而好學、又樂以告壯者、深慕其古風之猶存也。壯者可不勉歟。**程天佩遠致藥米糖蠶、儒亦餽紙茗、答書。**本集與程秀才書云、紙茗佳惠、感忭感忭。又云、糖蠶已拜賜矣。連寫數書、陋甚、且爲多謝不敏也。**公員大瓢、行歌田間、有饋婦年已七十、謂曰、輸昔日榮貴一場春夢耶。因呼春夢婆。二十四日、同何旻、王介石、王懿、許琦游於渝江之陰、作放魚記。**本集城北放魚云、儋耳魚者、漁於城南之陂、得鯽二十一尾、求售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盆養魚、舁至城北渝江之陰、吳氏之居浣紗石之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爲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谷、衆會歡喜作禮而退。會者吳氏之老、儋耳何旻、潮陽王介石、溫陵王懿、許

琦。舁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書。施注宋史、元符二年正月甲辰朔、二月甲戌朔、三月當爲癸卯朔、丙寅乃二十四日也。

行、徧至子雲蜀徼先、變四黎之會、復遇符林言換扇事、並記以詩。四月、錢世雄遠致異士太清中丹。本集與錢濟明書云去年海南得所寄異士太清中丹一丸、朗時服之、下丹田、休休焉。施案此書作於賢州、去年乃己卯也。戊寅之交、錢濟明、廖明器方遇颶、其寄丹當在事前、以獻、殊不謂然、但公後病鼈毘陵、復求得神丹之丹、不詳所自。少留論觀而已。

十五日、得蜀金水張氏畫阿羅漢、作頌。本集十八大阿羅漢頌云、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軟語居住、得之民閒。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令過船易其裝褾、設燈坐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寶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元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今軾雖不親覩、至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獲此奇勝、豈非希闊之遇也哉。頌曰、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紀年錄星、年四月十五日、作十八羅漢頌。施案頌凡十八章、章八句、今錄此四章、餘不載。

墨者潘衡渡海來見、公使造墨、教以遠宂竈法。十七日、記造墨事。本集書潘衡墨云、金華潘衡初來儋耳、起竈作墨、得烟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宂竈、竈得烟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

四月十七日。**久旱米貴、將有絶糧之憂。十九日、書龜息法示過。**本集書龜息法云、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日輒引吭東望、吸初日光燄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强。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類皆百數、此法甚易知、甚易行、然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絶穌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五月五日、書艾人灸法。**本集書艾人灸法云、端午、日未出、艾中⑨以意求似人者、輒擷之以灸、殊有效。幼時見、一書中云爾、忘其出處。**已諸米。**本集記諸米云、南海以諸米爲糧、幾米之十六。今歲米皆不熟、民未至艱食者、以客船方至而有米也。然僧人無蓄藏、明年去則饑矣。吾旅泊尤可懼、未知經營所從出、故書座右、以時閱之。**十六日、劉倉遣浙西時參寥已還俗、編管宛州、公使之通問穎沙彌、書一帖贈行。**本集書贈劉浙僧云、到杭、一游龍井、謁辯才遺像、乃持密雲圓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特往一酌。湖山寔寔、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跡。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峯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元符二年五月十六日、東坡居士書。**跋**此文、則守欽參寥之禍、必已得赦。參寥既已還俗、編管法不得歸蓋其傍臆已盡、與死無異、故云遣也。其後遇明赦、不卽作復、亦可見矣。**黎子雲來謁、論海南生植、作益智**

錄。本集益智錄云、海南產益智、花實皆作長穗、而分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蟹禾、中上亦如之。大凶之歲、則皆不實、蓋竽有三節、皆熟者。其爲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智豈求之於藥。其得此名者、豈以候歲耶。今日見僧耳黎子雲言候之、審矣。聰復記之、以俟後日。注本草者。馬眼糯。本集馬眼糯說云、黎子雲言、海南秫稻、率三五歲一變。頃歲儋人最洛中杜丹時出新枝者、韓緝花譜乃有之。今歲乃爲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如歐陽公言、百餘品若隨人意所欲爲者、可知也夫。

介石辭赴惠作書。本集與鄭靖老書云、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諸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容王介石者有舊契、因見道區區。此書因王介石赴惠而作。公前云無書與介石、在儋合則書到甚遲也。其書中言介石助起屋事已載於前、時鄭靖老尚在惠、故書有問柯節推語。自後靖老爲監司招攬、以不避嫌名罷去。公在儋無復通問矣。

子由報巢谷已舉進士、奮弓箭學騎射、游秦隴經原間、韓存寶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得罪有銀數百兩。谷變姓名、步行往投其子、久無知者。存寶死、逃遊江淮間、會赦乃出。子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見。以罪徙循子瞻亦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子兄弟游。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遣子書曰、我萬里步行、今至梅矣。子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時年七十有三矣。

瘡瘕多病。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亍止之、谷曰、我自視未卽死。公無止我。留之不可、問其囊中無數千錢、亍方乏困、強貸遣之。**答游嗣立書、**本集與游嗣立書云、使人久留海豐、裁謝稽緩、想不深責。舍弟居部中、尤荷存庇。家書已領、併增感作。**贈游嗣立**篇今蜀中謂之毛。蕘毛芒可畏、觸之如蜂蠆。然治風疹、擇最先者、以此草點之、一身皆失去葉皆紫者入藥。**作蕘草錄、**本集天麻煎云、世傳四味五兩天麻煎、本以四時加減、世但傳春利兩。春肝旺多風、故倍元參。當去皮生用治之。萬橘烏頭無復毒。依此常服、不獨去病、乃保眞故倍烏頭。秋多利下、故倍地榆。冬伏陽、延年、與仲景八味丸並驅矣。周必大東坡烏頭帖跋云、仇仙慕葛稚川陶隱居孫思邈之爲人、欲以救人得道、故常留意欲居之、故以公爲仇仙也。徽宗崇觀十四日。**題錄**公嘗夢仇池九十九泉、意欲居之、故以公爲仇仙也。淳熙庚子正月間、禁蘇學極嚴、士人誦習之者、稱罷法云、生而不名。仇仙之稱、當亦始於是時也。**煉泉耳霜法、**本集煉泉耳霜法云、灌去塵土、懸陰淨掃洒地上、燒爲灰、澄淋取濃汁、泥連二罐煉之。俟灰汁耗、卽旋取旁釜中已炎灰汁益之。經一日夜、不絕火、乃漸得霜。乾舀餅盛每服、酒調一錢七、補暖去風駐顏、尤治皮膚風、令人膚革滑淨。**蒼木論、**本集蒼木蘇宜州家居於邕年八十七、紅潤輕健、蓋專得此藥力也。**蒼木錄**云、黃州山中蒼木至多、就野買一斤數錢爾。此長生藥也。人以爲易得、不復貴重、至以熏蚊子、此亦可爲太息。舒州白木、蓬蘞亦甚相似、特蓽紫頗然至難得三百一兩。其功止於和胃、本集服絹法云、醫傳張君傳服絹方、眞神仙去游風、非神仙上藥也。然本以御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

當蓋稻子麻爾。世言著衣喫飯、今乃喫衣著飯耶。**井華水**、本集井華水云、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發茶煮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爲坎故天一爲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華、其効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亦能發背腦爲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煉爲丹。此至淺近、獨不能爲、況所謂元者乎。

代茶飲子。本集代茶飲子云、王晉卿集外臺秘要、有代茶飲子一首、格韻高絶、惟山居逸人作之。予嘗依法治服、其利扁和中、信如所云、而其氣味乃一煮散爾、與茶了無干涉。薛能作烏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誇。乃知唐人之於茶、蓋有河朔脂麻氣也。周必大題蘇李眞家所藏東坡墨蹟云、陸宣公爲忠州別駕、避謗不著書。又以地多瘴癘、抄集驗方五十卷、寓愛人利物之心。文忠蘇公手書藥法、亦在瓊州別駕時、其用意一也。淳熙戊申三月十七日、東里居必大書而歸之公元孫杞。開緘益公親見公家藏手蹟、則所書藥法、信海外作爲多也。今附錄自蘚草以下七條、以見公志而存益公之題跋。自元符二年己卯以至淳熙十五年戊申、其世守之者已九十年矣。**七月十五日、以金水張氏畫羅漢并頌寄子由作**。本集十八大阿羅漢頌後跋云、佛滅度後、閻浮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人。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末悟、而崇飾之。予從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等葉、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能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

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姊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中元日題紀年錄是年中元日作跋。**求橘皮作羅秘校書**。本集與羅秘校書云、官事有暇得爲學不輟否。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有物藥治病者爲致少許。此間如蒼术橘皮之類皆不可得爲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八月作倦夜詩、楮墨已竭爲之慨然書付過**。本集書付過云、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所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閒窓**公所謂佳紙墨蓋紙必澄心堂墨必李廷珪新者不用也。又公所用皆諸葛筆黃魯直論之甚詳。時諸葛筆久闕故歸遇孫叔靜用諸葛筆而喜也。**追報京師傳公仙去**。本集書誘云今諭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至言之。**閒窓**此條乃作書誘日追述之詞故摘列於己卯也。**作元老書**。本集與姪前。上年有體量張逢張中事必無此謠自應列於己卯也。**作元老書**。本集與姪孫元老書云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峻壯有家法。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閒窓**書所謂不免趨時者如易觀卦作老鶴解詩大小雅作老鴉解之類蓋非此不售也。然近日作書多有以觀通鶴以雅通鴉以弟作第以柏非楩義也。宗臣不爲所紿其棄敝蹤也頃刻間耳。此書作於舶書到後其前追過兩條後先要不相遠故類載於此。**九月二十日、晁**

錢穆甫送邵進士作詩。此條紀年錄所載本集已佚此詩或當日見於之人或有補遺。作老饕賦。本集老饕賦云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大一臠嚼霜前之兩蔥爛櫻珠之煎蜜滴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螺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施比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舞綠華舞古曲之鸞鵷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煖響於檀槽忽乘醉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桷之瓊艘各眼艷於秋水咸骨酥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齲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謝海潤而天高又火惡陳三字自註云江右久不改火火色皆青。何遠春渚紀聞云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二字。海外所作賦確然可見者沈香山子天慶觀乳泉酒子三篇也。及閱何遠所記始知海外五賦而遠則親見家藏手蹟其言可信。因悉取本集諸賦考之檢出胡麻菜羹老饕三賦皆似海外作而此賦有壞體句疑胡麻乃答子由伏答者。復取樂城集伏答賦考之兩賦雨敘皆不及作賦之地而子由使遼已有伏答賦故伏答賦載在前集本集胡麻賦列赤壁兩賦前始知子由作於筠州監酒時而公答之於齊安者了無疑義。又本集目錄老饕賦與四賦類載一處亦海外五賦之一證也。因以此二賦分別附載而胡麻賦繫之黃云。

閏九月、姜唐佐來從學。本集書楞子厚詩後云己卯閏九月九日士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與地廣記云姜

唐佐字君弼、瓊山人。舉弘治甲子鄉貢、唐佐日從之游。試輒冠其門曰、不謂海南有此佳士。十七日、書杜甫詩、勸僧人變俗。本集書杜子美詩云、士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出入。十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當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兒生財利兼鹽井。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諭父老、然亦未易變其俗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十七日。書唐佐投長老詩。本集與姜唐佐書云、特辱遠貺、意甚勤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悚荷不已。寒宿、起居佳勝。長箋詞義兼美、窮陋增光。病卧不能裁答、聊奉手啓。題唐佐課冊。本集云、與天際欵若庵著凝瞻未睱。移晷而收野夫完境。今亦刻集中、乃戲書劉夢得楚望賦中語。詩話總龜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文云、子之文章電擊雷震、雨泡忽止、閒然泯滅。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霽靄羣車。須臾霽止而四顧、山川草木、開發萌芽。東坡題姜君弼課冊、亦同此一機括也。跋公誨文之法、盡於此矣。是時不欲出所語、故書劉句、爲立方以爲戲耳、妄也。十月、鄭清叟自惠渡海來見。得周彥質書。公以香林行狀、習書。本集與周文之書云、鄭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粥承許遣訪何幸如之。海州窮僻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林行婆當能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郎房下不幸、傷悼。跋八郎房下謂遠婦黃氏卒於白鶴新居。據此則前論史夫人墮惠及文之復來守惠、皆確否則文之無由道其卒也。贈鄭清叟詩。

【施註】此詩施註原編北歸過廣州時、查註合註從之、然俱無考。據詩意乃海南冬日所作、與周文之書所言鄭君卽其人也。李公弼似未至、其後見公於廣州、并記於此。餘詳題下。**聞范祖禹訃、作詩哭之、其子沖疏。**本集與范元長疏云、某慰疏言不幸、祖禹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於天、罹此禍酷。某書寄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柰何柰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論。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又書云、流離儋北、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喻。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暑致區區耳。東都事略、范祖禹再貶韶州別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州、卒、年五十八。子沖温。【施註】范沖字元長、登進士第、紹與中爲宗正少卿、直史館、重修神哲兩朝實錄。極言王安石、蔡京之罪、憲劄休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爲人好義樂善、嘗薦尹焞、自代。司馬光子孫已爲虜請以其族、曾孫召主光祀。孝宗出就傅、沖首爲資善堂翊善。祖禹既以修神宗實錄貶死、而蔡卞恐以王安石日錄簒改之矣。至是、孟太后以爲言、皆沖一手更正、可謂能繼厥考之志矣。沖有傳、事畧謂子仲温似係沖温之譌、温卽少游之婿、不知何以譌也。

十三日、裴塵佐相從夜話。十四日雨中以苦茶餉。本集與姜唐佐書云、昨日夜話甚慰孤寂。

十五日雨霽、公以乳泉發建茶招之。本集與姜唐佐書云、今日雨霽、乳泉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中無肉、當共啖菜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施註】此書乃墓誌食

芋飲水及作菜羹賦之確證。夫以惠州市井而日殺一羊、則儋耳之荒落可知。雖欲日致脊骨而挾剔於肯綮之間、不可得矣。唐佐復致酒麵。十六日、赴詹佐飲。本集與姜唐佐書云、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感愧。來早必如諾。不敢邀請。會若散早、可來啜茗否。酒麵等承佳惠感愧。十月十五日白。過假糴子吳志會要諸書以歸。開緘此條詳後案。冬至日、得吳諸生擣具過公飲、既罷、過有懷惠許兄弟。斜川集己卯冬至僧人攜具見飲既罷有懷惠許兄弟詩云、寂寞三冬至、飄然瘴海中。不嫌羈寓遠、屢感歲華窮。父老憐匏繫、希蔬盛簋餐。一歡忘馬首東。南音行自變、重譯不須通。柳子壽百福與君同。已慣窩飛墮、真亦酒醒湖白、銀皮琥珀紅。倦從酥野僚絕、倒共鄰翁。薤芋人人送、困庖日日豐。柳癌收黎母谷、露人菊花叢。海蟹薑蛤蜊園奴饋荔菽。檳榔代茗飲、吉貝禦霜風。悵望懷諸阮、遙知憶小馮。容身雖嶺嶠、逸相在瀛蓬。介隱惟偕母、龐圖獨侍公。故山千萬里、此意託飛鴻。公用過韻作詩。開緘詩有愁顏解符老壽耳鬪吳翁句、謂老符秀才及城北吳氏之老吳乃僊人之温飽者也。查註以吳翁爲吳子野、合註從誤。是年閏九月、冬至在十月內。十一月八日、作四神丹說。本集四神丹說云、熟地黃、元參、當歸、羌活各等分。別仙傳有山圖者入山採藥折足仙人教服此四物而愈。因久服、遂度世。余以問名醫康師孟大異之云醫家用此多矣。然未有專用此四物者、遂名之曰四神丹。洛下公卿士庶爭餌之、百疾皆愈。性中和、可常服。大署補虛益血、治風氣、亦可名草還丹。己卯十一月八日、東坡居士書。公藝蘋九畹、時方盛開。十五日、與客

作重九會、作海南菊記。本集記南海菊云、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食、開。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皆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若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畹、北方隨秋之早晚、大暑至菊有黃花、乃以十一月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書此記為。

十九日、得子由信、書柳子厚詩。本集書柳子厚詩云、柳柳州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病中見寄、客有故園思、滿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邱。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謬委雙金重、雖微雜佩酬。碧霄無枉路、徒此寄龍虯。信、寄此紙、試書此篇。

張中告行、夜坐不去、作再送張中和陶淵明、明日、作三送張中和陶淵明、明日、龐參軍詩。倘約以上送張中二詩、施註和陶集本並編也。細觀二詩、乃相去不遠之作、必當並編。今分列十二月者、以公有三年無愧之語、特滿是歲以表其人知張中者、卒以公故廢死、雖謝於一時、而申於千古、可謂賢矣。餘如張逢陳諤之流、悖京務通使之傳、何其偪也。

求罷陵棄作程天侔書。本集與程全得罷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會家信否。彼土出藥百、有易致者、不拘當物、為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即為奇也。聞或有胸藥以授病者、人口

如神、蓋未嘗識爾。**論**此書乃公在海外以醫藥濟人之證、希奇二字、乃浙中俗諺。公在浙久、已習浙語。誦之如聞鄉音、恨知之晚、不及告翟灝晴江氏、使入通俗編也。程全父乃常人、亦見此書中。

作墨言二十三日、潘衡墨竈火發、救滅之。二十八日、墨成、作記事。

本集記海南作墨云、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大小五百九十八漆者幾百九足以了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煙、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明及夜燒松明火詩。過作論海南黎事。

斜川集論海南黎事云、某竊見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論者或欲羈役其人而改其俗、或欲絕其通市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徒使使喪警擾、敗我官吏、虜我民人、而執事者又熟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使死者無所告、生者無所苐、甚可哀也。僕侍親閭閻之民耳、故所得爲最詳。若默而不言、孰爲執事者論之。議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甲盾劒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谿谷之間耳。若以貌師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僕以爲不然。聞之父老曰、黎人之居山林重複鳥道上下、騎不能驟也。而健者常伏於其間、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攻之、彼不吾角也。然必須狠而走山林、以邀吾歸。一夫臨張、雖賁育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賊聞吾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獸窮則搏。吾乃曳甲曳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不可以一舉得之也。且既得地、必郡縣之、而深山窮谷之中、豺狼魑魅之所憑、水土疾疫之爲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議者又曰、黎人所以侵邊吏而侮

吾民者、法不懲耳。今殺人者、止於輸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師於境、而許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徭賦、一均吾民、則易治矣。僕以爲不然。夷狄之性、可變而不可改也。法令之煩苛、調斂之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其無乎。閭之父老曰、往者罷庸而取直、吾民皆欲棄冠服而爲椎髻、捨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趨所樂也。而欲使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議者又曰、黎人處不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沈香古貝、易之耳。吾焉用此藉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飭邊吏、謹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僕以爲不然。瀕海郡縣所以能鴆民置吏、養兵聚財者、特商人耳。商人輕風濤之虞、涉不測萬里之險而歲歲必集者、貪倍蓰之息耳。若絕黎人之權、商人不來、開市之征、裁入不足、兵吏廩賜無所從出、衣食不足、我自困矣。而黎人必將齎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又焉能困彼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非有君長酋豪爲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富者不過椎牛饗士、一飽而奮、旦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以避其鋒、使來無所獲、得不償費、彼何自苦以取憎於我乎。黎人之性、慈愚朴訥、無文書符契之用、故華人欺其愚而奪其財、彼不敢訴之於吏、惟有質人而取償耳。吏足以直其憤、法足以禁其欺、彼若赤子之愛父母也、何憚一訴而質人也哉。爲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飭有司、嚴約束、市黎人物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者按之。又爲之賞典、以待能吏。如是則能者勸、懦者懲、貪胥猾商不敢肆其姦、邊鄙寧矣。然議者本以圖功名、邀賞不卹長久之計、苟日前之利、執事當先國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論黎過此書凡二千餘言、不詳所上何人。今摘其大畧、附載於此。

公擧登台江東、轉運判官段歸中原記事。本集

夢登合江樓記云、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魏公跨鶴來曰、被命領劇曹、故來相報。比歸中原、當不久也。○按此記述於海外者。哲宗之年正富、北歸之望亦久、絶公非姑爲是言也。其後一一皆驗、而見於何遠之說。由是觀之、則紫府杏園之驗、奎垣鄒世之徵、皆非無因而致者矣。

校記

①方：當作「六」，見宋刻本《東坡後集》卷八《沈香山子賦》。

②信：當作「到」，見明萬曆刊《東坡先生外集》卷七八《與程全父書》。

③求：當作「給」，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五《與程全父書》。

④流：明成化刊本《東坡七集》續集《與程秀才書》作「運」，文意較勝。

⑤伯：當作「百十」，見右引書續集《與程全父書》。

⑥有：當作「無」，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七一《書筮》及王弼《周易注》。

⑦江都幾子家：當作「江鄰幾子我」，見知不足齋叢書本《侯鯖録》卷二。

⑧策：當作「冊」，見《東坡全集》卷八四《答程全父推官書》。

⑨艾中：當作「艾之」，並置「求」字下，見《仇池筆記》。

⑩南海：當作「海南」，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七三《記海南菊》。

⑪食：當作「實」，見右引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詩案元符三年庚辰、公年六十五。端王佶立、是年正月、大赦天下。九日、哲宗崩、年二

月一日、記養黃中。本集記養黃中云、元符三年、歲庚辰、正月戊辰朔、是日辰①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者。吾當以斯時取蘿蔔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於海南安得此慶耶。

朔癸是月戊寅寅中有戊丙、戊生寅而納戊於三辰爲四土。而中氣備矣。

七日、聞黃河已復北流公言始驗作詩。本集書海南墨云、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殆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墨也。何遠春渚紀聞云、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墨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或云每筋用金花胭脂數餅、故墨色豔發、勝用丹砂也。

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且漉且嘗、遂以大醉、作詩。

鷓鴣、作和韻詩。

飲黎威家五色雀集於庭、舉酒祝之、記事。本集書羅浮五色雀云、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珍禽不隨俗、謳官舍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皇云。

八日、憶戊寅元夜過出獨守舍事、念過與婦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嘗集於城南所居。余今日游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嘐然如鳥回翔久之。余舉酒屬之、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

子作詩。五色雀詩敘與前所記閒有同異而言嘗集於城南所居則同。查註編新居詩前、今從之。誤。今以記敘皆及旱潦事、改編於此。餘詳後註。

過和五色雀詩。斜川集五色雀和大人韻云、神雀來何從、飛鳴自爲徒。尊卑有定分、衆色敢亂朱。與公作新年、嗆嗆隨桃

符。南遷不見朋、屢集升平烏。翩然白雲與娛。瓜田豈故侯、瑣阻始切膚。海南夷獠靡安得此異雛。似爲三足使仙子儻見呼。定知非天窮、蛟

學實大類此。庚辰二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怪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爲後世君子一笑。**作安期生**詩題此海上如瓜棗、可閩不可逢句、似非海外作也。安期生事跡在廣州蒲澗公已至蒲澗題二詩、有不向安期覓棗瓜句、廣州已屬海上、不必渡海始云海上、且瓊南無安期生故蹟也。施註原編此詩瓊儋道中、查註合註皆仍其舊、一無引證。考欒城集和韻送渡海詩有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句、與棗梓浮海並用、乃取以作收煞耳、非於海外實有所指也。今以此詩與敘乃詠古之作、必非道中所爲。若改置蒲澗、亦以詩無游跡或恐有誤。以詠古無處不可作也、故附於海外之卷末云。

及答海上翁詩。二十日、黎子雲來見、記唐允從論詩苗語。本集

記唐允從論青苗云、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日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答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難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耶。起年錄、是年二月二十日、書唐村老人言。

公閱哲宗遺制成服。詩題公是時不敢作挽詞、故於後和秋感見贈自述云、才疎正類孔文舉、癡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又自註云、邇英翰在延和殿西廊下。竊窺公意、終無以蓄其悲痛、故特見於此耳。曰才疎、曰癡絕、曰泣血、曰七年、道其君臣之義已盡、此即哲宗挽詞也。王施註皆不知論此、查註因殿西廊之自註而考延和殿之沿革、合註又考七年出入

之分合及供奉之來歷、於詩旨終屬闕如。今爲之摘載於此、庶幾公之心也。

之遵意和陶淵明郭主簿詩。紀年錄、是年三月清明日、閭過誦書聲、和淵明郭主簿詩。

戊寅合註仍之。今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從紀年錄改編。

寄范沖書。想一一寶秘、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敢作奠文、想嘗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此中百事、遠不及雷、然百夏憂、所集亦强自遣也。

劉沔編錄公詩文二十卷以正訛謬。本集與劉沔書云、都曹劉君足下、業示書教及編錄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痞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拾編綴、而畧無遺者。覽之慚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頭鴛相爭。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孩無朋、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離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能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恩恩、不宣。

萬延之濮海來游、公誨以作文法。酬答。萬延之自江陰攜簦萬里往見、留一月。本卷贈龜冠題下查註。

聞何述傳公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亦聞上賓書誘。本集書誘云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哀傳吾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亦聞召也。時先帝亦聞

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廟、蓋上賓也。吾平生遷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雜遝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遁之之言、良非虛語。

二十一日、姜唐佐辭公遣書柳宗元二詩自別、另本集書別姜君云、元符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自遣、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爾。二十一日書。復書聯句以勉其行。

瓊州進士姜唐佐秀才詩敘云、予兄子瞻謫居儋耳、從之游、氣和而言遒、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賦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君游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南、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爲足之云、生長茅檐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遒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虎豹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二十二日、書柳宗元牛賦并序

政以道養、使告瓊人戒殺。本集書柳子厚牛賦後云、嶺外俗皆佔殺牛、而不順渴、後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高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卽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聞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木香、香必以牛易之。黎

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朱子題跋牛賦云、東坡此紙似是臨本。紹熙庚戌晦翁審定。跋李端叔嘗謂公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又謂公書乃其子過所作、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皆有過人處。由是論之、當日出之蘇氏者已難辨別、況又益以習僞者乎。大率渡南手跡、宜和間皆不踰而走。至朱子時已閱九十餘年、故審定。**四月、得秦觀書。**本集與秦太虛有生意、幸甚幸甚。跋。少游自處州徙柳州、又編管橫州、其自橫徙雷、據宋史載元符元年九月、雷僚近便、年半不通一問、此必無之事也。大率少游朴放、何意復接平生欽友。伏閱妙跡、凜凜然如見其人。**訪王公車酒賀折彥質雅重之。**一日舉折彥質爲許康民作儋州大江橋記在建炎戊申己酉間、至是已閱三十年矣。**至黎子雲家、道中遇雨、假笠屐而行、**與地廣記云、黎子雲兄弟貧而好學、所居多林木水竹。蘇軾嘗造訪遇雨、從農家借笠著屐、道上小兒隨行調笑。子雲兄弟執禮甚謹。**改爲笠屐圖、作贊。**張端義貴耳錄云、東坡在黎子雲家、一日遇雨、借笠屐而歸。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語。畫作圖、東坡自贊、人所勝志收入續採詩中。今改編入集。從施註本不載、惟外集有之。查註從**過楊道士息軒、作詩。**此詩王註隱藏話名

日、作五君子說。本集五君子說云、齊魯趙魏桑者、衣被天下。鹽既登萩、纔者而絲亦訖。纔既畢、蒲亦煮熟如脂。不暇給、而蛹已眉、羽矣。故必以鹽殺之。蛹死以爲舊腊、久而助醎。醎亦幾半天下。吾久居南荒、每念此味。今日復見一洛州人、與論蒸餅之美、漿水粟米飯之快。若復加以關中不拓、則此五君子者、眞可相與處至老死也。元符三年四月十五日。**公所作書傳成、題易書傳論語說。**本集題書易傳論語說云、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猶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閱紀書傳**凡十三卷、考與鄭靖老書、則成於此時也。**李彥誠來見、贈詩。冠詩贈別。**閱紀此詩各本不載、查註據葛立方韻語陽秋及梁溪漫志詩話總龜諸書收入續採詩中。延之乃立方三從兄也、今改編入集。以上劉沔何述王公輔黎子雲各條、及補編楊道士息軒葛延之龜冠二詩、皆無年月可考、故附載於內遷之前云。**范中遵孫行者至、爲父求傳答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孫行者至、得書、承孝履如宜、閨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論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端、想象於察。海外相聞新政、有識感涕。璽几儻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公謂過曰、晉當告汝決不爲海外人、今當爲晉平生所作賦以上之。**消曲當閒云、東坡在儋耳、謂子

過曰、吾當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徐研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本集與秦太虛書云、吳子野自五羊來、云溫公贈太尉、曾子宣右揆、的否未可知也。劉綱溫公乃追復乃五月事、曾布拜右僕射乃十月事、子野所述乃傳聞之詞耳。出子由循州所贈詩以示公、樂城集循州雨中招吳子野先生詩云、柴門不出蓬生徑、暮雨無時水及堂。辟穀賴君能作客、暫來太虛問我秋來氣如火、此間何事得安康。憶云、三間洌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草堂。不似蘇門但長嘯、一生那恨與嵇康。自註云、子野昔與李士寧遊京師、與盛喬同寓曾魯公家甚久。爲和二詩并贈眞一酒歌、劉綱施編和陶集、其總目與詩多寡互異、與子由詩敘之數尤不侔。且公既以和陶別爲一集、而歸去來辭亦繫集後、不入全集、則查註補編之集後。考王註和陶類此二詩並在其中、是施註以其題複刪去明矣。邵註刪歸去來辭之外、共一百二十二首。翁註考施註邵註詩數之分合及歸去來辭有無、並未註明孰爲得失、又其所考詩數與查註所考詩數不符、蓋其詩分合互異故其數亦多寡不同也。今據查註所編和陶諸詩之外、增入和劉柴桑一十二首、又集歸去來辭不與、合註從誤。以考查所編詩數、歸去來辭不與、當云一百三十四首、一百三十三首歸去來辭不與、合註從誤。以考查所編詩數、歸去來辭不與、當云一百三十四

欣然有歸白鶴峯意。和陶淵明始經曲阿詩、至是和陶集成。劉綱施編和陶集、其總目與詩

首故也。語所編和陶詩一百二十二首、又補入和劉柴桑東方一士二首、實共一百二十四首、凡此皆公和陶集之作、不得以施編查補論。今自楊州起至是年庚辰止、共編一十五首、總計仍一百二十四首也。其餘歸去來辭、改載入秦。集歸去來字詩、並以類焉。合註云、金石粹編、東坡集歸去來六首、行書石刻一、冷齋二、雲巢編五、世事六、富貴前刻、買山軾書後刻、元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據此則非編海所作、但又缺四首、豈後續爲之、併作十首歟。語案六首石刻向嘗見之、雖精采全失、而規模尚在、信公熙豐間一路手蹟。考元豐四年辛酉、公在齊安、次年築雪堂、董義夫來游、公約翛明歸去來語爲哨遍詞。又作小楷一本、寄朱康叔、自謂字字皆非創入。由此觀之、公致力於斯文甚久。此六首爲黃州作、信不誤矣。又據晚香堂石刻有小楷書三種、其一曰歸去來詞、後書詞若干首。其二曰子喜淵明歸去來詞、因集字爲十詩、後書時署款曰子瞻。其三曰取歸去來詞稍歸檃括以就聲律、稱以上三種、皆一氣書下、雖傳繕無疑。但其後又有十字經款曰、元祐四年八月六日、東坡居士。此則不可信矣。公以是年六月杪再過湖州作、後六客詞。七月三日到杭州任、公未嘗再出也。石刻本往往增損序易、小變原樣、以炫己本不同、翻刻既多、無從辨其涇渭。又有從他處鉤取年月題跋以實之者。今此刻年月既不足信、則此四首即未能

定爲元祐以前作。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移編於此。考王註本倫和陶未嘗分類、此十詩已附其中、尚存公之遺意、是則海外事也。今用其例、仍以此十詩終之。**撰志林、一書未成、至是撥與秦觀、幸公徙廉、鄭嘏集許、玉願載以往、遂定石排灘、作泰觀書。**本集與書云、前所聞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後、亦須得半月乃行。自此徑乘蛋船至徐聞出路、不知猶及一見否。示諭二范之賢、不憐喜公得婿小范、且以慶吾友夢得之有子、爲不死也。言之淚下。不已。令子想大成、旨寄所作來否。文潛、无咎得消耗否。魯直云、宣義監鄂酒廳。州若得安居、取小子一房來、終焉可也。生如暫寓、亦何所擇。果行衡昌、慎重。**編次**時秦少游已放還、故末有果行衡昌語。夢得卽范祖禹。小范乃其次子、元長之弟也。少游至是始道其婚姻之故、其到雷不久、審矣。其子湛極有文名、自是秦范相合、後中官梁師成好結納元祐子弟、秦湛范溫遂爲座上尊客、此則非蘇、元老風節可比、殊負公勤拳誨望之意矣。然祭卞用王安石日錄改竄實錄、以朱墨本納禁中、滅跡朝士已無由知、若非師成見而相告、使之竊出、錄本流傳、則金雞之後圖籍皆北宋幾無信史以示後世、是又不可謂非此曹功也。并記於此。

公事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使命遠臨、初聞喪膽。詔詞溫厚、呼返驚魂。拜望之敢望。伏瞻知幸、捍渝無從。伏念臣頃以狂愚、遽遭譴責。荷先帝之厚德、寬萬里、猥衰病以何堪。烟瘴四年、賴喘

告下、仍以瓊州別駕廉州安置、不得簽書

息之循在。憐之者謂之已甚、嫉之者恨其太輕。考圖經止曰海隅、問風土疑非人世。貪有并日、衣無禦冬。凄涼百端、顦顇萬狀。恍若醉夢、已無意於生還。豈謂優容、許承恩而近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由天縱、道本生知。凡有毫髮之善、必賜褒稱。雖於謀出於容、斷。憫臣以孤忠援寡、察臣以衆忌獲愆。濯於淤泥、已有遷蓬之便。擴開雲日、復覩於變之時。言豈渝心、報期碎首。詩意終

閩子由已徙岳州、作適書。本集與秦太虛書云、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表云、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徼、不復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歷、恩貸深廣。事出特旨、恩實再生。臣見具舟前往、自爾稍近華風、遂脫瘴死。君恩至厚、力報無由。又復官宮觀、謝表云、臣昨於循州準告授臣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祗受訖者。詩意終公以三赦得宮觀子由以兩赦得宮觀此其輕重不同也。如此時公創徙永、子由徙循、侯於道中。無如公先徙廉、子由創至梧、不能越境相見。故自浪陽上溯韶州至韶當由郴走長沙赴岳爲近。大率避洞庭之險乃度嶺由章貢出九江抵武昌而後命已至。當先公一月聞命。始公八月徙永而子由已歸許。有此波折。自此無見面之日矣。以後不及兼攸子由事、故載於此。

與秦觀期於徐閩託吳令部夫遞角場以俟、作詩。本集與秦太虛書云、某已得移廉之命、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卽本穩可恃、餘蛋船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

月二十五六間、方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迺角場。但相風難克日兩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也。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語錄泉人許九船乃泉商許珏所駛船、謂非此船不可自滬耳出口。此吳君乃徐閩令、故託其雇夫也。

以烟蘿子吳志會要歸姜唐佐爲書誌別。本集與姜唐佐書云、別來數辱問訊、感作至意。知非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悵悵。因見二車署道下狠兒。從子治裝冗甚、不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冊、會要兩冊並馳納。語錄從公於儋者、與程秀才書中有江君與泰大虛書中有吳君唐君、與姜唐佐名案中、而吳君則徐閩令也、并記於此。

以船書仍由海運寄邁使訪尋鄭嘉會帝紹內。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之、必不敢隧。語錄志林未成見此書中。

霧而得以生還皆神所相作峻靈王廟碑、西廂而衛洋。本集峻靈王廟碑云、古有竇固有流珓大玉龜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朕開於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

西南向而坐者、里人謂之山胳膊。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歸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驚其舟、空中碎之。石崖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矶石存焉。爾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鄭城獄、取寶劒佩之、華終以忠遇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己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汝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也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氣香之變。其銘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甚嚴恭、此豈嘉穀美菽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又念廉不能越境往弔祖禹、作范沖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惟昆仲深自愛得鮮亦勿亟遽。後秋稍涼而行爲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熱甚萬萬節哀自重謹啓。

黎者生詩以示民表、詩案此詩諸本不載、惟外集有之。查註從詩記總龜收入續採詩中、本集無黎民表疑即黎徹之字。詳味此詩、信爲公作、特改編入集。

并賦儋耳詩。詩案公此詩抑何其從容不迫、寄意深長也。凡去黃儋、皆於其地有

顧戀意。若子由、則恩牡一走而已。兩公胸襟才識、往往不同。公且有三日不違之意、時一見於言外、此尤子由所不及也。魏了翁云、蘇子始終進德之敘、人或未盡知。其知言乎。

公將發、不及待許玨船、遂罷石排之渡、改計出陸。語案凡四州過雷者、必由瓊山出口、以其地渡船所集。凡風色早晚潮路爲福海、其他處不渡船矣。公欲自儋而南者、多海道三百里而後載歸總路、其船未歸、可知。且用許九船、則自儋渡與其多此一險、不若直跨廉江也。向以今之管制關鹽、令考古之邊防圖籍、事皆一轍。凡高雷廉瓊所在、皆貨船口岸無路不可達、然只宜漳泉惠潮及其土人爲之、而非士夫偶然一適者所能從也。公自此一改計、至明年六月而止將不可勝計矣。

儋人爭致餽遺、沿途送別、皆謝却之、遂與過吳復古行。語案六月初公之說、似不果、以到瓊論其行在中旬也。儋人餽送詳去廉條下。

喬、烏鬱泗而潘、路人皆驚、戲作詩。過趙夢得家、見其子荊。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記趙夢得事云、後趙君子婦將產、夢有題開國男來謁者、生子、名之曰荊、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夷雅、所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子荊因得盡觀坡之翰墨。荊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宰耶。語案元符庚辰至紹興末凡六十三年、荊登科已六十數歲、是公見之時、荊始生也。又計至乾道九年爲縣與益公相值時、荊已在七十四歲之外、故調欽倅即卒。然益公兩記其事、語中不及其老何也。

宿澄邁驛、題通

潮閣詩。趙瓊山、道經三山菴、訪惟德、啜泉、遂止於菴中。惟德求泉名、公名曰惠通。十七日、作惠通泉記。本集瓊州惠通泉記云、禹貢、瀧水入於河、溢爲滎、河北曰滎澤。花谿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荆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絶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爲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菴、菴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菴僧惟德以水飽焉、而求爲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重過雙泉、則瓊人已遷亭。其上矣。陸承議求泉上之亭名與詩、公名曰洞酌亭、作詩。本集洞酌亭詩敘云、庚辰歲六月十七日、公求泉上之亭名與詩。姜唐佐來見、約與復古與唐佐食、作詩。詩案查註本約吳遠游與繆漢啓送與麻田吳遠游。詩案此代簡之作、諸本不載。查註據外集海南作收入續採卷中、今考此二人在儋未嘗相值、乃公過瓊州事、特載於案、以證遠游之同行也。過姜唐佐家、書張巡顏眞卿事。合註、詩話總龜云、余游儋耳、見黎民表。又謂姜唐佐見其母余問識蘇公乎、曰、然。無奈好吟詩、嘗被而至、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余案讀之、酷墨敬倾、曰、張睢陽生擒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本集與姜唐佐書云、別來數辱問訊、且審起居佳勝、堂上嘉慶甚慰所望也。唐佐信有母者、是總龜之說不誣也。

爲補公之軼事。二十日、登舟、是夜渡海。沙門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難尋之篤好者、亦以爲無餘矣。佛鑑甄出此帙爲示、皆中朝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棼棼、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絶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翫之、況斯文乎。酷案洪覺範以其詩文鳴於紹聖元符之間、每從黃魯直僕閒公之緒論、又與陳瓘瑩中厚善、此浮屠中傑樹一幟者也。據此說、公夢奠後士夫爲之編集者不一而足、而海外詩文已搜羅倍至不自呂宋王趙諸人始也。所恨當日別本無一傳者、覺範所見海外之帙、既云編集所無、即應錄存原文、又不知摘敍事由以論、而僅以譬喻了之。此種技能、只可施之二王書跋而於公文則卑之不足重、其云篤好、乃知非好眞龍也。姑載於此、俾後之人或於殘編斷簡之中、有所遇焉。詩有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句、其寄意也遠矣。酷案

十一日、止遞角場、定伏波廟祀事、碑而銘之。本集伏波將軍廟碑云、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此聯以人我爲柱明包紹元七載事。凡此等句、註家皆不當附會典實以讀者、閱註其詩旨反爲所晦故也。如王施註所引皆不合。查註與濂奎律髓紛辯紹聖六月十一日之去、元符二月二十日之歸、又證其列僧日之誤。據此詩、首從參橫斗轉領起歸意、其下句句皆歸。律髓之誤、雖不辯可也。二

伏波、邵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邵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

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應樂蓋斑斑然矣。四州之人以徐聞爲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荅神者、乃磨而銘之。銘曰、至嶺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雷州府志、李綱伏波廟碑陰記云、故翰林學士蘇公謫儋耳、既北歸、作伏波將軍廟碑、迄今逾三十年、未克建立。綱以罪謫官萬州、行次海濱、默禱於神、倘得生還當書蘇公所作之碑、刻石廟中、以荅神貺。時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既得吉、夜半乘潮南渡。翼日次瓊管、恬無驚憂。後三日、蒙恩聽還、以十二月十六日舉帆、不一時達岸。乃知神之威靈、盼嚮昭著、如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次雷陽、書碑施金委郡守董侯總其事、大書深刻、垂之無窮。詩案建炎元年丁未五月、康王立以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九月至行在、八月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綱經營草創、用張所傅亮置司兩河接諸郡忠義以固中原、前平淮南襄漢羣盜、補修破敗、祖有成謀而有得心學之效人、張浚者、方語事黃潛善、汪伯彥、憑事擠綱時。浚又相與密謀論綱罪、誅陳東、而逐李綱。綱由是貶萬。綱既去、盡反其規畫致兩河盡陷、而淮浙大亂、賊臣繼起。綱刻碑之歲正苗劉廢立時也。金人素畏綱復不赦綱罪以媚金、金無所憚、遂長驅入用康王張俊爲嚮導、凡淮南兩浙地在處蹂躪、平江一郡無辜爲周望送死者至七十餘萬人。使綱在位、金人敢爾哉。自後檜浚並用、浚屢喪師辱國於外、檜濁盜柄肆毒於中。浚以承制之餘財、招徠生談客、樹聲望以

愚門人後學、而悉舉其錮重詔檜、外內交據、於是李綱屏飛之志卒不得伸、而宋不可爲矣。夫以元符之三年、建炎之三年、皆安危反掌之時、如淵公者、乃一在徐聞撰碑、一在海康刻碑、而其用人行政、是非顛倒、敗壞若此、縱天不厭宋、其亦末如之何矣。**吳令部夫已集、遂達徐聞、與秦觀歐陽元老會。**酷案歐陽元老即海康令、乃秦少游在雷厚善者也。考見後案與元老書條下。**知范沖在雷久待、復問化辦行計、謂書乞傳、公以事狀不詳、屬觀詳錄。**本集與范元長者云、到雷後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凡延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困危多畏故爾。此老謝之罪。方此炎暑、萬里扶護、哀苦勞艱。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抵雷州、張君俞出款、猶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錄。**言鄭嘉會爲使者、招撫罷去、方游嶺管、出所致書。**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到雷、欣慰之極。又書云、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招撫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諠辨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能制。公奇偉必不經懷也。酷案張君俞即雷守也。**二十五日、公將發、秦觀出自挽詞一篇相贈、公以觀齊死生、了物我、不足爲怪、遂行。**本集秦太虛挽詞後云、庚辰六月二十五日、予作挽詞一篇、或怪之。予以謂少游齊死生、了物我、戲作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上。酷案少游已有詔放還、是年

夏旣甚、大約以七月去雷、故八月尙在藤也。公門下四學士、惟少游訣別於此。黃魯直徙戎州時、已起監鄂州稅、不赴、往游眉山。張文潛先已起爲黃岡、時方移知宛州。晁无咎本監信州酒稅、時已召還、不復與公見矣。**吳復古亦別去。**詩話合浦遷不復公見矣。**道出興廉村淨行院連日大雨、宿院中作詩。**查註云合浦縣有廉村在雷州城西四十五里、淨行寺猶存。自村至廉皆陸行七百餘里、本屬儋徑。內惟鄉民、無牧者出沒其中、及兩州吏胥文檄所經耳、故書無所考。向者懷丞權雷賜、嘗窮詰之、懷云、興海口也。自後雷廉有吏胥至、復屬問之、其說畧同。且云、自興廉村往廉、前五百里、距海甚遠、並無河港可通。望見海岸、卽到廉矣。由是推之、公乃退囘覓路、雷之口岸不一、今無官寨之名、故無出知其詳。其自雷州出海、必無設矣。**乘小舟至官寨、水暴漲、橋梁盡壞、不可前。復乘海船出口、並海而行、晦日、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呼過則鼾睡不應、乃撫掌書論語本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必濟也。七月、舟抵白石、始出陸、酌酒相勞、作合浦舟行記。**本集書合浦舟行云、予自海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白此以西皆漲水、無橋梁。復乘蜑舟、並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

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敢乘此險也。已酒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

四日、至廉州貶所、施註云七月四日至廉。張仲修出見、歸錄張仲修廉守也。前註不知今補。款於清樂軒。五日、定居。歸錄此番至廉、必不暫寓行館、其寄跡蕭寺、又可知矣。然解裝無地、有司何以爲情。乃讀公臨去清樂軒題壁語、屬覆之、而喻其旨、蓋是日迎勞於廉、即留館其中、乃張仲修善處之道也。由是成例、約兩月間、又復屢宿於此。公不欲沒其意、故臨去有此題也。仲修竟託是以傳矣。餘詳後條。聞鄭嘉會已離邕管、爲之憮然。本集與鄭嶠老書云、到廉、廉守乃云公離邕去矣、方悵然欲求問從者、所在少通區區。歐陽閱款門請交、既見則梅老臣門人也、方爲石康令。合浦縣志云、常樂縣、南漢置、宋太祖廢、以其地置石康縣、在郡治東北三十里。明成化七年、并入合浦。允知府林錦請也。今爲石康墟。歡然道故出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梗在桂林烏哺不得共。無忘桂枝榮、棄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予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不敢呈文章。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歲、鬚髮皆皓然、固窮亦畧相似。於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謂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

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施註查註引困學記聞、晦夫爲石康令、名閩、以本集作閩爲譌、何以知本集必譌、此僅可附見也。梅聖俞卒於嘉祐五年庚子、至是元符庚辰、已四十年足矣。

廉州龍眼、質味可敵荔支、作詩并作荔支龍眼說。

本集荔支龍眼說云、閩越人高荔支而下龍眼、吾爲評之。荔支如食蝤蛑大螯、斫雪流霜、一噉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蠏、嚼嚙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闌口爽、厭飽之餘、則咂啄之味、石蠏有時勝蝤蛑也。

十一日、合浦官舍觀張田與妹仁壽夫人書、作跋。

本集跋云、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二百年、惟宋璟、盧奐、李朝隱治廣以廉潔稱、吾宋無聞焉。方作欽賢堂、繪古之清刺史、日夕思仰之。吾妹賢而知理、必喜聞也。潔廉、皆人之細事也、而古今逸士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人安、豈細事哉。張說作宋璟遺愛碑、其文曰、崑崙寶今四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蓋致遠莫若廉。使張公久於帥廣、如四海之物、皆可致也。嗚呼。元符三年七月十一日。黃庭堅題跋云、治平中、廣帥龍圖直閣張公載威名盛於南海、父老追數比之古人、常恨不知其所以爲廣州者。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貪而蠻獠信服、風行草偃耳。今但多得如張公十數輩守邊、則昌功賞者心死矣。何畏蠻獠之侵軼哉。仁壽夫人蓋公載之女弟、馬軍王凱勝之妻也。宋史、張田字公載、瀘洲人、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外城、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既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爲人伉直自喜、臨政以清、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施

案廣東通志同。但史本譌欽賢堂爲欽賢堂今更正。公此跋與後一跋皆作於合浦官舍、以魯直之說考之、則此書蓋藏於公孫。公得見、當亦其孫求跋、是其時合浦爲張令矣。再作鍵易書跋。本集跋希白書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購閣帖誤矣。此逸少一卷爲尤妙。庚辰七月、合浦官舍借觀。案太宗閣帖、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惟宰執側賜一册至眞仁朝、皆加故事、後不復賜矣。故比宋士大夫皆無閣帖。其開有得之者、出於宰執子孫也。然被賜之家、鷹有重刊者行世、當時惟以楮墨爲別。其後眞本燒去、卽不可得矣。當集此帖時、多有借摹於收藏家者、棄取亦不盡當。如米薇之徒、猶聞一遇之、其內府所藏墨蹟、歐陽永叔劉原父往往以爲可笑、故宋之名家、皆不取此帖。近人不察其故、每購得一册、率自謂爲淳化眞本。凡藏弆此等、皆裝鋪席也。歐陽閱出觀茅菴橫琴圖并惠琴枕、並有詩。八月、閻迫自毘陵寘嶺將達惠州。案是時迫在道中、公後至廣、則三子皆從也。蘇佛兒來見、記合浦老人語。本集記合浦老人語云、予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自言少齋居修行、無妻子。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佛兒嘗賣藥於東城見老人言、卽心是佛、不在斷肉。予言勿作此念、衆生難感易流。老人甚喜、曰如是、東坡居士云。十日、游合浦觀詹氏精舍、觀詹氏藏詩、和韻。告下、遷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宋濂集跋孔泉賦後云、是年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永州。案是時公在合浦、有謝表云、海上四年、分安死所、天遣渙使、量移永州。案閻命在中秋前、詳後條。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海上四年、分安死所、天遣渙

汗、詔許生還。伏念臣生而愚朴、少也艱勤。言則招尤、動常速禍。顧已於時齟齬、使人費力保全。仁宗之朝早得名、神考之朝終見貸。謂宜飭躬省去惡、莫爲而乃肆言元祐之朝放意太平之除。凡在不虞之譽、宜任非常之辜。過既暴聞、衆知不赦。先皇帝明罰勅法、使萬里以思省。今天子發政施仁、無一夫之失所。凡在名籍、舉賜洗滌。俾離一海之中、復至五嶺之外。拜天恩之優厚、知聖化之寬庸。望是破家航以一葦、蛟鰐潛底、風濤不驚。遂齊編戶之民、不爲異域之鬼。視偕飛走、施謝乾坤。天日彌高、徒馳心於魏闕。鄉關入望、期歸骨於眉山。與鄭嘉會寄詩至、答書。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枧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迫亦至梧、却雇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并諭邁迫般挈會於蒼梧。

歐陽閎遺焦尾琴枕二事、謝詩。二十四日、張仲修爲會、留宿清樂軒中、題壁。本集與歐陽閎書云、樂軒云、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此矣。去後仲修使君當復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題。歐陽閎餽鹽豉、謝却之。本集與歐陽晦夫書云、仁人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儋人爭致。聚可見矣。作贈別詩。歐陽閎餽鹽豉、謝却之。本集題廉州清贈道、受之則若饕餮然、所以一路皆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衆。謹令馳納、干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閻丘孝終公一生清節在此書中、可見其子然一身歸也。二十八日、劉幾仲攜飲作

并疏筆詩。閻丘孝終公一生清節在此書中、可見其身歸也。

巢谷爲蠻隸困死棄葬新州、公

大慟、爲書告楊濟甫、使資其子蒙以來、至永、當更資之、俾迎喪歸。蘇城集巢谷傳云、予憫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不可。强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晉陽之難、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韓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巢谷至新州病亡、官爲棄葬、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詔案陸惟忠、巢谷皆從公故、並死粵中、獨得兩公誌傳、何其榮也。詳閱此傳、子由作於哲宗尚在之時、以是扣限考之、谷以己卯正月在梅、至循復留月餘、過邁又當稍留、其至廣州、當在春夏之交、告緝在夏而困死則秋、子由知而作傳已冬、春間矣。新甚遠、其身後事、子由無由知、故傳弗及。公大約到雷始尋求其故、而得其實狀已在遷永之時、故召蒙至永也。眉中路費亦公與之者、其所使人即楊濟甫可知。又傳有而行其志四字、乃子由老筆、爲入卓行傳章本。二十九日公與過行。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據五卷本《東坡志林》卷一《記養黃中》，該句作「元符三年，歲次庚辰；正月朔，戊辰」。

②戌：當作「戊」。按，即上文所述「戊辰」也。

③子：當作「此」，見《東坡志林》卷一《記養黃中》。

④洧典舊聞：當作「曲洧舊聞」。按，此書爲宋朱弁所撰，今尚存。

⑤「皆」：下疑有脱字，文意不備。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詔察元符三年庚辰、是年九月、任伯雨、龔夬交論章惇蔡京罪。伯雨言惇疏凡八上、惇寵相、連貶雷州司戶參軍本州安置。十月、陳瓘論蔡京交通近習、其勢益牢、廣布腹心、羽翼成就、請速出之。瓘坐逐、京出知永興軍、遷延不赴。陳次升、龔夬交論其惡、奪京職、提舉洞霄宮。韓忠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曾布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十一月、詔改明年元。①尚書右丞張舜民堅乞還陳瓘以協士論不聽。又乞召用蘇軾蘇轍、上問安所受、遂忤旨、累貶通判陳州。詔察向太后簾聽半載、其朝局粗可觀者、以忠彥爲后所信、而曾布陽附之、未嘗掣肘也、故是時布亦薦一二端士、以爲掩覆而伯雨輩不并布攻去之、此失計之大者也。明年、向后崩、布漸不可制、忠彥謀復召蔡京以禦之、於是兩敗而京獨專政矣。

九月六日、至鬱林、和王守詩。七日、聞秦觀凶問、遂行、抵白州、遇陸齋郎、知觀在藤傷暑、卒於光化亭上、公大慟。作歐陽元老書。

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留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

報范承務。范先去、已至梧州、自梧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哉。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尙孰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諸緣范承務郎元長、蓋已授承務郎也。歐陽元老本集不再見屢復此書乃寄與上游者、始悟元老長官卽海康令、蓋少游在雷相與厚善、公亦過雷識之。少游方從彼至、故報其死也。十日、過容南、聞范沖經此瘴癘、專使往約、會於蒼梧。本集與范元長書云、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護哀痛且須勉强開解。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甚很狠。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奉書不謹。游都嶠山、遇道士邵彥肅從公行。發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彥肅詩。王藤州光化亭、則范沖載觀喪去久矣。輿地廣記云、秦觀坐黨籍徙雷陽、徽宗放還至藤州華光亭、與客道夢中詩、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蘇軾泣曰、少游不幸死道路、世豈復有斯人乎。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諸緣少游以八月十二日卒、約計范元長得耗復來載之以去、不出旬餘之事、距公之至已越兩旬、宜其不可追也。光化亭、宋史亦作華光亭、今從本集。其論少游語、亦在前載與元老書中。今摘錄於此、以當少游挽詞。徐靖出款、握手道故、并見其子端常、邀游東山

浮金堂作詩、【諸案】公倅杭時、徐疇爲仁和令。斜川集有次韻大人與藤守游東山詩、今不載。并題江月樓榜。輿地廣月樓在藤縣治、蘇子瞻題。送鮮于侁歸蜀、作詩。十七日、抵梧州、范沖既去、邁追亦未至。【諸案】廉惠相距甚遠、公以中秋前聞命、令邁迫挈家至梧、而欲於九月中旬相值、是尚少一月程也。公性不耐、遂下廣、然失計之甚矣。斯時賀江既漲、即應溯昭州、跨桂管、既至而告身已下、即自永順流至黃、暫頓雪堂、以須邁追之至、則歸許歸常水陸直捷、年前皆辦。今有此改計、遂至兩年歇暑與江海之薰染、皆鬱積於舟中、此其所以不支也。若其後已至儀眞、又欲溯淮泗出陸至許、此尤計之左者矣。

會江水漲舟闕、不可赴湖外、遂改計由五羊度嶺。本集與范元長書云、永州人來、厚書、比謂至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江、已而水乾無舟、遂作番禺之行、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眞爲異代之寶也。徒有僕輩何用、言之痛恨何及。某即度庾嶺、欲徑歸許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諸案】元長遷少游尊以去、見此書中。此書作於英州道中、故有歸許之約。今錄載於此。

二十日、書楞嚴後、贈別邵彥清。本集書贈邵道士云、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書贈邵道士。此年八萬四千。此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

并作送還都嶠詩、遂發梧州。二十四日、過康州、游三洲巖、題名。石刻云、東坡居士自海南還、來游武陵。弓允明夫東坡幼子過叔黨同至。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又

李綱書玉乳巖三大字、尚存。跋：三洲巖從江岸平地拔起、陡數十丈、四無聯屬、若掛榜於虛空者。詰以嘉慶元年夏日過德慶峽嶺往游焉。人其中、廊廡樓閣、無象不備、且有石級、天成如梯、可婉轉循壁而升、其上至頂路絕、遙望空處、相距數丈、有小樓。樓中石壁一幅、光平綠滑、下有洞成形、絕似女子望於樓上、猶以美人圖去畫而存紙模也。因命之曰姮娥影。出後巖則綠芙蓉、千花百萼、層疊而上、翠色可餐。傍有祖無擇小楷書二行、題識極精、因命之曰芙蓉城、皆記以詩。李綱三字在前巖口、乃其謫梧過此所題。綱之才足平金難、字非其所長也。巖中唐宋題刻複沓而列者凡百數十處、半爲乳蘚侵蝕、或在幽暗多隱約不可辨。其刻於巖頂者、自下仰觀又目力所不及也。公題識在嶺、康州乃康王封地、南渡後陞德慶州。**皇甫仲和作錢塘**本集題自作字云、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没骨、未嘗作此瘦妙也。朱景文公自名其書纖綫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洲巖回、舟中書。**將至廣州、過作詩寄邁、邁**斜川集將至五羊先寄伯達仲豫二兄詩云人皆有離別我別不忍道。惟應付夢幻事、已共一笑憶。昔與伯別秦淮匯秋潦。相望一葉舟、目斷飛鴻杳。仲兄陽羨來、萬里踰煙嶠。未溫白鶴席、已餞羅浮曉。江邊空忍淚、我亦肝腸繞。崎嶇七年中、雲海同浩渺。豈知羌村晚、驚拜杜陵老。干戈雖事異、歡喜動夷僚。山川舊慘慘、雲物今清好。不似元都桃、秋風不堪掃。跋：過此詩前與遷別於金陵故日憶昔與伯別秦淮匯秋潦蓋是年閏四月公以六月九日薦同安君於金陵清涼寺、二十五日至當塗過與邁別去之時、已在立秋之後、是以有匯秋潦之詞也。迨方自宜興至惠州故云仲兄陽羨來未溫白鶴新居席尚未溫也。原刻本作憶昔與仲別伯兄陽羨來、譌席謂迨甫至白鶴新居席尚未溫也。原刻本作憶昔與仲別伯兄陽羨來、譌

今爲更正。蓋邁以丁丑至惠、時僅四年、而詩乃統計七年之離別、前後截清也。此、惟詰能發之他人無由臻此境也。**用過韻寄邁追詩。**

閻箋查註謂邁在惠州追在常州者、誤。時追已至惠州也。**程懷立專使來迎、作書。**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前專奉、慰幸之極。比日履茲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卽遂伏謁、以盡區區。不宣。**閻箋**自三洲巖下廬、四日可達、公當以二十八日到、此書乃秋杪之確證也。程懷立嘗見公於黃州時爲轉運使。**抵廣州、程懷立、孫鼛、王進叔皆出郊。**閻箋孫鼛時爲提舉常平、施註已載。王進叔公稱爲部刺史、查註、嶺南監司也。時程懷立亦爲監司、故公有又枉使旌之語。以巢谷旅殯託進叔、懷立者、蓋此二人將按臨新州故也。此三司中惟鼛爲宮師門人、最爲知舊、故其餞送獨遠。然公之借舟、不謀於鼛而假諸懷立者、是懷立爲轉運使而進叔爲提刑使也。又懷立時兼廣州經畧使、在三司中獨爲地主、故前後款餞於淨慧寺、皆懷立主其事。餘分詳六榕寺蕭世範條下。**十月、公感疾累日、程懷立餽藥、復來見。**本集與程懷立書云、昨日辱顧、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歎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未卽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悚灼。捧手教、且審尊體佳勝。旦夕告謁、以究所懷。**邁追簿符、簿及家累皆至、重聚於羊城、追言參寥守欽編管兗、壽、欽已化去。**本集與錢濟明書云、悵定慧欽老早世、兒子迫道其化於壽州時、甚爲奇特、想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壞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云、呂溫卿爲浙漕、厄而愈勝也。**及錢世雄廖正一廢黜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略事、二人

皆廢斥、復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寥有隙、言參寥度牒冒名、蓋參寥名晏潛、出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刑之、歸俗、編管兗州。未幾、溫卿爲孫傑鼎臣發其臟、溫繫獄、人以爲萬人者、必反蕃之。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寮可畏、可敷可賀也。本集與孫叔靜書云、辱手教、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日當出諸見也。既到而病未出、即以詩。

出世雄所致書。本集與錢濟明書云、迫賁來手書、想見諸居

燒羊珍惠、下逮童孺矣。諸家公將至廣州、有寄邁迫詩。

翌日、報謁程懷立邀同

有燒羊之事、以是前後截限、而中間邁迫般擊已到、又可見矣。

故燒羊偏及幼孫也。公未至、邁已離惠、

會淨慧寺。廣州淨慧寺塔記云、南海舶賈胡以珠金屋角之貨、委於市。地大物夥、號稱富饒。又其風俗、事佛尤謹、仁祠之盛、列利相望、然未有所謂宰堵坡者。今上即位之元、郡人前鳳翔寶鷄主簿林修慨然以爲此獨闕如、則何以極佛土之莊嚴而爲邦人植福之地。乃與同郡信士王儔、秬歸沙門道琮始議重建塔於淨慧精舍、凡三易地而後決焉。林君好善喜施、首出家資巨萬以創之。比工之興、地基廣狹、既已定矣。一夕、夢神人告使廣之衆從其說、遂廣其基、以爲四十五尺、撅地得古井九、環列基外、適與度合。中央復獲巨鼎中藏三劍一鏡、銘識至誠感通、歎未曾有。遂鳩工疊甓以瑩如新。是日、郡官州人雲集來觀、咸謂賢劫千佛洎旃檀五百應眞像下、痊佛爲八觚九層、度高二百七十尺、龕藏舍利、琰以珍寶。紺宇翬飛、丹檻離立、輪奐之盛、金碧照空、對巖獻殿、繚以迴廊、瑋麗稱是。然後觀者起敬、眞福德聚、可以住持佛法、鞏固皇圖、爲東南

塔廟之冠矣。紹聖四年六月三日、工徒告竣。爰書興建之由、俾刻諸石、用示方來。秋七月朔立石。皇叔勅賜進士出身、右武衛大將軍、持節康州諸軍事、康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伯戶、食實封七伯戶叔盎撰并書。

詁箋 公在元祐中有和叔盎畫馬詩此碑舊者既仆而前明重刻者亦損、特爲詳載。

憩於六榕之下、爲題六榕二字榜、後遂名六榕寺。

詁箋 六榕寺在今圈入駐防中。前明嘉萬間、累有興修、輒新此榜、是以致壞。榜懸寺門、刻凸字朱質金文、猶前明之舊。二字皆大尺有咫、精采雖稍失、較惠州新壞三榜猶勝。後有眉山軾題并書六字亦凸僅存字形而已。寺誌謂公憩此六榕之下、因爲題字榜於山門、邦人爲建滿瀟軒於榕陰間、存公遺蹟。後明洪武六年建永豐倉、毀寺殿廡、僅存塔殿。逮僧愈堅重建佛廬、改寺門爲東向、其榕與軒遂不可考矣。誌又謂公以紹聖元年過此題榜、則誤。據叔盎碑、此寺建於元祐元年、至紹聖四年六月工竣、其南遷不至可知。逮紹聖四年四月徙儋過廣、則朝命嚴迫、僅與王敏仲事明矣。考本集元符三年十月、公在廣州蓋程懷立以轉運使攝守事、延公於淨慧寺、廚傳爲會、三司並集、因徜徉竟日、并題此榜。其後懷立又約餞別於此、公報云來約淨慧無緣重詣、以是知公到寺止一次、且在款接之初。其題此榜、乃十月上旬中事也。茲既論定、命兒子霖圻手摹此榜、并爲題六榕記一通、載公來去廣州及到寺歲月、勒石納諸寺壁、俾僧守之、以示後人。至此寺粵中僉曰六榕寺、相沿已久、無復有知淨慧者矣。

從孫書得李之儀書并和詩、暨兄弟與之儀唱和詩。

詁箋 叔書也。詩有兼得故人書句、此即李、端公答書、亦由叔靜寄往、其

情可知矣。謝肇淛所業來謁、公大稱賞、錄往年宿瓜步夢中小絶示之。詩案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絶錄示謝民師一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據外集編海南卷中、誤。合註雖指爲北歸作、亦不能定。時謝民師詩有豈知雷雨來新渥、歸路江山宛如昨句、亦廣州相遇作也。今改編於此、考見後條。十六日、赴王進叔會、縱觀所藏蘇軾墨跡王太尉峽中詩刻跋。本集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數。老病流落無復歸日、冥蒙奄霧、時發於夢想而已。庚辰歲、蒙恩移永州、過南海見部刺史王公進叔出先太尉峽中石刻諸詩、反復玩味、則赤甲白鹽、灩澦黃牛之狀、凜然在人目中矣。十月十六日就書。唐咸通湖州刺史牒跋。本集跋咸通湖州刺史牒云、唐人以身言書判取士、故人人能書此牒。近時待詔所不及、況州鎮書史乎。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石延年詩筆跋。正公祭曼卿文、其畧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世之人、死爲神明。此時世未有言曼卿爲神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之說、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書。蕭世範借和孫巽韻爲贈答詩。詩案蕭世範乃廣倅也、集中有述已罷去也。宋法凡節鎮員闕、皆轉運使兼攝、見朝辭狀。復會於孫巽官舍、書四喜事爲贈。本集書贈孫叔靜云、今日

於叔靜處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記舊所蓄諸葛筆**。本集書孫叔靜諸葛筆二云、敗至用鷄毛筆、拒手獰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竈相驢脚搖鞚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蘊藉耶。**嘗和道人畧**。本集書孫叔靜常和墨云、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室閒道人也。晉墨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黑、近歲善墨、惟朱覲及此耳。覲九華人。**鄭嘉會畫至欲相從溪山閒答書**。本集與鄭靖老書云、某鬚髮皆白、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卽以杭州爲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時隨宜、但不卽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閒、想是眞誠之願、亦不須慮也。此生眞同露電、豈遑把玩耶。**二十三日同孫鼛過王進叔出觀所蓄琴畫記論琴**。本集書王進叔所蓄琴云、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指而後、劣容紙、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蛇蚹紋已漸出、後日當益增、但吾輩及見其斑斑焉、則亦可謂難老者也。元符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與孫叔靜同觀。**題徐熙杏趙昌四季花諸詩、祖堂來告東莞資福寺羅漢閣成作記**。本集書東莞縣資福寺羅漢閣記云、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

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己有、而況財物、寶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懼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邱、祖堂其名。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同春相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蠙珠夜明。三卜襲吉誰敢爭、層層飛空俛日星。海波不搖鼉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評案 此文全本楞嚴、亦高潮處。然楞嚴重複、無此文之輕脫也。其前有二導師一段文繁、不載。東莞縣資福寺、今猶存、海幢老衲有侍者時過、韻山堂問學、亦有年矣。一日來告別且求贈言、問故則曰、告之曰、汝往開堂、勿似二導師也。今即東莞人士請主資福、故錫拂往也。因告之曰、以汝家常住語爲贈。又告以公在惠日、祖堂求古舍利、以犀帶易與之、并以古玉璧爲薦、有資福寺舍利塔銘。此記在後作於廣州。又道過文安國使纂閣榜、乃封交廣師朱行中寄祖堂者。以上切諸物或有存者、即具告我。及其祠至則此閣窈無故址、惟公舊刻存五十字餘、無有知其事者矣。

重過天慶觀訪何德順觀所作衆妙堂飲於東軒作詩十一月公將行念巢谷旅殯無託或致毀露乃以告王進叔會。

程懷立使其子至餽菜謄河涼藤復作懷立書。本集與程懷立書云、令子重承訪及、不晛往別爲愧深矣。

珍惠菜賸、增感作也。河涼藤已領、哀疾有可恃矣。皆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名穀、後改名谷、曾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有風義、年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相勞問、至新州病亡、官爲棄葬、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間、其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田巡檢至新時、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爲修治其殯、常戒主者謹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沒矣。公若不往新、則告一言於晉叔、尤幸。亦曾懇此、恐忘之爾。死罪死罪。

老皆至、聚語舟中。 詩案墨蘭乃羅浮寶積寺僧、通老即惠州海會禪師也。**及登舟、風作、未發。** 墨蘭乃羅浮寶積寺僧、通老即惠州海會禪師也。**程懷立聞公未發、復約裏游淨慧寺、不赴。** 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師不敢解、故復少留。來約淨慧與惠州三道人語爾。無緣重詣臨紙惋悵。詩意此書乃公已至淨慧寺確證、即題六榕榜根據。然非詩未易檢出此八字、且須熟三道人事、先去此句、始明晰也。**翌日、作謝舉廉書。** 本集與謝民師書云、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爾。家不鄙棄、贈以瑰偉、藏之巾笥、永以爲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千萬。**風不止、遂行。孫鼛、鞏其子舉舟來追、復同舟前進。作李之儀書。** 本集與李端叔書云、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終不一答、非獨衰病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問、玷類知友。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計赴類昌、

眷聚各安健某。移永州、過五羊、徑度大庾、至吉出陸、去長沙至永、尚叔靜諸人照管、不甚失所。叔靜擊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爾。語錄施註因此書遂有東坡居惠州、叔靜極意與周旋語、躐過來去海南四載。查註合註從誤今已改正。

抵金利山、餞別崇福寺、乃歸。本集與孫叔靜書云、更勤從者遠至金利、令子巡司公。云叔靜相送數十里、又云遠至金利爲合。考之金利即崇福寺也。蓋西北二江、自三水合流而下、入南海者、其大局也。其自三水下、不能盡東、必先分消、東流直出扶胥、經虎門入海者、其一也。語錄金利山距城西四十餘里、今設輒由此南出甘竹灘諸處、由崖門諸口入海者、不可枚舉、故其地江路甚雜、水鄉山村、處處盤折。南海境當二江之下注、而再下爲順新香諸邑、此周繞千里間、其地如滿盤、甚子、而盜則水也。雖魚鹽商米、蠶桑蕉荔極富而城子亦由是出、設不嚴難詰易竄。語經游其中者三十載、又凡交游朝天徙遠例出餞數十里外。嘉靖辛未壬申、奉松節相檄、巡緝北江、自南海上沂曲江、皆所專責。又從韶入樓、英、清連界、盤互巖谷、故上則叢山下則雜水、凡營制村堡、此窄彼插千餘里內、節節理清坐可默數也。茲以後二題論、如不餞崇福寺、即非道所經歷、故確然知其必不誤矣。

公弭權山下、月夜登鑑空閣、和黃明達詩。

廣州府志、崇福寺在金利山內有鑑空閣。公北歸時、距長至僅數日。後有正淒冷。黃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警。語案此乃使者去後月上復入而秀才亦出也。當在十一月初五六日、即公發廣州日之夜也。秀才詩云、我登鑑空閣和黃秀才詩云、我登鑑空閣、缺月據如以靈峯山石刻論、當爲十月二十五六日之缺月、但恐四更山吐月、未

必僧敲月下門也。秀才即黃明達、名洞、公有與洞書。過靈峯山、題詩寶陀寺壁。閻寺有妙高臺、今存題元符三年十月。今觀此石、信出公手、但已摹刻多次、必非元時重刻者。後長二尺、橫一尺五寸、凡書五行、前四行五字、而空其下五行、僅元符三年十月六字而下無餘地、較詩字爲大。年字、四行拖筆甚長、十月二字擠迫、一處氣不聯屬。如爲當時原幅、應小其年月、留有餘以署名印、今了無餘地而十月兩字擠迫入之、其前復無詩題標列、此乃舊有詩題及署款全行、後人以其磨勒、乃割取其可刻者、就字轉爲小幅。其所題之十一月、則去一字、而尤不可容、刪跡顯見、皆非一幅五行、信手書下之情形也。若謂過於未至廣州前、當作九月。過於去廣之後已與冬至相近、必爲十一月也。又寺在金利山西北二十里、公次早即到、以是知叔靜送數十里、必出此途。餘詳後條。早謝孫叔靜書。本集與孫叔靜書云、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從者遠至、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數日來、思渴不已。長至後通、不克展慶、此心南驚矣。閩寄上年閏九月、則下年長至以十一月十二日爲準、其盈縮時與刻不出前後兩日閒、孟子謂可坐致者此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則三年長至必以十一月十二日爲準。公此書已迫長至而與叔靜別僅數日、其發廣州、餞別在十一月初五六日、復何逃乎。且自廣至清遠三百四十里、五日必達。公以十四日前至已行七八日。若據石刻以合前論、又多行十餘日、此必無之事也。抵清遠峽、答謝舉廉書。本集與謝民師推官書云、軾啓。近奉違、遂辱辱問訊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

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既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拙易之說、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作、雕蟲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魚遠、惟萬萬以時自愛。

十四日、至寶林寺、作禮月畫羅漢贊。

本集阿羅漢贊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第三諾矩羅尊者、第四蘇頻陀尊者、第五諾矩羅尊者、第六跋陀羅尊者、第七迦理迦尊者、第八代閣羅尊者、第九戒博迦尊者、第十半託迦尊者、第十一羅怙羅尊者、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第十三因揭陀尊者、第十四代那婆斯尊者、第十五阿氏多尊者、第十六注荼半託迦尊者、第十七慶友尊者、第十八賓頭盧尊者。紀年錄云、十月十四日、過清遠峽寶林寺、頌禪月羅漢。贊文繁不錄。

十五日、吳復古向德順、饗韻祖堂通老黃明達李公弼林子中自番

風追餞至清遠峽廣慶寺。師密此條本年譜所載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廣慶寺題名也。李公麟嘗欲見公於海南周文之所介也。林子中無考。**復古忽感疾、公問以後事、笑不答、瞋焉而化、爲經紀其喪、以文告訣、哭而祭之。**本集祭吳子野文云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來、闔門垂帷、几案坐亡、有似子微、或似莊子、杜氣發機、偏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緩己、忘其渴飢、道路爲家、惟義是歸。卒老於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逝。瞥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爲、感歎歔欷、一酹告訣、遊冶東飛。發清陽峽孫、薛謝舉廉各致近報、得旨、獲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遂寵湖外之行、作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勅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勅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勅授臣朗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者。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纍從縲紲、復齒縉紳。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妄尤。會真人之勅與、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爲冥頑。逮茲起廢之初、倍蓰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棄捐。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霑雷雨之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并作長書。**本集與孫叔靜書云、亟辱專使教墨、玉局之除、已有訓詞。似不妄也。但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富來人至、永請告勅。遂渡嶺過嶺歸陽羨、或留韶頼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矣。又與謝民師書云、蒙錄近報、若免湖外之行、真贏之幸、可勝道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

陽羨。民師還朝、授任或相近、得見又幸矣。**寄范祖禹事狀、致秦觀奠、作范沖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云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蹟、編次著撰、相見日以見授也。處度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漂流江海、未能赴救、已爲慙負。有銀五兩、爲少游齋僧託送與處度也。**論**此傳此。不成、乃元長自誤、自此不復聞問矣。處度乃少游之子、卽秦湛也。**馮祖仁求公往觀、作何公橋詩。**何遠春渚紀聞云、先生翰墨之妙、旣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請續以五萬錢、輦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爲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輸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論**梁譚皆巨璫也。此詩本集入銘類、何遠亦云石橋銘。施註以爲詩、編南遷作。查註旣引洪容齋三筆而仍置南遷、謂存施氏之舊、輒詩兩端。洪說與詩意甚合、其爲北歸作、確無疑也。邵補註剛此、未爲無見。然據洪說、當時以爲詩、不獨施也。今改編。**始與鄭俠見於英州、和俠所贈詩。**論鄭公翰林學士任內奏俠再竄英公、在僊久矣、何由相識。聖元年、公始南遷。又越四年至元符元年、公自英州放還、乃元祐元年事。越九年王紹

今刪去此註、駁正於此。

明老自曹溪專使來迎答書。本集與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專使惠手書、何慰如之。旦夕離英但江路頗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作程懷立書。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去德彌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關借舟未知能達韶否。流行坎止、輒復隨緣、不煩思念也。萬萬爲國自重、不宣。前篇此書獨致懷立、是舟爲懷立所借、其爲潛使可知。而王進叔之爲憲使、亦由是分淸矣。

總以佐公行、遂發英州。公方艱行役、會朱服至、輟徒御數十人、使節級梁立林悵惘可知。特辱專使手書、具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勝。又書云、敝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前篇朱服字行中、元豐間已爲御史劾章悼。嘗知潤泉姿寧慮壽諸州、諭萊。徽宗立、加集賢殿修撰、由廣徙廣、後坐與公游、貶海州團練副使、歇州安置、改興國軍卒。其前與公游、無考。若因此一面貶死冤矣。

李公寅陳公密自韶州專使來迎。本集與李亮工書云、專使手書甚慰馳仰。江路灘險寸進而已、更半月乃可造謁。人還、布謝草草。前篇李公寅韶倅。陳公密、曲江令。

公密自蒙里出陸先游曹溪爲便、答書。本集與陳公密云、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當如所教。前篇欲至南華必陳子報其父原書失載此後書也。

丁朝奉自連州專使出送答啓。本集與丁連州朝奉啓云、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瘴霧、稍習蛙蛇。自疑

本儕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況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以聞名而自慙、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逢時。每憐還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苑而有力於虛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窮途易感、永好難忘。（略）丁朝奉乃以朝奉郎守連者、名無考。十二月、曲江道中、記舟中作字。○本集書舟中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二事、孰與且作字乎。將達蒙里、陳公密差白直兜乘擔簪集。○本集與陳公密書云、差借白直兜乘擔簪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達蒙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留半月、即造宇下。（略）此書、陳公密乃曲江令也。七日、公欲赴曹溪、會馬祖仁來迎、遂罷行、同抵韶州。○本集與馬祖仁書云、昨日夜、不能造門。早來又聞已走松橋、未敢上謁。至節思難堪、奈何奈何。（略）祖仁先爲河源令、時居父憂也。祖仁餽羊邊酒壺、答書。○本集與馬祖仁書云、節辰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略）公以十月十五日與吳子野會清遠峽、而子野化去、勢必經紀其喪、俾何道士載之以歸。又須留二三日始行、是發於十七八日之間也。時馮祖仁以書來迎、而答云更二十日方至曲江、其後在英與李亮工書云更半月乃可造謁、此乃自清遠啓行、又已除去數日。而自發清遠計至曲江、仍當約以二十日之限、則英州弼泊有餘、而舟抵曲江尚在十二月上旬

也。考與祖仁二書、乃同日所作。公以到之次日、欲報謁、而祖仁已走松檟、及其餽食、而公有薦先之語、一則曰節再、一則曰節辰、是此日爲臘祭之日故云爾也。然古之所謂臘者、月日紛如、殷演何益、惟當以通俗論。考東京夢華錄、凡臘日之事、皆載於十二月八日之下、此宋以十二月一日爲臘而以八日爲節之確據。由此推之、公以七日到曲江、而祖仁餽在八日、以合清遠峽之程期、正在二十日之間也。

和秋咸所贈詩夜夢蘇堅示以南華賜物有感九江送別之事忽得書堅已在南華待數日感歎不已先寄以詩馮祖仁爲會出觀其父通直遺草及鶴鹿馬三畫求詩跋并約從游金山

開錄以上馮祖仁各事、並詳後條。

得錢世雄書知廖正一復官參寥落髮錄寄舊和守欽詩

本集與錄濟明書云、得來書乃知明畧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定慧欽老早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順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寫於舊居、亦掛劒徐君之墓也。欽詩極佳、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劒、皆可笑者也。

爲陳公密作子石硯銘

本集子石硯銘云、陳公密自採石當下獲黃卵、剖之得紫硯、銘曰、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黃胞白絡、孕此勁頑。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與李公寧

馮祖仁書云、兩日不果詣、見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告絶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欲游南

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閑行否。潘衡復來、見邁追過簡符簫衡皆隨往。過月華寺、爲題梁。周密齊東野語云、子瞻北歸過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乞題梁、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歸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至南華寺、與蘇堅明老共會於談妙齋中、乃選日集衆名香結界懺於南能塔院、爲飯僧設浴之會、作南華寺功德疏。本集南華寺功德成都府玉局觀藏軾先於紹聖之初、謫往惠州、過南華寺、上謁六祖普覺大鑑禪師、而後行。又謫過海南、遇赦放還、今嘗恩受前件官、再過祖師塔下。仝家瞻禮、飯僧設浴、以攻感恩念咎之意、爲讀疏云、集福之因、具疏如後。伏以覺流嶺海、前後七年、契闊死生、叵亡九口。以前世罪業、應墮惡道、故一生憂患、常倍他人。今茲北還、粗有生望。伏願示大慈悲、出普光明。憐幼穉之何辜、除其疾恙。念餘年之無幾、賜以安閒。軾敢不自求本心、永離諸障。期成道果、以報佛恩。張端義貴耳集云、韶州南華寺有黃葉齋僧文、自稱率士大將軍唐之丁酉年後、彭汝爲經畧、適有曾忠之變、亦是丁酉年、遂碎此碑。碑陰乃東坡飯僧疏文、二碑俱不存矣。十九日生日、過作詩。斜川集大人生日詩云、七年野鶴困鷄五湖先輩屬何人。從來令尹元無媚、豈獨原生不病貧。天欲斷民齊仁壽、卧龍寧許久謀身。未試淩雲白日仙、此盤固已速郵傳。陰功何止千人活、法眼要求一大緣。忧上軒裳眞昨夢、腹中黎粟是歸田。他時漢鼎觀遺記、曾陳柏寢年。前緣郵傳句下自註云、公在海南四方傳有白日上升事、又詩有

七年歸田諸句、乃元符三年生日詩也。引公過嶺詩七年來往我何堪句爲證。今載於此。公以者巢與重辯增爲記逸事。本集南華長老重辯逸事云、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浮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詹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槨易衣、坐禮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馬祖仁請跋其父通直詩。本集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嶺海聞學者彬彬出焉。時余喪公既沒、宋有甚顯者、豈張九齡、姜公輔獨出於唐乎。眞陽馮氏多賢有文者、河源令齊參祖仁出其先君子詩七篇、燦然有唐人風。方知祖仁之賢、蓋有自云。本集作十一月十九日是時方在清遠峽啓行、此乃十二月十九日。此跋本集作十一月十九日是時方在清遠峽啓行、此乃十二月之誤、今已改正。蘇堅設杨談妙辯爲作銘。本集談妙齋銘云、南華老翁、端靜簡潔。淨雲掃塵。書但樹孤月。吾宗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毗耶城、弁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就知東坡非問非答。追和沈遵贈南華韻。夜觀傳燈錄、作口占詩。憶權開封府推日、李公寅父爲赤令、暇日論內外丹、出成丹相示、欲已再載、追舊感歎、公寅因勸公卜居毫舒。本集次韻在詩自註云、僕昔爲開封幕、先公爲赤令、暇日相與論內外丹、且出丹示僕。今三十年、而見君曲江、同游南華、宿山水間數日、道舊感歎、且勸我卜居於

舒。

題數日、薦潘衡造詩墨。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潘生果作墨否、如成、寄一丸。葉夢得避暑錄云、宣和初有潘衡者鬻墨江西、自言得爲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今在錢塘、覓以子瞻故、售墨價數倍於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儁上下也。

何薳所記海南墨則夢得此條多不足信。今姑摘其近是者存之、用以歸結潘衡也。

韶州陳公密出素孃佐酒、爲賦鷓鴣天詞。本集鷓鴣天詞敘云、陳公密出侍兒素孃、歌紫玉簫曲、勸老人酒。老人飲盡、因爲賦此詞云、笑撚紅牙彈翠翹、揚州十里最妖嬈。夜來綺牖親曾見、撮得精神滴滴嬌。嬌後眼、舞時腰、劉郎幾度欲魂消。明朝酒醒知何處、腸斷雲間紫玉簫。

和李公寅詩。王註子仁云、先生與李惟熙帖云、與第二首合、惟熙疑即李通直也。

論棄疾以其子壻不克偕遂。王註子仁云、先生與李惟熙帖云、風土欲卜居爲終老之計。查註云、本集與李惟熙帖云、郎爲韶倅。此李通直二詩、與後亮工舊隱圖詩、皆作與一人者也。本集無與李通直即李公寅字亮工以通直李惟熙帖查註附會王註、舉稱本集非是。今考本集綮芙桃杏說云、今日見提舉陳貽叔云、舒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爲人清妙、善論物理。又與章援書云、舒州李惟熙丹、服之皆生胎髮、然卒爲雖所大患、戒之戒之。本集所載李惟熙止此、且顯然又一人也。王註所引帖、似出公手、或公過舒時、惟熙來見、因與此帖、亦或有之。然以之附會李通直、則謬甚。查註既於此詩之三李句、引揮麈錄之龍眼三李亮工伯時元中、又從而註作李惟熙、飄持兩端。合註從誤。今皆刪去、駁正於此。

檢討程天佺舊嘗詩章題付過書藏之。本集書程全父詩後云、讀其詩、知其爲君子、如

天侔者、豈易得哉。予識之於罪謫之中、無以終揚其人、適足以汙累之乃書以屬過善藏之、異時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月日。【編案】此文乃程天侔字全父之確證。合註於年譜下疑其子儔之字爲天侔、誤。適迫自惠至、秋暮竟無所乞。今賴有此文、以歸結之也。秋

晁補之書蘆簾送餉公、作詩。馮祖仁以嚴硯法醋蔬果爲餽作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嚴硯法醋蔬珍果等爲餉、已捧領訖、頗無以當之。適苦燠昏倦、裁謝莫草草。

題爲作跋。本集跋陳隱居書云、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破衮冕立玉堂之上。軾亦以爲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詭伯高之爲人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馮祖仁以嚴硯法醋蔬果爲餽作書。公將行、陳公密以其祖隱居書求有眞陽馮氏語、改以置英州、而不知祖仁遷詔且有加許事也。查註合註並從誤今改正。本集與馮祖仁書云、昨日奉酬、謄寫極妹甚。先什一行。不暇題跋。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疚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乞遠保重。

及登州、明老寄南華碑刻三本、并呈四偈。公以事忙、作一偈以報。本集南華長老

寵示四偈、事忙、只還一。偈。惡業相纏五十年、常行八棒十二喝。却著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原缺]此偈在本集偈類、公不以詩論也。施註列入題詩中、查註改編入集合註仍之。題各小異。今據本集改載入案。**并書**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杲以促裝登舟、冗甚、作書相辭草草。寵示四偈、可謂奇特。聊答四句、想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狄咸陳公密餞送於相江亭。**輿地廣記、相江亭在韶州府城東、宋時餞別處。**公以李公寅行部先出、留書爲別。**本集與李亮工書云、近別甚佳、旅況之遣也。已新歲。伏冀尊重、以迎多福。臨行冗迫不宣。[原缺]年表是年在韶度歲。[原缺]年**遂發韶州。**請紀年、錄均無此說、皆云正[原缺]此書乃公並未在韶度歲確證。[原缺]月五日至南安、以公題石鐘山記月日、已行、十餘日中間無可停泊也。自韶至南雄二百數十里、膠艘尤信於下、今日能以三日到乎。查氏親經此道、乃緊行必五日、料理度嶺必二日、公當九成臺銘爲斷誤甚。況公挈家度嶺更濡滯也。計曹溪至韶、肩輿五十里、公大約以二十一日歸、二十四五日即行、且時患河魚、以疲於人事始行、前途尚欲留調一二日、故必約以旬餘也。**以詩寄朱服作書。**本集與朱行中書云承示新詩、久未見斷作也。然世俗識眞者少、獨唱無和。帳勾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視民師、亦庶幾寂寞一觴一詠、亦不能忘。陋句數首錄呈、以爲一笑。特知照、不深責也。**題書堂嶼詩。**[原缺]此詩寄註謂倦州曲有北出湘水百餘步句、而始安志有湘灘同源南流灘水北則湘川之說、因編梧州、乃全未考志文也。始安之[原缺]爲靈渠、秦將史祿所鑿、其北流入嶺內

皆爲湘水、自全州至永州、合瀟水爲瀟湘入洞庭。其南流出嶺外者爲灕水、自興安下合桂水、抵昭州陽朔、各水凡千數百里至梧、卽梧之書堂嶼、豈能遠湖南之湘水哉。曲江原名相江、亦名湘江、今改編於此爲近是。

南雄道中、公河魚未止、聞周度歲。馮祖仁書云、辱賤教累幅、文義粲然、禮義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巾笥、以爲光寵、幸甚。卧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極瞻繫也。歲暮、更惟節哀自重。詩案此書作於道中、故有益遠二句。作於除夕之前、故云歲暮、皆不在韶度歲之證。答彭臨賀啓。本集答彭賀州啓云、竄流海國、脫身鴟鬼之林、灑掃眞祠、拜賜散人之號。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已五漿之先餽。但感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爲好。臨賀、彭賀州未詳公初自蒼梧赴永、由賀江行、當必與之有舊矣。今附載於此。擬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四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

校記

①詔改明年元：應作「詔明年改元」。

②覆：疑當作「復」，見本譜卷四五載蘇轍撰《墓誌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0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57
页数=857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54
SS号=12365577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0.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